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二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二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二四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蘇山選集七卷

〔明〕陳柏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陳文燭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蘇山選集七卷》提要

蘇山選集序

沔陽陳玉叔公梓

尊公蘇山先生全集成走吏寓書示予小子謙曰自昔收遺文而定之者必屬于相知幸公毋愛一言始嘉靖庚戌歲予小子從先生服政于水部傾盖即投驩既晨夕間愉相錯綜秇林吏及時務得失邊陲方略亹亹論難夜分不休秋遼陽虜塵起被及京邑七陵震疊先生恚憤私語小子曰使我典兵機當不爾爾虜退主爵部署六曹予大夫于中外予拜宣城先生以将毋歸竟陵既三年予給事禁垣先生守司馬郎後予罪廢而先生且晉職方升沉榮瘁轉睫不齊先生在職方值邊事孔棘将相失調又權相父子日以文字罪人先生履艱險調劑有方諸所奏記題覆動中機宜

鄔邦達刻

至受筴告成則若嚮應是時輦下人咸稱名職方顧裘帶之暇鉛槧不廢即有腹誹厲禁弗恤也未幾大司馬以先生知兵薦令建節井陘寔出之也先生早知機遂拂衣歸築室漢陰不復談時事日益肆力墳典與到即引觴操染以寄情今集中所載盖謝事後十居六七嗟乎虞卿窮愁以著書韓非孤憤而立論自古英哲之士得時

則駕不得時含英匿采退于名山此其素也何獨先生哉先生功固背時言足垂範更有玉叔揚其波挹其芳潤於先生乎何病集凡二十卷諸所題評標致寔出鴻碩之手小子賤且謭烏敢續貂而玉叔公強委之且命精選作二帙以便藏之奚囊嗟乎維摩丈室設置諸天寶座丈室不增諸天不減而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之九州

亦存之矣至日用飲食則維神州赤縣之内玉叔心悟禪理智倍談天於尊公全集必約而擇之者意在茲乎予又記庚戌秋從先生並馬長楸先生字呼予曰亨夫青女至矣夜來砧聲四起若有意乎因自誦聞砧詩至淒凉隨鴈度斷續雜蛩吟予低首降伏先生亦沾沾自喜夫十字柔嘉半生膾炙詩與文其示人誠不在多也含毫

之下忽憶疇曩因并及之以紀山河邈若之感

萬曆丙戌仲夏之吉

賜進士第前刑科右給事中友弟莆中黃謙頓首撰于萬玉山房

蘇山選集目録

第一卷

古詩

寄題陳拾遺讀書臺
五嶽圖歌
第二卷
五言律
莊上茅齋初成　望宋玉墓
峴山　秋砧
發京別傅五表弟二首
襄陽即事

三月晦日應山道中別張叔與
東吳明卿舍人五日生子
徐子與席上留別吳山人子充得
春字
安陽寄謝山人茂秦
剅河道中
送吳明卿給事左遷二首
秋夜直宿東張子任

送馬徤之令郟縣
同敖純之學士何汝玉大行登毘
盧閣　南園即事
泗東莊　對菊有所思
憶樞弟二首　寄正卿弟
蕭凌喬歸自晉陽訪吳仲立僉憲
康山人裕卿作夏汭草堂詩見贈
用韻却寄二首

暮春
隱林莊同李生用康山人韻二首
懷王元美觀察用原韻
夜行　七夕別燭兒之蜀
過別業　與燭兒載酒南園
任山父別駕枉吊燮兒
懷歐惟承給事
送任山父別駕之滇南

第三卷

七言律

第四卷

絶句

第五卷

序

第六卷

蘇山選集目録終

蘇山選集卷之一

沔陽陳栢撰

古詩

白雲謡

白雲在西東望瀰瀰山川萬里何能間之終與子爲期

南山歌

白石齒齒南山猥牛角扣之鳴且哀我生

不辰已焉哉唐虞世遠不復回短衣何用更自裁放歌聊以相裴徊

平城歌

白登之見羈岌岌乎亦已危非閼氏之妬且疑從奇計兮馬施

垓下歌

萬人敵兮所至靡天欲亡兮騅且死美人帳前獨放歌烏江渡兮將奈何

采葛婦歌

卧下之薪坦如席今我采葛以為絡

易水歌

朔風號兮易水寒怒髮指兮上衝冠腰間七首君請看

送謝山人榛還鄴下

有客遠行役秣彼雙白駒縶之不可得搔首空踟蹰送子都門外願言停須臾朔風

號中野予行將安趨漳河水雖濁曩亦稱魏都當時應與劉風騷振椎圖寥寥千載後疇能與之驅末路見爾調清雄傾吳歙憂予思獨苦賦景情與俱酒後兩耳熱仰天長鳴嗚以彼跌宕性安能事牽拘胡為滯京國日逐紅塵污去矣白石爛邈焉非黃虞王門儻可適終老以自娛

東疇覲穫效陶體

家世本為農弱齡學干祿一出三十年始穫返初服結廬城南門繞屋植修竹鄰翁時相過班坐敘寒燠薄田僅一區收稻不滿斛拓地向東偏開荒灌且築僥焉事春耕倏爾及秋熟卽未克廩庾已足給饘粥寧辭胝足勞幸免折腰鞠寄謝當塗人胡為久碌碌帝力何有哉狂歌鼓吾腹

七子詩

往仲子官大理與七子為白社交甚驩也今伯子游燕乃七子又相與如昔作七子詩寄之

陳宮贊仁甫

吾宗出重華賢豪代相屬德星照穎川千載仰芳躅之子奮武陵飄飄類黃鵠乘風振長翰浮世何局促麗藻驅孔璋清詞凌伯玉石室勝編摩明廷多啓沃跌宕郢中

兒兩竊登賢録一爲青雲交共操白雪曲浮世寧用誇古誼更相勗言念同胞情二方應可續

李侍講元甫

君家起蜀中系出吾楚後濬發玉壘奇早綰金閨綬學擅子雲前賦出相如右清朝盛文儒君才已十九黃鍾一以宣居然失羌笙名且重南金望應歸北斗伊昔曲江

盟令抱山陽苦世誼誰能敦知君用情厚骯髒太學生疎狂淮陽守末路藉箴規同聲期不朽

李環衛惟寅

大雅日以衰浮詞漸靡靡試從遡黃初疇能訂其是公子何雄哉翩然思奮臂素心耽典墳高懷薄紈綺兼收武庫才獨擅詞壇美白社勝飛揚青山任品第執戟非所耳操觚自能事近體擬岑參古風摹曹植雅誼尚可師榮名若或棄遥憐懷人篇曾逐飛鴻寄至今草堂中夜夜浮光瑞

李修撰本寧

我昔識英標知君已早慧黃童本無雙楚國誇絶藝天馬自行空威鳳當鳴世揭來上石渠搦管多新製豈徒工文詞直欲窮典制熙皡時更逢經綸心獨鋭長沙遠足

慷荊州近應繼陳雷自夙交孔李况世契曾思東海夫留滯三經歲平生金石交願言相砥礪

康山人裕卿

往識謝茂秦並歌長安市雅調今已希爾復翩翩起清詞振天球一一中流徵高誼况脩然足敦世俗鄙開懷北海尊落魄東郭履雲集諸豪鄉風被兩愚子曾持白雪

篇遥寄滄浪淚客愁生擣衣悽悽懷故里
浮湘儻有期爲君應倒屣

管山人建礿

吳中有高士郁郁如幽蘭浪跡比禽慶清
操追幼安雅志肯自晝誓欲登騷壇探奇
春欲暮得句夜未闌著作雖不富枝枝青
琅玕同聲有贈述雜佩何紛繁曾作太山
繪寄我漢江千空堂一披拂六月生微寒

伊人不可屈素性如龍蟠何當遡雲夢握
手共清湍

梁中翰思伯

中翰奮南海自負何其豪相國有遺烈英
英眞鳳毛志豈在簪紱誓欲紹風騷閉閣
頻視草逢人卽抽毫緬懷蘇顛輩尚友乃
其曹興餘更揮灑落紙生烟濤憐余今老
矣交誼娓曾叨何時捋白雲共君還一操

南園觀穫效陶體懷傳五表弟時爲
南司徒

城南有畬田局促菫數畝雖非二頃饒負
郭近且厚礿擬學灌園況得頻開牖庭前
蒔雜花溪上布垂柳谷鳥鳴嚶嚶池魚躍
瀏瀏和風吹且研好雨忽如溜乘興酒數
盃得意詩幾首俛焉東作前倏爾西成後
操節秋巳三數時月維九奚奴忙腰鐮老

婦仍持帚援衣思欲裁納稼積如阜滌場
巳屆期携酒還盈瓢醉來兩耳熱嗚嗚聊
擊缶芙蓉錦若鋪橘柚黃如杻因憶西鄰
翁十年曾共手一逐三命榮遂爲兩都走
誰憐皓首兄獨少素心友家來望金陵此
意君知否

凌使君雪中餽酒口占六絕

郡閣傳新釀山齋對故人虛慚剡水興浪

竊廣陵春

昨夜清署中雪花大如掌使君與自豪與

誰共幽賞

何人能載酒過我草玄亭寂寞江天裏猶

看處士星

郢人竊虛名徒自稱寡和試誦使君詞誰

能不驚座

芳梅爛若茲衲雪詎如許肯過借山亭同

作鶯人語

賸有他時會何如此席中無將夏汭興還

與剡溪同

秋日園中有懷余德甫朱子深用晦

貞吉四君

歸來無俗鞅灌園以自全結廬幸負郭中

有數畝田荷杖時復往倦即抛書眠野老

不識面相見何依然試與班荊坐長話義

皇年落日漸杳杳停雲猶翩翩迢遥望南

浦秋水連長天伊人在其下方與相盤旋

携榼互斟酌高詠芙容篇孤標不可即寸

心知各縣道遠莫能致含情且獨還

鏡光篇

嘉靖辛丑臥病慈恩寺中每與其僧古

淵登鏡光閣爲余道昔者之事乃賦鏡

光篇

君不見鏡光高閣天中起雄視皇州十二

里王氣遥連陽翠山晴暉半落金鼇水碧

房緋殿紛玲瓏丹梯紫閣何巃嵸翩翩斜

映茂陵樹飄飄俯瞰玉泉宮疎鐘忽報千

門曙高閣遥瞻六龍處風柝疑聞玉輦來

霜鈴似憶鸞輿去

武皇昔日盛遨遊從官此地曾淹留親將

萬乘稱佛子盡許諸僧爲比丘烏跡譯字

裝金軸鵃眼胡兒賜緋服傳道西方有至
人更遣中官到窮谷一朝龍馭忽上賓萬
事瓦裂如飛塵誇恩徒數正德日問名半
是臨洮人可憐緇服今遼絶別有黃冠售
奇訣貝葉愁從月下翻衲衣老向簷前綴
由來光寵不足誇由來窮困無庸嗟不見
閣前秋雨葉盡是闌中春日花

秋雨篇留別傅五表弟

長安旅夜聞秋雨瀟湘歸客懷秋浦鄉心
忽逐雨聲生雨聲偏遣鄉心苦憶昨獻賦
遊京華飄飄仗劍遥辭家寧期失意向人
後更看作客棲天涯天涯作客情應惡賴
爾相看差可樂意氣同袍自是眞心期相
許知非薄共言此際開心期況從蚤歲成
相知我年一日妮爾長君才十倍稱吾師
清宵散步長安郭暇日遥登鏡光閣雄辯
驚傳鐵馬鳴多情坐遣銀河落論心各許
魯仲由談詩每愛岑嘉州自矜春草生客
夢可堪秋雨牽人愁秋雨牽人思如結遥
向黃金臺下別荒臺惟見荒草長壯士翻
驚壯心烈當年與爾馳金鞭臺前同赴黃
金招解知駿骨慚郭隗敢嗟
聖主非燕昭可憐歲月易遲暮可憐人世
多岐路回看此日送行津恍似當年泣別

處雙鴻本是雲中群孤鳴却向雨中分三
秋不共聯翩去千里應同嘹嚦聞

送謝符德大行使越國

君不見謝家昆弟稱多賢聲譽由來天下
傳長公夙望重安石季子英風驅惠連揭
來並上明光殿傾都見者人爭羨家世原
誇寶樹芳宮袍新賜金門宴共言賜宴出
金門蚤見承恩使近藩是時同年二百二

羨君意氣何翩翩只今
天子重親睦恩數聯駢敦九族輝光尚欲
映松楸寶玉頻將分伯叔況逢趙地多豪
英古來重誼寧輕生曾以片言爭孳缶肯
將尺璧易連城展親已識　皇心篤更見
君才堪不辱持節朝辭易水湄褰帷暮度
漳河曲漳河北接古叢臺當年歌舞翻成
哀登高已見昔人賦弔古應憐今日才南

去邯鄲何迤邐西望鴈門應咫尺未論皇
華重使臣爭傳晝錦光閭里君家任近三
關營看君疑是棄繻生馬前蚤已橫修槊
袖中定或牽長纓丈夫平生重節義況於
境外專行事請君談笑淨風塵佇聽歸來
奏清議

贈宋崇樂督學西蜀

故人西向三巴道九月澄江平且好芙蓉
花覆錦官城錦帆正落巴江清文翁祠高
益州裏況有草玄亭並起問奇可但如楊
雄定使巴蜀回淳風憶昨同官司馬署吐
膽傾肝誓相處圍碁日坐籌邊堂呼燈夜
草平湖章自言意氣深相結自謂交游長
不絕那知聚散未易期與子今成天一涯
瀟湘水隔瞿塘遠峩嵋山橫劍門偃幾向
鷄鳴嘆索居何由一致雙鯉魚巴中物候

中原異梅花十月應堪寄倘逢驛使折南
枝莫令西望長相思

送趙生仲和還沔

秋雨瀟瀟急如注流潦須臾沒行路趙生
揖我還江鄉水滿前塗不可渡願生且復
停征車呼燈旋寫還家書去年持節過襄
郢盛夏五月方南徂是時洚水正飄泊四
野瀰漫如一壑承

恩得省白頭親丼旨雖陳未云樂秋冬凜凜冰雪生驅車又向薊門行可憐啓啓手中線依依歲莫寧爲情共言王事何可久夙夜皇皇未將母太行只尺不得登南望湘雲幾回首秖云京邸無所爲公門日與尚書期聽鷄戴月向雙闕騎馬衝沙臨九逵情知玄髮漸應改多謝青山久相待媚世何能一語投報主空餘寸心在羨爾烏

紗過里門親交爲問幾人存菰齋湖上定無恙多折荷華釀酒尊

賦得合浦珠贈郭廉州

合浦珠光陸離孟嘗已矣空遺碑千年巨海成汚池故人今持使者麾南窮炎海南之涯

天子聖德光四夷焚雉裘碎玉盃爾珠纍纍安用爲一夫不獲心所悲使君之清何可緇壯心久擬酬明時合浦珠今在茲嗟嗟孟嘗重見之

浮圖峪道中聞鴈有感

縣崖斷磧蜚狐道九月初臨已衰草朔風乍襲碧油幢天外驚傳鴈聲早勁翮遥從碧漢飛幽期尚與滄江違風烟念爾秖獨往岐路憐余猶未歸蹉跎剩笑浮生苦不及雲間雙短羽策勳直欲勒燕然鏡裏誰

憐髮如縷郢樹迢迢是故鄉高堂老母日相望長空尺帛無由寄聽爾哀鳴欲斷腸

無卧閣寄示燭兒

無卧閣今日淮陽已非昨轉輸南楚又東吳舳艫千里常聯絡黃河變幻淤漕渠歲歲丁夫費疏鑿往者曾傳海作波兩州九邑俱成壑璽書使者日經過畫船頻向淮陰泊候吏侵辰抱印開一呼豈啻千人諾

丈夫學道須愛人眼前光復多民瘼試從
青史數循良肯効膺鸇徒擊搏須知吏治
重巡行千載井宗猶可作矯制那能便發
倉恐被長官仍束縛假令長孺復更生寧
得優游還自若今日淮陽已非昨無臥閣

管建初山人繪圖見壽賦得泰山高

曾傳五嶽之形勝遥從西極來崑崙眞宰
鑿削乃有此就中岱宗稱獨尊仰看縹緲

揷層漢諸山羅列皆兒孫舜巡禹狩古相
述秦松漢栢今猶存孤縣絶頂不知幾千
百萬丈應有一窟通天門有時觸雲膚寸
合沛然而雨曾不崇朝徧洗六合之炎煩
縱橫萬象眇若失驅馳二曜忙如奔崔嵬
況復有三觀夜深北斗眞堪捫可笑偓佺
韓終之仙侶徒效夫露吸而風餐更嗤向
平禽慶之高士猶遲夫女嫁而男婚孰知
至人兮神遊兮栩栩曾如俗子兮目斷兮
昏昏東吳狂客今管寧胸中浩蕩羅山嶽
解衣盤礴曾兀坐抽毫一寫宛若開闢之
眞形嘘雲噴霧變幻且萬狀隨處點染皆
卌靑中有朱顏綠髮之逸叟方瞳炯炯何
俜仃呦呦玄鹿馴且伏遥聞雲中之曲俛
耳而靜聽託彼靑鳥之雙翼寄我赤壁之
孤亭是時壽筵開廣厦閬風遥下何泠泠

老夫獨酌蟠桃宴雙童朗誦黃庭經廷前
斜倚九節杖簷下遥送三花馨管生管生
待爾五岳之山訪且徧笑騎黃鶴還來俟
我於漢上之芳汀試取圖中滚滚之瀑布
玉盃盛之爲醁醽與爾傾倒無少停醉來
渴吻倘不足更吸萬傾之滄溟乾時可作
畊桑地笑覩人間南極星

黃生寫陶靖節遺蹟圖短歌贈之

君且爲我畫我更爲君題一圖生色相千載見襟期老懷自慕陶元亮故人况得龐通之挂冠幸免奔走累還鄉擬賦歸來辭宋家王孫松雪老風流更復多文藻抽毫曾寫淵明圖運意模形若天造據案橫琴弦不張披巾漉酒瓶嘗倒五斗寧能更折腰一尊且復聊開抱曾聞刺史邀匡廬微茫遥隔柴桑墟輿來力疾且欲往門生兒

子扛藍輿羲皇相去雖已久壯懷欲挽回其初笑看歲月倏如駛醉疑天地皆成虛我觀此老温且厲奴視江州檀道濟曾遣梁肉卽麾之眼中那復知權勢屐敝曾伸隻脚量盃空但仰雙眸睇亂離秖作君臣憂温飽寧爲妻子計只今幸遇太平時甲子知非晉義熈籬邊黃菊正堪把尊前白酒仍堪携何如置我圖畫裏更與此老相追隨請君且爲寫意態勿但搓筆描鬚眉

　賦得五嶽圖送燭兒之淮安

名山自昔稱五嶽眞宰初分歸掌握鴻濛卽判兩儀開突兀寧煩五丁鑿宇内微茫數點靑何人曾復窺眞形玉泥金檢秖聞七十二家載封禪蓮峰日觀疇能百千萬處摟圖經嶺南高士浮山子胷中蕩漾羅山水萬仞能移尺素間群峰盡列纖毫底

吾家仲子獨好奇到處煙霞入夢思頃乘五馬過淮海手握玆圖隨所之向平禽慶應可詑尋山枉自遲婚嫁誰識神遊在目前岳色雲光溼其下淮陽凋敝非昔時昔人卧治還能追但教勵行勤撫字那用刻意工文詞吁嗟乎五嶽之名現奇靈異已如此萬古詎能不仰止丈夫勳業須似之要使榮名滿靑史

寄題草玄亭

子雲草玄亭舊傳在華陽本傳稱其處岷山之陽曰郫有宅一區今郫縣尚有玆亭仲子文燭視學于蜀余素慕玄草因作短歌寄而刻之

漢家天子好文藝招集詞臣四方至一朝待詔入承明更數何人識奇字高才爭推楊子雲沉思蚕歲修玄文客稱調似相如

者犖名籍籍喧相聞并泉羽獵大誇樂誰憐校書天祿閣一官不調曾十年空遣文星垂井絡間中更賦畔牢愁三閭異代高風流抽毫反復設客難解嘲之意何深幽桓譚可是知言不曾謂玄經傳必久自信詞猶過老聃肯落人間覆醬瓿至今高榜草玄亭虹光夜夜含山靈蜀中山水縱奇絕何如此地堪傳經況逢昭代崇儒雅聲教翩翩訖諸夏汝握文衡試品題白雪休言和人寡濯錦江邊錦似霞操觚往往多名家諸生無數還講席問奇若箇如侯巴

寄題杜拾遺草堂

萬曆甲戌余仲子文燭奉 命督學西蜀嘗跪請曰不肖于役川中大人曾欲賦一詩以寄杜公草堂時以酷暑方謝未能也中秋既望明月照人

涼風襲衣援筆賦短歌未竄一字詞雖不工聊寄景仰之意云

襄陽必簡君之祖義與先生共吾土可恨生逢天寶年亂離曾亦依嚴武挺之兒子豪且麤恚目因嗔捋虎鬚驕人意氣偶相合吐詞風格元非殊蜀中山水多奇巨幽棲頻覺忘羈旅感興頻紓寫物懷憂時翻作驚人語錦江芳草日萋萋玉壘浮雲時

復迷浣花谿上有佳景草堂獨據蹊之西豪來操筆聊憑意叱咤風雲倏然至豈但詞鋒逼六朝至今花鳥增愁思寰中詞客爭相聞暮雲尊酒期論文杖京恨別見深意詩成一字寧忘君凄凉更往夔州寓憔悴仍傳巫峽句歸向中原曾幾何楚天宿草愁看墓我生雖晚不同時文藻千秋眞我師爲語吾兒持桂醑一盃敬酹先生祠

寄題峨眉山

吾家仲子文燭甲戌奉　命督學西蜀乙亥復試於嘉眉九月一日登大峨山以余見南江閣二選付高僧鑑燈藏之書來道其勝是夕偶夢遊玆山因賦此勒之山中

三巴共道名山多就中最勝推大峩普賢大士昔示現祥光瑞靄倒射巖巒爭相磨兩州盤據不知幾千百萬丈八十四盤孰能上古今談者窮搜冥討且莫能探其眞而況蓬累之夫株守一隅者遙睇層崖空想像吾家仲子太好奇横經西蜀稱人師興來校士且多暇一日直上山之眉携書手自藏絶頂使我神遊醉初醒夜深忽夢入册丘彷彿山靈曾首肯巖前垂白多高僧雲中揖我最高層更揮如意指點西域

外忽訝峰頭散聖燈雪山西望仍可恠恍惚疑看銀世界夢回巳信力未疲覺來尚憶神猶快謫仙夢爲天姥遊至今嘖嘖誇風流慚無秀句爲佳景爲我且勒山之頭千秋定道蘇山老獨駕蒼虬曾一造不然峩眉相距漢陰迢遞且萬重名山那得留遺草

焦山吟寄畲郭山人次韵

我聞焦山千仞如翠屏大江秀插何亭亭
孝然昔日曾隱此少微似應天邊星金山
對峙各馳勝東南雄誇爭娉婷濤衝浪齧
已千載寺下猶藏瘞鶴銘波光月色互相
映吸江吞海俱泠泠海門相距溯如許一
點疑看螺髻青漪漪滿徑多修竹可憐佳
景空沉冥五遊山人郭次甫留中萬丈長
虹吐壯懷欲作五岳遊扁舟暫繫焦山滸

婚嫁何須待向長山居況復追巢父曾携
瓢笠挂山房烹茗旋將江水取焦家處士
已千年遂認焦山即爲主濡毫曾坐海雲
堂秀句初成月方午白眼看人未肯降雄
視詞壇真踆巵淮陽太守思君停湖上新
成招隱亭殷勤選地開白社崚嶒對劍看
青萍風流更遇王儀部談詩叱咤驚山靈
夜闌呼酒各大醉知君已覺忘飄零山僧
況復解文義挑燈夜半談殘經當年勝事
膾人口小山叢桂空餘馨一朝太守持繡
斧手握文衡向西土爾亦東歸羅漢巖還
山曾亦學爲圃何來寄我朱陵篇欲探南
岳尋神禹禹碑近已出荊榛還從嶽麓窺
石鼓祝融峰上振衣行衡雲定開窈作雨
咄咄次甫寧須踽踽試將折角巾還麈清
風塵豪遊直欲遍名山寰中嶽色寧惟五

漫道今人不如古山中倘遇王烈談與汝
相期烹石乳

寄題陳拾遺讀書臺

陳伯玉讀書臺在射洪縣北即當年
所賦感遇詩處也仲子文燭視學閩
兩登之偶作短歌寄而勒焉

射洪縣北金華山層臺百尺堪躋攀子昂
當日讀書處相傳遺蹟猶斑斑文章道喪

五百載力挽狂瀾迴大海徐陵庾信枉自矜浮靡餘風寧復在感遇詩成三十篇鏗然韶濩聲翩翩曾憐譽望傾都下詞客忻忻願執鞭仍從方外交十友沈杜才名滿人口獨握詞壇赤幟雄餘子區區盡奔走能令海内稱儒宗飄飄遠紹建安風仲尼旣信探元化楚狂那得悲人窮吁嗟五季仍不造士氣那知復顛倒哲人已嘆萎荒

丘高臺倏見生荒草吾家仲子司文衡景運叨逢今大明詞場共訝巳虎視劍閣爭傳仍鳳鳴拾遺況是吾宗秀千載何期聲並茂臺前雲樹上參天共羨榮名亘宇宙

五嶽圖歌

虛堂曾縣五嶽圖入門見者爭相呼原從開闢即奠處何人能識眞形無孤高誰道岱宗眇三觀斜連何縹緲陰陽割據自晨昏齊魯望之青未了衡山南鎮翼軫明魏巍上映天機衡祝融紫盖數不足七十二峰難盡評中原突見嵩高起峻極於天似無紀二室雙蟠各半之曾聽登封呼未已西嶽峻嶒聳處尊群峰羅列皆兒孫眼看箭括若削就別有一路通天門恒山北近曲陽縣佳氣氤氳滿荒甸龍首曾聯翠微飛來片石曾誰見玄冥上能應五星字

内微茫數點青武夷鴈宕窮搜圖籍稱形勝王泥金檢巡行那得開山靈何如區區五拳石封禪曾傳排稍席舜巡禹狩今已休七十二家猶聞是處留遺跡吾家仲子多風流往年卧治東海頭手携是圖不忍釋興來乘之且卧遊老夫愛此亦成癖更念浮山隔今昔披圖日對虛堂中似與五山相朝夕

蘇山選集卷之二

沔　陽　陳　栢　撰

五言律

莊上茅齋初成

築室此幽居清虚百慮除月明聞唳鶴風細看游魚白鳥時窺硯青虫任蠹書平生羞管樂肯擬卧龍廬

望宋玉墓

嗟爾多悲客風流迥不侔蕭森曾九辯揺落已千秋日晩重經地江皐一繫舟孤墳不可拜投賦吊湘流

峴山

峴山高無極羊公逝不還今看斷碑在猶共令名傳野殿自春草荒山空暮煙更餘流水意嗚咽似當年

秋砧

八月秋漸深家家急暮砧凄凉隨鴈度斷續雜蛩吟塞外猶千里閨中空寸心可憐愁似擣何自達邊岑

發京別傅五表弟二首

子獻河東賦余思漢上蓴風塵空按劍涕淚各霑巾此夜仍分席明朝又問津經綸須報主莫負少年身

其二

別爾還江漢依依嘆失群十年秋雨榻千里暮山雲故國休牽念明時蚤建勳湘江卧斑竹拭目看雄文

襄陽卽事

不向襄陽道重過又十年亂山梁苑外孤堞漢江邊曲憶銅鞮調魚思縮項鯿更懷山簡醉飛興習池前

三月晦日應山道中別張叔與

與君俱失意騎馬楚闗來忍看春色盡況復別筵開隔水林花落銜風野鳥廻山家如有酒呼取盡餘杯

柬吳明卿舍人五日生子

羨君初舉子三十未云遲早見充閭慶剛逢競渡期奪標他日錦繫臂此時絲莫訝長齊戶田文事更奇

徐子與席上留别吳山人子充得春字

偶尋徐孺子何意識山人光映庭前月談生座上春對君丘壑相笑我市朝身即有長沙別無緣一細論

安陽寄謝山人茂秦

落日臨漳道言尋謝朓居青山違拄杖白髮待公車放浪僕長鋏蕭條一敝廬裁書遥寄汝詩思近何如

到河道中

楚天霜欲下楚客暮言歸陌上猶行役閨中未授衣應憐雙帶緩秪為尺書稀何況龍沙外迢遥萬里違

送吳明卿給事左遷

擾擾風塵裏三年共客居君行今乃爾余意獨何如畫舫銜新水青山指故廬一尊燕市酒今夕且踟蹰

其二

賈誼長沙謫淒涼無限情如何千載後復有九江行流涕非君意憐才自聖明他時宣室召端合問蒼生

秋夜直宿柬張子任

通籍媿遲暮談兵非所任乾坤多事日夙夜在公心月白驚烏影風清送柝音誰知帷幄客猶自運籌深

送馬健之令郟縣

周王定鼎地漢令剖符年一鶴將琴去雙鳧望舄還清操知味驛惠政識烹鮮佇聽觀風者歸來報汝賢

同敖純之學士何汝王大行登毘盧閣

振衣高閣上極目望中原雙闕依雲吐群峰繞檻蹲門前南國道山後朔方屯落日

重回首令人欲斷魂

南園即事

別業斜連水孤村曲傍闉鳥啼時近席魚戲不驚綸雨笠頻三徑烟春少四鄰誰知幽寂地還有問奇人

泗東莊

泗曲堪垂釣吾生已息機晚風侵鶴氅秋水上魚磯聊適終焉志翻驚昨者非微茫烟霧裏休認客星輝

對菊有所思

俄驚霜欲降才及菊初移露浥黃金蕊風搖碧玉枝歸來三徑興老去九秋悲獨酌東籬下同誰倒接䍦

憶樞弟二首

汝向長沙去孤帆幾日開忽驚五月盡未得一書回遇客頻相訊停盃漫自猜江皐

看不見聊復更登臺

其二

新水滿平湖扁舟杳若無芊芊青草合冉冉白雲孤汝興猶飄梗余懷似轉轤故園農事好莫戀酒家胡

寄正卿弟

落日獨徬徨裁書到夜郎地偏魚信杳天遠鴈飛長太守今黃霸功曹昔范滂山齋

聊共臥且莫憶滄浪

蕭凌喬歸自晉陽訪吳仲立僉憲

三晉河山壯千峰雨雪深故人曾倒屣良夜定開襟尊豈無佳醖囊應有贈金相看行路者然諾幾知心

康山人裕卿作夏汭草堂詩見贈用韻却寄

當年疲執戟蚤已厭塵紛自返山中業言

畊隴上雲茅亭依水結竹徑隔城分鄰叟多幽趣相邀日欲曛

其二

一曲清江上蕭然獨草堂遠山橫赤壁新水漾滄浪塢借芙蓉麗池因菡萏芳莫須王給舍重繪輞川莊

暮春

春水初侵岸茆齋俗客稀野吟風動竹林

坐露霑衣日煖黃鸝巧溪深紫鱖肥蕭然無一事聊復掩柴扉

隱林莊同李生用康山人韻

迂曲澄湖上茆齋絕市紛遠山含落照新水接層雲籬豆緣棚長園芋逐畦分漁歌催短棹抵岸日將曛

其二

徑轉千林合門臨一水分野花紅浥露畦

稻綠連雲家本農桑業身惟鹿豕群龐公自眞隱寧借蔚宗文

懷王元美觀察用原韻

憐君振大雅託興孤桐琴嫋嫋青雲思洋洋白雪音一彈太山邈再撣湘水深所恨子期少千秋空此心

夜行

前路知欹仄貪歸更晚行疎星回暝色涼

吹起秋聲平野燒仍滅長空斗欲橫因憐
京洛道翻遣壯心驚

七夕別燭兒之蜀

忽覩雙星會遥憐萬里行路經巴子國旌
指錦官城造士須加意逢人好寄聲明年
當此夕還爲問君平

過別業

別業滄浪上深林隱敝垣濯纓孺子水抱

甕丈人園鳬鴈驚寒渚牛羊懷夕暄遺安
千載事堪共鹿門言

與燭兒載酒南園

載酒過南園誰憐僩市諠軒因容膝在亭
爲借山存迂曲如盤谷幽深似鹿門今朝
聊與汝一酌是　君恩

任山父別駕枉吊燓兒

何意昆明使重尋到漢陰回車南郡路流
涕朔風吟絮酒千秋事生芻萬里心可堪
垂老淚嗚咽不能禁

懷歐惟承給事

爲問歐司諫高情近若何能將七閩興長
詠百蠻歌舊夢還青瑣新詩寄碧蘿涼秋
逢過鴈淮海尺書多

送任山父別駕之滇南

忽訝昆明使旋車返夜郎酒懷元自放詩

思爲誰狂萬里能浮白千山是點蒼幾時
風雪夜還得更連床

蘇山選集卷之二終

蘇山選集卷之三

沔陽陳栢撰

七言律

呈李川甫先生用原韻

滿床書卷子雲居問字重看駐客車千里幾年清夢杳一尊今日故人舒風塵直北心偏苦霄漢圖南翼未踈後夜彭生如許進梁園來授壁間書

壬辰下第

傷心琴劍歸江滸回首風煙憶漢京二月苑花空駐馬三湘沙柳又啼鶯太行隱隱嵐光重清夜冥冥斗氣橫未許此生耳飯粳明時還欲請長纓

樊城早發東劉德輝時母舅在樊

樊侯城邊江霧生舟人撾皷報江行孤帆欲發且復止薄曙初分仍漸明笑我同牽春渚夢憐君獨抱渭陽情徐看風物津津好回首青山江上橫

香山道中感懷

香山山中秋可憐千峰萬峰生紫煙巖花嶼葉媚幽谷牧笛樵歌喧遠天河南盜寇尚多警漢上催科全未蠲自顧壯懷何忼慨笑將長劍倚風前

送李隆仲同年令丹徒

丹徒郭外金山寺傳道山門對郭斜勝地無妨供簿領閒情兼得寄煙霞村中花發春行縣江上鐘鳴午散衙仙吏翩翩人共羨何須勾漏覓丹砂

送王使君之沔

滔滔江漢遶孤城君向江城暫駐旌隨蓋盡皆垂柳色聞歌半是採蓮聲幾家村落漁爲市百畝菑畬水作畊見說邇來征歛

急故園南望不勝情

奉使至故園

數載風塵逐帝畿暫緣持節慰慈闈卽看松菊荒猶在可那親知半已非薄祿堪羞玄鬢改故山應笑素心違何時得乞林泉骨更向滄江拂釣磯

送同年張子畏僉憲四川

蜀道風煙路幾千憐君飛蓋去翩翩青城

峰落芙容外白帝樓縣灩澦邊問俗定銜三峽險懷人應賦四愁篇江南塞北多戎馬莫倚西垂獨晏然

九日登麾虜臺

麾虜臺連拒馬河況逢九日一經過黃花地遠應憐少白髮愁生漸覺多南望音書饒涕淚西來烽火急干戈淩高欲作平胡賦旅況鄉愁柰爾何

立秋

漢水湯湯抱郭流郊原一望迥生愁輕雷忽送千峰雨飄葉俄驚萬井秋憂國有時頻按劍懷人無語獨登樓草堂尚隔江城外白鷺群飛紅蓼洲

夏汭草堂成

誅茅小結傍江村出郭由來爲避喧敢謂草堂開綠埜秖緣瓜地接青門修篁百本

編爲徑小槿千條插作藩自笑歸來聊寄傲行人休擬辟疆園

冬夜與李少白聞笛

吹笛何人獨倚樓尊前月色似中秋關山隱隱杳難望河漢盈盈倒欲流忽動壯懷馳紫塞翻驚清興滿滄洲江城昨日梅花放莫遣繽紛落水頭

李君寵秋夜見懷却寄

秋風江上獨飄零避地憐君似管寧漫對
青山聊歲歲可堪白髮漸星星浮雲黯淡
迷衡岳落木蕭森下洞庭遥望斗邊雙劍
氣夜深時復射蒼冥

送戚子仁卿兼懷同年尚德夫

維舟曾食武昌魚回首江關歲屢除萬里
壯遊經帝闕兩都新賦動公車春來花鳥
應愁汝別後風煙定憶予為問子雲今白

髮閉門猶草太玄書

人日

春色微茫滿漢汀梅花弄白柳條青何堪
兩雪逢人日獨向江湖隱客星匣裏尚封
干越劍案頭初展太玄經愁聞西北多鼙
鼓擬[illegible]聊傾濁酒瓶

秋日得吳明卿書

蟬聲[illegible]送新秋至一札遥緘自五雲念我

閒居應寂寞感君高誼絕塵氛蒲輪莫問
來天路木榻惟便卧漢濱回首故人多宦
轍十年空自惜離群

九月八日同蕭凌漢淩逵李少白諸
子登報恩寺閣

佛閣高懸江漢邊清秋鍾磬上方傳白蓮
漫擬開精舍黃菊空憐對綺筵檻外煙雲
迷七澤簷前星斗麗諸天龍山浪說千年

勝此日風流跨昔賢

送別陳山人紀兼呈子深王孫

天涯飄泊只孤身歲晚誰憐尚問津詩卷
漸多隨竹杖布袍雖敝稱綸巾他鄉綠醑
堪娛汝故國青山未負人傳道王孫重結
社白頭何事滯風塵

人日懷燭兒

帝京遥望隔風塵寄遠曾題綵筆新何事

五年猶作客可堪千里獨懷人煙雲漠漠開遲日梅柳娟娟報早春知汝鄉心應更切頻將飛夢度江濱

用韻別李君寵

君家遥隔會潭濱毎過談詩思更新鷄黍暫將聊永日鶯花相對且留春青雲世路多名士白首交情幾故人爾去爲誰仍倒屣斜陽踈柳倍傷神

用韻別陳山人兼呈子深王孫余德甫憲副

片帆遥指九江濱歸路猶經柳色新好景儘堪娛白髮老懷忽漫負青春望中雲樹還千里社裏詩篇定幾人爲我一過徐孺宅至今縣榻總傷神

秋日同傅司徒童士禎丘子冲諸君登寺閣

高閣重闌雨後凭涼飆漸襲失炎蒸塵寰相聚誰非客淨土廻看我亦僧白首未須論祝髮清宵聊復話傳燈年來尚有名山興着屐還登最上層

隱林莊有懷

村墟搖落近中秋颯颯風煙晚更幽華髮蕭森驚物候青山迢遞隔江洲燕關忽動浮雲思湘水猶含落日愁獨立湖邊聊佇望渚鳧汀鴈各相求

遣使訊徐子與

攬衣仍上最高岑東望彷徨獨朗吟日暮關河猶異域天涯兄弟況同心幾行鴈陣風生壑半夜烏啼月滿林虛把一緘曾問訊冷然那得共披襟

讀方君敬樵陽集用懷子與韻懷之

憐君避地臥雲岑落日淒其更苦吟書劍

幾年曾浪迹干戈何處不傷心雪中敝屣穿樵市夜半踈鍾度梵林却憶杜陵常作客新詩讀罷益霑襟

寄黄希尹太守格弟時爲幕僚

廿載那期滯一官看花曾共逐長安雙凫早羨翔三浙五馬今憐度百蠻卧閣畫閒公案少抽毫春動酒杯寬功曹可是岑公孝那得君同坐嘯看

用韻答徐叔明憲副兼訂遊山之約

靈山壁立漢江秋俯視方壺十二樓恠爾雄篇生綵筆令人清興動卅丘乘凫此日馳遐想跨鶴何年愜勝遊天柱孤峰知萬仞定應窮覽最高頭

聞黄鶴樓重建因寄徐子與憲使

黄鶴僊人去復來危樓重倚白雲開關河形勝宛如昨割據英雄安在哉吊古定應能作賦登高誰更解憐才有懷極目煙波外那得凭欄共舉盃

春日趙惟石命憲招登仁風樓

城邊春水接横陂城上春雲護女陴日暝漁歌來溆浦夜深清磬出招提飛花片片侵羅袂明月娟娟映玉巵醉倚危欄憶山簡風流曾似習家池

得徐子與憲使書却寄

一札那能慰舊游索居猶復使人愁山中歲序聊彈鋏江上煙波正倚樓對月獨懸徐稚榻乘風誰共李膺舟可堪芳草今搓落悵望滄洲又暮秋

黄亨夫給諫繆擬余詩似高適因戲寄之

何人曾似高常侍五十工詩亦善鳴雅調已回唐大曆清才應掩李長庚蓴鱸秋後

懷偏好花鳥愁深句更成堪笑驚人無片語繆從海內竊虛名

早春漫興

弱柳茸茸帶雨青漸看芳杜滿前汀風煙巧散春王月霄漢高懸處士星漫試彩毫誇作賦自憐華髮倦傳經玄亭惟許侯芭坐負郭柴門晝自扃

酬徐叔明憲副襄陽見懷之作

徐陵文采擅千秋開府重登江上樓揮麈清風生漢水褰帷明月滿犂丘龎公閭巷堪延訪習氏池亭足勝遊墮淚未須懷叔子竝垂遺愛峴山頭

病後即事

梟梟藤蘿一徑通經旬未過草堂中繞籬修竹拂雲翠兩岸繁花夾水紅高閣梵鍾催暝日前村漁笛起秋風可堪流序翩翩逝忍對金尊不放空

湖上雨望

平蕪一望雨霏霏湖上人家靜掩扉赤壁斷煙迷戰壘黃蓬新水上漁磯尋仙擬卜他年是學道翻驚昨日非徒倚茅簷聊送目不禁涼吹襲征衣

寄黃亨夫給諫

叔度汪汪千頃陂風塵不見使人思幾年

短榻縣雲夢何日孤帆下武夷亂後覊懷猶獨抱愁來談頰更誰披聊因愛弟裁書寄遥望壺山淚欲垂

寄題朱子深來爽臺

江干突兀起高臺俯視人寰亦曠哉招隱重驚叢桂地賦詩仍見栢梁才銜杯南浦秋聲入揮麈西山霽色開遥望精廬空極目冷然那得御風來

秋日有懷燭兒

自笑窺園興不微新凉初試越羅衣鏡中短髮含秋色江上孤山帶夕暉漫喜野蔬隨雨長漸看林葉逐風飛愁來却憶長安道兩月空傳尺素稀

秋日懷徐子與吳明卿

江閣凭闌落日低美人遥隔夜郎西壯心秪自凌黄鶴綵筆同誰賦碧雞未信狂奴

仍故態似聞老幹欲生稊天南不遣飛鴻度病起虛將尺素題

雨後有懷

孤亭黯黯映斜暉雙屐衝泥入翠微雛下雜花明竹徑簷前飄葉滿柴扉故人阻絶應難晤游子覊遲尚未歸自笑一竿堪穩釣秋來新製芰荷衣

隱林莊

選地幽棲泗水邊閒情應喜遠囂塵林間種竹聊三徑臺畔誅茆只數椽隔岸菰蒲揺落日横塘鳬鴈下寒煙風流未似王摩詰誰擬村莊是輞川

秋日余憲使招登湛虛亭

隔岸層軒接水開勝游聊共使君來旌旗影閃魚龍動簫鼓聲喧鴈鶩回手把菊花催擊楫眼看楓葉下停杯習池漫道風流

甚千載誰誇作賦才

畣李元甫太史見訊之作

一緘遥寄自燕雲回首曾憐御李君交誼夕傾巴子國詩名空笑郢人斤言尋松菊情偏適獲附芝蘭氣自芬耆舊漫勞推穎上那能羔鴈更成群

次李惟寅通侯見寄

草堂隱隱對烏林高卧何妨白髮侵塞上

空傳歸欵報山中猶繫請纓心蒼凉落日
維孤艇斷續斜風度遠砧詞客尚憐天際
隔尺書那得一招尋

冬日獨往

漠漠墟中生暮煙道人猶自擁殘篇繞籬
客篠疑無路隔岸孤帆覺有川梵磬遠傳
城角寺樵歌喧徧渡頭船振衣試向淮南
望落日遥天倍可憐

夜雪禁體

薄暮飄飄下遠岑餘寒拂拂襲重衾空疑
海上瓊為島錯擬庭前玉作林虛室漸看
生有色重簷曾聽寂無音誰憐偃臥窮廬
者到曉柴門幾尺深

人日漫興

茆屋斜連漢水汀風煙初散四并亭百年
忽漫逢人日一壑誰還識歲星元亮秪應
狂縱酒子雲今亦倦談經聊將詞賦供衰
白已笑勳名媿汗清

李生移居

羨汝高懷厭市塵眼看陋巷已三遷禰衡
傲世人應妬原憲甘貧我獨憐檢點圖書
無長物招呼花鳥有新篇東鄰況喜猶相
近挾冊頻來問草玄

立秋日有懷燭兒

長空冉冉火雲浮水榭凉生忽報秋隔岸
遠山橫短檻沿溪新水送輕舟幾年天地
傷多事萬里關河抱獨憂游子虛傳乘五
馬習池猶自滯風流

題余德甫江上草堂兼柬用晦

知汝幽懷似季鷹章江曾選最高層柴門
只尺連彭澤花徑依稀擬杜陵南下浦聲
秋可和西來山色晚堪凭王孫況復飛揚

甚載酒相從日幾登

龕康山人裕卿兼寄梁思伯王敬美

老去浮名若羽輕傳經抗疏總忘情誰誇麟閣千秋壯曾似桐江一竹清但遣青尊花底滿何妨白髮鏡中生遥憐詩社飛揚甚賦就停雲遲月明

得劉學孔光禄書却寄因示燭兒

多情自是劉公幹建業書傳到漢臯纖月

夜縣卿寺迥五雲春擁帝城高明時劍舃還丹陛暇日風煙託彩毫肯許淮陽狂太守仍將孤調共君操

初雪懷傳司徒

朔風飄雪下颼颼遥望青山瑞葉浮積素未凝鵁鶄觀微寒初上鸕鶿裘洛陽此夕惟僵卧剡曲何人更泛舟應憶司徒多逸興與誰携酒共登樓

送蔡子明司訓成都

巴江霜落水冷冷蜀道山横萬點青匹馬却憐遥仗劍諸生應喜共傳經盤中苜蓿明朝日溪上芙蓉列錦屏我欲裁詩招杜甫煩君先寄浣花亭

除夕前一日與燮兒夜坐因懷燭兒

笑看流序隙中駒澤國俄驚歲欲徂元亮已辭彭澤令嗣宗曾戀步兵厨青山郭外

遊應倦白髮燈前夢亦孤賴汝一尊聊慰藉夜深猶共擁寒罏

人日有懷燭兒

老去高情尚不違杖藜聊復試春衣尊前呼酒傳花勝郭外看山對翠微此日漫憐人共得他鄉猶戀客相依明時正擬酬經濟莫問滄浪舊釣磯

送燭兒之川中督學

老去那堪送汝行況膽烏道倍含情經過楊子談玄處問訊文翁化俗聲玉壘浮雲開浩蕩錦江秋水見澄清他時所至稱鄒魯莫負熙朝作者名

九日同諸君登聚星樓因贈程孟孺

木脫偏驚客子顏西風初度楚江關慚余未把瑶華贈對爾聊將玉樹攀落帽尚堪追鶩嶺霑衣何必効牛山凭闌且爲酬佳

節此夕須教酩酊還

送程孟孺遊太岳兼謁王元美中丞

二十七峰縣楚天中間窟宅多神仙我思黃鶴凌白日爾駕蒼虬騰紫煙捫參歷井亦勝事吸露餐霞非俗緣緱山倘遇王子晉相逢且爲探真詮

送歐惟承少叅入　賀

閶闔秋風動曉鍾鵷班猶逞舊夔龍九重謾擬開宣室三祝應傳効華封塞徼喜聞頻納欵橋門爭覩正臨雍縣知虎拜彤庭罷清問還詢海上烽

畣吳明卿學憲

爲園聊傍隱林間更向司徒乞借山佳句忽增丘壑重幽懷應與水雲閒看花憶汝頻携酒問字從人但和闗濤夢肯辭千里險夜深曾逐夜郎還

畣王敬美符卿

鴈過江城午夢醒儸郎詩寄借山亭西來似識函關紫東望如瞻岱岳青寡和忽驚傳郢雪少微況復覩晨星草玄謾擬揚雄宅白板柴門晝自扃

送陳別駕入瀘因寄燭兒

渡瀘憐汝只單車善政曾傳汝水沮問俗定應隨五馬逢人好爲覔雙魚巴江波曲

流成字劍閣雲橫疊作書憑語西川文學
使化行鄒魯近何如

題瀼西草堂用獨兒韻

草堂舊據浣花溪偉構重新又瀼西心事
曾依嚴武寄才名自許鄭虔齊花深鳥語
愁仍劇草長猿啼路欲迷不待瞻公巫峽
上緘詞千里總含悽

除夕有懷

拂袖曾辭鵷鷺班閒心聊共白鷗閒可堪
節序催華髮獨喜風煙護碧山十載病身
依楚澤五年游子隔燕關俄驚來日逢新
歲且對屠蘇一解顏

莊上偶述

三年不到隱林莊敝屋頹垣近水傍晴日
寥搖楊柳色午風清送芰荷香桂冠已分
追元亮爲圃何妨學僻疆一榻枕書聊偃
卧冷然眞足傲羲皇

己卯三日喜晴

天王寶曆礿須七青帝韶華已得三北闕
瞻雲開曉仗南山當戶轉晴嵐裁詩已喜
乗新興對酒還能縱劇談自笑子雲雖白
首也應玄草識桓譚

蘇山選集卷之三終

蘇山選集卷之四

汚陽　陳相　撰

絶句

途次柬邵才仲

我客清水汀君羈黑流渡相思過暮秋憑
誰采芳杜

楊懋□祠部寄園中雜詠用韻和之
更補潜山亭凡七首

別業孤城外門前夏水來南山如列障時
對竹窓開

餘樂園

十畆種瓜地蕭然車馬踈有將抱甕倦伏
枕看農書

四幵亭

良辰多樂事竹徑通西鄰相過無長客惟
有素心人

六合亭

俯仰乾坤内曾誰有了時如能觧止觀應
自小須彌

容膝軒

一榻聊伸足寧將帶束腰誰知高卧意與
世已寥寥

觀稼□

奚奴腰鐮歸野叟膰方熟新粲炊已成盎

然足充腹

借山

疊石誰爲山突兀當吾舍山光落林間長
日坐其下

河干別燭兒口占

昨夜猶微雨今辰倏大晴何緣風日好太
守畫船行

其二

才發三江口俄經七里灣江皐看不見搔首獨空還

其三

昔賢曾臥閣今汝更分符試讀淮陽傳何人是丈夫

其四

夙有遊山　兼之問俗心春風江上好吾欲泛淮陰

平政橋別燭兒之蜀

壯懷久已　許遠別那用相憐郢人且操白雪蜀道休問青天

其二

恠爾讀書太僻逢人問字多奇况過揚雄故里好賡杜甫新詩

其三

題柱人曾萬里叱馭事已千年明發伏波祠下行經駟馬橋邊

其四

青尊尚堪遣興白髮猶喜談經念我何勞定省作人須要儀刑

榮澤東臨湘沈子建

三年不見沈休文長向江南對暮雲何事風沙滯榮　寒爐杯茗又逢君

兩亭初成漫賦

山陰自昔記蘭亭一載風流尚可銘曲水未論修禊　臨池先寫換鵞經

別燭兒之官淮安

棹歌聲動漢江初秋水蒹葭映太虛但願汝爲清白吏他年歸只載圖書

其二

南國甘棠尚有聲由來吏治重巡行瘡痍無數俱堪問那用虛聽臥閣名

寄題漂母祠

當年何自識王孫贏得荒祠傍郭門蓐食
倘皆亭長婦那能廟貌至今存

其二

英雄往事詎堪論千載令人欲斷䰟一飯
未能忘厚報寧將萬戶負君恩

其三

爭傳太守近行春須向祠前駐畫輪漫道
市中多俠少策勲或有似韓人

西望

振衣獨上此君亭天際遥看有使星游子
却憐西蜀去計程今日過夷陵

寄趙孟靜閣老

黃麻草罷早還山更向山中覔大還千里
況傳心印在藥爐那用問靈丹

得爛兒書

憐汝周流七蜀行朝從赤甲暮青城米家
船到多圖史半是金泉玉壘名

示堪孫遊太岳

太岳爭傳古洞天紫芝瑶草畫生烟芒鞋
曾踏層霄上回首驚看四十年

病中憶南園效唐人

可憐一月卧江閣朝朝仰視浮雲薄愁殺
池邊雙白鶴

其二

茅屋微茫修竹裏芋葉青青豆花紫遥望
芙容隔秋水

蘇山選集卷之四終

蘇山選集卷之五

汚陽陳栢撰

張文毅公集序

栢自髫年卽聞龍湖先生者翩翩起湘中矣後遊京師留滯於辟雍相與朝夕而私心遂嚮往之己酉先生由南宰入典機密毅然以治安爲己任而宇內忻忻然想見其太平明年校文禮闈先生素厭文體與

時俗相畢弱雅意復古獨以歐陽文忠自許而謬以子瞻畀余也居未數月而病且巳矣栢時學政屯部得奉　命往營塟焉與其子壻治中彭君欲收遺文刻之今年甲寅刻成因屬余序其後且曰是子之志也海內知巳非子誰宜序焉序曰夫文章之道不獨時與政關之而其人可類知也三代而下修詞之士衆矣曷嘗不效法墳典擬格於風雅哉然徒藝文爾巳惟垂[illegible]諸謨世稱絶德烝民之什千載誦焉盖精一執中之學相與都俞而物則之懿吉甫輩所克舉也是故其根之而爲德建之而爲功敷之而爲言其致一也雖其時太和之氣使之善鳴而諸人者所陳說詠歌於世道有裨焉故得之破壁斷簡至今訓爲經也

明興承胡元之季學士之文多伏於草野惟我成祖加意表章迺稍稍著見然萎靡俳儷之習至李文正始洗濯之文正余楚産也值成化弘治之時海內乂安得從容中秘盡肆力於詞翰故所傳甚廣卒能以文名也迨于今而龍湖先生出焉先生生於衡岳之麓天性早慧少負時望會
今上中興卽應期以起幾三十年乃入而

論道凡所歷翰院宮坊禮闈銓部其培養君德節宣化理圖度政務鋪張禮樂進退人才莫非至文至所陳說咏歌者則緒論也況其風節凛凛深深係天下之望而一時人士析六經之疑考歷代之蹟究當世之典靡不於先生折衷焉凡有所作屬興而就輙伸筆滿紙不爲婉昵細語举乎如祝融浩乎如洞庭不尚藻飾比擬而終不可

學觀其自考一疏烈烈皆忠孝語而格心之妙隱然於天保之頌謂非有得於精一物則之學者不能而豈詞章之士所可及哉余獨憾夫秉政未幾世莫能究其用使假之年優游經幄多所獻替必能如禹皐吉甫諸人都俞諷詠庶幾哉稱虞周矣然先生之志雖銳意康濟而其氣與節卒不肯少貶以徇時好卽今乆於其位或亦莫之能究也然其所未究者其緒論猶幸有茲集焉百世之下誦而讀之當自知其所不朽云

析獄龜鑑序

析獄龜鑑錄一冊元虞應龍所序不詳其纂之何人第言宜春舊有版鏞於郡齋乃府尹張國紀與諸書並燹其藏歸之校官同知郝居正因刋補焉是書在中秘人罕

見者太史鳳磐張先生見而録之授仲子文燭時官廷尉頃守淮安命其刻而傳焉仲子盖先生禮闈所校士且言先生能一一誦其大旨余覽其書目釋寃者四十釋誣者二十五鞫情者十議罪者二十七原貸者十一其間事與情相埒又類附之大都皆昔人所欽恤有寧失不經者使折獄者充類而愼之寧復有寃民邪先生以文

章名世獨汪意刑書則爲邦之業所授受者不獨四代禮樂也巳

浮淮三絶序

淮蓋古東海地自秦置守時巳爲名郡漢建元朸曾以主爵都尉汲黯拜爲太守因其以狗馬病辭乃曰吾徙得君重卧而治之蓋慰之也豈眞以簡僻可卧治邪國朸都建業爲股肱郡後遷都幽燕又爲

轉輸重鎮卽才能十倍者何得稱易治也仲子徃叨是役曾賦無卧閣以警之余日恐恐其不勝項轉西蜀督學而淮人士又爲立祠似亦無負於淮矣歸訊其政大都多尚清約猶得以餘力與諸詞客賦詩檢諸槖中如後所載者余竊異之或曰招隱亭集其好士之雅緦緦然如劉安之於八公梅花館集其詠物之興渢渢然如何遜之在揚州至淮陰與漂母祠諸作其弔古之懷嗚嗚然壯哉又能使故侯遺媪無復餘恨矣玆不可稱三絶邪余聞而笑曰有是哉因書爲浮淮三絶云

童內方先生集序

往

肅皇帝由潜邸入嗣大服盖起自郢中其年辛巳會廷策多士而吾楚彬然獨盛維

時茶陵張文邦蒲圻廖鳴吾吾沔童士疇俱應期而起以進士高等入讀中秘書張以豪邁人稱曰雄才廖以博洽人稱曰宏才童以俊逸人稱曰清才由是三先生之名嶽嶽冠宇內張公荐陟相位而二公乃竟以翰學相繼逝矣童公家在漢上近內方山學者稱內方先生云先生天性頴異年方八九歲時非秦漢書不讀曩從先大

夫學於京師爲文頃刻數千言其詞鋒逼人見者謂王勃李邕且復出也嗣官近從司成均陟宫端凡有所作操筆輒就多不屬草卽間有亦以片紙書之今所存稿多出於門人所記錄又捜括于脫簡殘牘之中字多訛舛仲子文燭爲先生從壻往守淮時曾授而校之雖得三之一而應酬諸作大都删去者半余獨謂立政講義諷諷

乎大人格心之學使究其施其功業胡可量哉乃年不期順位不躋相粹言雅論僅存玆集余于先生有遺憾焉憶昔辛丑與先生論詩思作開元以上語壬寅予告歸與先生論學務去其紛華之悅則先生之所養可知矣先生曾著沔陽志今宇內作者咸取以爲式余嘗誄先生云衆方掩惡著善而公獨質任自如衆方奔趨競進而公獨恬退自甘衆方露才揚已而公獨樂善不倦吾鄉人士咸謂余爲確論故今序先生集并著其素行云

送蔡先生之宣城序

六經皆聖人傳心之學而尚書特爲宗旨堯舜禹之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旨哉言矣嗣後行爲建中建極之派其曰敬曰仁曰誠不同而要

其會歸一也仲尼删書斷自堯典終于秦誓而後世稱孟子長於詩書然於典章制度皆略而未之究至論爲仁之要惟在克已復禮而集義之功以勿忘勿助爲度則危微精一之旨蓋鄒魯之貞承是宜爲邦之問獨及四代禮樂而於武成僅取二三策而已矣秦坑是書尚賴孔壁之藏其吾道存亡之會乎余謂秦火雖烈不足以焚

數聖人之心而千載炯然之良知亦不以破壁而存也獨惜夫伏生老儒口爲訛傳夏侯歐陽諸家號稱專經徒竭其力以爭訓詁馴至馬融鄭玄之徒其說日濫甚者謂曆象爲欽若指流贖爲欽恤以禹貢爲賦斂之籍視周官爲董正之條是於數聖人心之所著見者且莫之能察又安望其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百王而莫違也後

有西山蔡氏父子師尊考亭銳意是書句析字解直洗漢儒之陋故其自敘云是傳也於數聖人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而因是訓詁可得指意之大略矣郡人蔡蓮洲先生幼承其父靜菴公之家學專習是書其於西山九峰之學信可謂之克家余自早歲同少巖傅子受書於先生其時方溺於舉業而於心學之要未暇請正也今年先生入京日與傅子討論歸每道其造詣之實駸駸有得而先生之學亦復爲之不厭獨媿余之淺薄有負於師友多矣今先生去爲宣城司訓宣城古稱多才之地而是官又以身爲教者以先生之不厭誨人寧有倦乎先生方眷眷於吾黨之進則共明二帝三王之心學以光大先生之教不有望於宣城之人士矣乎

送王大夫序

王大夫爲沔陽三年矣一旦以遷秩去民之不能忘大夫者相率頌之郡中諸長老十數輩皆龐眉兒齒褒衣博帶扶杖走集相與別大夫於江滸時家君古莊老叟與馬翁等曰大夫之去也吾輩他日豈能復相及哉今無以爲贈宜贈以言家君顧謂小子栢曰爾盍申諸長老之情余乃跪受

命作而言曰嘻數十年以來無此舉矣大夫何以得此於翁輩哉昔漢劉寵爲會稽太守簡除煩苛郡中大治會徵爲將作大匠有老叟五六輩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既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漢史既傳其事後世遂稱爲一錢太守至今頌之不衰今大夫去沔翁輩素不履城府亦相率出餞江滸古今人世俗

嘗謂其不相逮大夫之與寵其跡豈相異也然余讀漢史誦父老之言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送每愛其言質朴而情亦出於至誠漢去古未遠猶有三代遺意故其事鑿鑿可傳使出於傳會未必至今日也余不知寵爲會稽時竟以何道能使民若此大夫今日之政又何以繼寵諸長老之情果出於至誠若山谷之叟否也或謂衣冠之流其事多文飾終不若田野然斯民之直道何嘗一日不三代邪余獨喜今日無以錢餽之者受與不受固所不論然直贈以言奚啻百錢也又聞大夫亦作爲詩章以別其懇惻溢於言表則勤苦父老之意何異

寵別會稽時邪古今人誠僞不可知然必誠乃能可傳也大夫嘗燕翁輩於賓筵其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則大夫之素履何莫非周行也又曰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傚翁等之舉非視以不佻而人之所傚則者乎諸長老皆嘆曰子之言似得吾輩之情也請書以爲大夫贈

送沈別駕之東昌序

古之受大任者隨其材質之宜學問之力雖蚤暮難易各有所樹立然莫不出於屈抑而後伸蓋動忍之餘其所增益者多也如曩者版築飯牛之夫其最著者近代若歐陽永叔蘇子瞻輩亦赫然以勲業文章名世然徘徊於東滁黃穎之間不可謂無所助也吾泗僻左往往遷客處焉以余所見聞者若平野儲公而下無慮六七人雖

其設施亦人人殊然各就其所長表見卒與隨時立功名者異矣頃者海寧南泉沈先生亦以司寇副郎出貳郡事先生年二十卽以文章魁兩浙明年成進士入典邦禁多以經術飾法律其聲譽籍籍郎署間人皆謂玆簿書之役非其所堪而或不能安於泗也先生坦直敏決一素其位而行出入悉屏除前呵與民熙熙然至馭頑鈍者則重繩之以法事無大小以片言立折之訟庭寂然雖溝塗之類亦罔不經畫諸所供應則一介不取時開閣與多士縱論舉業及上下古今人物一時人士皆賴其造就暇則邀士大夫遊湖賦詩新闢平政亭多所題咏蓋與滁之醉翁亭黃之竹樓相高而先生之雅趣逸興雖六一東坡翁不過也未朞年而量移東昌奉檄數日卽

束裝以行其行李蕭然無異於來之日直無一物足以動其心余觀近時人士靜言則思效孔孟甚者鄙龔黃爲不足爲尚論縣魚留犢之事謂玆小廉耳及一臨事閒有棄其自信之言如弁髦然且坐待歲月以致顯位或遭遷謫則視其官如傳舍一無所理下者或以爲私家若先生者不其難哉或者謂先生資稟學力多得之少成

而回視吾沔將不為今之夷滁黃穎也邪先生蒞沔朞月而以賢勞者強半沔之民士方諆諸卿先生思借寇焉嗟乎東昌之人非沔人乎彼方恨其來且暮耳然先生亦豈能久淹哉天下之人非沔與東昌之人乎假令先生漸陟筦要盡以其所增益者施諸天下不愈於沔與東昌之獨蒙其休矣乎諸先生謂余之言為然因書以為先生贈

送宋武庫守河間序

今制建官盖酌虞周而損益之何斌斌然盛也故士自登第率分布中外或歷部寺或由郡縣以薦陟臺諫郎署越五六年暨七八年則遷太守以至藩臬幾二十年漸進於長伯卿貳其大較云然為守者往往多自內補且慎選之盖以太守古諸侯之職而吏民之本也河間由周以前為冀州域戰國時燕趙齊分其地歷漢而後皆為名郡我　國家都燕其治在甸服內盖為股肱郡云然當九河之會諸邑皆沮洳故其土瘠而多萊且俗尚鷙戾好任氣使力往往佩刀劍自昔記之矣故其人悍而好鬬比接都會南當齊魯徐邳之衝又通漕河陸轅水楫之使歲無虛日故其役繁而

易困歲比不登而徵需之目如蝟集然故其賦逋而難供夫以極瘠之土而欲辦多逋之賦以好鬬之民而欲應甚繁之役苟非得通敏温良者以蒞之其何能以有濟也故其守多擇之臺諫郎署資望茂著者往焉今年六月前守江陵陳君以最擢為大名兵憲銓曹遴於諸司迺以庫部承山宋君代之或謂宋君弱冠舉進士今幾二

十年矣卽無論其望循其資可計日致卿佐也況宋君曾令祁門敭歷者已三年一時觀風之使推薦者無慮十數章㝡然爲諸邑先蓋蚤以公輔器之矣又其性恂恂然至喜怒不形項在庫部掌諸司俸給出納之數如指諸掌人吏無一或能欺者以彼其才卽置諸卿佐焉往而不可何得更外補也夫郡邑之制始自漢或以尚書出

爲郡或自郡守入爲三公蓋均其內外而重之也今

天子綜核名實獨先守令賢良法理之士咸思效其能以宋君素所蘊蓄者於一邑且未究焉方日見之行其心也夫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余聞之前守方畫爲定法欲復先王井邑之舊頃與宋君論及慼焉思得其精意正欲得君之重繼而行之爾他日有紹龔渤海入爲卿貳者必宋君也同舍故事遷者必有贈言諸君謂余方代宋君也乃屬余敘而贈之

送汪憲使之閩中序

往余道出襄陽嘗登峴山觀墮淚碑慨然慕叔子之遺烈及游習池則風流在蒼碧間意未嘗不懷山簡也歲甲寅余官司馬署中同舍郎有南濵汪先生者相得最驩

日與揚搉古今及疆埸事一聞羽報至輒攘袂而奮直欲典屬國請長纓右終賈而左之先生弱冠登朝雅志翰墨卽蜚聲於作者之庭第以詞人目之余謂其淺乎睹矣假令得專符一郡或觀風一路秉鉞諸鎮豈不任使稱良哉乃歲丙辰襄陽太守缺果以先生補焉夫襄樊侯之國而古用武之地也卽今雖無事然借先生者有徵

權矣先生治襄三載政績不著直指使者聞于
上乃遷爲福建副使得飭兵事豈當塗者亷知先生才姑試之邪先生部内士有田生饒生者與沔陳生偕舉陳生余仲子也兩生沐先生教走使數百里因仲子索余言爲贈且述先生治襄之績其略云往歲中原盗起識者憂之先生至首修樊侯城

屹然爲楚屏漢水肆虐乃築堤禦馬行縣則問民所疾苦里中有豪猾者談笑而鋤之暇復開閣與諸生談藝間眺隆中徘徊文選樓興遐思焉襄稱會道陸轅水楫使者無虛日應之裕如比歲饑民賴拊循竟無他徙今遷秩去胡不少留須臾信如兩生言則羊侯山公豈多讓哉仲子又言襄與先生論文則法司馬子長詩法盛唐其他著述多宗秦漢至論明興諸君子於北地李獻吉吳中徐昌穀獨傾心焉其嚮往若此使爲文學臣不與其才稱邪余謂仲子爾咨咨憐其才而兩生似依依惜其去烏足以知先生哉今天下方多事北有虜南則有倭然閩中爲甚擁入寇逝猶之驚電飈風況内多援引鞠爲盗藪調兵徵餉宇内日耗譬之病疽者雖在四肢而元氣

已駸駸索矣然杖鉞登壇操舟樹幟者夫豈少乎竟莫能蕩平者豈時與勢難邪抑其才非邪此
主上日夕南顧而余典職方時所痛憤也今先生官憲職凡戰守水陸徵罷得便行之必有奇策以廓海氛者語曰盤根不遇利器不别其然哉其然哉予與先生疇曩在帷中所抵掌論者第空談耳昨走闗南

始親歷其艱今覩茲往也能無厚望哉然以先生才屨茲任已卓然穎脫矣主上即日下簡書畀以重鎮得究所注措若文武吉甫者先生非其人與燭兒長跪謂大人言知先生最深可以畣兩生矣因叙而書之

贈唐生序

古者結繩而治後世易之以文字蓋自倉頡始余觀其精意率皆仰觀於天俯察於地旁觀鳥獸草木之文而運之以心故其形畫多古朴而無煩縟亦猶上皇之初無等威約束之繁而其時亦熙熙也大篆尤爲近古自篆而爲分隸又易而爲行草六書之法多涉僞舛日趨於簡易晉魏而下如鍾王之秀麗米黃之清逸自以爲名家然意匠不羈神鋒太峻終未免爲曠達翰

墨之流也已唯顏魯公之道勁朱晦翁之冲雅數百載之下得其片紙寸刻宛若嬰平原之孤城勁節正氣直欲奪羯胡而噬之而朱之自得又如正巾危服徘徊於武夷紫陽之曲揖孔顏而趨蹡也昔人謂字爲心畫詎不信夫或曰斯亦一藝之微耳而豈知夫精一執中之奧此固其爲糟粕然舍是而正味將安附乎又況其爲民生不可無者世之人顧舍此而馳好於聲色奇巧寧不爲喪志邪雖然苟有志於道則雖因陋就簡不得視以爲藝其或沉溺於筆硯即妙如鍾王將爲玩物一也洪都唐生懋良以大書著名余嘉其質之近道而恐其溺於玩也故因其請而書以歸之

賀張金吾序

今世詡詡焉皆言天之道遠哉渺乎若靡

定者豈徵諸已事若蹠壽而攸絕者類邪
然廸吉逆凶惟影響自昔記之矣又何其
戾也余讀子長所述甯成義縱諸傳謂其
操下若束濕薪而以鷹擊毛摯為治然卒
被戮為天下笑焉及觀張季之為廷尉其
議論每每依惻怛不尚苛察而驚馬盜環
二事雖文帝屢折之至以死爭必守其法
而不渝故當時無寃民而其子長公官至

大夫亦聲施於後世至今頌之不衰又觀
御史大夫張叔雖治刑名家然史稱其人
長者也至垂涕恤獄焉後至上大夫乃免
而子孫咸底大位以季與叔之事參之天
道果可謂之未定邪廼今觀執金吾竹坡
張君之事則又爽然自失矣君豈其季與
叔之後邪何先後相類若此也盖君之先
為吾郢人年始弱冠慨然有志於功名之

塗會
今上起自藩邸遂仗策從焉　國制舊設
東廠以中貴人領之乃慎簡執金吾之屬
二人司獄訟焉盖京邑之地薄海內外人
皆雜處其中且多勳戚豪宗非燕明通敏
者莫能彈壓成化正德之季率播弄威柄
至使士大夫側足而立甚者道路以目豈
昔人所謂不寒而慄者邪

今上明聖獨持昭曠之鑒信任老成而秉
鈞者又仰承德意遴于有衆廼求温良并
諸習吏事者蒞之會君以廉敏特被簡任
覩曩昔操切之事盖癠然傷之雖其地當
鋤耘豪猾而拊循貧弱意每懇懇也君家
在故里與親舊連婣余因表弟少巖子得
識君焉其謙退雅素恂恂如書生而凡有
聽斷輙因心折義務令措之於理余聞之

道路種種皆仁義事視嚋曩舞文巧詆務深中人者一切所不爲且樂親賢士大夫退則誦書史資剖斷焉君年踰四十尚未有子語及輒憂之余嘗謂君之仁厚若此此何慮也于公之事非門閭邪去年五月十有一日余使楚中是日而冢子生比余比旋又君之子晬日也余因得卽天道頌之使天道果可徵則如若之先叔與季者

其子孫之貴盛不繩繩未艾邪況君方駸駸嚮用也其益務自殖以合於天道俾後之誦余言者如子長所論二張爲不誣云

壽李先生序

正德中大梁李先生釋褐守沔栢以弟子員得師事焉已而佐於明州又典憲於晉陽未幾而解組歸矣歸而築室於河山之陽意澹如也去年丙辰更謁先生於景延之堂翩翩乎殆古之有道者我　國家養老之盛詎有若先生者焉今臈之望日年且七十矣栢在郎署迺緘詞賀焉序曰余常綜覽古治朝其享國之久率多耇俊然莫隆於成周若公旦君奭輩皆以耇老至弼亮四世何斌斌然盛也雖其時天祐周室使諸臣者多歷年所然文武成康之澤所以養老者饋漿酳爵必親焉三代之盛

王固未有遺年者其修而兼用之則夏殷莫加也況其德澤漸久無復兵戈征歛之擾冀野之耨且熙熙然安於田畝不獨在朝著也嬴秦之季摧朴盡矣黃綺之徒尚出而爲漢定儲尤成周養老之遺也漢興高惠文景聿修厥典廣受董請老揮金以賜比及永平明帝且臨雍拜焉申公伏生之流至以蒲輪聘之特遣掌故至濟南受

書漢治雖稱雜霸庶幾哉三代者此耳唐宋以還求舊之意寖以微矣會昌元豐之際香山洛社各以詩酒自娛然樂天潞公輩皆薦紳耆舊得終老林壑說者猶歸諸元和慶曆之遺澤尚足爲小康之徵又往往多在河洛毋亦其風氣所鍾邪我國家稽古爲治尊年之典直追成周而上之休養至于 孝廟盖入人深矣文景奚足稱云

今皇帝壽考作人又三十六年於茲矣肉帛之詔歲下之郡縣洛陽臨穎使者屢存問焉虞夏殷周之曠典今始一見之而歷年之久雖三代不過也於乎休哉先生以間世之英孕秀嵩岳其始誕也値弘治紀元盖熙皞之會弱冠通籍雅負時望雖屢典方州所至皆著遺愛然年未強仕蚤已縣車矣宏才駿烈尚隱而未究退而杜門著述其書滿家論者比之古河上公似也止足之義若取諸老氏然逡巡周召之業尚多惜之余觀先生神完而氣冲駸駸乎可及期頤矣第不知夷門之墟尚有若胡吉劉鄭輩相與唱酬如曩時洛中否亦復有善繪如鄭奐能寫其鬚眉以傳勝事否上方加意老成行且以中公之招招之郎

令其高尚必將遣使受書如濟南矣故余獨謂先生之壽爲
聖世養老之徵云

蘇山選集卷之五終

沔陽陳栢撰

蘇山記

沔介江漢之間古稱竟陵豈惟無重岡複嶺即地脉墳起者亦罕矣太蒙子家世江北據古城之竹塢其地視郡中獨隆隆然高而若藏又賴先人之澤以躬耕力讀爲世業而子姓率彬彬然人多謂其爲地靈

云嘉靖戊戌蒙子旋自北都乃奉家君古莊翁之命更卜樂丘焉得地於家居之東不半里許蒙子與家君周爰裴回樂而卜焉前對七里城後據青石坈之隄水自漢津而下當其前獨瀠洄焉又折入小河而旋其後廣可二十五丈延倍五丈高視他處加尺餘實循泗水而若聚焉堪輿者相之得負艮面坤乃作隄於其後高丈餘種竹數百箇將築土而垣之距隄二十丈之前其左別築爲垣前建草堂四楹後作寢室如之又前作卉圃爲別業焉其右稱是亦別築爲守者居焉其外屈田數畝下者鑿爲溏別繯爲隄植木而繚焉中有喬木數十本其一可丈圍者槁已三十餘年自余有之倏爾有由蘖今芃芃然清蔭十餘丈矣來遊者登其上可眺城中又俯視村

落且以玆木之更生也相率呼爲蘇山丁未之春蒙子七試於南宮不第而歸又悔其所學四十而無成徒負疇曩之志乃率兒子輩就草堂卒業焉日遊其中課童子六七人團土以埴灌渠以圃見其稼者蔬者植者生意日油油焉而予尚阿蒙也乃奮然曰豈人心之不若山木哉顧養之何如耳即此地之蕪穢也詎有今日哉況由

茲而拓之又何可量也以余之知學道也垂十年餘而所得董董若今日顧不可畏也哉獨其競業者尚不敢自棄耳况夫不翕聚者不能以發散故必畏而升必晦而明雖日月亦然也而獨人心之蒙有不可蘇者乎是故艮止也坤載也蘇生也必得其止而後載而後生生則惡可已惟學亦然則余之學誠有取於茲山而始卜焉亦

非以徒樂也繼自今日泄泄焉使夜氣不足以息而旦晝又梏亡之寧不有媿於茲山之木矣乎乃易其蒙曰蘇山山人扁其堂曰蘇山精舍因以自警并以警我後之人之知學者

時雨軒記

井陘兵備道其彌節在獲鹿縣循稱井陘者蓋今之故關即漢所稱井陘口曩淮陰侯成安君相拒戰者我 國朝建都幽燕此尤爲要地云嘉靖庚子
天子用撫臣言特設憲使者一人領
勑按治之後先至者十餘人前使君俞汝成氏始彙題名刻焉詳在記中又于義正堂後扁其軒曰時雨意必當時有雨應期而降因以名其軒者乃歲庚申予自職方出按茲土時夏四月至秋七月皆不雨蝗

且大作民方以爲憂予下車之日裴回軒中懷巳事者久之明日謁孔廟後即命縣令爲壇禱焉越三日陳兵于郊閱射甫畢天乃雨雨三日乃止皆相顧有喜色于是縣令徐子大經及父老進曰夫大旱之望雲霓也若時雨降民大悅今雨隨公車至庶以慰民望哉衛帥孫子鎮帥及將士進曰三代之兵若時雨今公之閱兵也天適

雨若洗弋以靖邊廓然繼自今虜敢南牧邪慱士張子崇謙及諸生進曰君子之教有如時雨化之者令公至諸生領公言論風旨稍稍有興起者俄頃之化其殆時雨乎予謂三者何有於我哉卽令者雨亦適然之會耳予何敢自以爲功昔蘇子瞻治扶風其喜雨也以名其亭因爲之記今雨及時適與茲軒稱可無記予夫政之澤民

猶雨之澤物惟當其可之謂時爾茲土之民憔悴久矣使監司與守令者能拊循而安戢之雖旱與蝗未足爲虐其或不然卽時和年豐而苛政驅之相率轉徙反有甚於蝗旱者故桑林之禱輒應由於六事自責而殷宗配天其澤寔用說以作霖雨耳余方媿匡時之無策也顧以此與諸君交儆焉因次其語刻之軒中且以告後來之官茲土者

忠節廟碑

按西關志插箭嶺舊有忠節廟云嘉靖庚申余自職方出備井陘兵事迺秋八月提兵由曲陽縣趨倒馬關遂駐插箭嶺守焉九月又由浮圖峪走紫荊關得備觀蜚狐諸隘口蜚狐者今廣昌縣也其年虜擁衆數萬自大同入掠朔應忻崞諸處十餘日

始遁去余乃督諸將整兵伺之兩閱月乃還凡所歷有倒馬祭刀晒甲諸石皆宋將楊六郎遺跡始余按嶺之明日卽其廟掃而拜焉其前題曰宋良將楊六郎祠者蓋宋高陽關副都部署加團練使楊延昭之貌其後寢所祀土人稱令公者則宋贈太尉代州刺史楊業也旁復肖其貌有七皆捧胄執戈凜凜然猶有生氣尚欲奪羯胡

而噬之者詢之皆云令公有子八人其稱六郎者則延昭也余初至倒馬關亦謁其祠未見題有忠節廟碑立馬欷歔者久之今至祠下摩挲所謂揷箭石其遺識宛然又未嘗不拊髀而嘆也余讀宋史業本北漢舊臣初名劉繼業方其主繼元來降業猶據城苦戰太宗素知其勇欲生致之繼元方遣親信者往諭業乃北向再拜慟哭

釋甲而往見馬帝喜且厚慰之復姓楊氏授大將軍尋晋爲代州刺史卒副潘美以破遼師扳雲應寰朔四州至號楊無敵使遼人忌之望見旌旗輙引去及陳家谷之役乃爲護軍王侁所迫業已度其不利且謂美等幸張步兵於此以相援也及退趨狼牙村而侁等已麾兵却走矣業乃撫膺大慟猶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

盡尚手刃十數人遂墜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復三日不食乃死於乎若業者謂之忠節非邪真宗咸和之際其子延昭復以團練使守髙陽關契丹之侵遂州也衆以城小莫不色懼延昭乃集衆登陣固守以候援至且汲水灌城悉爲堅冰城賴以完今所遺揷箭及祭刀諸石土人談之烈烈若昨日事凡水旱疾病有禱輙應是延

昭之忠憤猶有存者余獨怪宋事以延昭輩爲將而寇凖方力主親征使真宗不爲王欽若所惑則燕雲十六州可唾手以復奚啻董董爲澶淵之盟邪後世子孫又何至南渡如靖康也我　國家奄有四海威震朔漠蓋嘗三犂虜庭矣今
天子明聖神武以文恵綏宇内其有弗庭者輙出師討之曩余在職方嘗檄諸邊帥

願以長纓繫單于之頸而致之項者視師閩南卽與諸將士繕城練兵矢心以破此虜諸將士亦攘袂思奮因慕楊氏父子遺烈慨然想見其人恨不與之同時親覩其戰功如宋史所云已爲之扼腕顧瞻茲地乃素所馳歷以樹勳名者又可使之泯泯無傳邪乃命守備李著伐石紀焉且改題其額曰宋良將楊氏父子忠節廟以告來

者云

報恩寺碑

吾沔古雲夢之野於禁爲輿區三代以前其沿革莫詳往歲城圮於水余猶及見其遺磚有漢蕭何監造字則在西漢初已城而爲郡矣且江漢二水抱城而環流昔人謂爲蟠郭余嘗登而周覽焉良然其北宅中而嚮離則吾儒之學宮也其南近城爲老氏宮若伏而謁者其東據城之高阜曰報恩寺爲佛氏宮則拱而立若孟子之語夷之憮然而受命者寺不知建何時蓋佛自漢明始入中國梁天監中方造寺度僧意必昉於此逮 國朝洪武中乃賜金額設僧正一擇僧之有戒行者領之相傳寺舊東向已乃易而西今觀其建置不惟地勢宜爾於彼法中西來之意實有合焉其

後臺與城相埒爲大雄寶殿高可七丈則以奉佛成化戊戌僧正行昕募而重建者其前爲萬壽寶閣建自平地視殿差不及則以奉觀世音正德丙子僧正惟璿亦嘗募而修之迨今五十年矣余爲諸生時嘗肄業其中日就圮漏寺僧道潤每感焉思拓而新之會推擇爲僧正乃力任其事遂募諸有力者於殿工獨先焉既圬以瓦復

加以髹彩而凡諸佛像又飾以金碧視曩者已改觀矣已復於寺前拓地十餘丈別建爲山門像以金剛門内鑿爲池中甃以橋橋上爲亭扁曰鑒心復因舊山門爲天王殿亦設像有四又自創數楹爲僧正司不惟以自逸而行旅遊僧悉得以假館焉獨閣之役最大度其力不能自爲因使一僧持簿乞民間有得輙記微細無不受四

方以貲助應者如響未期月而告成事凡來遊者皆訝其爲福地蓋種種色相煥然一新矣爰率其徒衆羅拜而問記於余姑即汝教因謂之曰是皆色也亦知是空矣乎余觀爾佛其形狀怪且異至萬有不齊世俗遂信以爲有而吾儒則斥其妄亦豈爲真有哉乃設爲法象以示人爾蓋佛之有釋迦猶吾儒之有孔子也其賦形若是端嚴特狀其盛德之發見爾謂之三世一而已矣其稱觀世音則變幻不一千手千目亦以著其無所不能無所不見堕體黜聰不用智以自蔽也然不即稱爲佛者尚未達一間耳若所謂多聞廣目增長持國四天王者猶吾道放諸四海而皆準也二金剛獨設於前盖入佛者之始事其稱密跡者以遏惡也故其狀獰而猛稱韋駄者

以護法也故其狀妍而謹又其形躶者以自新也爲介胄者以禦寇也使外誘無相侵也是空也曾不離於色也今爾衆知修其寺矣抑知自修其教矣乎夫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任喧煩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是無二之性也即心是性爾教云耳使知存心以養性與吾儒奚異焉然余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

勤且不煩督責而所爲悉如其志豈其說誠足以動人哉乃世之人習吾聖人之道日用而不知須者大成殿圮以有司者難於作新余與表弟傅少巖司徒嘗倡義修之顧應助者未卽欣焉從豈吾道之感人不若彼教哉抑吾黨之勤恐不及爾衆故耳故因其請記也遂以施財者諸姓名列之碑陰使之覩而有感并以諗諸吾黨云

嵩渚李先生墓碑

毅皇帝初年北地李獻吉汝南何仲默以文章著學士大夫皆曰何李未幾大梁李川父與譙國薛君采相繼起又曰李薛由是四先生之名嶽嶽徧海內矣川父者卽李先生也先生名濂字川父其先爲大梁人世業小兒醫宋李有以醫顯者曾賜金鐘因稱曰金鐘李氏曾祖得祥祖信皆傳其業父敬少業儒長精於醫其所存活者數百人語曰活千人者後必昌今子孫果彬彬然而李氏之族遂豪大梁矣敬生三子先生其季也爲兒時恚而啼以棗栗啖之愈啼示之書則止七歲就塾師日可誦千言九歲能爲詩其語多驚人稍長習舉子業卽攻古文詞非秦漢書不讀籍稱先王則古昔嘗與郡中豪雋載酒上吹臺出

夷門馳昔人走馬地感憤爲懷古篇擊筑而和聞者壯之嘗作理情賦李獻吉自左舜齊所見之輒歎曰其班馬之儔乎締爲忘年交時遂菴楊公自汴入關中一見稱爲國士而郡守陳澍者媢其未之識也召試郡閣其文一揮而就語甚藻麗督學使者秦公大奇之於是汴中人士咸出李先生下而李先生亦自謂其弗已若也年二

十五其年癸酉舉河南第一人明年舉進士高等以王府姻不得侍宿衛乃與仲默君采結都亭社而海内才穎之士想望其風采乙亥出守沔陽會丙子丁丑兩歲大祲獨加意撫字民賴以無徙亡暇則開閣與諸生談藝遂令文體翕然丕變其所造士甚多若太史童士疇其最著者不肖時以童子獨受知焉辛巳擢貳寧波其治亦

如沔猶留意興學癸未擢山西按察司僉事顓督屯田凡積弊湔除殆盡後攝學政三晉人士駸駸嚮風一時中丞及御史觀風者交章薦之謂其德器問學於士類有所觀法云未幾歸卧河山之陽慕延叔堅之爲人乃闢景延堂朝則肆力六籍手自箋註夕則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請文者無虛日所著有嵩渚集祥符文獻

志鄉賢傳汴京遺蹟志匈異記醫史諸傳及李氏族譜居室記凡若干卷而河南通志多出其手先生才高學博其治行赫異使究其用將相之業豈多讓古人哉乃獨持風裁不能與時俗低昂而忌先生者日衆故年三十餘而業已縣車杜門養重其詩歌逼唐文則自成一家傳之百世無疑也世有富貴而名磨滅者視先生何如哉

先生娶孫氏繼娶岳氏生子三人長莘叟鴻臚寺署丞娶田氏次巖叟蚤卒次磻叟光禄寺監事娶傅氏俱孫氏出孫男十六人長孺立次其其曾孫男八人其其先生生於弘治戊申卒於嘉靖丙寅享年七十有九以隆慶戊辰葬於蘇村督學李君從衆議祠於學葬二年其子磻叟以授光禄至京師會余仲子文燭以其弟襄陽同知

洛所爲狀寄之漢上余作李先生墓碑陳生曰往余過大梁之墟登景延堂與李先生縱談向余東指曰此古夷門也非曩者魏公子枉車騎及羸抱關處邪何其壯也相與抵掌賞之假令先生當其時必能喜士如公子雖藏於愽徒賣漿者必從之游然今海內士聞李先生名皆願爲之執鞭其誼寧復在無忌下邪

明高士時菴任先生墓表

時菴先生者余外舅任先生也先生有大志未試郡中人高其行誼因稱曰時菴先生又稱曰高士

毅皇帝十五年庚辰年三十九而卒葬於古城後於乎先生沒五十餘年家無炊火矣乃逡巡未及表余小子之罪也夫先生姓任氏諱鳳岐字應文時菴其別號也上世盖江西豐城縣土塘里人不知何時從南京徃從弟鳳韡曾爲余言族人皆相傳其始遷祖在

高皇帝時由南京乘一官船來沔卜居黃蓬山下遂爲沔陽人後覩郡中版冊盖隷南京匠籍云今族人貧者猶以冶鐵爲生其始遷祖亦逸其名矣至先生大父主簿公乃遷城中紅花堤居焉主簿公名志字

之道治尚書由郡學生屢試不第曾與余叔祖琮同應歲薦後爲浙江新昌縣主簿主簿公有惠政往會新昌人中丞呂公光洵謂有任主簿者至今人猶思之主簿公生子一名守卽先生父也其母潘孺人隨任於新昌先生與女弟俱生於新昌後嫁爲千戶高鎭妻得封宜人其配費孺人父爲安慶經歷亦生於安慶先生少穎敏曾

授書於靜菴蔡先生是時及門者數十人獨稱任生名從此著矣補郡庠弟子員督學使者江西姚公文灝竒其文遂列之高等台州蔡公潮涖沔見先生貌偉又喜其論英發相率駐寺中討論時病足命其曳一履進其知遇若此先生長身八尺視每仰從中道踽踽行路人皆辟易後進者遭於途則拱而立州吏目李諫者京師人最

悍與學博士爭席時大梁李公濂守沔諸生皆咄咄爭未巳先生獨前曰校官者賔師之位也可與屬官同邪李公心服之吏目乃媿而走其席至今定盖先生議論往往依名節不爲委瑣態家雖貧竭力奉母郡中相知者數爲餽遺且極其隆敬卽朝夕不給寧甘餓餒一毫不以干人開化徐先生獨愛重之毎歲時先加以禮不肖八

歲卽授書於先生先生與先伯竹塢公及先承德公友善又愛不肖遂以女妻焉嘗謂費孺人曰吾女後應貴胡不男亢吾宗邪今得陳生矣加意誨之思見其成又善藻鑑人如胡生彥最所竒者後同余戊子舉於鄉又相繼舉進士爲名御史張山夫者同門友也每爲詩務相攻錯卽指一字輒易之其服善又若此詩多作開元以後

語里醫胡子恂以枯楊支藥肆倏爾有由蘖索先生題遂援筆題曰笑看生意滿行窩高顛木于今也發柯屈指許多名世者先生應不讓華佗襄恭人嘗能誦數百首今逸矣愧不能如李漢收韓公之遺文因存其槩云先生生了一人曰尚吉少病歿後費孺人十餘年卒余皆塟之止一女育于恭人適庠生張邦道今外孫數人女二人

長適秦文盛崇寧縣學訓次適不肖初封安人贈恭人郡中人嘗高先生之智乃令觀之良然墓在青石垸之西纍纍然數冢長子太學生文燮費孺人所撫育者猶緦緦然治封域令家人守馬會仲子文燭以四川提學副使便道歸率諸孫汝堪汝壁汝圭共磨石請余表題曰高士時菴任先生之墓

陳生曰任先生在諸生時令太守折節下之何其壯也死纔四十耳使假之年究所樹立當赫然有聞乃齎志以歿至于今人稱任先生不休

蘇山選集卷之六終

蘇山選集卷之七

沔陽陳栢撰

祭馬少伏文

嘉靖庚子六月念八日少伏馬子年三十八而卒既卒之三日訃聞于友人太冢陳栢乃躑躅繞舍彷徨撫膺嗟少伏少伏乃今死邪然邪抑非眞邪前五月六日予與伯兄後峯雙橋淩子涉湖登臺嘗便道往

候馬少伏尚盥面束冠青袍布鞋與而兄介石揖之阼階予心傷之孰謂少伏病且劇邪巳乃烹魚蒸鵝呼酒炊飯出二三子便便縱謔浪如平時予及而兄見坐之久揖之使退而少伏不移時又三四出竟日乃別別時余若有慘色而少伏猶談笑如故今一月餘爾乃死邪然邪抑非眞邪距卒之日又十日矣乃諏日卜兆埋少伏於

湖之濱已矣已矣璦標駿骨雄圖遐筭與
黃壤而俱沉嗟少伏死邪然邪乃遽棄邪
余乃仰天長號與少伏而永訣嗟少伏少
伏余少爾四歲余當垂髫君已弱冠即與
而兄介石白湖胡子締交文社爭自濯磨
然時亦堇堇效童子雕篆耳而少伏英氣
逸思嘗出吾黨之上間為詩歌直欲導李
杜之塗排王楊之門等曹劉而升堂麾顏

謝於廡下時論亦謂陸氏機雲蘇家軾轍
君之兄弟當不少讓丁亥之夏與爾讀書
寺中夜嘗挾兩漢史下及五代就佛前燈
彌月而誦之竟余堇能說賢否成敗大略
而少伏輙朗朗成誦余時雖操心上人未
嘗不心降於少伏也戊子之薦余與白湖
叨竊虛名君之兄弟復爾擯落劉蕢之悲
李郃之恥余復何言嗣後北上燕京南走

白下十餘年間殊無寧歲君悲離群余歎
索居然弟兄師友余於少伏日見其進君
稱穎敏兄也篤信加之猛省何往不成去
歲巳亥余次漢口少伏嘗移書可峰陶子
中有南巡之論余未及見之而畏天悲人
之意聞之陶子心實凜凜竊謂少伏將得
董賈之門而舍曹劉之徑嗟少伏少伏秦
漢而下風已不競余於二子何敢爾並唯

伊周既頹孔孟復逝經綸之業廢心性之
學泯尚友千古終夜不瞑思欲與子及此
明時附翼攀鱗進則獻訥出則宣句匡時
唐虞致主堯舜縱令時不與道位不副心
尚當與子兄弟築此精舍卜之水濱遡精
一之源造博約之門良知是致德性是尊
回泗水之正脉嗣鵝湖之遐音江西二陸
河南兩程俾君之兄弟是武是繩而今已

矣余其寡聞惰孰爲之警過孰爲之箴前之所云媿余匪人嗟少伏少伏余能忘情徃梅谷李子數數饋汝藥余亦因李子數數候汝謂少伏何言李子曰少伏曰死生常耳余安能戀戀兒女子邪直以老父之故不瞑目耳嗟少伏少伏庶亦聞道哉尊翁隱畊似龐德公居鄉似王彥方睦族似陳競急難似郭解而其壽必遐其後必昌

余驗之天道定如左劵然汝奚不瞑目邪况汝難兄淳德粹行雅量古心友則江肱孝稱曾參開來繼徃余方託之斯文而區區掇科取第奪紫拾青曾何足云汝奚不瞑目邪又爾諸孤鳳毛英英麟角森森十餘年後必能大王氏之庭高于公之門汝又奚不瞑目邪修短有數雖不遐齡古之天者莫如回也而千載不死者不遷不貳之心嗟少伏少伏子期既逝伯牙絶音巨卿會葬元伯遄征余與少伏竊比斯人言之未竟五內如崩無從之涕潰焉如霖余非哭子重傷斯文子如有知相我平生嗟少伏少伏余之耿耿者若此聞也不聞

祭張文隱公文代作

於乎公巳矣夫公方望世以熙皡而不獲究其嘉謨世方望公以康濟而不獲竟其

雄圖胡天之於公與之者厚而用之也縮成之者難而喪之也速故位雖極于鼎台而天下惜未盡其才心雖切于在公而天下惜未盡其忠沒雖底于歸全而天下惜未盡其年豈公數之不偶抑世運之多斜謂天意之猶厚胡仁人之不壽昔爲諸生識公於衡覩萬仞之壁立與祝融而崢嶸公不我棄錫教無類尚賴鞭策之功幸不

底于自墜旣忝諫垣日侍教言熟知公之大志誓拯溺而亨屯而今已矣公不可起世道將焉賴之善類亦胡所恃於乎人有恒談不朽者三俯仰天壤之内惟公可以無慚前有千祀後有萬世區區修短之間知亦公之不計其猶嗟咨爲公深悲盖上以爲天下慟而下因以哭吾私

告風伯文

忝承　帝命兮往使長沙春日載陽兮爰出京華敬奉慈闈兮驅彼安車春風駘蕩兮滿路鶯花使節所至兮八吏迎遮周詢是媿兮敢用爲誇道出襄樊兮故國非遐漢水新漲兮江有行艓解彼四牡兮言泛仙槎中流簫皷兮載吹載撾夜次宜城兮酌彼流霞母心孔悅兮遊子何嗟南薰倏飄兮滯我江涯瞻望鄉園兮雲樹方賒敬告風伯兮聽我無譁少息餘波兮俟我斯此與爾期止兮落日初斜浮郢入潛兮伊邇吾家縱不吾與兮　王命是嘉舉酒相酧兮神其聽邪

原水書劉氏譜

白湖子與雲潭子方舟訪東塘劉子於長夏之滸臨流而稱曰淵哉浩浩乎江漢之盛也其在岷嶓之初或微矣乎劉子愕然

而問曰水有原乎雲潭子曰夫江出則岷也漢出則嶓也天下之水苟非潢潦奚其無原也劉子再憮然而請曰然則江漢又異原乎雲潭子曰夫自岷出者曰江自嶓出者曰漢漢過滄浪江逾東陵廼會於大别而朝宗焉茲說聞天下舊矣奚其問之悉也白湖子乃作而言曰嘻此劉子之心也余於劉有姻好乃知之子知之乎劉之

先昔在金陵時有贅於葉者葉以功調於沔而劉從焉綿世寖遠人遂葉之而東塘之裔固劉也猶之江漢矣乎是故有取焉而重問之也雲潭子曰夫如是奚其不亟反之也劉子乃潸然而語曰豈惟予小子之心哉昔君先青州公常教我大父矣今尚有遺訓焉則復葉以歸劉固我大父之心也於是取其文以授雲潭子雲潭子讀

未及終而涕無從焉白湖子乃前而申曰子其聽諸我聞青州公去雲潭子四世矣今誦其遺文尚愴焉而思況爲人之子孫棄其祖父冐他人之姓久假而不歸邪劉子攬涕而誓曰余之罪久矣自今所不如子之言者有如江漢用書諸譜牒以遺我孫子

書兒燭扇

余讀陸子靜書至四歲侍宣教公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宣教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立于門過者觀嘆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嗟乎少成若天性哉迨觀漢若終軍楊脩唐若劉晏王勃宋王禹偁輩或請纓絕域或摛賦洪都或獻對孔雀或陳詞鸚鵡或格正朋字咸在童年蜚聲藝苑惜學不聞道器非遐福竟負時望以忝所

生悲矣悲矣若我昭代西涯李公遂菴楊公在襁之年卽稱聖童懋著勛業爲時推重顧不偉哉吾家武兒年甫四齡英英然有成人之狀持扇索書予甚奇之涯翁遂老敢厚望哉軍脩晏勃輩其前車也象山巍然可以仰止予乃賦此俟爾他日

蘭亭卷跋

按蘭亭記迺晉右軍王羲之所書相傳迺

媚健勁爲書法第一摹本惟定武爲逼眞玆刻乃周藩復褉之東書堂者其間品隲如柳公權米芾已爲精覈若何子楚曾宏父黃伯思輩所述眞贗亦自別矣余不復論獨慨羲之輩當永和癸丑修褉於山陰凡四十有二人皆當時名俊其風流固有足傳使諸人者能戮力神州何至他日爲新亭之泣邪唐太宗雅好文墨曾與魏徵思搆二王眞跡乃命蕭翼多方求之辨才雖寶此過於頭目然終出之匣中卒加厚賜時方右文雖非要務猶可見其有人君之度高宗靖康虜騎充斥尚命向子固寘搜之何其不知務邪余得是刻把玩齋中因綴數語於卷末後之觀者其得吾意於言表云

蘇山選集卷之七終

蘇山選集後序

先公全集有淮本蜀本閩本傳布海内當時果州少傅陳公品其文質而腴詩婉約而有致蒲州太師張公品其初尚雄儁復歸典實丰茸容與成一家言上海少宰董公品其議讜詞飾曲引旁喻蓋寄傲于文字間者華亭北部郎袁公品其不梢天和不壅智慧老而好學自全于滄浪間者太倉少司寇王公品其職方尺牘調劑于分宜者甚難而受策通斂比于劉穆之朱齡石也至專品其詩如齊中沈檢討子靜謂其刻洗鉛華直寫性靈無事雕琢而矩矱不爽蜀中李祭酒元甫謂其悶烈豪爽有徬徨寥廓之致而才情依依在同聲之夫吳中山人周公瑕謂

國朝之詩勝于弘德嘉隆而陳氏父子從

中振響若蘇許公濟美開元之朝里中門人陳子壽謂其述幽紀佚恬曠温夷若老農之道桑麻市儈之語貨賄也先公聞而嘆曰昔人言後世誰相知定吾言乎卽諸公言知我也能信後世否耶小子唯唯退而先公下世六七年海内求遺草者日衆卷帙頗繁艱于行遠莆中黃給事亨夫在先公同榜莫逆精擇之携入豫章余友人楊祠部懋功增定焉梓爲選集詩存十之三文存十之二而先公不可見矣嗚呼覩手澤而興思誦遺言而揮涕况諸君子之論叙炳焉何可忘也因志一言俟後世有知而定之者

萬曆丁亥夏日不肖男文燭謹書

蘇山選集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栢撰是集爲莆田黃謙所選定凡詩四卷文三卷千頃堂書目作五卷傳寫誤也

小漁先生遺稿十二卷

〔明〕唐汝楫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小漁遺稿十二卷》提要

唐小漁先生集序

國家文運興三代同風當弘正間李獻吉以高才崛起北地何氏氏代興海内翕然一變然皆散地庶僚不列於詞林制誥之任其以對策甲天下入翰苑爲當然所引重者無若康德涵楊用修兩

序一

公而楊特著楊故宰相子以博學饒著述世其家論者至比之近代子雲可謂不負科名者矣余邑唐小漁先生承家家學於先冢宰文襄公即攻古文辭嘉靖乙酉以胄監中順天鄉試明年入對

大廷擢進士第一累官春官諭德以太
常卿老於家先生爲人温厚有醖藉生
平無疾言遽色朝士咸服其雅量孝友
恭讓望而知爲長者文章爾雅不詭於
六籍其端肅詳緩若臣秉[illegible]祇謁宗廟
其謹嚴整潔若擊刁斗部署行陣其廣

博浩瀚若瞻泰華俯河濟積氣磅礴綿
亘千里而培塿潢潦忽焉如失斯亦宇
內之巨觀已讀先生集彷彿其行事視
後世鋟刻涼薄自命作者不大徑庭哉
先生嘗在承華有獻替
儲貳之功講筵入直上簡

聖心惜爲當路所扼徒偃仰白雲三洞
閒竟不及大用以死然余讀其上高新
鄭論相度一書可想見其休休之量已
先生嘗東諸南明太史云何李爲詞壇
之傑而未嘗直承明之廬康楊占鼎甲
之旌而不得與補袞之儲獨吾南明兼

得之斯語也即先生亦讓焉嗟乎自古
富貴而名湮沒者何可勝數即如吾婺
以制科擢第一者何限其礪行立言者
文集傳於代者僅宋陳同甫一人耳先
生兹刻與龍川集後先相映固知不朽
在此不在彼也余生也晚不獲摳衣捧

庠會其孫端甫太學重刻遺編以序見
屬遂援筆書其後以識嚮往之私若夫
世系閥歷及行己之大方詳見別傳
皆
萬曆乙卯夏日里後學徐應亨頓首撰

小漁先生遺稿目錄

敕命

益府良醫王沛贈太僕寺寺丞敕命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小漁先生遺稿目錄終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一

明 溆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 汝南趙賢良弼 温麻吳文華子彬 同校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陽 訂正

策

廷試策一問

皇帝制曰朕恭承
天命君主兆民二十有九年於茲矣顧論治者往往以敬

天勤民爲務古先帝王之所以興道致治與我
祖宗之所以立極垂憲要不外此二者其爲治之迹可舉而言之歟朕寅奉
上玄欽若
天道而凡以惠卹計安乎斯民者未嘗須臾少懈其念比歲以來嘉祥屢臻方內乂寧
天人交應之固不可誣也然水旱饑荒苗狄不靖民生未遂治化未孚豈朕誠之必有未盡者亦或任事之臣親民之吏果能仰體朕勤卹之心也歟無乃玩愒貪殘弗念於民者歟朕欲俾休徵時若邉

警不聞百工克釐庶績咸熙不令一夫失其所朕
志也當何道而可以臻此爾多士蘊蓄有日豈無
我助者宜明著於篇毋泛毋隱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帝王之致治也有敬畏之誠而後可以
弘天下之大化有當務之智而後可以執天下之
大機何謂敬畏之誠上體天心下恤民隱精純而
懇至者是也何謂當務之智辨人才之實得任馭
之宜翕受而敷施者是也惟誠也故與道致治之
具皆根於交修儆戒之真而其治也為有本惟智
也故承流宣化之澤自得乎執簡御煩之方而其

運也為不勞治有本則王道敷于天德而天下之
大化以弘運不勞則端拱委于責成而天下之大
機以執是故古之帝王竭一已之誠而敬天勤民
以克盡其代天理物之責極一已之明而選賢任
能以聿臻其咸熙底績之功愛民以奉天知人以
安民權度精切而恩惠廣大機之所以妙運而不
測也庶明勵翼而帝力不知化之所以溥博而無
疆也由是垂衣裳而萬國寧戢兵革而四夷服太
和熏蒸災眚不作致治之盛孰有加於此者哉欽
惟

皇帝陛下亶　神聖之資邃　敬一之學中和建極
仁孝作孚　至德凝于淵穆而靈貺昭祥　神功
徹於　昊穹而休徵協慶肆今至治馨香昭格于
上下大化流衍徧洽於華夷蓋千古所未有也乃
猶不自滿假進臣等於　廷策以敬
天勤民之道惠恤計安之畧然臣即是而有以仰窺
陛下望道未見求治若渴之盛心矣顧臣愚學慚稽
古志切攄忠敢不披瀝罄竭以對揚　休命於萬
一乎臣惟古帝王之致治也莫不以敬天勤民為
首務蓋以帝者天之子也　天子者父天母地以

養人為責者也以子事父可不敬乎代天養人可
不勤乎然知所以敬天則必求所以勤民惟勤民
之政有驗於實用斯敬天之心不徒為虛文矣斯
又天人通一而不二之理也嘗觀之詩曰敬天之
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何如其為敬也
書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
暇食何如其為勤也故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
孜孜湯之栗栗文王之亦保亦臨武王之敬勝義
勝其寅畏瑩澈于表裏而嚴恭無間於顯微是以
敷之為勤民之政則所謂勞來匡直利用厚生歛

福建極康阜惠養者無所不至故當時治化之隆
冠絕古今而卓乎不可尚矣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
成祖文皇帝纘嗣丕圖其駿烈鴻猷固不容以殫述
而其立極垂憲之大者實不外乎敬天勤民而已
矣如精誠之錄　大祀之文皆所以崇　祀典而
敬　天也因旱免租告饑賑粟皆所以恤隱憂而
勸民也垂億萬年貽燕之謀以啟佑後人者猗歟
盛歟　列聖相承授受一道至我
陛下纘契眞傳敬承　先緒益有以對揚而光大之

郊壇分配辨正陰陽之位欽天有記煥發昭事之
忱其敬天也可謂至矣躬祈禱以重農事蠲租
以濟民艱發內帑以蘇困窮減貢獻以節冗費其
勤民也可謂悉矣臨御以來二十九年于茲敬愼
夙夜不遑寧處蓋始終如一日也方今文熈武恬
內寧外謐天下樂育于雍熈太和之域而涵濡於
汪濊浸潤之澤者亦旣乂矣然民歌有年之頌而
水旱饑饉或時見焉人樂承平之休而煙塵鋒鏑
或竊發焉近者魃潦頻仍閭閻愁苦胡騎猖獗邊
陲驛騷夫天人之應不誣而安攘之功有自今若

此者豈惟
陛下慮之臣亦且疑之矣臣請根據其說而條陳之
夫王者求端于天而察法于地天確然示人易也
必五行四時宣其能而後彰保合太和之化地隤
然示人簡也必山岳河海運其功而後著含弘光
大之德然則人君之治天下亦至易至簡也而其
致理圖化當必有共濟之義大公之制矣臣聞天
生萬物不能以自理而命之聖人曰天佑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
上帝寵綏四方聖人以一身裁天下之務不能以獨

理而命之庶職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
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稽古稱盛治者莫過於唐虞
三代然欽明濬哲之德必牧岳熈載寅亮天工而
後協和時雍之治成焉寬仁勤儉之德必百僚師
師俊乂旁求而後文命覃敷兆民允植之治成焉
至于文武亦必有六卿率屬以總之於內九牧分
布以治之于外而後咸和永清之治成焉百姓用
康在庶官之惟敘黎民敏德由臣隣之克艱大抵
然也且人君一身成位乎中耳目一聞見也手足
一運用也兆民之繁庶務之集非惟勢不克一而

身亦已勞矣臣未見身處其勞而能致人于逸者
也故人君於此亦惟執天下之大機而圖之辟之
柁以運舟括以發矢功用神速無鞫致者臣非物
物而照之也而德澤之流普徧而無方矣亦非事
事而察之也而神明之用兼舉而不匱矣蓋所謂
廓然太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
官衆職之成功者此爾 臣伏讀
聖制曰水旱饑荒苗狄不靖民生未遂治化未孚豈
朕誠之必有未盡者歟以爲懷山襄陵之水不失爲
治世焦山烈石之旱不累於明王化足以成風動

而不免於有苗之征德足以臻時乂而不免于鬼
方之伐是水旱夷狄之患何代無之殊不足爲有
道累也故昔之言者曰天心仁愛人君時出災異
以儆動之又曰帝王不患有夷狄之侵而患無禦
之之具不貴有禦之之具而貴吾無以致夷之窺
而已然則 今日何啻仁愛之
天心曲盡備禦之至計是誠不可以不之豫也臣又
伏讀
聖制曰亦或任事之臣親民之吏果能仰體
朕勤恤之心也歟無乃玩愒貪殘弗念於民者歟大

哉
皇言所謂明見萬里之外獨觀萬化之原者也臣請
發淵衷而獨論之夫變不虛生致寇有自天變之
來人心之怨也人心之怨吏治之非也今
陛下惘念黎元心固切矣而所以奉行於下者或不
能精白以承休則膏澤屯而不下究矣外夷之侵
內備之弛也內備之弛將領之非也今
陛下惠養軍士政固善矣而所以分閫于外者類多
苟且以塞責則威嚴弛而不振矣嘗聞四海之利
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

否乃今催科賦斂以效職而無旬宣惠和之政簿
書期會以程能而鮮亮采靖共之忠甚者假上剝
民爲國歛怨恣意貪饕肆行漁獵者尤可畏也天
守令之官最爲近民使天下皆若人焉則小民其
有不困者幾希雖日壓
陛下焦勞之思而斯民流離展轉阽于危亡
陛下得而見之乎兵不能禦敵由于將非其人將不
能將兵由于用非其道乃今世胄紈袴之豢習雕
以責其折衝禦侮之勇召募挽強之粗才而不閑
乎堅瑕張弛之方甚者擅奪首功扣除常給殘虐

多端朘剥無厭者尤可畏也夫三軍之命懸於一
人使將令皆若人焉則邊兵其有不留者幾希雖
日切
陛下宵旰之憂而軍士扼腕疾視莫之控訴
陛下得而見之乎然則足國安民之道弭災禦寇之
方豈必他求哉蓋聞百官修輔則夏后之山川以
寧方叔壯猷則宣王之武功以競今日民生之未
遂守令之責耳邊圉之多儆將領之責耳
陛下知致弊之由曷思所以救之乎病化理之辯曷
思所以更之乎史有之曰今之邑宰民之師帥也

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蓋言守令之任
不可不重也任守令之道大約有三精其選嚴其
課久其任而已矣必先安靜愊愊之求鑒賢愚混
淆之失重殿最核實之條畧累資積考之說所謂
秩當遷也不移其地祿當厚也不移其官可也所
謂以親民長吏轉為邑守有績則進爵加秩者可
也他若馭之以八統察之以六條叙之以三式法
固亦有可行者焉志有之曰將者國之輔也輔周
則國強輔隙則國弱蓋言將領之令不可不重也
任將領之道大約有二慎其爵重其責假其權而已矣必

公取舍而不以愛憎加較勇畧而不以賄貨進功
必錄而不以賤遺罪必誅而不以親貸無持細苛
而長養其投石超距之氣可也俯從寬假而開放
其鷙擊虎搏之心可也他若先之以六術繼之以
五權察之以八徵法固亦有可用者焉甄別黜陟
之典明則賢者勸而不賢者亦有所畏而不敢肆
鼓舞振作之用神則能者勉而不能者亦知自奮
以效用由是稱驍項者有砥礪名節之實宜持風
裁者有不畏貴戚之郅都後僅科者有勞心撫字
之陽城敦本實者有修明禮教之衛颯而守令得

人矣守令得人則人遂安全飽煖之欲而無咨嗟
愁怨之聲陰陽不至於繆盭氛氣不至於克塞人
心訢合而天休滋至何有乎水旱饑荒之患哉設
或數有適然災沴時作而吏稱民安本業以固所
謂有道之國天不能灾地不能厄年穀不登而民
無菜色者固自若矣由是司督府者抱艮平之技
膺統馭者負韓白之才分閫受鉞者必李牧魏尚
其人乎據險阻要者必張仁愿王承嗣其人焉而
將領得人矣將領得人則有權堅制勝之具而無
奔走敗衂之虞先聲以奪其志持勝以寢其謀閫

望精神可以潛消驕悍何有乎憑陵侵軼之患哉
設或桀驚未馴梟雄反覆而養銳畜力備禦有素
所謂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寧我制人可
常坐而役敵矣故曰聖人在上日月不薄蝕雷霰
不震雨雹不爲災又曰中國有聖人海不揚波重
三譯而來朝 臣愚何幸而得躬逢其盛耶雖然 臣
舉其要又有可言者焉蓋養士莫大乎學校而今
之守令學校之所儲也必謹庠序之敎崇師儒之
職一道德以明禮義而不以剽裂裝綴爲能尊經
術以正習尚而不以規繩課試爲藝如陽城之在

國子胡瑗之在鄉學則菁莪樂育之敎興兎罝好
仇之才出矣故居則爲端人正士出則爲循吏良
臣而何慮乎守令之不賢選將莫大乎武舉而今
之將領武舉之所拔也必申飭騎射之技兼舉文
字之科深于兵法武經者隷其事而庸妄不之用
親試其勇而有謀者待以不次之位而章句不之
取不率教者不得舉於鄉不有實學者不得舉于
司馬則仁義忠信之道明奇正機權之畧諳矣故
無事則爲帷幄贊畫之臣有事則爲干城腹心之
將而何慮乎將帥之不賢雖然 臣究其本猶有可

言者焉孔子曰爲政在人言安民之本于知人也
取人以身言知人之本于自治也知人之哲盡則
安民之惠行純心之本端斯用賢之道得此古今
不易之定論也况乎人君以一人之聞見而欲盡
天下之賢才力既不能日亦不給是故議道自已
以守至正恭已南面建其有極夫然後明目達聰
廣四方之視聽鑑空衡平定百職之姸媸孰有能
逭其情者哉於是乎人必稱官官必稱職大小臣
工罔不淬礪篤忠修明職守政治彰敎化洽而海
内晏然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

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謂此也仰惟
陛下主一持心無逸示訓敦操存涵養之功懋時敏
日新之學所以正其心者已無不盡者矣則夫取
人以身之則純心用賢之本臣復何言哉抑 臣 聞
之書曰愼厥終惟其始蓋言銳於始者未必繼於
終而勝於暫者或不持於久是故亙時代運而不
息其機日月貞明而不改其度王者法天以行徤
而不改其功純亦而不已聖學之所以光明也夙
夜而不怠基命之所以宥密也今
陛下齊栗對越之心勿懈須臾惻怛慈惠之念無少

瑕隙固矣然理欲危微之辨間不容髮操舍出入
之防實則無時是故作之以憂勤矣而或乘之以
因循出之以誠篤矣而或勝之以儀文防微杜漸
之戒省察克治之功少有弗至竊恐虛靈之體必
將窒而不達裁制之用亦有發而不當者矣臣願
陛下始終惟一而不襍于二三自强不息而無有乎
間斷防閑於莫見莫顯之際致謹於不言不動之
時端莊靜一凝其眞也明通公溥植其本也愼密
緝熙聯其間也長永貞固恒其德也根柢於一心
而設施于庶務卷之於退藏之密而達之於酬酢

之神誠由此立智由此出化由此弘機由此運以
此事
天則恐懼不弛以此治民則曲成不遺以此任賢則
有克知灼見之明以此立政則妙裁成經綸之用
行於
朝廷而群工率職矣布於邦國而百姓樂業矣洋溢
於蠻貊而四夷來王矣克塞於穹壤而萬物蕃育
矣三光凝七政齊諸福駢集百嘉鬯遂天德乎而
王道終矣此端本澄源之道聖修神化之極實臣
愚所惓惓懇望於今日者也

陛下不棄芻蕘留神省覽天下幸甚愚臣幸甚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策一問 嘉靖壬戌科程策

問士君子之窮經術所以經世也試以今天下所
最切而可慮者商之夫天生五穀以資生也其生
五金以待用也皆本之五行以運布於天下五行
未嘗有闕而說者乃謂金無餘氣豈金或有所闕
而世之金遂亦因之歟然五穀木屬也又何以有
不足歟昔人有言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又云天
地生財不在官則在民是五穀與金賤貴相低昂

也其在官在民勢亦相爲盈虛也顧今之時歲有
豐歉穀既不常盈宜金或有餘矣而亦往往告匱
將何所重而後可歟天下方多事府庫不克司國
計者至爲一切補救之術亦尚未克也而閭閻困
詘又輒稱曰民力盡矣豈在官在民之說不足信
歟頃者
皇上軫念農事加意國儲每春和即下
詔勸耕一遇水旱輒竭虔祈禱數供億愼乎賚雖
上用之所須猶數稽裁之計歲所省不下數十萬所
謂豐源節流之道至矣而奉行

德意其在有司意者有所未至歟夫與一利不若除
一害藏富於國不若藏富於民茲欲去其害穀與
金者俾上與下兩利其俱足果何施而後可耶爾
諸生明於利害之故贏縮之情其必有以畫此矣
執事願聞其說
天下之言財計者非有異謀奇論運輸於財之外
也酌損益之宜調盈虛之術以求所以裕之而已
損益勢也勢有所趨而其本則先於下盈虛權也
權有所御而其事則先於上知勢之在下也從而
酌之則損益之宜審矣知權之在上也從而調之

則盈虛之術當矣勢乘夫上下而爲之酌焉者也
是故言足財者先足其民權乘夫利害而爲之調
焉者也是故言足財者務除其害足民所以足國
也除害所以與利也苟於民不加之意而於害財
者復叢叢焉吾恐民益以窮財益以耗其患不獨
在生民而且移之國矣甚矣財計之敝於天下也
執事慮焉而求所以足國裕民之道經生何足以
籌此雖然試言之夫今之言財者有二曰五穀曰
五金五穀民資之以爲朝夕養無能一日廢者而
所賴以轉移爲用與穀互相資焉者又莫善於金

二者之爲生民利誠至博且重矣其在五行金金
也穀木也五行未嘗偏勝謂有所缺者非也而曰
金無餘氣者盖以金之行令在秋而其權主殺天
道好生故不令有餘耳若夫五穀亦或有不足者
則有說焉嘗以五行生尅之理推之金氣盛則木
氣衰刑罰用兵以金用也二者交動則金勝而傷
木是以五穀因而耗焉然則觀於天人之際亦以
故可知矣天之道不令金有餘而人顧從而貴之
木之氣常爲金所勝而又從而賤之甚非所以順
天之時與地之利也昔者禹貢九州定賦以粟米

爲重貨疇八政養民以食貨爲先七月之詩首言
農事之候無逸之訓深明小人之依聖人治天下
能使菽粟如水火而猶重之如此晁錯謂明君貴
五穀而賤金玉其說信矣顧今之時有不然者三
尺童子援金而投之忻然笑而不忍釋天下之愛
金貴若此至於五穀乃或視輕焉死生飽餒之係
不遑恤而顧汲汲焉重金者何也夫固有所用之
也自金之用日益侈而上下之交征也日益甚粟
日以賤而金日以詘其勢必至於俱困而後已司
馬光曰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此其

乘除消長理與事誠然也而今之時則亦有不然者征求煩苛十室九罄殫竭民間之所有而歸之公上謂宜盡在官矣然歲一不稔南北之待哺者嗷嗷以饑阽是猶可諉也已歲也至於金之所入凶年不損豐年不加而亦有匱焉太倉內帑之所儲日出而不給矣一切爲救濟之術而取盈於經制常額之外以求足乎金而卒未嘗足何也夫固有所耗之也耗之者無經而天地之所生者有限歲役一歲將大匱而不可復支其儆豈獨在民哉嗟乎天下如一身然民其血氣也國腹心也血氣失

所養而腹心亦憊矣故今之斂財於下而上從空虛者氣血腹心俱受病也爲今之計莫若先固足民欲求足民莫若先務除害二者因乎其權與勢耳勢有損益而吾能酌之善乘勢者也權有盈虛而吾能調之善達權者也或者不此之察而惟損下益上日以足國爲計是猶虞人惜裘之美反而負薪其亦不知重本也又或不事節縮而務操切以漁獵乎民俾盈者愈盈而虛者愈虛是猶止沸者不卽去薪其亦不知急要也是故欲足民者其道有二何謂足民之道重農事也盖嘗食之語曰

民者背本而趨末國之大殘也今之有田者苦於稅役迫於逋負輒貿易焉以少蘇旦夕而其稍有貲蓄者則又輸之以補官榮或事末作以趨利焉而田因之以輕矣田輕則農病而莫之肯事也欲粟有羨盈也何由乎於是而塞開納之路禁遊食之衆使民皆著於本轉而緣南畝而又均其賦節其力無所擾之而專農事則立本業給衣食比櫛崇墉民多貯積而各樂其所矣語曰滛侈之俗日以長天下之大賊也今官榮末作之徒交勝而不已無農夫之勞有阡陌之得遂桀然以肆其侈心

而僭上移制莫之究止欲金無耗也得乎於是而樹之好尚立之表極令室廬有制也服食有等也婚喪賓客小大之禮各有式也則入於農者常有餘而經於用者又無濫財用焉得而不裕風俗焉得而不厚哉故勢日以趨下而民日以就益百姓富而君不獨貧孰事所謂上與下兩利而俱足者此也何謂除害之道戒貪吏也裁諸冗也周官以六計釐群吏之治必以廉爲本故廉者吏之首善也今之爲民牧者豈無尚貞履其寡約愛民且自愛者乎然而不如是者衆也挾其威與術以乘

民之弱且愚朘民之脂膏竊公之羨餘若谿壑之深狼豕之嗜無厭也所謂盜臣與聚斂之臣或且兼之矣於是而吏以賕敗者必按跡嚴治之或逮治焉吏以廉稱者必褒嘉寵異之且姝䀹焉則不肖者有所奪其情而不敢肆而賢者益相與以勵厥守矣周禮有司徒以制賦之入又有職歲以制賦之出故周之理財也理其出而已今貢賦有定則而經用無常數以一歲之入較一歲之出其不足常十之四而費之濫溢者復途轍孔多窠臼糾集所謂官浮於冗員祿浮於冗食兵浮於冗費蓋實兼之矣於是綜核鉤稽之以袪其鹵莽滲漏之蠹剔洗爬剔之以塞其盤壓楞盧之原則浩瀼之用可漸給而凋瘵之民可少蘇矣此則握其權於上而酌盈以濟乎虛執事所謂去其害穀與金者是也害除則利自興將穀與金並饒而下與上同給矣是故足民之道於下之損者益之其勢常在下也除害之道於上之盈者虛之其權常在上也損益者以穀爲先而金非所重也盈虛者以金爲重而穀非所先也蓋乘其勢而握其權則固互相須而交相濟也唐劉晏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盈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第五琦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國用豊是二人者不取之民而財自足豈天雨鬼輸哉夫亦得損益之宜盈虛之術而已矣頃者

皇上軫念民依肇修耕籍每春和則下布種之

詔遇水旱則竭祈禱之忱或發帑輸粟或蠲稅免租所以勤恤乎農務者何其至耶邇因軍需糜費度支告匱則自光祿供億以至諸邊儲餉悉嚴覈之田有司冗員以至内府監屬盡𣙜汰之計歲所省誠不下數十萬所以撙節乎財用者又何如其至耶德意之宣昭仁恩之溥施宜足以收國富公藩家給人足之效矣然而求之於官官無儲峙求之於民民鮮蓋藏捉襟露肘之態將見剪爪及膺之艱不見此其故何與傳曰君者代天理物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意者當事之人安於愒玩惟蹈常襲故以塞責怵於利害恒瞻前慮後以求全持膠柱鼓瑟之見者不究變通之方昧同舟共濟之義者莫先國家之急以故

皇澤汪濊壅而不流民生憔悴阻而弗達茲非有司者奉行之未至而何哉故群材備而成作室之功

五味調而適和羹之用大學論理財必歸於用人良有以也雖然操奇贏而筭秋毫者細人之謀也會簿書而考出入者有司之職也察乎上下之情因乎天地之利審乎經權之當而立乎久大之規此則耆碩之臣經國之遠猷也蓋其卓識偉度既足以主持大計而又好彦聖容有技如秦誓則以天下之才理天下之財而率作興事者濟濟乎畢集矣利國利民之道孰有要於此者哉陳平謂當責之內史韋賢謂不宜蕪於宰相愚未敢以爲然也

策一問 嘉靖壬戌科武舉會試

夫兵之用曷其有常哉常者法也不可常者機也善用兵者惟其機而已矣夫機非離乎法而好用其私智者危且疑也率夫可循之法而運之乎因時之變所謂運其法于不窮而以全取勝者也是故用法者可測而用機者不可測不可測者能致人而可測者致於人君子於是可以知勝負之準矣請詳言之且兵何以有法也觀天察地參彼量巳明乎虛實堅瑕之故而立之衡以紀之匪法將莫之適矣兵其可無法乎法何以尚機也窺利乘便審時度宜出乎虛實堅瑕之外而運之權以通之匪機莫之神矣法其可無機乎是故法者言乎常者也機者言乎變者也法惟其常故主客有定形勇怯有定勢有餘不足判然懸也而攻與守因之孫子所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者是也機惟其變故主可使爲客勇可使爲怯捭闔縱横淵乎微矣而奇與正禠之孫子所謂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者是也夫以兵行尚詭師豫伐謀呼吸瞬息之間變化無筭毫釐千里而欲狥習故常膠守成築蹈危而莫之避昧利而莫

之從其誰能運籌决勝定功取威哉是故善用兵者鑒先事之明操獨斷之武能勇能怯知彰知微用法而不純用任乎法而又未嘗不與法合也是故不足而守可也或示強於攻以銷坐困之計而收永逸於敵人挫威之餘亦可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李牧是巳有餘而攻可也或藏用於守以杜激成之禍而全其鋒于卒然一試之利亦可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趙充國是巳夫以匈奴之強李牧雖良將其視之當非有餘者矣而牧顧畜鋭於數年重發於一日卒之匈奴大創而趙邊乂僶非所謂

善守者不知其所攻耶若克國之於先零則勢誠
有餘非不可僥倖以希亟成之功也而乃堅志於
群議交阻之際計效於曠日持久之餘卒之諸羌
互携而先零自讋非所謂善攻者不知其所守耶
此其因利而制權較計而索情或潜於九地之下
或發於九天之上攻守互用進退惟時類非庸鄙
涅法而不知幾者所可與能也彼鄙夫執一庸士
狃常稍涉奇詭不疑則懼其又可與論兵哉是故
恃有餘者知攻而不知守則或變成于所激或害
招於無備猶之不善奕者銳于擊刺而疎於自全

未有能勝其耦者也怯不足者知守而不知攻則
或僥免以圖存或束手以待斃猶之不善醫者專
於保衛而昧於散泄未有不益夫病者也然則語
兵家之要者攻守而已語攻守之要者機而已謂
因利制權較計索情有出於機之外者不亦誣哉
方今
明皇御天神武爀赫遐邇不聳四海永清所為驕恣
、而難制蔓延而未殄者獨西北之虜與閩粵之寇
耳夫虜素悍桀即王者所不治而兒疆埸迂遠我
兵勢分而力寡猝難用戰故議者率謂攻不便能

堅營堡自固無令大掠善矣其便在守守之誠是
也何也勇怯之勢然也閩粵之寇則不然涉海奄
集隨處跳踉負山為險乘間躏躅議者謂不亟圖
之恐日益滋蔓而其漸且橫出而無忌故其便在
攻攻之誠是也何也主客之勢然也然而勢無常
形兵無常用御者要不失範而已若夫馳驅上下
操縱徐疾固惟其意也夫兵亦有然者可涅法而
不知變哉聞嘗執是二者揆之西北誠宜守矣將
無不足而病於怯乎怯則我氣愈阻虜氣愈驕困
於需求疲於援應譬如豺狼無厭不一猛驅之勢

不遠去吾懼夫自衛之未必盡固也閩粵誠宜攻
矣將無有餘而傷於恃乎恃則謀疎於玩備弛於
輕意外之虞亦或難測譬如蛇虺挾毒不謹防之
勢或反噬吾懼夫取勝之未必萬全也然則禦虜
者不宜忘戰治寇者不宜忘備其無以李牧為開
釁克國為養患哉且趙小國也李牧用之猶能尚
機設奇摧匈奴之輪而笞其背流聲無窮今日國
之大財力視趙奚啻百倍顧不能出一矢以張華
夏之氣豈理哉故或伺虜之出襲其虛而擣之可
也或瞰虜之歸乘其惰而截之可也又或養威畜

謀多援厚集以圖利於無備如李牧之故計亦可也夫匈奴雖悍其性非盡與人殊好生之情當必有甚於好利者誠一大挫而褫其魄其尚敢屬士馬而謀南向哉故愚謂禦西北不宜忘戰者是也閩粤之寇其強故非先零罕开之比然而挾奸負固車倚根連視之羌夷亦不甚遠彼其醜成既久而欲以旦夕除之非先爲不可勝以待可勝詎保其無他耶故奄集于海則緣邊之關隘宜戒也依險于山則諸路之要害宜扼也衆加於脅從禍深於連結則撫輯之令用間之謀亦所宜爲之畫也

夫寇固易與而其睥睨不軌豈能一日忘我哉不若是恐非所以收充國坐鎮之功耳故愚謂治閩粤不宜無備者此也嗚呼事有反而相成勢有異而同濟智者諒之衆人昧焉西北之便在守而曰不可忘戰者非佳兵也戰固所以爲守也宋人之籌邊者毎謂戰守相須以戰則勝然後以守則固韓范之于西夏用是策矣夫豈獨李牧爲然哉閩粤之便在攻而曰不可忘備者非重畏也備正所以爲攻也宋人之論弭盜者謂當先固本乘其可擊然後揜而擊之張詠之於西蜀用是策矣又豈獨充國爲然哉大抵兵之用不過攻守而攻守之互用其奇正之變有不可勝窮者攻守者正也寓攻於守寓守於攻者奇也譬如醫者保衛散泄不同而同於已疾奕者擊刺自全不同而同於取勝是則所謂奇也而未嘗離乎正也所謂機也而未嘗離乎法也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神而明之在乎將得其人而已我

皇上威如雷霆明並日月廟筭之定既有以神不殺之威武而委任之專賞罰之當又足以厲死綏之心而盡其力行見朔南無不庭之虜濱池無弄兵之孽久安長治太山而四維之矣藿食末議奚足以煩執事之聽哉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二

明　澉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　汝南趙　賢艮弼
溫麻吳文華子彬　仝校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陽訂正

表

給賜先公祭葬贈諡并太夫人卹典謝恩表

先該臣具奏請乞臣先臣唐龍祭葬卹典該禮部
査例題奉
聖旨准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諡欽此除赴鴻臚寺報

名延謝外臣稽首頓首俯伏上言伏以念切烏私
冒具陳情之疏
慈開鴻造特推錫類之仁捧
綸綍以驚心拊衷懷而隕涕臣幼承父訓長廁賢科
謭薄何能遭逢特異臚傳首唱千齡幸際乎風雲
夙夜永懷一飯難忘乎天地伏念臣父身惟許
國志切奉公歷中外三十餘年勉修職業獲首功一
千餘數煩效勤勞顧西山景暮雖期奮翼于桑榆
而老馬力疲竟致隕身于道路臣痛念臣父劬勞
罔極每與風木之悲心迹未明遂瀝肺肝之懇曲
荷
乾坤涵育俯囘
日月照臨祭臣父垂絕殘軀特原其罪念臣父守邊
俘馘仍錄其功
賜復官階異數同于再造渙頒卹典恩光徹于九原
是誠枯骨之希逢先臣之曠遇也茲葢伏遇
皇上
堯仁廣大
舜德含弘道濟羣生致萬物之咸若恩加四海無一
夫之不安垂憐怙恃之私言雖微而必納允擴生

成之施人至賤而不遺遂使臣父重泉幽鬼更沐
殊榮而臣于寸草微衷獲伸至願槁木被陽春而
欣欣動色眇躬戴丘岳而蕩蕩難名臣竊自揣循
將何稱塞感既深于淪骨報直欲其捐軀心結
紫宸永抱雲從之戀身依
丹禁矢勤曝獻之忱匪懈匪躬期仰酬乎高厚惟忠
惟孝誓不負乎
君親伏願
聖壽無疆
皇圖鞏固

一人慶而兆民賴化同五帝之長六符應而泰階平
春比三皇之世臣無任瞻天仰聖
嘉靖三十年　月　日
又
先該臣具奏請乞臣　祖母鄭氏臣父唐龍祭葬邮
典該禮部題節奉
聖旨准照例祭葬欽此該工部遵奉
欽依差都水清吏司主事劉格依式造完塋域及該
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吳嶽到于墳所宣讀
諭祭臣祖父含恩地下臣感激徬徨嘗率闔門眷屬

望
闕祇謝
天恩訖臣稽首頓首陳謝者伏以
帝德同天大孝允敷於錫類
洪慈逮下至仁亶切于揚親俗陳悃愊之微忱薦被
駢蕃之異數丘泉動色枯朽回春切念臣家本寒
微業承詩禮夙佩教忠之訓祇懷資事之誠逢
熙運而偶濫科名感世恩而莫殫糜報頃抱臯魚之
痛遂陳李密之情曲軫
慮衷俯矜蟻悃特霈雲天之施命萬松楸獲申風木
之私刱營兆域
恩單二代將百世以爲榮賜沃一時望
九天而彌切茲蓋伏遇
皇上
對時育物撫世子民
仁弘天地之生成功徵必錄義篤君臣之終始事往
弗遺濊澤溢于封塋寵賁昭于穹右幽明得所敢
一飯而或忘高厚曲成縱百身何能爲報臣才
慚濟美志激攄忠竊計餘生幸戴
天之有日服膺家學願移孝以爲忠夙宵寅奉乎明
明銜結永期于世世伏願

茂膺多福
大庇羣生積上善不宰之功堯天廣覆凝至治無爲
之化舜日長熙仰禱
聖壽于萬年永播
皇仁于九有臣無任云云
嘉靖　年　月　日
慶賀元旦表
嘉靖四十一年正月初一日恭遇正旦令節臣等
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

律旋太簇弘開首祚之祥序正孟陬丕迓長春
慶寶曆更五壬于夏朔璿璣肇四戊于周年歲
借帝載咸熙
國運與天時共泰百嘉咆達率土懽忻恭惟
皇上元德冲和至誠悠久撫五辰以凝績與日俱新
齊七政以授時法
天行健
龍飛鳳紀四旬再衍
皇圖海潤星輝九葉益光
先烈坐握靈長之運敬承保定之禎

皇帝王伯道在一人祿位名壽福隆萬世玆者當斗
柄建寅之候正農祥届戌之辰淑氣潛回青帝敷
葩于物類虹光浮動蒼昊吐秀於人文雲樓籠細
霧之氤氳列騎接長庚之燦爛條風滑蕩人與物
皆育春臺化日舒長君與民同登壽域黃鍾和韻
綿歷慶陽道之方亨紫極繁禧匝宇賀乾元之正
始太平有象至治無虞況水盛于壬而土旺于戌
二德俱長生之妙用三靈協滋至之天庥此誠
聖壽萬齡之五十六齡而景運千載之四十一載也
臣等叨班近列幸際

熙朝歌舜且以颺言蹈忭呼同于嵩嶽仰
堯天而效祝聽依喜倍于華封伏願
保合貞元
大明終始卜七百年而過曆彌堅夷夏之親以八千
歲而爲春永作神明之主臣無任云云
慶賀冊立
皇太子表
右春坊右諭德經筵日講官臣唐汝楫恭遇
皇上冊立
皇太子禮成謹奉表稱賀者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聖王乘乾誕啟維新之景命
儲宮夙震益綿孔固之洪圖貽謀允賴于
一人元胄宜貞于萬國光增廟祏慶溢寰區恭惟
皇帝陛下
神睿先天
文明憲古寅奉
上帝之眷命祗揚
皇考之耿光纘緒協舉解絃更化羣黎樂業云何幸
躬逢堯舜爲君萬寓歸仁謂不復圖覩唐虞致治

皇風清穆無爲象帝之先化日舒長方照中天之下
廼念國本之當預爰稽衆志之僉同茂對熙辰肅
將巨典鑾輿居主鬯之位離曜儲繼體之明瑞映
前星景煥龍樓之曙春當上巳濬開鶴禁之祥益
元德足以有臨而
宸衷眷乎克類金甌之託圖永係于苞桑玉曆之傳
期日蕃于瓜瓞臣竊愧庸流夙塵講幄時仰
天顏之喜伏切
恩賚之榮雖曠儒
鴻儀均億兆以懽呼而勤渠蟻悃萬恒情以欣躍顧

惟疎賤徒極傾馳伏願
啟賢敬承
武孝善繼頌天保祝華封日升而月恒永介萬年之
聖壽崇四術謹三至星暉而海潤丕延億載之太平
臣無任云云

賀靈雪表

伏以
聖主勤民恪舉精禋之典
皇穹眷德丕彰昭格之徵惟天心助順而弗遺故靈
澤屆期而即降
宸情悅豫臣庚懽呼恭惟
皇上
道合沖玄
德凝太素默旋元造殆無感而不通幽贊神明每受
命而如響兹者憂先歲事念切民艱謂九冬時雪
之愆期恐四野來年之失望躬祈
昊極勑齋祓以通誠爰命禮臣祗儀文而秩祀
重玄覽禱恩需昭靈太乙驅巽令以揚威玄冥戒
滕神而降霰效九清之秘景霏霏徧布于堯衢彝
六出之奇葩皜皜盡沾于舜畝仙都積素色邁瑤

鹿之珍御苑凝華光耀玉芝之秀澤既滋畝和不
封條皓彝廻颷來自
九重之天上神芭颷景呈玆三白於春前消諸沴以
爲祥洽千圻而轉潤豈惟室家胥慶預占大有之
年庸使邊塞銷塵因識太平之象益
聖心淵默夙寘契乎
天心故玄渥覃敷妙同流乎
帝渥誠上下交孚之神化而中和位育之極功也臣
等稽首瑤階佇瞻璿宇圜乾坤而戴德深慚沐浴
之多均動植以涵恩莫效涓流之助伏願

化隆治洽和風甘雨並呈祥歲阜時康同熙雙岐均
獻瑞上萬年而
御曆益臻戩穀之禎歛五福以錫民永保豐亨之泰
臣無任云云

狀元率諸進士謝恩表 癸丑科代作

伏以
泰運方亨千載慶文明之會人文丕振萬邦飾聲敎
之同凡微偶濫于登庸
寵渥自天驗越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膺符御極
稽古右文壽考作人儲養于多士久道成化錫祉
福于庶民謂天工必資人代隆禮以延賢士論可
裨廟謨虛懷而訪道軫念民胞物與眞天地父母
之心申命君逸臣勞寔元首股肱之義謏采疏愚
之一得親題甲乙於
九重曉仗平分覩仙班之鵠立卿雲再現聽玉陛之
臚傳歸第導以京府之儀錫宴給以大官之饌冠
袍特賜賞櫧均頒過膺寵數之荐加是豈賤疵之
望及自嘉靖之制科至于今蓋十一舉惟癸未之

取士同乎此亦四百名欲棟樑榱桷之兼收故對
非芻蕘之不棄此誠曠世明揚之盛典微臣進用
之奇逢也臣等敢不益勵初誠勉圖後効務磬鑒
身心之實匪徒託諸空言凜昭昭
君父之臨誓祇承乎彝訓惟忠惟孝自今爲許
國之初爲德爲民由此獻匡時之畧伏願
垂裳凝命
懋學憲天俊乂旁招邁遹商宗之德
君臣交儆載賡虞舜之歌
皇運如日方升慰萬邦黎獻共臣之願

聖壽與天同久副億兆民物永戴之心臣無任云云

慶賀千秋歲節表

原任翰林院修撰經筵日講官右春坊右諭德臣
唐汝楫伏以
龍圖鳳紀仰萬齡 御曆之昌虹渚電樞忭千歲
誕辰之慶景福並春暉而方熾繁禧偕歲運以俱
長瑞集彤庭懽騰率域恭惟
殿下
膺資天授
淑質神扶岐嶷邁倫元良首出蒙泉養正預培作聖

之基　離照繼明式協重華之帝少海湧瀞源而
合潤前星拱北極以增輝王者能自得師大聖取
人爲善孜孜勉學勤渠毋惜乎寸陰亹亹親賢講
究無虛乎隻日左右前後罔非箴規之寓出入起
居時嚴師保之臨肆惟春秋鼎盛益徵德業交修
丕顯文謨深賴
一人之燕翼敬承禹道載光十葉之鴻猷允宜君而
宜王將克明而克類茲者當二儀交泰之候正萬
物出震之時吉日惟丁
睿齡初度龍樓依

帝座午門瑞靄繽紛
鶴禁麗徵垣五色祥光燦爛河清雲慶昔占甲觀之
呈符星耀月輪夜識蒼㫋之表異顯膺
宸眷茂對春陽誠天啟乾元之會而日增永命之徵
也臣駑劣無知遭逢有幸猥以雕虫末技濫承經
幄清班曲荷謙虛特不遺乎葑菲毋勤晋接寔無
補乎涓埃江湖已絕意于功名畎畝恐忘情于
君父心結
紫宸永抱雲從之念身遠
青禁遥輸嚮獻之忱伏願
天保
睿躬日新
潛德勵乾行之不息效坤順以無疆勤于始弗怠于
終遠邁殷宗之恭默圖于明必謹于隱比隆周主
之緝熙東震春濃益綿百世本支之衍南離晝永
長奉萬年
聖壽之觴臣無任云云

賀千秋節表

原任翰林院修撰經筵日講官右春坊右諭德臣
唐汝楫謹奉表稱賀者伏以

寶曆開陽快覩維新之泰運
睿齡增筭益隆滋至之天庥王春協震夙之祥南極
煥離纏之彩載逢初度茂對昌時允惟保祐之申
肆衍靈長之慶恭惟
殿下兩儀毓粹三象儲精晋旭方升乆拭重暉之曜
虹流初出用沾再潤之波入聖固已極優望道恒
若未見朝乾夕惕殫心惟懋乎緝熙春誦夏絃遜
業無分于終始且藝兼君子之多識而
製極天下之至文瓊翰流輝龍鳳赫而翔翥奎章炳
爓日星爛以昭回作者聖述者明元胄亶貞乎萬

國尊曰君親曰父貽謀永賴于
一人玆者㬥命當期少陽協令歲次在子月朔惟寅
復値飛虹繞電之辰益徵得天永命之祐條風澹
蕩浮瑞靄于蓬萊化日舒長麗晴曦于閶闔福履
應韶華而滋茂壽祺偕陽德以彌昌慶溢堯門知
天顔之有喜懽均禹甸見民悅之無疆臣蒙忌遺譏
含荼茹苦屛居田里荏苒星霜草木至愚尙欣欣
于陽春之澤犬馬何識猶戀戀於豢養之恩望雖
隔于戴盆憂不忘于馳闕細旃廣廈已絶雲天
之想西陌東阡倍殷葵藿之傾瞻

鶴禁以申虔矢蟻忱而遥祝伏願德似湯銘之勤勵
新而又新慶符舜日之光華旦兮復旦由甲子甲
戌而甲申周花甲以循環庚長安長樂而長春奠
綿長之歷服臣無任云云

進講章表

原任翰林院修撰經筵日講官右春坊右諭德臣
唐汝楫以先年直講論孟講章繕寫進呈者伏以
芻蕘餘論何裨聖學之淵崇畎畝微忠冀荷
宸聽之鑒納期效沃心而廸德敢忘地遠而言親況
上有采非之誠則下懐獻芹之悃固不應之徯志亦

感召之一心爰倣編摩敬陳蕪陋恭惟
皇上躬資神睿懋學緝熙游藝徵天縱之能考業適
日新之美紹堯纘禹直追五帝之先嘉孔樂周浸
邁三王而上且博極于簡褻之浩而精研于義理
之微入聖固已獨優望道恒若未見居潛邸十有
六載時臨講幄以說書履
帝位一日萬幾頻
御經筵而論道考自昔稽古右文之主每多始勤終
怠之愆及往代親賢禮士之君難免一暴十寒之
失求其孜孜不厭如我

皇上之勤者誠未前聞亹亹不忘如我
皇上之久者實所希覯豈非帝王之盛節今古之美
談也哉夫蘊于心則天德之純達于治則王道之
大故今
御明堂以聽政上下承庥開東閣以延賢明良合席
快覩太平之象率擊壤而騰懽欣開眾正之門胥
彈冠而相慶蓋孔孟傳心之要旨久已涵泳于
淵衷而典謨經世之宏規日見恢張于化理顧心難
持如盤水或致千里之有差矧理尤微若繭絲不
可一日而無養故伊尹有三風之戒而魏徵致十

漸之陳自非無怠而無荒曷克成終而成始臣猥
塵詞苑叨侍講筵天表身依覲
龍光爲甚邇雲根地切承　霈渥以偏優雖縻業餘
生耳就農疇之畝耄而捐糜素志每瞻
帝闕以神馳欲報無階常懷有感輒裒曾講適萃成
編聖經賢傳之昭布日星間少明于蠡測懿範鴻
猷之綱維天地偶或見于管窺倘蒙采巖穴之蠹
殘絲涓埃之裨補時于淸暇賜之覽觀毋以章句
之學而不錄勿謂訓詁之文而見遺勵乾健以法
天廣咸虛而受善六經教衍彝倫厚而禮樂興九

叙功歌天地洽而神明至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蒙恩陞銜欽賜銀幣謝表

隆慶三年八月十九日該臣爲恭進講章以光
聖學以效愚忠事奉
聖旨唐某曾侍講讀效劳着陞太常寺少卿致仕還
賞銀貳拾兩紵絲二表裏講章留覽該部知道欽
此臣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接到吏部劄付望
闕叩頭祗領訖臣謹稽首頓首稱謝者伏以攄一得
以效忠敬敷陳于舊學荷
九重之錫命特渙沐于新榮曲垂逮下之仁爰示勸
工之義豈期推賞亦及罔功徒深感激之極衷曷
稱　朝廷之典數恭惟
皇帝陛下
純心稽古
懋學憲天文丕顯武丕承允紹治平之盛聖盡倫王
盡制適弘述作之隆
製極天下之至文更勑莘是采藝兼君子之多識乃
葑菲不遺能自得師取人爲善致令無陋謬被甄
收臣駑鈍無能遭逢有幸猥荷
先帝非常之遇早玷詞林幸叨

皇上不世之知濫供講幄方期殫竭一心以圖後報
忽致搆讒多口莫竟前功孤危誰與矜憐戇拙自
甘放廢屛居田里荏苒星霜非木石豈得忘情在
犬馬猶能戀主故雖東阡西陌倍軫葵藿之傾輒
緣蠡測管窺少輿涓埃之助但章句末學實因事
以效勞而獻納初心豈希恩以望報仰勤　宸軫
俯賜　慈矜謂臣忝帷幄近臣猶加序論念臣爲
簪履舊物不忍棄捐渙揚　綸綍之溫兼拜駢蕃
之賜猥以奉常清秩加于蒙詬膚流載錫兼金志
規作礪優頒藻帛義重解衣末路進階眞始望之

所不及微勞受賞恐孱器之所難勝且念尋壑之
塵姿禆遂投閒之逸性進退得安乎止足終始胥
賴于生成　恩踰丘山感銘心骨臣侵尋遲暮嗟
已失于東隅激厲衰疲尚未先于朝露漁磯樵徑
沐浴太平鑿井耕田詠歌大化伏願　羹墻如見
陟降若思好問好察乎邇言不愆不忘乎成憲高
也明也聖學與
聖治而日新巍然煥然文運與世運而同泰臣無任
云云

慶賀聖節表

隆慶四年正月二十三日恭遇
皇上萬壽聖節臣退居田里分嚴禮絕不敢冒越自
取罪譴但念龍興而雲從聖作而物覩雖位有崇
卑而臣子之情則一況臣嘗備員講讀家衙
恩遇逑恐以非薄自絕于
聖明哉輙冒愚分申稱賀悃伏以五百年有王者興
式履泰亨之運千萬歲惟
聖人壽載逢震夙之祥當青陽啟律之時適紫電流
輝之旦化日麗晴曦于壽域條風浮瑞靄于
宸居以莫不與自今伊始欽惟
皇帝陛下　德配二儀時乘六御侔堯仁智符舜溫
恭文武弛張體乾坤之闔闢聰明洞察如日月之
照臨靈承畀洽之休解絃更化昭受維新之命纘
緒協華欣衆正之路已開幸太平之象復睹茲者
茂膺陽德增衍
聖齡春首四時而王春應朔壽先五福而畀壽逢元
揆初度以驗攝提若契之合遡太元而推神筴如
環無端叠靈長之運方隆斯保祐之申益篤凡含
烝懷生之庶類率瞻天就日以輸忱頌溢呼嵩懽
騰擊壤臣繆塵詞苑叨侍講帷近

天子光嘗偏承乎茂渥祝吾　君壽自倍切于恒情
雖擯棄餘生久絕雲霄之想而生成厚施恐忘
君父之恩葵藿恒耿耿以傾陽犬馬益依依而戀主
伏願緝熙純嘏保合太和考履祥之元吉應乾健
之光亨欽洪範壽富康寧之疇建其有極迓天保
岡陵山阜之祉卜日無疆

誥勑

刑部尚書鄭曉并妻誥命

制曰刑清民服順動之化於慕是久矣每慎求名實
素著直諒茂明之賢相與審克協中底平法理之

平俾四方咸仰朕德故司寇重任非宿彥宗臣曷
輕畀焉爾刑部尚書鄭曉業履清篤性體忠貞有
博古通方之學而持之以淵毅有守道鎮俗之操
而將之以粹温始以望郎周歷天署鯁介諤切溢
于時論已而出更遐劇入踐卿寺無升沉内外功
聲茂揚乃徵肅而授以漕符餉度肅整爰簡命而
界之戎政營務整修惟兹邦禁朕久卜之人情而
倚眘不移矣今考部以歲績聞特陞爾階爲資政
大夫以示優懷於戲皐陶明刑能弼猶夏爾碩儒
也稽經折獄人自不冤非所謂淑問如皐陶者耶

朕方虛已視成期臻刑措之效眘我明德豈煩重
訓　制曰我
皇祖以勤儉立國本宫闈而率于天下故中闈有鷄
鳴儆戒之賢則在位有羔羊素絲之節其所由來
遠矣爾封安人劉氏乃刑部尚書鄭曉之妻女德
配于珩璜婦功著于蘋藻早歷艱辛而淸白共守
晚居寵貴而勤儉不忘故能贊相厥夫以介潔明
作峻升樞斗嘉聞歲閱惟爾之庥特加贈爲夫人
載錫命書以風于天下亦使鄭氏子孫永念勿替
　翰林院修撰諸大綬父母勑命

勑曰國家疏榮庶職而寵命及其父母存者有褒歿
　者有恤所以體其孝思于無已也矧爲吾顧對論
思之臣可獨後哉爾諸宗敎乃翰林院修撰諸大
綬之父毅直之資恢豁之度里黨稱其義風丘園
樂其雅抱惜乎善足長世天不假年今有子緝學
策名掄魁大對而爾之棄養則蚤蓋人情之所深
惜矣睠爾詒穀之素追卹之典宜首及之兹特贈
爾爲儒林郎翰林院修撰於戲錫愍茂渥秩序淸
華爾可謂歿而有餘榮矣恩光永賁于九泉祿養
何多于五鼎

勑曰内德幽貞不越乎閨閫房帷之間無可表見也
恒賴子之賢以顯于世此忠臣孝子所以日思自
靖以貽親之令名爾金氏乃翰林院修撰諸大綬
之母貞靜不渝端嚴有則抱熱疚而節履益堅撫
遺孤而鞠育備至必敬必戒終夫志于既沒以勖
以勞廸子德于有成爾之賢于是足徵已兹特封
爾爲安人夫詩歌壽母自昔所爲燕喜也矧奉大
廷貤錫之命以遂北堂稱慶之私哉祗膺寵叙益
介遐齡
勑曰人臣之立身揚名也孰不有顯親之心哉然或

制有所限而情有未伸者朕安得不因心以廣孝
而重慰其報本之思也耶爾原任廣西結綸州吏
目諸宗輔乃翰林院諸大綬之本生父性稟端方
行敦孝友寃儒業而遠志就從事以發身始佐閭
門能敷政廉平而民懷其惠既遷州職即投牒引
去而士高其節乃以經術課子訖用成立頃策對
大廷為朕所首擢念爾佑啟之功可無慰恤之典
茲爾子以貤封陳情詞旨哀切朕嘉其孝誼特優
允之贈爾為儒林郎翰林院修撰錫之勑命是為
異數夫豈常倫於戲子所以食有二之報爾子所

以報爾之德國家所以重本始之義可謂曲盡而
兼至矣靈爽有知豈不愉懌

勑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朕方以孝治天下故錫命
人臣而致隆于所生者亦緣情制禮廣大孝于不
匱之意也爾陳氏乃翰林院修撰諸大綬之本生
母克以惠慈持之勤儉事舅姑而孝養兼備相夫
子而敬戒無違誕啟慶源篤生哲嗣今子以巍科
而列史職揆厥所自維爾之休茲以爾子移封請
乞封爾為安人夫壽而且榮恩煇特被亦足以酬
爾之劬勞而伸爾子之罔極矣式承副翟之華益
衍期頤之慶

兵部職方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孫鑨并妻

勑命

勑曰五兵九伐夏官所職以平邦國也而職方則掌
輿圖城鎮烽堠之政而以振飭王畧綜畫戎機于
司馬之屬為特重分釆更承罔非茂簡爾兵部職
方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孫鑨乃故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贈禮部尚書謚忠烈燧之孫今南京禮
部尚書陞之子性本端愨才兼睿明克紹家聞茂
膺廷對[illegible]試庫部則督武學而熟韜鈐繼受今職

益勵壯圖而贊襄大凡夷情之向背士馬之登耗
山川阻澤之形險阨遠近之勢無不講求以佐其
長中臺妙選蓋無愧焉茲以考最授爾階為承德
郎錫之勑命秦穆用百里而覇西戎吳楚之君亦
以諸侯而威百粤今邊陲歲警制之以全盛之力
竟未有以大懲創之朕甚感焉則所以強本折衝
翊襄廟筭計軍實而申儆之非爾職方責乎於戲
國有世恩家有隆緒爾其益思承家報國之艱尉
忠孝益臻而登進亦豈有量也哉欽哉

勑曰朕惟人臣在位有羔羊素絲之節吏考其私亦

必有鷄鳴儆戒之賢故國家疏榮庶職待以竝崇
中閨者重相成之德也爾錢氏乃兵部職方清吏
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孫鏓之妻楊芬宦族儷美儒
門女德配于珩璜婦功著于蘋藻夫能篤學成名
服官厲職則爾勤瘁之懷清約之志可徵也已所
謂福祚之興必始于閨門而賢婦之益不下于賓
友信然哉爰須從貴之恩用申齊體之義特封爾
爲安人尚祗綸音益嚴閫範

益府良醫王沛贈太僕寺寺丞勑命

勑曰士無民社之寄而有死事之勤其志壯矣國家

愍其死而哀之以勸忠也爾益府良醫王沛尚自
宦族早有義聞當束髮之年即抱請纓之志値鳥
夷倡亂民罔寧居其在嘉郡受禍尤烈爾乃鼓衆
僇力保障一方躬率義兵屢剉劇敵詎意寇擁我
之不備力遂屈于莫支兵刃交集膏塗草莽志
未酬而忠則已盡視彼臨難而前郤者遠矣朕用
嘉悼特贈爾爲太僕寺寺丞加之襚䘏嗚呼能以
衞社稷之心效于死封疆之力在分閫授鉞者猶
難也謂一介之士能之乎國有彝章寧獨爾勸抑
使士卒奮于戎行尚歆優渥永慰忠魂

二卷終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三

明 瀫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 汝南起 賢良弼 仝校
溫麻吳文華子彬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易訂正

奏疏

乞復先公原職并鄭太夫人卹典疏

翰林院修撰臣唐汝楫懇乞
天恩矜憐臣父曾効微勞客死道路乞
賜准復原職并臣祖母

賜給卹典事臣于前月接到家書臣祖母鄭氏於今
年三月內病故臣一聞之哀痛不勝鄭年九十五
歲生前以臣父唐龍蒙荷
恩典累封一品夫人臣查得見行事例文官一品曾
受本等封者給與祭葬臣祖母正與此例相同但
臣因祖母追恩臣父在生有未白哀苦至情久不
敢籲
天控訴臣輒痛心茲不避斧鉞哀鳴於
聖慈之前臣父先任刑部尚書因臣祖母年老奏乞
終養家居八年嘗

聖恩起用兵部尚書旋蒙改吏部尚書時臣父年已
七十感激
天恩晉竭駑力以圖報稱不意染病吐瀉翻胃等疾
乞假調理間奈藥醫不效疾勢日危具疏乞休欽
奉
聖旨唐龍稱老忘國着爲民欽此彼時父疾已沉重
昏迷不省舉家驚惶不敢停留輿疾出崇文門行
至二十里朱家店地方臣父氣絶身死方出都門
遽隕道路此足以明臣父真病不欺之情矣此時
臣祖母在傍號痛屢絶臣兄弟孤苦彷徨覓神散

落不敢輕冐
天威爲父申訴前情只得扶櫬還家聊且殯厝淺土
至二十八年臣因服滿赴京鄉試中式次年廷試
伏蒙
皇上擢居一甲第一臣念一芥草茅幼承父教粗習
章句不自意遭逢
聖明拔擢至此父子二世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捐軀不能報稱臣幸有今
日列官于朝食稻衣錦而臣父心迹未明負罪地
下坵壠荒穢齊于平民寔臣爲子不孝之罪也竊

思臣父先年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于時套虜擁衆
犯邊晝夜身督將士奮勇血戰在任四年奏捷六
次斬獲首級通計一千二十八顆西境告寧自來
首功之多臣父爲最又嘉靖十三年七月十四日
達賊十萬餘騎深入安定會寧地方搶掠分布兵
馬四處截殺斬獲首級四百五十四顆該兵部題
議總督尚書唐龍所獲首級此我
國家百六十年來守邊諸將武功之奮揚未有盛于
今日者也此雖人臣盡職之常而臣父平生勤苦
任事不敢辭勞避難亦畧可見今祖母原以臣父

官階受封爲此比例陳乞恤典伏乞
聖慈矜臣子哀哀爲父之鳴察臣父本無托疾之欺
明臣父三邊戡停之功
敕下該部查議
賜復原職并臣祖母應得卹典一體頒給俾臣父枯
骨獲沾
天地浩蕩之恩澤不惟死有餘榮而心事得明可以
瞑目于九泉矣臣舉家感戴
天恩生當啣環死當結草臣無任

乞　恩卹典給假營葬疏

翰林院修撰臣唐汝楫懇乞
天恩容臣給假歸營父葬賜給卹典以光泉壤事臣
于嘉靖三十年十月內爲臣父唐龍陳情乞
恩賜復原職荷蒙
聖慈矜臣子哀苦至情察臣父無托疾之欺念臣父
三邊馘俘之功特下該部續吏部題奉
聖旨唐龍既係真病不欺又曾有邊功准復原職欽
此切念臣一芥草莽遭逢
聖明寵被其身又及其親感戴
聖恩天高地厚誓惟粉骨捐軀以圖報稱安敢復有

陳乞但念彼時臣父負罪未明臣兄弟扶櫬歸家
聊且殯葬淺土今特荷
鴻恩賜復臣父原官而坵壠荒穢尚同平民臣爲子
之情切悲傷焉用敢再瀝哀私仰
天祈懇伏望
聖慈特垂憐念　勑下該部查議給　賜祭葬贈謚
并容臣給假歸營葬事事畢即依限前來供職則
臣父死有餘榮巳當啣感于地下臣子孫世世仰
戴
天恩于無窮矣臣無任

進講章疏

原任翰林院修撰經筵日講官右春坊右諭德臣
唐汝楫爲恭進講章以光聖學以效愚衷事伏念
人君之治天下其所當務者有二曰勤政曰講學
二者之中講學尤爲急務蓋惟勤于講學以聖賢
義理涵養本原而又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隨
事省察則心無不正政無不善而天下可保長治
矣臣懇切侍講筵匝歲有餘時竊仰窺
皇上聖由天縱性與道通潛心于聖賢之學雖寒暑
罔間蓋自居潛邸以至于爲

帝一十六載始終如一日也歷考自昔稽古右文之
君好學之勤講學之久未有如我
皇上者也故今新政之大有建置皆舊學之素所講
明天下臣民莫不私相慶幸以爲堯舜復生太平
可致所謂有內聖之德者必有外王之業誠于我
皇上見之矣茲者頻
御經筵講明聖學但恐日有萬幾未能如潛邸之專
而人心不無始勤終怠之惑臣荷蒙　眷遇報效
靡由犬馬無知猶戀豢養之恩臣遽忍以菲薄自
棄于

聖明哉今輒不避位疎言親之嫌敢申廸德沃心之
懇謹以臣先年日進直講齊沐繕寫論孟一卷隨
本上進極知涓埃何補海嶽之大螢爝奚助日月
之明惟效區區芹曝願獻之微忠焉如蒙
皇上不以臣之凡庸學之粗陋于萬幾之暇錄一得
之愚并將前後諸臣進呈講章編類成帙時賜
覽閱不惟益以彰聖學之時敏日新乾乾不息而凡
勸講諸臣皆得以少攄其納忠之悃矣
乞言

先祖妣鄭太夫人行實

先祖妣太夫人姓鄭氏外祖聽菴翁舅氏北園翁俱
登進士寔稱望族太夫人貞靜懿淑自少以女德聞
時曾大父思州府君與聽菴翁爲諸生竝有名相得
甚懽遂以太夫人歸先大父先大父性嚴峻
治家嗃嗃太夫人以柔順將之無疾言遽色乃又好
賓客太夫人唯唯受命飲燕必致豐潔無不適大父
心曾大父以貢入國學恒産日縮太夫人每出奩具
以供事久之乃罄無幾微見于色曾祖妣何遘極疾
二月餘諸食藥皆太夫人與大父親爲之歷晝夜不
解衣帶卒弗能救何死之日形容俱變髮中蟣虱纍

然大者能飛妯娌避不敢近太夫人自爲沐浴殮以
禮人皆曰孝哉婦也後曾大父爲思州府推官没於
任丧歸太夫人助大父親操板榦以襄塟事俸稟悉
讓諸叔弟取旣大父殁哀毁如丧父然生先公暨諸
叔共五人先公方娠太夫人夢獅蹲門而向日驚寤
而先公生日光正射蓐也人傳而異之育先公及諸
叔以慈凡有善弗面譽有過諷以巽言令自改先公
游宦于鄉于京師于淮再入秦皆奉太夫人以居每
以淸白訓先公而自爲理其家服勤朝夕節嗇纖細
所自奉食不重肉蔾蕨甘之衣垢濯之再衣一所寢

裯被三十餘年不易見諸假髻侈袘緣飾之餙嘆曰
何必爾履盛貴而不忘其素類如此在官邸米鹽之
外未嘗市一物即米鹽亦與平直禁戢家人不得妄
有出入先公入仕二十餘年田宅不具每慰之曰兒
子如此方樂耳先公生平介潔雖其天性而太夫人
之敎亦多助焉丙申先公自秦召入也太夫人思土
南歸諸叔因留之時年踰八旬矣先公念太夫人老
遂陳情乞休終養 上嘉允之 旨褒以孝誼先公
歸養太夫人七年餘論薦者三十餘章甲辰秋 召
爲南刑部尚書尋改南吏部懇疏具辭云毋益老益

衰仍乞終養不允會有虜警改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太夫人諭曰茲所謂金革之事非汝將毋時也義不可再辭吾勉偕爾行以成汝報國之忠矣先公感泣奉太夫人北上未幾改吏部丙午秋先公病弗能朝三上章乞休忤　旨削官寄甍于旅舍諸孤扶櫬奉太夫人以歸庚戌不肖叨中　廷試太夫人聞報喜已而泣顧謂侍人曰吾兒安在哉然吾猶及見之可無憾矣第語吾孫無隳先緒勉終令名尋當具疏叩闕明吾兒不欺狀吾即死瞑目矣辛亥春太夫人卒于家不肖爲先公乞　恩復原職給祭塟贈謚嗚呼

幸矣幸矣太夫人穎慧不羣方童齓時受句讀于聽菴翁因通孝經小學二義嘗口授以訓諸孫性樂施與尤恤人孤惸諸窮乏割所有以賙恤族里舉其喪助其嫁咨饑寒而衣食之而慊慊行義緯有丈夫之風卒之日族里少長無不咨咨出涕生成化二年乙亥六月初五日卒嘉靖辛亥三月初三日享年九十有五子五長即先公次熊七品散官次豹池州府通判次豸監生次鳳邑庠生女一壻方禧孫男十三汝器監生封前府署經歷次即不肖汝舟舉人汝梅騰驤衛指揮汝渭汝明俱邑庠生汝秀冠帶儒士汝禮舉人國子監學正汝灃邑庠生汝陽汝准監生汝亘邑庠生汝爲女孫五諸孫以太夫人卒之三年冬奉柩于河西之原啟太父之壙合塟焉凡太夫人之始終榮哀當得立言大儒爲之銘表誄辭載諸金石用垂不朽謹撫懿行之大畧以備擇採焉

先妣劉太夫人行實

先妣誥贈夫人劉氏其先下邳人父處士諱道力好善施事鬼神甚謹每晨興焚香屈膝至老愈至鄉人以爲母氏之貲神相祐力也母氏醇慈柔則性尤樸儉前母徐夫人卒先文襄公聞母氏在室有賢稱乃

告于太夫人鄭而娶母氏以繼徐事太夫人怡謹盡孝事事當太夫人意懽其心處妯娌輯睦無圮迕之氣先公治于官母氏甚承之于郯于晉于淮于京邸再入秦皆從先公以居所在慎出入戒門扃操綜乃閫政悉整整先公守官廉一錢不妄取母氏亦小心奉約束惟慎嘗從諸僚婦飲皆珠翠紈綺光照几席母氏獨布素自將以往漠無矜羨生不肖楫暨諸弟共六人畜之極慈愛比驅之學則不爲姑息時不肖及下弟舟就外傅歸即問日所學召侍卧榻側課勵稍不慊輒呵責之居常啖兒將果勿與粱肉其所與

襦袴皆澣衣爲之曰小兒輩勿令過享致虧福也故
不肖叨榮于朝而下弟丹亦與鄉薦率母氏之教焉
母氏愼重寡言而氣温然怒不至詈笑不見齒處分
内事數語而已雅嗜約嗇荆笄布襦終其身不改時
先公已貴爲尚書猶服澣濯之衣卽米鹽薪芻必節
縮寸銖尺帛不忍妄費至見哀憐人則咨咨不已周
濟之時太夫人年高在堂家務一以委焉然不敢專
必以請于太夫人而後行太夫人亦喜母氏能代而
且順又益悅也丙申冬從先公于京邸忽疾作頃刻
而逝醫藥不及救享年僅六十有三嗚呼哀痛摧裂

曷有窮已卒之日先公哭而慟語人曰往于宦遊不
問家事今事不問不舉矣往于有鬱懷入以語妻今
則無與言者每與諸孤語及母氏淚輒數行下嗚呼
先公及母氏望不肖有所成立也盖甚切至今不肖
孤少有成立矣皆不及見豈非終天之憾哉母氏生
弘治七年五月五日卒嘉靖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子男六長卽不肖楫次汝丹庚子舉人次汝梅騰驤
衛指揮次汝渭汝灃邑庠生最幼汝淮國子生女一
適國子監朱朝尹孫男十五楫之子廷倬官生廷佑
廷伸丹之子廷儀廷任廷傳廷儼梅之子廷儒廷倫
廷倚渭之子廷修庠生灃之子廷僖廷侍廷儒廷伊
廷信淮之子廷仕廷仁廷徽廷仰廷僑孫女四諸孤
以嘉靖二十八年四月初四日奉母之柩窆于河西
祖塋之側顧先德幽懿久未章顯不肖孤之罪大矣
謹撰述其概如右以備太史氏採擇爲銘不肖孤幸
甚幸甚

告文

蒙恩復先公官階優賜卹典告祖妣鄭太夫人

維

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三月辛未朔越十五日乙
酉孝孫汝楫祭告於
祖妣　累封一品夫人鄭氏之靈曰嗚呼哀哉憶昔
己酉之秋楫赴京應試
祖妣執孫手而言曰汝其奮志科第光復先服以慰
我老懷乃所切望也孫遂抆淚而別今慈訓儼猶在
耳而慈顏不可復覩矣嗚呼哀哉聞楫及第時我
祖妣喜動顏色且飴安寢者年餘痛我考之不能逮
幸祖妣之猶及見惟是可以少慰慈靈於冥漠矣往
歲祖妣惟以我考鬱湮未伸居嘗戚戚今荷蒙

聖恩賜復官階爰錫祭塟贈少保謚文襄慈靈有知
寧不含笑于地下矣乎孫今承
恩歸營塟事撫棺百拜控此哀衷

告先考文襄公

維

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三月辛未朔越十五日乙
酉孝男汝楫敢告於
顯考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文襄公
之神曰嗚呼我考教子之心何其勤也望子之念何
其切也今楫叨及第我考乃不及一見之哀念及此

號天欲絶徃歲我考蒙辜而歿鬱湮未伸今仰荷
聖恩賜復官階爰錫祭塟贈少保謚文襄大臣身後
之卹典已極榮備我考生前之忠勤可謂盡酬矣冥
漠之中復何憾乎顧楫愚庸冒膺殊遇敢不祗服嚴
訓矢勵清忠庶幾夙夜無忝所生今楫承
恩歸營塟事環視松楸益深感愴恭以粢盛告於墓
下伏惟歆鑒

南還先妣劉太夫人誕辰

維

嘉靖四十二年歲在癸亥五月戊寅朔越初五日甲
午孝男汝楫敢告於
先妣　誥贈一品夫人劉氏之墓而言曰嗚呼悲哉
我妣棄孤輩而去已二十七年於斯年整七十矣感
歲時之易邁悼菽水之永違於乎悲哉孤徃覊官守
蒸嘗不時今歸里第適介茲辰得以展墓而踞詞雖
進不善官忝所生矣而退以明孝文何憾焉嗟人間
之壽毋恒百歲以為期胡我妣之奄逝逾四十而遽
巳乎以奠為祝欷涕悰慨雖然褒典崇隆子孫蕃庶
則孤輩所藉以少慰乎悲者不在是乎惟我妣之靈
享之

祭祖考棨三府君

維

嘉靖四十五年歲次丙寅七月庚寅朔越念三日壬
子孝孫汝楫祭告於
顯祖考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棨三府君之神曰惟
祖距今歿且五十有五年矣然我祖亦甫及五十有
五合之為百有十歲嗚呼享年未至甚老而棄世則
不為近痛念及此可勝摧咽惟我祖潛德高行黯黯
不能表乃施於我父大發乎文辭而茂揚乎勛烈天
之禍善亦既有明徵矣今孫曾蕃昌咸強立作好以

自成立其有不克肖似者猶賴慶餘未卽顛覆我祖保艾爾後之澤殆遠而彌長乎更祈靈祐冥翼永庇俾子孫益裕無疆之休以綿先緒以光先德楫等不任哀禱之至神其鑒之哉

先考文襄公誕辰

維

嘉靖四十五年歲次丙寅六月庚申朔越十二日庚午孝男汝楫謹奠告於

先考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文襄公之神曰嗚呼痛哉茲辰何辰耶我先公之聲容咲語

何其悄然闃寂耶追憶歲之丙午先公壽七十時官京邸麟袍玉帶屹坐如山諸同官者皆序拜庭下冠裳燁燿諸子婦率稽首獻壽魚貫稱觴時序奄經父子永隔忽忽已二十年矣嗚呼痛哉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乎時未必盡識之假令不肖孤今猶得追養以一日之孝三公之貴其可易耶又念其時孤兄弟尚未多子亦未得孫今子若孫總男女已近三十餘人矣此實先公向來切望之懷使今爲在日必快心解頤百倍常時而迺不及見之茲尤不肖孤靰靰之哀感抱憾以終其身者也嗚呼痛哉尚復何言

維我

先公之靈百年一日一觴之進冀必哀而享之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三終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四

明　瀫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　汝南趙　賢艮甫　温麻吳文華子彬　同校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陽訂正

頌

聖旦逢景命頌有序

皇上御極之四十年仲秋十日恭遇誕
聖之期而日躔丁卯適當景度之會惟天錫眞符惟
聖承休祉若合符節不後不先是誠

昊穹希降之殊恩曆數難逢之奇遇也臣謹按丁位居南于時為夏卯位居東于時為春又曰丁當也物丁實而壯盛也卯冒也物冒地而𦍙出也是其在四時則神生育長養之功在萬物則妙暢茂條逹之化者也我
皇上欽奉　天命勤恤民隱嚴恭寅畏同虞后之精禋懷保惠鮮媲周文之仁覆是以至治馨香
上帝昭格三靈為之叶贊百福于焉駢臻嘉穎秀岐
靈禽異獸疊彰鼎盛之休因卜泰來之吉茲者玄
佑申錫誕慶載臨式欣景壽之重逢更賭元辰之初度轉筴相乘之數如環周而復始其命溥將仙齡當川增而山壽年所多歷寶曆方日盛以月新德非常而慶亦非常矣但華封之三祝天不已而純亦不已長開壽域于八荒臣茂承鴻眷日侍
禁廷躬逢盛典倍切忻懽莫罄嵩呼之祝敢賡天保之章謹俯伏稽首以　獻頌曰於惟我
皇文武聖神體元馭極道洽化純百靈響應萬福駢臻四紀于茲泰運維新歲德月令二酉偕候十日丁卯後先重遘丁火天旺卯木地茂木火長生燿芒吐秀景命天錫一歲六祈總握厥數三百有奇

惟茲
聖誕乃值靈禧貞元適會千載一時天祐我
皇載篤其祜惟
皇奉天夙夜靡盬對越有嚴如恃如怙聞于
上帝寵祿是輔璣光斗耀龍瑞樞融禎符竝集熙相
聖躬元辰伊始如環無竆顯農堯舜遐筭兼隆品登
仙籙道契玄冥金丹脂溢玉屑光熒與天常清與
地常寧臣拜稽首快覩景靈敢獻頌言萬億昌齡

萬壽宮慶成頌有序

臣聞動合天時者必獲孚佑之神悅先民志者立

見事功之集故周文之爲臺也成于不日商高之
建邑也濯濯厥靈是皆有得于天人之助而亟致
夫規模之完也豈偶然哉我
皇上寅奉天道敬一無適勤恤民隱夙夜匪懈于是
帝鑒淵衷欲爲罔不從民懷渥澤趨事罔不力維是
宮也乃我
皇上紹
祖建極之地凝神受釐之所也玆者天啟維新之運
人切大觀之仰實爲再造重光之會也
皇上秉神筴而規畫命將作而繕治兆姓子來塡塡

而若競百工雲集汲汲以相先雖九重軫念屢戒
勿亟而三月竣工遂底有成晝金鑾于
乾位會慶徵垣啟未闔于離明輝騰
紫極堂名萬壽昭天錫之無疆也殿曰壽源示靈長
之有本也太玄凝一之標元始希夷之寓也膺福
朗祿之榜日月照臨之象也他若永綏衍慶迎祉
納康隆各不一而足莫非膺凝之昭回仙題之璀
璨晃晃乎眞比于堯天翼翼然遠超乎周鎬誠大
聖之作爲中興之謨烈矣然是役也經始于去冬之
杪告成于今夏之初不滿十旬煥然拭目奏績之

速蓋未之前聞也推原所自實惟我
皇上德贊神明化洽黎庶以故百靈協相若鬼運神
輸而莫測萬姓均懽咸夙興夜寐以忘勞之所致
耳且株芝孕秀而瑤草瓊芝紛沓並至飛走呈祥
而玉兎金烏後先疊見是益足以徵玄禧之丕迓
昊眷之茂承矣自今而後永奠
皇居之麗長膺
帝座之明
聖壽億萬斯年與天地相爲悠久也臣 勞之涓埃美
觀輪奐謹稽首作頌致感祝之萬一曰

巍巍僊宮玉華之止昔我
文皇龍潛于此王氣篤鍾帝業所造
列聖承之二百其紀我
皇中興娩美前人敬一昭事淵默存神馨香
至德上徹高旻僊宮毗構玉眷重新百度孔彰三靈
協贊衛士材官勞均晝日
天語頻宣計謀獨斷載錫鴻名
親承仙翰厥名伊何萬壽長庚效法大內取義乾清
陰陽合德日月並明永綏福祿宜介康寧身自工
與天淸日朗霞氣全銷雨暘弗爽臣 協其來民利

攸往慶自璇霄懽騰寰壤我
皇曰都載閱載臨撫恤勞來錫帑頒金
恩光寵渥慶澤弘深歡忻鼓舞聲聞內禁大役告成
明禋祇載疊顯奇祥長生玉眷亮曆無疆箕疇日
衍小臣獻詩用作恭先

瑞應玉芝頌有序

臣聞皇天眷命
元聖誕生類有預兆之禎將開先之茂祉應若契券
不能爽也故繞電應期卿雲啟旦河渚遊乎五老
洛原見乎四神歷稽往牒之祥皆叶遐齡之筴茲

者仙宮東室忽產芝英寶質蓋張璇葩玉潤始瞱
瞱以敷榮既非非而擢秀是誠嘉生之上瑞曠世
之奇珍也謹按瑞應圖曰王者親延耆養老有道
則芝生瑞命記曰食芝延年不終與真人同則其
為昌時之瑞應祺壽之靈芝也不亦章然明著哉
仰惟我
皇上鴻恩殷溥玄化旁敷昭格
上帝建天下于中和歛福庶民躋海內于仁壽是以
協氣郁蒸秘貺迭達天乃發祥孕此氣化之禎地
不愛寶表茲植物之異況當誕
聖之期適為啟謝之始不先不後惟時惟嘉璿衡轉
于酉月而靈華毓于酉方見乾象坤祇之交應焉
千山之金莖競美而
九重之玉朶聯輝見神物龍靈之蕃錫焉蓂舒十葉
之華桃薦千秋之節殆不是過矣時與吉會瑞豈
虛生占符永協乎休徵推理寔增乎
聖壽我
皇上丕承
帝貺茂集僊禧邁周姬以卜曆媲天皇而衍年萬壽
無疆端有兆于此矣臣不勝快覩忭蹈之至敬演

為頌詩稽首以獻頌曰
昊天制運篤生
聖人圖治保邦夙夜惟兢夷夏奠安赫然中興於昭
于天敷錫下民靈和克彻逾四十春穹玄錫慶洪
釐允申氛氣斯滌禧祥日臻爰及草木麥育龜麟
孕此瑞芝于苑之濱有茁其莖如繖斯伸既舒而
葩如蓋斯陳七朋邊雲九華燿旻維
皇誕辰璿衡在酉矢虔啟謝百拜稽首瑞芝之來適
維其遘其機孔神疇矢而茂明明
帝賚以告萬壽寔維休徵俾多戩穀甘泉徙永銅池

奚錄矧兹三秀如脂如㲋爛彼六英神僊食服於
皇萬壽五岳四瀆維禎維祉穰穰續續歲千百八擧
三十六天淸地靈月輝日煜物阜民康中和位育
頌聲洋洋華胥共祝

賀封君中江易公偕配陽安人六十齊壽頌并
引

丙子之歲中江易先生陽安人偕壽六袠予既以金
侯之命綴詞爲壽而毘大夫徐梅嵩公以先生伯子
鳳坡公僚寀之雅誼有祝也復委予申之誠懼其再
則爲瀆而有不得讓者

伏以

祥開箕翼百年人竝春臺喜溢庭闈五色雲飛壽域
屆鴻鈞之開淑景適弧矢之度初懸允協天時式昭
人瑞葢惟明節之耆斯玄髮後凋亦必累德之家乃
皤齡獨著餐芝煉石之年難駐內氣馭風之事虛傳
矧孝大揚名榮先養志羨崇恩之顯錫祝遐筭以颺
言恭惟中江先生學衍西江文標南國經史五千卷
終稽射策之科才名三十年僅得廣文之署良禱散
地擁㢝舊氊逞材方茂于及時知幾不俟乎終日以
能高視一世優游百年而其配又陽安人也履順嘉
從含㣲廸善追郤冀之媲德符鹿門以齊年胤引慶
餘篤生哲胤明堂瑚璉昭代鳳麟英識通微宏才經
遠花封初試刃遊大郤之批粉署歷周器別盤根之
利汏浮裕國節冗益民抗巳志而獨行忤時趨而弗
恤竟從左調來理遐陬坦然周道之平矜疑矜過翕
若漢庭之允克愛克威明徹雙溪惠通八邑信九苞
豈淹于蓬棘而六翮自絕于毳毛雖暫出之承明寔
將試之畿輔顧瑞羽者靈其穴而探朝采者珍其
淵推鍾慶之原而知生才之自稽敎忠之訓而明詒
穀之功宜民宜人是父是子申國壽康魯侯燕喜誠

太平之美事生人之極庥也故本嘉樂欣豔之忱而
極敷揚祈頌之盛禮既極于上下俗不詭於儀文聡
此同寅歡然胥慶乃勤授簡故樂揮毫聊修同甫之
詞敢擬幼安之調漫申三祝遥擧一觴 頌曰
燁彼手野吳楚奧邦維邦效靈滙秀江深溢溶泓泠
漣澈澄湜廼生哲人式是比德學會濬濵詞輝瑆瑽
渟之不溢淪之不涸聊卽廣文薄爲守道振鐸未幾
拂衣高蹈鸞水尋眞鈴岡舒嘯鴻漸羽儀鶴鳴子和
惟栽斯培惟積斯起克勤懿訓以發嘉祉阜擧之資
恢弘之器剸煩理劇投艱荷鉅惟靖而共矢忠以獻

出入更嘗險夷歷踐謂國有臣謂家有子子能官只
父克教只壽者皤皤有錫自天日惟封君秉德之淵
茂恩煌煌自天有錫日惟封君善子之廸五冉榮養
二老懽承乘軒爛繡擊石觴金德懋報隆以履康平
樂至神完以幾長生萬福攸同千秋安極佑命其申
以莫不益

碑

陳留縣重修廟學碑

陳留學宮弘治中嘗一葺新之時則太保劉文肅公
爲之記今且六十餘年矣日就頹隳雖數令而莫或

兜心者嘉靖丙辰樂亭王侯好學來爲縣肅瞻周視
憮然曰成賢育才之地顧棘離離乎是豈可以爲故
常而緩其責于後人及此哉屬時公帑匱竭無所于
謀則首割其常祿以倡興修而僚屬及邑之大夫士
庶民之好義者聞之胥相率輸資以助凡若干兩乃
簡謹厚數輩以經理其財而縉其事始于丁巳夏四
月迄冬十月則落之廟之爲殿爲廡爲門間凡四十
六學之爲齋爲堂爲號舍其間如廟之數今所新者
舉加于故故所無者獨今備之最工程備亦曰費且
勞矣然官弗之病也民弗之擾也良哉役乎邑丞張
君璘欲以文侯之功于石而永其垂乃列狀因太常
王君好問以告之吏氏桿惟昔伊尹以厥后弗堯舜
爲恥以一夫不獲爲辜其處畎畝也篤志乎此陟阿
衡也力任乎此而三篇之所訓戒一德之所啟廸亦
惟反覆諄切乎此蓋誠有見于君德民生舉屬於其
身而不容他諉者然則天下事孰非士爲之而士之
爲士係於人國也不亦重乎故今遍海內術以教之
序國以教之學萃聖賢之書羣士而習之其養之爲
甚豫及其成造則本經術試以言而登其俊髦其擇
之也爲甚精若是者亦謂庶幾有能堯舜其君民而

伊尹若人者乎顧夫士之自待則可慨矣若其平居
所佗佗者惟攻綴于鉛槧佔俾之末以取足于詞章
利達之間于是持空文詡當世僅僅焉私便其圖而
幾提乎熏心炫目之寵光斯已矣噫嘻士之所志已
不勝其卑陋誕謾安望其宣灼于日用而致主庇民
臻屏輔康乂之後也哉夫陳留古莘墟元聖其産也
仰止思齊吾其舍尹而誰師尹之道堯舜授焉孔子
傳焉師尹非即所以師孔子乎今距尹三千有餘歲
矣其靈秀蘊結之深且久者固其遺良也而三篇一
德揭之簡褎者諸士亦所誦法也生其鄉讀其書不

師其人可乎雖然爲尹也徒者必惟其道也樂惟道也樂者必惟其志也尚尚其志樂其道然後足以辨天下之大事而樹天下之偉績說也無俾岡衡專美有商諸士又豈俾說得以專美乎哉且玆學宮之肇新也官師皇皇之意實以振敎作人典理而宣化耳豈其以黌庠之鉅麗爲士子榮身媒利之所乎諸士愼無負之噫嘻王侯以儒飾吏達於本源故政先其重大而務敎乎作率有如此者可不謂賢也哉諸所助工及勞事者之姓氏皆載之碑陰

渭南縣重建廟學碑

渭南縣有學舊矣至嘉靖乙卯冬全陝地震而渭南之禍尤烈萬宇顚頹學亦傾圮惟時太原李君以才推宰其地至則恤恤然還定安集之民若更生乃載踏學宮而嘆喈焉曰吾人有寧居矣顧聖靈弗安可乎會憲副邑人南公亟以是請遂相與決謀以經厥圖程工費庀財力特乃具具而李君尋以徵牒行矣越明年成安王君來代南公復以爲請則又相與原本李君之意圖就厥緒鳩工經始乃作明倫堂廟堂阼階而祠齋解舍庖庫厩廡率以序爲之於是斲刻丹雘之飾視昔完富而絃誦禮書干戈羽籥之敎亦秩乎興焉王君曰是不可無記也屬李君狀列其事而以授楫云玆役也厥惟南公之力哉蓋是時牒公私費罔攸措徵南公首輸金及粟帛若干以倡趨義者工殆不能舉至公出所貯張氏寄金事猶可異張氏公同里也因寇攘肆行潛以金託凡三百五十兩未幾張及其子相繼以歿金則無所復還公曰計學宮之需尚未贏也吾其以是金足之于是有司及庠之師生咸謂義不置謂公悉心于風化之舉固爾而其操節之皦皦不緇不可槩睹也哉楫覽狀而三復之竊有深感矣夫世之掊貲徇貨冐猥忘廉迹其心

異于人市攫金者幾希顧肯得于人所不及知者若是哉卽有治身斂薄而纖嗇鄙陋屢屢拔一毛而不爲者能捐不貲之費以事迂緩之役也哉琳宮梵宇禱祠土木視膏脂如泥沙以徼冥福抑以興學造士爲務者又幾何人哉噫嗜慾之陷溺人心也久矣爾多士尚致審于義利之辨乎夫義爲天理之公利爲人欲之私勢若氷炭辨之易矣然其以無所爲而爲爲義有所爲而爲爲利則所謂利者又豈特名位貨殖矣哉噫玆其爲辨也間不容髮不亦微乎故一介不取祿以天下而弗顧中國受室養弟子以萬鍾而

辟之非以納交要譽也凡以自盡其性自立其命焉耳聖遠教湮人慾湍决然而立人之道則有亘古未泯者若千金卻謝猶存于國士也四知自畏猶存于使臣也百兩相讓猶存于齊民也雖爲義有大小而其根于天理之所存發于良心之不容已者足以廉頑敦薄挽頹俗而匡世教矣爾多士其辨之孰爲義吾行焉孰爲利吾去焉析幾于毫釐之間而黽勉于克復之地凡吾所求皆公共天性萬物之具而絕去適己自便之私進而君安治隆澤流黎庶其踐聖訓翼皇極以無負于作人之功南公南禮曹歷郡牧臬

憲所至介潔明作功望茂宣是舉也特其纖節耳烏足以增美南公哉但其無所爲而爲之心則得義體之眞聖賢之基業也楫爲記而因以表之蓋望來者以南公告來者也茲石也其樹聲童化之坊乎永封植之俾勿壞

湯溪縣重修儒學碑

隆慶丁卯湯溪縣重修儒學知金華府葉侯宗春屬諸生請于督府劉公畿及巡院督學而成之者也學創自成化壬辰至弘治嘉靖間凡再葺而頃歲復大壞侯行縣謁學慨焉曰吾事也吾不以煩民則取盈于公帑羨金三百有奇命知縣李子幹輿貴會籍而稽其功緒舊可仍也亡增焉舊所缺而圮者亡襲而不祓焉始自門次廡次廟次堂次齋舍次庖湢以楹計者數十悉坑故而新之丹采所塗堊茨所庇蔚爲麗觀工僅逾時而迄于是學諭顧子孟卿率胡生應孝謁宮宋氏子楫而言學之寢頹也謀之有司屢矣豈先吏茲者盡漫不之省乎寔以卑陋之邑役之則難卽今瓦墁碱甓禔榮榱桷之堅好萃絢如更再造而多士日揖遜其中而以游歌講授之厥惟侯之功哉且斯役也典于葉侯政成民信之日時詘而用不

匱事集而力不疲又甚盛舉也紀載事始以考引侯惠吾徒事也則不得辭而爲誦所聞以告今夫天下之治不人才繫哉學者人才所自出也才之興耗由養不養與養至不至耳養之道有本有具而又有地焉明彝倫訓行業本也辨時物敕科條具也群其居處尊其肄業非地乎百工之成藝也繫肆攸賴而肆習之所其諸成藝之肆而其利用者所必之焉藝弗成肆爲虛士弗修學爲虛學荒落而才弗興國家爲虛是所繫若是重也世顧視爲迂緩不急而忽之者蓋亦未之思乎是故宮墻孔奕輸奐鼎新俾士肅其

聘視一其志意而疾徐周折油然長其愛敬之心誦説諷詠渙然傳其義理之趣而涵濡沾漬駸駸然馴至于有德有造之歸則所謂得其養而養之至其效昭可覩也湯有學百斯年矣師不倚席士不厭講軌文章殺之盛埒金蘭諸邑而等之顧歳月愒玩俗尚移易修復之舉亦勵世改習之端乎然學則葺而新之矣而士之游歌講授而來者亦嘗隱諸心而求所以稱是乎哉嘗聞邁志以拔俗者可以追古倡導以移風者可以變今陳良楚產也學周孔之道于中國其殆不同于俗者乎文翁遣子弟學于京師而蜀以

興學其殆不囿于風者乎余願以諗于多士亦惟邁其志以較出于沿襲因循之外倡其導以振奮于刓劘淬切之中以之若彝正倫敦行廣業而修諸身者與茲學俱新也以之經道典理長民馭衆而修諸政者與茲學俱新也庶幾滌其舊新其故以變今而追古人文將為昭焉大夫師長勤于養士之意亦無負矣哉否則朋嬉群狎玩物廢時取所謂唯唯悠悠者以自待人將謂學之新無與于人才之數又何怪乎視為迂緩而忽之也耶是則多士之過也今之司教者為南海林君大春多士方蒸蒸然沐其化而蒙其嘉育也維新之會不在茲乎余比境于湯嘉侯之振教作人而喜鄉士之日以興也故特為之記

蘭谿縣學田碑

夫學田蓋肇自滕元發知鄆州范純仁知襄邑各嘗田以給生徒時稱養成人才為多今天下做其制有餼廩以代耕則既志專而業精矣又復有田入其租于學而補助之噫嘻養士之厚庶其古道之遺乎邑學之建遠矣自有宋迄元至于今修舉代見未聞有秋忽之士豈當事者融于[illegible]贏而不遑及乎噫嘻重道育才以儒飾吏者何[illegible]寥也歲甲子督學胥君曦

英申飭教規云凡學無田者得倡義增設會稽二守張侯青紳搢縣事則承胥君之意斥罰鍰五十金易田一區可二十畝距學可十里許歲任上農可獲租三十斛推擇諸生佐邑傅而參土主納之自是積可二匱官可亡變取其羨可備物用而凡垝垣圮牖及隳陊黯黮者胥可藉之以葺噫嘻閱歷歲時如彼其久也一旦備之百為咸需美哉舉乎於是諸士相率徵記期以列功垂義而風來者夫人有所見則有所感故海起望洋山興仰止過廟則肅臨淵則懼豈非情發於感而不容自已者乎然則諸士閱斯田也獨

無感乎哉閔子曰學殖也不學將落恭苗以殖而成稼也人以殖而成德也彼勤菑畬而播之耕澤澤麃緜緜稷穧穧斯謂良農矣乎乃服其鎛不解于時雖種之嘉穀卒登惡莠以刈稷則惡用是田者為哉諸士蚤暮誦習期以砥切聖賢之學猶農之勤四體于西疇然人力已至雨露潤焉則善萌茁性根舒本固而末挺斯之謂良士矣乎乃逸居廩食芟柞培溉之不力而沮洳之榛茅之落而已矣夫田而有秋饔飧豐於膳養黍稷歆于烝嘗其為人神利也溥乎哉夫學而有稷擷華而勝實茹連而曩升以樹聲究暢化

澤楨王國粒烝民厥功顧不碩且鉅與剡吾黨甲文獻東南代有名儒范香溪金仁山二先生寔倡理性之學逮明則章文懿先生崛起乎其間而師承其統緒復多茂節耆勞光于先烈諸士固鄉之遺良也生其鄉不師其人可乎良農之子鹵莽滅裂田則污萊而父受其訾諸士不亦預有責也與哉噫嘻諸士所宜思焉而有寤道揚而將傾之以載其美于無窮可也

復呂東萊先生祀田碑

郘大夫惠安鄭君一信治婺政成廼考故正典以嚴神人移置二祠以祀鄉賢名宦重建忠賢祠以祀宗忠簡五公牘請並祀章文懿公于四賢祠甄遺秩禮一方之風教渢渢而興焉金華故多才賢後先相望氣節若潘默成勛業若鄭忠愍讜言善政若王莊敏兄弟率以聲猷燁灼于時而道學則呂成公與何王金許四先生為世碩儒踵武以接言理性者婺為最號小鄒魯云慨自王澤降聖教湮孔孟之道滯于記覽溺于清虛失傳者千五百有餘年矣至周子倡道千春陵二程廓而大之于是濂洛之學承洙泗之正傳於乎至矣然是在帝王中州之域而閩浙偏安教

不易顯迨龜山載道西南再傳而得文公師友淵源以究其極孔孟之道始由南服而大明于天下是時英俊立其門傳其詮要推明而羽翼之者甚衆吾婺成公其一也公實由神授學本家傳祖述濂洛而六經之奧旨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時與文公同志辨質剖劘卒揆于正而契合之妙心手授受世謂朱呂為南宋斯文閧峙信哉嗣是而傳之何文定王文憲金文安許文懿均為朱學世嫡蓋濂洛之學文公浚其源而導其流者也成公疏其源而揚其波者也四賢會其源而續其派者也至考論其興起

開創之端發鑰啓鍵之自成公之功不於是爲大哉公生于金華葬于武義舊有宋賜田叁百畝屬僧寺其旁歲叁圭租入以供祀歷代因之而閭里憑陵多乾沒其田以爲已有夫公功行應祭法秩典若是觀風者亦將謂何于是公之世孫訟于鹿會御史謝公廷傑亦檄府以從事鄭君慨然曰古之君子旌別淑慝表宅里殊井疆而敦勸焉成公之學于百世與文公不朽婺之東萊猶歙之紫陽也顧使其侵田不復孰非官司之責乎于是辨晰文公所撰祠記按舊左驗皆合盡奪故所竊占以爲俎豆之需其塹以備樵

牧之扞嗚呼田歷宋迄今始遇二公遇亦難哉昔六蓼失國臧文仲哀之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文武成康之宗廟盡爲離黍一大夫之行外無人矣使當時能以鹿御守吏之心爲心則臧孫可無哀黍離可無作矣公世孫庠生呂濤振文等將鄭君之命俾余爲記且曰幸有以告夫希公者昔文公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竊謂資稟頴徹絶出等夷而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顧亦由變而然哉橫渠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因以知氣質之爲累雖賢者不能免也而善反以爲功惟賢者

能之耳譬則金之含礫玉之挾瑕此非性與而良工冶之金化轉精玉化轉美斯足以證聖人之可學氣質之可純矣而柳子之賦佩韋也亦謂韜義于中服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殆庶幾乎見道之言哉嗚呼變化氣質寔成公生平用力喫緊處也故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煦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化極其德美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洽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脉絡貫通上接乎濂洛關閩條理精密下啓乎何王金許不亦宜乎今距公猶未甚久文

足徵也獻足徵也容邇其居而誦法其言者固宜朝夕注乎心目之間而乃寥寥未之多聞不亦負先正開來之意而崇祀之盛舉易以報之哉太史公適魯觀孔堂車服禮器低回留之而不能去其將登斯堂瞻斯像低回留之而不去也夫皆曰敬書之以告夫希公者

重建忠賢祠碑

婺城故有三祠一祀宋宗忠簡公澤我明王文忠公禕一祀明胡武莊公大海祔陶忠烈公成一祀宋文憲公濂並在城南之門外夫三公者或

生于斯歿于斯世之相後也三百有餘年風承禰
接踵武而起赫然鼎立一祠之間不其盛哉祠薄于
江濱嵡易集而制復陋簡歲久圮甚大弗稱厥祀隆
慶壬申巡按謝公釐正百度尤崇化本祀守鄭君嘗
慨祠之敝而圖以新之久矣至是諗諸弟子員列牘
以請謝公曰忠功賢耽不泯不餙義爽英魂震耀于
穹壤間者豈其以廟貌之存而後爲得所歸哉顧惟
式商容之閭者周俗丕變封王蠋之墓者燕士用命
五公忠賢之烈寔足以鑒萬世之爲人臣者而善善
以昭勸春秋之法詩之教也又御史之事也責也其

如議先是祀之鄉賢祠其地衡廣直遂而府文廟之
西有隙地守乃相其利宜議遷鄉賢于學而建置三
祠于鄉賢遺址先哲居聖賢之側名臣處爽塏之地
制胥稱矣僉趨之廼會美財費募勤庀工越三月落
之役不踰時民不知勞孰非守之應度規畫攸當而
然哉祠各構堂三楹門三楹中爲忠節忠文左爲武
莊忠烈右爲文憲區分脉列限以甓垣復重門總其
出入署曰仰止忠賢過之者肅肅而抗膺也守謂楫
祀久屬之記昔狄梁公之祀記出李邕馮宿以爲愧噫
楫何足以知五公然竊謂正氣之流行于兩間也在

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在人爲忠爲賢而忠賢之所
表樹煥乎事功炳乎文章矯乎節槩上與日星並朗
耀而下與河嶽並高深也雖事變之來無常處死之
道有異而其秉大閑伏大義死于其所當死而得其
正則一也故殷有三仁均之以身徇國武侯之盡瘁
杲卿之就磔巽朕之絕粒皆以明委質無二之心效
見危授命之節而已矣是故竭忠王事死之不辱君
命死之死封疆死戰陣死患難俱非取必于一死以
塞責而甘飴齒劒脊以死得其正爲幸此五公之忠
賢誠可爲萬世人臣之鑒也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

斯已矣夫天以是正而生之君子以是正而歸之生
乎由是死乎由是庶幾無愧于天而曾子所以終其
身而必于正者此爾於戲五公之生也星精川祥融
凝而嘆發以體備乎正氣而生爲名臣其死也星隕
山頹存順而沒寧以完歸乎正氣而死爲明神戮力
生前同游地下合食一區逈輝千祀也宜哉然自昔
忠賢于事功文章難得兼美張中丞烈矣詩表僅存
宋多死事惟信國疊山兼文章而有之文憲以眞儒
應運受知
聖主左右廟謨恢張鴻業爲佐命元勲而格心之學

經世之文說者謂其翊孟宗韓沿洙遡洛大江以西一人焉竟以孤忠不偶殞身遐陬歷百八十年而始列祀于忠簡諸賢之間一歆俎豆表先正而發潛德者何寥落耶即今廟貌奕晶濯濯之璺益以肜䕫而昭回鄉之人士像其儀論其世而低徊跂慕有不感發而興起者幾希君子曰顯忠象賢樹聲訓俗觀風者于此弘矣五公名氏歷官封錫具國史不書謝公諱廷傑新建人鄭守諱一信惠安人法得並書

小漁先生遺稿卷四終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五

明　澂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　汝南趙　賢良弼　溫麻吳文華子彬　同校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陽訂正

碑

兵部右侍郎劉公平寇生祠碑

三衢邊浙東南盤礴千里而中有銅山多窯崖複谷翳深林菁鳥道莽如獷獪亡命之徒群竄而竊礦者輒易于稠亂如蜂屯蝗集不可爬而梳之而近礦之民復緣爲奸利爲之資糧館舍焉殆肘腋之虞根株之痼乎然其竊發也有司亦時督捕顧扁險負固礪石列柵遏我兵不得入而或陽壘其西以捍我陰穴其東以避我鼭未及懸而兵已疲不得已而櫜甲以歸則又不旋踵而舉燧聞矣蓋攻而無法則方撲而尋熾馭而失所則朝聽而夕叛勢使然耳曾謂瞥禍如彼其稔且深也而所以講求弭亂者迄無上畧豈誠難哉嘉靖甲子少司馬羽泉劉公戡建牙擁旄節制兩浙海宇寧謐不啻金湯而萌黎之衣被怙恃也眞如嬰兒之得哺而安慈懷越三禩于茲矣丙寅二

月初饒礦寇起新都婺源闖睦州而直逼衢境潰決猖披所過麋爛故巢銅山者亦朋興胥動變且不測公聞警曰噫甚矣虎噬于市虺螫于衢猶謂弗棘乎滑天之兇不大創之且接踵而環視矣于是檄江直諸路各集兵固封守以遏寇之奔突公親督大兵刻期入衢城講求戰守之法緩急遠近部署咸定謂參政江珍僉事李燧汝往監茲其察機變謂知府鄭伯與知縣曹汝其餉毋乏軍興謂同知薛應元通判夏寶推官俞璉汝其督餘兵設援張翼迺布令曰寇遂安則都指揮陳大成主之而把總陳子鑾陳

猷祝夢麒李文魁百戶戴大賓各部兵隸焉寇嚴州則都指揮成大器主之而把總陳文澄胡天定千總李惟學各部兵隸焉其聲援策應折衝批抗則以屬守備盧相而把總李相葉歡千總李汝澤哨官李道本各部兵隸焉二月二十三日戊子寇由歙嶺犯遂安之張村陳大成率所部陳子鑾陳猷祝夢麒李文魁戴大賓兵大戰破之斬首三十餘級生擒十人縱火燒死二百有奇三月五日丙申寇由遂昌溥嚴州成大器率所部陳文澄胡天定李惟學兵聯山絡谷四面環寇而擊大破之斬首三十有奇十一日壬寅

遂安遂昌之寇合而爲一十三日甲寅覘者報寇聚于白馬公曰是將趨芙蓉而遁矣急調盧相李相葉歡合陳文澄等兵分道而進時寇尚千計列陣以待相督驍銳奮距登先大破之斬首七十有奇寇歷匿王家庄成大器率照磨段仲固厚兵重圍寇縱火會風烈悉就煨燼約六百有奇後先擊殺寇及火攻而斃者一千餘奪獲器物三百餘厥有稔惡之魁曰李見忠曰葉太眞陳林胡子正胡杭八皆以次紲而殛之公又以末疆易折銷萌則難是類趨利而狂發則礦爲之階也其先責賞于塞礦以絕其狠顧蠕望之

念縛所陰附寇者縣桀數四寘之法仍申嚴保察之條以散其黨與而其呻嚬睨眴伺伏礦所者一苗耨而髮櫛焉殆盡覆其巢封其穴振旅而還箕辰砦石之圖公之勤心也又若是哉以捷

聞而御史龐公尚鵬覈之奏云侍郎劉畿風猷素著文武兼資摧陷廓清舉無遺策宜優以殊格用荅忠勳迺策公功廕子錫銀幣文武吏賞賚有差茲役也三方慓悍之寇蟠穴百餘年之宿孽而公則不老師不匱粮甫浹旬而外變內憂剗滌之無孑遺焉是何速耶蓋公英謀石畫素定於中凡文武士吏皆習察

其才力所宜形便所向以主分布之方雷礮駭發之
機敏亍決剸之利又無不預有勝筭以故呼吸之間
鞭撻群醜捷取而全收之豈偶也哉公往令遂安島
夷充斥多斬獲以軍功著頃尹京兆緝內外城守譏
輔倚以爲安貿大投艱率登於理如批郤導窾數千
而刃發新硎也因以知仁者必有勇而孫吳之可以
暗合矣噫謂韋縫士不可語金革哉楫于公奏膚凱
旋也嘗侯于潊滸快瞻元戎車從之盛得以飫聞壯
猷迺公廓然無有愈益約躬而遜不自居聞者於是
乎嘆公之深厚善處功也衢父老凡若而人携杖扶

幼告于其守鄭君曰惟公衛我拯我出之湯火煦我
腹我奠以衽席而捍菑禦難昭在祀法願爲祠祀生
以永公德守曰嘻獨民哉公綏輯疆圉大小有司因
獲奉職修治狀誰之賜乎誠如父老言其亟從事則
相與鳩材卜築于府治之西工百其競不踰時而落
之鄭君復徵楫言山中以紀撫其績而節推俞君載
書申之楫不文惟公帷幄獨運之神諸文武受成宣
力之次顧多得之覩記而異時宗工或可備采録云
爾是故勒燕然者振天聲銘淮西者雄神斷無亦鄭
守俞推之意與楫更有終告焉公之臨戎我浙也董

念敝土絕無境外之役不經之征心惟紓恤民力而
討安之耳繼公者其無忘公心哉節用愛民實弭亂
之本要而調燮和衞蓋醫家所扶目于岐黃者也銘
曰
於曄王化寵綏萬方惠德有聲拂義必匡於鑠司馬
式表海邦其文融融其武湯湯蠢茲兇渠迺壘徽睦
扈陷我城爲魚爲肉迺震於鄰亦苦其毒莫克以兵
而反挫衄銅山之陬穴窈林蒙逋逃蟠窟之竊之訌
糾蔓作孽負固自雄蠕望而動蜂集而轉公日甚矣
滅此朝食爰整其旅飈起霆激維藩維梟矢身以卽

群帥糾糾式其宣力公親指揮陣維堂堂毋懦以怯
毋慓以猖稽勛考勤而無否臧星馳連發雲翼旁張
我武既揚分道而擊左左右右奇正罔測席卷長驅
崩奔踣藉金魚立焦窟鯨爲醢大憝授首群醜以殲
薙彼叢棘俾不再延滌彼妖氛俾不再燃萬室安堵
于邑于田兵弗滿萬期甫旬浹泗水一戰壽陽三捷
方叔獲醜淮蔡獻馘以全取勝河山比積士吏俔羣
望旌而咨惟公遠來匪夷圖之惟公邁往匪夷留之
何以報公民實爾思迺紀鴻伐鐫之貞石迺崇廟貌
以儼遐逖不朽者功千祀其繹不剟者風流斯無射

湯溪劉侯祠堂碑

湯邑治之西北有堂曰劉公祠公諱桐字世材吳人也以正德丁卯來令湯距今已五十餘年矣邑人之思如一日其故老皆曰公之德在我没且不忘而遺澤在我子若孫則何以使之知公之德而不之忘也其爲士者則曰報公之德以烝嘗勒公之德以金石其不忘也雖百世以之奚啻吾之子若孫乎則相與列治狀應祀法以祠請今令鄒君曰茲衆志也其有以樹之且使嗣吏于斯者得以覽觀耳牘以聞諸當道僉題其議於是物情于然而暢悅各割貲以輸于

官千百雲奔時且具具則因三老以白令令庀谷勞之而俾諸長者繕其事率作凡再月而竣落之日老稚手香帛曳綈跽履咸翼翼如稽首祠下且喜且悲曰吾儕久銜公德每食必祝藉是庶其報之矧公神在天安知不昈降利惠我如曩昔時耶迺鄒君復以麗牲之石不可虚徵言于史氏楫以長思詔遠竊惟欒布往而社作狄公去而祠興湯山以韓姓字子　魏人爲稚圭肖像豈非德浹愛留淪于肌骨固結于心故久而愈思之也哉蓋人之情懷之則思觸之則思今有而前所無則思今有而後莫繼則思湯人思公

必欲俎豆尸祝以爲公報豈其感慨興起于中有不容已者乎抑亦君子之澤雖歷世閱代而卒莫之諼耶公治狀不可縷悉姑載舉其鉅者湯新建邑也法解晝一而胥猾動輙緣之爲奸公至則平法準容關防申條例駁淸而役均著爲令甲迄今賴焉湯俗悍而黠辭造糾沓宄抑滋豐公嫺習法比優于聽斷如棄郎之誣一訊辨其辜潛壯兄弟之訟諭之而感泣以化其明允率類此會歲饑群殍囂囂殆不容朝夕發廩以賑弗給復多方厝注貸之撫流移收遺棄計所長活凡數萬口礦寇嘯呼流掠湯當其衝公料兵

飭守持滿以待寇知有備由間而奔四封安堵矣其禦災捍患有如此昔太史公錄循吏五人人錄一事事不過復郢市高門楓拔園葵去織婦耳以今觀于公優優近民之政卓卓異能之績視古所稱循吏何如耶顧位不稱其德而所施設樹立僅止一邑君子惜焉雖然儲庥委祉嗣引慶餘而有中丞公爲之孫中丞繩祖武振家聲蔚負當世之望久矣茲承天子之命使鉞鎭海藩攄忠宣猷以奠安疆徼拊輯編氓震蕩綏和之烈光奕顯赫煇耀百世則公亦何必身自爲之耶噫嘻澤覃再葉化洽一方召南之棠

益培以茂峴山之碑益鐫以深而湯人之思抑益永
世弗替矣乎楫不佞景贊公德敬鏤堅石因以祀享
之歌綴焉　歌曰
被洵美兮劉公民痌隱兮切䘏雍穮蓘兮嘉禾殖闢
萊蕪兮卽于豐穉爾于于兮拯爾溝瘠以飮以食兮
乃家乃室怙我民兮罔極欲報公兮何從追儀形兮
如在伏臘而祀兮控此群悰垣斯兮門斯重而堂兮
廓翼翼貪桂酒兮椒漿麥鳴金兮戛石天之所予兮
必于明德觀公之後兮邦家之光戢勖勤兮奠海宇
綏靜治兮安痍瘡仁再世兮澤何長民思公兮益惘
惘載瞻廟貌兮漣而跂公儼若兮陟降湯之水兮天
河瀦山弗巒兮盤紆數昔衎游兮憩以繾綣靈軺翩
翩兮甘棠之墟有風兮凄其卽而罔見兮忉惻歲事
兮適常于千秋兮無斁

六栢堂記

晴川時子儼三衢高士也挾二硯而謁予擷菊之峯
浮觴而樂之旣而請曰蓽門之履堂可容膝陽明先
生嘗題其楣曰六栢堂獨無記之者而不以俟諸公
乎乃問之曰夫栢奚從而至哉時子曰走少年夢與
六丈人欵欵相周旋而茫乎其理也後十年卜居于

城南之西谷塢乃構斯堂又夢六丈人揚袺而來迎
之曰昔夢之而今果得與游矣旣覺則復夢乎哉栩
栩然而不可追也明日偶山人貽以栢一筐握而數
之凡六也默自悟曰夢固在斯與遂麗堂階而駢植
之封以沃土灌以清泉而日見其葱蒨修翹雲舒而
虯結也堂臨鷲鶴湖湖之前有中洲於石齒齒然饑
溪港波粼粼然又有古時子岡若龍設以畀區區者
又有鳳凰山儼如大賓之峙也去堂袤丈藤蔓蒙密
蔭若屋其蘿扉深處乎北有墩稍起先是大水衣盤
漂僅存一莪以夜臥擁日出曝之墩曰晒莪墩墩南
有臺爽而塏揮毫染翰則憑其高凌其虛而瀟灑飛
動若或助也曰書畫臺迤邐一徑梅檣斜錯與栢相
映蕩六折乃穿堂之西曰晚修軒軒前又一徑斜入
曰饒柯其間株幹輪囷撫景呈懷吐音沉響則刮而
刻之爛然盈也引垣而東老栟婆娑如幢如蓋下一
石蹲而踞又如座然每抱琴孤往倚石而鼓之栢戛
長風枝葉俱動鏦錚應焉野人之居如斯而已願聞
教予蹶然而興曰異異哉將得栢而先夢人與栢而
人也則蒼顏長身翳林聳壑人不同也而非人乎然
烈風不摧繁霜不凋傑然而有君子之操人恆比德

焉則曰人亦宜不然何以自昔有蒼官之號也時予棲于草莽之中而蔚出塵之標偃仰巖穴弗張諧俗之態于栢誠同臭味哉夫物我離者其我無所取於物乎而有所取斯不離矣是故羅七松者貞隱逸之風植五柳者托閒靜之志有所取于松與柳而然也斯堂斯栢毋亦有所取焉熙熙乎始以神遇終以迹合也而畏耶眞耶

壺中九華記

同年晉齋公出一石示予曰是爲米芾家藏硯也蘇長公名爲壺中九華者弘治間杜堇嘗圖而志之往

予癸丑春偶獲是圖諦玩其形似廉稜斂聳手之不釋謂元章嗜奇信然哉近有遺予以石者方不盈尺意甚珍重視之則見其質貞而膚理蒼黝峰巒崛起四面削成畏之而未辨也及閱其趾則有壺中九華字刻乃憶異時所得圖識殆有肖於斯乎亟檢以驗則宛然不爽絲忽而其潤麗竦秀雖圖亦莫能盡其妙焉噫一拳石耳顧遇于予似有不偶然者予盍爲予記之竊計長公之題是石也迄于今五百有餘年矣其間轉移隱見不知其幾傳至杭之劉氏而杜堇始爲圖以識亦復五十有餘年矣何爲閱歷古今竟完璧而歸之公家也耶復圖于癸丑之春遇石於丙辰之夏蓋三餘年則知圖石之相去也亦既久矣故遇石而圖散之它雖精鑒者疑似于無徵難遽定其爲眞蹟也何爲後先不爽而卒聚於公家也耶將精意有所召耶抑珍物有所屬耶抑或約之使合而有數存乎其間耶嘗謂天下之物以古昔賢哲之所鑒賞遂託之以取名增重如鸜鵒鳳尾之銘眉子卿侯之稱恒章章然珍襲于世而不可泯滅故龍泉太阿錯之淬之時乎而分璠璵圭璋溫之潤之時乎而毁惟夫賢哲之遺雖以礦石陶瓦之賤遞相流傳不至

磨刻所謂名公妙墨所在或有神物呵護殆又然矣公家所藏法書名畫瑰玩之品甚富獨此實愛尤爲深至且欲託之號以見志豈其以一石之奇而嗜之若此哉蓋公傳達君子也其軼才曠度雅類長公而清標逸致每超脫于金紫綺縠之外故譖玆九華奇崛峭直之狀浮動于左圖右書間者因可想見長公之在當時也吾具行賢哲之意尤惓惓云輒書以爲記

序

蘭谿縣續志序

邑故有志撰于楓山聽菴二先生止正德庚午距今丙子垂七十餘年文獻故實未及綴葺恭司牧者謂非吏議所急而曠闕相循以幾于墜隆慶壬申姑蘇金侯至祗敷政教績用休洽暇及于志曰方輿之紀先王重之可但已乎乃即于謀而屬焉予謝不敏而徵益至非以予邑産也耳目所睹記者或能言其梗概乎夫邑本越西鄙山川閎博風氣龐涵昔稱鄒魯之遺而其獘也化塞于上俗陵夷于下欲迴而前愈以不逮將時變之趨莫之挽乎抑亦損益世道而存乎勸戒者未之加省乎是故攷鏡觚隆蒐漁崖瀨闡

幽隨于淪逖之餘探端委于寥絕之後仰泣斯土者因籍推移振敝習而更張之以媚于治理則志之續也庸爲經世立政之具匪以空文爲也嗟乎茲侯之亟于用情勤于授簡而今斯之舉何幸而逢其適論其世是不有其數哉予于是弗獲以僭妄自諉輒與庠彥其黽勉從事繙舊乘采討近聞摭傳記之說網羅金石之文旁取崌巖耆碩之談以括囊七十餘年之故實而刪訂編摩之亦既極漚纖而鮮註謬矣而發凡舉例則一仍諸舊乘謂其嚴而辨約而有章燦然備設不得更有別臆以希踪作者嗟乎寒暑迭

運而歲功成者天道之恒也文質更尚而治化隆者王道之貞也古今迹焉耳矣變易時焉耳矣故不襲不足以考俗變不通不足以適治緣迹章軌而化裁宜民顧不存乎人哉是故述封域而經畫之規久或紊也述戶賦而儲峙之畜久或耗也述士風而樸茂之習久或衰也述禮教而道術之沿久或舛也秩官志矣而位著之常有弗龐乎兵防志矣而保乂之圖有弗弛乎黎獻志矣而朐臆之徇有弗濫乎藝文志矣而鉛華之尚在弗繁乎觀化閱運而酌時審勢以默運而神移焉殆非陳迹所能什一也傳曰齊一變

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齊之變也去其常魯之變也新其故辟則浣濯煩之潤之去其垢以不失其故而已矣嗟乎畫一以緝紊次浮以裕耗敦恂以嚮衰崇實以糾舛貞度以飭龐峻防以振弛公遴以釐濫切理以芟煩極湔洒飭厲之力而震揭其綮綸積靡之風反之古而至于道俾陶匏之遺制再睹于犧尊之市謂非今日所宜事事者乎侯以廉靖悃愊久于吾邑于凡蠹蠱之積悉已弦改而鬆櫛之幾盡而其振德興行植本培化使民回心而向道又非俗吏所可擬度而遽效也其諸庶幾德義三代之遺乎嗟乎其

武繇矦者思所以休于矦之政而擬擬焉知所興起
也夫異日傳次吏治者必且首矦而進之循良列也
夫今以法得書謹識其畧以俟

壬戌科會試武舉錄序

聖天子道隆化洽文昭武成而猶掄選屛翰封疆之
臣以共贊庶平悠久之治迺嘉靖壬戌秋復會試天
下武士臣奉　命典試事既入院胥飭而戒曰敷求
將帥重寄也昔之臨軒而授推轂而遣凡以致其敬
慎耳敢不矢虔以仰承德意乃按依令甲進諸士騎
若步之射而式者試之以文拔其儁若干遵制錄獻

伏念臣家世荷　國恩涓埃未報臣復猥以庸劣蒙
皇上擢第官之侍從鴻造罔極夙夕激中迄無可以
效其尺寸者嘗兩叨任使分校禮闈今又承乏玆役
則臣所偲偲焉冀以報稱者庶其藉是而少圖之乎
臣惟君之道莫大乎以民之心爲心臣之道莫大乎
以君之心爲心故君有休戚之懷于天下惟臣體之
天下有亨屯拯溺久安長治之願于君惟臣承之此
君臣之大義勞逸之大分也詩云四方既平王國庶
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夫淮夷一隅有事耳遂以係
宣王之憂悴而召虎受命　即克成功以寧王心是殆

能以心事其君者哉臣久列交戟之內竊觀我
皇上履高居深而四海蒼生之念至勤勞也比邊圉
一以警聞即上廑　宸慮謀將領計方畧蒐兵轉饟
而思得折衝禦侮之材委以綏攘大計故于佽鉞元
戎率簡畀而驅策之其以敵愾著勛者每異數寵進
之玆非賢豪感會奮庸之期乎顧國之需材也甚殷
而能因事任以攄實用卓有績叙可稽者盖難以數
見焉豈誠才之不足爲世用與抑亦膺委擇者尚未
有以聖心爲心哉臣不能以無惑也夫戰危事也將
亦危官也武經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援枹而鼓忘

其身言其履鋒冐刃擐甲胄而衽金革固不得以有
乎家與身也噫非其心專于報主而義急于捐軀其
不至逡巡引避奔北而幸免者鮮矣故古之論將者
以五材曰不可犯之勇不可亂之智而必擇之以無
二心之忠豈非以忠無二心而後勇與智庶有攸濟
乎玆舉也羣天下梟俊卓犖之士而合試之超乘之
力決拾之巧韜鈐之畧彬彬然其具美矣臣竊以爲
得士若此亦足以奉奔走矣顧不知異時使之登壇
專閫也果能以身專許國而爲社稷之衛矣乎使之
披堅握銳也果能奮距登先而爲裨覽之特矣乎或

擇利便規私圖而邅廻趨避甘狼顧觿望之譏而不躬耻之也乎噫得士若此則本實巳撥功用曷豐其幹而槀其心雖稱美材將焉用之其所謂騎射之趫捷不過挽强引重之粗技而所援之陳説亦徒空文勦襲將爾國家何賴焉則臣以爲嘉者乃重以爲懼矣且是科之設代有聞人若趙充國之以全取勝郭子儀之身繫安危韓世忠之所向無敵燀燀截征之績昭焯今古皆諸士平居尚論而取法焉者然迹其勳猷所自起豈徒以角射謀策稱雄于當世巳乎要亦所懷持者有忠忱不二之心所秉植者有激烈

不顧身之節故其所建樹者有益世無前之烈豈偶然故哉漢儒之言曰明王得賢得其心非得其軀也臣僅得諸士之軀以奉奔走而未能得諸士之心以攄寔用爲國銷萌批難殿方域而捍旽庶不亦負聖主勤求至意耶臣之懼且益深矣臣叨奉教忠之訓銘刀欲劄而以文墨起家復典在筆札竊冀諸士中有能勵干城之武以紓皇上旰食之憂效其心以事君如召虎其人者俾臣因以報屢世高厚之恩于萬一又臣大幸也不佞敢以是終告而渼致其勗云

賀總督梅林胡公晉秩宮保序

夫島夷首難垂十年所其濵海黠渠内反爲之應者雖相繼授首而禍孽元兇若王直者尚未懸而馘之患未巳也直歛人落魄狡獪以知雄鄉里徃瞰海禁弛輙斜不逞葉宗滿謝和等治巨艦貫夷以弋厚息逋王滶之恣睢于風濤林莽間者殆數年矣巳乃蓄異志嘯聚下命徐海陳東等稱兵爲亂蟻附蜂屯據島之松漥浦以居負固僭名號威脅諸夷諸夷胥委心歸計時時頤指以分道攻剽而各以其部署爲鄉導所至輙挾勝筭縱其虔劉無敢嬰者比胡公以侍

御按浙曰是類顧知用兵非直爲之坐籌則然乎夫夷爲潰疽直則内蝕潰疽易治内蝕難攻不以智計圖之不可也先是聞直叛禁其毋妻於犴狴至是釋之且優之廪餼因疏請遣使移諭日本禁戢部夷寔以覘直也于時生員蔣洲陳可願充使以行未幾還者挑倭酋董二訊直所爲謀狀益悉公具爲上言曰不討直則國家鈇鑕之典不明於天下而稽禍滅德滔天之宄無以創懲且接壟而瑗視矣上嘉公明于料敵　褒以璽書海外事委公一切得便宜會南臺亦交章請懋封拜賞格以優擒直者旣二使越島因

介者得見直于竊據之別館開陳利害緩頰引喻因
唔以高爵告之毋妻無恙直頗歡悅乃遣葉宗滿數
輩先詣轅門以嘗我尋酹酒揚旌率銳卒千餘挑無
印表文詐以灃州王貢徑泊岑港曰厲兵以要市并
索毋妻官封云其時海方擁薩洲夷數萬入寇松嘉
等郡故直之來也謂誅殺不我與即移兵策應亦計
耳尋閩海殲滅竊惕息不自保然猶低回未堅決公
乃督諸將控扼水陸要害兵陳四周持滿以待覓死
間諭直又使其子澄寓書招致之復開關示欲進兵
狀直窮蹙遂係頸伏辜餘黨悉殄時嘉靖丁巳冬十

一月也夫直據險虎穴弄兵鯨波公直以一介使致
之若孤豚然此非與神爲謀破必機牙者不能也然
公經畧深勞良工獨苦疇盡知之哉功上久未報越
庚申春大司馬虞坡楊公視部事公深識兵機以爲
不酬盡敵之勞何勸能軍之善首奏公功言公籌畫
精計處當所宜重賞以答忠勲
上優詔勞公曰督臣勞績殊常迺冊功踰時非以示
勸也其加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千戶總督如舊命
下浙士人謂公夷大憝剗禍本民其來蘇今得藉
天子寵靈庶以報公功德矣且

天子討重海藩仍留公鎮生靈休戚之命其永嘉賴
矣乎胥欣欣慶郡守李君雅夙知屬揖言以章盛典
揖因言曰邊疆之臣功難建建難論論難賞故擐甲
戴鍪冒矢石以先士卒而苦臆悴形戚戚焉至鬚髮
爲白者恒顧慮於身後而遲疑于樹立乃足未躡行
伍目未覩旌幟而千金市級一笑登壇者直易易耳
公後先斬首虜以萬餘計今功再踰歲始論可不謂
難乎使非聖主知人之明任將之專而二三股肱大
臣以休休翊贊皇度公安得以悉心壯猷而攄忠自
奮也哉昔淮夷倡亂召虎陳師于疆于理册躬之故

忠也南國既靖王心載寧釐圭錫土一朝右之明也
忠則體國不貳而業顯明則賞信不疑而人懷中興
之治宜矣今
天子光昭六幽明邁周宣而公勤誠一致忠有加於
穆公宜賚弘謨廓清海宇以樹
國家億萬年彊徼之防於戲休哉揖浙人也蒙明福
爲最久敬紓肝膽輪囷以江漢之誦誦公凡豪傑仰
公者當知予言爲匪佞

賀甈侯李陶山膺薦序

予幸以侍從獲出入禁闥竊睹我

聖天子履高居深而四海蒼生之念至纖悉也比東
南坐島夷之困民用殫感尤上壓
宵旰計安元元冡申敕有司以休養凋瘵復明
諭將指臺臣按部中之損下殃民者論而罷之甚者
繩以法舉能奉職循理若所謂廉靜之吏以聞而待
之以殊陟也廼巡按御史海陵菱公列既薦龍侯池
陽李公略曰臣按兩浙察吏治誠無若金華守最者
其惠化博洽上下恬愉臣賢之不爲異其飭躬捐介
暻然汚濁之不可譏屏去煩苛與民相安于無事殆
所謂廉靜之吏哉臣則未之數見也有臣若此庶以

奉　明詔稱德意耳宜亟超擢以旌異能且以風勵
庶職也詔下公之屬吏蘭谿令蔣君輩相率徵言于
唐子爲公賀予辭曰公爲郡民謳詠休澤溢流翔行
亦何待于末議之誦說也且公尚簡默其弗賞以言
三辭不獲則爲識公之大者以復諸君夫今之所難
者豈其官之難也之難哉謂其時難耳夫今之時若
病者之動榮及衛不得更以重劑投之惟宜泄調和
徐以還其眞元之氣而後沉痾可漸瘳又若敝銜脫
槧之馬鞭策無所于施惟時其芻秣裕其力而後更
譽以調之可也在昔金華之民力本業給于衣食州

郡長吏駕不郊稅而境内治非才德殊時異也廼者
徵餽轉輸歲以數十萬少歉則盡歸公帑即閭比閭
作啼號聲一不熟則貧者轉溝壑富且幸存者亦已
髡産而逋流甚哉生民之憔悴未有若此者也猶乎
動榮及衛之疾敝銜脫槧之馬雖療以倉公御以造
父未可必其計功而挈效則守令之難亦未有若此
者也嘉靖丁巳公以南曹出守至則殫圖宣猷劬劬
民事信條約取領要飭治之一切以體恕寬平爲本
不客禁張威以震光耀而掠聲譽知民之剪爪及膚
而苦其生也則首躬儉約以率僚吏塵視金玉視吾

民之財乃不啻其膚髓然雖一服食之費不以苟一
力役不以輕不以東脩交際境内出疆則垂橐而往
焉計省舊費且四之五須白者謂目睹十易守矣號
稱良者必公之廉也頻年征科上惟期會是促稍緩
則罪戾至矣每司牒督責公輒感焉敢容寘有殿課
以待免署拙而請囚之心故賦恒緩與之期而不怒
其徭時而又公會計平法準惟正是供俾暴者不得
溢其額殘者不得奸其利民雖瘠而不甚厭苦者賴
公紓恤之力也郡故鬻于訟一呼而百十爲群公優
于聽斷曲直諳增下一決而退顧弗屑屑鉤探隱伏

章示神明務含茹而化導之使其心諭意㾾訢然自
勸而後已即令犴狴解繫囚絫縣者若遠而去非公
政狎於民之驗哉奇徒窺便售奸雖知辨者眩之公
素嫺法比低昂操縱皆親所注裁無得以高下其手
者而尤嚴於緝縛宿猾日汗慄務息而聽命即丞尉
令長簿領而下亦各以廉隅相砥礪條守其程輻輳
並進以効夫治理噫嘻公以今之時卒之能脫民毒
痡與之衽席不聲色而善績之昭揭者至不可盡書
設以公當前守之易其功顧不𡌴倍之矣乎嘗觀漢
之興也承周秦之敝高惠之間民力盡于役財盡于

征殆云極矣惟時平陽侯順時之急與民休息故其
治底寧一屹爲漢賢相今
天子重臺臣言行且畀公以大政以宰割乎天下則
公規畫恢張之所至將等平陽而上之不佞竊拭目
以觀其盛

賀邑侯蔣雲巖旌異序

我　國家置監司銜憲將指分察諸路百執事按其
賢且能者以聞于
上而于邑令尤慎甄別不輕與也得非以今日有司
之良即異日朝廷耳目之寄乎故邑令得監司之薦
者才十之一二耳噫嘻難矣哉浙凡爲邑七十有奇
類畀以科甲之彥治行相效視無大優劣其以逴越
而膺監司薦者又才十之一二耳噫嘻難矣哉雲崖
蔣侯來令吾邑未踰時而侍御海陵凌公薦之甫朞
而侍御關西李公復薦之一歲再旌飛章屢而至焉
是誠邑令之異數也哉于是邑博鳳洲何君而下率
群弟子徵文于史氏楫以爲賀其言曰興學宜教厥
非政之大者乎文廟盩頹乎敝矣雖數更令而莫或
究心者侯至即選材鳩工仍其舊而增飭之若殿若
廡若戟門新刻丹艧翼然以新四賢祠有堂歲久就

圮而且儉陋侯經畫工緒需以罰鍰工用訖于成輪
焉奐焉侯政先風化而教務作率可不謂賢耶楫曰
趣辨于書牒之間而精覈于盐米之末世之爲吏者
比比然耳未遑他務而首崇聖哲如侯者是所希覯
也昔黃霸張敞同以治稱著聲而先德教敦禮讓則
爲霸所獨優然則侯豈今時吏哉其誠賢矣乎群弟
子復進而言曰邑伏垢滋久至者率舒緩不爲剔刷
侯則飭厲條章戢縛奸宄肅乎振矣已乃布惠宣和
肆眚災之赦寬蠢愚之罰務爲含茹壓以至誠俾小
大賢愚罔不濡惠飫休而傾心焉所謂不忍欺不敢

欺者又在于揭日月之外矣邑曠甚千里嗷嗷俟降服徒跣爲萬民請命于天復騰檄乞蠲稅爲萬民請命于監司令境内足稻黍與若覆盂殆俟貽之安且食耶邑當孔道官人上下舳艫相銜供億往來日不暇給俟于諸所應費立簿要勾稽之且鏤刻其多寡以爲信使暴者不得溢數而濫索所費視昔約減三之二邑市猾肆爲奸利歲侵匿額徵稅粮逋負多至數千俟則呼各大戶徵收責以如期必輸輸必完自是無逋稅無重徵數十年之積蠹不聲色而一旦滌之比歲徵輸不前則用法苛急民不堪命俟省諭富

室預爲貧者輸辦徐徵以償其時率而行之嘖有頌言卒之紓私困之困足公家之用民則稱便其達變有如此者俟視篆來四民康樂八蜡維期鬼神歆享政用乎于上下不可謂能耶梅曰昔太史公論次循吏人録一事或數事不過復郢市高門梱拔園葵去織婦耳以今觀俟之政至纍纍不勝叙說其誠能矣乎然則詞之所褒異者皆爾群弟子之所具述矣予言又何以加焉雖然予則能明俟之心也介約不淄俟之心潔然而任質以行素弗沽名也畦畛罔設俟之心愨然而誠中以形外弗致飾也𣪊育恐傷俟之心仁然而傅大以行公弗市恩也勑然必精俟之心勤然而挈綱以振目弗多事也是故致其潔而威則著致其愨而信則章致其仁而澤則傅致其勤而務則集以俟之心行俟之政蓋可以通于神明質于蓍龜而其獲上治民也如枹落而響答木戛而聲應殆其所必至乎乃羣弟子胥欣然告以爲古者史臣使于外則采風以獻

天子吾儕所叙說史臣之所采也且執彤管以寄勸石又史氏職也子則知俟之深者以獻以勸俾不在子乎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五終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六

明　瀫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　汝南趙　賢良弼
　　　溫麻吳文華子彬　同校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陽訂正

序

贈睦侯楊後峯膺薦序

睦守後峯楊侯以戊戌進士歷南京禮刑曹屬擢知睦於茲凡五年政聲四塞用績于成王中丞思質首旌侯以上聞于未及侯侯顏色觀發與睦接比而聞

諸輿人之訟者則頗悉是于知侯蓋在王中丞先也屬壽昌令周君文明荷侯長育請于言以爲賀是故欣欣而願道焉夫睦環山爲郡其民自食其土不爲游賈于四方浙東西數郡浮萎柔華而睦皆反之是以其俗雅朴而尚親畏吏而怯于犯法地之靜以簡者宜無過于睦顧蒞茲土者恒狹小睦治則密禁張威而變之膠膠震光耀以賈能而掠譽民始䌖卷愴囊而苦其生矣侯治行著東浙未易縷序大都以體恕廉靖爲本一切苛繁屏去之信條約取要領與民休息未嘗出其辨智剸割措撫踔厲以自表暴而期

旦夕效然持法無所縱舍骫胥緝縛亦自不敢爲奸利甫期而令修政通民用以輯迄今則惠化流洽而府中晏然矣噫于于侯而重有感焉于叨職史館覽睹國初令甲有言郡縣長吏咸得辟除俊秀子弟媚習法比或遷去即弟子得以注授

敬皇以前猶師承此意是以四方之臣咸以職事待次于上計非可以信宿去也則奉職共常矣爲公家忠計不敢持兩端而遷視聽故政緒而成績可課嗣是寖失初意吏裁二三歲率得遷秩至有席未及煖而除檄且至者故吏亦冀倖超捷輒取辨于風跡而

綴飾彌文以企速化間有爲民圖稱者廼其所厝注則又格于旦暮數易不及究竟其畫而卒之民亦無以蒙其澤也今使造父御馬非和其脣吻調習其恒度而久其銜橛鞭策之制欲馬之馴也難矣環千里之境一人領其上百姓終日且不知吾心而吾能知百姓之心乎非須之以久而緩之以歲月俾其漸漬涵濡而冀民之馴也亦難矣藉侯于睦即以二三歲遷去不知其所厝注者果能究竟若是而欲徵乎成寧一之效于今也胡可得乎然蒙士顯于蹤進英喆況于素貧職勞不來東人所以興懟而侯且二考賦

功爲天下最顧不以淹恤郡服而有幾微介然者此其爲器皆俗吏可低度而遽數耶雖由此至公卿豈足弗爲侯異又何榮於今日之薦也哉予獨以爲矯伉沽激者可以市上而民或不之予安靜悃愊者可以孚民而上或忽之異然則必得乎上而後可以得民形勢之格禦而意氣之背馳較吏治者恒難焉以今觀侯其歌咏舞蹈譽于下也固如此褒增嘉獎譽于上也又如彼聲實茂揚上下交暢惟是足以爲侯賀矣昔漢制久任吏事追其積考而大計之課其勞勩而寵異之故有刺史入爲三公而爵至通侯者今

聖主宵旰側席以勞天下之士譬若齒革羽毛金玉珠貝無不登于府者楩柟杞梓無不登于室者獨後侯也與哉行且程侯之功實而顯陟之以爲天下能久于吏者勸睦民豈得復私侯之大惠也乎

贈邑侯周喬石膺獎序

自秦郡縣天下而有郡縣吏秦吏大抵皆酷也漢循吏爲盛太史公論次循吏上下二百載僅載孫叔敖五人人錄一事曰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乎于慨今之吏治則大異其致矣條教煩苛米盐纖織斤斤引繩墨毛比而櫛密甚者痛法深文烈焚揚沸不可抑遏是猶撫兒而日抶之也于生民何賴焉蓋吏治至是弊極矣若我喬石周侯古之所稱循吏非耶侯以茂齡來令吾邑恂恂温温不亢不厲其始視篆諸胥徒伺隙以售奸而侯嫻習吏法一如素宦獄訟盈庭次第辯決莫不稽覈聾服然不鉤摘隱伏以章神明得其情則從輕貰薄示創懲而止邑有殺人者計以變告逋誅逦詆引數人自爲之左驗獄久不窮竟侯佯執其婦訊之婦具以其情告其夫遂伏辜而連逮者立平反人以爲神異時亢旱爲虐禾未及稼侯徒跣走烈日中以虔禱祀尋雨若澍農始服

田歲庚幾其有秋而又抑市價訓平糶米粟不甚騰翔嗷嗷者少紓焉屬倭奴充斥吳會間其居人選愞不習兵率丧威稔寇故嘗路檄瀕處二兵以爲策應謂其獷悍可驅之即危也然徵調無虚時往返所經慮其或生他變則閉關弗納侯曰若以衛吾赤子而來而顧絕之其不生憤恚矣乎輒優治犒具以待勞于是過者咸悅而民亦自不擾也歙流寇窮蹙逼境遠邇震慴不知計所措侯料兵制守達晝夜持滿以待之寇知有備由間而犇比歲軍需繁浩殫竭公私猶不足以奉戰士以是不經之征析及絓絪而微科

督責之牒相望于道則民剪爪及膚而苦其生矣侯
曰吾力不能奮盡額以蘇民瘵顧忍趣期會以重困
之乎故每徵踈其蔽朴而緩與之期雖輸稍愆期卒
亦無負者非所謂寓撫字于催科者乎邑例編力役
往往寄耳目羨[illegible]于胥猾長令不能察則任其上下
耳矣故富勢輸賕而規避貧弱抑勒而咨嗟侯曰政
蠹哉民病哉其亟刻刷之迺精檢戶籍以差量征徭
即石斗以上科品皆親所注定揭令下闔境誦義不
置即富庶亦歸侯之公而無咨其詘詘矣吾郡文獻
甲東南邑代有名儒范賢良金文安二先生寔倡理

學迨明則章文懿公師承其統緒而先文襄公則得
所受于文懿具有淵源侯曰風學崇典茲非政之大
經哉而可弗先耶先是城南有文安書院久且圮弟
子員牘以請于督學狀云四先生統一學者後先相
望宜合祀以敦勸得如議侯亟選材鳩工飭新廟貌
列四先生像于中而歲祀之尊禮而樹之聲侯之教
丕乎弘矣凡侯治行未易縷舉茲特著其槩以上附
于錄不數事之義云侯為邑未及期德惠流洽士民
孚悅監司之飛章而薦馳檄而獎者屬而至也王中
丞思質趙侍御釰門陳侍御鳳巖交檄侯之賢以寵

侯于群有司于是邑傳陳君霽崖及庠諸生樂侯之
受知于上也屬楫紀美以傳楫曰是何足以榮侯而
弖言又何以加于監司之檄哉顧于激勸之機則大
有關云耳夫銜憲將指其勢得以獎譏之典勸董依
司夫其所嘉嘆褒異者必其人之賢者也而後其獎
信而人以勸否則不以賢獎不以賢見獎曷以察治
狀而肅官常也哉是舉也弖謂聲實之流侯固有之
不深為侯榮獨以賢如侯者以信其獎而昭勸為監
司賀雖然侯之為人悃愊不皦皦以近名迎刺人意
而掠聲譽侯之政絜已恕人不取辦于武健以震光

耀而實能本之忠信行以平易奉職循理非有凛凛
可駭之績以市乎其上而監司之所提衡引重于侯
者有如此核公論宣王法舉不失德足稱明監司矣
哉昔胥臣舉郤缺晉襄錫之先茅所以懋賞顯賢也
侯之賢遠邁郤缺而監司之明則直追胥臣矣故並
美之

贈邑侯金賓陽膺封勑序

賓陽金侯以三載考最奉
制贈其父中里翁如其官母施氏為孺人邑之人欣
欣相告語于野于衢而諸縉紳亦津津色喜謂矣久

于邑勞瘁獨至今得荷寵恩以慰勞之吾儕誠無已于翔躍翶揚之情也光祿廓源徐君已下率微言于予以爲賀適侯若有不豫然者曰仕時爲貧祿貴逮養昔有以三釜爲樂千鍾爲悲者予也閔食徒嶽白日不照其能已于抑心而咨咨哉揖曰天無完予物無兼獲縱其德或蘄其年豐其名或嗇其享盈縮消息乎其間而不可取必也如是故孝子之於親也順其不可必之數而求其所可盡之心而已耳侯今服官勵職克自表暨而二親之聲稱因以寘灼于當世蓋有不以年爲壽不以祿爲養者豈其厖眉倪齒乘

軒取筵而後謂之孝乎嘗觀太史公論次循吏曰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故所載類皆記其實不耀其文飾乎內不炫乎外雖未嘗見奇標異而有赫赫可喜之功而澤究俗與民蒙其理漢吏得人之盛迄于今稱之不衰侯初受命聞有言邑難治者邑之人于侯之始至則亦疑侯爲難事也間有懷矯拂以嘗試疑貳以覘者已而君子信之小人安之臺臣交賢而薦之然賢侯者曰介乎其廉而節也哲乎其明而不闇也曰郁乎其惠而和也秩乎其肅而不脅也夫是亦足以言知侯矣顧根極其感物動衆之

本則固未盡于是也侯性資端亮而絕無緣飾媕阿之習業履清約而常自處于恬泊容與之地故潔絜之必厲矣而任質行素不亟于近名也訊刺之必察矣而歛光以照不矜于盡明也徽奇之必勤矣而傳大爲公不詭于市恩也勑誡之必精矣而盻睚罔設不勁于絕物也蓋其誠與才合而動則有孚如枹落而響答木戛而聲應名實茂揚而上下交暢有翕然哉予請揭侯治行之一二以頌之可乎邑故多文儒碩哲而其衰也漸于奇靡侯政先風敎課弟子員校其藝而約諸理所蒐拔率多茂異士用休集邑故給

衣食而今以殫屣至征科不前則用法苛急侯緩其督責而剋示之期令自趨納如水赴壑不央而疾卒亦無愆時者民雖觭卷愴囊而不甚厭苦非侯紓恤之力也哉邑囂于訟一呼而十百爲群侯優于聽斷事至庬分菁刻迎刃而解以故論報不宿犴狴斟繫固其政狎于民之驗也邑當孔道舳艫相銜供億旁午侯酌盈裁冗以身所節縮而視民之財一飲食一力役不以輕所費視昔約減三之二四境環山犨孽之所狙伏時爲剽竊侯密覘而嚴緝之窮蚰曲蝮不得更弃逸騰踏生聚安若堵矣邑宿猾爲奸利雖智

辯者眩之侯操縱皆所親注無得以高下其手脊脅息以聽命焉卽今治具畢張景附風行而不成寧一之政殆庶幾乎漢世循吏之遺也哉夫嘉生自于所栽徇緒肇于所開故積善之慶逢吉之徵皆以推本天人反而驗諸其子孫者也聞中里翁早失怙弟妹覩而孩翁及孺人鞠哀茹辛撫二孤以成立其篤于行誼類如此顧翛然潛修而弗克永年當位今以侯之貴而尊榮其身寔天之所祚人之所詒參承而厚發者也豈偶也哉夫有子如侯者以光金氏之閥翁及孺人不亦猶生乎抑聞柳父之教以其子童耄母

之賢以其子顯世固多及親存權承之以豐爵美器者矣至能貽親令名而使生有聞死有述者何寥寥哉蓋僅以子貴也而不以子聞子曾是而足以爲親輕重乎矣且膺耳目之寄爲社稷之隷矣績記旂常而名格膂漢所以不朽其親者不將日以光大也哉侯乃辭願而慰曰子是之言也于當奉教忠之訓以益懋移孝之獻矣

送邑侯金賓陽入覲序

天子英挺膺作以六計清吏治樞筦之地精白承休嚴于私鑄邪賫之交庡府　執事罔不洗心遷慮而鮮豔冒沫濡之習益庶幾乎輻輳並進以登于治理矣顧俗之不興百姓之未蒙其澤玆其故有不可言者哉賓陽金侯一考賦功復再歷歲今赴尚書期會修述職事邑之人士悄然失其父母遑其師帥而榰也久庇于賢者以苟眣里亦介介然于侯之行而灋君尉則以士人依僾瞻戀之情屬于文之以爲贈夫廉吏自古爲難周官六計以敝群吏之治而廉其本實也第今之廉則異于古之廉古之廉也介絜不緇之節根于其性樂易可親之度發于其政故以之律已則嚴以之治人則周日循日良由此其選也今之

廉也蓋異于是矜名行者緣飾以要譽不勝其沽激之彌文務操切者徑情以裁物直任其伉倨之一切千金可割矣而或色動于刀錐之末其爲廉也矯而已一介勿取矣而乃毛舉于苛細之故其爲廉也刻而已曾謂矯與刻之政而足以綏衆化俗也哉以是稱廉較諸徇利揺貨者雖爲有間而求其絜已愛人如古之廉也不亦大相徑庭矣乎論官材者不此之辨抑何以察治狀而端士習也哉侯爲治以淸愼自標著以身所約縮而視民之財不啻其脂膏然一服食不以苟一力役不以輕奇羨苞苴無隙投餌而入

公府勿以吏修交境内出疆則垂橐而往焉居鬲殆五年其皭然無利于官如一日也須白者謂幾睹易令矣其稱良者必侯之廉也然侯固未嘗以砥礪爲之冲乎其中泊乎不見其可欲軒軒乎若無求于世者而不屑不絜調非其性則然乎然侯有廉靖狷特之操而能襲人以寬平厚愛之道有確固秉貞之槩而勿事乎峭厲勁峻之爲皙乎懸神觧之明矣而委照詳酌以調劑于上下之交致而勿變之膠膠也斤乎利盤錯之斷矣而虛聽審克務使其心意之自厝而弗震之廩廩也若風行電爍而雲雨之絪緼滃翕

沛如焉若關鍵之固且嚴而邪廓之并包亐刈其有容焉昔之傳循吏者至公孫儀則獨叙其拔園葵辭饋魚一二細事于意其廉固不盡于是也而所云約已循理是則所以爲公儀休耳郅都之徒亦稱其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行未必盡愚節于利圉人也顧其幹局法理之長卒之不能揜其椐摭刻轢之疵耳乎所頌述雖未足以盡侯之廉而迹其不近名不立異殆有得于公儀休而爲古之廉也夫以敦本實豫功用與美善之政率根于性天之眞乎不具論而其大者爲民開鑄畫制便宜而分野度田以正經界與千百年之利惠稽程定期以紓征科釐千百年之棼胥類皆辟絶可記昭揭不磨將追三代之良陋公儀休而不居豈世之矯與刻者可俄度而遽數也耶即令刑罰清賦役平人有坊域事有章程俗興而民蒙其澤日依被于侯之德而未饜而北旌且抗道矣則塡道遮留而咨咨日侯之行弗可已其來弗可覬也蓋無如侯何而侯亦不能釋于衆也各訓所職業而慰勞之意氣之交乎肝膈之慕切是可以聲音笑貌支離牽綴于其間乎所謂吏有遺愛民有去思不啻今復睹其盛矣抑聞古之陟明也愼其始後之黜幽

也精其末末之難圖也久矣農夫耨不盡稗登于場而後簸除之則美粒荑稗淆而罔辨廉吏美粒也而矯而刻非荑稗乎

天子釐工熙績躬明德以照臨之其守恬修姱之士羔羊素絲之賢在所褒嘉而優異之矣然不有巧微喬潤圜轉頡頏以竊世資者乎又不有微文深詆赫爲以耀其光耀而違衆標異者乎是非極參核之明以別其近似之迹幾何而不爲美粒荑稗之同登也哉今且程侯功實而明陟之出入禁闥爲

朝廷耳目侍從之臣以塞主違以明國是顧吏胥之

關切民生也甚重儆其邪而挽其趨俾清白者比肩而立請于侯之行也賦之

送郡大夫周漢浦入覲序

今年甲子當覲期郡大夫漢浦周侯應制而行按故事諸僚佐兩山張侯鷗野胡侯南岡李侯倣古者歌四牡之義以相勸勞也謂予與侯爲同年友而屬之詞予屛迹塊處世故邈絕顧鄉國父母之政得聞于樵斧漁罾間者亦能言之夫古之人有功德被于其士而士之人詹詹然稱之不輟于口油油然思之若弗能忘泫然若欲垂涕泣而于其去也冀其復來于

其來也恐其復去極瞻戀依戴之念莫之能已已者豈是區區書牒筐篋之謹與夫訟獄筦鑰之辨而可以得此于民哉抑必有卓絕可紀之功德昭揭乎人之視聽而深入乎人之肌理所謂捍大患禦大災者是也否則緣俗守常而務治理者世豈少哉歲辛酉侯貳吾郡攝守事會歲大侵闔境耄倪纍然告困而梟悍[illegible]刖狙伏于雈澤肆爲剽竊惟時上下洶懼變且嚮與蓋岌岌矣侯日夜吐哺而捍救其間戢孽機宜以計縛諸首惡而寘之法餘黨縱釋以底于平夫以數千百之衆不容朝之群殍而弭之以尺畫無遺

策馬視諸緣俗守常者難耶易耶郡之人士不忍忘侯之功德也相與像而祠之伐石而紀其事矣迨侯以滿績赴闕也郡之人士相與綰車遮道攀號而送焉未幾 天子念吾郡爲東南徼士當得二千石拊循之以侯故嘗佐郡而有異能于是 侯二千石印綬而視篆郡之人士躍然忻以愉謂不圖復得借寇而卒以終侯之覆露焉而侯亦拊視舊之人士灑然鮮顧以爲吾所嘗膺汪應給于此者尚未能以究所施乃今操柄所在有專責矣庶幾展其十之一售其百之十焉耳惟昔崔彥昭節度河東境内大治其

去也耆老願留詔可郭延魯爲復州刺史吏民賴之其去也州人乞留不許蓋未嘗不爲河東幸而爲復州惜也顧知吾郡今得比于河東矣豈非至幸至幸與侯戒行有日郡之人士復有不釋然于侯去者然今日之事君事也不得以私留予輒爲郡之人士而致祝曰聖天子四海蒼生之念至纖悉也申誡守臣計安元元至朊復也有詔召問郡事民有[illegible]卷懷囊苦其生而憂隱莫之上聞者乎有日滋月蕃無啼號聲而長顧長活者乎侯其具以對矣吏有鷙而峻法貪而暴賦殘民以逞者乎有介乎節亦乎惠而廉

平者乎侯其具以對矣又祝曰衮衣之覲東人之懷
仰周公者至矣願侯疾其馳以遄慰我人士之思

送郡司馬蔣魯山入覲序

隆慶辛未當覲期維時郡公甫至乃蔣侯以序應制
而行北轅且抗道矣周子臭侯首錄士也及侯所甄
拔諸弟子員張祖于江滸而屬予以贈言之典余屏
居塊處罕濡跡于郡庭而侯枉騶乘亦不數數蓋甚
濶畧也顧嘗襲侯風神藻度而紉蘭蓀以爲佩日僂
僂傾向焉夫百姓之不蒙其理俗之不輿豈得以盡
咎吏非其人哉蓋人有所長則有所短廉而能敏而

慎者士人之上姣吏治之良摹也然能以有爲者易
失之逼而不足于廉廉以有守者易失之執而不足
于敏敏以集事者易失之畧而不足于慎而慎以飭
躬者復恐傷于迻而歉于能此固天之若有所靳而
與角去齒之意也於乎吏鮮兼才政無完美又何怪
乎侯以明經舉進士佐吾郡郡故嚚于訟而侯擿發
奸伏辟於芒刃盤根之所斷割大窾之所批導恢恢
乎有餘地焉是以庶獄庶事邑所不能決而仰成焉
其有大事大獄監司所不能決而檄委焉論報不宿
上下稱平孰與侯之能乎比歲民困誅求日以殫感

侯務節約而紓恤之而尤瞬然以自著常祿之外一
絲粟無所取而苞苴請寄不得投餌而售其奸孰與
侯之廉乎案牘鬱轕窮日夜不盡省侯提於校覈機
發而允轉若登高建瓴沛然達之孰與侯之敏乎聽
其言纚纚爾覿其度恂恂爾敬共勅慈以砥礪職業
孰與侯之慎乎夫能以剸繁理棼于政也裕廉以絜
已律人于政也確即其所厝注兼卓越可見之長故
其所表樹有隨試輒效之績俗易與而民蒙其理有
繇然哉昔之叙列良吏者曰剖決如流曰決遣如神
曰處腹不潤曰受直不怠各舉其所優爲者人錄一

事而已若所謂兼才完美而盡與之者亦罕矣夫不
限于其所長而復不見其所短侯之得于天者不爲
獨厚矣乎侯初試令臨川多遺惠民到于今顒然思
之詹詹然頌之不衰嘗奉檄視篆吾邑而數育之德
甚厚故民之攸曁常在于侯而侯亦未始不于吾邑
而眷眷也茲佐郡已兩遇考而休澤浸溢沓然入于
民之肌理而漬于肝膈若嬰兒之戀慈懷不忍其去
而望其亟來者於乎昔也臨人思之今也越人望之
侯誠可以言得民乎哉
天子崇化勵賢尤重治劇之吏今且考侯功實而將

之華要以欽施一方者而公之天下也則越人思之天下之人望之矣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願侯無忘也爰序以俟

贈邑侯薛石東覲序

嘉靖甲子冬石東薛侯入覲裝具嚴且行矣里居諸大夫悵侯之別相與語曰侯治行之賢前所希覲繼今而今有賢于侯者乎是未可知也若夫長厚而愨質直而簡砥義履信而不炫奇矜烈自吾屬之耳目所睹記如侯者尠矣且吾屬以公事群詣侯所每歲曾不再三而侯枉車騎歲亦不數蓋其瀏略也顧今

于侯則瞻戀而不能釋若有出于守心而莫能已已者是豈昵係之私云乎哉夫亦以人之相與也暱以小惠則恩易銷隆以虐貌則情易竭世固有肈然而交相權結者卒之索然而無餘味矣以此施諸恒民猶未易以徼倖獲焉矧士大夫耶惟夫悃愊篤中堅持自信不為擐利詭激之態而槪敢于委瑣縝瀎之灑文以能意氣之交乎體勢之脫略有不可以聲音笑貌支離牽惹于其間者故始而悅以解既而肝膈相慕戀久而有深長之思故自使人不能忘也然則吾屬之離于別侯也非以是乎于聞之作而嘆曰人心一也未有獲于士大夫而弗獲于民者未有獲于民而弗獲所司者侯之獲上治民而以政理標拔自表者厥有本哉竊慨夫隆古道明之世士修于家而理于官粹乎無異說也其所是非好惡一出于公而不以相訾病迨末流趨下仕者趨辨于書牒筐篋之間而學者馳騖于口說浮華之末是非好惡角立而殊方爭真而失當蓋自春秋之鄭大夫已長鄉校之議而宋季則合廟堂之力與諸生爭勝負矣公是若此又焉憑也侯涖任已二年所矣政有張弛民有喜怒而毀譽因之迺今諸大夫樂其長厚質直而誦說

其砥義履信詹詹然稱之不輟于口油油然若弗忍置是豈小惠虐貌可以招致之也哉侯之賢可知矣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茲其為薛侯哉然直道之遺公是之在人心者于猶幸其猶存而未泯也昔之循吏不以璽書褒表為異而以桐鄉去思為賢不以漢庭三公為榮而以若耶父老為重蓋嚴林之佚遺情非有為而樵斧漁罾之談類不涉諛侯之賢又不於諸大夫之賢益徵信也哉抑哲士之居業好修以策鴻名而豐偉烈也率皆溉其實不耀其文飭乎內不炫乎外故克負大圖艱托不御之權抱至險之節而

為社稷隸也勃之重厚黯之戇迺自昔稱之矣彼其
珠傾光轉詭心以姱世而干譽者鮮有能濟者也侯
今上計京師會
天子敦實黜浮以興政理之日當必增秩賜金以旌
侯賢以風厲庶職諸大夫蓋日望之云

送郡侯鄭石岩入覲序

歲甲戌春正寔
天子握符考政之初期會天下岳牧以職入覲迺郡
侯石岩鄭君應制而行北旌且抗道矣别駕袁君率
諸屬之長吏倣古者歌四牡之義以相勸勞也則因

金令照屬掾以詞楫詮伏于長林豐草之間所襲乎
殘膏餘潤亦既沃矣輙承命而披豁其輪囷焉夫婺
本越西鄙山川闓礴風氣龐涵自昔樸茂孝義忠亮
文儒之士彬彬出焉而為牧守者類皆賢哲名流煦
養飾導之政俗並美故稱鄒魯而隱然望東南云其
敝也民物繁熾機利滋萌漸于澆靡俗稍衰焉而其
鼓刀箠工獄書案牘轇轕窮日夜而不能盡胥吏號
煩劇難治焉夫化塞于上俗陵夷于下其勢益相因
而非朝夕之故挽今而反之古亦存乎其人耳侯至
承其敝慨曰民固悍而嚚哉政固紊而弛哉郡之蒙
滋垢而病焉者久矣君其知所以興之乎則厲科條
精訊刺分錯抉剔辟于芒刃藻鑑而奸伏微曖悉屏
息而不得逞其明作勅毖之所及綱紐紀繹治具畢
張而諸渙漫棼綸之習葳蕤蹊蹬之狀舉湔滌而釐
起之不逾朞而民有坊域政有章程帖焉風行翕焉
景附肅焉峻整而登于理矣侯復慨曰脫槩之馬更
轡而調叢沓之政一劃效矣顧本實則未之遑吾其
知所以進之乎則考鏡遺風修明禮教樹聲訓俗之
典咸以次而疏舉宗忠簡五公大忠也廣為葺新其
宮呂成公大儒也力為復其侵田章文懿先文襄師

承諸賢統緒而多茂節蓋勞以光于先烈則祀文懿
于四賢之祠祀文襄于文憲之祠象賢甄遺于世教
弘矣暇則選弟子員而群肄之校其藝剗其奇靡而
約諸理其所甄拔類皆儁異多士興焉復召三老而
省諭之以親愛和睦之道著為要約布之里巷恒乎
根于心維于情浹于膚理而民日向風焉昔漢良吏
為盛以其局幹之長法理之深掠聲譽而實能者迺
其所名良也而倡化範俗俾民回心而企善則自文
翁劉文饒而下無聞焉文翁守蜀脩治學校俗比鄒
魯文饒引諸生執經對講民以興行其視張敞趙廣

漢之所能可俄度而遽數耶是清苑庫理訟獄以趣
辦于書牒筐篋之間炫名迹衆鉤鉅以震耀于刮揚
摘發之技今之爲吏者所能也問俗察隱祓舊飾新
極倡率洗汰之力以超出于沿襲因循之外迺古之
爲吏者所未能也故馭煩履劇恢有餘地機動矢發
咸中正的盤根之所斷割大郤之所批導若揭日月
以行者人固以是頌侯矣而其以儒術飾吏事行古
道變今俗使陶匏之遺制再覩于犠尊之市是則古
之爲吏者所不能而侯固能之以是頌侯庶乎識其
大也傳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齊之變也

去其常魯之變也新其故譬則浣濯焉煩之櫛之去
其垢以不失其故而已矣則侯今日之治毋亦新其
故焉耳噫吾固知婺之日復于古也吾又知異時論
吏治者將傳公于古之循良列也今
天子神聖樞莞大臣圖維化理方嚮用儒術之吏以
隆唐虞三代之治侯以治行騰奏最絕而其敦本實
先風教又超軼于世之展寀而務文具者行將最其
庸而顯陟之以風勵庶職則于四方婺之人士益日
望之云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六終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七

明　瀫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　汝南趙　賢良弼
　　　溫麻吳文華子彬　同校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暘訂正

序

送邑侯傅信吾入覲序

信吾傅侯爲政於蘭凡再朞矣今赴尚書期會修述
職事故事縣長吏以最聞者例爲諫官侯政成而聲
藉甚復欲私爲吾蘭有可得耶于時蘭人士惘然失

其父母學官弟子員失其師帥而楫者跧伏於長林
豐草之間所襲乎侯之殘膏餘潤亦沃矣能無介介
於衷乎則因群弟子之請而披豁其輪囷焉夫古今
吏治推漢西京當孝宣之世褒顯功能之士用法律
督課事功其時獨渤海潁川三數郡不務深文密理
而張凜凜可駭之績惟商畧民間耕桑畜息稅歛如
父兄之訓治其子弟期于肝腸慕戀而已蓋不詭於
當世刻轢操切之習而潛回高文之流風遺化史稱
爲循吏不以是哉
國家久安法令漸以渙漫而弗之振勢也說者遂以

為蠹弊滋積矣迺窮極其根節穴竇而刈伐爬剔之其震光耀而揭日月以行者則今之所謂名良也噫西京末流猶有渤海潁川之賢曾謂熙明之朝率循時好而無以古循吏自待者乎予茲重有感矣侯始視篆即以振作教人為務葺黌庠而新之月校群士之文剗其奇靡而約諸理而尤斂於精鑑品士錙銖不爽其所甄拔率多茂異邑當孔道餽餉之轉輸調發之供億舟車之旁午交萃于今侯酌盈節冗以身約縮而視民之財不啻其脂膏然一服食一力役亦不以輕以故費雖不經民不為病邑故嚚於訟侯嫺

習法律比事至則彪分著列迎刃輒解然弗鉤探隱伏以章神明至重辟尤審克之求其生不得而後寘於法又稽故牒所原枉者疑者無死法者悉為平反長活蚕纍纍矣邑市猾肆為奸利匿歲額稅糧輒以千百侯呼集各里遞徵收畀簿計官以如指輸納亟報自是無重徵無逋稅矣消朘腹骨之害不聲色而頓滌之如此迹侯之治行非有矜絕之異以自標著而熠人之耳目殆深仁厚愛之根乎其心順時適俗之達乎其政所播拊而摩切者未嘗出於簿書期會之外而民之卹茹其休養嫗喣者日恒乎漬於中而

入之深則固非簿書期會之所能盡矣噫嘻彼所稱渤海潁川之愛其民而民愛之夫亦若是焉爾矣謂今習不可變古道不可復不亦厚誣也哉雖然予識侯之大而復觀其深訊刺之必精矣而斂光以為照不矜於盡明也廉隅之必厲矣而任質以行素不亟於近名也有劬瘁不弛之節而能襲人以君子長者之風有分錯導窾之才而常自處於禔簡寡營之地故俗易興而民蒙其理誠可以進於古循吏之列也夫然史謂黃潁川為相功名損於治郡時蓋指其總綱紀不及丙魏而差怠於宣政耳侯且入踐禁闥為

天子耳目侍從之臣其必塞
主違明國是聳時好之吏習以副當宁惠養元元至意異時功名俯視潁川可也群弟子與其師僉曰子之言也大而則請書之以就柤

送㕘藩周霽川之晉陽序

西北為天下首豈不誠重哉予在史局按輿圖知其方域考譜牒知其事宜嘗稽恒嶽幷冀之所從滋滙之帶峙以大茂勾注之險界以井陘封龍之防信山河之固華夷之限用武之地也天下阨塞舉在大行輻員萬里藉庇西北外則扞胡虜以藩蔽乎幽燕內

則接幷冀以招來乎晉魏豈不誠重哉是故周人城朔方李牧備鴈門唐置牧監宋界橫嶺皆因時爲之而中國之戎禍可知也胡羯之雲擾拓跋之割據遼金之憑陵豐勝之淪沒孰非自治之疎而外伺之獲入矣乎今冀地望　神京不五百里京後最急冀郎次之視諸往代其軒輊奚啻倍蓰已哉堠火晝明羽書宵至動息瞬運緩急反掌戶鍵之失扃而堂奧之不守源流之無防而滔天之莫救亦其勢然乎故今藩臬之臣常愼簡有石畫文武材具者任之不輕畀也涇原霽川周君忝知兩浙未幾復　奉命忝三晉

報至或曰浙內也晉外也安內易攘外難處周君者宜若是哉予曰是固圖治之要機官人之微權也君唯爲官而擇人臣不擇地而效忠畿輔近地名曰本根中原退陬比之枝葉本根則宜才良啻值之方殊艱枝葉則輕供給委頓之力易集故謀國者首西北而尾東南急邊塞而緩中原往往借豪雋于鎖鑰之司以消萌批難嚴方域而綏昕厖俾聖化遠被邊陲晏然寔惟承宣者寄之耳君少以茂異中省試第一人擧進士歷兵曹郎署督學東土聲實所加罔弗孚裕而冲襟雅度夙閑經濟之猷蓋文武材也知君者

不當以諳習邊事而已則今日之處君也不亦宜乎瀕行郡故爲君屬者鄭守而下以予嘗辱君投分徵言以別昔謂大丈夫不爲宰相坐朝堂佐　天子進退百官則當爲將帥請纓治兵宣威萬里之外君周歷兵曹七年所矣其職皆以振飭王略綜畫戎機佐其長而平邦國凡夷情之向背士馬之登耗山川阻澤之形險阨遠近之勢無不灼數而著占焉君往哉出其素所講求者而參伍之以中機權鞭策之以盡材幹若駕輕駟就康莊若登高屋建瓴水沛然達之而已矣昔趙充國討西羌曰百聞不如一見願馳至

金城圖上方畧今茲奉　璽書踐其地矣郎以身所親歷而驗諸口耳之所嘗得者不翅較然有明徵哉故騰槽之騎不至于千里弗知其捷也鑛樸之金不至于百鍊弗知其幹也試之以險阻加之以鑪鎚則過都越埂剸犀劇玉騁其長而運其銳直易易耳異時挾坐鎭之威而收遙制之績宣文武之則而愁安攘之烈者必君也夫涇原有浚谷趙公篤于宗祉君親大計以名於世君其壻也人稱才館甥云

贈湯鳳麓晉雲南憲副序

竊聞詩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乂王保之夫邊圉鎖鑰將以耀武而宣威乃勿良將
猛士銛戈勁弩之用而顧求純懿之臣陳于四方者
何哉蓋師以毒民政急和衆禮樂慈愛為戰所蓄而
內之順治則外威嚴先王禁暴戢兵保泰定功之謨
皆由此選也滇古荒服聲教弗漸自唐迄宋往往寄
約束于假借謂為羈縻顧其疆域阨塞反側靡常時
恬則蟣聚蜂屯有事則狠跳虎噉負險固爾我
朝幅員混一僰爨羅甸咸籍版圖可謂盛矣往者沅
江之變上下震驚虧天家之重啓諸夷之奸非細故
也豈非當事者恣睢立威猰㺄其民而霅用之使然

哉故今廟堂于九百粤守監疆埸符節之吏悉更以
才良兼資文武者畀之往焉會雲南副使闕銓司選
于衆得鳳麓湯公且拜命戒行矣吾邑周子昊為公
鄉閭所錄士也悵其別而無以承教則以公嘗緣愛
予言屬之以贈予未及伺公顏論而婺與衢接比間
聞諸輿人之頌者則稔知公為純懿之臣也茲以滇
之屏翰而委之
廟筭不其宏遠矣哉公以文學起蜀中舉進士為司
寇屬幹局譽望顯郎署間其治衢也獨以政績標異
東浙大都以體恕廉靜為本一切繁苛悉屏去之信

條約取要領飭規畫與吏民相安于無事而已然豐
綏懷之澤矣而盤錯之所斷割大窾之所批導則恢
恢焉耳秝懸解之明矣而蟠木之所斲雕菅蒯之所
漉笔則優優焉耳謂公非純懿之臣哉以純懿之臣
而寄安攘之責庶其德威竝懋而馴馭得宜矣乎昔
晉文之行師也不戰陣而先信義所向無敵龔遂之
治渤海也弛去禁防寇賊大靜是固古之明驗也與
哉今夫御馴駟者晢其機的騠騂之騎則和唇吻時
芻秣而調習其恒度焉耳中州之民譬則馴駟也邊
圉則騠騂之騎也晢機的以控騠騂鮮不摧轅而覆

轍矣滇雜僰爨與內地殊操不得盡用中州之法其
惟至誠孚格以柔之約法申令以保之通意同欲以
懷之滌煩撫攜以安之修其教不違其俗撤其度不
拂其情齊其所齊不齊其所不齊內蔽夷心外消逆
爨道之上矣謂弗鄙夷其民者而民顧有不夷而舉
者乎且古之建偉勳者類多奮跡于遠轉戰千里略
地日南銅柱之外吾臣有如援者任之運籌決策得
蠻氏心而制其死命吾臣有如賈者任之久力以克
壯厥猷媲美往烈世豈無若人乎是在湯公若夫校
遐邇量勞佚而為公少者末矣抑書稱君陳道洽政

治則潤生民惟曰令德孝恭施于有政觀于周而知
彝倫之治之隆也聞公事母太夫人孝理篤至則知
其移忠有本而秉德植功揚親不朽者又甚茂無極
矣

送沈練成之楚藩序

練成沈公以臬副巡東浙者三年吏式人理訟獄平
戎伍飭譽用休洽于上下　當宁廉其最擢參楚藩
政事郡佐李子某劉子某問于唐子某曰自公之涖
斯也厲風猷以提衡于上而諸司祗受成畫以肅其
官常而效于執事何幸庇公久也今行矣願吾儕安

所師承且如士民徯望者何也因以頌述公美曰勑
法精剌而辨智剸割之所及無不得之伏倖漏之科
然而博大以行公勿震之凛凛也委照詳酌以調劑
于上下之交致而搜敝決強逆其鑄而溉之然而要
約以標準勿變之膠膠也神懸解之明矣而蟠太之
斵雕菅蒯之漚芼則固優優焉耳厚封殖之深孕而
盤錯之斷割大窾之批導則恢恢焉耳若雲雨之滃
鬱滂沛而寂然不見其運動之迹若關鍵之甚嚴且
峻而邪廓則充然其有容焉而其稽田賦置伍保則
又昭揭乎人之聽視而深入乎人之機理矣郡故苦

于虛耗雖緣溪流衝蝕而飛詭欺隱相尋莫詰閒舉
履畝之法而復鹵莽于創議紛更于數代民且告病
公檄令有司集故老根其㞐所因覈其實所在計無
田之稅及無稅之田而通融遞減著爲畫一無重征
無逋稅矣郡四境環山而慓悍狙伏于林谷肆爲剽
竊月數發不止是殆聯比無法而奸孽有所容其間
乎公得其機牙分畫里甲編爲保伍保有長副遞相
譏察詭匿者即連坐之有警即相率並蘺而禽獮之
千里之封不勝誅之奸宄而弭之以尺畫屹爲干城
矣使繼公者相摘而行以不失乎今日之意庶非蹐

民于百世之利哉公有大造若是子能文其功而以
繫吾儕及士民之思于久遠乎余以荒落潛深伏隩
曾未得一伺公顏論而挹其聲光然概有聞于漁緍
樵斧之間者亦能言之第前所頌述則既識其大而
觀其深矣予言又何以加額獨以今制之參于藩也
職在釐賦夫以催科猥務參政上秩而屬之者寔周
官經國之遺耳井邑丘甸以制壤賦比閭族黨以制
役賦官有程民有則達本以興理于是乎節量而爲
金穀比伍而爲甲兵推讞而爲刑獄綱提領挈庶事
犂然而舉之任不亦重乎且叢瑣米鹽爲奸利之所

委積惟賦爲甚以什取一則一也今灑加之徵加之輸又加之而倍而三民豈堪耶况入于縣胥猾以自肥蕩而後已乃更括諸民以償民豈堪耶故屬上秩專很務者非謂其能日斤斤然惟期會之集以速得志于民也夫亦望之以剗蹟與之弊解膠固之痼焉爾矣故歛之而數盈戒之而期至是爲長吏者之所能也盈其數而民不匱致其期而下不勞非爲長吏者之所能也荆湘郎郢之間疆理廣袤貢賦錯出比以繕治供張之冗而空杼倒囷猶不足以給徵輸其貲耗于鼠穴産部于勢門又十而八九治莫有難于

湖者也公行矣柰壽登耗綜覈羸縮咨所病賦者而蠲之俾暴不得以溢額殘不得以售奸公家經費勿絀而私室生聚恒裕湖民其有瘳乎夫篙櫓之師以御或躓塗墍之工以斵多傷言藝有所專道有所異也故拘方毋艱于廣業兼才斯可以宣猷公以傲儻茂實之能而自處于簡靜含弘之地以峻整振厲之威而緩之以涵煦轂育之澤張弛協其宜文武宣其則殆所謂兼才也哉是故會計之司緝靖之寄訊聽之典隨所投而應之而浙而楚而天下不既有餘裕乎二郡佐叅實奉公黎已愛人之教而漸漬之獨深者宜有味乎予言而書之以爲公贈

送郡丞李斗野之南兵曹序

古今吏治莫盛于漢而其踔絶可紀述者類以循名天謂之循者豈其掊撫矯咈行其一切以自標著哉葢循之爲言順也人情不甚相遠其疾苦嚬咻無以異也所貴司牧者本之以深仁厚愛之心敷之以達權救弊之政順人之情而張弛之因革之期適于機而契于時宜斯俗以興而民蒙其理矣斗野李侯之佐吾郡也其始至郡之人士相與望之温然有君子之容焉及其臨政也獨以豈弟樂易之德與郡之人

士相摩揉而字格不忍張才美震光耀以彈壓其民而聽其政者亦若飮醇而神解以去但然入乎機理而肸肸然不啻若其家之父母如是者葢三年矣銓司程侯之功實而陟爲南兵尚書郎維時郡之人士相顧而咨嗟曰轂育覆露吾儕日徼惠于侯之賜矣微侯則何底也且吾儕非赤子乎而忍奪之父母耶維侯亦不樂曰余幸與士人狎也冀得賡平成寧一之效以媚于下而遽有兹命如余績叙何或以語楫竊因之而重有感慨焉郡故于嫁娶輙論財故不重生女多溺殺之男有至老而不得配者女有愆期而

不得歸者侯乃顧于士曰余欲使婚姻以時聘遣有
則無篾天常無斁人紀則始爾多士而又立宗保之
法定采幣之儀嚴首匿之罰裝送資賄之具悉品節
而限量之凡以破其習錮之愚而啟其性天之良者
亦既諄且至矣郡故有召募之兵以應援閫廣諸鎭
久而奸宄幸釁以竊攘梟雄椎剽以鼓亂戎馬生郊
夾近肘腋民之隱憂孰大于是顧當事者委以爲難
療之痼率習恬養寛而莫與究詰侯則博畫而密規
之聯以什伍覈其冊籍給公符以選募驗公符以歸
農摧拉角距俾就繩矩不得更恣睢去來奔逸騰踏

以潰紀律于是居者廼畝廼廬募者以干以城閭閈
生聚安若堵矣夫相觀而化者爲風相習而成者爲
俗而古今難于移風易于溺俗者豈其性然哉良由
司牧者不能子視其民恫瘝乃身詢乃疾苦噢咻而
利導振飭之耳夫父母之于子也不獨饑寒之軫而
猶室家之念不獨撫摩之恤而猶噬螫之防今觀侯
之爲吾民討也慮之切衛之至而告戒丁寧之肫複
雖父母之保其子也能是過乎顧千百年之利將以
開籌畫而起事功而侯且抗旌南指矣郡之人士方
樂侯之政而未饜日引首德化之成以終侯大惠侯

亦冀究其厓涯而課其勞勤以慰人士之徯望今其
兩相失也能不悄然于父母之去而介介然于子弟
之懷哉昔漢新息民貧多不養子賈彪嚴爲其制而
其人名曰賈子賈女漢幾民多藉神策軍驕橫不可
控李頻盡條宿惡而誅之豪猾屏息焉知後之不以
名賈者而名侯頌李者而頌侯也與哉故有無窮之
惠則亦有無窮之聞余知郡之人士德侯而口碑之
不衰其不係于久近也必矣易齋劉侯懷官長之誼
而悵于別揖予草堂謀所以爲侯重者栫詮伏田里
分與世絕顧以爲觀政者求諸野益其情非出于有

爲而論不涉于獻諛故特書其政要之大者以俟傳
循吏者考焉謂之能重侯亦可也

贈邑李侯景渠之南戸部序

蘭谿環山爲邑其業力本其習敦樸其民易輿以善
牧斯者未嘗以爲難而其敉也征徭繁倍民生殫歷
于是乎機利作蠹蠱滋蒙垢而病焉牧斯者殆有難
色噫豈地難哉時難也侯初受命聞有言邑難者至
則飭執客禁以繩胥宿猾而絲棼緒糾之積胥以爬
剔而滌濯之而其分錯導窾震耀樹聲又若揭日月
以行卒之不逾春而頑避其照狡服其威懷嫭拂以

胥畜疑貳以覘者率肅乎振而登于理矣已乃務爲含茹布之惠和氣降于内色溫于外民之至吾前者悉壓之以誠而默體其情民見侯之不我鄙夷而於我有所不迫罔不惠德而傾心猶馬之受銜勒示之鞭策而左右疾徐中節數也侯亦怡然居之謂吾來也衆熒蝟聚一劃效矣乃今幸與士民狎也猶氷之消于夏日渙以釋而殊不見其爲難噫何難于前也若此哉是雖提衡於上者極被奬飭新之力而其敢風靡俗尚亦有存焉者乎故曰時難也卽今征寬而供者省役均而勞者息百務畢舉四封阜安譽用休

洽沸于上下以績最擢南戶尚書郞予姻友光祿丞祝君修等悵侯之別也相率抵予而諆曰我輩德侯在心文其心而頌之非執事能耶予亦幸以贊者父毋予而苟安田里誼固不容已于頌也予惟尚書郞從公卿之後輻輳並進以宣六典偶九牧共熙庶績而照應星辰其位逼近紫微天庭膺斯者類不輕界也顧世之人士必以臺省郞署爲軒輊而郞署復以南北較繁簡第未知獻替澄清之任未易得其處也而殫圖宣猷佐其長以克勝其職務之宜則尤貝一而已矣矧邦政首于理財官守艱于主計尤爲論望之屬者乎夫理財譬之瀦水農賦商稅其源也故取從其輕所以阜商供惟其正所以厚農農厚商阜所以豐源決浮淫之蠹祛糜爛之費公無勾減私絕侵漁所以節流流束而源濬財乃日益頃因儲峙衰耗則取盈于經制之外槩有殊名異目而關市之征則瀆厥權量拆及絓綱農與商俱困矣且冗糜食欲濟貨奸牟獵倐浚若谿壑殘民瘁國時則何如其難也侯于賦役艱窘之情利病贏縮之故斂散支調之方豈徒耳目之所覩記蓋久章章而明習之矣夫邑一者天下之積一令之政六官備焉人有言繇于操刀

可以解牛工于斵輪可以制器侯往矣其以庇吾邑者推而達之是解牛與斵輪之類也贊斂財以邦經贊制用以邦式俾公家資給不絀而齊民恒裕其侯之所優爲也哉是知賢豪之所表樹也每不限于其時之難而異日侯以位望顯融于世蓋自不難于吾邑者始

送司理林梅墩之南戶曹序

往予官都下側承都諫梅墩林君之風而不獲識迫庚午春都諫以節推金華行部予旅衆一候于瀫溪之滸則視其欿然之容冲然之色灑然之度藹剌剌

爲郡人喜無何遷南戸曹軒車脂矣見晩而去之顧
速其有愠乎否也會屬邑長令傳子輩以其重别之
情而問言于野人夫亦以林巖之遺佚心非有爲而
樵斧漁罾之談類不涉謏乎夫齒䑛之材不至于千
里弗知其捷也鑛朴之金不至于百鍊弗知其精也
故士之于世鑪錘險阻備嘗之矣是以過都越境登
途則㭊斮鯨斷犀無向弗銛得非夷其挾負振厲之
雄約諸穡秸蘊籍之容斂其志意邁往之鋭歸諸積
習更踐之深持養敢純而樹立閎偉也固然乎夫人
無論智愚未有舉世是之而莫非者亦未有舉世非

之而莫是者紛騰交勝得時者行故君子乘流坎止
進退無心委順之節坦乎其若有餘而其足于已慊
于心者翛然不盭其初服故進無驚于寵辱退無詘
于隕獲伏之而鹽車垂耳颷之而天逵振翼徐夫旦
暮之晦明反覆煙雲之出沒隱映而已矣斯非達照
曠之原明屈伸之道而神于變化者能乎哉都諫起
進士試劇邑入爲法從待詔禁庭出參鉅藩而長臬
憲則既遷歷有赫矣顧以哆侈口而復沉之下僚迺
僅推步移贊量遷今職云嗟嗟私者蒙舉而愛者見
拔異者遭譏而咈者被詘此志士拊心而受辱賢豪

長嘆以絶世豈其耽高尚之名而薄金罍之業哉亦
以時既不可容而志固不可遂也故以屈平之盡智
而放賈誼之異才而疎讀卜居漁父諸辭者益未嘗
不咄咄于世道之多致而憤憤于忠臣之跋疐也嗟
嗟遐舉乘風善仕待時彼二賢者竟阨蹇廩坎以終
其身豈非時哉今
天子明聖憂瘝英賢樞筦大臣方延老成練達之士
以共襄化理都諫以其胥于上下盤錯周旋猥瑣之
故歴乎劇切事變顧頷歲時之資則以發其積而流
其光博肆而錯陳之譬之琢璞利其器而善其事雖

藏之部屋納之汙瀆而其騰漢徹霄之色卒之何以
掩抑也至夫遷叙之遠近階秩之優亞豈所以語于
都諫者哉聞都諫休沐之暇輒扃楗頌文史而以意
緒托之詩章此其軼志于塵壒寄遺于閒澹髣髴吏
可俄度而遽數耶金陵山水殊絶而有都城宮闕之
麗益天佐之以勝使瞰其秘藏資其曠覽以發紓雲
異耳都諫緩帶濡毫吊古陳詞當必有照耀壁壇之
句矣

送司理劉易齋之任廷評序

夫郡有守有貳佐守專理道之柄而懸衡之固重矣

貳佐各職其一而推鞫之司顧獨與守埒重焉蓋獄者民之命也低昻稍失吉凶迥殊故議刑之叙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其次刀鋸其次鞭朴鞭朴之用不中而後甲兵之戰不息故刻盜之萌而弭亂之始莫要于法理則推鞫之司豈不誠重哉然其道有二詰奸正辟訊寃平反而已矣詰姦正辟義也訊寃平反仁也仁經義緯用法斯平顧義尚震耀其功顯而譽易以彰仁務矜恤其德隱而嫌易以集喜功而嗜譽微德而引嫌人情也是故巧文密理詳于詰奸而正其辟至于訊寃平反猶逡遁而後焉謂附入不附

出法宜如是焉耳嗟乎法重當以入法輕當以出覬三尺以趨于平若手權而游移乎一衡之上蓋有卑之而非益卑之而非減者也自非得慈惠之長忠信之師其不瀆法而罔民也者幾希昔召公聽訟于甘棠之下人懷其德而愛其樹爲之歌曰勿剪勿伐召伯所說竊意召公以刑辟監士民豈無有一之不卽人情者而其係思深長乃爾蓋嘗讀召誥一篇反覆于祈天永命而要終于顧畏民碞之語以是知民之慕戀乎公者有自也夫公以齊聖之德太保之尊而猶顧畏于碞險之小民遐想其洞屬悲惻之忱綏和

鞠育之政在當時者殆無不用其至哉易齋公愛而厚明而不苛恒中順應而咸中節理未嘗斤斤然出其智辨剸劃掊擿操切以震光耀而賈能然持法無所縱舍而窮魍曲蝮憑幽而嘯者悉屏息而不得逞而簡稽必精敦大不漏于凡故牘所原枉者誤者疑者無死法者詗之賾之繹之末減之所長活案案然衆矣尤優于讞決每兩造具備勿窮之以鉤距得致之文而虐之以鉗鈦桎拲之罰虛而聽若未盡也曲而當懼有遺也卒之比情協律帖焉罔懟是固不足以稱慈惠之長忠信之師也哉郡之人方樂其法理

之畫一而驤首以徼惠于終遒遽有是命將東旆矣郡大夫定宇公以其重別之情率諸長吏佘某等問言于楫夫亦以林巖之遺佚心非有爲而樵斧漁繙之談類不涉諛乎嘗聞易齋公雅懷歸志于遯叙之遠近階秩之優亞豈所以語于公哉第以爲先此而稱理官之賢者茂以逾公繼此而賢于公者是未可知也郡人久庇所天而奪之一旦若嬰兒之離慈懷能不盼盼然于父母而油然有去後之思哉不佞更卽概于中者以申終告可乎夫專以情與情以法御法以刑正原情以要事緣法以求情明刑以正法罔

無所謂縱而民之命亦無横且寃矣夫是之謂刑之
精華然匪仁弗恕匪義弗斷酌張弛之宜劑剛柔之
用而審克協中刑清民服動之化措而不用夫是
之謂刑之本根精華得于議讞之詳閑于聽訊者類
能之本根出于律例之外而行史之所不該非慈惠
以始之忠信以成之鮮克繇也嗟乎此召誥于今爲
烈而子產所制君子以爲叅辟而豐獄不可法也定
宇公絜己愛人深于本根之理而有味乎予言書之
以爲贈

送邑侯傳信吾擢任廷評序

聖天子臨御之五年綱維紀繹百度飭新尤鑒刑之
濫麗選慈惠之師以明清庶獄於是銓曹徵我傳侯
評理寺事檄至且戒行矣鄉之諸大夫相與語曰先
此而令之賢者殆無以過侯繼此而有賢於侯者是
未可知也若夫愛而庳明而不苛怛中順應而咸中
節會則自吾屬耳目之所覩記如侯者鮮矣兹别也
能無嬰情于去留耶贈言以致思屬之予矣予惟侯
之爲政已三年所日有賞罰刑辟以臨士民豈無有
一之不卽人情者而吾屬固係懷沾念僂僂然如勿
忍釋非其愛厚不苛之心未嘗以聲音笑貌支離葺
于其間以故意氣之交孚肝膈之慕戀而油油乎係
深長之思焉豈偶也哉今廟堂所需慈惠之師以司
法理侯誠其人也夫大理叅掌邦禁覆讞比部獄成
正其故失糾其繆遺若手權而游移乎一衡之上不
爽錙銖以亂低昻故曰天下之平然其道有二曰詰
奸正辟訊寃平反而已矣詰奸正辟義也訊寃平反
仁也仁經義緯用法斯平顧義尚震耀其功顯而譽
易以張仁務寬恤其德隱而嫌易以集人之恒情喜
功而嗜譽微德而引嫌是故巧文深理詳于詰奸而
正其辟至于訊寃平反纔云後焉而謂附人不附出

法宜如是焉耳嗟乎法重當以入法輕當以出視三
尺以趨于平蓋有昻之而弗益卑之而弗減者也苟
衡鑑稍失頗纇滋生其不至瀆法而罔民者幾希侯
絜己恕物子視吾民其於聽斷一切以哀矜行之道
有宜時有適歸不忍于淫刑以逞而已凡俗之暴偷
踰後爲訟萌者遏之稍知畏法者慰拊之悍頑者亦
不卽加法必使退而思之至不得已而後寘于刑至
死刑則惻然達于面目曰吾生汝而不得也前後豈
枉逮無辜且死復生者纍纍若而人尤優于讞決無
兩造具備片言僨成猶虛而聽之若未盡也曲而當

之懼或過峻也民上服下服怗怗而退罔有懟言至旁郡滯訟之求直者輒云願屬蘭谿令以決嗟乎侯以愛厚不苛之心平刑于一邑而邑無冤民今且舉而平天下之刑矣其民無冤亦如是邑乎茲諒之矣哉侯之器度儀觀人多擬爲臺諫之選曰特未眞拜耳及聞報輒嘖嘖咎用人者遠侯之才而疑侯未能置世俗華要冗散之嫌也予獨知侯之見不類是蓋地散則姤不及事省則過可寡責輕則勢不危職簡則學可修優游寺署積資稍遷而踦之崇寔不易易矣乎抑予竊有慮焉傳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

人不遠矣譬之千里逸足閑其輿衛節其和鑾而後過都越境沛如矣遠大非常之業要非以無事費日者所可至也日愼日習所以自試畜力畜德所以成驥侯能有取于予言益邃養而宏修焉諸大夫蓋日望之云

送學諭劉歎庵之平度序

山東闕里在焉蓋學校首地也予嘗奉使于茲由齊河抵歷城轉鄆而涉濟時則斂襟憑軾升靑兗之墟而眺焉雖遺躅往跡未之徧識而聖教人文與海岱同高深者固已得其槪矣昔大史遷南游江淮而會稽而禹穴折而九嶷沅湘則旣攬乎山川靈異繡錯之勝而又循汶泗北放乎齊魯之都觀夫子廟堂車服禮器宛乎揖讓周旋之迹而神與之接故其發乎文詞渾雄閎肆若天風海濤莫知其淵源之所自而紆徐曲折亦未嘗肆溢于矩矱繩墨之外說者謂得山川之助信乎予非嫺于文詞者也顧誦遷之文而遐想其奇蹤偉抱如糜珠齏玉躬執匕箸而嘗之獨至邑庠司教劉歎庵君泉遷平度學正平度岱山麓邑魯故都也其廟堂禮器車服之若與神接者皆遠近錯望可按跡而知而史遷之所謂大觀者今皆得

之卓哉君之行也故歷陟徂徠以望于嶽而觀于海則尭墟舜井周明堂魯靈光秦漢登封之轍不可考其詩書之遺乎踰孤山以達蘭陵周詢乎列國盟會聘問之所則采薇之歌麥丘比鄒之詞庶幾想見其子史之載乎閱東蒙嵬嶧而抑兩觀則浴沂絃誦之蕪而未湮者其猶存鄒魯之流風乎卓哉君之行也然史遷得之以雄其文而孔子孟軻之道君子惜其未之有見夫今之爲人師者正以推孔孟之道以與弟子共者也獨以困于爲貧與養而不得與州縣百石之吏並是以師則以升斗之祿之吏自視而不暇考

孔孟之道以爲教弟子亦以升斗之祿厭視之而不
復知孔孟之道以爲學其所事事者特簿書廩既奠
菜之常以苟歲月而已耳此頑俊之士往往陋其官
而不欲居有由然哉君介乎狷特潛乎禔簡常處乎
閒靓寡營之地而恒有以自足雖交際之名曰禮者
亦有所別擇而不爲苟得日惟以其所自足者與二
三子誦而習之申章程肄正業使之斂功趍行而悅
于向道人稱善教而士樂良師也久矣今復身親孔
孟之鄉而廟堂車服禮器又且目擊其存則感發其
仰止之懷以勵其廉靜之節而求所謂不屑不潔者

以舉其職淑其人而修明孔孟之道何啻遷之雄于
文也與哉鄉士夫悵于君之行謀予贈之故爲道其
樂于仕魯者有若是云

贈邑博朱梅南之程邁序

予黨自昔多介特狷絕之士不詣公府不嗃官政不
刓廉集垢以事請謁探問所由來遠矣若章少保文
懿章司空樸庵及先少保文襄三尚書則予之所習
睹者也故今鄉士大夫野處者不濡跡于城城處者
不濡跡于郡或旅見有司歲不過二三舉其有改步
易御以鮑魚腐鼠爲雋嫩而貸弋之者輒不爲衆所

齒豈先正儀刑猶有凜焉未墜者乎抑亦與世淵絕
幽獨者之性然哉然于邑之諸文學先生輒往往與
之遊言懷談藝握手私肝腹不爲嫌得非以文學秩
散局閒可脫形迹之拘綴而足修契講之雅乎斯亦
先正所遺予輩匯而行之者也予雖守一壑茹澗溪
之毛歡無營之水日栩栩于長林豐草之間甚適也
至說官府則如爰居聽鍾鼓駭掉不食偶攝冠肩揖
高貴客則首足疾苦不勝拘攣嗟咄山林之骨卒之
莫與易耶邑有文學梅南先生者予願得友其人相
過從共敦鏃礪括羽之益蓋四年所矣往先生以貢

需次都下予業嘗爲傾蓋交迺今復與稍習誼則益
以親先生既久于蘭至是序遷爲程邁教授諸弟子
悵然其師之失也投牒挽留之不得則羣就吾廬謀
所以重先生行者予之沾戀已倍常懷矧予又知先
生深者乎先生寬而飭爽而重藎冲乎有儒者不爭
之風而盎乎有博達明雅之度其教引繩舉申章程
率弟子以修己之要約而一務于長厚者之道故弟
子悅而從之鄉士大夫交重之其行也僉謂賢哉文
學而局去我茲不足以徵公論也哉抑予竊因之有
深慨焉　國家進士學貢之設要以歛材賢而待區

彙無軒輊也永樂間若侍郎宋性以廉謹進武定李濬以忠義聞類皆位躋鉅僚光流雅代曷嘗借榮于進士科哉迨武廟則浸以變甲科之士自詡清高而學貢途不厚爲尊寵縣之安于卑簡而延其斗升遂見絀矣噫時視其所遭材視其所僭咎豈在人法之弊耳例敎授積資槩得受縣長吏以先生之賢而當是之任顧肯徇衆臯臯然不以學貢自別已乎且聞先生之行束書冊褚裘葛以來時之篋曾不得盈其守官有若是視今之甫稅駕官所而即蒙錢神銅臭之誚者寧不含恧蘊縮赬顏而泚顙耶若而人亦何

榮于進士哉先生之守官乎茲試矣異日卓有表樹以媿前修以自別于今之學貢者其必先生也夫

贈鍾邑丞任廉州判序

居是邦也于大夫之賢者事之其去也爲之盛祖帳以送之而復載之詩謌詹詹然頌之禮與曰禮也禮順人情覈名實而綱維乎理道者也世俗于賢者之去也拜送之如儀非賢者之去也亦拜送之如儀是襲故事以爲禮也至于誣公論而效諛昧本真而溢美失禮益愈遠矣邑丞鍾君之行也吾黨相率歡頌以送之庶其無戾于禮哉夫今之時庶官皆不易稱而丞佐爲甚百務皆不易辦而徵科爲甚蓋丞之所處卑而勢不得專忽于上而玩于下非一日也其率意有爲者爲不安其位而其靡弱以將承者又多撡闒之事噫丞佐誠難哉頃歲饋餉召募財賂殫竭則取盈于經制常額之外槩有殊名異目而所司復且督責積歲逋負是非其不念民瘼也蓋國用匱矣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故雖知輸納之難而責之愈峻爲民牧者亦非不念國計也然而民困極矣況逋者多亡而人代之輸不重困乎故雖蒙督責之嚴而徵科猶不忍急當是時斂之而數盈盈其數而

不至乎厲民戒之而期致致期而不失之胥戕裁補乎官私盈朒而劑量乎輕重後先國裕而民無病非良有司所宜自效其力者乎甚哉徵科之難也然以不易稱之丞佐而任不易辦之徵科不亦尤難乎哉鍾君丞于吾土以督稅爲職者也其才精于勾稽胥吏不能欺而其志之所存惟焦勞民隱而不欲以繭絲爲功者故每征輒疎其敲朴而緩其程期雖輸少愆期卒亦無負者其有制格于主計而勢不得自專者亦務委曲圖之而無愛于其力凋瘵之民賴之蘇息罔不重以爲德也至于檢戸籍以差量征徭裁濫

溢以紓恤里甲華鞋販之奸刼私餽之例其治行表著士民能道之監司能知之予何言哉今遷判于廉且行矣境之耄倪相與咨嗟不樂而大夫士亦戀戀不忍置嘻古昔循吏不以　璽書褒美爲異而以桐鄕去思爲賢不以漢庭三公爲榮而以若邪父老爲重葢其情非出于有爲而論實定于去國較吏治者恒徵焉予屛跡田里分與世絕不宜復聞乎此矣顧以爲禮順人情覈名實目擊丞之賢如君者不頌而送之非情也亦非禮也且使治人者咸知民心不可咈士論不可誣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則于理道不無

小補云

贈小樸章君出守太平序

大平古麗江也其地當南徼之絕與交人相錯齒荒裔蠻陬土駁俗獷則其去中國遠且陋固然矣我明宅有天下環海內外視同戶闥牂牁夜郞卭筰之區皆爲衣冠禮敎之邦顧今之弊則惟吏治不競婾靡誕漫積成沉痼爲可慨耳故牧守參貳之官非必設也然胥以爲遠陋州郡非所以居賢士大夫率用資考敘遷及廕胄子弟而黜陟之典又常不當于幽明故吏于其土者亦胥以爲遠陋州郡初非以賢見用也率皐皐然徇衆自玩而懈力于職政能不便身圖而修百姓之急者栽十之一耳噫吏治之弊所由來遠矣竊謂論體者先大而後外識勢者裕末以敦本天下猶一身也必四肢舒暢膚革腴充然後腹心以安脫有疥癬之變卽不得高枕而卧矣今夫太平邊陲譬則四肢也而夷獠襍沓蠢動萌芽直疥癬也苟不重疆圉之選而治之賢長吏則何以拓威宣德而懷遐荒矣乎宗人經府章君小樸擢守太平或謂君得無難遠道與則曰受命爲守敢憚遠爲然則君以爲陋而鄙夷之與則曰僰爨亦吾民也吾何敢鄙

予聞之喜曰發舒精采之氣而矯刮婾靡誕漫之沉痼其在章君玆行乎君先大夫尚書公明德策勳爲國耆碩丕承善述嗣厥家聲而有君爲之子君倜儻負直氣博識雄談通達當時之務以廕入官歷今職爲夫今日之廕卽古延賞之世祿也詩書所稱殷周之世有勞烈于國者則食采相承而其子孫亦依依然以宗祉爲憂忠言至計勤懇反復而析利害以身殉之世祿有繫人國也顧如是廼今則綮調膏粱綺紈之習不足與論治理至累資量敘則處以萬里重濵烏道鯨波之域而中土樂郡嘗不以授雖有懷瑜

握瑾之士卒之無以著其顯功殊能戴世德于久遠
如古人者無他先王優厚勸激之典寖失故也章肯
太平之畀毋乃蹈是乎予以爲古之立功者類多奮
迹于遠盤錯之難豪俊表樹之地也君不難于遠豈
爲私便之圖不鄙其陋必有惠綏之政君往矣咨獎
而搜擱強而決逆鎛而溉修其敎不遠其俗嚴其度
不拂其情齊其所齊不齊其所不齊卓然以敏事赴
功爲任以自別于媮靡誕漫之流則豈惟吏治賴以
興起而世祿之家且藉之自厲矣彼慷慨躍馬策勲
銅柱之外者世豈無若人乎是在章君同里趙君巽

齊君至戚也屬予言以爲行贈而鄭君越渠徐君益
庵皆君姻屬請予言助君治理遂次第其語以就祖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七終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八

明　濲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　汝南趙　賢良弼
温麻吳文華子彬　同校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陽訂正

序

賀少保豫所呂公六十壽序

聖天子弘化中興疇咨夙彥登于大僚于時有忠德
不貳之臣曰少保大學士桂林呂公公擢倫魁晋司
政本底是壽六十斡運　宸謨敷宣王道用敉寧我
邦家而凡揄說膚功者莫不喁喁爲公籲祝楫依光
末灼不得以服穡迹遠自嫌嘗兩誦公禮闈序述而
知公之相業與天所以壽乎格者有所自也公曰忠
與誠同理而異名人臣能以眞實之心事其君則忠
矣夫實其心之謂誠盡其心之謂忠誠極其至則忠
極其純故所存主者有純一不貳之悃則所懷持者
有忠亮不渝之德而負荷之艱大閱歷之險夷經制
之精深表樹之昭揭咸基之矣歷選隆古之佐以盡
勞休功施之宗社潤澤于世以格于皇天皆其本實
豫立而動則有乎功用由之以興耳否則秉心不塞

者無取于行豐其幹而寡其中雖稱美材將焉用之
是則公之端居所自信而以之履明忠報
主上者蓋畢盡于此矣公學有淵源而不洸洋于口
耳其在詞垣以所涵褎負挾者見諸獻納論譔率昭
性靈之眞而卒澤于道德之實若太音無聲玉不琢
而美自蘊深乎極矣已而典國學務以經術行誼而
勞廸率導之修古道變今習多士弗骫于趨而還彀
率已而踐列卿位秩宗首侍經幄稽謨諟典以資啟
沃名世之業日以燀奕已而際今
上入參機政承股肱之良托心膂之重日與少師張

公寅恭勵翼以隆唐虞三代之盛治自六卿庶府而
下罔不承式肅其官常而文匽武軫輯藝並進以共
登于治理自昔繼體之君莫盛于成王其時周公為
師召公為保涵育翊道以能廸將周祚於八百今
上英挺盧作邁迹周成然當扆而朝羣臣也內揆百
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寧一是非少
師公獨運之勞少保公拂肩之力曷以不聲色而懋
茲百世定策之大烈也哉即今一德交修以熙九列
中興之盛追成周而比隆焉公凡再典文衡甄錄類
晉明質馴雅之文而縟詞後說一切置之其以盡忠

欸攄實用尤諄切相戒勉也故論者以兩科得人為
最北虜鷙驁久矣邇者無一鏃之遺千鍾之餉而呼
吸之間名王授服而輸貢赫然駕中國于風霆之表
以成太山四維之功斯其為
廟筭之勝制閫之上畧也與夫公經緯彌綸之政安
攘綏懷之績不具論此著其大較云爾楫嘗侍公而
窺其終身行之以為相業之本者實不越乎其所序
述也故殫赤以事君致身以殉國公之忠孚亮于上
下夫人知之而其精白之忱恂篤之懿瀝忠肝而貫
金石以質于青天白日而無間者人顧知之哉維天

難諶非至乎迥徹三極者曾不私之故周公出八百
歲召公百有餘歲而公以至誠純忠不徒尊拱一人
于穆清之上而其顧精惓粹奉勛舉而躋周召者固
有以逆天庥于茲至也抑金縢旅獒諸篇以匡戴王
室者迄今誦之不衰豈非以其輔少主致太平視三
代之英為獨難哉然而碩膚之不居民碞之孔畏洞
屬儆戒圖所以為持恒保泰之道者則惓惓焉三公
之心何心哉蓋憂治世而危明主臣子所不能忘情
也故睹無見之端畫却慮之策公固勿玩居常之安
矣而楫敢復效從吏之說乎第林壑瞻仰扣心以為

公壽者其惟祈天永命屹然宗社之身與周召以耆
年弼亮再世光躋兆黎于太上仁壽之域斯已矣

賀宗伯礪峰康公六十壽序

嘉靖丁巳冬十月丙戌維宗伯礪峰康公壽六十會
公以秩滿奏績先誕辰三日而至闕下門人陶應龍
等二十有餘人時官京師咸趨公而拜觴焉僉屬言
于楫以爲公祝楫辱出公門復以館閣從公後竊謂
知之深而識其大弗敢以不文讓楫聞之天將昌邦
家以乂大之治則必畀以龎文名德之臣使之佐辟
佑化以敷錫厥庶民然其生也不數鳩靈炳異覕若

鳳麟而蔚然間出于其代及其成也亦不偶涵濡之
以遂其蘊更嘗之以練其識益之崇年之秩以寵其
施若泰山喬嶽歸然係天下之重是大臣也者殆天
所以壽邦家與天下之人焉耳矣豈其以綏逸一身
已哉我　朝耆德元老其以相業踔絕稱者在閣則
若楊少師文敏迄今百有餘年乃于公再見之矣公
莆產也地接滄溟涯積而駿發之甚不數焉觀公淵
度冲襟潔志方履葢堅凝定靜社稷器也公以興學
敷爲呂詞精醇博大率昭朗性靈之真而悉澤于仁
義道德之實往編摩獻納凡所以黼藻皇度章明聖

則者鏗乎雲英韶濩之奏而蔚爲國華焉既貳秩宗
煇賁基命之地而其考中度裒敉典章物者復秩秩
乎其明備矣則公所涵濡日以沉籍而所更嘗日以
習積其屬係天下之人心不亦久而孚乎故公處南
紀瞻鍾陵諸峯盤鬱而　朝廷之柱石在焉即晉登
黼席宿歸公望也比公以滿考至朝士欣欣相告以
爲　聖天子其喜于南卿之來留司政本矣乎逮公
以竣事還朝士復悵失以爲乂于南不亦局其才而
滯其化乎楫曰謀重視力荷鉅視負善植者不急其
尋丈之榦必須其百圍以棟楩楠歷千歲而始材廟

廊所需也古之相臣類以位望最舊而成偉烈如楊
綰秩淹禮侍及相命下而元勳耆士相顧愕眙迅挽
洟靡之習司馬光居洛十五年其復起也夷方亦以
攝服遂成元祐之治公遲回歲月今且二十餘年矣
一旦當軸居中出所素畜歷之餘以任大荷艱若操
契以質刻地以致宗祏奠焉生民休焉安知不爲今
之楊綰司馬矣乎此固天下之所望于公而公亦宜
以自處也矧公甫耆年視昔篤棐三朝弼亮四世以
黃髮大老爲國典刑者則公之壽方至未已也公壽
未已則所以壽邦家天下者亦未已詩曰維岳降神

生甫及申言賢者所自生也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
殷言賢者所以壽也楫敬以是祝公乃諸生退而賀
曰文中子紹明王道而及門之徒具列于史今可考
見焉所托然耳然則荷公甄錄而長育之者將不托
公以壽于永世乎可以自慶矣

賀封翁易中江偕配陽安人六十齊壽序

歲甲戌之冬司空鎮山朱公之解組歸第也予以世
誼候于江滸公因抵掌而談世務間及當事才賢而
指數之曰今節推子之郡者易繕部吾屬也繕部稱
劇曹泉貨所會較工作所調發案牘滿前窮日夜不

盡咨省而繕部君稽覈料理機動而矢發綽有餘裕
一切工役務節縮之歲計所減不下若于萬其營造
陵寢則制邃而觀偉費半而工倍繕部君之力爲多
顧以過裁濫額致哆啗口而有是謫此其故難言矣
噫世道多岐孤臣跂竄豈非時哉予于是側承繕部
君之風而竊慕願見之矣無何繕部君以行部訪予
中野則視其欿然之容冲然之色灑然之度一覯心
納竊刺刺爲郡人喜已而鴻辨博識上下今古凡兵
農財賦法律章程靡不暢達而生民疾苦邊陲要害
悉可坐而籌之予幸而桊指者移日益深有味諸其

畀矣噫負挾之奇若繕部君者譬之琢璞利其器而
善其事雖藏之蔀屋納之汙瀆而其騰霄徹漢之色
卒之曷以抑掩也哉繕部君少以茂異焯穎而試劇
邑卽治行著三吳既歷冬曹例且首叙而超擢要矣
廼以無故而復淹恤郡服颶之而天逵振翮伏之而
壃車垂耳豈人情也哉廼繕部君固安焉而無幾微
介然日閑于周旋偎瑣之具而愈習于剸切訊聽之
詳精之乎勑毖煦之乎惠和剸割所加民固戴若神
明而轂青所及又不啻其家之父母然嘻此其不局
于受大不泥于致遠齊寵辱之常而耳委順之節盍

凝然社稷器也所謂理錯解棼斂作集事予益歛衽
欽式而願爲之執鞭焉僅僅以才藝稱述者固不足
以盡繕部君矣繕部君有壽父曰中江公有壽母曰
陽安人並以　貤恩封如其官今歲春秋偕六十予
邑金侯率諸屬諭予徵言以效頌祝曰翁冲度坦中
篤行修古蚤以詞翰起家授學職而卽釋事以經術
成繕部君顧于貴益逡逡自下告戒子姪而戢其鞱
官之習表方化俗而刑于家所謂鄉先生爲閭里式
者哉安人之行于翁媲之夫天無完予物無兼獲有
所豐必有所嗇有所長亦有所短晉郤冀夫婦齊德

而史不著其為壽鹿門龎公與配同老固直山澤之槖耳而况二氏之後未知其賢且才否也廼中江翁壽與陽偕而以繕部君為之子徼
天子之豐爵美器以祗服命秩施美于當世壽考顯榮而有子殆完于而兼獲之矣請以是壽翁可乎金侯曰願更進之夫遡鍾慶之原而本其所自生考成善之功而歸于所由致故柳仲郢有父風㸷僧孺嘆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耶帝陟為洛陽令宋璟見之嘆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繕部君以齧膝千里之捷鏃樸百鍊之幹而約諸畜結蘊藉之深歸更嘗跋履

之久則以發其積而振其蔚以光明燁灼于四方者皆趨庭之所承訓也安知後之不以頌帝柳者而誦中江翁也哉令名之貽引之千百而未艾以是壽翁其庶幾哉金侯曰庶幾哉敬以子言而申致于將命

贈封刑部郎明齋劉翁暨安人李氏榮壽序

仲尼稱孝詳矣其言卿大夫士必以立身揚名為孝之終夫豈不美榮遇懽養哉是謂可以言孝而非其至也顧世人之知以至孝斬其子而能以至孝承其親者見亦罕矣嚐繄獨子有遺孝然哉夫亦父以是敎子以是學而庭幃之間轉相授受者以為苟如是是亦足矣要之均無見于至孝之理而罔以終子職之極焉已耳故曰有是父有是子詎不信哉今觀于明齋翁榮壽諸編知翁以學古為志聞道為憂者殆非今世士乎故以教其子侍御君約勅告戒之語亦非今之父父者所可臆度也憶人生而有子才智稍知攻綴于鉛槧佔俾之技輙沾沾然喜及其以詞章懋時譽喜滋甚及其應舉科第策名就列喜益倍之盖望其子如望歲然亦庶幾乎竊庚釜之祿以侈擅鄉祻轂之羈而快心于里閈之所歆羨如斯而已乎凡是皆明齋翁視之欿然非其心所惬而志所注擬

也翁為豫章耆儒韜負當世而遺佚未之宼廼以學成其子侍御君舉進士官司冦郎蓋 天子詰奸明辟之臣也人皆曰榮哉翁之有子乎已而用覃恩翁與夫人受封如制蓋
天子封爵美器之貤也人皆曰榮哉翁食有子之報乎已而司冦郎以法理廉平溢于是時論簡拜侍御史蓋
天子提綱執憲之司也人皆曰榮哉翁之食報益光大乎廼翁以為吾督子以蚤暮誦法者期以砥礪聖賢之學與聞大道之要耳豈以其矜𢡟榮寵哉使致

身于高等而揚親以令聞卽跡歛嚴穴而名格霄漢人固重之矣苟鹵莽以徇時而變刃以餂世卑其行于可賤而穢其節于可辱卽勝華柄要倏然火石之榮卒之不以彼易此也故翁之約勑告誡之旨無改于庭趨命學之日而侍御君植身慎官之念益勵于窮經志學之年嘻如翁父子斯不爲善教善繼爲世矩矱者哉今翁偕宜人年皆六十高矣睦推鑒心周君爲翁肺腑親乃因予邑侯賓暘俞君爲稱言以修禮于翁夫翁所爲榮既異於世俗之見則侍御君所爲壽當適其心志之存焉可也禮云君子之孝養也

樂其心不違其志故古之人有以天下養爲孝者有以含菽飲水爲孝者仲由之菽茸于東隣之牲樂其心而已矣穆寧之直道無取于三牲五鼎之豐不違其志而已矣夫御史諫官也糾轄周行而觀察方岳者也稽天命宛民隱以言人所不能言排羣議剔已奸以言人所不敢言御史職也舉棼綸渙漫之習而飭厲之起瘝痱盭跋之固而繩治之御史職也翁今所望于侍御君者不在是乎噫約勑告誡之語著在侍御君襟帶間者日顧諟之而儼師保之臨矣其益銳思而精進之俾國稱直臣家稱令子則所以不朽者至茂無極也翁之心誠樂而志誠不違其壽有不引之而千百者乎故莊生謂恬愉之兼者可以全天年而極壽命之數是又侍御之所以壽其親者也鑒心君曰祝而不忘親厚之道也請書之以施張于仁壽之堂

賀劉母顧太孺人六十壽序

自予承乏翰林歷稽當世先聞達永樂間少詹事劉文恭公以鉅儒興學爲時名臣今都諫羽泉君公五世孫也予與都諫同舉進士見其敦龐博雅心獨善之既徵刺履行益欽避欽式而都諫亦不予鄙握手

披肝腹甚懽也往都諫爲瑞安宰適予得請歸里每過予邑必停橈叙欵欵今在第舍復晨夕過從因以詳文恭公風槩及其世德衣冠之盛都諫嘗曰吾祖文恭公而下爲憲副公爲尚寶公爲大父楊溪公簪組世承至吾父封君瑞安公值家屯難遽先朝露幾時甫弱冠二弟藐而孤煢煢在疚賴吾繼母顧太孺人鞠哀服辛經營黽勉以佐給督予學甚力撫二弟惠而嚴今予獲從大夫之後率自母成也比歲監司以母守節　上聞特膺旌命而予以瑞安滿考得奉制封母爲太孺人再承　恩綍庶乎少酬報劉之志

矣顧毋今年壽六十兮在官無能踞而觴也若之何
忉怛在客言已涕下兮亦爲之酸切焉乃知世稱閔
損王祥孝謂其繼母也即都諫之戀念太孺人可不
謂純慕至孝矣乎會都諫姻屬儀部沈君文巖侍御
沈君見心役予陳詞遥致頌祝其所陳述與都諫之
言符嗟乎太孺人二十七爲未亡人計其間嚙恤茹
苦百憂交織者凡三十有三年歲月𤇾𤇾何久長也
登彼松栢嬰歲寒之烈而繁霜疾風之不變乎堅貞
弗貳有栢舟之操焉封君殁無所遺都諫兄弟皆幼
太孺人拮据治生左綴右緝如補救衣僅而獲完聿
襄家政有幹蠱之功焉都諫張孺人所出太孺人愛
之教之卒之成郎諫振劉氏後令封君名揚又有鳲
鳩之仁焉嗟乎女子守義定志皦然自著以終其身
者固難矣至于力承夫志義訓其子使其門立戶起
而宗祊繼尤不易焉婦之從一於夫猶臣之從一于
君也故薛方守箕山之節程嬰立趙氏之孤君子均
與其忠然抱一節以自靖與托六尺而圖存焉難易
又何如也若太孺人者又殆有程嬰之志丈夫之概
者哉都諫曩令瑞安治績表東浙而其鉅且著者則
時屬倭夷克斥瑞當其衝都諫崇城浚濠大修戰具

寇至持滿以待輙多斬獲相戒不敢犯歲旱都諫徒
跣禱烈日中甘澍隨應城中災都諫向火叩頭風反
而火滅人竝神異焉今在省中閑逹體要審識時宜
不徇人而同不要譽而亢士望胥係屬之都諫歷中
外表樹卓卓如此孰非承訓於太孺人而然耶太孺
人無負封君之托都諫無負太孺人之教又孰非文
恭公之澤保艾爾後遠而彌長耶抑劉氏自文恭公
以及都諫食君祿者凡五世而太孺人洊荷旌封寶
爲優異之數語曰器重難勝恩重難酬若劉氏者誠
難乎其爲報矣履明忠答
王上以光大先業揚親不朽非都諫今日所益當且
懋者哉於是儀部侍御皆曰以是爲壽太孺人聞之
必喜請介子之言馳以獻于燕喜之堂

賀楊母太夫人七十壽序

自昔麗艾名德之臣類皆濟美後昆流光奕葉信有
所謂如圭如璋如取如携者豈非以德懋報隆爲天
之所申錫恒若是哉然華嶠謂楊氏袁氏車馬累世
而恪守家風則袁不及楊蘇軾亦謂李栖筠之後貴
隆與王晉公比而仁恕忠厚則李不及王觀是則古
人之稱爲有後者非徒龜紫之襲簪笏之存焉已也

娶在丕承善迹無墮構穫焉耳矣若今吏部武東楊君于因之深有槩焉君爲東里文貞公九世孫也文貞以耆碩弼亮四朝身任安危幾四十年當其居腹鉉筦機務以生育天下陰隲于民者旣固且厚則儲休委祉嗣引慶餘而有吏部君爲之孫焉是非申錫于天之謂乎吏部君少以文學懋時譽今太傅少湖徐公校其文褎然稱首尋舉進士節推其郡則本儒術餙吏治絕去頗類放紛之習而封殖化澤圖牒以餙民用不究稱明理官追其被徵而入也銓部謂君嘗用法廉公明績超卓迺晉爲天官屬君棘棘不阿

亢行巳志尤究心官材之辨綍有蕝識淑慝臧否朗若鑑照及遷選司遂得以素熟之籌而有大施焉甄能計長循望責實首叙資勞最深最爲時重者數輩陟之士論翕合君方得以砥礪職業而縉紳多所藉賴無何以纖詿遺斥有將樂之謫矣予邑周侯喬石爲君禮闈所錄士也就予言曰楊先生有壽母年七十矣今先生改官衛輝幸得過家稱觴敢諮說以章母懿而致師門之祝可乎楫生也晚仰止文貞公德業久矣往得遘吏部君于京邸貌矜言正心獨善之旣徵刺履行則知其爲博古匡時之彥也益欽避欽

式憶是殆文貞之澤保艾爾後遠而彌長乎是殆天之所予必于明德而適發其祥乎何其繩祖武嗣家聲有如吏部君之能孫也予于是而得所以壽母之說矣葢遡鍾慶之原而本其所自生考成善之功而歸于所由致自古家國之興不獨其君子賢也要皆有母德云故任姒篤周載詠于詩人孟陶啟哲炳具于列史大較然也然內德幽貞不踰乎閨閫房帷麻絲漿酒之間無所容其贊述也則又于其子之賢徵之以予覩于吏部君非其修習于慈儀也厚承訓于內則也深抑何所藉以仰成也哉是知吏部之賢率

自母成夫人之德式因子顯壽毋令子其永貽于無疆維休也哉侯曰子之及此言也可以爲壽矣請授之史以往焉

賀顧毋張太夫人六十壽序

隆慶戊辰夏六月巳卯漕運叅將萊山顧公毋太夫人壽六十夫人怡松翁之偶南宗伯㳄溪朱公之甥南司馬莊懿公之孫藩叅受所君之姑也莊懿公明德策勛爲國藎臣予嘗習聞竊慕之矣今夫人祇服先訓不倦以康殆天壽令緒以昭先哲之遺度與予姻友僕卿小山章君爲萊山公胇腑親將修禮于夫

人之庭而徵文以爲壽予僾臥岑寂拙訥而逃名且久顧小山之命至再若必以予言爲重者焉予惟門内之貴如夫人者罕矣請卽以世家者老之義壽之可乎詩曰齊侯之女衛侯之妻東宫之妹邢侯之姨尚貴族也故成風庇其宗國叔姬能守魯禮季氏之婦稱于孔子無非先王正訓之所漸也世焉得謂碩人無種而善類寡後耶夫黒墳沃壤嘉穀乃蕃洪淵大澤魚龍斯泳物各有由盛耳故享卓違之榮者多穹厚之積綏繁熾之慶者鮮嶮薄之行大較然也予聞夫人二十七爲未亡人其間憂恤交織蓋三十有

餘年歲月燊燊何久長也豈彼松栢與歲寒之烈而繁霜疾風之不變乎蓋有栢舟之操焉夫人挈挈而居繼怡松翁之志而代終之程督閫務百備整緝以能誕啟有家有幹蠱之功焉萊山公貌而孩夫人畜之雖慈而督之則嚴故克成其子以振顧氏後是又有鳲鳩之仁義方之風焉易曰利女貞夫抱一節以竟志托六尺而承宗皆女之貞也夫人兼而備之則今日之壽也殆以穹厚食報受天祐之元吉攬神禧之遐祉而爲生人之極休矣乎且使國人望曰名家之風度若是舊德之遠庇若是不猶有徵于荘懿之澤久而彌長也耶抑魯頌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盖謂僖公庶政得其宜故爲人所祝願在内在外並受多福而上及其親致無疆壽故公侯之孝在能和其邦國賢母之心匪徒貴夫榮養夫固有所樂也今漕艘多出東南水道距京數千里霜積于舟如林如雲至難集也逋逃之衆繁于編戸之丁荒蕪之場多于播穀之畝至難理也漕急國計而期會是集撫先民艱而徵科攸緩勢難兩舉也噫敉也極矣萊山雖起自鼎食紈袴之家而習詩書閑韜略矢志宣猷所至輙茂聲伐故不踰紀而超有赫豈偶也

哉公茲試矣其惟超出于沿襲因循之外而極夫導師洗汰之力祓舊飭新補欠散蘼以張弛其法而俾縮其數庶媮靡誕漫之積蠹可漸釐而軍民凋瘵之沉痾可少瘳矣夫是之謂和其邦國聚百姓之懽心以娛其親而爲夫人壽也不亦至乎哉廼小山作而言曰予之壽夫人也旣爲標幟其家世而復祝願之及此夫人聞之必悅請介子之文而馳焉以施之于燕喜之堂

壽孝婦何母八秩序

予嘗聞太母鄭太夫人曰蕭山何御史舜賓爲邑驁

吏鄒魯誣繫過蘭舜賓吾外父大夫聽庵故人也見而憐之厚遺之且送之百里外泣而別未幾賓爲魯權殺賓子競執魯毀其目而愬于朝魯伏罪先文襄公誄聽庵傳亦詳及此予固哀賓之斃于非命也又幸賓之有子而卒能報魯也予同年會稽胡鏡水誼予請曰曾外祖何競爲父復仇蓋戴天之耻枕戈之志也朝議坐仇抵罪復以唐梁悅例編祖戍然實錄并志傳皆與其爲孝子矣曾外母虞競配也幼承厥父大尹之訓涉獵經史請文詞蔚有賢行比外祖痛疾忿恚而求爲必報之日毋則左右其艱力相夫志

卒之張目挺身而甘心焉祖得稱孝子毋不得稱孝婦乎毋孀居數十年服辛茹苦勤勤立門戶生三子胥克承先業女四長即曾毋亦能通經史大義曾幼習句讀皆毋所親授然則外毋之教弘矣詎敢忘之今年壽八十淑德懿範均有可述侑觴以詞固知子之不可已矣夫子之于父生則敬養之死則哀送之常也其或父罹于橫逆子爲之報復豈得已矣是故復仇之義見于經傳者不一然未有非而罪之者得非以孝子銜哀忍恤無以自生于天地則憐其心而不忍傷之者亦非得已也是故伍員鞭荆平而夷其國論者援父不受誅子復仇之說原之不罪其悖鰲徐君手刃父仇柳宗元議其守禮行義且謝之不問其爰上夫聖人立法制下乃許其私相仇殺不幾于無法矣乎蓋因人之情而盡乎事之變聖人蓋未嘗不許人以復仇也協乎情則亦無瀆于法矣何之顧號以刷憤慮之相夫以行孝亦人子之至情事勢之極變耳執筆者當大書上附于伍員徐君之側可也然則毋之令名亦既垂于無窮矣毋之壽不將于斯名相悠久也哉鏡水再拜曰惟是足以壽毋矣遂書之

壽友蘭趙翁七十序

里長者友蘭趙翁以歲丁卯壽七十而神爽堅碩趨步趫捷杖屨屹屹不殊乎壯盛之節夫代降風澆政濁民勞七十者尠矣幸而延未必不衰抑或生大山長谷牿于纇蒙而鮮所智慮者焉趙翁則產通闤大都嘗驚襟遝之區而且拮据生理歲占所進贏至十五顧年至而彌強意翁豈有異術哉于時邑所晏好者率賓服奉巵以次前壽予故世善趙氏而季弟淮之子仁實聘翁嗣介石之女有婚姻好也則其所銜翁者不當例他姻黨而斷棄介異道說澡瀾之者宜

為諸祝者之先驅或曰蟲珍龜鶴卉遜栢松朝菌不及旦夜而大椿累百歲尤榮故聚氣成形積氣定數譬諸陶冶質厚者堅翁之壽殆生而然與或曰廸吉逆凶順昌悖亡天道好善人道福謙故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惟無害然後壽彼儇利詭瑣以角巧而競物者是謂縱斧斤而戕其性何生能養故積水成淵積善成祥翁之壽其在德與或又曰莊生之論以恬愉為不可兼欲全天年者必恬與愉相滋而後為養之備蓋恬則神遊其極愉則情暢其天神恬者精粹而不挃情愉者形固而不凋翁之壽其有得于恬

愉之樂者與予曰生者本其質也德者考其修也樂者舉其完也雖然予翁何如一日吾望其貌暨察其氣益溢而兒辨其顏腴脂而童非得于生者能乎哉一日翁侗如呐如于世芚芚于人涸涸白首而無爭而其孝友忠愨儀于族閭而引重于鄉評弗有德者孰能之一日翁詒穀翼後廸其子以有成而介石之事翁也務順適其口腹耳目以悅其心獨根于至性天常之眞蓋不啻其所自生而翁亦安其子之養樂其子之樂日于于而忘其年歲之侵尋斯不亦樂而壽者乎噫斯三者一在天二在人兼之者德則至矣德以基樂樂以徵德培深而厚娛廣而駢引于不替而幾乎長生庸有艾乎矧介石嗜學精進策茂實而蜚聲行且奮庸明廷以顯揚乎翁而施美于當時矣其樂其壽方與川以偕至日以並升窮天地亘古今而已焉爾

壽外毋郭安人八十序

往嘉靖癸卯毋壽六十先公為文以賀亦既備淑懿之概矣迨癸丑毋壽七十予官于朝而內弟蔓及仁還書來徵文予未有以應也迨今癸亥毋又八十壽矣予歸田里幸得以歷階稱觥而祝焉予忽憶距昔

癸丑十易歲矣轉盼流光直瞬息耳介蕨境之耄齡薄西山之末曜予能無慨然懼乎然自昔視今更三紀如一日也則以今徵後卽百歲亦此日耳鼓缶大耋之嗟受祉黃髮之耉予能無訢然喜乎會內弟蔓復申致前懇是予文之徵期于昔者意若有待于今殊不偶也予聞之人無不欲親壽然有不可必之壽命也人無不欲親樂然有不可必之樂亦命也故得其養不得其年則有風木之恨得其年不得其養則有傷貧之嘆得其年又得其養斯可以言壽矣人情不富貴不樂不逸豫不樂無子孫不樂子孫不賢不

樂富而康寧子孫廸吉斯可以言樂矣壽且樂惟毋
兼之哉毋家故敗富諸子承藉絺構而增益之豐屋
腴田百需贍給孫曾能繞膝以上者十數輩而其長
者胥知勉于學邑之稱家裕而子孫賢者必以毋爲
最壽之日諸子孫剝肥牽網擉鱻羆飪薌膈膏撰五
味之珍以爲饌撞鐘擊鼓絃匏桐篠繁嘽和會進以
窈窕蹈奏應節備音聲采色之美以爲樂以順適毋
之口腹耳目而康其心而環覗以祈無疆之筭已而
閭中閨閤里戚屬子弟持斝進履賀者穉遝階除毋
一以次受之嬉有喜色卽其精明趫徤少壯不能逮

也於時睹者莫不傾艷更屬謂爲人生之極休太平
之盛事也已嘻有母春秋八十高而能安其子之養
樂其子之樂其爲子若孫者豈不大幸哉古之人有
三釜逮親而爲樂千鍾不逮而爲悲者乎也㒺食徒
張白日不照覗內弟輩之歡承壽毋也其能已于护
心而咨咨哉予又聞之嬰兒之在抱也孩然一咲雖
甚憂戚無不解顏是知以物養者樂其體以心養者
樂其志故曾參之養優于曾晳而婉容愉色仲尼稱
其難也夫其欲衰物薄多悲少懽固爲無益于壽矣
然非有因心之慕婁巽之容雖珍滋之饗日悅于口

哇咬之音日娛于耳婉孌之色日玩于目亦且淡然
無味藐喜而神不揚乎以是知毋安乎其子之養樂
乎其子之樂者葢遠去世情而獨出乎至性天常之
間夫樂則心津津而和矣性熙熙而暢矣則冲氣合
而不去形可以長生古有度千百歲而不老者毋其
人乎是故至人以之自樂孝子以之養親

慶別駕南塘翁叔父九十壽序

王制三老坐于里門出入必詔之事國人執子弟之
禮以尊養之而祗受其成言莫敢違越斯稱王道之
易易也葢自尚齒之意衰而乞言之禮廢則人各以

其父兄之龐艾壽耇者寄之典刑而承其告詔若執
蓍蔡定衆志屹爲宗黨之大老如漢之石周宋之陳
呂雖不盡合于古而家之齊抑或可達于國之治矣
乎歲甲戌之十一月實吾叔南塘翁九十誕辰時日
南至慶與日浸長迎長至之日以申致籲祝之情僉
偶也哉于是宗之長幼持斝進履賀者序拜庭下稱
歷階而修酌者之詞以祝曰吾宗世居蘭代有令德
自昔孝誼忠亮之士文儒彬彬出焉迨　明則先文
襄公崛起而經國樹勛光于先烈吾叔得所受於先
公而克世其家兩翁者葢唐氏之大老也翁弱冠嫺

文詞克翁子員每試輒高等竟以貢謁選判池陽至則以惠馴戢以勤集事以儉羸委尤寃心民隱隨宜修治而其檄當道撤召募之兵以安生聚至于今誦義不置是古之遺良也翁孝友天至以婉愉承太夫人而娛其志以師事先公守約束不失尺寸俯視諸子弟各程其職業而飭廸之常語人曰夫饕詖慝之大也忮戾禍之媒也遠親而餂利是豺狠也懷機以噬螫是蜂蠆也天之生人實俾之衷而異類焉同其與有幾故子弟之才者得于稟炎而羣然胥以善良其齷齪佻倢者亦靡不創懲而嚴憚之噫孔昭之德

音不忒之令儀有若翁者使居成周當冠進賢乘安車肆筵授几　天子北面而乞言以明政化之要矣翁善詩不減風人之度每編什就輒示揖爲更定當其得意訢然以悅尤嗜奕竟旭夕不怠每羣譁角筭翁惟默默其勝也十而八九善奕者率次且下之說者謂翁精物神冲故能勤小物而不爲疲耳今年幾上壽顏渥而髮髯雙瞳炯射言議了了切事理其強力精幹天實綏之以令徵後卽百歲亦此日耳司命者顧得而制其筭哉翁子秀秉禮篤義重于鄉評而其事翁也務順適其口體耳目而備極歡養孫廷相慈而績學期以究翁所未盡而拭目之噫壽考福祉徵嗣之盛無一之不臻其至殆造物之完于生人之兼獲也俾昌俾熾俾耆俾艾眉壽無有害以是爲公祝其殆庶幾乎則又相與再拜獻觴而降階已復以嘗所槩于中者而諗諸宗之長幼可乎夫積善之家類皆濟美後昆流光奕葉信有如圭如璋如取如攜者豈非以德懋報隆爲天所申錫恒若是哉然楊氏袁氏車馬累世而恪守家規則袁不及楊李栖筠之後貴盛與王晋公埒而仁恕忠厚則李不及王觀是則世之稱爲有後者豈龜紫之襲替芴之存已也要

在丕承善述無隳構穫焉已矣吾宗自　國朝來稍復舊居甡甡衆矣而仕不甚膴自先公以明經起家而後相繼登第者掀蔚蔆起以光大矣語曰樹大則枝散水遠則流濁顓朴長懋之風漸漓于世代積胄之久簪鼓瀏斅之態每萌于隆貴盛滿之餘勢則然也今自寸行上視翁輩固有間矣由寸行而下則益以間愈邈而愈卑可懼哉願乞翁于百歲之身而以矗然大老討論先世之德善道宗黨爲諸子弟矜式永貽家慶于無疆維休也與哉

壽叔毋陳太孺人八十序

維丙寅之歲叔母太孺人八十壽矣渥顏腴色聰聽明眂目晶晶辨小細物而陟階踰閾不殊少壯步履之節見者驚矚異之而里閈戚屬胥陳辭致祝誦說懿美備矣廼言者謂閨閤品流所爲不越乎滫瀡甘滑之齊織紝縫紉之細內德幽貞沉于笄褵卒之無以自表見耳雖備說亦不核也余爲母諸子知母行履益自兒孺以至于今則甚晢焉余固不文廼其言或可徵而信之矣乎母性純慈見人無貴賤輒嬉嬉而笑與之語欵欵生平不識詐愚侮怯事如麟不草踐亀不粟啄處妯娌輯睦無犯迕之氣每談說故實

以相勸警弟禮所交游文士至必躬向爨室治具食飮供之不爲疲撫下有恩至臧獲逋命旣不加譴且身代其勞尤樂施與見哀憐人則咨咨不已割所有以貸卽其人負貸不恚叔右石翁方履絜志迄老食貧母率篤儉勤以佐高誼諸所綜劼罔不秩然當翁意者翁歿遺孤禮藐而孩母畜之甚慈而督之學則不爲姑息禮果工文詞懋時譽以甲子擧于鄕必敬必戒終夫志于旣歿以飭以勞廸子德于有成卓有鮑妻范母之風焉玆屆誕辰宗黨之長少鬱葱忻暢相率備物以進賀母愀然顧禮曰予以未亡人待盡餘年足多耶予與而翁茹辛甘苦僅立門戶期汝有成以享有此樂也而翁安在哉如言賀是重吾感耳因欷歔不自禁廼宗黨序階下奉巵以次而前祝曰母抗節勵行爲門閥光翁猶生也又祝曰母敎子績學揚名爲門閥光翁猶生也而余廁觴末載申之以詞曰母之壽矣獨母之慶哉夫國之治猶家之俗也國之將興必有敦龐耆耉之賢以備典刑家有老成斯內外小大有所懲楙薰炙而善良昔大母鄭夫人以婦德姆儀誕啓有家其時有九十餘矣猶巋然係閫閾之重而吾宗之諸女士承之如臨師保家聲曰

蒸蒸焉起今有如母其人以爲之長以宜順則而式諸士女則吾宗之福祚其殆未艾矣乎是凡奉巵而來者皆可以自慶矣余閱歷載籍所稱述賢母多矣未有賢而不壽壽而不終于榮享者盖必賢而後獲榮壽于天亦必賢而後壽于載籍必壽于載籍而後爲不朽也已不朽之壽寧獨爲母媼者專其美哉抑先公所以敎育漸磨予者言猶在耳也余時擧之以語弟而交相勗者也豈予不克祗服以寵光于先公而今顚毛種種業則已矣弟才志卓犖不羣其卽以予所交勗者益銳思而精進之而涉其奧與斯則實

茂而英蕤也異日所策樹容可涯量也耶古稱父子
莫盛于韋之賢玄成叔姪莫盛于謝之安玄嗟余無
能爲韋氏子矣弟可不思爲謝氏姪乎是謂貽親令
名不朽之壽也夫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八終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九

明　溦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汝南趙　賢良弼
溫麻吳文華子彬　同校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陽訂正

雜著

賀方采山中丞文

伏以中臺望峻位陳獨坐之尊南服地雄寄畀專征
之任震威靈于海嶽下膏澤于幅員固本銷萌寔安
危之並注保黎禦海惟文武之兼資假爾方叔之壯
猷揆之吉甫以爲憲具瞻伊邇跂忭載深恭惟
門下毓秀崧高流輝斗宿鳳麟奇表金玉令姿人當
名世之賢運際中興之盛早登書于槐省聲動儒林
徐射策于楓宸等高仕籍神州初試刃遊大郤之批
郎署歷周器別盤根之利比岳臬之踐敭益聲猷之
懋著在在鳳翔千仞盈盈棠蔽四方且特立獨行蹇
蹇匪躬之節而清羮素檢溫溫維德之恭誠兩　朝
開濟之臣一代斗山之望也眺茲海甸屹繫鉅藩勢
控東南欲腹心之先備疆連吳越若脣齒之相依屬
比年俶擾之餘及列郡創痍之後靜觀大勢須仗出

羣方民望之來蘓適
帝心之簡在召還内地提挈憲綱進唐介于蘭臺得
薛宣于石室王春漸逼交傾雨露之辰卿月遥升先
動台垣之色朝野以得韓稱慶軍民以借寇交懽玉
海重光鼉江增潤牧民馭衆聿觀保障之弘猷推轂
授師更賴折衝之遠畧顧公私凋弊已極而上下惕
玩倫常文移亟事誅求諜訴半爲租賦加之以鞭棰
瀾倒因之以苛嬈風行困雲日滋阽危轉劇吏無侵
枉誰爲遊釜之魚政苛安恬寧有駭輿之馬行且風
霜肅候擊百度以維新佇看鵰鶚搏秋儆諸司之承

律丕錫和平之福允收明作之功楫也猥以無疵偶
儕紅紫管竝遊于英俊頗同臭于芝蘭荏苒餘生廿
遺腐菌沉淪渺跡敢附青雲但憶往至情遡長風而
興俊由衷眞觸聡杕杜而生悲不能已于寸恍輙冐
陳于尺牘薄將篚篚聊獻縣芹特鑿積悰少回曩眷
伏願茂著東征之譽用紓南顧之憂江海恬波萬國
金甌永固居民帖席千家玉帳騰懽益精攝于帍衂
卽峻陟于台斗瞻塵赤舄送曲朱絃　詞曰
春嘘羣木海天照人晴色忽報康侯來自　九重清
風穆穆屈指英雄誰第一共快覩栢臺標格看于今
鯨鱷恬波鳳凰鳴竹謨猷足經綸客才華足文章伯
筭一寸丹心儘平生也都是愛民憂國房杜聲名何
足數伊周事業思量熟待指日三台調太平玉燭

贈劉易齋司理膺召文

伏以三典分條寄畀理官之重一方司命秩顓臬事
之修防團飭兩使之符觀察端六聯之恊布公南海
惠澤旁流精斷開封聲猷燁奕清獻獨辨赦前之僞
伯達堅明節下之訛代有聞人式昭刑史恭惟節推
易齋劉老先生大人執事江表發祥楚南挺傑清瑩
挹長淮之瀾現奇應斗宿之文槐省登書桂林擢秀

初攝理于雄郡卽遊刃于盤根以德原刑緣儒飾吏
用春秋而讞獄躬愷悌以宜民矜赦矜疑軫一夫納
溝之念克威克愛操萬事入律之權不動屹若立山
無私湛如止水機消設距化慕畫冠寧失不經忍視
向隅之泣以其所愛會徵識面之嫌歸民以父母之
心置身于繩準之内故雖小小亦使昭昭坦然周道
之平翕若漢廷之允視篆蘭臯未幾留碑溆野已深
樂育人才釐新黌序奬成士類聿樹風聲編茋方救
于廿棠驛召忽還于喬木歌賡意婉政爾來遲借寇
心馳又何去早擁轍重嗟離母望塵却羡登仙學官

魯某等高山庚仰止之懷泮水沐鈞陶之化廼勤授簡因樂揮毫曲送朱絃聖懸赤舄詞曰氷壺皎澈底清眞了了陽春旋把蒼生造寒谷回枯槁都道閶闔冤掃徃幵空虛生草風吹勁翮騰雲表漏滴金門曉

送吳雲峯司敎之粤文

伏以振鐸江城久被絃歌之化遷喬蘭谷蔚宣綸綍之音耆績陟明掄資錫命指丹颿于南浦思切搴洲會車從于東門載張祖道恭惟雲峰吳先生天篤丹誠地鍾素樸儒言儒行古貌古心淸標挺梧檟之良粹學會滄瀛之秀曳裾散地薄爲守道之資擁席黌

氊未爽居貧之義正簿器引表儀納人軌物畧科條崇體要束我筋骸斐然狂簡以成章邈矣髫髦而上達和風滿座光搖碧水丹山化雨鳴絃潤入池蓮窓草官墻繞繞月映琳琅桃李盈盈春堆綉綺　詔來日下秩進海南方欣山斗之依塵忽覩驪駒之在路某等敎承模範恩重父師佇看飛舄騰騫徒向撤帷嗟嘆雖艱裘之期難卜而横經之敎未忘三疊一杯聊效陽關之調江雲渭樹曷勝門弟之情詞曰瀼瀼皎露凋霜烈烈嚴飈應律此際高賢別講堂郵亭把袂謾引離觴夾道青衿雲擁去旌欲繫斜陽數載蘭汀孶埜養成樑桷棟梁鳳闕雙龍新拜　命粤庠三鱣呈祥戀戀江城多士悠悠此水俱長

賀李西崖郡守膺獎文

伏以周頒八命假猶作牧之規秦罷列侯特著置守之令秩增炎漢剖竹分符制煥李唐臨軒受冊並出則聯乎九伯而入每任以三公厥責獨隆惟良共理恭惟西崖先生儒席珪璋士林梧檟淸瑩挹章江之潤瑰琦擅廬嶽之靈理會淵源文宗風雅弁髦突拔科甲崢嶸初秉州麾政擅六條之異胥察邦典才兼五聽之長物望咸歸郡符攸攝保障載玉麟之節閭

閻盛竹馬之儀甘雨隨車德星懸次壺氷湛潔盂水揚淸覩五縣宛然一家愛蒼生眞同赤子首宣敎化文獻日增躬務勞來耕桑雲布粱肉藥石每斟酌寬嚴撫字征科尤區分勞拙民奢示儉素絲之風聿宣俗薄還淳緎線之機自息甫及三時蔚脩六事爰涖規風之使式欽攬轡之心奬擢先歸薦書有待寵崇治效行還車馬之旌黃霸功名竟致公卿之召輿人興誦轄吏騰懽爰採衆情聊摛短調詞曰連城片玉喜名列御屏紆朱作牧銅符踞虎金鑰飛魚夾道旌旗雲簇天放福星一路地散陽春萬斛淸澈底但日

飲前溪清泉一掬鼓腹民樂處無老眠蚕白水耕黃犢惠流五邑政表百城直把循良傳續百姓常思臥轍六察又行推轂綵雲明看上林春曉鶯遷喬木

賀趙震洋大尹膺召文

伏以命犛作牧特嚴百里之符冠冕進賢預寓三公之任親民最重宰邑猶難六察分巡政績明揚于薦剡四聽旁達禮羅申命于徵書寵煥銀魚報超銅虎績多勤廷尉之勞望峻赫臺郎之叙卓茂循良竟封太傅魯恭卓異歷晋司徒以德論官因功詔祿恭惟震洋先生賢林梧檟儒席珠璣明瑩挹震洋之精瑰

奇煥崑崙之采蚤下帷于正學理遡淵源迯奮甄于宏詞文宗風雅茂騰科甲選最龍頭暫試計偕分淹驥足德星懸次光麗關鼻并雨隨車惠逼婺渚四知孔畏茂揚清白之風六事式修恪秉寅恭之志務崇敎化士樂陶鎔申飭農桑民安勸課風奢示儉素絲之節昭俗薄還淳絲綫之機息辨詐杜吸綸之蟜摧強叱敗羣之羊決片言于紛爭肉牙頓息游刃器于盤錯根節自紓德尚烹鮮才堪製錦化孚四境政表百城青驄會轡于康莊紫珮終售于善價法車行部夾冊收材第叙功勞交行表奏廷綸咸是驛召蔚宣雲端快一鶚之騰日下應雙鳧之出歌廉婉轉方爾來遲借寇心懸又何去早擁轍重嗟離母望塵却喜登仙青瑣佩囊立起高岡之鳳花磚隨仗還爲大旱之霖曉此同寅欣然胥慶乃勤授簡故樂揮毫靜省風謡兼蒐輿誦聊次短調用塵巨觀詞曰英雄入彀便百里分符光騰列宿并棠敷惠苦蘖茹清貞箇民肥官瘦河陽邪冈花繁單父且停琴奏三年衷撫字劬勞雙眉長皴試抑道德化三異尤多燁燁衣生繡薦書鶚奮徵詔鳳宣百姓如使借寇喜留明月一庭獨挾清風兩袖隨入漸環珮珊

珊鵷班羽遷

叙

榮壽錄叙

中巖李公壽也其伯子冬卿小鰲氏則旣屬于綴詞於湖天之圖以壽公矣迨于道錢塘小鰲氏復出一帙以示曰玆爲吾父榮壽錄于諦觀而叙之可乎兄其首以公凡所受　勑諭次及凡所贈公言而湖天諸作亦附焉上徵于　天子之典章侈君渥也下徵于士大夫之篇什昭耆德也信乎其榮而壽哉若小鰲氏者益善繼其志而成孝于不匱者乎于不敢以

再爲濆而申之夫造化清淑愽大之氣醇鍾而間出焉是故爲賢爲貴爲壽祚德竝臻聲稱施美然是數者值于其所畀不相爲借非天儲其精地會其靈人際其盛欲兼備之也恒艱故有賢而弗獲致用仕而不得永年又或登峻秩而無可稱躋修齡而莫之貴斯爲下矣是可見榮以位而不徒以其位也壽以齒而不徒以其齒也是故紆靑拖紫綰玉鏘金巍然其榮顯者特閈閭之艷耳非所以語至榮也兒齒鮐背龎眉白顚憒然其遐考者特老耄之流耳非所以語名壽也詩云樂只君子　天子葵之人臣有殿邦之

勞而　天子膍之以祿福其斯之謂至榮乎詩云正是國人胡不萬年所以萬年乎人者期以萬年乎正人也其斯之謂名壽乎至榮名壽中巖公其人哉公入御史臺卽以直顯諸所建白率激昂明切按歷所至衮枉屏戢旣以憲使撫閩南尤究心民隱隨宜修治不二載而威惠流啓迄今西土懷之不忘及其成功引退視世所榮進泊如也枕漱石泉杖履於鰲溪烟月之間神克精切不殊乎壯夫步履之節屹稱大老焉夫公之振鷺而仕也宣贊洪猷恢耀景業績炳于旂常其榮也爲邦家之光福祿之所膍也而閭閈

之耀不與焉公之投簪而歸也遺榮逸寂立懦廉頑表重於寰宇其壽也爲典刑之屬萬年之所期也而老耄之流不與焉然則公之具有名德而榮且壽殆造化所獨畀生人所獨全受天祐之貞吉攬神福之休祉世能若是者幾何哉先洪洞韓忠定公位尚書壽年八袠其子河內守爲完名榮壽編問序于崆峒子序曰欲知韓公者觀斯編可矣中巖公之行業履受聲實章鉅之迹其亦備于斯錄矣乎予謹申公榮壽之大者叙之簡以復小鰲氏俟覽觀者稽焉

三代褒封圖叙

憲副近齋王君間手一帙曰褒封三代繪圖像謄制詞于其上謁予叙之因以質其義曰予父西塘公倅辰州知全州績滿一考進階奉直大夫母謝氏封宜人予祖晶麓翁封如父祖母董封如母旣予任比部三年滿亦得進階封妻薛爲安人而母復加封如薛云是母蓋再被恩矣今予祖及祖母年皆八十高而予父及母胥年壆六十矣又竝得君之豐爵美器以歸之其所生其所自出爲子若孫者誠喜極而感惟侈君渥悅親心焉是圖耳予睇之竊有深慨焉夫天無完予物無兼獲有所豐必有所嗇有所長亦有所

短嘗聞晉冀缺夫婦齊德而史不著其爲壽鹿門龐公與配同老固直山澤之枯槁耳而況二氏子孫未知其賢乎否也乃晶麓翁壽與董偕而以西塘爲之子西塘大夫壽與謝偕而以近齋爲之子爛繡纍珠前輝後燿是舉世所屢屢稱難者顧王氏無一之不備矣又聞高堂九仞曾參北向而悲積粟萬鍾子路南遊而嘆世固有徼　天子休光欲報其親而不逮者矣今由西塘而上爲具慶也由近齋而上爲重慶也帷承四親寵賁三葉彼其張髥食而白日不照者視王氏有不扣心而咨咨哉夫黒墳沃壤嘉穀迺蕃

洪淵大澤魚龍斯泳物各有繇盛也故積善之慶逢吉之徵所以推本天人明著感應詔人以修身立家之常理而反以驗諸其子孫者也然則章卓緯之榮綏繁熾之祉者豈偶然倖致哉由所樹藝深也于意王氏之先必代有茂澤至晶麓翁嗣引慶餘益深耕沃漑之故西塘近齋二大夫始憑世積掀蔚淩踸以光大矣是王氏爲天所篤祐而蕃錫者顧不完于而兼獲之哉雖然于復有終告焉一言之譽終身誦之矧世承袞褒掇華榮聲名施羨於當時者乎則吾君所優崇之恩誠不啻罔極已也詩云之屏之翰百辟

爲憲不戢不難受祿不那言四方之臣展寀宣力於外則召至和休而禔祿于身家近齋今典憲臬非屏翰之臣乎服明忠報　主上以蒙被顯福是固近齋之所自懋耳晶麓西塘二翁之壽天亡近齋之勛業名位又未已殆未可以今茲爲至而茲帙且當展書于異日矣于不能爲謾說故終告之若是云

桃溪書屋圖叙

桃溪書屋在三衢之陽開化徐儀部澗濱所築也時先公于告在里爲題楹額復爲賦詩一章蓋嘉其志業之所基耳既澗濱官四方則繪圖成册屬嵩諸潘

伯記之間出示于曰斯文襄公之手澤也願子繹其說以終惠焉于聯之竊有深感矣夫書之有屋非藏修游息之所乎書屋所有事非隱居求志之謂乎故士人潛于隱約也類皆遯寄幽姝偃休巖壑俛取先王之書而專致誦法之此其蚤夜孜孜慮非謂出而騰茂實策休光也哉及其拔足隴畝貴顯廊廟卽後然雖盱鹵莽以狥時變习以餂世棄所學如弁髦然殆昔人所謂從仕數年比之始進固有大異者乎噫射者罔不在的稽田者罔不在有秋彼張弓持矢顧釋之不省于括而糊而紆勤菑畬而播焉卒乃登惡

莠以刈稜反覩厥初不胥舛且昔耶故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道說者謂惟伊尹太公其人也夫伊陟阿衡肇自莘野望稱尚父起于渭濵功烈若彼其踔越凶豈有加於棲遲蓬茨之下哉要亦不喪失其所求于隱居者耳嘗聞開化據三衢上游之勝而其林麓水泉綺縮綉錯乃特㝡于桃溪潤濵之居斯也挹奇舒靈砥切聖賢之學而其文詞之所迅發輙臻閒雅之致駸乎名場徃令颩寧封殖化澤政用績於成今在儀部獨以清槩標薦紳閒則潤濵之所得於桃溪者不既深矣乎今其繪圖之意豈徒以清泠耆奔之

景光胥于懷而不能置哉葢亦鑒夫歷歷者之㨗軼其素節也庶其幼學初心常目在之而因以警惕矣矧他日宣猷賛化以希蹤于莘野渭濵以不朽其志業又未必無助於此也迺潤濵惕然作曰子能是哉第言者云人非才士學無文詠而占勝以居姝有愧於所在之草木禽魚耳子得奉先公訓以無負桃溪志業而刻鐅不我譏攢峰不我笑至足矣子能是哉聞者謂今之官人皆不可無桃溪之思云

梅譜叙

歲丁卯秋劉世儒持所繪墨梅扣予因索縑素汁墨淋漓摹畫之點次若飛頊且就則見其鋒頴峭秀氣韻雄老而其驁逸絶致雖不可以分寸繩削控馭之然而橫斜平直結胎會形各各精匀巧密而不紊彷彿乎勁質幽姿之根植于吾堂而令人有何處得來之嘆噫亦工矣予不識畫格而性固躭之問曰子是之藝其惟得心應手毋泥于古法則然乎世儒曰斲木爲棊捖葦爲鞠莫不有法夫以畫名者品雖有高下必走矩矱中其下者凡耳苟沈畦滅徑踰法而臆决之直愚耳凡可也愚不可也予曰師心者廢法固必形索象擬而後臻其至乎世儒曰釋氏之說佛法

種種色色愈玄愈化夫畫亦然矧梅以韻勝以格高其瀟灑迴絶之奇標樛曲偃蹇之異狀抵掌變幻而欲索之于位置色相間其不以優孟爲孫叔敖者幾希吾惟以冥契于心者稍加步驟祖而法之未嘗無法而未嘗泥法法寓于無法之中而毫棲愚寄之焉耳矣噫工矣然獨苦之心抑孰知之巳而世儒復游楚入閩反而相過眎予以所圖梅譜二十二方方尺有只皆釋以姝名異象而梅之性情體質本末大都具焉且曰昔之名圖神繪詎少哉徃徃雲飄花隮矣昌黎之傳王承福考亭之序郭叔瞻彼胥附之以不

逮朽滅敢以是爲請可乎噫予非能言者也顧悟畫格與文章同一關紐而世之爲文知法寓于無法之中者何其罕耶韓子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之氣得所養者律度自我出文斯妙矣故文莫貴乎心得心得則志壹而氣完是以操持鉛槧吐麗紓葩出之乎有本而施之乎不匱固非畫去古以求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浮蕩膚陋之文亦非字而比之句而櫛之一字句必中其累黍之度而竊人所有以爲家珍者未嘗無法而卒未嘗泥法其諸文之關紐矣乎于是世儒蹶然起曰養生

者有得于解牛之術草書者因悟于舞劒之技掌乎之畫理而亦可以言乎文也哉其弁諸首弁讚而鍥以傳

傳

唐貞女傳

貞女唐順世家蘭谿之在城故廩膳生員汝渭之女也自幼蔚有至性四歲而孤母迺孀居矢節嚴毅難犯女事之惟謹十二歲鄭氏子時敞委禽焉凡六年未婚而敞亡訃聞女蒙被泣卧水漿不入口者屢日母問故托言偶病不欲食饘以藥亦固却不納自是堅處臥內苫席而坐容日慘慘時病時興毋延醫診視輒拒焉邑童姓議婚女聞之懼母不敢言私語母之侍者曰女子一受人聘卽婦矣人亡而背之禽獸不如願髡髮養母以終此身未幾視姓復議衆以爲可迺反鄭所聘釵女勃然色變哽咽剸割若不欲生妯娌中有相慰諭者曰若未面鄭氏子何自苦如此女泫然泣下曰吾意已決汝勿復言然其時膚體耗鑠纍然羸矣自是復絶粒者旬餘母強之旋嘔而出疾且革告其母曰兒爲鄭氏婦無能登堂一拜舅姑歿必以柩歸鄭以酬兒志語畢遂絶屬纊時意氣安

舒出鞋自着而逝鞋蓋女平日所製意有在也又聞其未屬纊之前三月語其嫂鄭曰吾父鞠哀銜恤耻人知之今事已至此不言死後誰明吾志者嫂謂其言不祥諱不以告母嫂蓋敞之姊而女語之云耳嗚呼以身許人殉之正也得正而斃復何恨哉特其畜隱約之思抱幽愍之節犖犖脉脉有如左右媵人之所傳說不一而足殊可惻也嘗按劉向傳列女其事往往仁人志士之所難者意當時女氏之敎甚嚴師傅保姆詩書圖史琚瑀珩珮盥櫛縰纚靡不詳備故其流風蘊義歷歷如掌而今敎之廢也久矣若女者

未嘗及乎師傅詩書之謀也卒能矢志殉夫豈非天之所禀從一之性専而不化者與然傳所載列類多出嫁守節奉姑存孤及赴焚投崖抱緍沉河之事其能以女殉夫而復從容就義則厯厯不多見也嗚呼殉夫于已婚易殉夫於未婚難激烈以殉夫易從容以殉夫難自古皆有死死以形爾而忠臣烈女所以不死不朽者固有不必寓形于宇宙之間者乎是年[illegible]日祔女于敞而合窆焉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夫亦行古之道也女爲予姪因撫其行實爲傳俟他日史氏採錄焉

墓碑

明贈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樸齋劉公暨

配王恭人合葬墓碑

先文襄公卒之七年楫懇疏陳情荷
上憫念詔賜諭祭營葬如制遣工曹董治塋役徵
寵靈至隆渥也惟時王政盤山劉君祗承 欽命督理周勤不經歲而訖工閎壯邃固鬱然改觀事竣劉君泣而語楫曰格先大夫樸齋公之歿也侍御周公銘之妣王恭人之歿也大史羅公銘之可不朽矣惟格奉恭人柩合先大夫而窆焉則未有文隧上之碑以章並美者惟子是托楫以兩公之詞尚矣謝非其人益閱歲而督命益嚴于是按兩公所述而次第之不敢增損焉公姓劉氏諱浩字子克號樸齋系出漢安成侯之後世居安成石橋里唐季有諱賓彝者爲殿中侍御史殆公始祖乎再傳曰彦明徙東溪遂家焉又八傳曰處善稱西湖漁隱則公之高祖也曾祖命謹祖丙極皆晦逸丙極生廷熙贈奉直大夫工部員外郎是爲公父配趙氏封太宜人則公母也公性質慤藐而孩即嶷然如成人既長孳孳膂學嘗執經從大司成劉公道亨游而受其說爲所稱異成化丙

午舉于鄉登丁未進士授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督倉庾監稅竹木廉謇蔚起以憂去官服除改北部歷遷都水司郎中提督沛南河道排淤瀹障與滞蠹奬漕河通利三年轉虞衡司於時同事中貴緣以爲奸歲所蠡獵以數千計公謂漸不可長悉奏格遷知叙州府事政尚平恕勿寄禁張威而爲繁苛之習境內久不雨公憂焉竭虔以禱甘澍隨應豈偶然哉屬有戎亂公單騎往諭戎俯首欵効竟不煩兵時同事欲奏其功公力止之所謂不邀功以幸賞者非與鎮蜀巨璫席逆瑾勢焰無名需求公曰吏以庇民乃殃

民以自庇耶迄峻秩不與當道署公守叙之政有愛民如子治毳如家之語誠知公哉績二考上最遷浙江按察副使未赴以憂去官服除改廣東奉　勑兵備海南地故䙝黎夷公務綏柔順流安常而無所擾之黎夷亦安若堵間有激于守臣者恒降德以拊帖服即已不窮竟也蓋以夷治夷道固然耳後海寇繹騷有官西瓊者相過從嘆曰海南之民病矣如公在寧使戈矛相尋若是哉公謝曰某無他技惟不欺心故省事耳昔龔遂治毳弛去禁防與民休息寇則大靖公之簡靜以柔遠殆類之先時海北毳有疑滯久

繫不決公一訊獄成遠近快焉所至有茂功聲名時方嚮公以大用而公固雅懷歸志矣會以入覲行逆致官政既歸則閉門却掃日以藝文自娛課子姓學業進門下諸生而肫切訓廸之嘗曰讀書能存好心行好事便是好人立門戶而㑹競士心者是飾其名者也吁有味哉然則公之學惟務身心而不洸洋口耳者乎故門下士往往得聞于時有脫穎而出者如侍御劉君器重太守張君幼仁尤著名云公敦厚彞倫修飭行誼事二親備極孝養居喪哀毀逾禮友于弟妹情愛篤至尤約己務施於親族之貧者恤恤賑

之不恡殫儲與人交悃欵見情愫下至僕隷亦加善視嘗葺先祠益田以供祀事所謂禮從其至者乎若公者駿德發祥實大有家爲孝子蒞官有惠政爲良守長折獄弭亂爲明監司雖克令厥終而弗大寃豈其畜欲羸餘貽之孫子也耶恭人世出安成白石王氏樸齋公再失配聞恭人在室有賢稱乃受於王之廟而歸恭人肅靜祗愼敬以事姑恭以順夫公治於官恭人甚承之于漕於叙於海南皆從公以居整齊其內禁戢家衆不得妄有出入故公無顧慮歷官樹績恭人之助爲多公既解職恭人則力襄家政先祭

賓燕之需男女耕織之業其飲食服用之度出納盈縮之節躬任其勞處畫整整家食千指咸仰成焉子男六其二爲歐陽宜人所出愛視如一胥訓之詩書於其師若友敬禮有加館穀饋遺諸費恣之弗問也諸子強立邁往學日績於成益登仕籍簪笏相映則宜人之教也可徵矣他若贍族周之繕梁甃衢焚券而不責人之償蓋不獨樸齋公之能施也已恭人嘗謂人勞力而食者不獨內長善心亦可已病是以歲居月積家日底於殷裕然遣諸子婦之官必以叙州海南自服儉約戒之履貴盛而不忘其素節潔志好

修之士不能過也易曰利女貞善事舅姑毋適其夫誨翼其子皆女之貞也恭人則兼而備之孝惇敬輯而慈立誠可合德於樸齋公而稱媲耦矣公生景泰甲戌十月十二日卒嘉靖乙酉六月十一日得年七十有二宜人生成化庚子二月二十八日卒嘉靖癸卯八月十一日得年六十有二公配黃氏蚤卒累贈宜人繼歐陽氏封安人亦先卒繼郎王恭人始封宜人以工部君加贈云六子長桂次椿歐陽出次工部君次楷次彬次梧出恭人皆娶名家女女一符貞亦出歐陽適廬陵國子生周祐孫男十一完憲宋乞奴

袁奴揀奴印奴遷奴井奴呂奴元奴孫女五京貞蓮貞秉貞會貞孝貞曾孫男三女一桂任勛陽府通判與工部君同舉鄉試楷鎮遠府經歷彬兵馬梧府學生先卒工部君初知某縣克興治行擢令職益樹遠猷喋喋未有涯諸孫會秩然而立胥知疆於善君子曰劉氏將是日以光大矣天之報德恒於其子孫若是不可以為公報乎公壟于丁亥丑月晦日祔太祖妣王氏域左為本里湖集塘夫人以某年八月乙巳啟公之壙合壟焉予既最公及恭人並美之槩而復系之以銘詞曰於美劉公樸而忠文優以仕吏治通分符秉憲如漸鴻殊聞卓緒追彝襲器也大受位未融慶餘嗣引申自穹振翮煥彩翩翩翀卓舉工曹事奮庸有窈其室閫則崇姑嫜內事竭孝恭相夫淑子坤美終鮑妻范母齊其風古稱媲耦萬福同德考賢澤靡不豐爵彼雙璧埋幽宮勒詞紀實昭無窮

明鄉進士靈山周君墓碑

孝子之於親也曷有窮已哉惟恐其善行之不著於世泯於無聞也有什襲之狀有玄堂之銘又有阡上之表墓道之碑焉甚矣孝子之心也曷有窮已哉羅山周君靈山卒且十有餘年矣其子汝洛持予同年

木齋狀不遠數千里徵文於予泣而言曰先人不幸屬成壙之期近淮先生而惠然銘之先人死且不朽亦惟君子哀之而銘其碑先人必且不朽意甚悲懇予不及識君竊聞於其友則知其人於其子則知其父木齋靈山之猶子也其言信可徵乎既讀近淮廷尉之銘益以明靈山之賢矣君諱漢字倬之號靈山先世居湖廣之麻城嗣徙羅山遂家焉有諱通者是為君祖通生孟憲是為君父以行誼賢於鄉評毋何氏方脈君汲水先塋忽聞中有聲如雷驚走而君生君少穎敏異常兒讀書過目即融領既長服膺舉業

補庠弟子員臺學最其文每試必首君蔚起時譽隱爲浴中之望而奕奕成矣聞麻城曾劉二先生傳春秋學執經而往受其說卒業講切並得其銓要云則推本其所得弘演旁通教授生徒從之者雲集悉如探囊克沃而滿悅多所成就著名於時庚子舉於鄉迺癸卯遘疾且革援筆書善惡二篇以禍福爲諭誦之者可惕然省也復書遺誡以忠厚爲訓貽謀誠臧矣書畢而逝時有風霧之變吁異哉君尤惇彝倫乾于行誼事父與母氏惟孝惟敬而有深愛焉父母病湯藥親嘗然後進左右周旋終夜不寢則露禱請以

身代及没哀毀骨立匪羸幾殆事繼母任猶其所生兄濟滚相繼亡君竭有無以襄葬事斂殯棺槨之禮無弗具濟之子汝器即木齋也氣失所恃君曲意撫之提耳而誨俾勉躬勵學卒舉進士滚子汝貢君力爲植翼割口分之田以益之二姪皆爲之納婦真不啻如己出也歲大疫家人悉然就斃君親注善藥調飲食不以傳染爲恐然其孝友皆本之至性而誠著焉匪貌而飾匪名而矯也君性約己務施值凶歲貧者盎無斗儲君盡斥已有周之不遺餘力至分月廩以給宗屬閭井重以爲德君固不自德也先是族

譜散逸罔存君酌古宗法而創葺之彪列凡例分定世次尊祖而惇族孝哉德也可謂豐於周氏矣古所謂賢人君子者非有峻絕不可能之事也事親孝兄弟友待物仁急困義無爲其所不爲雖鄉鄰上賢之至行不過此耳惟是數者君實允蹈矣抑予聞之積厚者發光其耕澤澤其穫栗栗理固然也靈山之積猶謂不厚乎僅一舉而弗究其用年止四十有八遂使燿世之珍韜其貴炙耕深而穫則歉君子有遺憾焉古之人有云位登台輔也爵列公侯也祿積萬鍾也馬踰千乘也没之日曾無一善狀其泯然以死而

人不之知者又不知其幾何靈山無尺寸之柄而死有不朽之名是亦足矣予重靈山之行又嘉子汝洛之孝乃不厭其詳而復益之以銘銘曰行粹而完玉之璋文葩而則錦爲裳器以晚成謂其昌孰履于傾斯文傷庸弗究兮名則揚年弗長兮德則芳緬懷美人那可忘太史勒碑永其藏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九終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

明　歙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汝南趙　賢良弼
　　溫麻吳文華子彬　同校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陽訂正

墓誌銘

明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兵部尚書警菴應公墓誌銘

明少司馬警菴先生應公以嘉靖癸丑某月某日卒明年仲子文燧具疏陳情詔賜諭祭命有司營葬贈

兵部尚書謚恭愍德報功之殊數也公風格峻整操節貞肅望重中朝功著邊圉此稱社稷之隸焉公諱檟字子材處之遂昌人先世家儒居始祖賢一判衢道經遂之桃溪悅而居焉曾祖存倫祖鑑父江皆有隱德賢於鄉評並從公貴贈兵部侍郎公孝友天至年十六考因役搆訟爲有司所譴責公以身代僕僕道塗備極艱苦既考伯兄相繼亡其季貌而孤公撫伯二遺孤及幼弟咸賴以成立公少卽端重殊異刻厲於學長益肆力經典工文詞爲督學栢齋何公所器重嘉靖乙酉舉於鄉登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時惠安伯張以贓敗下部屬公訊理按得其狀客有爲張私謁者夜遺七百金公峻拒之竟駁正如法太宰許文簡公署公之績云發巨憝之贓不爲勢怵厲清修之操不爲利誘蓋指此也以員外郎奉命按囚於獄凡獄之大小悉察以情而持其平裂鍛鍊之案絕頗類之習所原枉者誣者疑者可哀矜者列牘以奏平反數百釋輕罪千餘具載讞獄稿甲午遷知濟南府事磽故衝劇公處以兼才恢恢乎有餘地焉而尤紓恤勞來蘇調痌瘝政績著東土東土言善政必首公卽他郡有滯訟胥檄公決之銓司最公治行奏調常

州常難數倍於濟比至適當定冊稅糧徭役奸蠹蝟集如那移增減詭寄隱匿之類蓋護不可致詰者公究極利病詳定規畫裒益而均平之丁據黃冊糧據實徵其所更賦役二法最爲精善民迄今以爲便郡巨姓顧氏鄒氏相告訐有司率牽制無能堅決鄒潛以重貲求客公發其事而當以罪富民吳庸者於公去常之日齎數百金追送於境外曰予儕小人歲無侵擾公賜也願以此爲報公謝其情而卻之庸感泣而去其不汚於利類如此公在常剖大決難履堅秉貞凡數常守之廉能者必先屈指公然公抗行已志

私託不從多所忤鄉之縉紳士而性鯁特轍與行部相齟齬乃共弗悅互煽以言復調實慶尋以內艱去任服除補辰州未至拜湖廣副使董正學事每進諸生訓以德義器識之大者校文貴雅正剗其奇靡風教丕振監司舉公志絜行方學優心古公論也既乃遷苑馬卿經理遼陽馬政異時七苑之馬散處郊原倒夫不常息駒之數奸骫復漏報不以實公為置廄數百責令每季報生而又較其勤惰豐其芻菽時其調習嚴其蒐閱日革月番列廄雲盛民免賠償之苦矣丁未陞山東參政會妖賊甫平議者欲盡誅其黨

撫臺亟以屬公公曩脅從數千人悉從輕釋未幾陞河南按察使再遷山東右布政使轉左使擢都御史巡撫山東值邊疆多壘朝論擬非公不可改撫山西兼督三關於時邊備久弛秋防率不能先事隄衛虜去來若風雨諸鎮收保恒不及恣其鹵掠然後洸洋以出公親秉鉞巡行邊鄙山川沮澤之形險阨遠近之利通變支隘之區及虜所往來出沒之衝罔不按睹簡戎行葺營堡謹斥堠更番戍守并聚兵力以扼要害計虜至則聚甲荷戈持滿以伺退則設伏以要截歸路虜知有備遂徙營不敢窺塞庚戌八月虜由

古北口入蹂踐畿甸烽火徹於大內公提兵數千入衛虜聞遁去有銀幣之賚陞兵部右侍郎總漕於淮兼撫廬鳳諸郡公以淮水惟資黃河易涸而多淤歲糜挑濬之費而泗水西流實應南注大江可引入淮於是因五里溝鑿之不費不勞河迄通利未旬月仍奉命以少司馬兼臺秩提督兩廣軍務巡撫地方桂林三江隸郡猺獞錯處卒為盜藪而莊頭鬼子等巢劫令逐帥為害尤甚其七山三十七巢諸猺密邇軍門據險出沒積五十年餘屢征不服經略者不過多設營堡邏制之而已矣公至諭以德意不即加兵而

樊家屯馬江等劇賊悉欵效帖服惟七山諸猺負遐阻怙亂自若公審勢察機署勒部伍授諸將方畧親督精銳直前奮擊之俘馘以數百計乘勝復攻莊頭鬼子等十五巢生擒百餘斬首三十有奇還被擄男女三百餘口奪牛馬夷器無筭次年征七山三十七巢假道引兵至潯分哨倍道疾趨比至賊倉皇出敵輒敗衂乃棄巢走公招之不從遂張奇夾攻覆其巢封其山藉其田廬畜物什器令官兵分屯耕作殲獷悍之猺而無濫殺之慘因田廬之獲而省轉輸之勞自兩廣用兵以來稱節制之師者無踰公焉捷聞荷

恩賚金幣仍廕一子朝廷報功之典益甚渥也公早務勤勞形爲之瘁竟以疾終於蒼梧官舍公既以逢華致通顯巨才鴻功逴越倫輩而氷蘗之操復凜如一日所居僅敝廬布衣蔬食無殊寒約諸子㝡訓以詩書閑以禮義至書禍福以爲諭纍纍百餘言誦之者可惕然省也公廉不苟取儉不妄費至遇宗屬鄉閭之貧乏則割己有周之恒以古道導鄉族其有敦行義者則禮貌以勸蓋公蒞官必先風化故其所存如此居家未嘗以寸楮請托有司至訪及民間疾痛則蹙焉改容傾吐以告公之學根據六經而尤研精

理性究心經濟大畧而於治術章程亦極探討著有六經四書明釋及大明律例讞獄稿若干卷行於世公生於弘治癸丑僅年六十有一論者猶未以究其用爲憾然歷中外懋著勳庸功之所及於邦國黎庶者已勤之旂常矣公顧不自慰於寘漠也哉配周氏累封淑人男五長文炳官生次即文瑞恩生次文烜生員次文煌文熺女一適盧堯卿總兵盧公鏜之子也孫男三崇文官生崇吉崇義女孫三諸孤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九峯山祖塋之側從公志也惟昔先文襄公知公最深嘗稱公治常之政剌剌不容口余時聞之茲文端數以銘請雖荒鄙無能爲役顧生平仰止之私不敢以不文謝也爲之銘曰

佗佗司馬履方蹈古皭彼氷雪弗緇塵土輔以閎才奮起於時文治武功式克兼之始執邦刑讞議無詖更歷諸郡盤錯屢試乃登學憲士化陶埏乃陟廉訪風裁藹宣爰自翰藩撫馭東土秉鉞胥陽威讋塞虜遂貳本兵百粵視師三犂逆巢民有寧居惟公之謀決勝樽俎謂公儒者而善兵旅鞠躬盡瘁奄忽殂終褁屍萬里孰云非忠皇有異恩軫恤彌至琢德豐碑百世孔熾

明贈中憲大夫通政司右通政前樂平縣尹壽峰羅公墓誌銘

樂平令壽峰羅公卒之三月其子巡撫四川都御史上書曰往臣任通政考績適父知樂平縣未得以臣官請封今雖長寐泉下然始願固未嘗不欲從子貴也臣切痛心臣按故事諸臣父母未受封者例皆得請願陛下恤臣私書奏制曰可于是士大夫嘆曰孝哉中丞揚親之志遂矣於是中丞復以書泣告其友楫曰孤獲徼寵靈至隆渥也深懼無以修上賜而垂示來裔莫堅匪石願吾子爲文之剡父及孤皆先文

襄公督學時所課士乎嗣世通家固知誼之不可已也余乃據狀而謹誌其大者銘而納諸墓曰公姓羅氏諱仁夫字孟居嘗結廬壽峰山麓人以壽峰先生稱之先世居涇陽宋季分建淳化遂占籍爲淳化人有諱仲德者公七世祖也仲德生士元士元生聚聚生文善皆載德弗耀文善生楫景泰中舉於鄉除商水知縣歷知大名開州所至以治行聞配韓氏生九嗇是爲公父以耆德重於鄉配姚氏是生公側室亦姚生賢夫正夫中夫公父以儒業督課諸子入太學籍於仕公沉篤簡默敦厚彝倫事父及母氏至孝每

伺色咲迎於意先食必具滫瀡奉卮酒羅諸孫於前以爲娛服用寒暑各適宜節父性嚴諸子少弗率敎輙加呵譴公事之惟謹而深愛欵然愉愉色養益終其世云父母疾躬湯藥及歿壄祭祥禫一弗愆於禮友於諸弟至老身長子未嘗異錢帛有過必正色賔之以是弟率嚴憚公規行矩步不聞有欲擾亂常之胥公垂齠補弟子員即刻苦覧究不間寒暑師事馬先生谿田先生邃理性以儒名世公執經講切得其詮要督學大復何公及先文襄公校其文咸亟稱焉然數上省試乃數不第公愈肆力取故業而淬礪之

及門者甚衆皆以公之學闡于時多脫穎而出者尋以貢選卒業成均今太傅徐公爲祭酒講明先王之治經術之要公聞之獨灑然有得也太傅亦雅重公中丞時官考功公諭之曰最哉進賢退不肖任惟艱哉其庶以公清奉職無忝厥官也如世脂韋澳涊卒之洿節辱身所宜深鑒故中丞以脩潔振譽有自矣公上名吏部歸而需次中丞請曰日貢除吏甲幸余貴足以榮親不忍父更僕僕道路也願留養公曰余壯有志官雖卑可行也且丈夫樹德立聲率可因分自効奚必尊官哉吾終不以汝貴竄伏巖穴矣於是

中丞戒僕奉公還里既中丞以吏部考滿奉制封母袁爲安人而公則不受封矣公歸益悛悛愼約勑子弟戢僮奴衣澣食蔬自奉泊然未嘗張眉目侈輿廝爲貴人態至貽書中丞諄懇累百言要以殫忠報主爲本而申誡於饕墨之途公之敎固嚴而辨哉中丞嘗以弗親侍洗腆爲念公則報曰凡事君者亦以爲親也爾能不忘吾訓則名成親顯爲養大矣雖弗爾食猶飫也癸丑公選令樂平會中丞以大常遷政績滿再有封錫公曰吾茲試矣其竟成吾志耳夫君臣父子之道皆根於天性之不可解者公終不以子之

榮名而易其志此其中必有軼然自信者公治樂平惟務先風化恤民隱抑强豪斥奸宄而尤峻潔自居先是學宫久且圮公曰興學宣教玆爲政之大者乃撤而新之鉅麗加於昔邑故無名宦鄉賢祠公曰明揚先正敦勸嗣來弗可闕也並創祠祀焉所謂禮從其至者非耶徃丁役内歳有羨銀一百七十兩有司得緣以出入公革其所名羨餘者其廉而節類若此山地之衝没於雨潦者率多逋税公差别其等定其制窮戶因之少紓矣解囚夫李稷爲牛盜匿殺瘞其跡莫可窮詰公訪訊輙服置盜於法人以爲神由是

訟獄以平縣則稱治監司莫不賢樂平令累累騰奬牒公固雅懐歸志曰吾今少有表見久於宦非所稅駕者也時中丞以赴蜀道樂平公遂投檄偕中丞歸去之日老稚遮留者數千人公慰遣之復躡至會城泣請於監司然亦不能留矣公之政古所謂平易者也所居雖不大異其去能使民有餘思焉藉公不令樂平其能宣布澤惠俾一方保懐而不諼若是耶余謂公之軼然自信者此也乙卯冬地震公寢室傾矣家衆急趨視之則公及恭人固無恙也人異之以爲積德之報又二年公病脾卒先期中丞歸自蜀啓手

足以終大事公病且革顧中丞諉曰已徃之敎在兒耳也幸無忘所負耳語仲子綎曰兒在克家無忝先業於乎觀公始終勉子之義藹藹有古人風烈豈特爲羅氏子孫永思之訓已哉公生平以渠䕶自閑毫修不倦尤樂施予割所有以賙䘏族里舉其喪助其嫁咨饑寒而衣食之而居官又多惠政事可誦傳也嗚呼公殆忠厚長者乎嗣引慶餘而駿發乎中丞中丞明德策勛負社稷器徃在銓司卓举有氣槩行履矌然顧持繩執度不能爲媕婀猥瑣之節用是有不悦于中丞者矣然心跡昭如日星疇得而黜染之哉

公生弘治癸丑十二月十二日卒嘉靖丁巳六月九日凡六十有五歳以是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塟於祖塋之次生男二長卽中丞娶姚氏封恭人次廷綎娶姚氏女三一適姚俊德一適太學生陳叅一適舉人袁禎孫男四元兇兒兒孫女五一適監生姚良弼一適王安邦一適生員張四紀一聘任三德一幼於乎公之歿也名在司封詞臣撰羙以賁之幽具大夫之儀以樊則生也雖不及其歿也詎不卒享也哉銘曰猗嗟公兮履澤而美古之君子今之善士學以植身懐珍襲綺仕則行義政平如砥訓廸厥子曰惟義忠惟子孝

哉式佩式崇弗磷弗緇歷位靖恭以承其休以亢其
宗繼志惟賢無德不報煌煌命章以錫以疇躬則未
逢歿則有耀史氏焯德好修是效

墓誌銘

明贈文林郎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思隱徐公

公歿且久其子少參鳳竹君持所爲狀徵銘于予曰
孤之有今日也先大夫之詒也廼祿養不逮嗚呼悲
乎幸以孤秩及妣吳孺人並得貤封寵靈至隆渥矣
塋壙已就將奉考妣而合窆焉顧不列諸龕石罔托
弗朽也子倫史氏願爲文以章幽懿毋辭予不識公

披狀而奭考之其古逸民之儔與公諱天民字堯甫
思隱號也先世出漢南州徐孺子後至宋建炎承信
郎千十四公從蹕渡江如吳之常熟家焉嗣子孫蕃
殖散處于徐巷于包涓於河陽爲鉅族最有諱璦者
贅李將軍開山氏居李墓則公十世祖也八傳曰孜
稱稼軒則公大父也孜生鯤稱拙隱負奇氣遇事倜
儻值家中微與配時孺人拮据支離以立門戶是爲
公父公自少穎達覽究舉子業即精精有聲然數上
省試廼數弗第尋棄去耽古詩詞居常歌吟以自怡
爲性謹愿不暴人過尤樂施予每惠窶周急不責其

報歲大侵道殍枕藉公盡斥已有賑之多所全活收
瘞暴骸至千數閭井重以爲德公固不自德也事母
時孺人至孝孺人遘疾且殆公左右湯藥終夕不寢
則籲天請以身代後夢神語之曰爾竭孝若是母疾
其有瘳乎及寤與吳孺人省疾則果愈矣後母春秋
躋九袠人異之以爲孝之獲報也夫天高高而聽卑
冥冥而應灼其篤厚于孝理之人乃爾公奉身不御
華麗衣澣食糲泊如也而志趣高脫洞視浮壒茂世
俗紛靡之好日杜門習靜足跡未嘗輕濡城府邑舉
賓禮虛席以待不應若公者其亦井山澤之焦槁而

譬朝市于桎梏者哉年甫艾即罷家政勿問與里中
耆舊觴酒賦詩興至則散步舒嘯委形而嬉遊神而
娛挹肥遯之嘉尚矢碩人之寤歌盎浩乎蕩乎不知
宇宙之爲大與吾身之所終矣豈非巖穴之逸民蛻
汚濁而極高明者耶嬰疾遽華顧諸子曰門庭之內
敬讓以和爾兄弟其務一心以承我志幸無忘也言
訖而逝時少參君年方十四乃其伯氏仲撫之而督
之學卒用底于成迄今同居無異產敦睦之誼振振
聞于其鄉少參君明德策勳負社稷器興時爲留臺
御史指斥要津風采煒奕既典憲藩叅于浙尤勤庠

興咻封殖化澤不二載而恩惠流𣻾浙之人懷之不
忘于惟天之佑民通阨異等也然作善自耀靡有低
昂是故好修之士隱約以終其身益甚落莫也然而
光啓來裔聲名施美于後世此與身靳富貴者何異
哉夫黒墳沃壤嘉穀乃蕃洪淵大澤魚龍斯泳積善
之慶逢吉之徵所以推本天人明著感應者良不誣
也觀此則徐氏憑世積掀蔚振燭爲天之所申錫也
亦甚明著矣公生成化某年某月某日卒嘉靖十三
年七月初九日享年五十有九配吳氏先公卒贈孺
人繼張氏子男七長英娶曹氏次俶娶王氏次伋娶

王氏最少即以彞君娶浦氏皆吳孺人出孫男八懋
德國子生一德敏德樹德裕德育德振德尚德皆邑
庠生孫女六曾孫十待聘待取待用待遷待時待徵
待遇待發待舉待揚曾孫女四以彞君卓有建豎名
位矗起諸曾孫嵒嵒嶷嶷軒翥未已君子曰徐氏將
是日以光大矣嗚呼公之歿也名在司封詞臣撰美
以賁之幽具大夫之儀以葬則生也雖不及其歿也
詎不卒享也哉予既叙公之系履而復益之以銘曰
吁嗟公兮洵美且仁仝之善士古之逸民貴義若珍
視利若土振衣高岡蛻形世呂隱德乃耀善慶乃長
顯顯令子殿天子邦天子錫命曰維其父龍章皇皇
榮賁玄宇鳳皇戾止海隅之原翘翘者雛亦傳于天
碣石惟貞不磷不𤊹尚友論世徵斯銘誄

明張母陳宜人墓誌銘

母諱[illegible]世爲順慶之西充人壽官陳翁憲之女處士
張公騰霄之配貴州公翔之婦而今戶部員外文淵
之母也年六十有六以嘉靖壬戌六月初二日卒以
某年某月某日營塟西克啓處士之壙而合焉戶部
君乃手其事狀泣請余銘曰文淵幼失所天孤苦𢹂
子頼母宜人畜育訓廸以有今日顧寵光之未及祿

養之未舒而今則已矣先生職史氏哀而賜之銘以
彰幽懿庶不朽是托昔予校士禮闈於戶部君有一
日之雅誼弗克辭按狀母性貧靜淑行義忼慨年二
十歸於張逮事舅姑翔仕貴州而處士年方弱冠隨
貴州公之任未幾嬰疾卒寔嘉靖七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
也得年二十有六宜人時年比處士差一齡遺戶部
君藐焉而孩宜人撫而泣曰吾其斃矣乎而強延餘
息者徒以吾孤在其惟誓守終身以慰煢煢之心俾
見而父於地下而無羞容也處士喪自貴州歸宜人
飛逢其首匍匐迎哭五十里許歸即闔戶以刀剜左

乳下肉二臠置夫柩前曰此以矢吾志也嗚呼若夫
人者亦可謂烈矣遭家中衰宜人拮据治生左綴右
緝如補敝衣僅而獲完事舅姑備極孝養撫戶部君
惠而嚴雖在童丱驅之學不爲姑息貴州公卒宜人
竭有無以襄葬事斂殯棺槥之禮無弗具遺徧一人
貴州公妾李氏出也宜人撫之不分支庶命偕戶部
君學及長爲之納婦曰吾豈忍以其母之嚚而薄其
所生耶既而太宜人任氏相繼奄忽宜人一如塟貴
州公之禮其經費皆取辦於織嗇筋力而成者曾不
以顛寡故有一毫儉其夫之父母噫亦賢矣既戶部

君壯立宜人督率之益厲嘗命曰學以志先事侵則
志奪今家務吾綜之爾惟肆力於學以圖亢宗榮親
乎用是戶部君休其言經明文起以儁造懋時譽時
外侮沓至戒戶部君擘鑿引避痛自隱忍曰此殆天
玉汝於成也其明達有容又如此嘉靖乙卯秋戶部
君領鄉薦丙辰春登進士第授戶部陝西清吏司主
事尋陞雲南清吏司員外先時戶部君於京邸於徐
皆奉宜人以居及從徐抵京而戶部君之長子及婦
並以在途遘疾先宜人死宜人哭之哀曰天何奪我
賢婦之酷也既以天其子又以殞其身天何奪我賢

婦之酷也竟以是悲痛致疾而卒嗚呼宜人二十七
爲未亡人計其間鞠哀銜恤百憂交織者凡三十有
九年歲月曷樂何久長也豈彼松栢嬰歲寒之烈而
繁霜疾風之不變乎堅貞弗貳有栢舟之操焉處士
溘先朝露戶部君弱息在疚宜人服辛茹苦經營黽
勉以佐家給卒之成戶部君振張氏後令處士名揚
又有幹蠱之功焉噫女子守義定志皦然自著以終
其身者固難矣至於力承夫志義訓其子使門戶起
而家閥光尤不易焉昔程嬰立趙氏孤托六尺以圖
存君子與其爲忠若宜人者又殆有程嬰之忠丈夫

之概者哉宜人性儉約不御華飾荊笄布襦終其身
弗改每以清白訓戶部君戶部君式克介潔宜人之
教也然極仁善喜施舍平居焚脩禮佛茹齋者三十
餘年見可哀憐人則咨咨不已輒劄所有周之族里
長少重以爲德嗚呼宜人之慈儀懿範不可殫述而
其有子若此顧不因之而益章灼矣乎矧戶部君進
顯於世之日邇矣榮褒錫命以賁遐阡則母之生也
雖不及其歿也詎不卒享也哉子一卽戶部君君娶
孫氏男幾余既詮序母之系履末綴以銘銘曰古有
烈淑割耳劓目亦有信義守符逮祿劬勞聖善斷機

能服子琢鉅賢名勤簡牘宜古有之於今鮮蠲洵美一人克似克續哀咏栢舟忍務乳肉宛矢靡他長謝膏沐恩斯勤斯卑荼茹毒丈夫所難母氏所獨冰蘖千年幽閑一木有子顯揚庶不湮伏西充之原某山之麓太史銘之貞懿永[illegible]

明周母胡孺人墓誌銘

自古家國之興不獨其君子賢也要皆有母德云故任姒篤周載詠于詩孟陶啓哲炳具於史大較然也予觀周母狀未嘗不三復致嘆而仰之他無論已即訓子底於成殆逴然有古人義方之風哉母諱媚永

康胡處士彥敢之女松樓周公鏘之配長洲令鍾吾君秀之母也年六十六以嘉靖甲寅五月廿六卒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鍾吾持通泰石川張公所著狀泣請予銘曰秀之有今也孳自母成寵光之未及祿養之未舒而今則已矣予倘史氏其文之以章幽懿庶不朽是托秀可無遺憾也已予于鍾吾同舉進士又同秪誼不得辭遂按狀而志之曰母幼有至性慧頴不群爲父母愛予選所歸得松樓公既歸事公繼母性謹姑安其孝和妯娌無間言接內外宗姻盡爲之禮馭臧獲嚴而有恩以至貝貨出納之度饗祀賓燕之需男女耕織之業食服羸縮之節母悉宰割之程督閫政百事整整松樓公誕啓有家實母之助爲多生三男子童丱絕姿珠駢玉列松樓公胥訓之詩書而母督業益厲嘗命曰學以志先事侵則志奪今家務汝父母綜之爾惟肆力致學以圖亢宗榮親乎用是伯仲休其言經明文起蚤以儁造選隸學官懋時譽謂非母之教之功而何耶鍾吾以庚子舉鄉試庚戌舉進士待次刑曹雅念母乃迎養京邸毋進士趨朝視膳輙欣欣喜溢慈顏雖未諳書史顧明義理時以忠孝大節聖賢格言爲鍾吾申勗郎

所稱傳覽經傳如崔氏之母亦不過是矣頃之鍾吾拜長洲奉母與居居數月偶感恙思土謂鍾吾曰爾日理繁劇劬勞民事復晨昏眷眷吾養吾且不能自安于是鍾吾欲上表侍母歸意甚懇母固止之曰爾辭親而起家齎躬而事上以治官爲務者也今以吾故退謝是廢公家事而便私圖殆不可母因之罷歸計曰吾今勉留以成爾報國之忠矣其益思展力克官以自樹礪毋忝閨閣也讖達群倫乃如此壬子鍾吾以入覲行載母南還北旋就任毋乃遣婦往侍官邸語之曰聞吳地多警今庶幾吾兒者在恢志意

劾咫尺之勞以謝人主之惠即吾之神悅情暢矣令無忝老身學兒女婉戀左右爲也甲寅春母復恙屬殆亟斥軍旅方殷鍾吾料兵制守不得以母故諉歸至夏以計聞矣鍾吾以才廉爲縣奉公而植身邑稱難治則優優理之應至不竭撼至不撓凡按吳中察吏治者皆言無若長洲令最薦至六七上往余得告過長洲舉以爲賀鍾吾曰豈秀寔能惟母之訓嗟嗟有子若此母之慈儀懿範顧不因之而彰灼乎矧鍾吾進顯于世之日邇矣榮褒錫命以賁幽宫則母之生也雖不及其殁也詎不卒享也哉母三子長俊國

子生娶虞氏次即長洲君娶陳氏次鴻縣學生娶施氏孫男七應辰應奎應軫應參應長應宿應朝孫女四安貞伍益余詮叙母之系末綴以銘銘曰內行幽貞徵于子賢孟以軻顯范由滂傳猗嗟孺人爲拜碩媛合德姬耦實大周門衆胤森玉匪惟師承祇率義訓式穀之能誰謂閨處識逵群倫誰謂不學易子克臣以引勿替韡韡後昆太史勒銘以永其存

明封項太安人王母墓誌銘

太安人姓項氏世爲崑山人禮部儀制司主事王君任用母也父東麓先生母劉氏提學憲副劉公昌其外大父也中應天解元與安人之先大父方伯公璁同登商文毅公榜進士劉故吳望族而憲副以明德輿學爲時名臣安人雖爲項氏女而畜育於外妣之日多其克閑內則夫固有所受之也於時東谷王公亦崑名閥聞安人在室有賢稱納爲其子弟子員時雨今贈禮部主事之配年十九而歸之生儀制君三歲而孤安人年方二十有四哀哀長慟而不能生則指白日誓節以終值家中落安人含茹荼苦黽勉拮据以給公私以供滫瀡故東谷翁及時孺人安其孝不知其貧也竟能以節縮力作之羸完復廢業益有

再造之勞云先是夫喪在疚貧無以塟安人鞠恤服縞者歷十有二年至襄事始釋東谷翁時孺人没安人携孤儀制君盧於塟以治塟事鄉人亟稱之曰孝哉婦也撫儀制君惠而嚴躬自誨誘之敎之親師取友曰孤兒當百倍惕厲庶寡母有以下報乃父儀制君感激力學經明文起儁造楙時譽嘉靖乙酉領應天鄉試丁未中會試第二人登進士第喜曰此吾日夜煢煢之心也顧守官當厲淸白兒其益勉之若安人者必敬必戒終夫之志以劬以勞成子之名振王氏後而昌大其宗論功校德者以爲不啻中興矣安

人性雅寡言咲平居不出戶閾有疾未嘗授醫診視雖至親罕覿其面其閫範之嚴如此儀制君以主事滿考得循例貤封爲太安人既而有司以貞節事聞詔旌其閭蓋異數也嗟乎女子定志於少持之於壯成於既老皦然自著以終其身者固難矣至於撫遺孤而義訓之卒之策名揚親以光先業尤不易焉夫薛方守箕山之節程嬰定趙氏之孤君子均與其忠若安人者抱節如薛存孤若程蓋兼二賢而各致其極矣乎安人生于　年　月　日卒於　年　月　日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一

節儀制君先安人卒配錢氏封安人孫男三蓋臣國學生娶吳氏次衡臣聘陳氏先卒次亮臣聘丁氏曾孫男四光節國子生娶顧氏榮節聘周氏亨節聘朱氏達節聘戴氏曾孫女七蓋臣以　年月　日奉安人柩安葬於孛玗之原持安人從子光州守三錫之狀乞銘其墓予職在記載宜文之以章幽懿爲來者稽既詮序其系履復綴以銘銘曰吁嗟乎安人質則柔嘉禀冲華而涵潤令以爲韞也孝則勤服竭儲蓄而廬宿草以爲禦也節則貞翼詠儀持節迪孤嬰以爲臣也恩則寵錫被翟茀而表宅里以爲賁也嗟吁乎安人

明故刑部員外前溪祝公墓誌銘

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奉訓大夫刑部員外郎前溪公卒于家其後十年公子光祿君修獲兆船山之陽伐山得石坎一壙如瑯于隆慶六年十二月　奉公卽窆掩坎封焉先期告于史氏揖曰維墓有石焯德發潛垂永世而弗朽維子圖之噫嗟嗟悲乎予何以銘公也然非予銘之而誰銘也則銜哀考次世行而謹著其較然者君諱琡字珍卿別號前溪其先出婺源趙宋末曰榮一者教授壽昌因官徙家邑之

太平鄉教授公猶子時一亦通仕籍業賈道穀嗣茲四傳十世滋大里中閭右家推著閥云代系德弗顯至皇明福建按察司副使戒鄉之先生公之高祖也弱冠游太學士吳　先生門爲高弟子巳乃入貢卒業成均歷官中外至憲副其名績略見于楊文敏公文貞公記序以及鄭叔端贊是傳中公曾大父　倜儻篤中稱長者以子太僕丞貴封如其官公大父其謹愿有隱行配金氏仁山先生之裔進士昌伯姑也承禮教以婉娩聞公父其力善遵矩矱敦于彝倫配江氏蔚以賢明閫內誦義並以公羅田最課得請

贈封云公生簡重自如不受狎侮甫知問學卽深融
領從章文懿公受易得其詮要爲文務以理勝尤長
于議論選肄學官儕輩咸下之迺省試數不售竟應
例北遊太學中壬午順天鄉試高等旣又屢上春官
不第公嘆曰丈夫欲自表樹奚必擇途而趨哉謁選
授孝感令涖任越旬封君訃至奔喪歸服除補羅田
邑介萬山負險絕胥猾得暴客庇焉公至則食咄寤
晝殫圖宜猷視民力所慁與民財所詘而嫗煦樽節
之𣪊其良而摘其惡亡賴者邑有大猾張彊禦豪奪
搓毒于境根株盤固更數令不能治公廉知其狀然

亦未遽詞言張罪也未幾王生訴父爲張其格殺公
以計捕縶之按得其諸不法事具獄磔于市里社安
堵時境內水潦旱暵仍臻歲則大侵民藁然殫感矣
會世廟南狩所過空杼倒囷則棄室廬而逬公於諸
應費並從節縮復訂供張溥要請于有司監司不復
更溢數而濫索約省十之四云次夏又饑民之殍于
茅簞沙礫者比比相枕籍也公便宜發粟以賑貸之
戶分別大小以爲所給多寡而復禁閉糴錮遁稅所
長活者殆萬計屬群盗熛起赭衣白晝剽行聚落顚
數討數叛迄不能底定公筴曰邑聯英六廬淮之鄙

帶商鄧汝息之疆地深阻民譙遯不逞類有所主故
能爲變耳迺密緝奸孽爲内應者十餘輩皆以常刑
殲餘黨復嘯聚壘于祟崖之巔席險負固稱亂公圖
六關形勢坐而籌之謂四陲懸絕彼以地勝固矣然
周而夷曠者非盗有也迺移檄徵諸路兵禡牙誓師
犄角要害厚集兵力奮距而直擣之元憝授首群從
郎戮覆其巢而返旆百餘年蟠結之寇一旦殲之無
子遺偉哉功乎邑故有學說者謂其地庳湫隘無足
以孕毓靈秀宜徙之請于公乃剸常俸以嫣工庀材
得山川環會之區而新之鉅麗加昔軒如也翼如也

奕奕如也諸士誦公甚盛厚德育我于成覩河洛者
思禹功誦後之君子能忘公哉公以治績著湘藩湘
藩言善政必推羅田令間有滯訟皆願屬羅田令決
之諸監司交毗公之賢而東甌項公署其考曰有不
愧屋漏之心有可泣鬼神之操眞知公哉公去羅田
已三年所士民相與俎豆尸祝勒石紀焉所謂禦大
災捍大患百世祀之于公信然矣旣徵入公車而銓
司固泥資格遷武昌同知以公之功能竟從恒調公
何奇也公不以是不滿隨牒効職若令于羅田蚤夜
劬劬爲民圖稱監司故雅知公特深委任而公益以

強幹自厲顧同官者以爲妨已娟公而嘸之矣公久
念太夫人老遂以供應紙札因而歸省焉事竣以往
例所名羨銀二千餘兩輸于計部而行公居官嚼然
所至以介潔自標拔此其尤著者云時先公爲太宰
以昔之量移公于武昌也爲少溥遂進公爲刑部員
外郎顧太夫人年已耄公切懷歸志方謀所以終養
而計至矣及釋服即叩疏乞休曰臣不幸有犬馬疾
使臣得以骸骨終田里君之賜也上允之委榮利如
蛻屣然視世脂韋汨没維縶于位而不能自去者何
如哉若公者誠可以砥礪頑懦而表重江海矣公性

孝友事親備極承順居喪過哀尫羸幾殆處伯季則
友愛藹如也尤約〻務施于親族多所周給惠窶恤
孤急難必應有負者不責其報人言公高誼庇里閈
者籍籍矣與人懇款見情實然必軌于正義不爲婾
婣猥瑣之習家故克裕務折節儉讓以率諸子弟而
尤驅之學故光禄君行立名揚以世其家諸孫曾烝
烝雅飭業日續于成公教之遺也乎聞之統之垂也
可繼爾之發也彌光迺祝氏所樹蓺遠矣今則庯之
穮焉公益以漑灌之俾長而引于勿替其嗣衍慶餘
爲天所申錫也可量乎公生于弘治元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

享年七十有五配潘氏封宜人慈儀懿範穆然女士
之行于公合德云子一即光禄君娶趙氏孫男三長
懋官國子生娶胡氏次懋彬邑庠生娶鄭氏次懋宰
娶章氏孫女二適二見倬一許聘徐工部子學聚邑
庠生曾孫男七官之子光裕聘余侄廷儀之女光初
光禎光祖光祚彬之子光某宰之子光承曾孫女一
適徐禮部次子學貫孚爲公銘繄惟脈脈懿也昭天
衢人永有嘉聞銘曰猗歟祝氏遠有代序邦人豔之
推爲舉鉅顯允憲副奮起于中綱振紀明位望則隆
累世百年渾渾其積以培其根篤生令德於維司寇

卓緒孔揚捍難勤事勦悍樹良出粟哺饑生我黔黎
桴鼓數起決勝制奇親若父母威若干城渤海潁川
勞勤與倫位方日融器也大受引身請老厥用弗究
公退處矣弗禄康矣耆德壽考鄉之望矣玄宮婁趣
九原膴膴公多子孫奕奕昌阜

明處士鴻谷童翁暨配諸葛碩人合葬墓誌銘

邑之北順流而下三十里曰香溪岡巒連亙有谷廓
然以容處士童翁居之因號鴻谷以寄志云翁卒已
二紀餘碩人後翁二十年而卒子天美卜以歲辛未
二月朔九日合葬於八都真龍山麓泣而言於余曰

先德幽懿久未章顯孤之罪深矣莫壑匪石而公備史氏蕣信筆也願爲孤文之以托不朽余故於翁爲內姻而邇復以女姪字翁之季孫實世戚也是故當銘翁諱九鼎字將禹鴻谷別號也先世居三衢有允廸者遷於蘭谿之石渠家焉遂爲蘭谿童氏生二子長居安次居易登宋嘉定吳潛榜進士爲宣州守紹定間徵爲前軍司馬討李全有功封東莞伯贈父如其爵封兄居安宣議郎子克家將仕郎克家無子以甥童文炳爲嗣子孫仍從童姓至正間諱梓者登魏元禮榜進士歷官河間路治中迄宋而下以文儒顯

聞者代有其人正德間兵部員外郎品始奏復章姓文炳蓋翁之十二世祖也高祖脀曾祖珠祖銓皆晦逸銓生某是爲公父耆德而壽稱長者配某氏生翁爲人伉直剛邁有志節不肯以纖芥却於人見人之善願顏霽悅樂與之遊其所不可者輒怫然頻蹙若將浼之兄弟三人翁於次爲季以幹局獨任事不爲疲然一絲粟未嘗入私槖又甚公也羨髫年時嘗得遺金於道翁亟訪其人訊之實也卽畀之去其不汚于利類如此嘉靖己亥鴻水涍瀹浮市湮材落歲則大侵翁請於父出粟五百石以賑饑里氓多賴以全

活嗟嗟世之厚自封殖拔一毫濟艱危而不爲自謂得計視翁志行臧否何如也碩人賢淑稱內助舅姑安其孝和妯娌無間言接內外宗姻盡爲之禮馭臧獲嚴而有恩以至泉貨出入之度享祀賓燕之需莘割之咸整整時美方童丱母不以嫗煦爲愛提耳而誨俾之劬躬力善美果卓自樹立以行義重於鄉而亢其宗繄非母之貽乎余聞之積厚者發光其耕澤望耕深而穫則廉天其尚俾有延而今其子諸孫嶷嶷玉立童氏蓋日以光大矣則翁之食報於天不於

是足徵乎哉翁生於弘治丁巳六月二十日卒於嘉靖甲辰三月十九日碩人生於弘治庚戌十月二十日卒於嘉靖丙寅十月初三日子一卽美女一適貢士郭堯載孫男四鳳岐鳳磐鳳韶鳳來姻娅盡得名家女里閈嘖嘖謂翁歿有餘祉云銘曰章自有宋鍾孅殖豐英賢代著厥望彌隆吁嗟乎翁脊修厚墉以滋其積以須其逢柔輯慈立安人其同媲古之配妃翼如龐昌於世世濬祥其洪夫既有子孫曾灄灄如彼有年菑畬之功植蟠之根柯葉引聚光氣葱鬱雙龕同封我銘在石昭示無窮

祭文

祭少宰諸南明

萬曆改元春正月予二友

少宰南明諸先生厭世蘭谿唐其聞訃悲切時奄病疢無能一致弔問良負幽冥今襄事且有期矣乃杖淚寓詞遡風奠而嗟嗟悲乎南明孰而去耶悲乎南明命曷其遽也耶憶昔禮闈分校獲以程文得子披襟領契竊謂鮑叔之我知切劘砥礪復幸季通之與居世稱弟子先生遡予與南明而并忘之壬戌之冬子揚舲而北邁予扁舟而南歸值於武林之墟執手

言別相覷欷歔詎意斯地遽爲永訣之期耶予以樗櫟棲遲於林巖岑寂之區子以才美翺翔於文章禮樂之司雖雲泥之夐絕豈心口之頓殊日邁月征音問靡遺舊雅新稠形神與俱傳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予之與子自謂千百之什一而今安在哉非子之爲慟而誰爲嗟嗟悲乎南明稟靈秀之先擅獨步之奇譬之神駒徐驅百餐望塵而瞠若鳴鶴昂霄凡鳥戢羽而寂如而其宣朗之卓識冲粹之令儀輔以淵詣之學取之左右而俱宜發爲文詞駸駸演逸若引星辰而貫河漢清宛鏗鏘若奏韶濩而羅珠璣至其

輔陳帝業經制人文祇膺明命敷闡論思則又推古苞道剕孽逹機篤寅襄而弘化理煥天龍而勤罔爽九重眷簡納之於帷幄士林拭目倚以爲蔡蓍佇延爰立之命以究未盡之施顧貌先年老事與時非疢疢嬰其志慮造化歛其形軀長駕中道而忽覆徤翮摩雲而倏摧不知得才之難而乃值數之奇郊麟歲龍騎箕蝕壁實關氣運之升降與國家之盈虛也耶予本質寡劣志趣依違方仗子以夾持而附之不朽子竟先予而棄去此予生劬死悲泪零零而沾衣上

爲天下哭而下以哭吾私嗟嗟悲乎何李爲詞垣之傑而未嘗直承明之廬康楊占鼎甲之雄而不得與補衮之儲卒之韜精淪采一燿其所爲而今南明秉章縮綸駸駸乎已致身巖僻而宅於百揆既兼乎四公所得之長獨異乎四公所遇之時亦可自慰於冥漠而予亦何事于涕洟耶況有盡之年歸之造物而無盡者亘萬古其如斯矣必寓形於宇宙而久視以睢睢邪張棺不蓋浥弔何遲子塋有日永從此辭淈雲波之千里薦蘋藻之一卮神如不昧庶其鑒諸尚饗

祭誥封刑部郎中新泉黃公

嗚呼韞負之奇不試於當世而足以係邦國之重嚴穴之逸不踰於鄉閭而足以致兆庶之悲故王楊美政式來善教之譽而韋柳遺經炳列義方之規往縣令軌可略而知而調其貨足以當是者固未可以一二而數之也嗟吾邑之殫瘠薦歲凶而民饑厚令子之來臨閔然撫字之劬厚生財蕃植善雜稱抑豪徂使衆食浴嗅咻以調劑其盤根之所斷大卻之所批恢恢乎而有餘地而逆鋒以溉擱强以決率懸契乎時宜民以蘇舊飭新而風行景附士以裁斐樂育而

雲烝川趨謂父母之於子也不獨衣食之軫而猶噬螯之隄乃開籌畫而起事功崇斯城而浚斯池將以遺千百年之利俾生聚永賴而寧居而且素絲之風蔚著氷蘗之節靡移是固令子之矚然以自著而亦士論之翕然以同歸也夫遡鍾慶之原而本其所自者成善之功而歸於所遺謂非積習於名教也厚承訓於家行也深抑何仰藉而美善之如斯嗚呼若翁者潛德隱淳雖不見之於爲而嗣克弘於肯構功陰覆乎烝黎寔已衣被而涵濡之矣故贈翁之舄履而頌翁之休懿者孰不擧手加額而修齡遐筭以爲祈

歘爾奄化溘焉長辭豈山邑之多屯兮天遽奪其所依寒婺民之不造兮弗究竟乎康濟之施緬予儕之悰慟兮亦以傷吾之私敬薦生芻重以無詞想英爽之如在羞陟降而鑒諸尚饗

祭鄭給諫越渠年丈

嗚呼人之脩短與其身之行藏匪命與數孰爲主張如電光之歘忽靡定如浮雲之聚散無常惟好脩而不爽則身殁而名藏兄少而頡異長而清揚旣驥步於逸矩遂虎發于毫鋩俯儕輩而絕立持堅白而誰頡已迺風雲振翮日月依光出宰花封霈靈霆之膏

澤爰登瑣闥振謇諤于嚴廊位矗起而譽日以茂艱歷試而才益以彰豈其偶違皇鑒跡類跋狼期萬里之修途竟一蹶以歸藏馳風之徒忽絕軌于初步橫霄之勁翅鍛羽於方翔豈用舍果無與于人而得失眞係之彼蒼也耶嗚呼賈生賦鵩屈子沉湘並以躋攀而不偶永結異代之遐傷嘯測於其變膺詰於其常此孤臣委心於榮辱之外而哲人甘老於岑寂之鄕也所嗟素交之凋落能無感慨而涕浪東泉春逝兄以秋亡曾時日之幾何玉毀櫝而蘭摧芳悲儀容之杳杳嘆神理之茫茫其等托葭莩之懿屬根蒂之

行相與混濁於雉兎之穴藏名於辟雝之場毎月夕與風辰輙命駕而飛觴鼓瑟陶陶長歌洋洋語心精而金蘭不啻窮蕭騷而形骸兩忘上究墳典旁傳詞章近在几席遐及羲皇盖不知今古之久呼吸之微天地之大秋毫之芒也今已矣乎而孰與將儼風神之磊落欲賦觴而徬徨嗚呼垂白在堂錫難老而多福諸孫纍纍紛椅桐而皆良肅知非兄之德陰佑而默相之也耶是可自慰於冥漠而無恨於參商矣江離澗藻薦此壺漿意精英之上薄為列星之輝煌跂予望之髣髴來嘗顧渺不可逞即徒潸焉沾裳嗚呼

尚饗

祭鄭侍御東泉親家

嗚呼我思古人其以心知也久或上下數千載而遠或四方數千里又或神交意感而曾未挹其光儀其等居與公同井而生與公同時垂髮齊年披襟領契不有形骸肝膈而偲偲既而奏對公車聯鑣天衢宗姻交締肺腑相依盖久要之是託保歲寒以為期迺今棄余輩而先逝能不相顧而悲酸涕洟也耶嗚呼公狷毅內植和闇外形而語與心符金相而玉瑩人皆頌公之德之醇任法理而廉平司巡察而肅清三秦江右雲流而風行人皆仰公之譽之騰難進易退處佚遺榮又若冥鴻野鶴之不可以羈縶人復相與重公見幾之明朋儕之中有如公者謂其依光日月通顯要津上以匡扶乎王室而下以潤澤乎生民顧時與才違行以全毀珪璋淸廟而不免在櫝之焚芝蕙薦而毒化為棄置之塵豈窮達固不可必於天而用舍皆無與於人也抑亦以公之道而處今之世方舟而濟江河未之能行乎哉嗚呼末俗好汙修姱為施神龍抑之在野蝘蜓慫於天池騫騫緤服騏驥俛耳而四垂孰別淸渭棄轍而歸閉門掃軌課子

業書而余輩皆以蒼顏黃髮命駕巾車以招以携以觴以詩相與夷猶於[illegible]山水之間以修洛中得謝諸賢之遺斯樂也以身世為傳舍天地為廬輿妻子為儐介四肢為丘墟者與進之無懽忤退之無憂虞而富貴貧賤得失毀譽奚足置夫區區一旦委蛻神與道俱乘化冥觀任其所如然則余輩之於公往也又奚必多哀而浴浴惟慨儀刑之凋謝歎耆舊之傷摧領袖善類表正鄉閭而今也則無之矣若所謂大業未究士望竟虛茲則天下之公而非所以哭吾之私雖然公既有子傳學能詞盖所謂凌風之鵠千里

之駃騠也冤公之所未盡者其在玆乎又何必不釋於幽明之隔而欷歔以爲謹饌蘋藻而告玆公髣髴其洋洋尙咲言之嘻嘻嗚呼尙饗

祭孫忠烈公太夫人

嗚呼忠烈之歿於今三十有餘年矣天下忠義之士悲公亢節而捍敵結纓而死事蓋未嘗不愴然而感涕也然猶幸公夫人在堂精爽煥明福祉具備又未嘗不欣然而相慰也迺今夫人則亦已矣往歲夫人壽九十凡百有位騈闐慶祝冠裳燿乎雲日陳詞載歌藻繪爛乎篇什謂忠烈以身殉國遘禍慘特純嘏

修齡於夫人而顯錫云胡不淑景命欻華凡百有位又莫不相視而嗟嗟拊心而唈唈謂夫人爲未亡人鞠哀銜恤百憂交織雖食報之已豐若猶歉其享嗇嗚呼浩浩雎陽之英桓桓杲卿之節夫人之配則烈矣一代人物之宗百年廊廟之傑夫人之子則哲矣瑤階瓊玉之森爽世芝蘭之茁夫人之後蕃而達矣龍章鳳篆之貤耇耋僊顏之廸夫人之享榮而適矣處人生之極休寔天道之眷德視今世其幾何顧聞者之摧咽得非悲忠烈之心無窮故所以望夫人者亦無極也耶迺夫人則怡然而全歸下從夫於九泉飄然以長騖復何憾乎重泉在天與寶婺並耀在地與孟范比肩其不死不朽者奚必寓形於宇宙之間顧予小子令孫同年誼通家而彌敦心悰慘怛莫謚束帛戔戔生芻佐馬重以蕪詞以告我虔想英爽之如存羌陟降而周旋也尙饗

祭刑部郞前溪祝太翁

嗚呼公其亡矣自昔罕兼貴富壽康公學古入官而展寀宣力兩宰百里而位尙書郞承藉膏華優游康境鹿門偕老耆耋表祥蓋天予其完地鍾之厚而人際其昌視塵世能幾何公固不含咲歸化而飄然長

騖於宜漢之鄕也耶白雲之麓玉華之陽隆如其堂窆如其房公將托㒵于彼亦旣孔固而永臧矣嘉言篤行與夫治績之循良楙已序次銘之而文靡浮於實詞頗該其詳亦旣辨晣而明章足以垂不朽而詒無疆矣顧揖於公猶欷歔嗚咽而不能自已者緊獨氣味托金蘭之末而蔦蘿附玉樹之傍分誼深而繾綣長也乎哉益悲夫哲人永逝澆俗日猖邦喪典刑士失鍾鏞後生者無所見而渝胥以亡矧嬌孱之徒復得以幺麽佻達雕肝擲揄肆其無忌憚而譸張也嗚呼公其亡矣夫寧無重爲世道之傷維公之生純

眞鰻莊紛華盛麗耳目之好一不膩乎其外猥巧慧黠機械之習一不鉤乎其腸行必愜乎人之所安故不蹈於鬼崖蹔巇之行言必衘乎力之所抵故不詭于讒謏閃倏之荒信乎君子長者之風可以敦鄙薄潡媙婖而秣驥張御以遵乎軒軒豁豁之場嗚呼公其亡矣夫焉得復起公於九原返樸略挽頽靡而黙移潛轉乎匪滅則栫之于公又焉得不睇逝波而涕泗盡吾道而徬徨乎哉抑聞黃流瑟瓚百福攸穰積之厚者斯掀蔚薆起翡英而騰驤維公之嗣行立名揚維公之孫鸞騫鳳翔瓊玖之森芝蘭之茁則又嶸

㖃而頡頏庥戩使覩者有感於淸白吏之子孫而知爲善者如執左券必獲其償也曰維孺人嬪美等芳衛之和芷鴻之儷光瑳彼雙玉彌貞以光拱木蕭蕭兮飄風揚緬予懷之千結兮致告奠于一觴維公神之不昧兮庥髣髴而來肯嗚呼尙饗

祭岳丈郭井泉翁

於乎公之歿垂三十年矣墓木且由拱而抱矣然予豈能一日而忘公哉於乎聲音咲語杳不可聞也猶在耳也儀刑作止茫不可見也猶在目也撫我深摯不可報也猶在心也予豈能一日而忘公哉昔李翺妻盧儲以女世稱其有擇婿之明顧予陃劣寔匪其倫但可以開公之一笑于九原之下爾緘辭千里陳此束芻糞靈爽之不昧庶歆鑒其在玆於乎尙饗

祭封安人朱親母鄭氏

嗚呼閨閤流品所事不越乎織紝剌紉之細滫瀡甘滑之齊而內德幽懿隱於笄褘類無以自表著非託身於君子與其濟發於艮裔雖德媺珪璋行若瓊玖而生也蕣華歿也露晞疇得誄而傳吊而悲乎哉故太姒孟陶炳列聖善之褒魯侯申國具闔休嘉之美秩駿令軌可略而知嗟嗟安人篤於義族歸於德門

吾不得而悉其闔規之懿也迺其敬佐夫子爲能爲光一代人物之英百年廊廟之珍曰維安人中贊式宜篤生髦士爲芝爲蘭瑤階玉樹之森奕葉弓裘之振曰維安人母訓式師婦則有德母則有儀夫爲能臣子爲佳兒履盛美而備完祉視今世而疇與俱顧聞者人以謂安人相夫有禮而不得同其老教子有方而不及見其成顧固未酬而憾若有遺又以謂萬鍾九鼎養方隆而忽棄龍章鳳篆恩存至而遽摧云何靳之不究遐祉所以哀安人者蓋此未能已其欷歔迺安人則飄然以長鶩怡然以全歸在天與實婺

竝燿在地六孟陶弈驅其所以不死不朽者又奚必寓形於宇宙之間而百歲以爲期耶蹇予鄙人辱瑞陽公肝膈之交恥予小子接華閥舅甥之好服恩特深銜報罔効誼休戚兮關切懷悰憚兮怛悼言卽玄宮敬薦蘋藻忳忳者詞以抒虔告嗚呼哀哉尚饗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終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明　瀫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汝南趙　賢良弼

溫麻吳文華子彬　同校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陽　訂正

書

柬座師康礪峯學士

客冬門下士幸得親承　師席蒲伏獻觴褎衣之覲誠快東人之思顧以紲羈很執文役無能顯序盛美道揚洪猷則有抱恧縕縮而已爾吾　師積望二十餘載推步移躔中閒未曾一遘提徑玆禮貳復四閱歲矣在吾　師固甚安之第握鈞衡以待天下士者必使近不盡騰遠不久滯超者非親抑者非疎一口稱平可也矧今士林計數廱德雅度爲命世元臣者必首吾　師迺使之淹恤於南未正卿位如公論何楫嘗見夫疾趨競逐以幾功名之會者竊私心憤之久矣輒因教諭所及一紓其惋嘆焉楫濫竽詞苑二考過矣蔑咫尺之長以自表見慙負　師門如何可言決意明歲假差南歸爲解脫樊籠退居君壑計耳遠釐　吾師眷念祗拜　台翰貺賜之辱感刻感刻

尊從旋謹附言申謝隆想　宮墻豈勝企佇之至

上少師高中玄

客冬祗奉鈞劄近復拜都下尊刺仰知　翁之念恤不肖者甚優而所以提汲之者甚力恩等所生感均罔極膺服肝鏤與此身相終始也邇惟　翁以一德格天簡切　皇眷以端揆丞弼之任攝天曹宰衡之務贊化官人總屬而交委之蓋自周公相成王位冢宰以正百工仲山甫以太保兼冢宰而補闕賦政之後今于　翁三見之矣惟
聖上天日之表英明夐絕惟　翁勤誠啓沃久而彌固

故志道乎合議攜不能離其交所謂王旦事朕之日久而朕亦察之熟矣
聖君賢相胥應運而興于潛邸豈非千古之一時哉不肖幸庇所天欣躍倍萬惟日誦聖政之維新相業之巍赫而已然竊有咫尺之議爲　翁涓埃之助請愬置于聽可乎先史有言相臣運動樞要感會天人中于道則易以興政乖于務則難以馭物而其大要惟二曰相才曰相度斷國謀王負艱荷鉅振棼綸蕆豯渙漫之習而迅起之非有絕世之才鮮克勝矣然甘辛燥濕欲其調劑黯闇污濁欲其茹納非有容天下之量其何以濟然度在人情尤爲所難故宋相最號多賢其稱韓忠獻者亦云若高山大岳氣象雄傑而包容微細畜泄雲雨爲富范歐尹之所不及自今觀之其不及者非才不足也亦度之未恢耳是故居高涵深所以全大體也虛心而無我所以聽言也任怨而不激所以行政也人無求備所以畜凡才也育士類於舒徐散大之中而晏然不見操切條約之迹斯固斷斷休休古大臣之麗德偉度與惟　翁以天人之學而踐容易之司以經濟之略而膺霖楫之任以遲回積習銛鏞鍛鍊愈久愈新之識而運樞軸之權

則其以訏謨石畫弼成皇猷副
聖明求舊至意若刻地以致操契以質緯有餘裕若驅駟馬騁康莊執著蔡定衆志隨所注而沛然矣顧時事于今爲甚艱人情于今爲甚盤　翁之身任天下者爲甚重天下之所望於　翁者爲甚殷　翁其專慮竭　衷以隻手而挽陷車之輪矣而又兼并臧納使群疑氷釋咸得展布無忌當此聖賢馳騖不足之日則輻輳並進共效夫謨猷而肅登於治理　翁其果慰天下之望哉且以天地盈虛之理推之建亥之月六陰用事宜無陽矣于一建而陽遂出而爲群

陰之主陽極必陰陰極必陽理也以今參於人事雖若戾而察於天行則已復然則 翁之出也豈偶然哉應休明之運乘道長之機一轉移間便可斡旋元化整齊紀綱黃虞其天下艮在此一機會萬萬不可失也 翁至公血誠乃心王室蓋自有通於天而非世人所能盡知者然陳曲逆之端居深念非陸賈無以發之此不肖輙效國士之報而薦其區區越俎不之辭也然事之所當言與心之所欲言今直未敢縷縷耳其臨啓豈任延企之至

柬王槐野學士

伏念先文襄公海內交游多矣求其堅道義敢久要如 門下者能幾人故敬仲感鮑叔齊同所生豫讓酬趙孟顛蹶不悔古人所以報知己者如此得非以知己之難哉某荷 門下以先誼推愛煦煦閔閔無不用其眷卹每一承教輙披露肺腑擅也將何以爲知己報哉違侍以來日夕仰戀調得請南還便可圖展 候私逌仲夏間 簡召計且戒行遂阻鄙願此月王賓湖轉致手教及門發緘驚喜踰涯復荷記存先集若不以于兗文序爲嫌者果爾則 門下之賜也輕九鼎矣佇伺佇伺仰惟 門下抱絕世之才負匡時之略雄篇大章直追典謨纖旨片詞亦罔不根沿初造故今豪傑之士莫不喁喁向往願得爲之執鞭矧素仰聲光如栒葦者耶栒蹇劣偶濫冠紳性復迂愚不善處世燕息循省祇有慙懼徒以奉先公遺訓膍膍勉圖未敢自底於不類耳數年都下 公所稔知顧世網苛密難逭過舉惴慄嬰心如目婚鵂惟門下爲我善圖之耳某歸已旬歲塵冗交馳絕無好懷抱近方料理山水事頗覺心源澄徹回視世間一切直若蚤蛋與空花耳眼前富貴漸有不熱中之意惟以世受

國恩涓埃未報郎圖遠引入其謂何只此於心有未愁焉者是以進止界在兩難茲偶抱痾再疏乞告俟明春更作區處不靳一一詔告逌所切望于知己者也謹具疏謝
恩并上起居萍踪杳杳合并當在何時㣿怛㣿怛添丁之喜深所欲聞楓山翁年開八袠猶延其嗣况吾門下乎仁者必有後幸寬心以待天定也不宣

柬鄭越渠年丈

客冬小僮至拜台翰佳醞之辱未遇順毛遂稽展謝今舍弟復傳到教劄益徵情戀因諗起處休嘉性眞

泮渙逸思弃古人之堂奧玄覽揆今世之經綸天如
有意于斯人豈長林豐草之間可以竟賢哲生平之
志哉望安之需之僕㩀瓠之質久宜丘壑乃輾轉徘
徊奄及改歲寢興之際慚負形影秋月决意南歸與
吾　親家追隨于煙雲水石之間求所謂鳥飛魚泳
之樂事也　前涼親家之處大可駭異乃一當事苦
追論其往日之浮言奮顏排之變起倉卒無可爲謀
徒令人出入慨噫而已吾黨運數之厄至此有識者
固不當汲汲預爲之計哉舍弟行追率爾裁報餘縷
容嗣悉統惟省鑑不備

東唐荊川督撫

曠違教侍日有遡瞻北南歸竟以人事錯迕末緣一
奉顏論至毘陵會　令郎先生伏審　道體多福爲
慰使至祗拜翰貽及使錄疏稿無數之眷豈勝感刻
吾門下蘊靈抱負爲世通儒甫居岩穴即閱歷邊陲
經畧海甸隨至輙聲猷昭揭茲非訏謨淵識素𧾷定中
能之　哉今開府維楊得專征伐上而
聖明簡畀之重固將望以吉甫南仲之績下而士大
夫注擬之殷又不直韓白頗牧之烈已也辰下春汛
屆期衣袽當戒諸所修戎伐敵之略計已種種備矣

仰副聖知下慰衆望惟　門下念之圖之稱穀穀如
玭惟是傾跂大雅鑒𥡴以之卜秋仲東裝北上其時
淮海恬波禾稼盈野當蒲伏轅門爲賀謹附使上謝
餘惟保愛爲國須時樹勛佇切佇切

東王思質督撫

揖以乙卯冬抵都踰兩年矣東望轅門不二百里乃
不能奉咫尺之札將致殷勤託訊左右者豈敢背宿
愛忘高誼哉誠坐病慵遂甘罪譴顧念到輙汗悚咨
咨依依未嘗一日置也我　翁赤衷曠度遠略淵謀
兼古名將之長以指校數當代佚鉞元僚與翁埒等

者幾乎往倭夷爲孽瀕海萌黎仗威靈而奠衽席者
二朞今越人懷翁如嬰望哺若墜思援云耕不奪
翁而北也何毒痛至此極乎　翁今開府漁陽雖
聖王專畀之命然要之負大圖艱解紛批難釋　翁
又誰任者猶之倉公所至輙剖藥囊療病者故曰倉
公之門多痿痹非其遭遘使然也固身所當者應若
是耳胡思今在肩背間矣人人危慮竟未有一奇能
紓目前急者我　翁修戎伐敵之謀計必種種具矣
倘虜闖關而入必使遭大創隻輪不返可也傾聽翹
瞻思以旂餘休而寧朝夕者獨揖一夫云爾哉本兵

係爵久矣昨廷推未諧
聖王尚有曹彬惜使相之意乎然北門鎖鑰倚毗甚
隆實難乎其代耳謹附使申候并披企積素如此萬
爲國家生靈禱護至禱不宣

東阮山峰撫臺

伏達教侍贈逾歲時贍企台衙彌深戀慕仰惟我
公學擅儒宗道經世務懿文乂武殆古憲邦吉甫之
儔歟往我越人猝罹慓突之寇圍城內外數十萬得
免塗炭者本公之力也頃承 簡命分閫授鉞倚毗
甚隆重也冝民以借寇騰懽朝野以得韓稱慶而我

公訏謨淵略素定于中凡文武士吏皆熟察其才力
所宜以至分布之方雷礮駭發之機鈹矛夾剌之利
又無不豫有成筭討茲首鼠之寇蓋不足平矣邇聞
其勢蹙技窮悔禍輸款果爾則神武不殺揖讓而有
成功道之上矣昔周宣王命召穆公虎平淮南之夷
司宣疆理洽以文德雖有洸洸武夫弗盡用也而詩
人詠之曰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夫淮夷一隅之梗卽以係王心之憂悴及觀唐與遼
左之師宋爲永樂之役結怨一方毒流天下二君愧
恨以終其身然後知穆公老成忠于謀國也昔也既

宣薄伐之威今則撫以綏柔之德權機在我飛張以
時正所謂王者之師也區區私禜妄議及此我 公
以爲何如 令姪學識淵萷器度純雅可稱謝庭玉
樹而繼君子之光矣附便草率申候未悉私衷詞容
圖上伏惟鼎祻愼節以副
當宁眷注至禱不宣

又東阮山峰撫臺

竊惟夷獠首難亡命哀兇悖逆積歲罪惡貫盈頃者
仰仗我明公發策決機翼攻奮擊薄伐不滿二旬虜
功聿陳三捷遂使大憝授首群醜悉殲犁其窟覆其

巢妖氛宿炎滌刮無遺偉哉功乎昔南夷怙亂韓襄
毅一鼓而底蕩平之績王達跳梁項襄毅連戰而收
摧陷之功乃若儂奴罾亢三方充斥諸郡較之二公
事勢猶難而馘俘功級且又過之策功懋賞我 明
公當以元勳首論寵拜之命誠旦夕望之願揖于
明公有終告焉夫島夷之患禦之于既入也難爲力
捍之于未入也易爲功夫海者天之所界限夷夏者
也沿海瓿邑各有津要額設卒伍船隻苟先事而周
其防飭水塞扼險隘詗伺坫募死士以充水軍偵輕
舸以當驃騎多炮弩以遏衝突必使其無能得陸而

肆其崩奔亦庶乎可言勝筭也𢌞今戍者縱其由海而入港由港而入鄕然後退避而守之城是猶不拒之藩籬屛蔽之外而遮之堂奧戶闥之間吁亦晩矣永戢亂略以圖海宇數千百年廓淸之計非明公孰望哉妄議及此亦書生臆露其狂耳風便附上起居餘祈爲國家生靈愛護至禱不宣

東蔣虹泉兵憲

僕辱　公交承之契且十餘年至本所以慕重欽艶者非獨以私好故益殊有公家之念焉公負奇瑰非常之才素篤于宗社君親大計者今手挈兵符控燕

趙之要樞任疆理之重責威聲所屆規畫所施眞可使妖氛竟穪平野如案矣近世士大夫習于久安務于細謹至今批難解紛拊士卒靖疆圉則人人䑕首矣甚嘆哉甚嘆哉玆僕獨傾心于　公而不已其慕重欽艶者誠以公家之念也防秋且過羽檄暫休顧開歲卽須料理戎馬之務更惟愼圖遠覽屹作長城復以餘威繫名王之頸而制其命此英雄之所建勒也僕竊于　公有厚望焉頃　公駐京邸無能時承敎益自今思之轉增悵歎耳詎意　公不忘夙昔千里遺訊情誼至篤厚矣愧之感之

東吳小江正郎

別餘二時耳每一念及若有爲日甚久遠者回思聚首之懽頻增杕杜之愴吾　小江亦同此不　小江之才絕塵萬里而益之以峻㨗愼德若具致翮而凌九霄必矣緣想南曹淸暇遂養宏修皆將來經濟事業也竚望竚望何禮菴治膂篤中自信期以實惠漸民不取辦于武健而實能深得循吏之體顧地素穪桀黠伺隙售奸者吳會蝟毛非峻禁厲威卒之不可治也昔云粱肉以養生藥石以治病信然哉然　禮菴優優敷政歲計固足邇來令逋人輒甚可觀矣第

其堅持之過不能迎刺人意而通融之而部中衣冠間有疾視之者黃口中傷以致當道過聽微示不足　禮菴殊踧踖不自安玆特爲覓當道至親交厚二東爲之先容而區區亦爲當道同鄕書至當必可解也但須吾　小江差一力轉致之爲便年誼關切固自不嫌于未同耳餘纏何使能詳之惟留意速處萬萬

東何吉陽巡撫

夏仲錢經歷行曾率上候私顧僂僂瞻遡未悉也使至祗拜　台翰腆貺之辱廼知聊未猶厪長者記念

若此感刻感刻教諭地方益甚切至體國憂方大臣之忠計乃爾竊謂撫綏庚𤋮特賢者之緒餘亦 明公之所嘗試也但時事多盬士習駸汚匡扶表正實賴典刑惟 明公抗身服義信古振今蔚然爲海內宗久矣今登鉅僚操化柄諒所設施措注者不在言語問將必有導師洗汰之力潛移默運之機使陶匏之遺制再覩于犧尊之市寔于 明公有厚望焉其臨楮不任瞻遡之至

寄李陶山郡伯

春仲率爾展賀壓瀆崇嚴愧悚何如使至祗拜 台翰仰見 明公爲民計慮益甚焦勞也凋瘵𢇁黎過壓軫恤豈非 天幸與繼自茲欣欣有來蘇之望矣方今戎馬䕷遝工役煩殷不經之征析及絓網而徵科督責之牒相望于道雖令嘗言之連帥嘗信之而刺史顧能行之乎誠有如 尊諭云云但揖田處時凡遇公家之征胥吏追呼里師抑勒經制之外每多溢濫之費益不啻十之五也 明公平料量嚴禁防獸膏戢縛固無復敢爲奸利者第里師獵取之蠹則沉隱未易刷耳倘荷 明公末照及此是亦一分之賜也辱虎懷開體輒以幺麼之見上塞 尊命 益究本根未得漫言標末耳其臨楮易任拳拳

寄婺埜叔

奉違 台侍已二年所自去冬到今數思托申詢候然不得順毛至其谷洛依依未嘗一日不在鄂渚間也使至獲拜 手書且審 起居萬福以喜以慰乃聞藩務與昔寖邸有不堪狀審爾則與始願大違矣今姪所耿懷者不獨謂 吾叔逸才遠落平生所自擬注不肯居古豪傑下且令分壓領一麾猶得伸手足倪就閑局官不償才而又落莫若此豈非命哉竊以祿位名壽四者皆人之福天之加厚於物也天道忌完而貴缺人有一於四者卽足矣今 吾叔有文名世益不朽之業也行年已六十餘矣而捉筆伸紙輒數百言立就其健何如卽百歲未艾四者之中身具二福視凡夫倍矣又能兼祿位而孫其極乎固造物所靳也蒜菴植于中逵芝蘭隱于茂草所居不同其芳臭殊矣吾叔卽不嬰好爵擴挐要人固重之卒之較得失多寡誠不以易也爰稽漢之多士非賈誼枚乘鄒陽司馬相如耶賈于楚枚鄒于吳相如于梁官不越宗國而名格霄漢跡同燕雀而道頑鴛鴻視當時柄權要晉倏然火石之榮果孰重孰輕哉望安

之望妥之姪灑翠詞班靦顔時髦近竊希心于述作之途但年齒向衰顚毛種種雖窮日探討愈見支離竊訟壯歲失學故至此也嗟乎白日易夕逝波難返四十無聞聖人弗畏嗣是而求所謂信古振今無作俯仰者以上答　吾叔眷懷耳所云全楚志節向古和公言之亦謂舊志甚略且舛須大加訂證可也適雷少郭大叅以表賀寓都古和已與道及此公談藝文率喜爲乃爾陳習齋憲副姪頗與之厚頃至京邸談及　吾叔甚見知重卽以志事託之何如宗祠全未就緖恐作道傍之舍耳祖塋復下縣議處得如東

泉原議則亦已矣

東孫正峰宮詹

客冬人歸報承　教沓重以腆貽故人天涯宛若談面可勝慰藉之思迴詞旨勤渠情致專篤叙陳生平之雅吊及不肖拓落之故而又憐非其罪者何其愛且恤之甚也時態翕翕如鐵磁一分拂境便邈若山河誰復憶記瀉心相浣如　吾兄者哉不肖附　翁鹿鳴來披襟領契敷衽論心竊嘗擬之昔人所謂知已不可再者而時亦隱隱於中冀效只尺于希風傍作之下圖所以爲知己者報桼之何性有所短心有所暗既乏長公高舉之知又無司馬善宦之巧寡行觸譴人則何尤自返舊棲悠悠業農圃山林無寒燠之情詩書有疇昔之好雲岫煙瀾登臨長嘯雖安仁之閒居大冲之招隱展彼二子之幽懷自謂過之是亦足以樂而忘返矣嗟嗟古俶儻之士高蹈一世之中其自視何如也苟爲不遇則亦韜精淪彩閟於當年沒世而不得一耀其所懷所云抱椽幹就煨至懷琬琰沉泥滓者何限矧不肖萬萬不及于古人安得不委命自恬哉悲戱憾爲首丘計哉然區區之微尚遽甘以溝壑之賤卽妄自菲薄而永絕於竹帛已乎良

以鍛翮不可以幾翔躄罷不可以復完螯雖不得更露處而風吟者勢也而且冉冉餘生髮漸白顏微黲四方之志亦已微索羈窮不偶之狀對鑑了然復何以哉不肖之事有如此者所頼　吾兄抗論雲臺揚聲紫微閒日益顯位日益高自玆且大用矣太平之業行將被及遺佚亦知夫蒙垢隱約之輩而有抱泣不雪之憤一與之昭白則不肖雖饑寒於堯舜之豈年可無餘憾矣不任耿耿之懷有不自知其詞之繁複者惟台鑒而救圖之幸甚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終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明　澉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　汝南趙　賢良弼
溫麻吳文華子彬　同校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陽　訂正

書

上少師徐存翁

仲秋不肖方脩業農圃忽傳 師翁特荷溫綸乘傳歸第始爲天下惜老成之去旣而慶明哲得保身之宜大臣終始之際以能直節完名如我 師翁者古

今定幾人哉惟 師翁四十年忠勤險夷一節邇者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國無危疑人以寧一此寔百世定策之功又非旦夕救時之計也故論者謂 師翁之立朝也爲泰山喬嶽及歛而歸也爲全璧精金貞純粹美無毫髮訾議今雖杜門海堧而德聲義槩益以爲天下重昔曲江之罷相也以風度見思又數年以先見見思其後也追論理亂之分始于曲江罷相之日則又愈久而愈見思惟我 師翁之行藏實關乎治理之隆替海內冠紳莫不喁喁延仰 聖明斷然耆舊之懷且旦夕起召元臣矣公論所在天則臨之雖欲推之使去辭之不宜不可得也又奚啻如曲江之去後見思已哉跂首門墻無任耿耿

柬諸南明少宰

舍親 趙澉陽歸祇奉 教翰及腆幣垂貺知所以眷戀不肖者久而益至刻荷何能已已邇惟冐貳銓衡同文曷慰蓋士類以此屬望久矣竊謂古來儁茂之士孰不希心上騖哉顧重即神芝棄即腐菌遇則異矣故何李爲詞垣之傑而未嘗與翰苑之班康楊占鼎甲之選而不得處股肱之任卒之韜精淪采一耀其所懷而已矣 公以邃學昌詞蔚爲國華而龍

翔鸞鶱驥駸駸乎宅于百揆旣兼乎四公之所長特異乎四公之所遇豈非山川之靈全畀而駿發之也哉維昔謝文正公德業文章跨映海宇公今崛起乎其閒而揚休踵美實後先相炳映焉安知後之人不以頌文正者頌 公哉光重光重不肖袞病日深分塡溝壑第聞故人柄用不勝欣躍之私輒布鄙悰餘縷未旣

柬趙汝泉巡撫

前月柳經歷傳示 翰旣方感念未已茲復緘劄專使爲賤生而遠至旨誼勤渠賜與腆縟自分鄙劣迺

得此於　公若是屢屢也懷惠誦德惟心之勿忘服
之無斁而已立里大疏具見經畫調停之術釐正典
除之端委曲詳盡矣誅國之忠卹民之隱殆兼至哉
舍弟禮祗奉周旋逕其分也猥荷獎與目爲異才是
雖風厲庶職之公而舍弟被蒙殊遇益當矢慮殫圖
以仰副委任至意矣肅使返命率附謝悃言不悉悃
統祈鑒亮

又柬汝泉巡撫

邇惟　召還内批提挈憲綱進唐介於蘭臺得薛宣
於石室凡在同文靡不欣暢而區區亦踴躍而起爲

天下賀弟惟時事於今爲甚艱　公任天下爲甚重
人情注擬於　公爲甚殷運樞要以斡旋化機以隆
唐虞三代之治非　公所以慰答天下之望者哉僭
及之千里斷誠一芹將敬伏惟鑒其悃而涵納之

東李五峯憲副

項小山往省附上一牘少紓深念顧此心之情至之
非面莫盡也遠屢使　翰分俸見　貽此古之林嚴
高逸所絶望於厚祿故人者弟則何以叨此銜刻銜
刻諭中謂弟能操寸翰政足於作者之場冀得以下
里微吟取裁於登壇古調甚盛心也獨念弟幼而失
學長而蹭蹬間雖效顰倣步終爲掇緒拾餘仰視作
者楮墨之畦逕其能免於畫虎之誚乎年來哭妻者
一哭子者一齊物不逮蒙莊索居深于子夏痛苦餘
生心灰形槁舊業殆棄之若遺矣嗟乎立德病已蹉
跎建功又非掀揭冉冉景光猶之將且之月良可慨
也其何以塞明問而承下風乎然弟雅慕楚之勝名
因以思其人文若沈宋諧切聲偶寔開唐律之原而
李邕父子繼興于鄂渚孟浩然崛起於襄陽綦毋潛
獨秀于荊南其所吟咏爛然可攷迨明則西涯先生
以斯文倡天下而徐李何邊四大家者皆先生有以

成其美固蔚稱一代之宗而汚之童丙方黃岡之王
暨澤江夏之馮三石又皆濯磨風雅羽翼西涯者也
盛矣盛矣惟　兄神奇縕藉以文名家楚雖多才恐
難方駕且湖山舒嘯聯麓悉號瓌麗自昔遊覽之士
輒其秘藏而宣其異靈如樂天之放浪子瞻之耽眺
新詞艷曲布浹耙中今得與　兄之華襟藻腋相旦
暮焉臨眺之際慨然以賦其及賡白蘇之諸什否乎
倘勿靳瓊投一一以示使生平懷賢之願盡欣慰之
其所受賜也不亦重九鼎而溢百朋矣乎延佇延佇
荒落之踪久矣不涉湖山所云蓋告者悞也然高賢

綏帶於六橋三竺而弟以野服箏冠追隨其間亦甚懽耳祇以家累嬰心付之夢想美人隔浦解佩無從若之何肅使返命謹占謝言并近作錄往祈教肯加竄易投我瓊琚敢不拜兄之明惠乎瞻挹未期臨風神遡

東曾確菴藩參

別已久矣歲月形容常注心目自廢棄以來潛深伏奧時事了不相聞知　公文日有名位日益起益未嘗不躍然爲故人喜也不識青雲之交亦一念及于林壑之侶乎西蔡敷教化遲深長賢者以身督帥必

非沉葦口耳所能量度而所遺殘膏剩馥當亦共而襲之矣蓋關內故稱多才楊何二公浚其源而導其所歸時已詵詵而向方先公復飭二公之規指劃其奇靡而約諸理士習益爵爵興焉故道尊而教立誦三先生者到于今不衰則夫後之稱　公者不將如今之稱三先生矣乎光重光重茲者借庵我浙士庶騰懽而區區更多私幸雖荒落之迹未嘗敢自比附而夙誼切中則固介介無容於已耳謹具一芹爲賀稚鑒其忱而涵納之

東曾確庵督學

遠承緘　翰重以賻貽專使而至而書詞盈楮皆寫積載眷懷讀之宛見顏色跫然之音來於空谷慰感何能已已辱示瑣語訓規二錄雖章程科條不越乎治經作文淑勸之具而日課月校自可以致興正學成實材之効然昔謂得經師易得人師難公人師也秦士詵詵然雲蒸而川趨者當必有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者矣區區奇蹇妻兒繼亡痛苦餘生形神徒具不復知有人間榮顯可欲之事第恐旦夕露零於草樹誰爲弔其衷而憫其知者以故辜擬掇拾效爲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終期不負知已乃爲報耳過壓軫

諭綴此喧聒

東楊完愚憲長

春仲能堪輿歸付布區區其所懇托不得已而應之耳豈敢以私庇累　公門乎亮之亮之茲有啓瀆先人往按江右適寧藩之變甫平百度蕩弛時歲荐饑先人爲分別功罪無枉艮無遺慝而一方之紀綱以正卹貧賑灾疏凡十餘上賴以長活者甚衆語詳奏議中徐侍御岱疏云王守仁舉兵擒賊之後積心胥慮以安地方者獨唐龍一人龍之功不在守仁之下當時以爲定論云先是江右建同仁祠以祀孫忠烈

許忠節王新建伍松月及先人蓋以殉亂死事平定
安集五公之功一也後浙省亦建同仁祠以祀孫王
及胡蓋以三公皆浙產也乃先人爲之記今士論謂
先人既祀於江右而浙省尚未之及似爲缺典茲特
具詞告乞一體崇祀仰仗與言吹嘘得照江右事例
咨行浙省申久滯之議昭同視之公寵光存没銜結
幽明矣其臨楮曷任惶悚之至

柬鄭郯山郡伯

去夏曾于 南明所附候計入記室矣思邇人遐日
勤馳遡吾 郯山之才絕塵萬里今守魏且逾朞諸

所與除植作當種種具舉而與時以治狀稱最于冀
北者必吾 郯山也聞毬之洪洋麓昔稱殊勝而晝
舫之齋晚香之亭爲高賢燕息之地泰與 郯山之
詞襟藻服相且暮焉或臨眺而慨然以賦其及賡酬
錢劉諸君子之什否乎幸見鴻寄之山中開我茅塞
不肖衰朽侵尋恐一旦露零于茂草之中而無以償
前辱亦摹擬綴拾效咫尺之議如丘園嚴壑之吟而
以遺於世且藉之 報知已俟就緒當附致請裁教
耳不具

柬俞雙湖

祗承委 命濫執文役冀得損裁悖謬爲薄劣幸耳
迺荷溢詞相與至謂可以追沿古初軼武實録茲惟
門下之長於録善也而圭朋燕石固自無能掩矣昔
之言者云昌黎平淮西碑最古叙如尚書詩如雅頌
而晉公之功緣之並傳今有偉烈若是其盛顧未有
昌黎脚板者一爲之鋪張其爲悚恧抑又甚焉區區
知 門下非今時士也綴此喧聒惟宥圖之腆賜踰
節受有餘愧薄具仰將一芹之獻不敢言謝也伏希
鑑涵不盡縷悃

貽萬育吾兵憲

不才蒙垢負譴貽知已玷亦甚矣迺歷
念郵恩問勤渠茲其爲道義愛也豈直膺服肝鏤而
已哉屏跡舊棲秉耕故畝逝逝長往分與世絕惟冀
同袍傑特如吾 年丈者振策揚休宣賛太平之業
更分餘澤推及朽株即饑寒堯舜之豐年亦且耳心
矣辱示諸佳什讀之卒業率皆抽繹性靈濯磨風雅
把玩不能釋手若吾 年丈者方將勒功不朽流聲
金石豈徒稱雄於翰墨而已哉光重光重餘悃如縷
俟振旆過蘭之日當促席一傾瀉耳不訖

上火傳陳松谷

不肖跧伏草野久不敢以荒穢之迹上塵奏記仰止
黃扉迥在天上惟夜望六符之光以遥致起居之頌
而已恭惟聖人御極而我　翁首居爾任晉司政本
聖君賢相各有應運而興于潛邸蓋所謂飛龍在天固
宜有見龍之大人也嗚呼不圖今日復覩堯舜爲君
臯夔爲臣同廷合席千載一時斯世斯文何其大幸
與竊惟西王國之於禹上十聯之于高宗則舊學矣而
未聞爰立而置左右焉馮異薛振等以潛龍寵任而
未聞初有翊贊啓沃之勞其以問學道乎先德業輔
于後惟　翁則兼之哉緝熙聖學以玅贊元化致吾

君於夏禹商宗之盛又天下所厚望於我　翁者輙
以潰聞不肖猥以膚淺叨侍講幄雖歲月之再更實
涓埃之無補揆理忖分絕不敢覬萌非望但念荷蒙
眷遇已及年餘豢養之恩寧無犬馬戀戀之忱茲昧
愚分謹以先年日進直講繕寫成帙并附奏上呈因
以明覼縷下情又恐分嚴禮絕煩瀆獲譴惟　翁少
軫疇昔同事之雅特賜鈞裁委垂照拂不肖曷勝懇
悃不肖度非完器甘爲棄物久矣第蒙垢未明發有
餘憾今幸　翁主張公論于上誠再覩天日之期也
翁肯鑒而憐之俾抱泣不雪之冤獲以少白則窺然

崐巘之下猶若並受　翁賜而蒙翹車之招矣冒干
崇重無任悚悃

上少保趙大洲

不肖寘行觸譴負知負愛謂　翁必且唾斥不復顧
矣廼翁勿計成敗猶欲拯之洪濁之中而加以滌濯
焉此其爲大臣兼聽公視八荒我闔之偉度矣乎第
不肖之脅有冒于實冀以芹曝微忱少酬恩遇于萬
一不敢過有覬覦也聞元老軫念議優處以官階甚
盛德恩惟宜感領但反身自觀于愚情深有未安者
况不肖久叨五品榮遇極矣今猥以文字之末濫名

器之加人將有僥倖非望之議是重不肖之罪耳昔
退之三上相書曾鄙之而三不報至有周公之說然
跡其事又不能無疑其心今上有周公如我　翁者
不肖寧忍不吐其鄙臆而甘于默默已也惟曲垂體
亮以公論之權衡爲不肖力賜主張不肖無任惓切
懇悃之極外呈近作數首　翁垂憐而惠教焉至望

上太保趙大洲

小僮歸祇奉　鈞翰并領畧公之所以諭示不肖者
可勝悚仄可勝刻荷遡惟
聖明寤寐良弼而翁以一德配天受知

主上故舊畀之命曾不咨于廷臣而謀之近媟謂非
上帝所賚然乎閭制下之日縉紳欣欣動色而僻處
山隅者亦踴躍起賀其視昔之夔卜又何異哉固知
國之將興天必屬之龐乂元臣以協德于君而相與
輔理治化以樹無疆維休之烈則其遭逢之特異信
非偶也竊念先朝之獘極矣今者其後甲三日也理
亂緒幹父蠱而斡旋整齊之雖以聖賢日馳鶩其間
亦未易濟廼從是者不先公家之急而惟任胸臆以
行其私遂相率而爲詆訐慘割之習幾成元祐熙寧
之禍是猶以尫羸之夫而重投之以剜剟李之元氣

愈益以耗而慮局望之以驚嗟乎天下事多是吾輩
自壞而識者每嘆三代以還人才氣數之懸絶爲之
扼腕而不忍涕道者良有以也則今所以陰扶天下
之大勢潛轉天下之大機抗人謨立天命以宣洩調
劑之使國家之元氣餘十一于千百者以漸而收其
全功非　翁所宜詳入思慮者哉盍　翁以聖賢之
道而膺丞弼之位以天人之學而當霖楫之任以進
回積習鎔鑄鍛鍊愈久愈新之才之識而運樞機之
權則以其黃髮大老委蛇廟堂而仰慰
聖明求舊至意若操契以責刻地以致日可見乜行

矣不肖放逐以來噤口世故且朽株枯荄不應與論
及此顧世道獨明丘壑江湖之念如執熱欲濯清泉
幸得生　翁之時覩　翁之盛爲太平遺逸以終其
身則雖饑寒于堯舜之豐年亦委命而自恬何憾哉
比月進章牘切懼僭踰荷　翁重軫力爲推轂獲以
久廢之人戴叨新命清資殊錫皆非素望之所敢及
誠末路之寵光旣燼之驚焰也昔陳仲擧薦徐穉穉
雖不出感念深矣不肖下流遠非穉擬而　翁之湯
造則視仲擧過之不肖將何報塞惟[illegible]與此
身相終始而已茲謹具疏陳　謝并上候悰以希感

亮不具

上少師李石麗

不肖獲譴屏居七踰年所塊然雌守類木石局之幽
闔而乎時交雅悉啞置之不復顧惟重軫　翁懷念
茲羈窮不偶之遺人而斅置之齒類是在接廉門墻
之士所不敢遽望者不肖何幸而蒙君子之辱若是
哉盍　翁念舊之情不以遠棄客物之量不以瑕掩
斯其斷斷休休古大臣之隱德偉度與比月進章牘
竊懼僭踰荷　翁寄勿調護力爲引手獲以久廢之
人再叨新命清階殊錫賁及丘園誠末路之寵光旣

燼之驚熖也然且顛頓之迹復齒于冠紳澳溷之嫌更昭于天日洪陶大造恩並生成昔陳仲擧薦徐穉穉雖不用感念深矣不肖下庸遠非穉擬而翁之功德則視仲擧過之第冉冉餘生存無以爲頌而沒無以稱塞惟膺服肝鏤與此身相終始而已矣祇承翰教深佩眷存茲謹具疏稱　謝并恭候　台履少布感激極褁不宣

東呂豫所少宰學士

小倖旋祗奉教札深荷德情且知鄙事辱兄爲之推轂者甚力遂以放廢餘生再叨新命淸銜殊錫皆非

意望所及猶之伏蟄之虫更露處而風吟又若玄雪點空亦得以逮其纖液誠末路之寵光旣燼之驚熖也竊惟功名事業莫須有宿緣在不肖才微命薄度非用世物料安得不委命自恬而復妄萌他覬哉第辭十萬而受萬殊非欲富之計而致貽爲肉之嫌卒之無以自辯耳肝鬲之隱輒一吐于知巳饒舌饒舌邇惟貤貳冢卿猶爲序晉即當入踐中台以尊政本俾與日虬稱中興良弼又不啻爲同登岡甲者光也茲謹具疏陳謝附展候私并上一縑爲賀惟祭其情而納之幸甚不肖妻子連喪病苦侵尋拾楮茫然不知所裁惟垂憐鑒無任忉怛

東林石洲文衙

違侍十載逖懷縈積比幸一奉良覿炙衣之覿誠快東山之仰而且辱兄洞開心顏獲以披襟領契靑雲故友不負蕙懷蘭思者非　兄誰睹馬顧意氣之相期無有出于語言之外者乎惟　兄積望幾二十年中間推步移資未嘗一邁捷徑葢亦守道養恬不可𩿨以纓緌者類乃然耳聞之君子在治若鳳則自今遇合盛世軒翥天衢又孰禦之海國山城幸際大賢爲之師表涵濡濯洗當駸駸然變革還敎矣昔謂得

經師易得人師難　兄人師也緊惟裁斐樂育士術以之凡我冠紳胥增模範秋杪文旌按部漱郡首沐甄陶矣其時容以野服修禮傾領雋論耳謹布悰上塵奏記并悉所夙概如是外具不腆薄言將賀伏冀特軫年雅弗以例拒感荷何如

東林石洲董學

頃沐枉問寒廬積載瞻馳可勝跫然之慰第深夜卒卒數語而此心之積尚未之盡今已若悵望之𡮢不可復見矣縣家傳至手教及文録之貺所慰公門延攬實多髦俊千里無留良於伯樂合璧不匿耀於隋

俟信哉佳叙宏深古雅不落言詮其七襄皆自由機
杼雖云效法子長而顧括其奥臻其妙盍知公已登
壇而定覇矣弟少焉失學玆與徒老之悲其何以承
下風而追絶塵乎惟大賢所過風長惠渥令人士駸
駸然雲蒸而川趨高者率還敦率而中才亦盡勉於
庸腐循是以往三代可想見也政恐淸時方興禮樂
以隆文治才如司馬不得更留滯周南耳玆肅狀附
候無任懇悃

柬劉羽泉司馬

比承教翰寵貽情踰分溢瓊玖之投艱乎其報矣惟

鎸題衷腑而已邇惟道化維新賢才幽側以次彙征
唐虞之盛眞可以拭目覩矣不肖江湖丘壑望治之
念如執熱者欲濯幸今得爲太平遺逸蔦分足矣但
念人才不大相遠而治道去其大甚年來内外滌濯
媮佚之弊已鑱刻無遺而微瑕寸朽際此
聖明要皆可化爲忠以贖往衍若更堅黑白之辨禁
錮之以終其身似非蕩蕩平平之世也况國家元氣
毳然而耗也久矣此節亦是培植工夫何如　明公
心切天下之安危言係天下之輕重故不肖之區區
敢以寸尺之知而附聞于左右也越俎妄談惟委亮
而赦圖之

柬劉羽泉司馬

頃奉　台翰已附使陳謝悉覩縷矣惟旌節旦夕啓
行濱海萌黎若嬰兒失哺孺慕何極而揖也叨庇二
天益不勝沾戀切私顧抱痾伏興無能扶笻一候於
武林之側其爲延仰徒與鴻翼俱馳耳邇者訏猷石
畫蕩平巨寇浙南數郡晏然妝寧今士吏耄倪葺祠
樹碑冀以勒功德係久遠而　南濵鄭兄乃猥以文
役惟　明公安攘偉烈行且有功宗記之太史書之
如楫何足云旣又思藉手唇龍之技托於不朽亦至

幸也㪚摹擬掇拾屬稿請裁以備采擇云爾惟保練
夙夕上副隆眷至禱不宣

柬周霽川少叅

昨瞻奉文祗徐聽偶論國士之遇莫知所以爲承青
雲故人其不負蕙心蘭思者僅于　明公見之也及
門卽浣頌浚翁盛製眩心奪目神爽骨驚如天風海
濤不測其淵源之所自又如巨雷劈太華出神物之
手又無斧鑿痕噫命令一世雄視千古非翁其誰哉
然而愛君憂國秉道嫉邪辭榮獨往之意炳炳如丹
便獻吉大復在當爲避數舍矣台亮萬感

東王敬所督撫

往寓京邸幸奉履舄之光快覩波沾至今歷歷胸臆惟　翁縕靈抱貞爲世通儒其以出處輕重天下久矣邇者甫離岩穴暫寄督巡隨試輒效聲猷昭揭可見當大事者淵識訏謨要自有道顧擬敭者不會機宜耳昔先人開府再朞蚤夜屹屹已謂甚難今則又一時矣祓舊傷新以超出於沿襲因循之外非　翁孰優爲之哉第我行永久乃吉甫燕喜之時而韓范入相俱在經略西事之後江淮漕代豈得久私　翁之大患乎餘縷不宣統希台鑒

東喬壽齊督學

往都下得承顔論知爲希世之珎既閲榜目果以英少登第時益踴躍而起爲石　翁有子賀也邇惟使軺臨浙已而歲矣沉伏荒寂不及申候于將命猥辱齒記錫之琫牘重以腆貽跫然之音胡然而至空谷也敦修古誼加意世好誰及此哉含灼含灼承示丘隅集讀之卒業莫不按宮商謹節奏如黃鐘在縣金石諧律如升清都聆韶鈞萬籟俱廢傑然眞命世矣伏諗　石翁以辭翰起家時與槐野浚谷二公齊名使二公猶及見之不當爲之避舍矣乎臨楮莫罄東望徙切神馳

東葉鶴坡郡守

明公不知僕之寡陋猥令與聞郡書謬以山澤之遺而備擬議之末誠大幸也仰承以來敢一意引卻辱嘉命哉第因敝縣故實采摭者久已散解而其得之街談巷議者又無所參質鈎攷而未可遽執以信且周覽志例惟人物最難評品蓋以後乎數百年之人而差先世賢士大夫得失非有燭微闡幽之智開誠布公之心祇藉耳目以爲據依欲其無舛得乎以故傳咨愼取殫竭區區之愚期無負委重至意雖以延

緩獲咎不敢致文已矣亦既次第莫得敎裁茲高生載示徵諭悚激交劇肅此上復綴此喧聒幾容旬日蒲伏以盡不備

東馮攺溪主政

僕陋劣失學人也獲從有道之後謬備郡書之役是猶垂翅依翔于鵬翮摸壤藉飾于龍章幸矣幸矣顧以憂疚見妨無能時奉敎指殊歉負切中耳念茲大典其兼搉科條鄭重詮要則有藉　翁力任于上所謂一夔足矣而又益以　門下若王翁者可稱二妙則遂譔鴻裁當必中音于金石協義于典墳而勒成一

家之信史必矣僕何人斯敢與擬議破堅白而有所裨益乎且敝縣故實採摭者已久散鮮其得之浪談巷議者又無所參質鈞攷而未可遽執以信至于人物評品猶難非有燭微闡幽之智開誠布公之心祇緣耳目以爲據依欲無舛得乎以故博咨愼取殫竭區區之愚猶懼終負郡公委重至意雖以延緩獲咎不敢避也高友至傳示手書悚激交劇謹附以復旬日內可得面承悉覼縷也惟鑒涵不備

與秦華峰宗伯

客夏重枉　台駕以顧不掃之廬敢故忘勢　翁之高誼薄九霄矣第草具多簡慢今有餘負焉惟玆距脫之時正爲纍紲之會亟仰敦　召舊德以幸斯世迺伯玉之進尚爾徐徐豈其復有止而尼之者耶然天之有意於人國也寧使曲江有不盡用之嘆乎雩之需之近不肖蒙　恩叨進一階伏蟄之蟲勢不容更露處而風吟矣但爲肉之嫌卒之無以自解𨗈耳不肖奇蹇妻子相繼而亡病苦侵尋久稽裁候偶會姪廷任之便謹修尺牘少布積忱惟鈞台鑒亮焉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終

小漁遺藁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唐汝楫撰汝楫字思濟蘭谿人吏部尚書龍之子龍號漁石故汝楫自號小漁嘉靖庚戌進士第一官至左春坊左諭德事迹附見明史龍傳史稱龍與嚴嵩相善汝楫又以素附嵩得第一人及第後坐嵩黨奪官則其人不足重其文章亦不爲世所稱是集爲萬歷乙卯蘭谿知縣莊起元所編皆應俗之文起元稱其著作甚夥散佚不傳僅從其孫宗本曾孫明照索得殘藁就而編次云

徐氏海隅集詩編二十二卷文編四十三卷外編十四卷（一）

〔明〕徐學謨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五年刻四十年徐元嘏重修本

徐先生海隅集序

門人馮時可撰

馮時可曰文章之為用也法必古程機貴神解法出於古非古人自法也物之有則開闔自然天為之創機出於我非我私臆也匠之照矩尺寸不爽神為之尸運我之神法古之法精詣而不偏馳高哉而不浚遂斯士之孤出獨樹者也由漢以來代有幾人司馬遷班固韓愈其著者遷不剽先秦而能先秦也固不剽西京而能西京也愈不剽史漢而能史漢也運我之神法古之法者也孤出獨樹而不毀　循世者也宋元以降學士大夫貪天奕獨匯非地其波哉無奈何恢弘其佚者之竊影逐響而又以橫覘

天下也先生悍然非之曰彼夫也社麻而效俎續者也古于聲不古于調即漢魏盛唐奚為古于詞不古于意即先秦兩漢奚為是論出豪者睢盱矣先生視之已如也既而曰世隤焉放矣爍吻無益于俗不信徒取鬻耳乃噤不言而益自肆集成若干卷時可以間寓目焉其為業也天倪律呂

性靈標格裹之以聖準之以雅經之以正緯之以奇慫溢而動雕鏤自恣雷聲電掣而風雨四至也海含地負而瓌怪百出也龍象縱橫而金鳷夭矯也風胡錯而紫氣拂鬱白日陰陰也徐而撰之結幽攢眇章妥句適亂而復理吐而能含揚而或抑淺而彌深促而愈緩畫而且餘臻西京之轍

蹈建安之境而并其境與轍泯矣昌黎北地且遜武乎去軌近世千里矣蓋先生不事剽模匠神隷法法至則天契神來則法合以我古而非以古為古也所謂孤出獨樹不數數然循世者也彼睢盱者日持古之三尺以繩今世而決裂餖飣益卑卑爾藉令天下耳食之徒羣然布矣其能與先

生席噉冥而競象罔所得也先生風標崑巔神襟灑然端委談咲運量四宇而當其不可脫屣辭矣其不數數然循世獨文哉

徐氏海隅集目録卷之一　詩編

第一卷

樂府古辭

第二卷

五言古體

第三卷

五言古體

赤壁行 三國赤壁今在嘉魚縣子瞻所賦乃黃州赤鼻也興至偶言耳
佛牙行 有序
白螺行 時景藩索誤於此苛甚民無寧宇可念也
鈞州月夜偶逢司理牛君因約遊玄岳賦
此
贈殷無美海上觀月歌用孫氏白水山韻
無美謝余緇巾之贈輒投長句中有慢世
語因用來韻答贈
五月六日黃姑灣發舟諸君枉訊戲枯長
句用賄觧嘲時予新脫景藩之難
家有雙鶴爲縣官持去三年始歸喜而作

歌
王山人翹畫桃花洞歌
出門行送張六之岱岳上
與郭督府索狼山子石
郭督府贈刀舟一作刀舟行
月枝篇贈李選部 并序
頭陀生行 并序
徐子與自鄂州寄蟹一筐爲褎中所珎喜
而作歌

池口行
戲題王翹草蟲卷
鄱口行
溽暑雨中撥悶放歌
重登岳陽樓憶宋登春山人作憶昔行
彭澤行 余適楚時有長於彭澤令以蜀路見迎故賦此
吉陽店行
甲戌中秋夜偕鄭大參戟劉二僉憲劉閫
帥飲黃州赤壁醉爲此歌

第六卷

五言近體 京稿
冬至早朝
贈張錦衣
送馬檢討冊封東藩 代作
寄陳上之二首
錫山謁座主華公
維揚崔侍御留集時倭亂初定
寄陳上之下第
送陳比部憲因閩中
雨夜袁履善比部新至京同宿潘文學館

集蘇郡丞館
秋日松滋江上宿臺山寺設與八首
夜渡荊江
送鄧郡潘别駕左遷便道還吳二首 有序
題劉忠節卷 公名儁以兵部尚書討安南益業以撫閩而陷陣死焉荊南有東祠
送高倅謫令西川爲黄州人先任姑蘇
誤儲被參荊人諳　關丁訟究不報湯述
七月十五日　景藩奏遠將赴江夏作
第八卷

五言近體　家稿
解荊州歸西園湧與四首
喜荊州宋山人至贈以短什
宋山人食蟹却盡數十螯詩以嘲之
送宋山人觀海
與宋山人食河豚戲述
東鄰敖無美見枉雨中撥悶之作輒占二
律東答
送徐生遊南太學
送徐郡侯兵備徐州二首

飲沈僉憲村雅園值雨二首
飲程園作
送蔣丹赴召
送王明佐塾師歸吳門
送杜少府之任德清
送僧還晉陵
春日同宋山人飲唐道述園時山人將歸
荊州作二首
和宋山人海上寒食詩用韻
又同宋山人醉唐氏園

夜泊陸庄
姑蘇道中同宋山人
題張憲副日涉園
過海上吳氏山園
與敖無美過日涉園留酌
婁江夜泊
黄姑灣舟覆戲題二首
第九卷
五言近體　襄稿
中秋前一夕宿豐樂驛候雨阮不至值雨

戲題二首
宿界山驛感舊二首
冒霧行九里山二首
江陵帥生蘭訪余漢上遊近宜城夜話二
首
漢上除夕有懷弱兒在家兄所凄然縈抱
賦二首
京山道中觀泉
柬宋山人初至襄陽
聞宋山人遊鹿門山

和施憲副題蒙惠泉詩二首
穀城遇雨
七月望夜月當食不食喜而賦此時　中
宮避位已久未致遠臣之私云
朝雨壯城樓送張司農二首
秋日劉侍御招飲寶積園二首
九月廿六日雨阻穀城偶有微恙
廿九日稍霽始發石華
雨宿清徽館作
均州館夜

漥口夜別陳襄陽洣時余阻風
雨夜泊郢門
郢川偶遇順風志喜
潛江舟夜得郭給事書懷舊却寄
下潛江有懷王少參
舟次漢口書別子與二首
蘄陽薄暮盛僉憲飲餞四祖寺作二首
盛僉憲再飲余五祖寺
嘉靖癸亥阮儀部與余同罷　景藩之難
迄今八載君已罷官舟過懷寧邀與相
見贈詩一章

舟次池口會馮守以校文不見過悵然賦
此
池口阻雨
王明府酌余吉祥禪寺
端陽日阻風龍江關
將至眞州五里大風
還家
錢塘別袁履善　越稿附
與袁履善訪姚南陽於吳山別業題贈

第十卷

五言近體　家稿

第十一卷

五言近體　鄧稿

張廉憲東溪陪趙明府夜集時余將適楚
以詩代書寄訊姚繼文督學時校士黃州
余將有江右之行作二首
贈蔡景明僉憲
夏日同姚余二山人酌栢友王孫園二首
夜集汪都閫舟
郭子驛舟夜
春日潘仲履廉憲約遊焦山訪郭鍊師值
雨不赴予舟促發留別二首

春夜舟泊龍江張宥南中丞劉學孔光祿
冒雨出餞余於江館作二首
送殷無美會試
得龔生汝修春捷報志喜有序
寄陳上之下第上之五十後登科其父母俱年八十餘
寄無美下第無美家鄰西園
劉侍御黃別駕約予卜沙津舟次時黃
已棄官歸劉方赴留都劉江陵門生慈節公之裔
孫
系陵

石首舟中得王僉憲閩中書併柱新篇有
拂衣之句裁此寄答余守荊南時公在
諸生中嘗以古文詞見賞
大荊驛雨
送淛臬李德化憲副起延安兵備
賈傅祠
出澧州遇雨還宿開福寺
泊城陵磯
秋山送程孟孺還玉山二首程生善諸體
書

寄答匡南王孫二首
八月初五夜戚僉憲邀集赤壁是夜有微
月已而疎雨瀟然作二首
初七夜劉僉憲見招再集赤壁是夜微陰
初九夜丘宗伯熊司農見招三集赤壁是
夜大風
謁子瞻祠二首
十一夜鄭大參見招初集定惠院
十二夜陪盧憲副再集定惠院
十四夜署中湧興

第十三卷

七言近體

經湯陰武穆祠
黄粱祠戲題
朱張二尹携酒過郵館作
月夜涇陽驛感賦
顧行之比部假還京師適余覲入相遇賦
此
舊省僚夜集南館觀教坊樂部戲賦此
用韻寄張誠之憲副
上計還鈞州春夜龍判官酌余儧舍用前
韻謾賦

鄴城懷古用壁間韻
邯鄲道中逢浦城徐伯源僉憲因憶丁未
春試與余同舟北上是歲皆下第
雨宿裕州雀舫亭
遊南巖宮聽滇道人鼓琴
宿玉虛宮
仲宣樓酌李存孝左史李與余故同官又
同年也賦此志感
寄懷高伯宗右史
集黄鶴樓感賦

劉漢陽與和召酌吸江亭
喜宋山人夜過府署
蘄郡丞席上觀籜冠生書畫
秋日集楚雄樓
九日飲太暉觀作
齋夜有懷籜冠生
中秋夜與宋山人集江山一覧樓
九日郡寮集龍山
九月望夜集戴將軍園
九月十六夜牛司理携酒楚雄樓補賞重

陽作
誤儲被旅待報公署謾興
竟陵夜别僚友
馬家寨别劉象成刺史
初泊岳陽書懷
岳陽樓曉望
武昌中秋夜有所思
雨中雷司理携酒舟次時予繫武昌
武昌酬曹中丞見訊
同阮惟中别駕遊洪山寺

同阮別駕登晴川樓

第十四卷

七言近體

楞伽寺登上方絶頂
清明日登半塘寺閣望虎丘作
吳門逢錢舜舉同年特相別八年矣偶談
隆慶新政愴然有作
張六之岱自京回飲之作
夏夜東園宴郭開府作
送王博士建勳校文左廣

第十五卷

七言近體

聞南陽除報效長慶體賦二首（余以景藩夾遣自廢五年逢承新命）

送陳上之秋試
送殷無美秋試
金山寺閣眺
雨中臥龍岡謁忠武祠
過遠河山為余遊荊時參郎舊路感而賦此
夜泛小舸自鄖江達均州
經朱僊鎮弔武穆祠
遊少林寺觀達磨面壁像

將之襄陽別苑南知己
春晚過滁陽訪徐順叔同卿留酌公署
初夏崑山王明府酌徐子與僉憲暨余於馬鞍山酒半呼殷無美秀才至賦二首
時余赴襄州 襄稿
雨阻龍江關寄懷袁魯望考功
舟阻金陵有懷王蕪湖明府
月夜王蕪湖酌余蟂磯謁孫夫人祠
六月貴池道中懷舊僚馮汝由刺史（馮亦舊僚曹郎）

王明府出送行卷令余補作遂書此
郢上逢韓留蜀
張大參希尹自貴陽督餉長沙書此寄懷
昭明樓宴李符卿因憶庚申歲汪伯玉中丞守郡曾酌余茲樓感舊賦詩
寄懷吳明卿謫高州守并為勸駕二首（未寄）
九日曾園雨酌吳憲副董王二少參適方憲長盧都閫至同集
月夜昭明樓集同年方憲長王少參話舊作

第十七卷

七言近體

塡鄖報至孟秋望後一日省察公宴有作　鄖鎮

呈謝

沈叔裕茂才訪予江夏予方有鄖命尋別

去賦詩二首

初領塡鄖捧檄西邁於時官楚拜　命凡

七中經退遂垂十八年矣感賦四首

鄖城淹雨時家報久隔悵然有作

鄖城九日雨喜周紀善紹稷自襄州至清

美堂留酌

王廷尉以詩來見諭所以不俟交代之意

次韻奉荅

孟冬日鄖城閱視遂登春雪樓爲前開府

王公所題併榜詩二律僭爲嗣響因致

景憶之私

鄖營閱武作

別院故有牡丹三株偶枯其一暇日補栽

湊與一首

鄖陽除夕大雪感懷二首

元日大雪試筆

人日府寮獻春作

司武選使歸荊南省覲以書來訊賦荅一

首

使院牡丹盛開獨酌書感

吳明卿大參自大梁罷官歸楚遺詩慰訊

作二首

送內弟金上舍東歸

得從州陳憲副書寄此荅贈

寄壽同年陳憲卿憲副

苦熱

咏使院盆荷

會少參受子中丞封偕元配從夫人老于

鄖上介其生誕爰勒賀章代作

題潘中丞留餘堂

題潘中丞讀書臺臺前生芝如麻更號芝

林

贈袁夷陵禰地官

第十八卷

五言排律

元日紫光閣登覽

爲人題畫六言二首

元日岳陽樓觀雪六言二首

元夕將命還館觀鰲山燈余發一噱衆皆絶倒遂書成六言絶句

郢陽王開府寄余數字云其已物故乃知作大官者心與相俱不可無也戲題六言二首

第二十二卷

七言絶句

遣將十首并序

爲人題畫

壯上書所見十首

無題

涿州戲題主人壁

戲贈所戴席中三首

宋玉墓

襄城郡齋醉題

荆州上元曲十首時在長安旅舍作

穎水部席上話舊四首

清明日作

雨中馬上酬睡壑鞭戲題

恭逢隆慶　詔赦志感十首

聞王元美兄弟赴　闕訟父中丞冤已下部議爲賦五絶句

得江陵諸王書作四絶句

題張憲副園紫薇花二首

園庭有銀杏二株移自故家皆百年物一株一委爲之惋惜戲題一絶

枯杏計移一年經冬徂夏已無生理今秋雨過萌芽忽發造化斡旋于我有深眷焉戲題一絶

戲贈郭開府

送王叔楚歸雞溪

題邵將軍功圖有序

戲贈殷無美緇巾

宛城李別駕遠貴海味戲贈一絶

界山喜霽戲題一絶要王少參同遊太岳

待王少參書志書

送宋山人還荆州二首

無題二首

右海隅集二十二卷先大父宗伯公自通
籍至中丞上下幾三十年所成書而塡鄖
時始彙而梓之於家塾顧先公存時不欲
行世每庭訓時示元敉父叔曰後必有信

吾言者而其書始行元瑕髫年從父叔後
侍先公與止毋清晨盥櫛後日手一編披
閱不輟蓋終身典學寒暑弗懈云捐館以
來同朝鉅老及海內名公見存不遺必首
索是集殆無虛日而元瑕故乏厚遺又鮮
兄弟不能盛爲鏽布表揚四方索而後裝
日侵月漭板漸漫漶文多剥蝕因念先公
一生精力首萃是編爲之後者忍令其湮
埸不傳世既知之㡯幾傳矣而今三十年
心精爲数千張朽木所廢元瑕即寠人無

所逃罪且何顏面以應諸鉅老名公之請
乎讀禮之暇躬加讎對梓其漫漶者而一
一葺補之并以先公志狀附鐫末簡俾覩
是集者具見先公人品文章一目備覩信
其言而重其人是書因籍以行世先公之
言其少譽乎葺補既竣聊識数語用記時
日若夫成書始末具焉大參先生序及先
公自序中何敢復贅
萬曆壬子仲春二月孫男元瑕謹識

徐氏海隅集目錄終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樂府古辭

明鐃歌鼓吹曲十二章并序

自軍攻吉日六月釆芑之詩聲施絕響厥後乃
有鐃歌鼓吹曲以用彰武烈蓋肇自漢代今考
之漢曲所傳朱鷺上陵等篇於武烈若無當焉
逮魏晉暨唐曲始專敘薄代之勳顧昭德弗稱
其命徽弱未有咸三登五用夏變夷若我　明
開創之神赫者也即令登歌周雅尚不能鋪張

聖武之十一矧漢唐之樂曲哉臣嘗待罪祠官得
竊聞太常奏薦樂章獨無鐃歌之名於典爲缺
故輒不自揆退準唐曲之數撰擬十二章於戲
鈐柝之吏匪敢濫于文章職事顧念覆載間蠢
兹蠕喙亦欲景附光華鼓舞陶育乃江漢遠臣
獨無虛糜府廩之感不其陋與用是矢音猥兹
有述若其詞之淺鄙乖隔宮商知不可以鏡來
世也效鄒谿醲陳詩者祭焉
淮之日
元末天下大亂群雄割據　高白王帝起自徒步

倡義濠亳閒一時豪傑景從海內生人始有推

戴如日翔空萬寓屏翳爲淮之日第一

淮之日晰以騖鳥翔光海瀛剖迷弗延白斯枿
大明升中神龍御應天機作氐衛奮乾成掃坤沴
驍牌降虎旅厲定遠歸滁陽諫震雄烈吐炎毅猇
將來歸集上計東馳西驟雄虎以擊鳴之張梟之
嚄星旗一麾萬奔蹶梗者摧堅者脆澤爾枯骨兩
滯以仁佐武承上帝紫蓋黼黃雲蔽大江皷揚我
師濟

右淮之日曲三十一句

應王氣

我師渡江攻拔蠻子海牙諸寨遂乘勝併其兵船進取金陵不庠帝圖削平僭亂應王氣第二

應王氣金陵雄踞以虎盤以龍真宰摩啓鴻濛和
師駐窺江東聖作物覩精靈鍾巢湖將來景從水
軍集馮滕䗬雨師飄風伯同釆石拔俎犢窮海牙
遁南北通出奇兵縱火攻兆先破福壽終搴旗斬
將諸寨空登陴麾旅鎮方中民安堵仰霓虹乘勝
氣策選鋒尤馬馱過敵衝下京口歸茼戍全浙既
州江右悅匪肆屠剪反側恫我疆我理武廓宏次
萬愉悅大鈞融

右應王氣曲三十七句

平陳武

陳友諒襲弒其主徐壽輝擁兵僭號東窺建康上屢出奇計誘敵遂擣其師鏖戰鄱陽六舟相搏兵盡道窮矢貫逆顱梟屍退舍陳理獻賊江漢悉平爲平陳武第三

平陳武皇烈揚逆渠弒主犾我疆匪勤師用侮亡
決奇策遣僞降橋石易呼老康賊知陷計走披猖
麾飛舸戰鄱陽屯水寨匝康郎鉦鼓發江洋洋

帝誓師指天狼樓櫓角拒鉤鎖張豐隆驅策招搖
光東革縱轢掃攙槍六舟相搏遊龍翔忽沒復出
勢莫當鞋山不保道絕糧亦濤喧震流屍殭結營
列柵繞下江關弧一矢殪其王顛仆告順匪譎狂
打破一桶提天綱降陳理下武昌恢大勳先湖襄

右平陳武曲三十三句

閶闔門

張士誠據有浙西始與陳友諒連衡恃其强贊侵我疆場友諒敗死脣亡齒寒我師併攻合圍轉關飛城推堞緊王僭賊平江諸路衰入版圖

為閩閩門第四
閩閩門毒霧昏孤城閉穀麟屯漢為虜絕聲援府
巳盡齒安存帝決策集兵輓敵來扞強抗轅將角
並水匠首盤尹山浮沙盆架木塔逼檻猿張勢峻
樓堞烽士氣倍鼓噪奮勢不支鬭其樊施尺組縶
渠魁 帝不汝誅制不印首朝天闕自屠裂辜濫
恩紙何罪羅煩冤哉人衆宣諭溫海氛淨波不驚
晃蕩闘扶桑暾
右閩閩門曲三十八句
首鼠酋

上之討方國珍也蓋以其嘗來國內附陰蓄觀望
及徵貢叛約乃遣師海虞元國珍逃入海島復
命廖永忠副湯和會剿降其郡縣國珍始輸款
獻圖籍為首鼠酋第五
首鼠酋獻三州天作之君朝諸侯還質子寬逗遛
恢恢帝度與吳伴彈丸區敢包羞擠麻已亡虜友
定部我仇包茅不貢爾將何求大兵一放莫予懟
譬慶元偪側擁亂猺塞江東孺扼其喉茫茫島道
將焉投盤旋轉關輸卑收胡不自縛昌度劉鄭伯
牽羊非自由天威臨赫鬼蜮愁械降王赴石頭龍
江飲至解繃纓台山為垣環十洲兵不血刃忠和
謀
右首鼠酋曲二十六句
杉關度
胡廷瑞受 上指帥師度杉關略八閩既而湯
和由海道取福州水陸並進元守臣力屈由是
邵建汀漳來輿諸郡相繼款附為杉關度第六
杉關度彤武臨撫川阻鹿水深皇旅振驁敵欽不
抽矢攻以心收降將置衽襟奉威命息妖祲辰山
武溪滌以霖明州艫來會侵乘飈紛懺一鼓擒瀕

川布谷戈戟森晉安窮壘如沸鬵子猶為虜達里
喑噁摧嶽力不任軍聲所過開嶇嶔荔枝爛熳
鋪錦林溟洋複嶺來獻琛賮 皇獻武惟德馨八
閩通道興謳吟
右杉關度曲二十六句
清南粵
上既平八閩乃移師南征兩廣以廖永忠等徇廣
左楊璟等徇廣右為犄角之勢已而東莞何真
上印章奉表納款乃傳檄海南海北諸郡而楊
璟等亦克靖江路廖永忠以師來會于是濤容

貴楨南贊悉平爲清南粵第七
粵之廣矢尉陀舊疆連山隔阻鉅海敵陽負其險
固曰不予侮　帝親誓師爰其整旅皇天降康靡
遐弗撫將軍稽首荷聖神武義旗揚揚航海而度
逆諭何眞率先款附保境乂民不勞桴鼓三山之
衆徂伏逗遛𦍑殲其逆望風紹休遵海而南遵海
而北平章來會來州旋克桂林象郡弗梗以格誰
其犄之敢抗斧戈誰其角之不譁以過匏笙銅鼓
犒且歌貢珠輸翠綏以和戎不交害獲嘉多自古
不賓仁者羅

右清南粵曲三十六句

正乾符

自中夏分裂海内沸沸　上既平吳楚收閩越
蹂宛汴迫甘涼庚申之君尚逋天討乃命大將
軍徐達等移檄會師分布士馬規取河北自中
灤渡河薄淄清駐通州元主勢蹙乘夜北遁遂
克燕都始應日月並行之讖爲正乾符第八
正乾符應帝圖日月並胡運徂蕩群醜夭　弃讜
檄中原極赤痛天厭逆妖孽俱赤氛焰秘宮豬狐
綏綏汰般趨大將麾列校殳騾河北指斗隅中㮚
度淄清逾下德州克長蘆奪海舶濟師徒却俺普
戈倒逋薄通州圍燕都君臣愕泣以吼山壓卵虎
搏雛蝶明議整北驅乘宵遁逃天誅恢仁網緩追
駼九關啓萬姓呼府庫籍寶玉輸械妃主來獻俘
華夏一告寰區

右正乾符曲四十六句

蜀道易

明昇負其國險抗命不庭　上乃告祀上下神
祇命諸將分道伐蜀湯和等帥舟師由瞿塘趨
重慶傅友德等領步騎由秦隴趨成都首尾來

攻所至克捷明昇銜璧舉國内附爲蜀道易第
九
夔峽控重關劍門倚絶嶂古來一夫守荷戟青天
上明氏負險巇孤懸我師抗聖神周外區早已獲
圖狀汝和汝友德束力猛西向樓櫓翀瞿塘隴洮
繞騎將誰云蜀道難龍旂埽濤蕩乘虛擣堦文進
克不移晌鐵橋詎可憑鐵鎖誰能仗白塩疊鼓椎
赤甲前桂颺翼夾下漢綿騫騰促巴閬昇艦出飛
崕鳴梡逆纂漲神丁自天來君臣色悽愴巳海淪
州鼎丟遂失銅鑼障彭母知廢興全城幸亡恙帳下

受銜壁軍中歌扶繡錦城天府國旋麾收甲報始
知蜀道易眞宰蜀輿王

右蜀道易曲三十六句

平日南

上既統一海寓故元梁王恃遠弗臣殺我信使
上遣傅友德沐英等帥師討罪由是大軍自辰沅
入普定進取曲靖生擒達里麻軍聲大振直趨
雲南梁王自盡尋略澂江臨安鬒鶴麗江及
車里摩步和泥相率歸附爲平日南第十

惟梁國日南涯亡胡裔遺萌芽戮信使忍逆邪

皇怒赫匪爲遐弗恭命天誅加將德英向金沙驅
熊虎蹻龍蛇奮男倍張翼斜出鳥撒分爪牙跡普
定踰曲谿敢讐抗達里麻驕師旅披霧花劃然霽
慨揚䖍咒膽落愕不譁神兵迅雷鼓撾刃蒙盾斬
敵騶鐵騎攜中堅瑕俘枕籍紛如麻乘銳氣逼井
蛙昆州破奏膚燕滇之垠雕道遮夷部落傳檄聆
渠授首㓹幺麼率款附仰中華蠢動息拱 皇家

右平日南曲五十句

靖虜擘

庚申君既遁入應昌王保保猶擁殘兵寇圍蘭
州以■■復 上乃議征沙漠大將軍既率諸
將由陝西征王保保走之而李文忠等出北平
攻元上都虜其故主孫諸王后妃并玉璽寶冊
械送京師掃庭遂空爲靖虜擘第十一

大黃向空蝕旄頭應昌竄幕血夜流困獸摩牙猶
格刃保保脫走胡雛留蘭州寇攙窺遺孽殺氣騰
播天爲愁大將橫戈出沙漠雄騎裊後相犄角追
奔奪陣可溫河不花戮死珥納縛天滋神濬濟道
渴躍馬大呼卷韝察罕腦兒擊英奮威銜枚夜度
敵不悟折衝摧陀破蹟鹽火赤盡歸令部落遁北

連年鉦鼓聞縣峰東馬凱歌旋諸遼列障傳烽遠
四塞屯兵節鎮尋戢夷混一古來少東觧遊流西
酒泉中囊上谷漁陽郡關皐靈武接山川 帝心
詎爲傳國璽功無千祀絕狼烟

右靖虜擘二十六句

奠窮輿

上既蕩平夷夏湖南五溪古州銅頼諸峒蠻依岨
稱亂雖屢奉命專征率尋服尋叛至是遣都督楊
文等併力雕剿俘斬無算盡大兵九出而椎跣
卉皮之酋長始輸心納款永作外藩爲奠窮輿

第十二

惟皇撫萬國神武揚九區鬼方逞殷命獵犹動周師蠢兹西南醜矯虔天一隅時服後時叛　帝乃勑剪夷曰楚控大藩惨鉞愡戎機汝文暨汝觀群帥賛上威宅發流星驚披箐入渾溪汝成策驍應衆貞亦縱奇窮臭依岨絶進退計莫施六軍併心梓峒衆失崄巇積骸巳霜暴亡命若雲披始知廟算勝天應人亦齊匪我恣痛毒奸宄雅刑誅虎臣奮鷹揚　聖運當龍飛羽書速響應廻軫耀光輝東漸史西被赫烈貧窮輿

右鐃歌鼓吹曲三十二句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解鞍且歎息袖懷咫尺書緘題老親戚長跪展客緘忍淚苦沾臆問我父爲官貴賤豈相郵連年困責逋今歲罹海淦法吏重苛誅民間愁衆濕華屋没峯高徙兒作溝瘠寧喂猛虎饞毋遺倦伯剽不知張官意果爲康杜稷我聞心汌悲斯埋父無塞寸心逐南鴻何由奮羽翼

贈郭大將軍鉦吹曲九章　併序

郭大將軍者名成本西蜀人起自步校受知大司馬英年授鉞屢策奇勲蕩蕩夷獠廓清島道屹然爲東南保障余思古者軍中有鉦吹曲用紀戰伐以壯戎行間從公掌記得雕劚九事姿勒九章他日隷之太常庶以備我明愷樂之選一曰戮九絲酋二曰平鐵寨三曰梭舟山四曰搗白駒場五曰攻貝子山六曰破土樓七曰復興化八曰嵌頭戰九曰淨三沙

戮九絲酋

九絲酋恣虔劉傷我父敢忘仇指天誓日心鬱怮懷敵愾枕戈矛領前麾呼後斿滌幽藪震蠻陬阿則之王身爲囚戮而尸之暴諸幽招忠魂遵首丘吏家難壯主猷

戮九絲酋曲凡二十句其十七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平鐵寨

平鐵寨駕青驪騎而入賊不疑騎而出賊不知齊天王者誰阿牙金者誰探龍珠料虎鬚縛者怒賛者嬉飛揚蹻捷猛且壽賞卻千金桑雄稱百萬師

平鐵寨曲凡十六句其十一句句三字一句句四字四句句五字

援舟山

舟山壘賊氣揚將軍陷陣白日翳光誰其援者郭汾陽黃金槊紫絲韁出入重圍氣拔倡手提敗將還戎行淖馬既蹶吻復張感君意多慨慷向空一矢殪天狼

援舟山曲凡十八句其十一句句三字七句句四字

搗白駒場

搗白駒勢激洪任冠逸嗌鹽城淮南沸　陵猇驚虎臣來翼且征飛鳴鏑緩胡纓馳鐵騎震戎兵朱衣既授首賊氣俱屏營踰河不可遁赴海難爲生大江迤北廓且平劉與郭擅英聲

搗白駒場曲凡二十句其十五句句三字四句句五字一句句四字

攻員子山

員子山環賊壘張僞號驚遐邇我軍既同畏彼刻旄不有先登孰伐其錡先人奪人橫戈衝馭斬其驍雄耆然如彤蹙衆合圍賊徒披靡電擊風馳奔狼突豕以靖不庭佐　天子理

攻員子山曲凡十八句其四句句三字十四句句四字

破土樓

土樓高高十丈峒徑凭之凹且深官軍聊睨戈戟森鞠旅鼎年奈爾六稱誅秘密不可謀一朝面縛來獻琛兵不血刃爽僭欲梟貌之力誰能任吾聞古之善戰者攻其心

破土樓曲凡二十八句其十句句三字七句句四字一句句七字

復興化

興化城賊盤踞蹂躪剪屠跳梁跋扈我軍袖手曰

惟予侮乘夜梯城公力如虎天陰月黑從中揮斧衆其小隊酣戰環堵手刃百酋流血漂櫓單騎突圍自昏及午賊惴惴崩析如雨娓及半海整我部伍一麾而陳再麾而虜殲厥渠魁桓桓孔武復其逝魂以侑歌舞民有寧宇社稷之祜

復興化曲凡二十八句其二句句三字二十六句句四字

嵌頭戰

嵌頭戰拔叢篁羽檄飛戎馬疑鳴陽揮其戈曜靈爲之旋蹀躞騷傑姑符六出奇爍如散轉及渚林

水為績伏屍遍野僵顱肸恭虜名王還赤縣歸古
印三軍朴

嵌頭戰曲凡十八句其十三句句三字二句
句五字三句句四字

淨三沙

三沙東鶩艟艨倭來箭激馮夷宮軍書夜至促罷
熊公未朝食闢弭兮飛艀艋驅豐隆怒濤噴薄掃
陳空列炬薰灼幺麽豊山排海倒軍聲雄檻彼釜
魚歸道窮千艘俘馘被竹同從來水戰第一功司
馬奏記表元戎

淨三沙曲凡二十四句其十四句句三字十
句句四字

雜謠四首

紀甲寅倭變也時督府左謀所部軍半殲於賊
邊海諸城多不自保民為之謠云

周侯誓兮毋奪我士氣七首揚兮週遷於市誰之
髡兮以脈吾刺坻無褁首兮以證汝誓不則殛汝
兮為奸細
翁侯許兮毋沒居毋為賊戕民之蚩蚩生之詎易
汝無誓兮以壯士氣天視視我民視不則覆汝宗
殄汝祀
長鎗來毀我將醫之盈盈卒莫我剩望采洵去打
帳風蕭蕭水瀁瀁突而奔戈倒向血漲溼赤濤淤
監也誰周侯相已無兵安用將
擊刁斗看城外毋交汝睫兮執殳以待狐來綏綏
兮隍若以汰烱汝精毋瞶以怠瞶且怠兮賊嚮汝
以為[illegible]刁斗看城外

妾薄命

同上萬言書不如主父偃殿上蒙顏色公卿誰不
羨同作荊州牧不如郭喬卿超賜三公服天子稱

仁明仲翁出入從蒼頭東門之侯何為者義陽赤
手斬樓蘭飛將讖身絡胡馬平生調舌梅君卿五
侯治喪勢莫倫史雲据拾空賤貧飯得釜魚與觥
塵妾薄命君莫陳

出自郭門行

出自郭門有騎雲屯雖則雲屯繫彼煩冤誰將遐
征緊我思存 一解 煌煌朱輿不如步趨燁燁黃褕
不如布繻桓桓貴公不如豎儒 二解 延覽道周邪
蹊敗畴玷缺之遺亦孔之羞春日遲遲恥彼幽囚
三解 在掌為珠在水為泥胡不令德骨肉疏離既

見君子游言醜而四解何谷不風何水不波人亦有心相報奈何彼桃之子自縈裯纏五解鬱鬱青松亭亭如蓋雖有附枝冢背何害戒爾勿剪以貽柯壞六解

採蓮歌

玉臂籠鉚鏘蘭橈扶桂舫南風吹浪花搖搖不得上陌上停金鞿凝睇不相效妾非酒家胡君莫許州蕩急檝會凌波毒得蓮花障蓮枝罣芋蘿蓮葉颭婆娑中心自有惻舉腕歛青蛾採花獲雙蒂同伴來相戲究在水中央地幽情自媚蓮露滴鉛華認是相思淚盈盈戀錦葩未知歸路賒採名不採實徒將輕豔誇

相逢俠路間

驅車上崔嵬折坂凌截業蓊樹速葉交巖曬竇光洩行憶始廻岐驚轂還相軋不怨路阻脩所嗟力微劣寄與道上人無為漫差迭息陰可止翼臨寬自解結何妨待夜行關山有明月

升仙篇

曰余拆玄髓改質流丹液駐年覩無始在世超凡格白日升羽翰閶闔列仙籍森沉碧玉林窈窕黃金宅綃衣逐電輕飛蓋凌風逸飄颻衆真朝拱護萬靈翼大紫不在遠嵎丘匪我息何事竊桃兒猶待漢廷戟

銅雀妓

高臺入雲端臨漳凌日影翠蛾逐龍翻金雀垂鬟鬢落日駐清蹕三千迎望幸霧縠雜蘭馨芝幢逐巖騁綺席列層霄繁絃促脩景相盻不相親衆中徒引領何人當一顧颯地生炎冷廻鑾應風發華燭連星耿同在繡屏前獨知良夜永

採桑曲

機上斷流黃來尋陌上桑養蠶抽蠶絲為續斷機忙出門怯孤悄結伴少同行舉腕已牽縠拂裾復鳴璫廻身入蘩薄暗摘柔條芳無人知妾在採採已盈筐垂枝苦糾結忽見白日光日光垂萬縷春心卻無主春日照春心對此空延佇不歸畏蠶饑欲去戀芳樹徘徊可奈何東風吹日暮

愛妾換馬篇

新雛那足恃夙愛頓成捐丈夫自有志不在帷薄邊閶闔故婉孌騰驤無雲烟解姿黃金勒市君白玉鞭翻身跨胡騮行當勒燕然寧為駿骨惜不作

娥眉憐米顏易飄搖安得久長年龍膠如可續爲
君懷絶絃

銅雀臺

宛轉周四隅流盻極平野飛燕蹴梁塵歸鴻嚦簷
馬羅衣逐秋寬玉筯因風瀉纖纖三五月慘慘顧
影孤飄揚臺上雲兼置臺下瓦弄環不成聲誰憐
寂寞者

野田黄雀行

朝飛上苓隅暮投叢竹顛羽不成文總聲凄以
促扶搖匪我傘翡翠匪我族日出照宮城雉野望

哺啄野田何蹺蹺一飽願已足鷙擊與虞羅翩然
與相逐相逐可奈何徘徊從所欲寧備華屋餐不
充惡鳥腹

箜篌引

安州追悔往罹作箜篌引

公無渡河亂流作波公不渡河河奈公何
公無渡河河有行舟公不乘舟奈此亂流
公無渡河河不相假白日在上黄泉在下
公無渡河河流瀰瀰人命有期河流無已

李夫人歌

咎安州夜有所夢覺而悽然擬李夫人歌銜涕

葉寒蟬曲

翛翛去兮何歸翩翩來兮爲誰去不來兮令我心
灰來復去兮益我心悲吁嗟來兮去踟躕遲

落葉寒蟬曲

風瀝憟兮吹西日而將傾樹蕭瑟兮抱枯葉而空
鳴泣零露兮如泫爛明月兮前櫳嗟彼美兮不見
歲云暮兮長征何余欄之惝恍兮令羅網與余而
相縈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五言古體

遇詩

弱齡弄柔翰逍遥遊藝園劒歌懷璠璵恥與時俗
論謬承鄉里薦遂爾涉世喧中夜理鞬橐飛步凌
金門金門何崔嵬羇軌愁攀援兩𠄞不得意攬衣
歸丘樊風波沸以辭日月飛且翻閉關厲朽鈍揣
摩洞心魂屯期會昌運揚鑣遵廣垠際合信有時
以兹興隱淪　聖人秉睿哲憑几臨前軒流星燦
時髦就日望　至尊敷文匪國華誤沐休盻思五
雲麗崇闕四牡耀平原微材無捐棄倦翮終騰騫
改服謝烟蘿振珮追鷺鴛睠兹岩廊上夔龍今從
存肅雝儼在列陳力共所敦於時不感激恐負平
生言天子收俊乂惠愛在元元

七夕詩

涼飈應令節華月照高樓高樓有思婦夜夜夢邊
州巳悲限河梁忽復瞻女牛幾星燦朱牖靈駕何
冥猶含情雖苦短嬿婉良悠悠浮雲起西北微風
動蕭鈎坐久防曉凄惻生錦裯欲寄萬里衣弄

杼且淹晋遠行有時還軍中問刀頭

發潤州作

凌晨出江口江流淨於拭杪秋生微寒坐見遠楓
赤山頭露初旭薄靄散陂澤揚舲溯中流悠悠忘
所適波靜島嶼澄風輕浪花息去家日巳遠離思
日巳積余本山中人謬逋金閨籍頻年苦馳驅旅
人困行役婉孌厲歲晏飜飛媿雲翮四郊尚烽烟
兹行意更感高堂阻懽娛良游怨岑寂披襟對蓬
窓慘淡兗州夕

有事郊壇暮歸遇大雨作

長夏來空林偶為塵事羈歩績雖盈几而有烟霞
思四郊鬱繁陰颯颯生凉颸風吹暮雨至羣象紛
離披昊天匪震怒聊以滌塵緇旋驚百谷漏恍疑
萬騎馳振策未能前搔首瞻路岐據鞍冒昏黑側
足凌嶮巇關門候烟火僕隸嗟塗泥距舍未云遠
行道自遲遲歸來相慰藉頓覺忘饑疲履險諒無
悖居安轉思危匪景忽垂曜變態良斯須適去復
適來兹遊亦巳奇

仲夏日同田祠部楊白二主客集郊壇道院

端居積煩憂出門厭塵鞅兹晨遘休暇忽起中林

想折簡呼友生攜尊恣遨往俯依羽士丘玄宮信
幽敞暫解區中累米諸心所賞楫靜山島窺庭虛
夏条長白日銷篆烟青霞映書幌當杯析疑義會
意忽抵掌境悟喧寂齊妄遣神氣爽脩然淵元化
何似軒皇上終宴已忘疲清歌激慨慷還真如可
期及爾長俯仰

省中雨集

炎蒸不可掃瀰旬海雨滯沉懷欝徂暑思欲漱泉
石俄乘香署暇相過文史客曹簡多讌娛官閑寡
形迹揽簾苔色吞對酒松陰碧酣歌延落景泠然

殊自適

雜詩

羣物皆有營擾擾逐世浮所嗟生有涯千慮從百
憂蒼蠅集叢垢黄鵠摩天游凡俗總殊調至道貴
冥搜逆人秉慧照如遡清泠流貫或恥桓禍儒亦
輕王侯沙蟲與猿鶴變化良悠悠坐駕白日輪飛
度崑崙丘冲襟朗真境靈光下九州

仲夏望日省僚宴集分韻得併字賦十韻

燕州欝行暑端居想幽瀨睠兹綺態字扶疎夏木
蔭須蕤襲蘭馨華裾朗玉映無煩折簡呼都忘倒
屣迎散吏音眞適佳辰酌頻命雖處朝市喧而有
雲林静車馬自馳驅飈埃日紛迸何如濯素襟相
將發高詠逍遥聊卜懽沉冥已中聖爲謝同心者
幽期稀合併

雨集王參軍揖用李祠部績爛字十韻賦贈

座冥謝省轟清娛赴朋約炎埃薄高旻毒霧昏明
曜静境啓高筵素襟集同調對酒坊暫殘巡簷發
孤嘯涼風逗慢意走電遠座咲須臾成灌注沉埋
阻瞻眺漏凝百谷懸淨灸衆山峭損覺薄寒侵迷
令煩欝烈婉變忽淹夕遲廻復繼燭主人故好客

俊逸擬鮑照倒衣頻頻離迂轍毘俟召良遊戒太
康芳徽願永劭

遊大慧寺作

塵羈埋素襟幽殺發深省物化諒有遷哲人貴所
秉朅來倦風埃休期忻合併紛兹秋氣佳鞅掌獲
暫屏驅車遵郊陌雲天恣引領修途逗聚棘忽入
招提境躡磴慰冥搜捫蘿啓幽逕秋榮麗寒渚朗
吹披霞嶺爲從火宅來聊憇祇門靜慧性覺方始
迷津誤已求未淨皈依心相睇虛無影蕭篤謝珠
林徘徊延夕景

館夜聞陳上之下第感賦四首簡寄

衆生各有役偪側悵人寰豈夫暫其腹朝出忻暮還荷鋤雖云労歲晩仍憔顔如何七尺軀誤落浮名間貧賤既厭棄富貴亦憂患念之感故情悽惻生長歎

其二

長歎珠未已悠悠渺千里與子臥空山所要在終始中路一相失冉冉歯二紀予已厭塵纓子猶抱逃累落羽遯哀音忽逐秋風至四十名未成斯人竟何俟

其三

日月誠易邁將命多相摧人生無知心富貴將何為十祿詎難稱徒然枉明時咄找西遊客行歸東海隅明月照前除顧影何參差逝將謝羈束聊以遂初期

其四

初期何當還蹉跎信已久北風吹蕭索四集燕臺柳今夕復何夕夢帆山中友山中幾相知居然同皓首年年客泰關白壁向誰售飛沉且莫疑陰符繫之肘

秋日書感

端居覽玄化涼風生高旻四郊漸繁霜百卉淒以零蹉彼庭中荷照水何盈盈凌秋方競秀向夕已辭榮為遲芳菲節寧甘顒顏併時序信易邁吾生竟何營人事多代謝感茲良撫膺

雪中與袁比部送客慈恩寺歸飲館中止宿明日復赴毛太學之召比部有作輒和來韻

幽境洽玄陰華鑣驟雰雪將遂聯始延邀驩與難輟掃幕候驂停敞筵淹漏闌不慚供給貧聊卜情話悅墻醪謝客過山茗邊童爇座深氣轉淒簾廷光逾潔良宵信能歷長醉獲真訣尊傾蟻綠消枕就燼紅滅曙啓忘宿疲鄰招延重設未厭浹旬遊

仰欽豪士節且任玉山頹行吸黃河竭歎世薄朝露迴光迅列缺高歌暢靈襟風急野如裂

贈王參軍元肅二首有序

參軍余好也頃奉使役飭駕在門宿稚頓建臨岐增慘巾贈二什用舒欝紆云爾

棨途困纓組賤夫沉闒闠徒有萬里心遠遊良獨艱晨門肅車馬飛蓋一何閑初乘春服麗遲遲出燕關既遂振策意未乖慄祿雖首路遵廣陌芳時

涉長川吳州結雲霧不見秣陵山山川渺離索宴
晤欣浩歎薊門歷餘寒苑條未可攀何以贈子行
腰頭媻玉環苑條會依依遠遊何當還

其二

驩極會難久交深情易傷分飛條東西對面成太
行緬予秉貞素省藻翰墨場幽期共結束爰在山
之陽揭來淹馬曹相見逾五霜坐淹白日馳仰見
浮雲翔眷茲信良覯婉孌殊未央值此遠行邁告
余旋舊獵矧承簡書重星言何徬徨東郊多秣馬
賓從日相將苟非心所嘗何由結中腸

南紀樓觀水漲用杜韻護賦有序

紀嘉靖庚申七月二十三日之變也始水破荆
州萬城堤僅一線耳頃之遂傾洞滔天城不浸
者一二板耳防守七日夜水乃退時余領郡繞
三月傷我命也乃遺禍黔首作是詩

金風破巫峽南紀紛汩亂堯年山可懷漢世痲仍
嵐秋泰幾龔穫江沫飜羅難雨昏翠谷沉雪捲蒼
桃散郊幣失桑田泯夯會塗炭火藁欲填坑楗石
難以断哀我陸漸沉倏爾城將灌澌洞接瑣尾晦
明混昏旦津人遮相呼使者亦屢按毒龍走雲中
浮鷁翔天半聲騰萬馬驕勢突千軍悍木杪送棲
廬岡頭移候館射弩潮或廻燃犀怪可斷彼蒼棄
赤子平地倒銀漢西決萬城堤東迷一柱觀安得
丁甲雄為討馮夷叛鯨腹飽膨脝蛟涎厭衰懊孱
陵總蕩析夢澤相串貫劌目忍整泡揮襟縱悽惋
不鮮黔首憂可憐白骨煥敢希神禹功亦乏鄭公
算鬼神或護持風湍稍畏憚孤城藉支撐獨力勉
營幹日月儻垂照猶能慰愁嘆

悼亡詩有序

哀王安人也安人長別余三年矣兒女會當改

服飯之祠丙哭焉擬古悼亡詩一首

我昔塵省郎夜直承明廬銜星時抱牘念子整我
裾我車及晨旋童僕仍晏如入門籌宿火周遑在
前除顧室誰為帷舉案何勤渠顫頷非所惜慰情
良獨怡倉貧豈云易有無相拮据宦拙不自悔惠
音飛所虞結髮垂十載所歷厭羈棲轉盼骨肉遠
婉孌結屛幃駕言遵東川皓首同旋歸悲風吹急
霰坐令蕙蓴萎音容一朝變沉憂積天涯及我投
湘日悵望空靈輀五馬詎云貴謂有千石儲新人
詎足驩時乃羨金緋恐慌宿所同安樂轉棄余自

昔人所戚感于意何如莊缶不忍擊四序逝若飛
別時兒在襁今已讀父書忽忽值改服衾棠會撤
除臨牲追淑儼拂几歸空虛盡室已違慘況委荒
山隅兒悲何煢煢展拜猶舒徐對床不能涕令我
增鬱紆人生如過鳥一去無還期山川邈異域契
闊永如斯京華久淹隔所憂在職司骯髒尚如此
茫然誰相於幽靈儻悪矚衰髮今盈梳

荊山道中

出自郢北門挾策龍陂野歲晚天氣陰霜高木葉
下積潦尚浮梁騶嵩半沒馬值茲道路艱況乃徒

旅寡漸近陟荊山虎牙秀堪把夢澤雲自蒸蒙泉
夜還漓層岑相蔽虧聚薄遮幽雅宛轉度崇岡馳
驅問止舍我行欲何之斥鳩啼啞啞近矚里無煙
薄收歲虛序何以慰黎烝疹悰鬱難寫素無理人
術終媿悠悠者

過鈞州作

名州信廣深遺封表淨樂帝子昔昇真神棲茲來
託倦室亘楚疆天峰麗玄岳靈光倏變現功德布
遐邈玉巘肅㒰森金闕紛廻薄翼聖掃攙搶乘時
昏寥廓以茲感衆生相携禮群登充途集士女攬
涕祈恩澤修因故渺茫諮果亦玄漠逐物諒有還
在化疇能覺庶幻詎足喚浮榮坐自縛擾擾隨劫
塵何時悟龍蠖

界山驛觀月次謝詩韻

夙齡薄遠遊久仕彌嬰患暫爾解郡紱羇馬驚歲
晏閉月前孤征纓精亘清爛悄壁遮鳴蛩層岑迷
度雁凌崕遠射旌逗嶺忽窺幔揣絃光未盈覽鏡
影逾半飛軌有前程廷途已乖算藉茲媚寂寥豈
復計遷慢芳糗戀浮客短晷促轉官散涕楚塞長
薄滄鄖嶺翫投縢謾引觴秉炬嬾操翰夕氣鬱陰

森商飈紛歷亂靜憐坐永宵明發邅始旦結思瑤
華隔沉吟曙光煥滯軀會當旋傷鬢能無嘆寒砧
雜哀析激響淒以串

辛酉修覲郡僚飲餞郊亭謾賦

伊余首行邁褰衣鄖郢問餞送豈不勤相對寡別
顏今夕復何夕悲風起前山斑馬鳴蕭蕭雙轅飾
雕欄問我將焉適駕言赴燕關飛鳥逗暝霧翔恍
集沙灣短髮事長征邈茲為歲闌暫解銅墨綬役
祭鴛鷺斑聖人垂宵衣睿哲調宰衆是歲課殿最
軫念在氓綵橑墟矚趺嚬何由拯民艱已虛玉几

竹應負文蟆舞攢緒諒匪一般憂來無端離亭敞歌遊對酒誰爲驪同悽挽方駕借問何時還脩途此延竚坐淹餘景冀從御從分飛笑拂刀頭鐶

陪祀　玄極寶殿恭述

皙后崇明德精禋格重玄孝以宗祀重禮因秭上虔森巖肅大內齋穹切人天幸濟儀啓　宸謨至道握靈詮曩叨建禮直嘗供香案前濤值在夙夜宥密儼周旋自從縈簪領江海邈淹延詎茲塵覲技復得侍御筵　皇衷徹將漠佚服重旬宣吉獨本祈歲春籲自逢年因聞祝史奏平與朝班聯玉階

爲蒼璧實篆翔紫煙常鈞傳五夜恩渥覃八埏秉馨同匪懈祈鑒諒靡愆願言羣物阜千秋被舜絃

浦南山中見木香盛開設賦

迂駕遵離蹊象背半萬目名花自歲貔避人媚幽谷派芳衆所疑托根遞相續瑞萼紛呈縞柔枝嫋緊綠迸石遂頹欹因風襞文縠惱在江南時春風競紛郁隣茲挺殊質采采不盈掬抑髻飾雲髻麗景共延矚肯賤訴有常胡然在榛麓逸麋恣踐躁野鳥相飲啄寂寞同所卅無辭雜莪寂相知不相見何由薦芬馥咄我賤士心龍章混土木

江夏憶禎山人聖之時各黃州用杜甫賦寄

憶君南紀顏不作江潭顇郢城盛繁華恐非流寓地去年長春觀崖碑摩鼎屓東西南北人偶與飄風至落帽蒼松前右歌我當大龍山眇天末風景訴殊二西歸邈岳陽殷勤寄錦字滯情驛娛寡流浪詩法秘有道不避喧無家總道利不羨武昌魚日憐王侯醉相攀桂樹林時叩蘭若寺沉冥不知返胡然遂相棄我從冀北來投縣厭塵繼再上黃鶴樓仰看白日墜伊人水中央薄雲掩悲洄言念土木骸誰識龍章器扁舟幾時發雪堂展蘇位振

衣赤岸岡披亂或愁躋俯茲三界中而有萬里志逍遙脫窘束汗漫謝退遂更洽主賓酬應感縫綣意蛟龍其蟠屈兒女翻成祟長江一匹練雲帆何迅駛愧我骫髒姿苦作風塵吏繫匏能性眞防械敢踈恣辟如東海鰲包任公餌態軾非我驊蠅營豈相使羈淹祇自傷艱虞幾嘗試世事多翻覆物情轉吒異我懷不能吐相知何由致倚欄送飛鴻行吟還攜升

九日慈恩寺和潘文學韻

兜轉松下林岩見林中閣舉衣覽空茫氛埃淨如

廓山禽迎翠微天花吹涕落朝對多是非嘯喧兆
今昨蹔此對芳樽忽已槩其餘人生在大塊百年
會銷鑠良時不痛飲恐為達者誚落日景自浮
雲意轉薄于兹隨隱淪兮代滄洲樂

贈楊幼殷同鄉北上兼述感懷作三十六韻

貧交猷闌闠顧盼常不離結託在青雲去住誰相
携吾蹤非匏繫焉能長自羈久要貴知心白日皎
如斯在遠意彌敦拊後榮與衰楊君雲間彥矯翮
翔天逵蟠羅萬卷富吐納三峽奇日瀚長者轍能
解經生頤維昔發建禮鑣華追隨褰余懷懈首

吻倚冰玉姿促譏嫁休暇含毫賞文詞披襟結婉
變戢羽羨差池偶因聲氣似謬為時俗推周身豈
亡術矜投虞者機　帝鄉一相失分飛悵路岐徘
徊漢郎柱顧領荊牧塵霄漢杳難閒風塵詎可期
大夏孚合併使星復四馳車馬來繃翮翩仰江之
沄沄　仙瀰瀰照余頭上絲乍見忽如絲含悲良
自持隆沉非所念惓慮在民痍公家急征稅計吏
夏歲饑難承敦誼重終懸理道虧以兹竟獲譴小
臣甘如飴遂為南冠縶放吊湘中纍有道不宜賤
無娭亦可疑朝聞爾征駕問君將何之　新命下

雲陛星言詎遑遲同牧重寒淵羽儀今在兹是時
陽道昌皇風穆四陲燮龍儼在列推轂諒靡遺賢
者日已顯百僚薦師師一丘誰穩卧拙者甘棲卑
所嗟道里遠揮袂成天涯令德苟無負安論雲與
泥

離濟園詩贈王元美兄弟二首

蘩草不除穢幽蘭空自持馨臭本殊調貞邪邈榮
衷紉佩欲有贈美人隔江湄汀渚匪遐逖畏彼菉
與資良持不重遘志士多禍罹積毀銷令名遠忠
貴早知緬欽於陵節抱甕遵丘畦璠璵閉相映迭

奏塤與箎歲晚挺孤秀燁燁芳華滋胡能雜萑莽
蒿目傷余思靈脩邈難問千古悲湘纍

其二

君莫咏九歌余亦謝四愁帝宮鬱崔嵬精爽徹何
由蘭皋栖放臣爪哇伏故侯人非多代變吾生良
悠悠山中有叢桂廣川有方舟徹東日蒙翳寘身
甘淹留酒酣歌烏烏伯喟仲也酬嘉魚泳方沼瑤
枝燦靈疇蓬廬詎百年聊復得夷猶千將纏綳緱
三年挂床頭壯心儻未已猶能赴國仇

王學博偕二僚友携酒山園作

初夏日浙水園池始緣陰文鱗隱答藻高羽翻層
岑閑居了幽事車馬忽見臨華觴路前除嘉肴列
中林諸君文史彥伯守謂同心褰余又謝秩愆此
逢雅音登高望平楚暄風披素襟晝晷方苦短夕
景坐見沉几閣戀張賞嚴阿忻屢尋中情詠彌結
安敢辭盆斟

偶題

焚香香不燃煮茶茶過熟山童羞無用余此空飲
啄宴坐良無惟何以媚幽獨本圖修靜因物役轉
制創未了纓組心更乞雲林福因愛得生嗔禪理

可反覆有礙故難遣且酌尊中綠相邀自在緣清
風遞林馥

小憩水亭見新竹作

種竹五載餘抽條僅如篘培漑知無法頗貽老圃
誚平生任天眞懶性故難療蕪穢雖乏刈荒蕪亦
遺妙露葉乍捲舒風枝遞繚繞坐來水氣涼西山
延微照碧澗幽吹沉朱英熙景耀只尺人境中何
當遐同調時聞幽鳥鳴清音激寥窱

張別駕宿集東園作

入夏兵衛弛東濵已云晏焉知籌策長邪人仰晉
奠使君文武才兼有雲敬戀遣茲簿領暇睠彼流
景變余本愛嘉遯何當枉時彥方駕遵遠郊訏旌
啓藂祊是時屬暄候林芳乍隱見水亭夕始佳豁
閣雲初轉繁絃引清觴野蔬代豐膳佳晤匪奄忽
幽情共婉孌與徃席屢移分投迹彌遣巳上竟日
懽更淹終夕宴寂境會逍遙喧途隔歆羨那惜酒
如泉賓星湛池面

雨中酌龍別駕

晝永日正暄溪暗雨仍集窮巷徹鳴騶緣蘿山逕
入命酌聊爲懽摘花喜沾濕高誼自淹留貧家乏

供給掩關寂無譁坐聽巖溜急山居倏成秋涼颸
被原隰戀此景色佳延望還佇立

上巳日遊石亭埠

揚舲遡重湖湖流浩瀰瀰去路問樵人遙指墟烟
裏弭檝過雲塢褰衣窮迤邐始覺松逕通嵌丘足
盤徙臨檻吳岫分迴巖欝蒼紫淙流響碧澗亂石
鳴齒齒幽賞豈夙期衆賓集如蝟列籍枕芳潔浮
觴循迅駛騄髮引斜陽灑纓會清泚湍絕泳鱗迴
林喧暮禽起爲樂與衆偕能不助樵喜山家煦景
新于時屬上巳寧知祓禊場偶續蘭亭美緬懷晉

永和千載邈難企吾生駒隙開今昔同一視當歎
且勿悲右軍匪達士

徐園訪金伯謙諸友不遇

久知客郊園炎月阻相訪玆晨遘新霽涼風開颯
爽肩輿一乘輿巖扉啓幽敞山中靜無人蘿陰滿
書幌坐餘几閣涼愛此芰蒲長秋事已如斯平疇
欝嘉稼雖乏晤對驩頗諧素心賞適去復適來聊
當看竹往

沭飛閣聞蟬

遶郭有嘉樹蓊然覆園廬樹頭始聞蟬漸覺暑氣

除曉露淒以泫蟬鳴欝以紆方此苦炎熱湲當念
蕭疎緘情獨鶩侯能不傷居諸

述鹿篇

本是郢中来習性故馴擾昔居訟庭中每食循案
遶二二年遊宦情于汝獨深了蘇侯贈我行形跼無
驚掉念我家鸛縲周旋在憂悄留犢古所藏戀主
誼非渺感玆同載歸千里涉浩淼仙獸豈厩圉畜
詎殊騕褭所嗟餵飼貧能不悴肌表如何山澤臞
依人狎昏曉求牡自呦呦低騫足窈窕尋麃麒高
原飲泉戲深沼歲育功已繁泊棲志難矯木薄蓁
養息敢厭滌籠小般念在郡肸窺射亦罹為觀傷
殊有紫風流遂可紹

立秋日苦熱酬張憲副誠之

園條蓊以叢條翳以舒白日行高天杲杲照我
廬玆晨留流火伏暑晉已除岑山轉炎熇擘衣瞰
郊墟四序已不信人情復何如俯檻思清冷循遾
展圖書無為滋煩抱聊以靜自居

端午日東園讌集

經旬掩衡茅蘿逕生苔迹窮晦屢見侵寂守寡難
懌偶赴東林招怡然命雙屐矧茲屬令節言詠要

韡什嘉卉對層城雜英繡文石蹔霽慈華裾滑歌
侑芳席魚鱗濺沫欝露濺荷珠滴引觴共泛蒲呼
慮任款情幽事足發宿賞心已延夕般念吊屈晨
追媿浮湘客解組忻遂初逃虛慰願潛山中覽物
候四見榴花赤世慮潛已忘寸心邈今昔

顧憲副自鹿城過訪留信宿別去愴然感舊

劫寄斯什

屏跡在東野地僻竹寡喧端居念友生安得長晤
言海氣日蒸潤雀羅今在門長河風雨疾何當枉
高軒淒惻感會面殷勤暢離魂憶昔歷省署嬿婉

忘朝昏春明欻相失世事難重論余歸自南郡政
拙甘山樊念于圖世器青雲艷飛機揭來亦辭秩
命舟返湘沅今夕復何夕繁星散高原巖居杜塵
鞅清趣薦芳蓀泫露浥蘿石明霞爛槿籬愛此松
際月照彼池上尊沿流藉清漱登堪贈孫鸞乘時
興彌結追往意獨熗當午盛高會惆悵幾人存矧
際昌明運共辭纓組頻撼慄歡競爽陳詎欽夙敦
子已秉堅白余亦謝呼援昔作轍與車今婉瑛與
璐川途幸未隔息意同丘園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五言古體

八月十五夜雨宿豈樂驛憶東園作

江氣日喧薄層霄結玄陰鳴雨凄客耳荒郵轉愁
霖今夕復何夕我思沸以沉睠玆廹湫隘矧復乂
滯淫寂寂嬋娟期迢迢隔歲心曠焉阻佳覯何由
暢靈襟清景或有訃緬懷嘉樹林言誦華鄂詩寤
吸秉桂馨廣庭列華籍芳醪邁所歆玆遊邈在昔
仲緒故難任大海不可泳洪波瀰以深鹿門詎修

阻舟霾鬱高岑攬衣視履綦幽蟖恐見侵洪濟如
可躋靚展以敷徂旮乖啓離闌儃佪眷薄衾物役
詎能謝復此牽華簪

自草店入岳覽遇真宮感舊作

中歲罹疢艱薄榮謝舟軫被命再彈冠草衣覵華
移名山奠冀服選期問修吟婉戀獲同心招携共
迂紆遵途玄虎嶕結鬱烏鴉嶙坦坻信逶迤迴巒
遞勾引檜陰騎瑶林虹梁列璿楯旋淌潺琳琅飛
雲秀芝菌凝聊大羅迹頓趾重開寄昔人修道處
虛室餌遺丰殿東廡有（儀三作殿）訪古迹已冥悼往事增愪

所覩匪夙徒流光疾於澗仙家篋委代那復問存
殞十載存故吾殘縢灼星鬢空有遇真名何由扣
玄扎

度仙關西下玄虛宫謄禮恭述

飭徒始登闉循軌俄乘閬阤陾扃玄都豈立閑崇
闍綿邈依屾逝飛軒驟飈捷迂迤復傻躬俯瞰失
巉嶫絲英燦靈曙瑤泌汲芳渫緣阜盤蘭馨繡壁
蔓蘿綱烟火燭化城旌幢閃冊穴干霄蓋霞居亘
地麗𡵪梲入門儼敷徑升墱爾陳藝紫府企玄修
璇題繹洪揭爰從決瀞始川陵未闢溲於赫天乙

精驅策幽方職神武掃攙槍裹區收蕩洪得一太
宇澄吹萬群生悅首播　齊謨明禋紹徽烈千
秋秩祀虔一德承鳌埒五岳界培塿巨靈表崇傑
贔屓繞龍章高旻仰穹碣

茅阜道中有述晚登五龍宫止宿方丈

振策遵西嶠延瞰華陽池潏水震岭嶆石梁蘚參
差緪輿倦茅阜梯磴凌嶮巇迂迤騰繡隥寒步欽
仁威觀旁𢊁啓修邏嘉卉蒙葳蕤清陰結道周馳
曜朗隙飛甍喃靈烏集林端馴獸窺爰靓鴻濛始
頓陜龍宮歸雲衢歷九曲層檻俯四維紫蓋盤松

蘿金鎖攝展旗房櫳隱蒼塢墀殿交清漪五泉數
變梵真源半華滋直從天河瀉下注神瀵奇鱁池
閃光怪五井播流澌欻忽作雲雨馮陵澗寰區仙
翛聖水涵山魅霹靂移以兹淨空界探巖復排碕
冊覘森窈窕崇綏何差池中伎發天籟陰風颯淒
其反側傷營魂起覘斗與箕便當偕青羊揮手招
希夷 西巖有希夷讀經處 長揖授勝法儵臥千日期

青羊橋烝半觀泉

平泉托紆澗相激成亢碳大易渙至文風行在水
上吾行兹山麓眩徑如象罔不知索玄珠秘彼幽

遐壤五龍法神瀵漏顛恣湠沆傾岬何所歸飲虹
漭㢘蒼群壑宵且深清聞伏雜奔俄乘𥗽溺来旋
沸鬧奔湯駛石卧續紛蹄股万丈㩁砰易萬馬奔
當關一夫伏霮磕霹靂馳裂𥝬歛之掌吾當擊節
欹何似濛梁爽迅湍絶迸鱗皎鏡倒圓蒼被暵少
瀉津澄沙無渦瀯偶因嶨滓隔遂愜清泠賞沿流
不可窮臨川共俯仰兹境邈遊踪欣余今獨往

方懋南巖颯然雨至比霽出宫遂歷大頂

帝居儼南御森燐尚靈炳雲旗拂招摇攢笏精誠
来俄然掩赫曦倏爾迷引領坐見列缺馳旋策豈

墜猛騁遠失空蒼淩虛滅倒景泠泠初溥衣漸漸
漸浮徉誰狀太乙池來沐飛昇嶺俗沉廻飆行飄
暗跌能逞窮步無坦途循崖巳眩境未論搜抉奇
恐詒太康誓晦晝絕行踪寘巖坐深省山靈展千
叩恍惚露眞顏旋曦復迸空廻飆拂沉柄矯峰萬
峰來嶙峋一一枝耿晦明颯沓移倐淡雲雷靜幻界
隨化遷空身遂浮騁覩茲還適然溥馬亦云苹轉
陟林溥闢延聆乾坤𨙸還灜聽潺湲尚知天路永

天柱峰觀日出作

夙齡慕日觀岱宗阻膌眺引矚閶闔開圓靈詎殊

曜何必朝陽區可抉扶桑竅茲山麗軫垣沿竭耿
蓬嶠竭來淩絕巔天柱爾貞峭息袂枕厝嚴馮虛
溥穿篠竊聞天鷄鳴起嗅跤烏翻促儐太元庭循
梯玉京墝無端見海底少選發澥耀稀宿奔飛流
明霞結繚繞何人鞭赤龙大地朗華照迸徹玉臺
穿掩映金宮燎旋盪霧霏微絪縕啓疏眺千門迎
朧旭鶱影失殘熘眞巖排玉筍阜崖聳瓜璟騈屏
下界清光分列眞覩晹陽不可揮夸父徒為僄人
生苦棲𡰥豈蒔祇見諸絃晨攪入埏泱肯逆泉妙
芒蕩衝巫吞渺瀰江漢嗷訏擊扶日輪曾煇願永

砥

下紫霄峰邂逅錬冠道人延至復眞觀敘舊

贈言

尚平懷五嶽息意遲昏嫁湍令賦閑居棲迹繫官
舍逐日以避景嬰念徒為哨夫君三十時妻子即
捐謝解脫區中緣蹤跡方外駕長嘯出樾都溥遊
遍袤友無書絕山公有句淩小謝晚卜離舍居偶
承景昇迸王粲賦登樓樊遲晚學稼談劍夢澤餘
走馬草臺下世事一朝變園陵長茂栢賓客俱網
羅播與煮聲價心軫下宮憂義激聊城射西遊訪

名山荷擔止巖錚朋然下天峰相逆紛蘭麝有路
逐阮郎何期逢叔夜携手入烟霞問年幾悲咤吳
州別巳遙楚客驚猶乍吾老未遺榮恐遭逆生詫
君心與迹并適性寰外假無官亦無家汗漫釋覊
絆羡爾如飛雲乘飆杳休舍忽乎將何適紫府探
元化白鹿放青崕𨓏泉可同跨

出山柳常侍邀余赴沐浴堂開齋余遂止宿

爲是夜醉中作

余本食肉人言尋茹芝客捽骨訪名山溥遊覽玄
稽服餌斷青精休糧煮白石引鶴滯逍遙驂鸞恣

飛鬫謂當從此去摶扶牘雲翮詎信僕能緣尚阻
槍榆阸大紫匪我盧天風倏飄擲吹我丁仙關征
徒宛枉迫揮袂赤城居旋棘武陵陌何以枉扇招
相携入火宅鮮封視篋纂霞綺生衣被方謝瑤池
觴復接高陽席浮卮泛黃流爍几滄白腊豐飫出
天庖絺衣掛蘿薜復作醉鄉逃廻睇仙源隔滯境
匪遼觀隨緣良莫逆空同不在遠崆岻未云窄一
宿在蘧廬生年誰滿百但了出世心吾當隨所適

發滄浪亭作 亭在均江北岸

輕舠信江流雙槳捷於駛篙師戒緩轉相避巉峴

齒亭千發邸鄉俄然見城市甃辟千仞懸飛櫨矗
烟渚結纜濤潭沙砸袥陟崇岯孔轍昔環楚滄浪
歌孺子妓聿已千秋陵谷幾遷徙我来訪空山欲
聲何處赴吊古意彌敦寧復辨非是隔岸千芙蓉
淨界森對睨日暮樵風生梵音忽盈耳列籍鮮塵
纓凭欄看秋水悠然滌志歸吕梁亦如此

來暑戲題苦酒

可憐襄江水釀采苦於蘗江泉豈不甘所嗟乏杜
伯初沾分啓茶淆泛憐勝棤徙番竹葉名無復宜
城碧舉眼以 亡隹持杯空嗜恬閉門風雨晨何由

慰羈客總有高陽池倒載事已寂吳州富橘奴百
錢沽一石動飲傾江河酒徒嗤量窄一行去作吏
人事故錯逆豈獨爇蕘微心往形自格乎予賦歸
田陶生希種秫西風吹獨醒哥老猶物役隱几颯
深秋醉鄉久虛擲

七月廿五日雨中發漢江夜宿柴店

俎夏暨尋宵凌晨復登伍客意倦西征感山津頭
樹遵途始漢皋荒郊慘難覩露晃薄籠烟風林颯
成雨漸滴猶霏微俄零恣傾侮淖深馬力疲霖結
烏聲苦循溼陟聚薄臨昏辨村塢偶聞墟中音遂

識河濱戶休鞍候館炊排戟依蕪宇我行亦何事
數往媿田父理人已無術勞徒祇增憮竟夕軫寒
砧巡檐消戍皷殷念自有營非關厭環堵

鹿門山與王惟謨少参劉質卿侍御言別同
謁二高祠用孟浩然韻 二高者漢龐德公唐孟浩然皮日休也

西嶺鬱岧嶢日照羊公峴理舟遵極浦渚清山色
辨行行復向東泝烟樹深淺陝策逗蘿蹊樵風遞
宛轉祇聞木魅啼不見蓉貧返隱淪非世情豈碑
蝕蒼蘚空有俎豆容而来羊豕踐未能採藥去終
覺名山遠漢道昔云季高人自屯蹇 明聖方熙

衣詎惜磻溪晚

襄城阻風因乘小舟赴習池餞席

聴風吹麥秋南来阻游泝大舸拂行橈遅廻戀津樹離程在前浦望望空延竚未貪利涉緣忽與佳期迋榜人供艀艋闖然颯馳騖朝来江霧開溥勝渭城雨肇汰揚汀沙輕漚逐浮浙偶逢漁子歸相訊烟波路鐃吹不聞喧中流獨成趣久住山水間無如此奇晤淩瀨復廻灘漸迫羊侯渡攬衣登漢臯不知白日暮柳暗明霞生杉跡纖月吐昔時晋醉處今夕德星聚促别已斯須命酌寧辭屡祖悵對長河悠悠傷去住且同倒載歡披襟酹千古

將至潼口阻風二日戲題

久為鞅掌累入舟希息疲如何南行客不遣北風吹朝發鹿門道暮望潼口陂相聆咫尺間白日倏蔽虧霍然滄江立駭浪鬬馮夷舉艓輕如葉旋艫簸若箕前途方迷漫欲往未有期且依曲渚宿晨興復如之遺人不及餉稼子恒苦飢蒼頭識事淺移怒及篙師強之登陸挽猶似策蹇羸用盡百夫力撞擊愈不支余乃嫣然笑無乃病嗔痴吾將叩真宰茫茫將何為會當代扳臥愧無惠愛遺將示

行路難紛余既已知了觀生滅理一氣數轉移奚湧生煩惱且復俟斯須逆今順所倚吾行固有時不見去魯國宣聖亦遲遲

行至漢川江皋諸公以書見迎有作

伊余抱孤褰流浪安楚離往来荆郢間忽復逾十霜蝎来得量移邇𢦏指豫章始謂鄉里近寧知積道長羣公枉書札開緘讀琅琅物情喜矜誉謬云材見揚素乏屠龍術敢羡躍馬場下居多朽薪暗投匪夜光丞相斷樊門拙士殉其常未了希世心未路徒惶惶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五言古體

夏夜西園集諸文學

解組謝物役徂跳遊小林終年事蓺植今始獲其陰矧茲及夏條紛披鬱以深涼夜遊嘉賓素交忽見尋列坐避朏渚展筵向層岑蘭秋襲霞裾荷滋濡露襟諸品會沉寂道言相酌斟清觴呈泛羽高閣臥橫參城析不及聞式燕情屢歆媿之蕭疏具嫌婉故不任無云老猶競奈此閒徑心

寄莫雲卿文學 有序

春仲迂梓松江欲訪雲卿於城南精舍已聞其留滯吳門遂不果往今颯見尚秋矣以詩代書因殷無美却寄

送余髮日短來後方翱翔機雲邈以遐千禩垂精光雲間盛文彥而子擅其芳昔歲枉我廬清言引壺觴媿非北海豪碩將增慨慷眷焉一揮袂庭草今幾霜閉月理西棹春流駛日長城南鬱嘉樹伊人竟何方茲辰已徂暑原野生鳴蜇未颶風雨夕言詠蒹葭章薄禜藉素友良遊阻清漳何以展情勁馳此纏與緗緘情鬱林莽歲晏毋相忘

秋日與殷無美往雞溪訪王叔楚疾暮歸作

初日麗以澄炎風吹廣陌扁舟欲東邁言訪黔婁宅斯人已賤貧何當二豎厄小榻隱誅茆哀毛亂枝戟柴瘠固難任經時束頹簪顧我稍開顏猶能問離索海字良為歡可以比藥石日晏主不餐冷然意俱適會短促分携關門遲歸客

寄張給諫楚城帥進士蘭

掃迹臥雲壑不知山葉黃況與人事隔何由別炎涼閨月枉書札要我陟岩廊韜足多窘步灰心無

煥陽犀居畏壘悶頹然老庚桑已謂日月逝 聖主方當陽負扆今有人詔書徵俊良泰道占大來小人安得揚天衢敞以平群公須明昌當途屬之子吾道未摧藏荊璞產靈區誰呈追琢章敢誇良工心粲彼珪與璋成器天下利匪直時來强賽余閱歲邁秋至意緒長領以桑榆隙眷焉承末光蒼幹豈殊候求以飽露霜

再赴楚泉黃姑灣夜別所知

聶瀛沖武冠韜言又林壑寂境覯歡朋來芳尊互斟酌為復感居諸悠然任能饑已謂後車榮寧移比

山樂吾道合終焉何當覿　聖作詔書徵在问不
遑餽鬆韃一行涉世氛形神弆廻錯玆晨會解薛
星言指漸鄂津鉦候曉鳴依依遠江郭所知矜槖
征相將恣飲謔繾綣已忘疲前途迷止泊仰視白
日馳忽見明星灼沾醉已傷魂黯然燭花落居者
日以紆行者日以邈離袂怯斯須躊躕念然諾轉
展欲何言臨岐愴今昨

題周紀芊太霞卷

久識太霞生未會太霞指揭來貽青札今我窺無
始本家白馬棊晉廊鬱東峙環匯峽口流山水秀

而美白日閉玄扃篠畊雜篆枳林弆相蔽虧蹝躢
來羊豕靈嘗故谽谺幽遐何由脅稷也冥搜人剪
荆窮其止須臾鑿混濛恍惚隔凡滓世刼納縣壺
須彌出芥子窈窕百宇開閃爍萬靈詭筵供具向
羅胚胎列虎兕空嵌珊瑚枝翠滴瓊瑤髓嘗誦洞
仙經白帝錫鴻祉晶晶太霞鄉髣髴無乃是臭腐
有神奇仙靈無遐邇勝事終自知隨緣結驩喜肇
余以嘉名是日太霞氏一行五斗間翹褰弆相企
劃然天姥吟精爽或驚起初衣空在篋不歸竟何
俟爲余題卧遊繾綣心神擬庶以謝太霞未路莫

深岑曰某苦迷方何言爲生姼生界皆幻區牽縈
滋各鄙柴棚吾自嗤蔾藿衆所恥所貴持空身逍
遥八極裏生其報太霞虛迹形已委金馬可隱焉
漆園亦吏耳湯懸宗生岡且躡王門屐

出南浦十里舟夜湯興

七月已流火潛暑𤉷郊原赤日炙朱輪沸汗如波
翻何當車馬間退遂如觸藩前徒隊仗集後車鐃
吹喧物情競囂煥行塵蔽天昏而我值先驅憑陵
下江門夕情不遑忻擘衣坐蓬軒殘夜山月吐冷
然思故園相彼澤中雉胡爲縶於樊不囚稻粱麋

鶡翮羞逐鶱貧賤而肆志在昔有其言徒玆抱冰
炭齪齪誰與論踽踽復踽踽邈哉帝王門

阻風彭蠡作

危嶠鬱雲端飛泉散林杪我從樵舍來煙何混昏
曉祗見亦崕迷庶希白日皎二孤何參差一鶴迎
弃嗷縱有長往心何由逐翔鳥凭高一以眺鄉關
限江表蹇途固有通滯翮還自矯行止本無期流
坎此中了

將適郢城三司諸公飲餞余於黃鶴樓作

玆樓匪徃覩冉冉驚代移黃鶴戀舊堵飛甍復參

差余亦康又組歷稔欣來斯山川曠靖昔超忽紆
襟期於時及春霽浴景麗以披英傑集時彥芳宴
挹華滋行杯展悁勤張響枉追隨轉睇多徊因慰
情在新知迢迢漢陽部隔岈紛旌麾雲水入夕陰
逢我以驅馳眷焉蒙惠貽板賞未云疲班馬方蕭
蕭沉濤臨路岐很黍旬宣寄空藉歲月私悠悠遂
物役未追詢悰接

訪劉益州值其臥病直造寢廬相勞久之而
出輒成此什

閒門濬春晦車馬斷來迹迂轍出章華獨訪南荊

客數載一相逢逢君臥病夕促搦申晤言吟音異
曩昔幾日停酒杯大塊牢龍窄支枕聊綢繆散縱
滋咤惜老至緬歎悰時移轉錯逆代謝良如斯浮
生徒自發下士無曠懷達夫有冲適所貴屏營牽
流景倏飄搦樂石多悮人忘憂是良策願保朝露
軀朋遊易離析

濘署夜課煮茶戲作

潭鄉茶甲青湘江春水綠汲水會煮茶休衙媚幽
獨鐺具付燧人非材謬當軸沸或雜膻熬滓將用
巾漉遂令清冷流涇渭紛相逐茲宵幸寡務呂勾當
彭亨腹令其調火候燒葉緩相續稍伺珠穀浮漸
報旗槍伏就楊消縷烟傾杯近明燭聊以滌膩氛
未敢望馨馥毎懷臥甃時淨緣無不足白爲肉食
人終年厭葶郁翻思澄吻喉觕苦抗塵俗擁衾聊
自嗤雨聲出蹊竹

遊岳麓作 有序

甲戌初夏馮賈二使君邀飲岳麓書院遂陟其
巔偶大雨如注倒輿而下衣袂盡濕亦奇遊也
勒茲紀勝率爾成篇

積晦已連旬茲晨欣暫霽良遊枉嘉招遂窮山水

際輕帆漾春波沿流溯江滋數里逗雲松四山披
蒨翳迂澗激流泉當堦散芳蕙逝驅埃壒氛聊與
淨境契跛履不知遐虛空忽如蛻入室諦孔詮（院有孔子像）
摩崖剔禹制（上有大禹治水碑）天末出衡湘烟端迴
睥睨窈篼俯飛翰憑陵決纖翳何當恣冥搜恐爲
巨靈盤俄驚霹靂飛果見風雨厲詎兌大麓迷幾
作華嶺巘在險忘饑疲臨昏益精銳揮手排混茫
揭跳却輿衛稍炳抖擻力竟籍扶搖勢輕身下雲
衮旋趾沿霞砌漸覺白石平恍對清衡憩天峰坐
開朗川境縮迢遞玄鑰未竟探名嶽有深締喧渡

指洋程揚旌逼闉辟坐念光景殊六時閃爾閒浮
迹非所羈逍遥人間世

野渡

泩川初濯河積潦幾没馬無梁詎可濟有車會應
捨言尋舴艋舟一涉蘼蕪野宛轉信鳴榜低廻瀬
涇望拂袂白烟柔翔帆未鷺飛聚流浩無端連山
翠堪把偶爾懸網問遂出垂陽下宣尼歎水哉初
祖渡蘆也嗟余淩淼茫問是何為者陟郢復遊湘
經春欲徂夏

答張復亨有序

山陰張復亨大參以書來乞蘄乾療病勒詩馳
寄兼呈宿昔之懷其子元冲辛未狀元及第詩
中及之輙成廿二韻

款蒸鬱江漵焦原斷行塵門有千里書獲余心所
覩滄別餘十年悽然沾佩巾伊昔承明會聯翩趨
紫宸振藻際熙運蜚聲薄高旻　三朝歘代謝
萬事俱沉冥君今越在莽偃仰鏡湖濱為役脫羈
馬逍遥養閒身風淫偶乖迕抱疢及茲辰藥物遅
所須何由展悁懃世路邈東西跛跛走見詢君家
金馬客儼稱歲星臣為帝乞靈粒歸將壽嚴親詎
耕山澤餌實搜山荆榛果然諧所需龍角森嶙峋
雙擎露天矯遠遺見情真猥余老慕仕悠悠逐塵
人未結采真侶徒懷命駕因思君臨高臺日夕歎
逝洋久行愁幾覺獨語傷嘶呻投詩一以報契闊
難具陳故遊多零落歲月幸自珍

寄懷吳明卿大參有序

明卿與余別十九年矣茲自貴竹遷官大梁便
道還家擬會鄂城而余適有安州之役遲之不
至悵然有懷策馬而西輙寄此什

戒檝遵漢廣踟蹰落日昔悄悄如有思所思在遠

方昨日寄書札駕言旋舊疆行子須晝歸爟燦衮
繡裳心桎鬱迢迢擘衣望貴陽驛塘諒在茲平楚
何茫茫而我竟奚適東騖復西驤日夕激勞歌形
役多徬徨所期咫與尺忽復參與商佳子失春明
物情殊披猖何父不為虎何兄不為狼踴蹐孟門
道逡巡蹝躧鄉我行雖蹭蹬旅退故徜徉婉孌魚
鳥音契闊風雨床忽零國當侯璽壽等為郎百年
能幾何一別十九霜遣書仍錯迕臨岐紛慨慷所
欣陽道泰吾黨爭奮揚文章謝時譴驊騮得路翔
但希白璧完不怨素髮長歲晏朔風至送子之大

梁大梁古中原行近日月光願保金石姿永結蘭
蓀芳周道重藩宣眷味叅高華意氣各有託夙昔
感中腸

雲日吟 有序

開府趙公冒雨登衡山以雲霧不辨冥然公曰
雨遊者固不見晴景晴遊者亦何由見斯景哉
蓋解嘲也顧此語類禪爲述其指作雲日吟

日朗始見山雲滃山如失是日能排雲是雲亦障
日同作是山遊陰晴那可必二儀闢玄倚光景故

非一嗔雲非自性貪日意彌窒是心本無相有相
俱幻質慧日與慈雲原不從相出能作如是觀便
入菩提室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五言古體

采石

眼中誰是文章伯我登采石弔李白芥方嵩崗江
淼淼孤帆前激廻嶙峋楓林精魂或不死落月欲
映滄溟水漸向江湖老客星浮湘更讀離騷經沉
沙埋骨總賢達俾睨乾坤意疎豁鯨魚夜吼波浪
飜手摘長庚湫天末

小孤山

潯陽東來江淼淼九派浮空散輕舸大孤森拱小

孤立如拳之石凌縹渺造物設此故有意一柱中
流壓奔激軫翼之區地有靈江湖襟帶翔天表崖
顛石走不可攀洞壑誰能割昏曉 先皇曾此駐
鑾輿御墨淋漓鎮孤峭傾看白日生雲煙四壁龍
蛇候天矯

潘子實初至京留宿館中聊歌

潘郎昨自吳門至繫馬燕山尋酒肆倉皇莫識主
人門雙瞳無光色凋顇褐來坐我草堂中覽鏡淒
然掩枯淚自言二月始離家指點雲霄在平地輕

帆一躍波浪開直度江淮望幽冀寧知河底飛赤
砂十步牽輓九步蹭翻身跨馬荒山棘觸冒炎風
斜攬轡長途六月少人行晝虞豺虎夜魑魅山中
老生空自嗟一見故人顏面異我聞此語心愴然
自古窮途困騏驥功名蹭蹬每如此仰視蒼天豈
無意君不見匣中龍劍埋虹光肯與鉛刀苦爭利
時來憑籍掃烟塵世人始識精靈器勸君莫歌行
路難勸君莫把長鋏彈且沽斗酒話宿昔醉看明
月來雲端

南谷草堂歌贈茹司務

夜郎萬里控南陸盤崖走嶺亂龍矗四山合沓起
陰霧深箐平鋪千畝綠君家結屋當其陽簷影扶
疏蔭嘉木朝看初旭麗晴嵐夜望斗文沉大麓十
年閉戶人豈知已破萬卷猶不足偶然抱策干明
時一日聲華滿京轂曾向金門校秘書太乙青藜
照天祿漢庭侍從皆鄒枚紫陌鳴珂共馳逐夢魂
忽入故山雲一掃輕綃類佇目予家亦住東海頭
數椽堪作遂廬宿蝸來隨落塵網中讀書堂下生
茂菽何人爲賦小山招因君草堂感初服人世升
沉會有時安論巖廊與窮谷故園神遊倍悄然雄

飛䨿伏總堪憐衡陽峰斷無飛雁爲爾緘題南谷
篇

雨雪歌度鼎山作

君不見山頭雨飛凍成雪又不見山下雪銷化爲
雨造物變幻杳莫窺震蕩乾坤恣吞吐上山氷結
墜人指下山泥深沒人股蒼崖崩摧猿猱啼白日
晦冥鬼愁語馬蹄旋坂鬱千盤鳥道摩空穿一縷
嗟爾西遊者誰予朗不羈策於巇巑之墟乃凌此
窮山之險峘但見有輿欲上不得上頗頓崚嶒如
鍛羽僕夫牽挽不得力銜尾相喚過卓午左足支

撐右足扶後肩抖擻前肩俯一夫當輿作虎蹲百
夫從之如蟻附盤斡翔龍森我傍偪側驚呼毛髮
豎長風獵獵怒且號不知引我於百丈之升梯或
吹落於千尋之雲塢羊腸崔嵬九坂折由來意氣
尋報主爾何爲乎西來逝長途無乃太輕侮晚來
雨歇雪不飛躋陂微茫見平楚漱漱寒江急暮流
歷歷沙頭辨津樹郎州城邊問主人明朝東帶趨
大府

荆州題蜥圖

我憶夷州八九月風吹湖頭撲飛雪菰蒹陂蒼蒼稻

花亦何來紫衣翻躚蹁天陰月黑𤇆㷭伏穿砂走眕千羣結漁人敲榜雜嘈嘈夜半燃藜照鉗製造物產此詎無意新芻恰及黃花節一螯可吸三百觥流膏滿泛雲母屑江天生計足白老高歌欲擊唾壺缺自從十載客燕山天津有蟹剛如鐵侯家爭市羅綺筵甘灸若被饕人切郎官俸薄寧耐饞一月猶能三四啜揭來乘舸下江陵七澤波濤鬱盤折胡為水國亦稀覯貧江却負老饕饞武昌傳至不論錢王門一膾千頃玦我欲因之問河伯憑誰鑿破混淵穴昔人不乞無蟹郡枉向君王授符

節朝從帝子遺輕綃丹青一覯真奇絕森弋擁劍勢欲奔洛芟殘芟滿廻泬煙雲倏忽凌淅茫跳入金尊鶯芳冽江東狂客發興新醉眼摩挲幾涎咽當年張翰賦歸來鄉心那為鱸魚折瀛州天姥各何方來往乾坤任飄瞥

天柱峰觀月出歌

虹橋誰鎖千尺鐵天樹雲棧鬬巉巖飛鳥迴翔澀羽翰輕身直上紫霞闕紫霞仙人白羽裳絳節飄飄羅我旁松濤颯颯捲煙霧雙童把贈明月光東林猿啼西虎嘯其坐峯頭欲狂叫不知三界那何

許俯視冥濛通一竅千山萬山森戟排小星大星當面廻光芒溢射天河倒欲與濁世洗浮埃大峯如拳江淡立醉來翻覺天柱窄振衣千仞歌者誰南紀飄然老宵客

飛昇巖下訪琴陽道人作

仙人㩁龍出氛炎昇真之石青如帘混淵何人此鑿劉千松摩崖森戟斬白日冥冥杳墮崦嵫奔伏者虺與蚺至靈不受浮埃漸結歷道者來自黔乾坤決濟紐四檐風霆迸擊破網鉗駕言從之㮤畫覘鈎衣刺足徑相銛洞門飛出雙玉蟾紫衣按劍

么麼殲石床雲磴盡日淹塵機一點略沸鹽車牽馬鬃坐自煬舉空詎是神物潛入山不深意未厭卅崖汗漫何年詹空中天雞聲出驚倏然揮手那雲檐歸來獨立山之尖夢中天姥不可瞻僊風貴骨那能無委形大化皆酣酣

醉中題醉人圖

我從燕山別帝京闕五陵豪客傷離別相逢不飲君奈何饕凝甪蜀色如血須臾吸盡三百壺西陵之日驂金烏眼中誰是高陽徒醉來忽見醉人圖圖中之人誰最醉笑而髻者皆如泼翻身跳浪招且

號夜半山精引聲魅東出之叟頹不禁攤墟昇作
蒼蠅蜿蜒夢中飫拳賭六博猶呼一擲千黃金蹲者
陰崖伏餓虎走者風舠蕩小檝何人仰而嘯作吼
何人歌咽水升戶何人露頂髮不梳叫誰持酒澆
其顱何人捉臂擲大斗一瀝沾唇苦于荼設道真
珠乘琥珀翠屏錦緋聲喀喀流涎殘沫迸地走珊
瑚鋪滿金吾宅衆中飲者誰最多衰衣之客傾江
河恰如廉頗老善飯眼看儕者皆幺麽幺麽[illegible]
何足較或鼓或泣或大嘯玉山自在誰能推欲上
青天挽雙羅劉伶畢卓俱摩挱森天席地安在我

今宵不問婦人語明日看花我復來

赤壁行 三國赤壁今在嘉魚縣予嘗所賦乃黃州赤鼻也與至嵩言耳

炎風破浪吹南極我浮岳陽辨江色片帆西來疾
如羽忽見積崖怒相逼翠削芙蓉露燒痕埜陰杳
杳白石臨古碑摩嵌鼎負文科斗却被蒼苔蝕當
年赤壁無乃是周郎拄此破曹賊憶昔曹瞞走華
容華容正與嘉魚通林皋相去一千里二賦猶傳
蘇長公長公胸中何所有虬龍虎豹皆芻狗興來
把筆恣吐吞今古英雄此斗酒長江無窮日月飛
造物何人職此機游來赤嶼當赤壁林皋嘉魚誰

是非不然夢中道士來何處化爲孤鶴橫江去此
事問君却有無雪堂之僊不可呼

佛牙行 有序

佛牙者府陵二聖寺所藏形模詭異香氣襲人
亦一神物寺僧持以示余因念此地屢被水厄
宗廟蕩析乃今寺與佛牙獨無恙當必有呵護
之者書此

府陵佛牙如掌大妙香仟供彌陀座雕龕珎護幾
百年相傳壁支此蟬蛻貞元佛骨竟何如天子親
迎走使車世間神物無相識不遣孤臣有諫書

白螺行 有序 吳潘宗祿作此詩賦民無寧宇可念也

風吹巫峽江如鉄何者一螺當江坐勢壓水口抵
齧崩沙呑嶙峋橫伏馱螺邊人家泛估船得魚買
醪撐日過去年水涨車太堤滿縣漂衝失耕作官
府有差無處派翻視白螺爲奇貨紛紛下帖迎上
司白日索夫夜巡邏可憐殘子苦無皮忽傳使者
收門課門既有差地有租此額更從何處科生血
迸地不得枚爺娘妻子恐遷播輸錢猶可輸命難
倔側乾坤幾穩臥督門吏吾知避災眼前世事堪
一嗟老蛟跋浪白鯉泣賤夫只恐滄江破

鈞州月夜偶逢司理牛君因約遊玄岳賦此

吾從燕北來爾向荊南發他鄉遇故知千里共明月一春足爾半道途鈞州城中呼酒徒明朝拂袖尋山去揮手天涯爾共吾

𦁐殷無美海上觀日歌用蘇氏白水山韻

九天垂雲杳難控何人却把滄溟弄殷生胸次走洪濤欲謝塵蒙窺澒洞寶山孤盡扶桑西躍馬峰頭挽飛鞚坐來碧落鎖氤氳海衣濕盡烟嵐重夜半天雞喚曜靈老鼇出水抱金甕廻風乍捲星宿稀飛霞森映鱗甲動直排溷洞駈天吳空濛萬頃

心神共鬭身使跨壺中龍開眼巳廻天姥夢逍遙揮手謝羣仙雲裏猶聞笙鶴送世人謾與說奇蹤夏鼎豈信黃河凍香山老人驚短李長篇更美如川涌乾坤偪側爾何爲赤霄靈囿隨麟鳳

無美謝余緗中之贈輙投長句中有慢世語因用來韻答贈

我昔披霞別紫皇高窺杳冥分玄霜摩娑醉潑千縹緗高陽自謂生不狂服巾誰是昂霄郎怪汝瞳精射練光逍遙八極神采揚袖中共有龍宮方越羅裘白隨弛張脩然不與九陽粧紫虹爲帶變鳴瑞五采照耀天孫裳從來法器豈尋常我今解脫非徙將汝遊東海近蓬萊列真來朝森兩行世間齷齪等秕糠蟄蛩蛆蟓紛相攘雄雌飛伏何彷徉掉頭且向名山藏浮榮不羨會稽章雲幢羽蓋紛煒煌萬歲千秋在汝旁西飛日月總茫茫形骸滯礙亦何妨池籠莫謾令心傷

五月六日黃姑灣攬舟諸君枉訊戲拈長句用貽解嘲時予新脫景濟之難

黃姑白日暄如炙姑流死轉閩身窄此中那得有風波能令壯士銷魂魄颯然森爽開炎蒸對面揚

沙天爲赤我舟恰受十斛寬敢與扶搖鬭雲翮跳沫從橫巾幘寒廻瀾矜逆陂陀坼篙師猶自力支撐一篙誰當巨靈擘陡絕何如灔澦堆馮陵竟入蛟龍宅蒼頭出水勿叫號主人原是釣鼇客側身倒閃蓮葉輕開口紛呈浪花白半空騰躍現本來四衆羅覩手引掖超脫俄乘博望槎迦趺似點生公石噱髮斜陽天鏡空昔非窒偬今非適乾坤四大足可憐枉向馮夷賭一擲浩刧難磨幻化軀慈航又度河沙阨世間變態何所無長路經行慎自惜懷彼扁舟江漢間挂帆千里破愁顏安流豈合

生傾覆君獨不見黃姑灣

家有雙鶴爲縣官持去三年始歸喜而作歌

吾家雙鶴皎如練雲翮初成誰不羨爲看河陽縣裏花行了三年不相見官家餵飼寧論錢飽食魚鰕家娭變遂令日給走漁籮鮮腥滿籠供一咽野性從來不受豈榮光肯博故時恩歸來似喜脫羈束翛然猶識主人門向余長鳴如有訴草木森動驚流奔萬恨闌房尚如昔置女庭階伴蕭瑟山中哺啄寧厭貧故情未肯輕移易人生喧寂會有時一飽能摧志士習明朝刷羽天池去水落江空任所之

王山人翻畫桃花洞歌

君不見湖山夜半飛鬼斧削出龍從亂虎江村地脉火融結何來怪石盤沙鹵劃然疑有巨靈逼錯落谺谺呈洞府白日照耀水雪光蒙渠銀臺恍天姥王郎倒卧雲磴平摩挲四壁如有情料理丹青入毫穎解衣盤礴秋空明誰家樓頭洗粧水淺白輕紅訓朱指蹁跹何處覓芳華一潑淋漓春艷起須臾點綴入微泚凝幹含英見端委淡如秋水落殘霞濃似千箱散零綺小枝傞傞舞力嬌掌中飛燕清酣倚大枝糾結逐風飜太眞姊妹車如市千咲百媚誰禁當肥䆉嫩蒂生容光落紅點點照人面錦江濯罷胭脂香五沃精神驚百卉仙株五嶺何低昂山家自是稀枯寂王郎繪此意頗適平生碨磊酒難澆筆底穠天恣揮斥漁郎莫認武陵津今時豈有避秦人度朔靈山無乃是與君痛飮一千春

出門行送張六之岱北上

蕭蕭悲風何處來落日下照黃金臺長河夜寒蛟龍卧遠行之人胡爲哉少婦嗔顏老翁嘉功名豈在蓬蒿裏十年揣摩今已成匣中鳴劒催騄駬丈夫生世無所用咄咄書空徒自耻君不見定遠厭傭書又不見平津倦牧豕風雲遇合固有時富貴偪人亦老矣男兒及壯當封侯杜陵之言蓋如此明辭吳會暮燕山大江秋色思公子故人冠蓋滿京華莫投狗監尋知巳出門且把危冠彈少日巳過來日難乘時早奏金鑾賦萬里雲霄看羽翰

與郭督府索很山子石

壯士彎弧射三島滄波不動攙槍掃軍中超距樂何如流星錯落天峰倒誰能爲我斲雲根移向山

中藉蘚痕他時儻躡元戎履飛動雄心到海門

郭督府贈刀舟一作刀舟行

小舟如刀鵡彩新郭侯遺自江之滸池塘過雨水
漭漭長年搖蕩捷有神排山駕浪不可馴颯成風
雨驚千鱗當年箭激破烟塵十洲三島皆比鄰功
成巳勒神山珉始向山人伴釣緡悠然泉壑故相
親吾道龍蛇有屈伸更於何處問迷津酒酣鼓枻
閒吾真此意吾與刀舟論

月桂篇贈李選部 并序

襄陽李選部有別業在城南内老桂一株扶踈

可蔭十席疑百年外物旁列青松䂓轉如暈仍
琢兎守之甚類蟾宮秋日始花余過飲焉賦此
爲贈

李侯本是金閨彥供奉曾趨拾翠殿當年歸種漢
陰園世事浮雲日幾變園栽珍卉俱十尋紛琪絪
采爭敷陰衆中一種更奇絶天葩秀出青松林江
南此種不可數緣溪繡嶺森差互由來王謝易凋
零安得眼見百年樹此地城南樵牧場漢人歲歲
愁懷襄靈林豈有神物護蒼根磊磈雙虬翔相傳
云自艾宗伯十人今却傍李侯宅紛溶影落峴山斜

憐䌫光廻江練圻菜條飽露失羣芳密葉迷雲成
一碧俄然躡足娥姮宮招採天路如相逢誰令玉
兎搗靈藥坐撫玄蟾宛秘叢主人好奇無遠俗置
我水晶之華屋是時陰風破峽來長空迸落天花
複給園颯漭布地金藍田俯拾生烟玉兩袖飄遥
度漢槎百觴浮動吸朱霞共將素節憐芳樹未遣
清香妬繁華人世朽株隨處有何必天邊把牛斗
平泉花木總殊參差繁華易衰朽晩來翹首閒
青天秋容莫厭棲遲久恩華縱讓大夫松盤桓却
勝先生柳勸君且賦小山篇淮南叢桂至今傳八
公一去無消息獨見長庚老謫仙

頭陁生行 并序

頭陁生者故迹潘弄兒國亡後祝髮入道爲襄
陽邏者所得余求其窮釋爲作是篇

江陵昔日重驊安侍兒俱在芳華殿酣歌那省風
塵窓稱卿比貪看倭幸傳是時頭陁生幾年鬢雲鬟
繞指兩肩宮娥望幸不得前衆中一身當三千長
秋斛結齊紈怨緇閣偏承剪袖緣自謂穠華可長
久狂飈忽集章臺柳天上幾飛司隸章宮中已授
邪臣首白馬與共帶礪空黃龍識應狐狸走六王

之兒餒不餔或裾賓客爲斟徒頭吃何物么麼者飛身化作崑崙奴袖間金錯一七首腰下亦羽雙僕姑禁門雖出青天杳白日重關失剪夫回頭慟哭下寫血當年嬰臼誰存孤折卻七首揮僕姑吾儕小人何爲乎往日紅顏堪一擲行雲過眼湘江碧黃金散盡舞臺傾青蒼俠身真可惜轉盻君恩不到頭并刀斷送舊風流欲尋雲外龍堂寺不覺秋深燕子樓浮生如露亦如電流浪年光颯飛箭傷心莫話轉春鶯埋骨堪投定惠院揭來何事遂紅塵猶是從前一幻身香飄膩玉侵羅袴淚決流

波濕漢津紫盂白衲强裝束伶俜還帶雙蛾蹙堦下低頭望使君十年前是荊州牧昔日亡陳怨麗華至今遺恨後庭曲不信兒曹生禍胎後來國事誰傾覆奏當還識　聖恩寬覽讞書終貸伶官戮世上全身須馬蹄江瀆何處藏魚服西方本是再生天金輪轉出迷魂獄故國凄涼莫嘆嗟飄零行腳向天涯縱然未了三生債更望何門認主家

徐子與自鄂州寄蟹一筐爲裹中所珎喜而作歌

紫衣翩翩何來者徐陵寄我自江夏冒霧衝烟促傳軺裝齎急策黃騮馬開籠　響齊嘈一時聲重襄陽對襄陽使者徒擁旄可憐屋下走江濤有江不肯容郭索安用崩崖齧石徒悲號相望武昌只一水造物偏枯竟如此蹇下拳張畢卓拳秋來饞折老饕齒故人昨登黃鶴樓分甘卻念水西頭團臍六十比連璧令我持此可以傲朱邸之盤羞小兒睥睨不敢近但見雙螯傍地森戈矛饕人快斷嘗初沸緋珠噴齊撐腸胃紛紛羅膝吸流膏始識江東舊風味頓令一日厭槎鰛萬事由來希者貴當日山公發興狂朝朝空醉習池旁何不訴汝

於河伯遷汝下上洋萁雙螯之一舉佐千古之流觴天寒道遠苦難致明年誰在鄂城署爲問先生肯拂衣不如乘舟且歸去太湖此物賤如泥安能終淹無蟹處

池口行

東船揚帆向西走帆下只愁虛篷坐西船欲開不得開牢把柁牙坐池口東船猶嫌風力輕望空招呼學獅吼西船束手但號飢恰似楊枝生兩肘昨日西船捷於箭東船相妬復相羨造物從來忌取多西風忽止東風轉一日九灘君不知九日灘頭

君始疑世間萬事皆如此力由逢年官過時若使
西風歲不休乘流一帆海東頭瀛洲方丈何難到
安見蓬婆有客遊

戲題王翹草蟲卷

八尺生紙作一幅王翹最寫草蟲熟此老平生發
興奇能事任人相迫促案頭却立小青幾須刻濡
毫攢滿蜃木都寫生數孫隆自成機軸開鴻蒙蜂
或無鬚蝶無翅置之俗眼看不中神品由來出華
端翹也沒骨將無同不然亦能得半解吳中未見
紙增價終年苦受坎壈纏出無車馬止無舍飢寒
常在功名前古今豪士俱可憐百甕黃虀猶未了
此卷安得便直千銅錢

鄱口行

鄱湖西口鄉舫人有溺死者作此歌哀之

湖口西風利於戟官船欲上愁沸灩柁師那解灘
淺深轉展膠沙不得出篙鋒如蝟奔刺撐中有篙
者懦無力眼底都迷五色花突然翻倒馮夷宅長
鯨鼓鬣方伺人一餉那堪沫枯腊衆工袖手無奈
何廻視滄波空咤惜我憐此夫還少年生前但種
西鄉田偶來應點分傭直豈遂長年會使船但幸

風恬浪不起過關糧是酒家錢明日未來今日過
醉時且向船頭卧俯皆福過災自生一朝埋骨鄱
陽渡為爾求夜長欷噓我聞肉食皆如之濟川之
才詎易得濫竽先生良可嗤乎嗟酬豢縱由汝儻
然緩急將何為

滯者雨中撥悶放歌

輕雷隱隱在屋角今日雨聲復如昨春江沸欝苦
無梁濁浪崩騰遠浮部欲歸武昌不得歸浮人猶
未換春衣潤氣朝看迷畫棟莓紋夕見繡羅幃南
來車馬何蹩躠山路泥深轉愁絕望塵不見眼幾
穿束帶那憎腰屢折自昔衡雲不易開韓生何人
能強排亦欲驂龍叫閶闔一放白日掃毒霾毒霾
猶在白日匿坐卧清齋空嘆息長沙只濕古所聞
我何為乎悲擁塞西南天地水雲寬浩蕩人間寄
一官倏往倏來俱是適飛身已度祝融端

重登岳陽樓思宋登春山人作憶昔行

憶昔登斯樓我特作楚囚鄱陽懷書不得上王粲
思家空滯留我從荊南來褁衣赴江夏為愛洞庭
波暫泊岳陽野誰向天涯伴逐臣扁舟惟有宋生
者生本東西南北人一生飄泊在風塵賦詩頗過

襄陽句飲酒能陶阮籍眞睥睨世人眼多白意氣屬余成莫逆相攜沽酒巴陵城同上高樓看秋磧蕪蔽蒼茫鴻鴈來風濤晝靜蒼梧開烟渚微茫孤艇出日月照耀雙輪廻俯三巴兮靈霧辨九疑兮葱蔚懷仙靈殷兮吹簫湘魂來兮鳴珮睹君山兮共擲思帝台兮遥睇秋塵寰兮偪側仰閶闔兮爽閣惟妖未歇夕陽遲倏忽分飛在路岐我向江東鈍鱸膾汝歸郢上宿鵞池（宋所居天鵞池）浮世光陰迷如電轉眼十年人事兒死灰豈謂不復燃茱田膴膴有時變飛揚跋扈竟何爲顯晦升沉君莫嗞津吏重

問陌上醫酒徒無復樓頭醼一駐城陵思昔年患難相從眞可憐今日重凭赤欄畔縹緲予心空風烟斯人憔悴知何處涸水那能活枯鮒白髮衰今幾丈長飢寒或恐愁失路瀟湘暮雨轉霏微空梁燕子猶將歸若爲飛上峰頭望天闊龍鍾一布衣

彭澤行（余適楚將有畏於彭澤令以驛路見迎故賦此）

小孤洲邊湯將檣彭澤之人昔如虎使者臥符不得行郎不按劍叩大搧今日津頭鉦鼓鳴縣官胡爲行負弩世間事過即成塵使者不言君自嗔從今灞陵有行者莫向將軍問故新

吉陽宮行

吉陽城高勢如拱大鶴小鶴森龍從故王已沒新王封白日飄飛涓水涌一時供帳擬乘輿請看隋府兜王書十五列侯驂後乘三千釆衛引前車前車後乘紛披靡聯絡行宮一千里雲錦霞綃爭鬪奇朱衣絳節烟塵起玉盤珍錯不論錢殘膏剩馥如山委可憐科斗逼窮鄉大吏追呼小吏死紫氣訛傳祕牘來黃金不博巾消喜漢家勝詭何代無妄說梁王作天子封疆誰是保釐臣貂監難爲肺腑親百心未可事一主疾風勁草知何人帝子由

來居內殿曆容那許外人見壅蔽不聞韓史言風旋竟隔莊辛面遂令請地無已時枉欲開疆益封甸皆天王土皆版圖江漢雖寬無尺美弁𠔁三荊筏火烟茫茫九澤空漁佃東馳西突可奈何憂國孤臣淚如霰當年椎剝苦無多不道榮華是逝波龍穴已空鱗甲化只今惟有舊山河沉吟此事十年上轉眼滄桑剩指掌承運殿頭碧瓦翻端禮門前青棘長黃狐晝立鴟夜啼永巷無人色莽蒼不見周家訓魯公立國須延長厚風燔林竭澤何爲者零雨昏霾掩廢宮

甲戌中秋夜偕鄭大參戢劉二僉憲劉閫帥
飲黃州赤壁酣爲此歌
君不見岷山之水捲巫峽而東來大岳橫波大別
立奔流下注不復迴黃州片石何磊砢勢如駝飲
當江限一身昂霄丈百折能令沸滴爭潆洄崩崖
斷岸色赭赭怒濤擊撞驚霆轟雷豈是周郎燔賊處
至今烈焰飛烟灰嶙嶙齒齒鎮長在雄姿少年安
在哉又不見當年蘇長公揮毫作賦哀英雄隨僧
一棹亦傲矣意氣猶能凌絕漘夷宮虎豹虬龍森
欲動仰面望天天爲空滄溟一槩浩歌起酒酣耳

熱生悲風手招羽衣跨孤鶴欲挽日轡驅豐隆眼
底沉冥真一息今晨何晨夕何夕詞鋒戰壘總茫
然爲覓殘碑與折戟中秋天鏡幾澄輝此夜月輪
光滿射山川城郭鬱千盤吳楚乾坤同一碧玉壺
倒映烏影樹錦席平鋪綵花坼鬪來載酒林皋亭
雖呼痛飲滿浮白今時四郊方晏清舳艫無用卧
江磧東南冠蓋盛繁華座中豈有飄零客古人已
去今人來百年高會良莫逆二子精魂杳莫追徙
倚欄干悵疇昔勝游空在日月馳人世風塵易乖
僻磨旗石畔吳王都洗硯池邊圖練宅破却夢幻
覩無窮翻圖宦蹟俱塵擲明朝揮手忽西東此地
今宵復陳迹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吳郡徐學謨叔

五言近體

冬至早朝

緹室灰葭管微和襲苑條逢來天欲曙鳷鵲雪全
消書物遵周典仰祥薦舜韶小臣齊獻頌共戴
紫宸朝

贈張錦衣

華閥依丹禁青春照錦袍宸恩傳鳳詔家學習龍
韜霄漢垂衣近風雲仗蹕高與時歌出塞長夜馬
騰槽

送馬檢討冊封東藩代作

彤闕須封典詞林簡俊流　宸章傳海岱仙使下
瀛洲寶玉遥分魯河山示胙周馬卿遊自壯賦就
擬雲樓

寄陳上之二首

尚憶燈江別相看淚欲揮人皆矜顯達吾自怨分
飛材大成須晚曲高和轉稀差池青鬢在幽谷遲
陽暉

其二

為有幽棲興還憐舊草堂十年同寂寞一別共悲
涼烽火書難寄烟霞夢未忘上林啼鴂處徙倚對
斜陽

錫山謁座主華公

昔日玉堂賓明時又乞身春風飄素髮滄海避紅
塵名與文章遠心將烟水親門前車馬客應是問
奇人

維揚崔侍御留集時倭亂初定

幕中人吏散相對故情憐夜靜漏聲切鳥啼秋氣
寒一尊憐別易岐路怯歌難淮海無傳羽風清鐵
豸冠

寄陳上之下第

秣陵今六上猶抱一經歸世路多荊棘時人賤布
衣徒然感朋舊爲爾念庭幃豈乏凌雲賦從知識
者稀

送陳比部慮囚淄中

班馬向人鳴雙旌出帝城花邊春酒盡海畔法星
明　聖主垂欽恤恩輝被發生漢家三尺在定國
又稱平

雨夜袁履善比部新至京同宿湛文學館時

江南倭亂初平又聞虜報感賦二首

風急凉生箔雲低雨入城肘來同澥宦亂後憶餘生燧起龍沙色陰沉金馬情燭花催鬢短湯擬請長纓

其二

旅館矜聯榻塵寰佇拂衣澥遊吾道拙未老寸心違析轉宵難曙鍾來雨漸微聞雞渾欲舞歌逐劍光飛

周儀曹水部抱病思歸雨夜過看時東南警報曰至

園有相如渴樓仍王粲愁病來應廢酒客至不撫頭風雨秋先入滄溟戰未休五湖元自闊何處覔扁舟

送許醫士歸松江 袁也部甥

長安古道邊驅馬夕陽前念女忽千里逕家又一年衣冠今似舅鄉里共稱賢淮海烽煙息臨岐莫悵然

送潘子實南還二首

佛曙出長安行行歲欲殘日驅羸馬病霜益敝裘寒別去龍依劍愁來鵲作冠不因同旅泊那覺遠離鞍

其二

薊北逢旋柳淮南望息戈聊因歌杕杜未可卧烟蘿淚向窮父盡愁緣故國多因君問招隱相送意如何

送人之任南平丞

獻賦不得意一官聊為貧名山饒勝地到處可藏眞去踏關門雪歸逢驛路春漆園猶吏隱寧厭走風塵

初春姚園省僚七人餞宋膳部之楚作二首

座送三湘別園追七子遊凄然臨遠道共爾恣冥搜白日旌麾麗芳洲蘅杜愁淹留春酒暮臨去倚登樓

其二

綺樹依郊衍芳筵促帳移鳥聲驪客至花事怯春遲勝賞留燕谷行歌變楚詞江蘺如可摘遙寄慰相思

送袁履善比部謫泗陽守二首

遷客投南郢風流良在茲官同滄水使人遠白雲司八公事閒移艇幽心對採蘋本無憔悴色漁父詎

能知

其二

飛旆隔氛氤沙黃日易曛青霄分去路芳草惜離群旅逐三刀夢鞴淹五馬勳湘江愁浩淼應候吊屈文

送同年趙公潮主客擢四川僉憲公嘗令錢塘

蜀道難如此嗟君萬里行花時同戀別猿夜獨含情使以觀風重身緣許國輕五陵春草夢長在錦官城

其二

孤劍辭燕日雙旌赴蜀年澄恩初建節嘉績自鳴絃 丹闕龍顏迥青天鳥道懸巴童應咲舞爭挽使君船

潘文學再至京舘話舊二首

宦裏一爲別山中住幾時公車如有待官舍遠相期蹇或空皮骨衰應益鬢絲因君問鄉土流淚滿瘡痍

其二

自君南去後世事轉悠然觧榻還今夜開樽念徃緣龍鍾數語外鷄著五年前莫問窮通理相憐醉裏禪

曹生南還戲贈二首

壯日輕離別初歸父客身書應成蠹穴劍已剝龍鱗對酒臨長道投詩謝主人還家何所有衣上洛陽塵

其二

共有悲秋意關河思淼然故鄉不可問孤客轉堪憐衣任百鶉結家從四壁懸長裾還可曳不受翠眉牽

齋頭偶題

疎菜同吾癖繁英逐暑香不妨海節序聊得遠風霜低梟侵書案幽栖伴草堂山尊頻對汝何似醉柴桑

送吳文學南還

相送逢寒月遠行空復情驪嫌宵會促貧行客身輕曉發星隨馬天清霜滿城于今東海上誰識漢公卿

送潘文學赴龍泉司訓二首

世路杳難期寒原是別時還家無舊業覽鏡有新絲獨抱一經去還爲多士師應憐慈母意未厭拜

遲

其二

之官亦不遠鄉樹隔錢唐二水浮征棹千山對講堂廣文頻借馬祭酒但持觴爭似平津邸逡巡視省郎

補郡二首 有序

余視篆祠曹甚久比以爭山陵禮忤貴人得荊南於格猶詭顧官至二千石差不惡矣安敢妄自菲薄哉爰勒茲什用喻所知

一麾今出守十載久爲郎他自能除吏吾猶不過湘 恩還承渙讜非或比佯僵對㕛空垂泣千秋哭漢殤 汲長孺、濮陽人

其二

江漢經周味循良入漢傳歸將棨鶚繡去自拭龍泉閉閤思無訟巡阡願有年春明餞萬里報 主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荊稿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五言近體

赴荊南四首

岐枻淩天塹因風發潤州吳雲生別袂楚雨濕行舟地盡巴人國春深庾客樓鄉心日東注廻首大江流

其二

春色難欺鬢塵容易折腰汀蕪何漠漠沙溆益迢迢瀕洞龍宮杳清涼蜃氣銷茫茫臨水國因得問風謠

其三

兒女艅艎寄風濤日夜驚鱗邊思遠信鷗外着浮生百丈牽灘急雙橈出溜平所經多險絶自悉壯遊情

其四

七澤分雲夢三巴赴峽流郡人同候郭江館異依劉鄖給銀絲繪津連彩鷁舟荊門多古意吾已占名州

夷陵晚泊

地闊雲生渚江高水入城汻汻巢燕少泛泛浴凫輕野店虛烟火天涯薄宦情已知催賦拙況乃廢春耕

夏日太輔觀酌袁崔二使君作二首

長夏難銷日高臺易得風偶乘公事暇因與故人同野水浮城白巖花隱座紅絲山不在蓬笙鶴幾相逢

其二

雨過炎雲淨山中夏葉稠浮蹤踈赤城尚興逼丹丘二公皆貴州府寮野色澹看黍機心淨對鷗清樽淹日永何異採真遊

西園應教

徑僻城相掩池涼暑暫移日華踈竹葉雨氣潤花枝對酒聽歌數臨流促和遲由來酣醴熟五夜亦忘疲

月夜同應水部集童臺湖泛得魚喜賦

古道埋歌舞輕舠襲芰荷臺荒無可問花好亦應過水長臨湖闊林踈九月多小鮮頻入饌吾亦戀漁蓑

後一夜再集竹林分韻得繁字

秋空望不極商吹拂清虛夜色催寒漏蛩聲度短垣花驕彭澤節酒憩辟疆園取醉年頻異應憐客緒繁

暮投建陽驛舍

遲亥寒途苦江深雨益昏相投隨候火重至識頹垣道路幾年事羇棲獨客魂夜中無醉尉叱騎過山村

郢滌名飲作二首座中潘別駕吳人

避俗會羇旅留驩簇綺羅共誅宵秉燭那惜酒成河座客聞吳語屏開出郢歌醉來吾亦舞自咲影婆娑

其二

拙宦俱堪適浮名詎有轞重來殘歲少相見故情長夜色沉宮漏山寒避郡堂三湘愁滯客郢樹幾風霜

夜宿郢東村庄作二首

浪急迷江艇山深伏草堂蕭條初繫馬懶散不須拺凉色銷鑪葉爐炮熟果糧陰風吹壁立俯仰意茫茫

其二

總𦣪遽廬夢雞辭車馬壓低眉隨物態容膝近天
眞飢鼠頻侵𥤚巢鷄不辨晨田家逢客少留肜轉
情親

象山祠

爲報知軍日城西見古堂鍮含霜後鍔銀瀉雪前
塘泳濡分豪悲卅青炤郢襄和過薦明水下馬立
殘陽

訪宋山人登春不遇

窈窕山城路投縢下夕陰看松欲有問伐木杳難
尋空谷絕塵軼清齋㝵素琴從來避世者遠跡在

高深

宋山人過郡齋作

巳上雲中宅猶尋世上緣蓋傾頭可白坐久思俱
玄詩入唐初品書成物外篇自君還往後吾榻日
高懸

試院喜晴

猶憶投繻日今臨選士場祥煙開棟宇霽日見文
章貴漏聲朔報詞鋒戰未央大鵬初振翮雲路恣
翱翔

携榼過草堂酌宋山人二首 宋故趙人

客討跳春事幽期負酒盃楚庭饒問對易水易悲
哀江媚初含柳巖英尚落梅劇憐招隱地日暮馬
遲回

其二

有客愛樓居行吟只宴如不知花信及轉與俗情
疏對我初開酒呼兒出著書王門堪避世不肯數
無車

春夜顧聖之宋登春二山人集郡齋時顧有
襄陽之行贈別二首

腰下拭吳鈎憐君賦遠遊竺嫌春漏短醉愛草堂
幽峴石尋羊叔滄洲待虎頭𨻶臺羞不惡莫爲看

池晋

其二

寂寞高齋裏翩翩索酒杯江湖同避地宇宙並憐
才老去詩無敵春來醉幾迴飄零南紀客去住捻
堪哀

大暉觀餞別汪襄陽時遷福州監軍副使

飛蓋臨丹阜移觴款白雲城孫睞睥睨臺迥接氤
氳古鉢開龍氣晴川映豸文八閩戎馬地提劍淨
妖氛

九日同應黃州袁別駕林顧二山人集江夏長春觀

投駕披霞嶺捫蘿狎鳥羣秋榮聊共把客袂不能分沙遠寒浮日峰高澹入雲那堪商吹發落木正紛紛

襄城鐵佛寺偶題

落日休車馬凄然漢水濱昏來難覓主寒至不宜人祇戀禪棲寂何嗟旅食貧惟餘松際月相見故情親

石華道中遇雨

一望郎州路誰憐楚客心浮陰千嶂合積雨二儀深總轡防途險投人畏晚侵栖栖那可問獨雁下空林

夜度九里岡

前村暮烱起而我尚西馳宿火從人乞羸糧候館炊棲烏窺過客疲馬厭經時失路無勞問茫茫任所之

東殷無美下第

高才宜早達不謂尚儒衣人惜明經老秋逢獻策歸無媒應自惜有志莫相違借問閨中婦明年肯下機

寄懷王山人魏善詩畫

舊日酬歌客悠然滄海湄門虛高士辟室任老妻饑自識貧非病應憐畫有詩瀟湘如可寫遲爾寄相思

京邸贈王山人逢年時客成國第

索居頻念爾衣馬自長安券老黃金散書成彩筆寒筌簇分院樂鍾鳴出侯家猶有飛騰意陰符夜裏看

故游王元肅參軍性喜客比來京師承召賞

元夕時顧符卿沈儀部顧比部同集作二首

節序催煙火乾坤此合并雪晉人日瑞月傍客星明相對輝銀樹無端醉玉京還疑投轄處恍惚似前生

其二

郢客投驂屢燕歌引筑賒風烟憐夙昔賓客老京華艷影傳鰲火芳塵逐鳳釵六街良夜永遊騎宿誰家

京舊飲餞慈恩寺作

西發天涯路臨分奈爾何揶絲堪繫別鶯谷但聞

歌轉斾辭香積廻驂散玉珂頭陀留偈處古閣史
藤蘿

偶書

炎埃日紛迸驅馬五陵間不識平津邸聊參計吏
班相逢開口何處避嗔顏留得邊廻意西陵看
雪山

寄懷宋山人

江漢悠悠客無家詠在阿名將黃石隱詩為白雲
多南紀看花發東風屬歲和所居人世隔邪處問
漁蓑

賦得關山月

迢遞關山月逢春更可憐相隨蹀躞馬已過豔陽
天望影銷燕燧含凄泫郢煙不知征路遠殘夜落
誰邊

賦得折楊柳

陌上垂楊柳折來欲寄誰柔條初帶媚密葉遠含
滋未換吳閨怨先令郢客悲只愁飄絮處容易度
芳時

宿葉縣春風亭作

張客宜高枕深春後此亭却看花似雨因惜鬢如
星時序奄相迫川原慰所經卧龍岡可辨霄漢一
峰青

憐望道中用韻

客行難計日隨路送春光飛旆凝嵐濕輕輪藉草
香中原廻驛騎南紀限河梁幽興乘于役看山過
赭陽

自宛趨鄖迂道鄧州作

二月別京塵還家及暮春驚歌初度洛馬首復投
秦岐路非前計奔山豈宿因東西隨所適都是客
遊身

鈞州聞鄉友落第

別後頻相望遙聞恐未真忽傳新第榜果失故交
人佳夢能欺客窮途復問津江頭看花者曾是倦
遊身

均州館夜

郊館帶平川靈都地自偏上風嘉淨樂官府近神
僊夜榻雲蒸濕春城雨接連齋心應寄此趺坐佛
燈前

鄖鄉

客行厭車馬暫爾息征鞍公署緣蘿石春廚薦韭

盤素屏侵月淡高枕遥江寒捲霧春山曙時時桂
紡着

舘夜朱尹見過感賦

残香嵩花少中年愁思多頻来知鳥厭静極喜人
過客路如風馬郷心但薜蘿萬山廻合處幽吹起
巖阿

夜渡郢山

一春千里道都在萬山間飛湍懸崖急孤雲伴鳥
還客行何自苦夜泉不曾閒無限芳歌意天涯未
賜環

浦南舘次

側徑迂行色荒雲散午陰花繁迷鳥度峡轉問樵
吟過隴秦山合經春楚望深燕風吹露冕底事逐
相尋

端午次蘄州偶賦

三年頻獨客此日復端陽問俗初辭鄂為文欲吊
湘荆雲迷渡口沫濺飛觴灘湍廻風急村村滯
小航

嘉魚阻風同郷沈叅軍畱酌鳳翔樓適觀江
漲二首

閣迥凌翔鳳山横見躍魚仙半空浮日淡深谷聽
濤虚赤壁銷沉戟黄川廢荷鋤吾蹤原不住歎息
水雲居

其二

水汨鷗沙遠山蔵虎跡幽西風廻遡檝東道出飛
樓空闊迷吳望羇棲傍楚謳飄颻堪送日不為酒
淹畱

北風

北風炎月少為送上江船翠黛迎山近銀花蹴浪
圓長年拖柁直盡日看帆懸貪涉非吾意防湍夜

未眠

喜車木堤成作

頻歲憂江決玆宵縱轡行古田猶積潦新雨不防
城賦杖今休役誅茆可托生翻悲昏墊日經險尚
含情

陸公祠

穡宇中丞座荒烟薄暮時雙旌分翠幄一雨潤黄
師名堤樹擁沙難坼江安歲屢移土人知伏臘覡鼓
報思私

金果寺

日暮善提寺江雲刺史與草書俊繡佛香篆失精
廬僧飯頻窺鳥齋蔬暫輟魚三年行脚地吟望轉
蕭疎

五月十七日郡僚補觀競渡二首

競渡何年有傳悲楚大夫四郊連歲厄萬艦失江
娛此日觀風俗奉公載酒壚猶追全盛日滿路擁
笙竽

其二

解秊逾芳節登臺補勝遊魚龍呈水戲江漢績風
流破浪人呼釆聽歌酒滿甌聊將偕樂意留弟媿

呼侯

早秋知郟庄觀穫次韻應敎三首

王穎先秋入朱旗向晚来開軒麾扈從折簡促趍
陪沙白分鷗席池紅濺芰杯王情方一豫雲漢轉
徘徊 時久旱禱雨

其二

土沃禾應早林暄鳥自言井烟迥睥睨江練坼乾
坤圃啄餘珠粒村酣美兎盆本無虷晃意来共野
夫論

其三

郊禱仍虔尊玉儲已兆登冰筵得雪藕野飯雜蔬
羹斗轉循城月星稀五夜烟中林幽興劇醉後酒
頻增

齋居偶書

秋色吳雲外天涯郢客身西風應載酒凉露欲沾
巾宦拙疎農事閑無愧主人試看青鏡髮合是廟
廊珍

八月初七夜西湖泛舟

秋色不在遠滄浪殊可憐芙蓉低水上樓閣隱城
偏待月停歌袖隨風放釣船不知臨老日能乞鑑

湖田

十二夜宴宋園賓館應敎

綺席聯華袞朱門傍碧霄主情淞露半優語雜風
謠醉任龍蛇筆歌迴鸞鳳簫絳紗將落月宮路簇
雲翹

十六夜與宋山人小坐戒飲

一夕驚秋老江城月較遲不因巾酒後那得獨醒
時杖外追逝地囊中續隱詩凄情張嘯發莫傍夜
烏枝

十七夜集劉刺史宅

出城秋更好取醉又誰家遊月雲移席聽江夜赤沙牙樯斜引㦲銀燭細籠紗欲問青門事盤分五色瓜

客至

秋陰度江閣相對似禪居日晏巳横榻風来時捲書從容談酒德簡略具魚蔬退食何多暇年饑訟牒疎

同蘇邵丞偶憩章臺寺

雲汀秋漠漠野寺日蕭蕭燒盡晋馳道花殘憶舞腰所經賓客換動惜歲年遥向夕臨津阜江寒送小舠

九日席上次蘇郡丞韻

北斗樓應逼南荆客屢招滿城瞻玉兎累月醉金貂沙遂秋堪望江寒歲欲銷此時簪菊罷心折海雲遥

荆河送别項少參罷官歸閩

天際片帆飛故人何處歸秋猿隨峽斷朔雁度衡稀去日都成夢殘生此息機山中拋鵠綿不悔老鶉衣

牛司理自江夏還見過晋飲郡齋

幾日别江關高齋生暮寒簪英和沆瀣移蓼遠風湍細語孫綮切清歌長鋏殘醉君幽卧處明月水晶盤

璟林别館吳人屠畫師席賦

帝子餘華館長裾從見君秋聲江外急鄉語客中聞彩筆流霞氣璟林掃練文相過幽興劇無宴不宵分

集蘇郡丞館

主人不能飲晋客故多情短菊晚堪把饑烏寒欲驚江收雲夢澤葉盡楚王城政隙頻相過堪呼漉酒生

秋日松滋江上宿瑩山寺謾興八首

出郭沿清瀨微風生夜凉吏情疎印組人影湛滄浪野火燒雲白汀沙薰日黄清歌聊自適吾計老江鄉

其二

蘆花看不盡烟鳥赴孤帆自有悲秋意兼為問俗行村春悲湍急江筏夜橈鳴亊巳沾微禄無勞耻聖明

其三

在郡少休假行谿多静緣幸無民吏待不遣騎鐃
傳江市供鯖鮓沙田税木綿土風差不惡素飽自
手年

其四

巡郊窮所歷向夜寂無喧水國歲將盡津鴻聲轉
繁為郎空白首在郡但朱轓未解理人術終慙田
父言

其五

雲歸甃嶺時逕窄到山遲香燼夜方永詩成人不
知淒風鳴竹嶼涼露滴蓮池此意渺無礙東林叩
法師

其六

江樹紅於血那能不解愁榆榆聊齪齪霄漢總悠
悠懷亡無新賦問年非壯遊東流徒浩淼淒斷木
蘭舟

其七

峽近江痕細沙崩寺影欹開門見烟浪滿座守鷗
鷺對榻知緣淺看燈悟法遲支離隨世界未敢怨
妻兒

其八

塵心如木葉寒至自分飛白杜無青奇滄州與願
違殘生何去住漸老念皈依山水相逢處冷然見
息機

夜度荊江

津鼓催官舫川昏冒險行月殘江樹影風急暮帆
聲岸火頻迎客郵籤不計程楚關流浪日還往若
為情

送郢郡潘別駕左遷便道還吳二首 有序

壬戌歲楚吏以催科無狀多被臺劾余方候
罪未結而別駕故非儲職罹纔誤讒心甚傷
之然獲便省覲亦一奇會云

江上幾時歸秋帆共葉飛政非催賦拙罪竟與官
違郢客應吾曲陳人久借輝可憐同病意悽挽逐
臣衣

其二

客心厭楚關終夜夢刀鐶以爾遭讒去知余行路
難宦情承薄譴鄉信憶南還親老應相念高堂見
舞斑

題劉節愍卷 公名僎以兵部尚書討安南蓋
業以捷聞而陷陣死焉荊南有

祠寧

颶急迷盤戰砂昏失援師軍中旋凱後纛下報恩
時骨瘞蠻烟冷魂歸郢月遥至今銅柱外白日大
安祠

送高倅謫令西川高黄州人先任姑蘇

萬里峨峨客言從赤壁來山川多謫宦今古幾憐
才花發吳王館江深神女臺扁舟不相待春色歸
城催

誤儲被恭荆人詬　閫下訟冤不報漫述

郡以為魚散身將失馬論叩閽終萬里投杼竟三
言愛豈晋荆樹敢應失郢門　聖朝文網闊猶冒

左遷恩

七月十五日　景藩奏逮將赴江夏作

猜貴緣何罪脩然報　主身封疆循牧事今古悵
將臣去已辜騎竹行當𧝐束薪生非吾自有萬死
亦飄墜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家稱

五言近體

解荆州歸西園漫興四首

虎故鬚難捋雞應肋可悲生來疑骯髒死去脫羈
縻家在滄濱寄年將白髮期春醽常自壽翻悔罷
官遲

其二

棄印虞卿事歸田潘令年野花濃似繡村酒薄於
泉無復采薪意因歌種豆篇自今謀晏起誰妬北
窓前

其三

宦達原非適窮愁秖自安人爭南斗重魚戀北溟
寬松菊歲堪把桑榆影未寒從前太行路夢裏怯
千盤

其四

盡日偃荆扉門無結駟車世情如是爾吾道果非
歟飲啄籠中雉逍遥濠上魚山居無殷晷取數敢任
荒鋤

喜荆州宋山人至贈以短什

月明滄海上雲外故人來一衲生堪寄孤笻老可
哀得詩還自喜有酒不須辭若問塵中事心原是
死灰

宋山人食蟹却盡數十螯詩以嘲之

乞郡尚難兼君今信口饕流膏雖膩滑切玉愛臍
尖酣有雙鉗足生當五鼎猷枯腸猶未飫饞沫濺
飛髯

送宋山人觀海

魯連欲蹈海爾去何為哉歎世路俱失望洋心始
開鯨波翻浩淼鵬運劃徘徊莫學秦家使尋仙竟

不回

與宋山人食河豚戲述

吳中原澤國海上長春濤何物能憐死知君是老
饕甘因酣玉乳濃豈讓瓊膏選憶荊南否乾魚薦
濁醪

東鄰殷無美見枉雨中撥悶之作輙占二律

東答

雨滯淹初伏山昏混二儀牆花紛共爛汀樹宛相
隨世豈憂沉陸人今愛伏雌門羅無雀至猶有客
投詩

其二

不道三旬雨能生六月寒捲書防積潤移石避崩
湍汝意傷今叔吾行歎路難相思隔流水凭遍赤
欄杆

送徐生遊南太學

少日公談劒山門生遠愁森聯還戀母淮水獨維
舟六館多名士三山是勝遊莫將裘馬意上國久
淹留

送徐郡侯兵備徐州二首

東南山水郡為政幾風流已道訟堂寂今聞田父

謳官分督多去時篤盡能遊冠盜兼輸輓知君有
壯猷

其二

聖朝資共理良吏日蒙恩賣劒留前績分麾障大
藩山連岱宗麓門引黃河源幾縱龍山月秋風芒
碭原

飲沈僉憲時雍園值雨二首

輕舸出迴塘芳園見草堂庭分有蘭玉潭影空瀟
湘膾斫青絲細歌調白苧長相憐頻索醉莫擬是
高陽

其二

茂樹能銷夏開門總避喧溪雲晴城閣暮雨颯江村主醒循命酌客醉已忘言歸去看雙屐依然愛蘚痕

飲程園作

久被炎蒸苦長懷嘉樹林結廬想幽寂折簡想招尋過雨潭漲滿夕陽松影深自就池上酌求以滌煩襟

送蔣尹赴召

南國爲魚日仙郎駐馬年遺孫還海畔四野復桑

田星闕天應近驪歌秋可憐　聖人方在御佇想皁囊傳

送王明佐塾師歸吳門

已輟皋比席江東鴈始飛琴書隨篋靜童稚候門稀涼雨催征棹淒風憶授衣詩誇稽古力獨咏蒯緱歸

送杜少府之任德清

同是三吳地之官幾日程峰來天目勝雨過霅川平問俗饒桑柘經春採杜衡懸知山縣僻長日廢逢迎

送僧還晉陵

空身隨幻界來往自毗邪不住雲中錫初歸海上槎佛香留法供杯影度袈裟相憶聽經處龍堂散雨花

春日同宋山人飲唐道述園時山人將歸荊州作二首

開逕見修竹相過堪避喧鳩盤仙客杖鷄具故人尊酒盡花仍媚林昏鳥自言春風還幾日幽事隔湘源

其二

酒貰何處有短句問東鄰爲博典衣醉因知賣藥貧道述善醫小山沉夕霽幽閣隱城春一鉢生涯在翛翛野鶴身

和宋山人海上寒食詩用韻

海上多風雨春殘損客情吳鈎看獨夜郢楫悟前生流浪年光易羈遊道路輕一盂寒食酒淒斷楚雲橫

又同宋山人醉唐氏園

花御覆春陰沿溪度鳥音開門遠俗轍虛室淨禪襟杖屨隨緣住壺觴向夕深相逢一醉去咲擬出

東林

夜泊陸庄

落日遂柴荆江頭潮正平舟行人事少春去客衣輕野鳥投烟盡村燈隱樹明還依漁子宿同識水雲情

姑蘇道中同宋山人

郢客愛周遊邀余東海頭春深館娃巷江遠木蘭舟白日聞魚榜青山近酒樓迷津何必問來往日悠悠

題張黿副日涉園

久休陶令役甘息漢陰機去日千觴送浮雲一鳥飛池平分海潤林密護烟霏逆旅時相見無勞悟昨非

過海上吴氏山園

舊識汰洲路今來見草堂經時留客慣省候及農忙海近能蒸雨山虛可納涼雲林饒古色閒坐閲滄桑

與殷無美過日涉園留酌

水潟舟橫渡林欹竹倚漪披襟一以眺散髮不須冠小酌留人易清言盡客懽秋聲生薄暮臨去夕陽寒

婁江夜泊

水國微茫夜蒹葭慘淡秋泊舟依岸口收纜避潮頭作客思休滸還家苦滯留漁燈沉極浦鄉近倍離憂

黄姑灣舟役戲題二首

在險不回頭安流亦畏舟幾為河伯笑僅免汨羅浮地自黄姑降人同赤水遊垂堂眞可戒莫使倚門愁

其二

東檝苦相挽歸潮猛向西胡然驚舍筏倏爾見需泥幸不為魚餌今將學馬蹄朅來重度世未遽覺心迷

徐氏海隅集卷之九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五言近體

中秋前一夕宿豐樂驛候兩院不至偶爾戲題二首

纖雨能妨月崩江但走沙古郵施繫馬殘日愛休衙黯黯連荊幕涔涔入峴隄大堤秋已半浮客未還家

其二

秋詢氣逾潤陰連地益卑惜疲披牘懶就臥授磐遲迴遞遲星使憑陵逆雨師如何逢令節翻失習家池

宿界山驛感舊二首

十年仍界嶺孤館尚巉除未下聞猿泪猶存失馬心天峰留刀叙雨溜入池深相識笏房杳淒然眷故余

其二

傍語頻侵枕燈光半隱床山應念老舊吾自老風霜臥石棲雲冷春泉伴夜長壯遊輕九折茲意未能忘

冒霧行九里山二首

拂曙郵程促凌寒嶺道迷峰頭誰辨馬空外忽聞雞雜雨紫開幔和烟火漲溪茫然窮所適翻覺楚天低

其二

久信因名累仍堪觸瘴行野雲埋斧山鳥避旌旄投足渾如墮為心那不驚天閽何處闢上界或分明

江陵帥生關訪余漢上邂逅宜城夜話二首

渚宮相送後又記六年違宦跡仍江漢人情幾是非諸生多不賤而汝竟何依佇望寒江外愁禁木葉飛

其二

久別驚相逢仍堪途路中故顏如昨見新話徹宵同宇謝侯芭問心知范叔窮媿無雙璧贈馬首復西東

漢上除夕有懷弱兒在家兄所淒然縈抱賦二首

早有白雲期脫為人所知以茲淹薄宦終是負明時兒語能消夜吾歌且滿卮椒花何處媚將老媿

栖遲

其二

累月斷鄉信明朝又隔年不忘襁褓戀還誦鶺鴒
篇江漢縈雙鬢風塵望各天星周羊叔舍空悵碧
蘿烟

京山道中觀泉

靈巖藏古刹深樹出重泉白日藥珠墮青天瀑布
懸虛疑廬嶽勝未結遠公緣自解冥搜理何妨大
道邊

東宋山人初至襄陽

梁園零落後賓客幾人存江上尋漁父山深望鹿
門鉢分僧舍針鄰汲漢陰村迢遞東林月吟殘楚
些魂

聞宋山人遊鹿門山

此老終誰託龐公尚有山謾騎黃鶴去高臥赤松
間荷鍤堪埋骨留書欲度關遺安何必問天地一
身閑山人素無妻子故云

和施憼副題蒙惠泉詩二首

石竇何年鑿仙源此派分亭孫寒濺玉壁古濕蒸
雲烟市喧濟谷晴天蹴浪文平生濠濮興高咏幸

相問

其二

滂說淄澠合何如蒙惠芳清分隣舍竹甘蔭古祠
棠上有陸子靜祠靜聽依蔡薄重遊識老蒼塵纓終未濯
吾自媿滄浪

穀城遇雨

靈霧蒸江白汀沙瘴日黃秋隨一雨至風散萬山
凉坼岍防川漲沿谿聞稻香逡巡驅欵段村景自
年光

七月望夜月當食不食喜而賦此時 中宮

避位已久未致遠臣之私云

雲師初戰勝天意故浮陰鼓角嚴城夜懽呼望
闕心光輝原不減雲晦未應侵明日占臺奏嫦華
想復臨

朝雨北城樓送張司農二首

客去幾時發秋深落葉聞片帆天際遠雙袂雨中
分閣迥懸江沫樽閑散午雲鄉心那可問蕭瑟愁
離羣

其二

炫歲欣江晏連旬怯雨多幸無妨晚穫但有聽樵

歌使者寛逋責民今狎網羅雲濤祖震噴野意共
漁蓑

秋日劉侍御招飲實穡園二首

出郭無多路移舟信所如朱轓塵夢醒白眼世情
疎蟬自鳴秋葉龍今臥草廬市聲遥隔水十載賦
閑居

其二

已負黃花約來尋白水間鑄房窺衍蒐風樹逼潺
湲柱史留書早山公騎馬閑共躭樗散地臨夕不
知還

九月廿六日雨阻穀城偶有微恙

山行頻逐雨秋去轉成霖病愛蒼崖阻寒逢赤葉
深揭來書總屢聊用酒微吟三里城如斗蕭條拚
潺余

廿九日稍霽始發石華

連夕淹雲臥今朝旅客行山頭白烟起馬首青天
生窮律能無轉陰厓亦有晴由來通塞理不獨是
浮名

雨宿清微館作

故館清秋暮閒堦赤葉平驚心一夜雨側耳十年
聲已是愁無賴寧堪淌到明重來多難後逆旅念
殘生

均州館夜

春城行部遠官舍念兒啼鎮日看玄嶽新花隔大
堤青山知宦拙白首向人低逆旅空相憶盈盈漢
水西

潼口夜別陳襄陽朱時余阻風

解組歸非迫臨岐別更難同為羊叔郡獨下鹿門
灘宦自知余拙人今頌汝寛無勞愁路阻久已便
風湍

雨夜泊郢門

帆下雨初鳴沙頭水漸生欲歸吳會客猶滯郢川
城龍氣連山色漁歌雜市聲向來流浪意還往識
鵁鶄

郢川偶遇順風志喜

疾風吹滯客挂席趂前程白日行未暮孫雲靜自
征雙厓追馬逸一葉犯鷗輕佳境中流得因窮水
國情

潛江舟夜得郭給事書懷舊郤寄

曾往衡門駕相邀雞黍筵愁余重結綬念爾忽歸

田浦樹孫舟外燈花只素前所思猶似夢渺渺隔江烟

下潛江有懷王少參

西山絕漢險望盡夕陽沉去去總岐路悠悠空素襟心知情是累别爲老難禁寂寞江天闊維舟忽自吟

舟次漢口書别子與二首

送遠發時林晴川對鶴樓江山橫别袂烟雨獨維舟鸚鵡終難賦鶺鴒空自愁周南書未就詎可惜淹留

其二

醉後不知别淒然生夜寒朝來望雲浦猶復滯風湍江外離筵盡舟中解帶寬歸吳雖有客猶自媿張翰

蘄陽溥菴盛僉憲飲餞四祖寺作二首

廸邐蘄陽路栖遲楚客心禪燈懸夜寂宮漏咽江深狎世聞高論移枰暢别襟翛然排棨戟厭飲息中林

其二

解禪戀纓組三年楚水間天涯知已在物外暫是時

閒鳥盡雲歸樹龍腥雨過山留綿勝繫馬信宿未應還公因余侍符不得去故云

盛僉憲再飲余五祖寺

留歡意不極杖屨出城南何氣浮川靄松滋潤夕嵐詎滄青雀舫爲愛白龍龕醉後能齊理諸天象外參

嘉靖癸亥阮儀部與余同雁　景滁之難迄今八載君已罷官舟過懷寧邀與相見賦詩一首

楚因相對日吳客獨行時世路如飛鳥江程及爲鮮早歸先業在多難故人知韓孺辭梁獄灰心可自吹

舟次池口會馮守以校文不見過悵然賦此

郡閣分藜火江艫限野烟羈棲聊復爾去住亦悠然津上空鄙鼓夜來無酒船蕪葭吾自咏宛在水西偏

池口阻雨

一雨沐行塵連宵又及晨長天浮積水何地問迷津魚網烟中市鷗沙物外鄰未須愁滯迹隙處見閒身

王明府酌余吉祥禪寺 王名建勳 嘗爲嘉定校官

裹江初返棹赭塔尚鳴鉦山水緣殘會星河鬱薄
懸思吳儂客語聽梵雜僧延厭飲難辭夜相逢憶
往年

端陽日阻風龍江關

是日逢蒲節因風宿葦汀舟中無物役江上有吾
醒野水連潮白鄉山對客青急流看競渡直欲遡
滄溟

將至眞州五里大風

滿目蕪葭際空江絕四邊故鄉那可問孫客但泛
然淺水都成浪鳴沙欲障天未應貪利涉且爲覓
炊烟

還家

湫湫江湖遠依依鄉路微客隨雙旆轉天與一帆
歸有駟難題柱非熊未息機書生無燕頷錦書咲
戎衣

錢塘別袁履吾　越稿附

相送不知遠悠然念路岐嗟君猶未遇而我欲何
之碌碌風塵事依依日月私富春江可望臨去掛
帆遲

與袁履吾訪姚南陽於吳山別業題贈

萬室井烟起樓居杏靄間鑿池分澗溜穿壁損苔
斑仙訣逢人授樵歌海暮還會心無遠近方丈在
塵寰

西湖遇胡新安故禮曹郎

當時建禮客高臥越王城數載一相見故人空復
情烟霞三竺色絲管六橋聲自得閒雲意無勞問
遠征

嚴陵灘有述

先生避世士遠迹在綸竿臺下澗陰合山中秋氣
寒一星懸漢客千古薄周官猶有風塵累芳名掛
此灘

別匡南山人　虔稿附

與君傾蓋日幸不廢論詩忽復逢霜霰那堪感別
離江風寒自吼浦雨夜還悲漸老交游冷舟前是
路岐

信州公署漫興

意緒縈歸急羈棲候信難長安通北極畨老禁南
冠山憐九秋盡江收一線乾東征問行李心折幾
廻灘

其二

塞雨何蕭瑟悽然感故畦吾家滄海上遊客武林西古壘防飈毬高城遊鼓鞞寒宾飛鳥疾翻流樹杪低

徐氏海隅集卷之九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

吴郡徐學謨叔明著 家稿

五言近體

寄馮山人遂

槎水移舟遠山園倒徑遲別君如隔歲念我忽投詩已悔榮途左徊增海俗疑柱門春草發何處慰相思

春盡西園聽雨作

山中聞夜雨都是送春聲倚樹看花落臨池見水生雞陰惭成蟻海氣欲迷城澹慮了榮叙悠然任物情

周山人才父與余相別荊州十年矣頃自鷹川來訪余西園賦詩二首

事外柴門迥春餘草木深忽驚千里駕應識十年心落日澹松影清風生谷音郢中傳舊曲試比白頭吟

其二

吾策漸無用君遊去有涯雲邊看過鳥石上坐飛花褎足逃人境論心見歲華驟聞語天姥旨色帶青霞

秋日過陳上之值雨

故人城北舍婁水只依然相望祇數里重來又五年濁酒世情外閉門秋雨邊惜親到衰白一見一成憐

中秋十三夜集西園

新月漸盈鈎相攜上小樓淒清巖桂色寂寞渚蓮愁驕閣作虧蔽銀河欲動浮年光能媚客臨霽及中秋

十四夜集伯氏

延宵徵酒債次第長公家月到孤村寂杯行陸博斜有明還避滿無會不成嘉相望空雲海蓬萊路總賒

十五夜與王山人翹酌西園令侍兒吹笛感舊二首

繁星掃何處明月度庭多有酒不自醉故人方夜過幾年虛此夕萬事付高歌相把盈觴髮蒼然照薛蘿

其二

風雨虔州夕飄蓬憶去年應留今夜賞還結故山緣涼愛青蠟少開於白石偏雲邊調鳳吹彷彿度

縱傒

十六夜集冀子完別駕時別駕將北上與之酌別

林際嬋娟影還隨落日生月從今夜滿天放一年晴酒盡横參席秋分搗練城只愁良會促關路若爲情

九月十三日約客明日看芙蓉值雨不赴

無端池上雨已負掌中杯寒候迎秋去佳期失夜來晚榮能逆客孤興且登臺門逕蕭然處停雲思未裁

袁履善夏間遊瓜步約以迓棹見過或云業已北上頃聞還淞却寄短律

聞君渡瓜步直欲向長安豈是悲秋歇仍歸歎路難沙田收荳莢湖雨熟鱸餐池上空相待淒涼草閣寒

送詹將軍自海上赴江西閫帥

少日趨戎幕長纓策虜勲東溟頻歲晏西閫近時分赤汗轟秋積青萍劃斗氛滕王留閣在都督故能文

晏起二首

宵雨朝來歇悠然成晏眠厨中遲炊火枕外生鳴
泉解意慵相得全生靜自偷不知松桂色爲我度
流年

其二

壯髮縈梳短雄心逐鏡寬人今懷一壑月已博三
竿沙雨木綿盡田家籬落殘能無憂卒歲猶似縛
微官

過張希尹憲使訪疾留酌溪上是日立冬

窮秋消木葉獨往向東溪淨了維摩示幽疑仲蔚
棲清言落日盡隨意野雲低沾醉還成別荒城聞

晚雞

袁復善將赴鞏昌別余西園夜話二首

雨餘溪水長忽枉故人舟侶慰燈花喜還因叢桂
留臥樓須百尺倚檻失三秋不向淮南客何因問
遠遊

其二

詵詵驊騮路猶尋麋鹿群山居曾幾日世事不堪
聞芳樹彤霞雨清江斷暮雲今時應好老遲爾策
奇勳

春日得復官之報解嘲二首

所居謝人境草閣寂無譁有客傳京信　新恩到
海涯　聖明如日月吾道幾龍蛇試問韓長孺燃
灰可但誇

其二

臥壑知身嫩彈冠惜鬢殘采春雷雨作在宥網羅
寬得馬原非禍屠羊且自安從來消幻念何處起
悲懽

朱進士父患目告郊居遣訊

蒲塘春水至龍臥日悠哉天與維摩榻人虛郭隗
臺薜蘿風廻海汛遥雨積莓苔張籍寧甘廢新詩口

自裁

仲春與張希尹憲使袁繩之憲副遊吳中諸
山得詩六首

春遊戀殘日倚檻横塘西鳥過投茶磨虹來飲越
溪山藏一寺古佛度十方迷覩世從初地能忘支
遁棲

右楞伽寺

移櫂向西浦夜聞春水生攬衣石梁上拊掌五湖
平烟郭喧漁市雲峰出梵聲鹿臺猶自迴吟望若
爲情

右虎山橋

步壑不知遠夷猶杳靄間林空僧行苦經寂佛堂閒日色照歸鳥梅花開滿山欣陪清淨躅高頂一躋攀

右銅坑寺

茫茫雲水際落日千峰青樵谷無人識香厨護佛靈躡紅花似陣沙白鳥如星曾憶君山遂人間兩洞庭帝陽以湖名此以山名遊人間兩奇觀也余得而兼覽云

右鄧尉山

攢攢無地旋峰別有天高臨千佛座嶺逼五湖懸淼淼春帆浦霏霏曙井烟尋僧何處所鍾動向雲邊

右大石山

不盡龍宮封長流劍客采昔時盛歌舞竟日空雲烟石潤春陰際臺荒鳥語邊空身原不染淨處是安禪

右虎丘寺

王叔楚攜令子見訪為余寫西園圖得詩二首

故人相訪處爛熳桃花園彷彿巷少中轍間皆生侵

狼藉茲池上石酌以松下尊燕坐了無礙斜陽掩蓽門

其二

君世自摩詰為余開輞川山深春雨後谷響海潮偏醉愛龍鍾好貧知驥子賢相攜隨几杖一榻共陶然

與殷無美王子安豹潘子希田舍作二首

臨陂交水竹入室亂圖書數載會應少故人情未疎到門啼好鳥為客薦嘉魚望極秋原色悠然靜者居

其二

絺綌仍秋暑覯朋復海隅沙村容素艇野飯熟彫胡每論閒居賦重尋舊酒徒看君頭尚黑未可擬潛夫

恭輓

大行皇帝詩二首隆慶壬申

華蓋迎朝晏鈞陳肅駕孤二儀虛戴覆四海積憂虞獨訪崆峒道應留弁衮圖小臣今在野沾灑望龍湖

其二

紀年初御六亟拱欲咸三恨失昊天吊功存　列
聖慈輔遺仍北極哀臨自江南箕詡能無慟開身
帝所涵

山中葬母詩爲上洋朱寀卿賦

人誰不葬母而汝獨堪悲天上烏啼夜山中雨立
時有哀沾草何骨作林支已是終身慕人今仰
孝思

沈節婦詩 有序

沈大道妻弁而寡十年死焉作是詩哀之

芳閨何恨泪滴盡未亡心竟作泉臺掩相依歲月

深青霄無鳳管長夜有鴛衾定見枝連理悲風吟
至今

立秋後一日與諸文學飲唐山人園

片石懷雲臥纖鱗愛淵流清言舊雨集閒坐夕陽
收有竹堪逃暑無風已報秋眼中吾漸老不忘少
年遊

馮山人遂自天台還訪余西園作

幾日天台去經秋越客歸渚荷占候改逕草過君
稀江郭慙眞隱雲山夢屢違夕霞生小閣何似赤
城暉

送侯士隆進士奉使還　朝二首

使以趨　朝重恩兼將母榮野雲迎蓋合秋水泛
舟輕北闕懷　新主西曹候長卿 君試政比部 津頭鉦
鼓發誰不羨君行

其二

朝來送行處細雨漾微波楊柳不堪折蒹葭其奈
何還將谷風意一唱渭城歌努力　休明際他年
問在阿

中秋西園小集因憶去歲是夕與王叔楚吹
笛飲酒叔楚以前月下世悽然感懷輒賦短

律

故人不可見葉下及秋分夜靜雨餘月天清樹杪
雲一尊仍對我萬感獨思君總有山陽笛如今不
忍聞

雨霽園居即事

朝雨午初歇雲平鳥自還芙蓉開滿徑秋日照蒼
山得性甘辭祿無營早閉關深林寒候至慚愧養
衰顏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鄂稿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五言近體

張廉憲東溪陪趙明府夜集時余將適楚

茂宰鳴琴暇相携訪碧山行春殊有意卜夜未應還倚檻水雲際滿城桃李閒酒酣歌扇底且莫唱陽關

以詩代書寄訊姚繼文督學時校士黃州余將有江右之行作二首

惜別臨芳樹留驩積舊醅風期懸赤壁雨氣潤黃梅江郭書初寄山銜夢屢迴翠微吟望處森森思難裁（臬司有翠微堂）

其二

絳帳談經地朱軒秉憲年郢歌終寡和吳語劇相憐（公與余皆吳人）闕尹慙三仕田卿待九遷（公由翰林謫官）旌旄應計日遲發豫章舡

贈蔡景明僉憲

京華一相見爲別幾秋霜日月虛飄擲形容各老蒼鄂城憐並駕鵲渚暫飛觴忽復分携去津程問豫章

夏日同姚余二山人酌栢友王孫園二首

過雨美林壑蕭然隱者居松陰濟几席梅潤遠琴書世事朱門外交情白首餘一尊重念舊相對未應虛

其二

何處逃煩暑因君損吏情芸房懷往事蓬鬢老浮名客有吳人重園多夏木清終嫌良會促落日下柤衦

夜集汪都閫舟　江稿

空江望不極旅櫂遂相迎入夜應無暑移尊故有情波餘風未定樹底月初明鴻雁鳴淒耳滄洲興易生

鄖子驛舟夜

澄湖初過雨泊向蘆花洲靜愛星河夕空涵枕簟秋幾醒塵土夢聊作逍遥遊吏態應無礙翛然一葉舟

春日潘仲履廉憲約遊焦山訪郭鈇師值雨不赴予舟促發留別二首　鄂稿

獨客浮江漢行舟此路分名山空悵望細雨隔氛氳未遣區中累難尋物外群終期解纓紱玉洞叩

綵文

其二

與君晚相見無那潤州春廿固山客叙中原物態新已成輸輓積兼待水雲親澤國頻搔首能無念遠臣

春夜舟泊龍江張肖甫中丞劉學孔光祿見而出餞余於江館作二首

故人車馬客方駕款汀皐殘雪浮春漲微風生夜濤生深沉玉漏語寂寂燭搖明日看岐路蒼茫隔楚船

其二

掩扉疎世械岑寂似雲林對酒念離別逢君相酌開雨如投使轄天為盡朋儕自嬀悠悠者空餘江漢心

送般無美會試

故人方得意驅馬出衡門白日風塵暮黃河冰雪繁老親時倚杖　少壯正臨軒漢代天人對知君有萬言

得冀生汝修春捷報志喜 有序

生之五世祖嘗為工部尚書生五歲而孤以有家難老蒼頭負而逃之祖舅所比長稍稍樹立負從余授學歲餘即連取科第可謂生之難而成之易矣漫書却寄少致剖礪云

郢上傳春捷名題慰我思文章能貴汝時命不由師五世公侯後孤兒襁褓知尚書遺履在獨步向彤墀

寄陳上之下第 上之五十後登科其父母俱年八十餘

獻書已云晚猶復困公車知爾無求者歸歟良晏如公孫牧豕歲仲子灌園居親日應堪愛春風慰倚閭

寄無美下第 無美家隣余西園

南宮初試罷復向五湖東美玉應難售盛時嗟未通本家在城市隔屋多雲峯墻東聊穩臥豈久學君公

劉侍御黃別駕攜酒酌余沙津舟次時黃已棄官歸劉方赴　晉都 劉江陵門生郎愍公之裔孫

青別在何處重逢郢樹春清江同載酒岐路有行塵上國乘驄使閒居種柳人滄晉無限意轉覺白頭新

屏陵

漠漠春何有寞寞盡亦昏荆原三尺少尚目七哀
存蕩析非完郭誅逋祇敗垣從前思牧事終愧故
侯恩

石首舟中得王俞憲閩中書併杜新篇有拂
衣之句裁此寄答余守荆南時公在諸生中
嘗以古文詞見賞

閩海書迢遞春江夜寂寥關山驄馬隔烟水玉人
遥官可輕蓍家詩令讓射鵰異時青眼存晋聆極
雲霄

大荆驛雨

省松復聽雨作客更登樓夜久頻挑枕春寒尚御
裘馬懸苜蓿戀人結杜蘅愁期會力相迫非關慕
遠遊

送湘陰李德化憲副起延安兵備

義陽投紱後湘浦幾迴春　君相無今日　朝廷
有舊人秦中稱陸海塞上絕邊塵行色逢春麗重
瞻黼斧新

賈傅祠

一疏危明主千秋恨未平湘累如有待宣室竟無
成夜雨湖南草春風江上城可憐卑濕地還復祀

先生

出潭州遇雨還宿開福寺二首

江頭積風雨利涉未應貪還覓招提境聊將舍利
參妙香依佛供清梵出龍龕悟得如來意何妨阻
去驂

其二

祇地塵緣少空齋雨色寒歲深金象穩夜久木魚
闌因佛知三世隨僧度一餐饒看電影滅北斗挂
簷端

泊城陵磯

十載岳陽郡前生水國緣三巴雲裏出九澤雨餘
連輸織誇荆篚聽春集賈船繒（此地貢）出數舊遊俱寂寞
相望意茫然

秋日送程孟孺還玉山二首程生善諸體書

瀟湘初落木而汝問歸津囊澀難將父衣穿空倦
人黃庭今不貴白髮竟誰親邂逅滄江別應憐岐
路塵

其二

曾陟玉山秋溪紅萬樹稠汝家何處是相望白雲
幽浪說層龍伎麈成司馬遊可能投筆去論相或

當侯

寄答匡游王孫二首

楚臺翛自適相望鄂江邊波闊王孫路吟成郢客篇紫微分署僻黃鶴隱城偏窈窕衣庄廬色何由寄瀑泉

其二

夜聞絡緯聲秋至意難平數世如萍梗經年別友生瑤環何以報鴻雁若為情想到芙蓉發山尊可自傾

黃州詩有序

余游齊安舊矣盖先後宦楚十五年往來凡七度而常迫期會無由一入郡城覩子瞻遺迹徒於行舟望見赤壁則悽然興慨者久之而去今歲卒以職事至黃而大參鄭公僉憲戢劉二公閫帥劉侯適同斯役而諸公更數推予為客時攜酒肴相倘遂得飽歷諸名勝乃中秋明月無夕無之又百年奇遘也每念子瞻以彼文章氣槩雄視千古當是時僅淹一團練副使僦寓僧舍而日隨其餐亦足悲矣吾儕何人遭逢 聖世騶輿呵擁厨傳流連偃仰嘯歌於茲土也子瞻不死能無媿乎即席得五言詩十九首付黃守潘君刻置郡齋爲諸公它年存一故事若曰與子瞻爭麗藻則余雖雖自啗之矣

齊安

落日駐帆影蕪没秋水平言尋鄂州渚始辨武昌城歲月移賓從滄波洽吏情所經懷往事猶自媿塵纓

八月初五夜戢公僉憲邀集赤壁是夜有微月巳而疎雨灑然作二首

萬堞凌丹阜千家俯白雲雄圖餘戰伐清籟隔氛氳月色遠山盡江聲靜夜聞廻鐮看斗直懸漏欲宵分

其二

兩賦巳陳迹諸公復勝遊問年還應戊爲客正逢秋雨颯峨峨至風將江漢流爽來重洗盞懷古思悠悠

初七夜劉僉憲見招再集赤壁是夜微陰

秋暑已如滌北風吹暮江雲京低覆席日潛遠浮幔峻路馬蹄熟高崖瀧氣降少陵修覺寺捨此更

無雙

初九夜丘宗伯熊司農見招三集赤壁是夜

大風

可郭夕陽後嬋娟近酒壚沸濤連席動驚鶻啁林呼酌醒甘知楚聞歈定入吳高天深露色淹坐濕群龍

謁于髯祠二首

家應紮姑一人傳赤嶂雖幾時客直道何物縛微官兒作無聊語僧供長往餐神遊應在此末夜急風湍

其二

岷峨走鄂渚流浪楚城居放逐三閭后悲涼冉閻餘生年晉白業幻座合緇廬牢落殘僧在草深時爲慟

十一夜鄭大參見招初集定惠院

掩徑垂楊柳當門見海棠燈傳秋宇寂帆定暮江長客至謀良夜僧過聞妙香昔賢流落處草樹有輝光

十二夜陪盧憲副再集定惠院

日落樊山好波明赤壁開公餘重載酒秋半共登臺噴鬪嶄將滿龍宮去後來清歌隨放艇吾意獨徘徊

十四夜暑中漫興

待月未盈規蕭條獨坐時江光仍浩蕩樹影欲參差過釀憐蘄苦（楚中唯蘄酒味苦可飲）分瓜望鄂遲今宵難自醉晉興與佳期

十五夜諸公四集赤壁月明如晝遂暢飲達曙

似此中秋月邪禁赤壁看燈葆零露遊舴艋射波瀾（令材官爲蕩舟戲）吳楚空毫末乾坤共淼漫何須問桃

籍東白已雲端

十六夜諸公邀四川鄒方伯五集赤壁夜半公乘小舟還

佳客來何處天涯有聚星若爲歌蜀道聊與醉江亭烏鵲分秋影魚龍跋浪腥悠然移艇去木月夜冥冥

曉望雪堂

步雪人何在侵星我後來山川晉勝事今古幾塵埃繞郭江如帶連山屋作臺玉堂天上意悽惻動秋哀

宥事祁齋憶哀彼晉君省丞黃令傳　唐潘
遷謫聲名久飄零湖泗多伏龍難避世袁鳳爲興
歌醲酒憑誰設鱸魚奈尒何可憐同病客猶未厭
風波頃傳以事近訛

署中偶書

總解藩宣理翛然獨閉門無能爲保障或恐擾雞
豚夜月杯中物秋風江上村自緣公事少非是馬
曹尊

十九夜余答謝諸公亦集赤壁

已判三秋節仍過十月期壁雲侵席暗林月坐燈

遲終讌余爲主殘尊衆所私淹情須百拜莫問夜
何其

廿夜劉閫帥見邀至是凡集赤壁者七更值
雨後絺衣御風冉冉知寒候矣却贈劉侯

一雨潤丹楓良遊復此同流觴醒虎豹擐甲臥羆
能年似周郎俊兵尊楚塞雄酬恩無處所玉劍倚
秋空

廿一夜酌戢僉憲公署

雨餘松桂淨夜久吏人稀榻拂拋書卷鉤簾艷燭
輝倚酣憐白酒更僕倦青衣豈是流連者秋將送
客歸

廿二夜蘇兵憲陳學憲前至八集赤壁時予
亦將還省

林皐對樊口無日不銜盃欲去逢新客相過盡舊
醅彩雲秋後得殘月夜深來爲問離娛地從今醉
幾廻

按予瞻集中有荊州五言詩十首余途放犂馬
至沿而爲十九首得無贏甚其醜乎蘇公名雲
莖閩人丙辰進士陳公名汝止蜀人劉公名自
存中州人二公皆乙丑進士余與劉閫帥則同
鄉人也名
大勳云

應城王少叅攜榼過舍館

驅馳猶未已尊酒况相過不共故人飲其如良夜

何物情矜邂逅燈影戀婆娑片語銷寒柝逢君意
氣多

王余二少叅郭晉閫同集何侍郎北莊

向夕問涓木悠然款林扉閑門人靜後投轄夜寒
初石徑野霜薄松郊暝霧虛每於招隱處長自厭
簪裾

與王余郭三公郊亭讌集

背郭小堂淨沿溪散騎幽歸樵喧渡口移席近沙
頭避俗開樽屢行歌繼燭休若爲傷歲晏斗酒意

綢繆

蜡閏廿一日東湖驛

窈窕東林路沿谿松影平馬蹄侵夕照鳥語變春聲殘歲難爲客荒郵不計程湖南從此去又是隔年行

狩僉憲出城陵磯餞余覽勝樓作

武陵花落盡鄂渚客歸遲欲去移江艇重逢戀酒卮卑喧春溜急高凭夢雲垂城柝催明發離襟遡水涯

贈陳寧鄉以忠之任寧州四首

洞庭烟水濶獨下豫章舟客意難爲別王程可自由聲先騰劍浦夢已識刀州茲地常多盗今應避太丘

其二

山中聞夜語一別已泫然（予嘗與君遊虎丘）不謂海浮宦重逢思舊緣雙鳧終向闕五馬亦當年數世那堪適依依楚塞邊

其三

乍有青藜役同要黃鵠灘春風芸閣靜朝雨鄂城寒斗酒遠相送劍歌殊未闌周南流滯日爲爾一

彈冠（予與占同築楚志於黃鵠山下）

其四

漸轉臨湘路前林見夏雲採蘭歸白襲騎竹喜相聞牧部南州析（予嘗分守南昌道）新符北極分　聖朝資牧事休誦北山文（駮枯驛有之）

江陵劉喬二子見訪鄂州贈詩二章

閒閣淨炎埃漸從洞岳回忽驚雙劍合相對一尊開戀楚兒孫長思吳歲月催守玄甘拓落慚愧問奇來

其二

公車同薦日省闥再逢時事往空追昔年馳祇益衰楚山黃鵠近荆樹白雲遲一見仍爲別能無悵路岐

彷陳寧州以忠遺惠新茶白云得虎丘焙公嘗之果然答謝二首

迢遞山城使攜龍慨肝思徧來先穀雨臨到及花時新汲貪江近旋烹愛夜遲冷然醒煩念宛對舊相知

其二

肉食真堪鄙能無媿遠將何當祭門碍坐見伏旂

槍答髭籠烟短爻情知味長往時禪榻畔茲意未
能忘

四月十日胡憲長馬陶二憲副招飲洪山寺與楊方伯同集二首

夏木綠於染東郊始一行蓮宮紛窈窕鷲嶺忽陰
晴塔勢椎瞻楚江流細遶城空端心已結復此謝
逢迎

其二

向夕登新霽披筵洽舊遊杯行蒼樹杪衣掛碧蘿
幽淨界本無礙浮生皆有求妙香休佛處雲白故

悠悠

唐中翰子承使陝便道還京山留酌迎恩道院作二首

沙埠舊知名相逢見素情當杯分郢調過嶺失秦
關焦露澄秋宇松泉近石城晝遊誇 賜繡東去
擬雲横

其二

幕府千山合皇華四牡歸 殿中休染翰江上對
褰帷靜夜臙兵衛清言愛燭輝不能留信宿終訝
足音稀

仲冬維六日鄖水復生辰天地參逢遠山川鼓角
新陽來増歲暮老至去鄉頻仙室今逾邇武當名仙室
持杯有宿因

周禹績秀才落第仍赴鄖塾自席慰贈二首

飄零知已甚射策復空廻却憐留繻在還憐泣玉
來吾今雖有客汝豈怨無媒解榻攤書滿雄心可
自灰

其二

山中秋雨後相對鬱襟期世自矜黃絹天應掩白

衍恩吳雲共遠生亦吳人歌郢雪仍疑自媿稱開府何
由薦所知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七言近體

閣直

平明閣道聽傳呼彩仗初移散曙烏鷄舌香聞開紫禁螭頭日近降丹符城陰柳拂千條細砌煖花嬌五色敷天祿有書無可校八磚銷盡大官厨

禁雪

朝廟洪壇寶牒開夕瞻雲滿帝城隈祈靈久識皇衷切應臘先從禁苑來乍捲飛霙浮太液旋迷積翠見瑶臺夔龍此日扶昌運調燮應知自上台

進重脩會典侍班恭述

金函齊覩彩豪奇玉軸高擎上赤墀六典載瞻周禮樂兩階誰數漢官儀書歸天祿垂鴻號帝協文思頌燕貽共識龍顔多喜色恩輝應滿鳳凰池

登西苑璇臺作 御札中有欲至四拱語

圜圜曲曲樹森森縹緲層臺出禁林玄極瑶壇瞻四拱西陵玉殿聳千尋丹梯漸歷窺玄象桂棟

高浮鎮壓陰五夜星河朝北斗爐香長憶翠華臨

祀陵恭述

萬叠千巘接太行金輿玉殿莽蒼蒼天扶鰲極開天險地控龍沙作地藏五夜觱廻靈谷籟半空月放寶樓光棱恩霑穆虛無裏怳忽宸遊在上方

嚴李董三學士公燕詩次韻 代作

唱徹彤墀下紫宸鸞函初捧御題新雲霄詩蹕承休運珉琰流毫荐聖人錫席瑞浮雙闕靄彩輿香散九衢塵瀛洲勝會原難偶鶴繡齊輝頌帝仁 學士五品至是特賜一品服色

虜薄都城書事二首 庚戌八月二十三日

京邊新築大將壇壇下誰收破虜勲來塞五營飛羽急防秋三輔控弦分驕嘶馬度長城月腥落鵰盤大幕雲廷議紛紛爭國是未央空佇捷書聞

朝聞鉦鼓壘河川夕望旄頭接燧烟二殿朝儀肅鈇鉞九關封事皂囊傳勤王騎士如雲集討虜箋麻傍日宣一怒鞏庞追祖烈千官呼舞中興年

送王緬脩冊封益藩便道省覲 代作

螭章高捧出長揚玉節遥分指豫章九派江横秋
水淨雙龍闕迥縣雲翔雄藩帶礪開新祚　榮掖
星辰歷故鄉應有先驅迎駟馬翩翩舞彩映霞觴

送吳内翰明封周藩代作

初秋朔吹滿燕臺横歷河山亦壯哉路轉南州迴
北斗天連中岳近三台　朝廷典爲分茅重帝子
筵從便殿開别後文章增氣色梁園誰復數鄒枚

送李舍人使楚藩李闇老公子

十年載筆近承明　帝遣頒封歷楚城　御苑曉
來辭染翰湘源秋盡見飛旌台階共仰絲綸静星

使遥瞻黼黻榮若過洞庭還禹穴山川應恢壯遊
情

送梁給諫册封代藩代作

三晉雄藩衛鎬京太行山下促王程風烟野戍迎
秋色弓箭行人擁使旌覽眺獨誇詞賦美歸來應
悉塞垣情只今　玉几頻西顧佇看囊封達　聖
明

送吳惟脩給事奉使流球

本朝封域過扶桑使者乘槎泛淼茫瑣闥書傳虛
玉几丹墀袍錫映麟章蛟龍不擾滄波静星斗

遥瞻島道長自是羽儀傾海外旌旗夾道拜夷王

送張子畏駕部僉憲川東

風捲晴沙拂馬鞭出門何處望三川江聞百轉猿
聲外嶺度千盤鳥道邊共喜巴人傳白雪休歌蜀
道上青天從今坐鎮長無事此是孤臣報　主年

春晚劉常侍庄水樓宴集是日東家以内直
不出次九吉大膳部韻

高樓一望艷群芳直北雲山擁漢隅春至蕩漾花
作主狂來應遣醉爲鄉汀鷗不動珠簾外梁燕齊
窺錦瑟旁沾醉歸來驅款段　帝城烟霧鬱蒼蒼

送張復亨儀部督學楚中

載筆當年侍玉堂羨君冠蓋漸輝光向來仕路相
推引此别關河隔淼茫詞賦自來無屈宋山川何
處有衡湘仲宣樓上應迴首芳樹遥依北斗傍

贈高王博同年高岱父岱弟亦進士

早時曾見辟公車十載王門强曳裾豈爲鍾山招
隱檄竟投稽散絶交書向來經術輝蘭玉老去
綸恩貴石渠竚看赤霄雙鳳翥風雲長護郢川居

送張給事擢武定兵備僉憲張與予俱鄭給諫門生

追隨同在鄭非門諫院完聲名動　至尊極北除書

聸握憲闈東屬郡望行軒地當漢輔材官集秋近
燕山羽檄繁遥想褰帷多暇日西風秋草徧平原

秋日同省僚登西直門城樓

千山落木莽蕭蕭萬堞高墉倚碧霄邊塞有人烽
燧少衣冠無事嘯歌饒霜清古戍頻休馬草盡平
沙合射鵰千古中華還此地河山長護紫宸朝

九日毘盧閣覽眺二首

駐馬空林夕照斜坐舒清嘯雜鳴笳當杯翠滴千
峰色拂檻寒生九塞沙浮世形骸聊白眼他鄉懷
抱更黃花十年鍾梵經行地愁對西風攪鬢華

凌絕丹梯萬仞孤諸天香界混虛無　西陵樹隱
浮烟外南國臺荒大海隅漸老風塵隨燕雀相思
兄弟隔茱萸禪門鎮日忘喧寂醉裏摩挲舊酒徒

送吳中望比部之任福州守

十載爲郎在漢京猶煩分竹寄專城自緣宰相能
除吏疑爲東南未解兵請劍曾關邊塞計（君嘗按督臣罪坐死忤執政）
賣刀今見海波平他年治行誰相似今代
吳公後令名

袁復州復善僑覲至京夜話感賦

十年驅馬出長安迴首春明白日寒歲晚氷霜仍
遠道陸沉天地尚微官孟谷可託馳書易肖傳無
妹對跖難爲問別來塵土事看君僕文袖不曾乾

送袁復善還復州

棨襃龍鍾只敝裘不因升官故悠悠文廿左授隨
恒牒自識羈孤戀遠遊把酒獨傷燕市月倚帆重
遡郢川流遥遥旌旆仍南去遂客垂牽杜若愁

夏日劉常侍庄水樓再集

苑靜汀清書閣幽炎天水竹足淹留他時賓客猶
車馬過眼年光只燕鷗香引綠蒲頻泛酒涼生蒼
樹颯疑秋憑高不盡千山目更倚蒹葭破客愁

送王應祥憲副方叔憲江西

借箸曾參破虜謀早承　明詔鎮南州路逢鴻鴈
主寒色秋盡旌旗繫別愁平斗氣橫滕閣賦江湖
人遠木蘭舟鄱陽戰勝當年事駐馬廬峰是勝遊

寄陳上之茂才

帝里西風吹客裾茂陵多病似相如浮雲天上淹
華省落日江東憶敝廬鄉夢屢驚千里外交情虛
度十年餘匡山舊隱成何事遮莫窮愁好著書

送張子培北上時值倭亂

萬楓摧落已傷神況復凭高送遠人江海幾年流

戰血乾坤何處問通津尊前共撫憂時鬢亂後猶
存報　主身多難未須論去住風烟南北白沾巾

再寄陳上之

故人遥隔大江東曾憶東林半夜鍾一別吳州淹
日月三年燕樹見秋風邊城戰罷開歸馬關路愁
深望去鴻　聖代由來無隱者肯今才子獨書空

山城夜泊書事

城邊秋水浄蒹葭城上遥聞奏暮笳一夜客舟飛
細雨千村漁火亂平沙烽烟到處還多壘將士歸
期已後瓜最是風塵倦行役故園東望即天涯

泗上逢羅山人鹿齡

深秋聞發廣陵船此日逢君泗水邊去住真同黃
鵠羽清新更愛白雲篇　帝京冠蓋頻相憶客路
風塵似有緣最是難禁搖落意月明徒倚鴈鴻天

春夜張復亨吳明卿二中翰見過

春筵晚向草堂開何意仙郎竝馬來遠市魚蔬供
對饌隔籬絃管促深杯城頭月落烏初定塞上沙
寒鴈未回金馬由來堪避世不妨乘興數追陪

吳中寇亂後聞張誠之憲副新築草堂于練
城因次來韻奉寄

江城開卜子雲居草就玄文日晏如浮世行藏俱
夢鹿異時勳業又焚魚新梁燕語驚春晚舊宅花
開憶亂餘自笑疎材應侍從山中應念綠尊虛

寄張孝豐子培

西江分袂意如何客路悠悠溯逝波天上浮雲遊
子淚山中明月美人歌干戈未定書難寄南北相
思歲已過聞說訟堂無一事青袍長日泥漁簑

送陳粹中祠部守荊州

由來建禮退文昌忽領新恩別　帝鄉仙署十年
遺藻思郢川五馬動輝光地分巴徼江流轉山赴

荊門・王氣長莫以清華淹簿牒漢家勳業屬循
良

送吳明卿給事謫洪州潘幕

長河春盡片帆飛遠浦依依樹色微不謂　聖朝
官轉拙絲憐詞客意多違江連鄂渚回鄉思酒盡
燕山淡夕暉誰解南州高士塌幕中賓從似君稀

得吳明卿途中書併見酬之作用前韻寄答
時聞吳中倭報

千里遥看尺素飛長安城外雨霏微縱橫寇盜憂
途劇憐滄風雲夢屢違落月精魂懸太白澄江秀

何逼玄暉與呼溫室空焚草　闕下如今諫跡稀

送沈參軍出守濬州

長從幕府接華鑣部領仍煩聽夜刁秋入黃鐀炎
雨歇江清黔鬱瘴烟消丹砂欲覓三山近紫綬寧
辭萬里遥更愛使君能遠俗生令椎髻遍風謡

送周濟叔比部榷蘄黄兵憲

十年題柱侍明光千里褰帷指漢陽兵樹漸侵廬
岳近蘄江斜引峽濤長行春共識輿名隼照夜時
看劒佩霜更有岡樓供生嘯青山無事對飛觴

王元美比部為郎九年比慮囚畿内擢山東

兵憲書來頗傷用遲其才書此寄慰

愁來世事幾龍蛇水闊雲長走使槎猶憶尊前同
夕照忽驚門外是天涯一麾謗擬投荒意二鳥那
增失路嗟絳灌自來疏偈茂淄鄉猶幸勝長沙

七夕潘文學子寶宴集京邸因憶丙辰歲是
夜袁比部同集戲陳瓜果作乞巧狀迄今戊
午三年文學以需次重至而袁謫去泗州一
年矣書此志感

不應天上有風濤牛女年年夜渡勞曾記河東陳
巧席忽從湘畔賦離騷登樓王粲還雙淚抱案馮
唐亦二毛舊日故人猶在坐拗雲飛盞鴈聲高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二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荆稿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七言近體

將之荆南雨夜黃鶴樓獨眺作

破暝扳躋磴道懸朱光細嶺颯蒼然天空無處招黃鶴夜靜何人躡紫烟江勢浮空吞二夢雨聲連峽暗三川難教勝處無題句千古風流嘆謫仙

荆南公署謾興二首

會於建禮侍鑾輿中使傳宣捧御書草罷九重承旨後香分三殿受簪初顏郎在漢年空積賈傅投湘術自疎春盡南荆看北斗冰廳遥夜切清虛

其二

莽蕩風塵合自休又隨書劍客名州已拚潤世同蕉鹿不復逢人較馬牛比諫恐遭强項縛便文翻作折腰投祇應碌碌隨長倩猶遣朱旛寵細侯

雨後襄陽郡齋集昭明樓作

畫檻高臨萬棟齊飛觴浮動峴東西青連睥睨迴孤嶂翠削大峪抑大堤雲盡鹿門山色斷雨平蛟節浪聲低群公暇日堪來興那惜花前醉似泥

寄懷陳梓中都運 前荆州守白顧蒼筤山人嘗同余為禮曹郎

郊郭蒼然帶水村每凭山檻自銷魂風清江涘招人頌興入蒼筤遠世喧右職初投懸繼祖南宮相對憶開尊向來楓橘催秋思飛素何由到郢門

經武安祠 祠有撥刀石相傳武安屯軍於此祠下土方二十里黑如墨漬

蒼崖玄壤接荆門遺廟陰陰鳥雀喧百戰關河曾駐馬數家山郭斷成村揮戈未盡吞吳恨撥石空留過燹痕當日清能猶夭矯不堪沾灑望中原

恭謁顯陵遇雨有述

郢甸稜宮紫氣浮松杉盤鬱仰神遊瑶圖帶礪分江漢玉殿烟霞護衮旒千古獨占龍虎氣三都同作帝王州忻逢法雨沾靈境身在虛無最上頭

出郢遇雨投宿村庄

淩崖側足野雲荒暝色相將過草堂山鳥不驚窺閒叙村醪頻瀉伴踈狂簷頭細霤迴風濕樹杪飛泉帶雨長自笑遽廬堪一宿出門岐路更茫茫

襄州江漲枯坐公署作

連朝苦雨雨不晴愁陰彌結江上城已聞川漲何舟阻將歸山程萬壑平塞獵空懸沉璧御彎弧或

恐伏龍鶩不獨萍蹤悵留滯無那沸𤀹傷魚情

宜城道中大雨

天河疑瀉楚雲端十日冥冥泛溆湯猶鳥枝頭鶩墮壘居人峯上望行淌江懸樹杪浮魚艇花濺山泥没馬鞍野哭千家那可耐誰能行路不嗟難

石城驛喜霽

洞壑蕭森白日廻四圍蒼翠漸成堆愁陰漸逐龍腥散霽色還從鳥道來眞訝楚雲能作雨初聞巖溜尚驚雷山中驛路無人到謾倚殘陽送酒杯

送顧畢之遊襄陽投汪伯玉刺史

茫茫雲水欲何之西去聞君訪習池夜裏獨瞻龍劍氣山中應慰鹿門期春城有月迎歡伯石徑無塵欵接䍠太守風流羊叔似由來鄒湛是相知

仲宣樓餞別應成之水部得中字

烟郭千家指顧中飛樓正對楚王宮荊門別思聞歌促越客鄉心擬賦雄渚靜蒹葭廻淅瀝城陰河漢墮空濛劇憐相送人頻與無那江流日向東

冬日荊門道中

傦側凌𡾊趂晚程殘年風物倍凄清鷗邊白雪頻窺馬山青山半入城平楚燒荒浮塞色中宵爍

漾混江聲所經尚欲持斗酒故老相攜候騎旌荊門

故荊州劉路今改隸承天府云

早春登楚望山有懷汪使君

棟宇高撑俯碧霞襄王城裏萬人家蒼蒼古木輕籠霧泯泯清流細走沙漸領東風俱客思初逢明月忽天涯同遊不見高陽侶遥夜江春憶使槎

月夜度界山二首

翥鳳盤虬起復蹲中峯突兀俯兒孫馬蹄旋坂千廻轉鳥道攅空一線捫雪霽石華穿石棧星臨天柱照天門西遊總識𦁛臣路長嘯空山答夜猿

其二

山精夜語倍凄然大界初經小界連誰遣湘愁生白髮如歌蜀道上青天遠江月湧蛟龍外長谷風廻虎豹前自昔王生輕九折問余何事陜風烟

立春日過九里山

捫石穿蘿氣轉輕畏途應悉宦遊情峯廻始覺軒車豁雲盡遥看草樹平地勢似縈秦塞險江流猶抱楚山清最憐馬上逢春色趩倚前林聽早鶯

襄陽道中偶述

只見關門逆鷟車不知西北急邊儲郊原未轉青

春色烟火愁看舊非虚漢使旌旗擁竹馬堯年耕
稼問汇魚悠悠虎幟何為者刺史憑誰詰考青

遊大岳詩十首 并序

自鄖還荊適謝恭承之役道經武當忻兹勝賞
投馬策飾奔陜信宿雖未窮覽亦稱奇遊紀詩
十首奉貽同好時辛酉元夕

宿遇真宮

萬丈虹橋度檜林亂山迥合畢微陰虎嘯未叫還
真訣鵝嶺先澄出世心丹竈歲深銷火伏石牀春
冷覺雲侵玉除倚杖瞻銀漢天外靈數何處尋

偃關

偃關窈窕破烟蘿遥指高天是大羅佛供入筵金
磬杳僧齋傍午木魚多布輿力盡廻雲磴䉶屐聲
微轉雪坡為借白龍龕一駐坐來休擬病維摩

天柱峰四首

七十峰環擁翠旒中峰一柱正當頭真窮丹級超
三界一上天門隘九州空外山川驅混合高懸日
月恣沉浮狂來更欲探奇絶俟摘銀河夜倒流

其二

上真金殿倚雲根峭壁孤撑萬壑奔横壓虛無旋
八極自從開闢鎮中原松濤響落空林暮雪瀑寒
飛太始源千歲巨靈扶社稷　文星當日正乾坤

其三

盤礴西南挿楚都遠襟嵩華控巴吳蓬壺亦在人
間世靈秘如探肘後符龍虎雄瞻丹闕迥烟霞秀
瑩玉城孤南巖指點升真處恍惚仙靈定有無

其四

絳節雲幢謁聖遥諸天森拱列真朝烟籠五色爐
香裊日射三台燭影摇悟世未銷金杵石度人長
鎖玉虹橋山中亦有迷方客淨掃明霞禮碧霄

自天柱峰回宿紫霄宮

白日匿景天更清紅霞還向絹衣迎旗峰不展三
界靜珠宮普照千燈明靈巖初臥身欲墮天梯入
夢魂猶驚枕邊何處雲鈸下浮世今宵在玉京

太子巖觀月

野烟初散伏龍岡誰轉金輪現佛光千劫塵寰銷
混濁三清樓觀鬱低昂不知下界逢元夕暫遣浮
生寄上方揮手千峰凌縹渺玉笙吹斷夜聞香

出關

山盤遥瞻萬芙蓉曲曲相依逐澗風仙客已廻天

姥夢盤巘邃秘太元宮人歸晚色蒼烟外鳥換吾
聲杏靄中應是世緣猶未解桃源舊路又相逢

出遇真官口號

長門紅塵撲矣斑西來何意訪名山聊因白石堪
乘興詎謂黃金可駐顏司馬好遊精未老尚平娶
老事方閒天路雲梯如相憶肯許他年問九還

十四夜界山驛次壁間韻

樹秋迴車見殺城昏鴉時復遶前旌天涯旅鬢迎
春色巘際疎星候曉程後夜燒燈人獨遠頻年縱
酒夢猶驚獨憐野色荒荒白投馬空含萬里情

十五夜穀城令攜酒過館中作

迢迢石路絕塵埃山郭遥看晚照開簫火欲兼春
色麗漁梁猶帶翠微來有山不必投車轄此夜誰
能罷酒杯爲問青霞頻拂袖新從燕者下天台

十六夜抵襄陽汪使君邀至一朱邸觀燈遂
有峴山之約

方隨客路度塵機何意朱門款燭輝明月誰家那
問主青春今夕不思歸銀花細逐珠筵繞羅袖低
鬆錦幄圍沉醉無勞驚漏盡直須三峴看朝暉

十七侵晨汪使君峴山飲餞欲攜酒習池不
果

峴山高處讀殘碑拂曙偏於野色宜馬上烟青雙
旆遠鷗邊沙白片帆遲春城風日那無酒我輩江
山合有詩倒載肯容他日醉習池原是使君池

送周山人自遊館歸鄜川

問君何事拂長裾今代誰當薦子虛短筑悲歌燕
市後孤桐蕭瑟雍門初楚庭未薄雖辭主關令相
留且著書詞罷思鄉王粲賦可能忘却赤城居

鄖鄉單周二行間招飲二公皆鄉人爲賦

山城吹角酒初醺雪後寒生萬嶺雲開府正當山

水郡建牙新練鵝鸛軍鄉心歲晚吳歈隔宦迹天
涯楚塞分坐鎮不聞清夜嘯幕中留客更論文

楊學憲紉駮行部郡中話舊併各有歸志作

秋來會憶寄魚牋猶隔荊門萬樹烟千里忽驚重
對酒二毛相見各悲年共迎楚使觀風馬誰解山
陰泛雪船遂欲解符同遠去牀頭風雨柘湖邊

上計日去郡

墨綬長嗟綰白頭今朝去郡復離憂五雲鳧舄
仙令十里龍山送細侯天遠吳峯寒鴈杳月明
樹夜烏愁當年冠劍輕千里誰信長卿已倦遊

寄陳上之下第二首

長年秋裏寄君詩多是逢君下第時芳歲又隨黃葉盡清歌仍抱白門悲雙鞬有用星霜老五馬無功日月遲未得相從叢桂隱淮南空擬小山詞

其二

森悛艱憶西遊白壁於今又暗投兩岍蒹葭頻送客大江風雨不宜秋牀頭又失黃金色櫪下空懸赤驥愁豈是淄川成賦晚時來亦會取通侯

寄懷虛上人

毘邪窈窕淨烟霞迴姓還同六祖家檜影參差鎖

歲封檀那分散遨天涯乾坤有地牧行脚風雨何年叩法華自我浮刑南去後山門長日挂袈裟

上計過鈞州逢同鄉龔判官贈別一首

曾向燕山拂錦鞍翩翩黃綬亦輝光中原故遊三刀夢半剌難同五斗看鬢惹洛塵吾漸老耳聞吳語夜初驩明朝又作天涯別嵩色遥生萬嶺寒

阻風再宿鄭州公署撥悶次壁間韻

鄭僑祠前客夜過長風吹浪擊洪河蕭蕭古道木葉盡杳杳南國愁雲多已知天上流難斷自信塵中劫未磨孤館淹留如昨日閉門唯有睡成魔

經湯陰武穆祠

古栢蒼松入夜清祠宮還傍宋遺京長驅竟失殘胡滅痛飲何辜大將營碧血精魂虛馬鬣翠華想像失龍城中原定遠思鄉夢虛捲黃河今有聲

黃粱祠戲題

邯鄲疑未熟黃粱枕上虛生夢正長將相總知非是適風塵何事役如狂紛紛車馬長安下寂寂祠宮古道旁欲悟世人人未悟由來宦海只茫茫

朱張二尹攜酒過郵館作

深宵何意客攜壺旅館應憐月共孤同在他鄉寒

更苦莫嫌長吏酒頻呼時來總入虛仙枕老去寧忘阮校廚暫捲跡簾看北斗霜林愁聽後棲烏

月夜涇陽驛感賦

闌城老戍遠吹笳獨客投驂拂鬢沙郵鼓不聞淹夜色寒砧相送入霜華劍逢易水歌偏壯書斷荊門望轉賒想得黃華搖落後月明時節正離家

顧行之比部假還京師適余覲入相遇賦此

雪滿長安駐馬時與君下見即成悲重來旅館驚相別又厭風塵老白知棲檄定憐慈母戀解斆應慰故交期茲晨對宸仍揮涕竹室猶開夜受釐

舊名依夜集南舘觀教坊樂部戲賦此

一去江湘散酒徒重來纔舘夜呼盧休憐前席心
飛動且問當年興有無舊日梨園僧白髮新春桃
梱滿玄都醉有殘月催歸客誰倩玲瓏馬上扶

用韻寄張誠之憲副 四明公堂名楚吟公所著也

小築應嫌近市居風帆雲夜恣君如堂開四雨頻
過雨池有雙魚數寄魚豐草長林春望外高山流
水楚吟餘朔鷄何似竿頭日迴首蓬萊自紫虛

上計還鈞州春夜旗判官酌余僧舍用前韻

謗賦

五陵歸客剩雕鞍謗擬人間浪士官祇樹共扳良
夜醉曇花又作隔年看香銷蒲榻心難住曲盡檀
槽耳未殘欲問梁園舊歌舞淒淒宮漏咽春寒 時溦
新潘府

鄴城懷古用壁間韻

月明橫槊放歌雄鄴下猶傳魏武風芳草欲迷麟
家沒彩雲雖贴雀臺空墟烟暮起千村靜燧色春
銷萬騎通獨有漳河留自在年年送客過闌東

邯鄲道中逢浙城徐伯源僉憲因憶丁未春
試與余同舟北上是歲皆下第

闌河曾共李膺舟陌上相逢感舊遊路逆晉山烽
斧繡人從湘浦望刀州即看梁孰盧生市還憶花
飛季子裘方駕更憐歌舞地可能無意覽淹留

雨宿裕州雀舫亭

故苦炎埃上客裾忽逢涼雨淨階除千山暝色烏
啼後一夜春聲花落初江漲漸平浮雀舫岡雲無
恙卧龍居天涯芳草歸來晚重拂腰頭判史魚

遊南巖宮聽漬道人鼓琴

洞門杳杳雲縈深何來道人能鼓琴中峰積翠掃
天柱流水繞絃浮玉音駝石何年昇法駕龍湫盡

日清塵襟結廬未卜殘生事與君甦憩藤蘿陰

宿玉虛宮

坐對群峰虛翠屏回龍山轉勢初平上方鍾磬凌
風下滿院香燈伴月明散飯厨空蟲網合放魚池
凅燕泥生丹丘何必尋方外烟火千家似化城

仲宣樓酌李存孝左史李與余故同官又同
年也賦此志感

一入王門遂世喧偏州何意宿沙村氷廳恍忽生
前事江閣殷勤醉裏言夜半波濤迴峽峭春深風
雨過荆門明時亦有秦公子飄泊誰招楚客魂

寄懷高伯宗右史

棹頭猶是舊烏紗長憶滄洲隱吏家才子於今稱太傅吉陽何似在長沙西曹夢斷雲生署南紀秋來桂有花欲問郢城何事業細侯今已鬢成華

集黃鶴樓感賦 時景滿爭洲議起沿江上下騷然矣余生絲武昌

晚山橫酒酒滿巵仙人騎鶴今安之風塵滿眼歌欲放天地何人占此奇梁邸不聞韓史議漢廷終爺賈生悲醉看白日中原下漲渺江雲自對垂

劉漢陽與和石酌吸江亭

長從鄂渚辨晴川今向晴川見渚邊萬里橫帆蛇

嶺合孤城對酒鶴樓懸人家棟宇浮殘照楚地河山蕩夕烟莫道亭高江可吸風濤迴席更茫然

喜宋山人夜過府署

南紀蕭疎老客星鷲池遥憶草堂靈滿城何處堪攜杖深夜相過聞扣扃秋遠江聲寒小竹月高烏影在閒庭自來公府無拘束一任狂歌醉復醒

蘇郡丞席上觀穉冠生書畫

仙翁何時辭白雲手携玉麈揮塵氛風來花下酒初醒葉落城南秋欲分殘月漸移孤榻影少微遥映中天文繩牀半倚堪乘興掃盡君家百練裙

秋日集楚雄樓

何年棟宇隱秋空樓閣從來見楚雄江近寒林巢白鳥人憐衰鬢抻丹楓三湘詞賦還愁客萬里風烟只醉翁高處不禁吟望意倚欄明月送飛鴻

九日飲太師觀作

太師臺畔看斜暉爲愛風林晚未歸郢殿獨瞻龍氣遠荊門中斷虎牙圍長將病骨支黃綬又見新霜送白衣空界茫茫銷歲劫不堪江上萬楓飛

齋夜有懷穉冠生登春

戍角遥聞城上頭相思眞擬隔三秋寒蟬欲斷歲云暮江葉不飛人自愁隱幕疎花閒短榻持杯殘月在高樓鳩池今夜酒應熟野白荒花誰勸酬

中秋夜與宋山人集江山一覽樓

渚宮烟霧棲魚臺巫峽悲風萬里來水急銅龍催候管寒生玉兎近行杯未歸豪客燕歌切漸老騷臣楚些哀賓客相逢非舊日可堪江上數徘徊

九日郡寮集龍山

城邊走馬舊臺荒臺畔峰陰駐夕陽野色漸凋黃菊寺年華頻逐紫萸囊諸公不減登山興從事誰追落帽狂宣武當年留勝迹謾將搖落怨江湘

九月望夜集戴將軍園

露葉風枝鴈影前將軍原自有林泉朱城芳草間池館畫戟清香散管絃孤客最憐秋欲盡重陽又過月初圓隔江無限滄波興擬採芙蓉上酒船

九月十六夜半司理携酒楚雄樓補賞重陽作

群公九日同杯酒念爾遙登何處臺旌旆忽驚霜後至菊花還待月明闌淒涼木葉黃牛暮瀟瀟秋陰白帝來試問梁園能賦客坐中誰似使君才

謨儲被繇待報公署謾興

長憶東歸未得歸催人白簡疾於飛江山到處無拘束人世浮名有是非澤國故饒張翰膾天涯終慰老萊衣明朝散髮扁舟去滄海重尋舊釣磯

秣陵夜別僚友

三年同宦郢江邊把酒臨岐共愴然相送不知津日暮獨歸應及曙星懸城連野水浮宵鵲岸接蘆花隱釣船滿目流亡煩撫字時人猶頌道州賢

馬家寨別劉象成刺史

君從白帝挂烏紗余亦東浮海上槎吾道故應催賦拙清時休為逐臣嗟倦來客思秋逾劇適去鄉心老漸添廻首斜陽分棹影洞庭烟水即天涯

初泊岳陽書懷

西發荊江下洞庭正逢湖水入秋平高樓未醉仙人酒遠樹還瞻帝子城一雨片帆迴暝色十年岐路悵浮生向來飛蓋追遊地萬里瀟湘此夜情

岳陽樓晚望

仙人吹笛度蒼梧天畔樓高自楚都南去帆檣凌浩渺中流日月蕩虛無烟清雉堞丹崖迴水落鷗沙碧嶼孤欲賦遠遊愁更遠不禁秋色滿江湖

武昌中秋夜有所思

一為郢客幾經秋此夕遥憐漢水頭不見清尊移便殿空留明月在孤舟西園夢醒聞吹角南紀書來憶倚樓欲採汀花慰岑寂相思無那大江流

雨中雷司理携酒舟次作時予繫武昌

青山欲暮愁烟霏滄洲之客今何歸鷹廻湘渚蕪鼓老楓落吳天蓴菜肥雨裏孤航誰載酒天邊獨客未縫衣醉來謾說無機事終媿群鷗日日飛

武昌酬曹中丞見訊

看君初返臥龍居余在荊南憶敝廬准擬秋風隨別鴈翻令旅食厭江魚平泉里畔花堪記北海尊

前客未諫自笑楊雄守拓落逢人強作解嘲詩

同阮惟中別駕遊洪山寺

大羅天外一江橫丹級千迴度世橋鸚鵡似窺道宇相魚龍長聽梵鈴聲南宮多多留滯楚地山川此合弃未許塵心參法品暫依雲臥悟三生

同阮別駕登晴川樓

每憑高處遣離憂更躡丹梯最上頭兩岸波濤喧大別斜陽燒火滿芳洲閒看飛鳥頻來往醉倚虛巘欲動浮白笑鍾儀還楚奏可堪重倚望鄉樓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家稿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七言近體

伯氏環玉堂夜集時解荊州歸

投紱歸來碧海濱松筠無恙故堂深聊於南斗容星聚不向東隅怨陸沉往事莽迴蕉鹿夢清歌析盡鶺鴒心醉餘天地含搔首試聽冥鴻萬里音

李都運謙然自武林以書見訊賦答

章華臺下送君時滄海歸來歲屢移不恨棲遲腰轉折却憐垂老鬓成絲揖車謾遣驛騮伏綱戶唯應烏雀知已分君平終棄世尺書猶有故人私

王元美兄弟見訪有作輒和奉答

素袍白馬來翩翩故人不見今六年五陵酒徒還復爾三湘歸客空悠然天涯宦跡俱星散江左詩名莫浪傳爛醉肯辭留十日剡溪愁殺子猷船二君詩引平原及訪戴故事

同周張二子登吳山絕頂作

浮雲吹盡五湖開零落烟郊見古臺孤嶼片帆天浩渺空林斜日鳥歸來青山不盡孫生嘯白雪還逢郢客才麋鹿舊游無可問十年還辨劫中灰此山

近悵傍
忠牧云

雙陽湖舟泛

輕舠搖蕩掛檣飛迴看群鷗滿釣磯行逐漁歌終遠去鬉攜舞袖莫相違波淼淼收夕陽灣樹列千章蕃氣微不足水村頻發興吳州客自洞庭歸

送同年王明甫憲副擢陝右大參

節看坐鎮島夷平分陝勳名復此行自昔地形稱陸海於今 朝論重長城花明吳苑留絃誦雲暗秦關散騎旌三十美君承此命早知中畫護神京

吳淞夜泊東郡東二將軍王殷二文學

江部蒼然雨乍收只疑天盡海東頭軍中無事鳴刁歇城上逢秋度角幽燒燭清霄雙綬帶倚蓬明月一扁舟美人咫尺空延佇白露蒹葭迥客愁

七月十五夜集東園分得秋字

佳期容易度牽牛桂闕新輝更倚樓座共碧巖分鵲影杯横銀漢挂河流明當夕苑蟬初急寒近江門水乍收便欲乘風凌颯爽不須來月作中秋

送殷無美赴部督府幕

曾將醉沫拭龍巾暫行看淨戰塵敢謂孤蘆今貴汝早知精綺捷生神汾陽故幾帷中策烏亂新

徵幕下賓乜撥筐成傳島道將軍何日畫麒麟

賦寄邵將軍海上草堂併憶書記王叔楚

曾聞驃騎不思家君作新堂寄海涯酒泛春濤移素艇香消午篆度高牙能驪坐控三山晚鷗席平分萬里沙相憶月明鐃管沸幕中何客賦蒹葭

西城樓同殷無美春望

寒食今年始見花倚天樓閣似浮槎風迴睥睨驚濤壯雨急帆檣去鳥斜席帽半酣山簡騎銀箏無賴莫愁家朝簪又謝無衣典湧向前林喚酒賒

贈部閩府

東驅海若淨妖氛爲問神山可勒勳前隊盡收番部種侍兒能評島夷文刀腥夜拭龍吹雨纛影朝翻蜃吐雲南北比來論戰伐今 朝兩見部將軍

寄答山陰張復元學憲余方在疚而公有乞休意 吳廟特有部淀襄云

江湘爲別五經秋海畔蒼茫正倚樓安國故灰誰比數季鷹新興且淹留他年剡棹心先折永夜苫廬淚未收捻道鏡湖還可乞清時未許覓扁舟

張約之憲副既解閩臬卜居馬鞍山之陽構

一小樓以便曠眺題曰與曠朵亦莊生寓言
也偶過索詩爰勒二什
門枕清江結草廬百年高臥愛樓居千峰落日凌
縹緲萬井浮烟恣卷舒大隱不嫌人境裏有巢何
似上皇初右軍山處渾無意誰勒山中勸駕書
其二
閒情終日俯群鷗高眺真同物外遊炊黍動名誰
是適張羅門巷故宜秋碧山勝處那無主青眼中
原合有樓巉兀英靈歸 聖世未應天地著窮愁

贈梁伯龍遠遊
結客能輕萬里途江湖淼淼片帆孤眼前不礙浮
雲色囊裏長探大地圖風骨自堪遊八極才華先
已擅三都當年何必謀婚嫁試向名山問慧盧
喜宋山人發春至自荊州
憶君同醉岳陽樓別緒遙懸夢渚秋放逐三年羞
咄咄分飛萬里故悠悠春雲不蔽吳州月祁水能
通楚客舟海上種瓜猶未熟青門休問故時侯
哭枝江王先是王遺命令宋山人來乞余表
墓
長從郢客問荊門誰料翱翔地下魂閱世幾時傷

薤露緘書今日到江村蘧廬總解浮生夢墜石愁
聞未訣言不向城南踏芳草更於何處哭王孫
宋山人來承荊州諸王嘉惠詩以為謝
遙遲松蘿獨臥時荊州江漢寄書遲春來況值看
花日客至仍煩寄酒貲南紀久虛高士榻西園誰
續建安詩却憐五馬經行處為問風流可在茲
送沈復卿侍御出守信州
陌上飛花解送人征歌還逐使車塵漢家故重循
良吏 聖主終優法從臣龍虎山中開洞府斗牛
天外拱星辰一麾未論淮陽遠猶是當年泣袞身

春日集虎丘
闔廬墳墓隱巉巖劍客宮娃事已非長袖不知陵
谷異空山時見彩雲飛夕陽若似開香界閶闔千
家送翠微惟有生公留石在偶來聽法悟皈依
送宋山人歸荊州因諷之他徙
燕山楚水復吳州長作人間汗漫遊滿地江湖隨
所適摩天鴻鵠竟何求雖工謁鼓王門瑟信美難
淹郢客樓若到鶴池重相憶月明人在海東頭
送松江袁公孺刺史擢浙江憲副公嘗自都
諫謫官

十年遷客厭鱸魚今日山中有報書路轉鉞攙行
憶後夢迴湘浦憶家初姓名已見輝丹扆封事曾
聞貯瑣廳自足　聖朝無拙宦慚余空歎二毛疎

初夏送嚴博士移教宣州

宛陵近接雪川平開說離家四日程官况何如陶
㭍酒詩名應續謝宣城毡寒不受炎蒸色棹遠猶
分江雨聲漢代公車為誰設剡書空挂廣文名君嘗被薦至是未有興權故末句惜之

王叔楚歸白宫春訊知潘廣文病甚因促之
歸

有客西來賦遠遊眞傳消息倍離憂雨聲遠隔錢
塘寺江色初迴剡曲舟末路功名須徇監中原物
色幾羊裘故人一病空骸骨誰為封書上乞休

飲部開府雅歌堂

海上秋來散陣雲幕中重揖大將軍牙檣響雜鉦
歌轉錦席香從穀閣分風急夜橈江可吸月明城
析鴈初聞他時儻備兵廚選欲與元戎笑酒勛

天妃閣曉眺東部開府

橫海譙收第一功賽師新築海神宮蕭鼓靜度千
帆遠棟宇爭然萬堞雄漠漠烟沙籠遊烏輝輝晴

日閃飛熊旂門莫訝無傳檄叅佐風流坐嘯中

歲除前一夕風雨大作呼殷生飲

東隣積水流成池西鄰攤風損竹枝一宵變態那
復爾千古襟期誰共之牆頭呼酒且痛飲燈前起
舞何參差升沉萬事莫相問坐閱年光良在茲

除夕感懷

山中幾度見梅花不信長安萬里賒衣馬異時虛
日月勳名何事卻烟霞三湘鬢色今逾短五嶽心
期老漸加咲殺春盤共兒女悠然東海是吾家

哭　先皇帝嘉靖丁卯十二月

供奉當年憶瑣廳一麾江海宦情疎蒼浮已隔瞻
天處哀痛俄傳罪已書紫禁風高仙馭遠烏號雲
繞寢宮虛東封報罷祠臣老腸斷文園獻賦初

西園飲潘子實時移教江山

京華對酒是何年故國重逢倍黯然別後形容良
自苦向來經術更誰傳良知白髮欺潘岳貧覺青
氊戀鄭虔聞說量移差不惡衢州朱橘不論錢

同張誠之碩子行二憲副殷無美文學自楞
伽寺登上方絕頂

複磴千盤敞石扉遙岑對酒翠沾衣天垂匹練橙

閶闔門名山帶長虹入紫微村名鳥外花枝春雨過松
關人影夕陽歸扁舟未許江湖去湧向空門話息
機

清明日登半塘寺閣望虎丘作

長年寒食多風雨寒食今年集勝晨閣向大羅窺
衆幻人從空界淨浮塵帆米不斷東溟色花發難
禁五塢春指點闔廬藏劍處風泉雲壑故相親

吳門逢錢舜舉同年時相別八年矣偶談隆
慶新政愴然有作

問我何年別帝城思君臥病若爲情天涯幾度青

春暮江上重逢白髮生分竹歲華爲日遠驅風逢人
世見河清獨憐故舊多零落空憶彈冠說漢京

張六之岱自京回飲之作

汝在長安幾月來暄風初動客帆開槖中總有張
衡賦天上仍餘郎隗臺少日功名虛短劒故山池
館復深杯高歌青眼吾仍在若箇諸侯解愛才

夏夜東園宴郡開府

酒罷西園擁騎過草堂深夜興如何已聞海晏拋
金甲欲洗炎蒸挽玉河急管吹分巘竹細叵羅香
引沿道多對君亦有飛騰意橫槊青天一放歌

送王博士建勳校文左廣王桂林人

粵郡徵才走傳軺文昌流彩映華鑣東方騏驥初
馳驟南海珠璣未寂寥秋半漏懸蟾閣靜月明花
憶桂林遥還逢　眞主龍飛日行爲公車翊　聖
朝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宛稿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七言近體

聞南陽除報效長慶體賦二首（余以景藩奏讁自廢五年茲承新命云）

山中暗憶升沉事身世分明似轆轤左宦豈堪迎
竹馬深秋何事別蓴鱸上書還憶鄧陽否脫檻曾
聞鮑叔無慚對吏民垂結綬幾廻思痛一長吁

其二

當年上計度漁梁歲晚氷霜出宛陽悵汝何緣探

虎穴為誰重遣識龍岡（孔明所龍岡在南陽）杜家已辨樊川
業漢帝仍分刺史章為問征南前駐節河流還接
漢流長（唐河合流于漢江）

送陳上之秋試

客去誰憐十上初秋風疋馬意何如關門舊擬終
童子主上新求董仲舒故壁價增投暗後名驚聲
重識途餘賢良奏對當年事不負鄉人勸駕書

送殷無美秋試

掌記連年東海幕懷繻重上秣陵舟文章莫遣驚
凡目流輩還須讓解頭策奏　龍飛新作日時來
鵬運大江秋蒼生又有深源望淮北青山是壯遊

金山寺閣眺

巫峽蕭踈秋色來千帆齊帶夕陽開茫茫世界中
流隔淼淼風濤一柱廻鍾梵聽殘龍寂寞香厨齋
罷鳥徘徊空身不受緇塵化橫歷青天萬仞臺

雨中卧龍岡謁忠武祠

當年龍卧鬱雲岑遺廟蕭蕭白日陰大麓風悲餘
戰馬空山泉咽淨鳴琴安危社稷三分計宇落冊
青二表心今古英雄還涕淚更堪踈雨颯寒林

過遠河山為余蒞荊時祭鄖舊路感而賦此

曾識鄖遊鳥道開西來重度漢江山棠憐召伯誰
相憶桃咲劉郎又却還千億身飛秦嶺上鷄號愁
結郢雲間羊腸何必摧車軸道路從知老更艱

夜泛小舠自鄖江達均州

鄖江紆夾萬山稠誰信山坳可放舟一葦巧隨崩
石轉雙橈齊動亂峯流喜無魑魅来相問還有王
孫是故遊休訝茲行非宦適吏情何處不滄洲

經朱仙鎮吊武穆祠

愁陰橫結大河滔猶似金牌慟哭時天地傷心空
伏腦燕雲矯首尚旌旗砂鳴故壘黃龍恨日短中

原白髮悲千歲精靈鎮長存崧高合並報忠祠

遊少林寺觀達磨面壁像 二

初祖何年泛葦航却來中界度迷方天臨嵩岳縷峰並河遶龍門・線長古壁苺苔晝色相殘碑鼎負認隋唐欲知心地皈依處坐見珠林放葉光

將之襄陽別兆南知已

冬時駐馬及春行促別天涯念友生祇以逢迎勞候館敢於虛薄厭專城（余守郡十年始有今遷）三荊總識乍公愛五褲難兼杜母名他月峴峰瞻豫薦晚衙尊酒若為情

春晚過滁陽訪徐順叔冏卿晉酌公署

只疑投馬入山家卿座何緣接使槎在冏獨誇雲錦麗環滁遙帶鳳城斜芳泉釀酒頻淹客列巘當門早放衙廿載風塵重把袂可能無意戀飛花

初夏毘山王明府酌徐子與僉憲暨余於馬鞍山酒半呼殷無美秀才至賦二首時余赴襄州 襄稿

珠林窈窕淨炎氛席上松濤幾處聞雲擁千帆浮海色烟銷萬井散峰文王潛好客情逾劇（少陵曾為作客）能陶峴忘家興不羣（艸子與乘扁舟遊吳）吏向崦西招酒伴

謾令急管促斜曛

其二

列籍偏隨鶯鷟奇有年嵩會共襟期鏡中烟鳥人家集掌上山川我並私脫劍徘徊行載酒當杯箕踞坐題詩炎風故拂西池棹明發三湘重爾思

雨阻龍江關簡懷袁魯望考功

南曹試吏近何如仙直長依舊禁廬自昔文章誰伯仲於今人物藉吹噓五陵飛殿停雲際一水蒹葭聽雨初浪迹天涯知宦適對君羞擬絕交書

舟阻金陵有懷王蕪湖明府

君從五嶺見秋風余亦乘軺入宛中巴為散金收駿馬仍煩分竹寄花封山光映郭千家遶江勢浮天萬艦通相望訟堂烟雨外扁舟猶在秣陵東

月夜王蕪湖酌余蟂磯謁孫夫人祠

淼淼烟濤日向東中流孤嶼隱珠宮涵虛高閣歌徧遶倚檻清尊興不空山迥似連牛渚勝江深不數燕磯雄月明何處瞻巫峽仙珮疑乘萬里風

六月貴池道中懷舊僚馮汝由刺史（馮亦為禮曹）

繇登建禮忽江湖十載猶煩紹郡符大與九華為地主人從六月望氷壺齋特共賦南宮雪別夜能

忘茂苑鱸去秋曾集吳門首君尺中山劉刺史可堪相對說
玄都

王明府出送行卷令余補作遂書此

春風為拂旗文爽花發河陽正拜官才向五羊披
嶺瘴又飛鳧舄度江干山過采石潮聲盡地近金
陵王氣盤方羨驊騮開道路中原迥首共彈冠

郢上逢韓留關 倭亂時韓留為滸墅關

孤城海上被圍時留與將軍乞援師一自郊原消
戰壘至今父老望旌旗鯨波不動三沙日虎節重
逢十載期關外更於晉務重 園陵為是鎬京遺

張大叅希尹自貴陽督餉長沙書此寄懷

貴竹千盤鳥道餘仍煩移節洞庭墟翱因客餉芳
飛輓詎為星沙賦上居夜靜忽聽湘浦瑟秋來愁
絕練江書美人千里傷遲暮折得崇蘭可慰余

昭明樓宴李衍卿因憶庚申歲汪伯玉中丞
守郡曾酌余茲樓感舊賦詩

繞向襄州拂驥塵徘徊樓閣故相親飛雲尚宿聽
歌處落日何妨載酒頻誰識十年流浪意重來千
里夢遊身江山勝槩遲吾輩任採芙蓉贈遠人

寄懷吳明卿謝高州守并為勸駕二首 未寄

風而春明解佩鉤郤逢清世轉淹晉從知柳獲王
二紲欲向張衡問四愁雙綬暫迴閩海駕孤帆重
上洞庭舟 今朝王化逾羊嶺莫擬高州是播州

其二

大別西來止傳車側聞移郡臥江墟高文惟汝能
憎命遠道何人慰索居炎徼未應輕五馬清湘原
不礙雙魚書來設遣投荒意任聽家姬誦六如

九日留園雨酌吳憲副董王二少叅適方憲
長盧都閫至同集

千山如洗颯高秋二雨郊垌賞更幽騎馬不妨山

簡與登臺聊續杜陵遊紫萸對酒驚年異丹桂宜
人盡日晉豈是襄州能醉客從來江漢有風流

月夜昭明樓集同年方憲長王少叅話舊作

大堤落日漁梁烟千峰萬峰秋可憐槎鷁如銀入
客襟蘆花飛雪吹釣船故舊中原日杳杳旌旗南
紀何翩翩明河向人森欲動廿年情事曲欄前

公署夜集馮大叅施黃二憲副李僉憲作

虛簷碧樹隱高城促宴遥分島嶼清簾月乍迴沙
雁影角風初捲峽濤聲投車漫擬停雲句秉燭難
忘卜夜情遮莫笑歲生繡斧草堂為見法星明

均州淨樂宮恭賀長至書感

上眞臺殿鬱蓬壺子月來陽在淨都化國日舒暦
獻祝岳宮雲繞忽聞呼諸天帝樂迎壇合五夜仙
幢儼階墀白髮祠官江漢使夢廻清禁切虛無

次荆山書事愴然賦此

虎牙南望古荆州曾向湘城看鹿遊閲世幾廻悲
逝水為文何用吊昭丘粱園肯信歸長孺郢郡能
忘郭細侯自昔牛山横淚眼凄風零雨颯千秋

陪祀　顯陵遇雨恭述

楸梧靈雨淨塵氛仙馭初廻護蔚雲綴殿衣冠臨

髣髴祾宮香篆隔氤氳九霄霜露淩寒切萬壑風
濤入夜聞　帝作神丘雄漢邸還同周鎬頌思文

雪中姚汝遴刺史見惠天池茶諸品東謝公繼余宇宛

春城飛雪暗江天漢上相過又隔年地愛青山羊
叔後名懸黃綬杜君前盤珍顧我生鄉思尺素何
人問郢川使者風流誰似得天池茶煑習池泉

送唐大行　諭祭襄藩還　朝

使節東馳擁騎軿行杯遥接楚山青千秋禮樂河
間國　三殿文章漢上銘津栁迎春猶未放江流

融雪不堪聽隴分史總西清侶余是金門老歳星

唐寄繼余掌内制故云

羅國華大參備兵荆門將歴十年頃以論謫
楚歸岳陽省覲賦詩贈之

葱雪歸來鬢色斑玉門無復上書難應嫌飛語能
貪敵豈爲親得解官刀斗不傳關塞迹漁舟無
恙洞庭寛知君未得營朝食為問胡驪可卸鞍

昭明樓宴顔應雷督學

睥睨連峰引旆孫高堂雲日灩塵無當楚秀扶文
昌座拂檻晴披大岳圖一失蓬萊今幾歳千秋江

漢彼吾徒境逢佳處偏宜晚烟嶼蒼茫看俗免

聞徐子與僉憲已蒞武昌書此寄懷

問君何日丁茗溪結纜初過夏口西自咲宦途疲
老馬同憐华日悼朝雞千秋乍可題黃鶴一曲誰
能續大堤咫尺襄江流不盡停雲廻首鄂城低

大岳遊還姚南陽適致天池新茶東謝

方在蓬山嶺上行清泉白石故縈情他鄉老去逢
新摘遠道書來感舊盟鍾阿難分林下福旂槍不
負雨前名從今肺病應消減封姒相如賦未成

楚望山送陳宗巖大參之陝

飛雲橫閣萬山秋迭遠其如最上頭鳥下空濛烟
嶂合峰廻牂牁落江流秦中陸海今雄鎮天外瀛
洲是舊遊（公丁未庶吉士）文武功成分陜日從来百二壯
神州

寄答張子畏僉憲

桐柏山前苦憶君峰高雙淚落雲（余守兗時寄以書訪君汝陽）中原故舊今餘幾廿載升沉不可聞春滿河嵩
龍自附天清江漢鴈長分深源已誤蒼生計孜後
遺書勸右軍（殷浩嘗以書勸右軍）

呂坂寺夜值雨喜賦

敲蒸驅客款松扉一入招提與世違雲幌乍迷千
嶺合風簾高捲百泉飛香燈伴衫和清梵几閣成
秋卧翠微漸覺冷然開沸鬱頓從塵土悟皈依

劉侍御有别業在習池夏日招飲同王少叅
李吏部集贈

孫亭東向漢江流小逕香楊引騎幽靈谷豈知人
代異舊池應爲使君留冰盤細簇銀絲鱠水檻晴
搖玉潁秋今日相過酣倒載可能無意憶羌裘

贈李吏部

山公當日挂朝衣歸種青松近幾圍羅雀漫題廷
尉里灌園甘息漢陰機避人烟艇頻携酒背郭旂
堂日掩扉爲訪襄陽耆舊在早聞天上駕安車

立秋日牛首道中偶題

候星鐃吹逐行塵咫尺熊轓隔漢津病骨倦來仍
下走天涯秋至自孤征前驅合負臨邛弩後貴難
憐漢室新鄧咲中山成慨恨當年悞認掃門人

王少叅招飲均州南城樓

淨界城高倚素空樓陰橫覆泰元宮乍沾雨色三
秋始不盡江流一線通天倒玉京垂睥睨雲開仙
掌出空同坐来闌幽應無暑振袂誰當萬里雄

送張肖甫憲副兵備大名

峴山春雨送行軒擁傳重過朔吹喧六郡材官歸
節制三秋胡馬失騰騫天雄更倚扶風重星使還
因就日尊共咲當年蘭省客雙鞬垂老向中原（公與余同爲禮曹郎）

牛女渡河後夕兗望山餞張肖甫使君

渺渺汀沙落日懸烟空平楚合蒼然雄心北去看
亭燧别緒秋来薄渚遷人語蓐雜歸鳥盡山横驛
裏畫熊鮮飛櫨似傍支機石咲接雲君到酒邊

秋日同劉侍御遊廣德寺

龍殿丹青鷲嶺懸閘山猶自　憲皇年祇園應惱
占珠樹慧鉢因秋現法蓮淨界慚依雲外錫雄心
難兀酒中禪坐闍白足如来偈亦是三生點石緣

隆中謁忠武侯祠用杜韻

披巖窈窕爵相尋祠下峰陰萬戟森三顧雄圖餘
指畫千秋空谷幾茫背岷巫未了中原事江漢徒
懸故國心一自永安龍氣遠捫膺天地合沾襟

送施大參分守贛州

漢上相逢隔素秋西風又送豫章舟江横九派開
盧岳劍躍雙龍入斗牛讞罷不留梁國案防成應

失渚宮愁度中此日芳飛鞔更與　朝廷借鄴侯

鄂城哭楊幼殷中丞二首

曾向巴陵作楚囚（時余以忤崇藩被逮公方之大梁參知遇之岳州）天涯
別淚濕行舟亦知世路隨蓬轉詎信浮生逐水流
廷尉詔從三殿出中郎書付九京幽無端沉碭瞎
箕尾鄂渚何緣有玉樓（公没後始有大理之命蔡中郎無子公且無女故云）

其二

平生故舊更誰憐同舍逢君十二年一別旌麾異
死後（公赴大僕特余送至閶門）未歸風雨柘湖邊（公與余曾相約拂衣讀書）
山颯魂零落今如此去日飛騰共黯然縱有延陵

懷往事欲將何樹桂龍泉（公尚𣝣柩未葬）

八月十一日雨

去年苦雨滯鄂城玉女盆仍此日傾若到月圓還
幾日遙從天末望新晴人間未可乘槎問幕下空
餘綬帶情動是浮生傷隔歲他鄉何處獨分明

中秋夕微雨昭明樓集宣城張司農因憶去
年是日亦雨愴然有作

初迎漢使斗間来為問愁陰幾日開今夕不堪頻
繼燭浮雲何意傍行杯天涯慘淡尊絲遠江上依
稀鵲影回豈是巫山成賦後年年秋雨濕陽臺

廿日之夕再集昭明樓喜霽

一卧愁霖十日間劃然雲盡見青山鳬依獨渚乘
沙白蘋艷長堤點石斑吐閣晴霓開晃蕩懸江飛
溜送潺湲亦知桂闕清光減且向東林待月還

九日署中感懷

梆踈沙白秋江清隱几蕭條江上城眼前誰是孟
從事人中吾亦陶先生菊花漸向北風發鄉書欲
隨南雁征天涯對酒不得醉垂老茱萸思弟兄

石華館夜坐聽雨漫賦

山中無事厭蹉跎津吏猶傳莫渡河簷滴不隨更

後欲燭花無柰夜長何年華未放氷霜至客思偏驚風雨多最是楚天搖落際可堪車馬數經過

孟冬二日雪行背洋山中作

那邊凍雨壓千山飄灑朱旗斗道間十月寒聲催絳葉三春雲色近藍關銀塘噴薄行舟外琪樹紛飛立馬間自愛瑶峰雙屐峻未應遲莫猒躋攀

柴店舟夜得同年龔鄧州書寄答

秣陵爲別幾秋餘迴首天涯白髮疎何夜三刀曾入夢清江雙鯉未應虛無材老擁南荊節有道終憐北闕書相憶可堪同宦地青山只隔卧龍居

季夏十九

己巳至後一日偵余誕辰醉賦一律效長慶體

今朝至後逢初度昨夜陽生引歲華白髮無媒偏戀我青山何處不爲家法星乍近天南極隸粤相看海一涯解是漢庭容老吏十年江峴有浮槎

其二

鼇祝歸凝燕寢香滕前兒女儼成行喜添一線斑衣日和動重闈画戟霜把酒欲澆羊傅石尋山特下鹿門航但令坐嘯長無事千古高陽是醉鄉山簡呼日家池為高陽池

答陳蕙卿憲副見寄用韻二首

開樽長對竟陵秋篤事行藏合倚樓一別春明渾似雨向來冠蓋半成丘座無高士誰供語家有元方可息遊借箸當年餘勝算還能飛斬月支頭公昔為儀方郎

其二

十年牢落楚宦秋厭聽江聲上郡樓憐汝新詩翻菱渚憐余往事問昭丘驊騮道路誇輕後日月綸竿老舊遊却憶元龍高卧處轉令鷗鷺各望刀頭

吾王敬美自南儀部調北感舊賦寄未寄

蘭省南北總名郎終羨長安近日光直向殿中聞建禮班從天上綴文昌不須狗監爲推轂自識龍姝早擅場漢主由来偏好少舍人誰憶舊馮唐

其二

辛苦當年老侍祠一麾江漢髪如絲超騰未敢爭新貴遷拜初聞及故知　闕下應傳三禮賦江東競爽二王詞侍中原是忠良後不爲山公世講私

臘日署雪漫賦

雲同烏蓋滯江天飄灑依看滿峴顛飛素似添憂國鬢白豈還值建麾年窺蕪淅淅寒鐘外隱几蕭

霽看角前一樹名香消退介使君無日不安禪

雪夜酌同鄉馮大行

雪暗江皐擁節來客逢鄉土思悠哉三年不作吳儂語萬玉同聯岘首臺雲凍古衙嘶款段寒深消渴促樽壘便將漢水名為剡不遣仙郎與盡回

雪霽枯坐感興八首

寒山霧裏日光遲殘雪飄零萬樹枝躍馬漸知雄力減射鵰還與壯心宜宵嚴不用登樓嘯江晏無勞薦璧祠案介自慚長閉閣遠臣何以答 皇私

其二

窮年何用悵飄蓬冰霜猶餘寒上翁南省奏囊焚草後西園曳履蝕苔中當市尚咲螳螂怒畏壘翻收社稷功今日檢書懷往事不禁蒿目古陽宮

其三

祓殿洪壇歲屢遷鬼神宣室對應稀帝臣當日同扶轂 天子臨宵即問衣雨露何私弘獻納攙搶如掃淨邊圍 先朝供奉今誰在華備藩垣翊太微

其四

俱命元功策治安小臣亦欲奉心肝書生豈解輪臺指衆口翻令獄吏寒謠啄從來多雅量樂零亦止奪原官料饕不似批鱗易欲起儕生問說難

其五

南城海子逼郊丘輦下勾陳瑞氣浮上苑已傳司馬諫侍姬無復倢能愁前朝草木迎旌騎別殿芙蓉媚衮旒當日瑤池迴八駿一遊眞使萬人休

其六

早傳馳蹕下明光玄武門臨選武場大閱雅稱周典禮長驅重拓漢封疆鬱張爭羨懸鵰鶚銜勒無端老驌驦主將誰能酬幕拜謾教胡馬近墩埠

其七

文武流年可自由半生懷刺望誰收自來神駿由他背豈有明珠欲暗投貴賤漫勞誇從乘澼洸何意憐封侯峥嵘日月爭先逆櫟杜榆材咲蔽牛

其八

世路東西各渺漫嶠山望斷岱輿湍江通未轉艤船信歲盡應憐杖杜殘不去越吟聲自慼欲逃吳卒事仍難婆娑天地傷遲暮未與兒童說挂冠

奉懷貴竹孫山甫中丞二首

得歸雙袖秘名龍那羨魚軍有書熊壯極尚懸禰

衮望東山不廢著書功廻曉幕府霜麾白借隱禪關臘樹紅慚封常年收敗鼓可堪番盻樂籠中公省爲余于朝

其二

黑頭卿相世應稀雙壽能兼三釜歸疏傳本無金可散唐臣惟有髮堪憐古槐門巷疏車馬玉樹庭階戀綵衣肯竹肯容鴻雁至天南莫遣尺書遲

偶題

轉碟番勝下禁廬稍奴曩飯飼郎否只愁遠郡增楮貴敢向中朝歎術踈採納不辭波與渤傳来式

化鮒爲魚宋臣報能緣何事爲衙當年種樹書

再酬子與黃州見懷之作

望到窮年未見君番因同宦恨離羣隨人筋力還矜健遷客山川總愛文露晃不驚華髮短開樽相對暮雲分若爲化作臨皋鶴鳴向江天入夜聞

雪中送姚山人歸吳

吳客乘船拂漢波鹿門祠下滞漁蓑危冠不用迎風整雙屐何妨帶雪過娩乏黃金添士色獨垂青眼爲君歌江南春動傷遲暮底事年年咏薜蘿

江陵宴張少保封君宅

十年江漢一麾存董至能忘國士恩旋馬摠開新甲第登龍猶識舊琴尊三台氣色占眉宇萬石家聲在里門獨有春酤偏戀客故人相對欲無言

將之虔中別漢南知已

虔州何必勝襄州天畔孤臣摠宦遊談劒自知吾輩晚授麾還識主恩優峥嶸山色留人代日夜江聲送客舟唯有鉅平留片石幾人能繼舊風流

江陵別劉刺史

故侯無恙擁輿看猶記江城竹馬歡萬事驚心吾漸老十年行脚路仍難朱轓再度憨態輒白首相

逢問鶡冠慢擬并州今更遠又呼章水是桑乾

江陵宴曹中丞第

日南銅柱舊勳名過眼浮雲一鳥輕住近羅含終謝屐游從黃綺共遺榮畫樓春暖調新曲金椀宵深寫故情若問劉郎前度事酒禪安處悟三生

別劉侍御

方城相傍鹿門居坐嘯春風晝戟疏自與伯倫談酒德欲令山簡廢簪裾無才樹作明時累遠道仍堪癖嶺餘黃鶴摩空真笑汝肯將纖斧誤樵漁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六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虔稿

七言近體

余謫虔中子與遺書見賀因自傷留滯有匏瓜之嘆戲題此篇

余戀荊門老歲年居來仍滯鄂城邊亦知龍鳥終難去且學匏瓜湯自憐近事總寬裴迪酒故人先贈繞朝鞭栖栖拓落何爲者莫向從前悔太玄

阻風池口驛主人不出戲題此

江天一夜號北風急雨飜倒憑夷宮且避嶢崕收

短纜坐看烟浪喧長空潭檣有燕能留杜（子美潭州詩有檣燕語留人之句）館鋏無魚蹩姓馮不是主人深謝客先生亦自獻西東

食鯡

四月洪濤漾玉鱗揭來持贈簇盤珍大官猶待園陵薦浮客先嘗候館新世路故應浮海近鄉心何但憶鱸眞飄飄宦迹如蓬轉廻首槎鯿漢水春

秋日登滕王閣

江島浮空湔樹分人烟生處俯氤氳千層白浪帆檣雨一片青山殿閣雲簾棟故應留勝槩牛斗猶

百護遺文度闈客思秋無賴淼淼汀花鴈夜聞

虔州閱江樓送林邦陽學憲致仕還南海

八月秋濤天地廻江聲直上鬱孤臺扁舟越客歸何處半夜共歛聽自哀相對婆娑雙耳熱爲誰傾倒百壺開關頭已識青牛氣直待書成始下來

與施大參蓮池公安有作（公故同楚臬）

參差臺樹隱廻塘錦席晴分匹練光列戟何緣臨二水聯鑣猶自憶三湘芙蓉不斷連城色荷芰如疑撫綬香秋半花枝仍爛熳孤臣未可薄炎荒

遊通天巖

始疑人境有芝田漸入靈巖半倚天高處藤蘿雲似障空山雞犬日成年晴江倒瞰廻簾瀑錦石相燐散井蓮幻諦總拋陰世界坐令猿子亦窺禪

次豫章開楚臺論報戲題

秋至西風不候呼扁舟早晚下東吳一遷僅擬張平子三巳仍爲楚大夫白識迂疎甘放逐敢於遲暮較榮枯香山居士曾相勸五十不休何待乎（樂天有五十不休何日休之句余年四十九云）

張吉木（楚城司臨川）汝霖攜酒舟中書別二君皆余守荊州所取士

秋來不作子山悲況復秋江對酒時有道詎須愁
貝錦逢人何用賦離騷十年推轂終慙汝兩地鳴
絃可讓師最是東流能送客燕臺無恙片帆遲

江陵帥生蘭森提舉試　家稿

春日春風江上廻開君走馬黃金臺總道功名逢
世晚向時懷抱爲誰開文章自昔援知己宇宙如
今解愛才莫訝吳公矜治行十年曾薦賈生來

山居聞張吉水司臨川赴召

南浦歸來掩故廬山中又見梅花初青雲自在須
公等白髮從教與世疎今日　朝廷容獻納一時

臺省恣吹噓但令彷魏與唐室不悔龍門老著書

許侯進士士隆

春城宴罷曲江池醉裏宮花裊髻絲盡說平津成
第晚何嫌安石出山遲高堂喜慰泥金帖　內殿
恩承白玉墀當日有身須報　主看君不是弱男
兒

孫鄭二學博見訪酌小園次韻

微風細雨春山幽掬花載酒池上樓蘿陰染碧書
方來濤氣喧甲江欲浮自猶官閒足暇日竹林地
散容高流是日有主七人主人十夜非無與醉客終無大

白訛

表復華有華昌之命喜而有述

去日能忘范蠡船俄聞五馬出秦川江東秋老尊
鱸後渭北風高鳥鼠前今代吐蕃頻款塞漢家都
尉欲臨邊逢人試拂新將色誰識投沙故少年

縣公貢部檄勸駕書此

處窮歸來幾歲華倂書何意到山家從前幻業類
籠鳥漸老禪心伊警鴉無母敢承毛義檄有園還
種邵平瓜不才豈負東山望謾爲蒼生一浪嗟

張尚甫中丞遣訊山中書此爲答

故園門巷長蓬蒿使者傳書下記曾自識神威開
甲帳獨居秋野望旌旗前年共醉宜城酒遙夜空
聞大海濤短髮不關飛動意相逢休問呂虔刀

輓王叔楚

萬事凋零淚不禁白楊淒斷故交心異時獨賞鄧
城復長夜誰聞流水琴何處江山留藻翰幾家門
巷罷秋砧從知向秀能思舊寒雨蕭蕭對竹林

泊龍江寄荆張中丞　鄂稿

春盡飛花點石頭美人相憶在芳洲鳳凰城闕椎
浦府吳楚江山獨放舟滿鬓廢臣收汲孺公卿長

者屬張猷五陵俠客還如舊衣馬能無念倦游

過晚城寄懷阮儀部自楚獄成後君尋罷官閩六年十起補也郵使

乾山東畔憶驪愁十載重逢嘆楚囚老去尚懷

明主戀頻來終媿大江流孤舟夜靜烟波遠小苑

春深薜荔幽瀟灑嗣宗原傲世兵厨那復向人求

重過襄陽劉侍御酌別習池感賦

蠙畔孤城背郭開彤驂重唱使君來千秋不廢山

公馬四月先逢袁紹杯翠簟影分琪樹密氷厨香

引玉泉廻沉碑何似當筵酒拊掌浮名安在哉

郢上得荆南張給事司進士二君書賦答

處處相逢感舊遊思君千里暮雲收飛緘忽伴江

魚入悵別遥懸郢樹愁去日熟名虛峴首故人情

緒自幷州蹉跎莫問彈冠事短髮　三朝楚水頭

書京山李封君榮壽重封卷封君子淑以方伯家居孫繼補

官翰林

縮脩

函谷青牛幾度還重來紫氣鬱荆山仙芝秀拱蓬

萊上玉樹芬承雨露間鳳闕恩私迎　帝綍龍門

聲價重　朝班百年喜握開鍾鼎朱紱丹砂總駐

顏

與泉司諸公登黃鶴樓觀漲

觀水還登水上樓白雲黃鶴故悠悠晴川酒散千

山雨巫峽帆乘萬里流蒼樹沒來迷鳥道孤烟生

處近漁舟不堪南紀重迴首漢吏曾分鄂子憂

秋日滕王閣諸僚會餞開府徐公之　留都

少司空　江　藩

千年帝子留驪處送遠凭高興不孤傑閣雄風開

颯爽蕭葭秋思滿虛無橫杯繡嶺遥分楚倚櫂銀

濤盡入吴更是行東多氣色闔城士女擁笙竽

滕王閣會餞徐司空後値雨作

連月炎埃不可揮何來一雨潤征騑城邊冠蓋生

新爽陌上旌旗掩落暉碧浪不驚輕舸度青山如

洗片帆飛從知召伯經行處飄灑棠陰萬樹肥

重陽前三日同柴憲長酌匡南王孫山亭匡

南有作因次來韻

落日晴沙秋色來芙蓉池館試登臺杯横五老青

霞合座遶雙龍紫氣迴賓客最憐梁苑夕江關應

羨庾山才清歌欲散寒城柝幾處朱門錦席開

九日諸僚夜飲滕王閣

吳楚風烟萬里來望鄉懷抱隊爭臺城邊冠蓋時

休馬天畔茱萸歲舉杯雅集絶勝都督會高吟眞

美大夫才山青月白銀河轉五夜闌干颯爽開

題匡南新築爽臺

為臺遥傍碧池邊不待秋來已颯然千嶺杯飛蒼靄度兩江帆盡暮流縣雲舒亦在金莖外歌舞空於銅雀偏自昔淮南招隱地可無人賦小山篇

送郭承芳少叅入賀　萬壽　郭稿

梅雨初過淨鵲山春明重見旆旌還南金貢篚三湘外北斗浮槎八月間共祝岡陵隨虎拜遥從斧扆望　龍顏由來湯沐優江漢宴鎬誰先紫被班

送賈僉憲入賀　萬壽

江閣雲京載酒餘中原矯首送征車星沙楚隔分麾地金鏡新傳　奏御書豸繡書遊三輔近公山東人鴻圖天保萬年初問雀亦是君家事前席於今定久虛

酬同年白伯倫光祿黃鶴樓感舊君昨已謝事

高樓縱愁愁未空黃鵠大別森龍從悠悠岐路竟何適落落清尊誰復同鸚鵡草深連渚碧蘆花山射鼉波紅坐說　先朝供奉事披襟江漢生雄風

送白光祿遊武當歸毘陵

逍遥吳楞任江湖囊裏新攜大岳圖青削芙蓉天柱迥翠微臺殿玉虛孤高摩蒼壁題詩去横歷丹梯卻杖扶壯日辭榮今未老婆娑人世萬緣無

秋日過盧汝田憲副留酌以熱甚不果公有詩見謝因次來韻且訂換衣亭之約

莫訝留賓此度虛君看赤日炙行車欲尋高樹懸絺綌不為閒曹急簿書請向林頭留宿酒從教雨後摘新蔬翠微臺上秋堪醉何客先來一振裾

七夕同省修泛舟大江遂登閱兵樓次盧憲副韻二首

桂楫高浮下鄂川雕欄重凭晚風前黃姑近夜輝

星渚赤壁翻波作酒泉金印坐掀龍艦逸玉壺飛送鵲橋懸不須更乞河東巧月下胡牀肯計年

其二

欲傍支機看女牛霞裾分彩射飛樓西風不盡晴川興欲登晴川閣以風阻不果南紀仍迴夢渚眸往予在荊襄五度此夕天與佳期同七夕人憐爽氣近三秋鸕鷀鸚鵡杯仍斜瀲向烟江比鴨頭

九月六日戢僉憲將還蘄州予與鄭大叅邀集黃鶴樓預賞重陽

尚客旋旌下鄂川漫凭飛閣踐流連幾人南紀同

餐菊連日東風莫放船亦爲欲殘寒露後青山長在夕陽前最憐别後登高會萍水相看又一年

重陽日諸寮集黃鶴樓値雨

長年九日上秋晴風雨今年颯滿城兩岸帆檣收暝色千家砧杵急寒聲冥冥白鳥窺煙近漠漠蒼波捲幔清史歷碍顛雙眼闊江山應解客遊情

武陵送孫山甫中丞赴任北廷尉公兩撫鄖臺曾兩薦余感其知遇贈詩二首

青瑣何年别 帝京公自給舍出補召還猶是黑頭卿春來箐谷榮旋錦水長桃源候使旌霄漢崇班新執

法瀛洲仙侶舊知名公癸丑吉士從教門第堪容駟讞獄無如定國平公未有子故末句祝之

其二

尚憶鄖臺抱案初鄖城廻首六年餘周王立政憂方切雋尹明經術未疏三楚羈臣空老大 兩朝封事娓吹噓石渠金馬應虛席召對能無 奏御書

武陵清明日張園胡大參蘇憲副李僉憲招賞牡丹作燕訂來日之約

碧桃開罷武陵谿又見雕欄婀娜齊歌席不禁春艷促舞衣如傍晚粧低洛陽䌷幕停郊騎金谷花鈴徹曉鷄細雨儘教催禁火明朝乘興欲銜泥

過京山訪王丈岡卿寄贈有序

公以河南僉憲家居三十年萬曆初晉太僕少卿致仕蓋年已七十三云

早從文字結心期一爲停驂款故籬部外春陰肥草色門前灤水挂松枝郢川舊宅風雲近問命新朝雨露私老去著書渾不倦空林那免世人知

訪同年李方伯聞有展墓之行不果造因憶與公對酒時又一年矣胡不愴然休衙勒寄

江城車馬日紛紛獨往尋君未見君坐愛青山過宿雨空瞻玄閣閉斜曛故人何事深相避高論如今杳莫聞憶醉前春花下酒看花那不怨離群

寄送襄陽劉侍御再起北上

十年歸臥蔡洲濱 詔起 先皇法從臣都邑埋輪還付汝泉亭倒載復何人公有庄在習家池 趨 朝尚帯烟霞色别袂能忘薜荔春對 扆只今堪補拾漢庭那羡後來新

荆州徐守卿憲副酌余仲宣樓感賦此樓不登蓋十二年矣概余手書宛然如新

故郡河山落照懸摩崖蒼壁舊題鮮清時莫擬登
樓賦高會誰當下榻賢（續主皆余姓故云）天遠片帆雲夢
渡春深芳草渚宮烟擋烏梁燕雛相識江漢羈臣
有歲年

岳中丞止餽余酒兼貽詩道舊恨欠相邀一
醉賦此識别

三槐故里曾相見駟馬高門儼昔登背郭青山春
自好看人白髮歲頻增銀甖酒過千廻少錦字詩
來百感仍不作平原留十日月明醒客下孱陵

出沙市見故老擁輿相迓因憶景藩奏逮日
攬涕書此

問俗重悲荆水春餘生還與故人親虛慙畏壘存
尸祝翻愛支離養性眞涉世縱長增髮短經途如
舊覺愁新未應事過論飛伏天地從來有刼塵

岳陽送同年羅國華中丞鎮貴陽

貴筑郊鐃騎鬱雲屯破虜聲名在薊門（公故密雲兵憲）楚地
縣官爭負弩（湖北一道皆在部內）蠻谿酋種識行軒（公嘗使滇道貴陽）
登樓一夜烟塵淨傳檄三藩節制尊坐使前人
稱羽日南銅柱更誰論

複磴盤空鳥道斜河流疏鑿禹功賒登樓恰及霜
楓候與客同看碧浪花萬里悲風廻大別千家落
日映金沙重來漫憶懸臣賦人世升沉幾歲華

送鄭大參之任河南憲長迂道省覲

三荆人頌保釐寬十月中原拂豸冠漢廣波澄浮
梓遠嵩高霜滿逼臺寒古來梁苑榫光麗歲晏潘
輿侍綵歡遥夜法星朝北斗夷門廻首是長安

逯憲副權浙藩督糧大參偶過安州酌之何
氏别墅賦此爲贈

君從衢徼轉邵鄉何意相逢醉草堂别路牽愁閑

郢曲扁舟計日下錢唐披襟山水吳天盡引領風
烟蜀道長今日東南輸輓急願因鄰燭借餘光

王余郭三公連日邀集何侍郎三洲園每飲
輒達旦亦旅中一勝會也别後紀詩四首用
貽志謝

安州門外午橋莊谷有眞詹是醉鄉十日平原期
更遠三洲别墅興偏長嘶殘驕驄騎寒月唱徹玲
瓏見曙霜塵土少陵青眼在可能無意向王郎（諸公唯予最長故云）

其二

芙蓉面面水縈堤草閣臨深島嶼迷（洲竹三島狀）入座
横經虛絳帳（侍郎嘗講學于此）穿林遺跡問丹梯空
愛楸枰杏佳興難逢主客齊宿酒未醒仍一夜不
知身在楚大西

其三

巡郊乃騎紫鏕聯公隙猶餘看竹緣自詫車公能
咲語從來何氏有林泉褰山北去驪雲合漬水東
來繫沼連獨漉歌成延夜宋湧教銀箭促朱絃

其四

逢山便憶出山初禮法難防阮籍踈已謝少年卄

白首湧隨浮世戀華孫坐來勝境淹留處挤到通
宵酩酊餘不是糟槽能滞客最憐鈞悦似吾廬

送余少參分守會稽便道省覲

建節相逢郢水間飛旌又度武林關從來禹穴遊
偏壯更見萊衣喜轉還微省一星懸楚越崇陰千
里近江山（公嘗為江山令）却憐謝客風流地露冕行春意
自閒

出安州日逢初度戲題一律效長慶體

平分百歲復三年似與風塵有宿緣隨俗折腰應
不悔避人梳髮竟誰憐貧朋鄰席僥安陸兒子斑

衣但郢川立馬一尊聊自壽南山只在漢江邊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六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七言近體

塡鄖報至孟秋望後一日省寮公宴有作呈謝

彈冠爲憶龍飛後持斧新承虎拜餘九列官高榮執法　三朝人老媿除書山當綺坐翔黃鵠（藩司朱山）花艷秋階醉紫薇（藩司堂名）晚附青雲占氣色久知洛岳藉吹噓

沈叔裕茂才訪予江夏予方有鄖命尋別去

贈詩二首

君家原住大江東疋馬看山到鄂中秋近鶴樓逢客爽夜深龍劒爲誰雄蒼茫已失吳閶練慷慨誰當楚國風莫問蓴鱸歸計拙天涯搔首意無窮

其二

總美昂藏七尺軀縱橫江海媿爲儒直從天上窺巫峽何處人間有洞湖鸚鵡洲邊豪士骨鳳凰山下酒家胡平生俠氣輕毋橐歸去文章著楚都

刀領塡鄖捧檄西邁於時宦楚拜　命凡七中經退遂垂十八年矣感賦四首

朝從徵省拜恩新名忝中臺傍紫宸幾爲風塵勞骯髒故於江漢數逡巡豸簪乍可勝霜鬢魚麗還能捧日輪自鮮　熙朝求舊意青雲廻首憶波臣

其二

鄂城秋色散金沙大別山頭別路賒（省寮餞余晴川樓）座咽驪歌驕晚吹杯橫龍氣劃天涯中原更叱王尊馭（余繼組令廷尉王公）西極如浮博望槎捲惕不堪東帳望白雲黃鵠是吾家

其三

豈有甘棠在渚宮（江陵公嘗以召伯見比）又銜畢命入鄖中

千盤磴道唯穿鳥三折官階始畫熊長到子孫便華路迎來父老卯花驄不須更上金城策經略從前有數公（予承麥司馬孫秩宗王廷尉後）

其四

總道手侯佩虎符却疑烏府是玄都雲中嶽色分仙掌日下軍容壯僕姑省入提衡三界靜天爲設險一城孤居然坐鎮消烽壘緩帶風流得似無

鄖城淹雨時家報久隔悵然有作

山城一雨斷行蹤鄉路迂廻恨莫從樓堞欲迷添瘴色篔簹相傍鬱秋容望中身却無千億夢後心

然有萬重縱剖雙魚那問信最憐鄖水日朝宗

鄖城九日兩喜周紀善紹稷自襄州至清美

堂留酌

江上峯陰鬱不開佳晨無賴强徘徊何人最愛看
山坐有客俄驚叱復來赤羽不傳閑鼓角清尊相
對積莓苔浮名莫問鄒從事峴首千秋只舊臺

王廷尉以詩來見諭所以不俟交代之意次
韻奉答

乍擬相逢又忽離天涯兄弟怨佳期江東未合思
尊切漢廣終嫌命駕遲望去吳州雲似旆到來郢

嶺月成規予以中秋日蒞鎮 愓開鈴閣呼醇酒此味唯應
拙者知 公詩以杜癖自任而纔蕭相之畫一故云

孟冬日鄖城閱視遂登春雪樓爲前開府王
公所題併榜詩二律僭爲嗣響因致景憶之
私

磴堞參差萬嶺扶摩挲三界俯雄圖晴浮大岳丹
梯迥秋盡函關赤羽無欲擬雅歌休士馬滂憑清
嘯淨萑苻異時叅佐風流在指點瑤華晃玉壺

其二

穀日題詩雪滿樓巖城風物颯高秋西南天地仍
郢府秦楚山川只綴旒寡和最憐孤郢調雄飛誰
並兩吳鈎崢嶸錦字千春色絶脉沉碑漢水頭

鄖營閱武作

轅門晴日閃羆熊三界河山指顧中百石雕孤齊
控月五花飛轡捷追風人誇茵較兼秦美地擁千
城益楚雄虎帳兵威低太白坐看諸將策元功

別院故有牡丹三株偶枯其一 腊日補栽漫
興一首

庭中花樹準三台補缺名花傍晚栽爲歷冰霜凌
臘至漫誇黃紫待春開問桃色借玄都觀叅栢塞

廻御史臺繡幕從教分爛熳賞心牢落萬山隈

鄖陽除夕大雪感懷二首

衣馬何緣戀楚遊看來無處不幷州同雲滂送千
山雪曳練虛疑百尺樓老擁旌旄開錫穴愁來日
月感菟裘最憐葱嶺班司馬羸得中朝比列侯

其二

轅門鼓角爆寒宵似水臣心對夕澌栢葉深杯沾
醉易梅花小死憶歸遥天涯兒女仍歎咲海上音
書故寂寥肅院爐香催曉動夢廻凄切 紫宸朝

元日大雪試筆

拱北玄雲儼陛旋崇朝集霰淵山川農祥已喜占
王會顯景初疑象帝先紫蓋瑞浮香案外青郊花
散玉臺邊嵩呼華祝俱憐並椒賦何由娟遠天

人日府寮獻春作

嚴城邃谷總宜春迎旭千門霽景新隨俗辛盤偏
娟客閒城采勝政逢人蒼靈布靄輝金錫郎故稱金錫穴
玄武留濂淨甲兵武當留後百戲紛呈齊致語知余原
是歲呆泣

司武選使歸荆南省覲以書來訊賦答一首

萬壑當門掩赤霞忽看千里寄瑤華遙從極北迴

飛鳥獨戀南雲駐使槎借箸功成初款塞題橋名
在暫還家揭來玄閣休相問奇字人間未可誇

使院牡丹盛開獨酌書感

一春花事萬山中對酒看花悵遠空想到故園頻
歲異醉來名萼竟誰同叢開倒映牙旗日鈴起遙
聞午閣風湯向洛陽矜富貴青蘿分映自墻東

吳明卿大參自大梁罷官歸楚遺詩慰訊作
二首

風雨閒齋隱几晨故人千里歎沉淪從他白簡能
銷骨甚老黄冠未悞身已謂中興開黨禁何緣末

路尚風塵愁來嵩少寒無色慘澹橫雲送逐臣

其二

梁苑微名已後時那逢清世轉支離四愁却與張
衡並三北惟應絶叔知歸去著書猶未晚向來投
璧竟何爲他年史記誰堪副子是江湘舊有司

送內弟金上舍東歸

當年誰似壯游身冠劒西來已遍秦漢水波澄先
到海郎臺花艷暫宜人還家恰及青春候將姊同
寧白髮親荀氏無雙吾戀汝天涯那得不沾巾

得復州陳憲副書寄此答贈

棲旄猶復似逃虛谷口驚傳咫尺書江漢有年吾
自老烟波無恙爾何如坐聞鴻雁千山外相望蒹
葭一水餘美却閒身逢 聖世令人那不憶鱸魚

寄壽同年陳念卿憲副

綴頭臚唱鎖紅雲同在 先朝謁 聖君結社近
傳諸老會公每歲有耆年會占星遥映少微文久拋黄石
躬雲臥公嘗爲職方郎旋種青芝飼鶴羣聞道見南樓閣
迴公家有見南閣壽盃應自祝融分

苦熱

長年七月生新涼八月猶熱誰禁當漢水無能澆

毒瘴秦天亦可號炎荒乘蘇枕簟足自放對案盤
餐那不妨故愛轅門清似水抛書無坐消殘陽

咏使院荷

西來太華藕如船小作江湖種井蓮背背迎風分
蒂遠淒淒承露濺珠圓弩枝不礙金鱗轉隔葉遥
疑翠羽翩翩然對酒澄玄思太乙眞人何處邊

曾少參受子中丞封偕元配從夫人老于郢
上介具生誕爰勒賀章代作

天上星辰山紫微山中　綸綍倍光輝捷書清晝
聞　丹扆　賜錦當年換繡衣（中丞公以平九絲蠻家文綺之賜）

世濟象賢雖不美人逢偕老事應稀由來純嘏勝
瑤島春色仙桃取醉歸

題潘中丞留餘堂

蝬原先生作霅川諸郎能躍　肅皇午欲將不盡
還眞宰更啓無窮到後賢醉白已成冠蓋里塗丹
應續梓材篇試看文武功成後始信人間有福田

題潘中丞讀書臺亭前生芝如麻更號芝林

中丞書屋枕毘崖（毘山名）雲因當年啓物華水繞龍
溪迴震澤天分蟠瑞散靈葩丹芝故種神仙窟綠
野先占將相家他日名山藏史記柳侯遺事未應

誇（昆山爲唐柳渾太守憩息處）

贈袁夾陵推地官

夢巢龍門點額辰（己未春闈有業已魁選出公識落第至辛未始成進士）十
年江海重攀鱗一遂壯極臨軒日五見西陵露冕
春已副司農參版部聊憑華國展經綸休言武庫
非文事杜預何慙社稷臣（預典度支稱杜武庫）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五言排律

元日紫光閣恭覽

獻歲開詔月凌霄躡貝宮斗臨蓬海上日麗翠華東鳳輦承芳草龍舟度遠空旌雲迴合杳窻霧宿朦朧玉檻低雙闕金楯下八公地幽香界隔人靜瑞烟籠案麒靈文積蟠驚　睿藻雄乘春凝眺處窈窕入無窮

南宮齋夜對雪禮賦十韻

花暗南宮寂雲低北斗餘飄霙齊覆砌凍蕋巧含疏夕景侵書幌春寒上客裾依微和霧捲蕭灑入烟徐憑覽迷形闕凌空混玉虛流輝清自徹浮障淨能祛析轉嚴城急鍾迴內苑疎光疑烏遶樹夢醒鶴旋除坐久澄玄思齋深擬梵居此時宣室裏遙憶受釐初

初夏陶水部酌余吟覽樓用杜韻賦

沙嶼蹂浮棟虹梁曲度壕花繁春在望野豁暑初迯四座揮森戟千章列映袍火昕飛舸艋南紀走樊旄岬睨窺宮麗松蘿識嶺高八仙騎射穴七澤夜聞濤玉戚環城堵米絃雜市囂虛無排瘴栗凭陝失疲勞地古存龍氣時平厭豹韜精靈雄擲甲悲咤援遺刀目極追煙鳥心遙掣海鰲調冰寒翠幕傾峽濕蘭皋墊溺今安妥懽娛此重遭已知休版築復報淨臙膝銀漢星蟲丹梯結構牢荔枝分粵桂桑落遞雍洮蠻賽神鼓起江嬉畫檻操臨虛銜斗極迎吹拂霜毛簿領甘棲泊乾坤發醉號使君陶峴後盡日沃投醪

羅才人哀輓

桂掖恩無比天孫種更奇獨憐神女夢翻作楚宮悲

珠淚含胎泫鈿香逐粉衰釵分金雀散鏡掩玉臺欹弄掌還如見鍾情欲待誰謀令貽燕翼命豈薄娥眉簇閣香燈杳園凌宿草遲衾裯無復戀鬢影有餘思慶斷秦簫遠歸來漢帳疑靈衣朝露濕仙駕彩雲隨圭璧諸侯擁旌幢八嶺移泉臺從此閉寒日慘江陲

嚴閣老考績詩二十六韻代吳尚書作

當代推賢輔元功屬老臣三台占氣象八柱表嶙峋翼軫輝南服風雲護北辰鴻名垂四裔鳳曆翊千春　聖德虛能受　皇情久益親嘉謨匡社

稷秘劄侲經綸廣闢騂騮洛寧知江海洋騫騰形
似鶴瀰灑賛如銀捧日榮無比旋乾捷有神直廬
贈蹕近歸第賜蓮頻總美乘時者仍勞報主身寅
恭勤夙夜歲紀閱星辰伊昔蒙休運如公復幾人
廬陵原宿德鈐麓更芳塵梓里光相映　楓扆典
重新疏辭懷止足　帝益切忠純宴錫南宮侈羞
頒內苑珍蟬聯延黼黻龍諭冠臣隣天上神仙府
人間相國鈞優游司弼亮終始謝緇磷勝事宜留
藻殊材素飲醇廿年倍侍從八座荷陶甄雲漢無
羇翮天池有躍鱗冊霄寧直上彩筆敢同論未借

聲光庇難將感激陳自今調鼎鼐千載續麒麟

春暮義陽郊亭別秦少說侍御特謫汝寧司
理

憐君方謫宦顧我促征驂淮水浮郊郭嵩雲覆兆
扉人將花共老春與客同歸書寄投行李杯傳欵
落暉之褱官稍振遊洛意仍遵池上停旌色松間
起燭輝銷魂淹下漏揮手念留衣時各留衣爲別落魄誰
相假知音世所稀空餘龍劍氣夜傍斗牛飛

初蒞楚臬方憲長邀余登廣視臺感舊賦

迢遞三荊使飄颻萬仞臺鄂雲重駐節江漢近行
杯大別千帆轉晴川一鳥迴城脐宮樂起浦浮棹
歌來松液猶含雨巖陰尚撥雷樓將黃鶴去堂對
翠微開自與山川別頻驚歲月頹人今追舊侶天
爲煥寒灰何王叅仙從觀風魏上才霜餘清伏暑
地迥絶浮埃籌領知多暇賓筵喜數陪振衣最高
處平楚思悠哉時黃鶴樓已經回祿

十六夜豐樂驛雨述事八韻

楚國雨如縷襄江雲更繁佳期隨望斷勝賞逐緣
存岸圻初迴漲天低欲漏村辟涼封寶密防潤焚
罏溫析懶偏宜客砧疎不過門誰埋頭上鏡不廢

掌中尊喧獨總成趣陰晴那可論祇應虞歲事擁
几一消魂

郢城毒熱如甑馬都閫引至城西一石洞大
類陶穴頗無雅致差用却暑耳戲拈十韻

無計逃秋暑翻疑欸洞天懸壺容廿大欸鑿控三
邊溅竇江聲沸丼碕日影遷聊當河朔界莫認武
陵川度牖終生白臨嶆竟入玄休槽收馬汗盤角
息蝸旋穴虎庤風近陶居舜地偏鑿坏非避世而
壁似逃禪炎却風埃迸陰生磬空音孔穿涼堂虛十
丈誰復問平泉用唐李贊皇避暑事

玉惟護火忝卧病均陽泱旬書來有邀舉之

思詩以訊之兼述鄙懷二十六韻

黄葉忽滿室索居鶩候遷懷人不在遠閉户獨悠然昨狂緘書奇仍問多病牽憶若何地别計日在秋前杜老詩應廢相如渴未痊琴臺雙奏歇樂裹一囊懸抗迹巢雲鶴含悽泫露蟬邊江十日雨伏枕四愁篇淨國風堪樂猴山骨素堅如何懸榻後秪訊抱書眠驥子能呼父雲姬頗解禪宦情差自遣老態底須經蕭瑟青林夢分飛赤石邊盈盈一水隔邈邈萬山連世路追紆紫特人薄守玄聊因

同病客相見動悲年欲作煎朱引翻思箕穎緣誰鶴天柱展未放鹿門船君意已如此余衷有惻焉原門仍桂席蘇郭尚無田神武心雖遠柴桑計可憐鵲枝空匝繞鳳覽捴飄翩去國難如脫微軀可自尋不爭蝸角貴且學馬蹄全七發披枚乘三還問偓佺終當移棹去早晚嘯江烟

漢南答殷生見懷廿二韻

南國分携日西園夢醒時五營移署僻兩歲得書遲人憶墻東舊秋增漢上悲嗟余翔未集念汝伏還雌詎信明經老終防負俗嗤息陰須樹影處世暫囊錐宇宙憐才獨孤盧抗迹危何人不貧賤有道莫磷緇桃李蹊常在驊騮骨自奇欲尋三昧訣漫解一經頤泣玉心難變屠龍技自知頭懸非有恨舌在底須疑失馬今為福亡羊祗聪岐蓬蒿張仲室日月董生帷劒氣開芒碭毫端走陸離文卒嗔女遇品藻定誰私先達慚推轂卑棲可察眉居然千里念忽爾八行披吾久躭纓紱重勞視鼓旗水深魚沸鬱天遠燕差池世事俱飄梗頭毛比散絲獨留青眼在吟望著江湄

示犧兒南還廿六韻

自從生汝日未有別爺時況是客中去難禁秋杪悲一來巢漢後不覺歲年移頭角加冠峻文章夢筆奇燕思同悄悄退食共遲遲家法慚衣鉢儀刑忝父師經時居以默吾亦省其私大指聞匡鼎宏詞慕左思母慈頻請息汝意獨忘疲薄祐叨朱紱叅宗荷白眉摘花齊笑語羅膝伴凄其弟妹爭梨罷兒童擊柘嬉驩聲娛客耳宦况在門楣欲段何嗟滯槍榆未厭卑如何臨歲晚忽復嘆差池逆淚懸帆促離情引線知清汇遲几下明日是天涯霜霰行將集風濤慎所之出門穿望眼開閣轉支頤

伯氏今稱老田園久不治急爲芟蔓棘稍待挂纓
綏世禄須由禮榮名莫謾衒人情懷滿忌吾道尚
謙撝白璧難貽玷青雲總自期不能呼驥子寧免
作豚兒莫哂陶彭澤猶遺責子詩

秋夜酌趙荊州感贈十四韻

對酒淹華燭留驪滯錦韉相逢新舊尹總解去來
緣念我辭荊日看君剖竹年已分方伯貴仍秉獨
麾專　聖世咸三五循階亘二千尾消梁獄讞口
塞瓠歌宣蹇步慙方駕同心比絶絃艱難終悼往
退遂苟求全未厭青雲後徒憎白髮先亦知傾蓋

晩翺受敝帷憐片語沉宮漏千秋續剡川月殘鳷
鵲樹霜薄雁鴻天雲路嗟多梗風期卜此筵歸程
須緩櫂遯遲鹿門烟

九月廿七日雨投石華館宿賦七韻

驅車望雨晴竟日不停聲澗沸全驚馬林昏祇辨
鉦愁心連朔吹蹇足廢郵程夜熱村舂飪更嚴保
伍兵鑪熛消析濕燭燼候詩成津鼓何勞急山窓
未肯明雲邊聞度雁悽惻若爲情

廿八日阻石華詠雨十一韻

素節行將盡荒郵歇已深喧涯仍蕩析爲日故侵
尋簷溜稀鳴鵲橋泓斷去駸有天渾似漏何陸可
宜沉荊薄寒須薮糧羸餒未侯休徒矜纊浹閉廨
惜醪斟靜擬凝香寢難知行路心惟遅能止競必
得便忘歆寂境堪容拙幽居衹息陰徒然勞滚滚
何用沸涔涔總是周南客誰哉怨滯淫

清微館晢樹聽泉賦六韻

霜後燒痕生枯洲漲復平崩跡三夜雨斷逕九秋
聲出谷沾雲濕排衙並籟鳴欲成清夜聽故使亂
流爭響雜春泉急情隨搗練幷相逢十載客歆枕
到天明

九月晦日太和道中味楓樹十三韻

春紅黙素秋着葉便堪愁已失芳菲候誰將黯異
求地遵溫室樹天遠木火滿黄落心嗟悴丹存晩
見妝籠霞輕拂岫濯錦爛盈流瑟瑟迥金勒蕭蕭
映綺樓颯看渾是雨欲去轉凝眸色借紺園夕沙
明朱鷺洲沾塗泥未辱曵紱老宜投寂寞文章著
悲涼鴻雁謀過時非有競鳴夜訴應休零澤留孫
幹懷湘薄遠遊年年行路客北地拂吳鈎

孟冬朔日均陽阻雪酌王少參公署詠賦十
二韻

零雨幾時歇荒雲復晝同入山寒氣早引領答誰
鵷凌朔泰閣合旋霙淨界空素迷仙掌外晶瑩玉
壺中始凝成冬令其雰襍北風飄廬淒壘突和甦
淵玄宮白戰輝森戟斑消點駐騘懸冰香砌積引
瀑水簾通黃竹何嗟暮殘年或兆豐杯將澆磈礧
劍欲拂玲瓏遲景欣相得頹顏醉復雄客行愁把
滑楚此息飄蓬

三日雪稍霽行九里山絕巔悵焉幾墮題十

三韻

西去緣何事山頭鬬嶮巇空花迷六出寒日蔽三

危隻趾旋輿濘分拳引鞚歆心難隨墜委誠已失
堂坐歷塹深無底凌氷薄自疑羊腸褭舊路鳥道
倦經時封嶽玄雲湧摩崖大塊噫天門通括矢江
棧駐懸絲疊鼓乘夷發前旌拄淖遲適來何用懾
過去忽如遺疲惜黃羊暮昏知赤兔飢有生俱是
障無險不成奇太華當年客胡然發大悲

顧莘夫符丞爲園海上掘地得石有露香池

三字因以名園寄題八韻併呈長公

何力能驅石滇西始見山潮迴龍浦合天倒岱輿
送玉篆千秋秘丹丘十畝開露香呈鼎貢波湧浴
鬼鵰曾憶金莖上能忘碧漢間避人成骯髒臨虎
俯潺湲箕潁堪睎髮埧虒共解顏願詒池草什長
日慰踦攀

王山人叔楚遊槎溪不返登樓戍什憑書十

二韻

寒日照江水疾風吹客顏看君移鷁首別我度槎
灣百慮貧常積三生老未閒行裝浮宇宙旅食動
間關能事從人迫新篇背客刪飢烏寧遶樹翔鶴
不歸山蒙桂多時賦飄蓬幾日還滄洲空壁上金
錯問腰間海月飛相憶雲林靜自攀卧丘安慘淡

聞汐激潺湲樓閣縈愁易參商索會難侵冬成獨
咏蕭颯鬢毛斑

吊温州別駕黃君死事廿六韻

幻泡應無化蜉蝣定有涯衆生歸滅没一死照幽
遐伊昔乘夷難臨危自未嘉八閩疲戰伐列郡走
紛拏水北翻鯨浪甌東折犬牙羽馳桐嶺障腥染
鐵場沙別駕殊分閫摧鋒婉擁麻盟祠神鑒赫啐
洒士騰呀郊壘侵狐穴干城肅兔罝中權分肘腋
前部策堅瑕突騎飄雲陣迴戈止日車妖精期汛
掃氛祲必要遮詎謂單師逼俄驚大臨嗟雖陽飛

輓絕踈勒援兵蹤縱結隊猶鬪縱交視不針有懔
慙腐鼠無計祈長蛇滿月辭弓影清霜老劍華鑿
凶寧殉國誓厲欲殲斜縷血疑爲岩留皮蔚有袍
斗牛橫獨夜腰傾控三叉飽刻人逾痛龍圖事匪
誇字派經漢重表化及唐胥立懂風標亦褒忠禮
數加南宫宜有嗣淵尉久還家華蓋山名崇祠竿滄
波息戍笳策書符出道千古壯中華

漢川邑令昔與余同榷　吳藩之難聞邑已
下世令邑人尸祝於劉家驛余爲式焉爲之
愴感賦十韵將付漢川揭其祠云邑名應會閩人其家

應時與余同年進士

書滯梁王獄祠留漢水原豸璫那可問井邑尚如
燔下吏能持法小人知報恩往時同逮繫而汝獨
煩究邑下獄月餘不見並宣須難招朱邑魂田家供伏
臘山鬼護朝昏寂寞　三朝恨悲凉一字存野荒
無薦藻日暮幾停軒授命應如此思君未敢言更
堪寒食近零雨暗荊門

一荊南謁張少師封君書此爲壽䆁十韻

鶴髮年頻益龍門歲屢逢素交無契闊青眄有光
輝純命古商寶咢恩近古稀未須鳩作杖已賜緋

爲衣上相方持國閑齋但掩扉哦詩鳴　帝賚譜
酒見天機慶以袞多積身緣戰勝肥貂蟬宜嗣續
騏驥欲騰飛翁仲子爲郡少子暨長孫皆登科愛日無三樂和風
式九圍末言歌聚順引考洽庭闈

自安州歸得吳明卿大參見贈雅什因次來
韻寄答

闊闊何年別風波涉世長同懷憂悄悄相望㴔浪
浪雲翻香天曉霜蹄歷塊康已聞辭薦忽報下
渾淮詎意分塵鞅無端失醉鄉洞庭揮雅奏天岳
激清商旋旆空嵇駕登樓但庾床心神開篋擬山

水淨琴張簪盍緣非偶瓊投願未忘鸞鵠鍼俄照屛
鳳藻爛盈緗清廟瑚璉貴名山琬琰藏人今疎網
械世已用文章嵩岳中原勝輶軒北斗陽猥余慙
骯髒將子測汪洋病骨驚三折凡毛誤九方述津
蒙指示照乘借輝光逐隊慚先達臨岐幸比翔金
門思待詔玉署憶含香廿載憐冀攻　三朝際曆
昌勞歌虛解珮對面隔飛觴

待方伯徐公書無示楚遊諸稿喜而有作郄
寄二十韻　　明卿

信使來何遠懷人別已長關山懸皓首蕃森在

原缺

滄浪名豈三遷重途從九折康十年頻仕楚千古一浮湘問俗雄風國徵歌白雪鄉胸中貯雲夢筆底奏宮商進艇尖移棹登樓月滿床珮疑交浦拾樂儀洞庭張帝女哀應盡靈均怨忽忘衡巫排几席江漢落縹緗諸體音官協殘編野史藏士傳嵛竹詠家誦伐檀篳記好名荆楚書知發酉陽奇愁心脉脉流嶺耳洋洋只愧非同調猶能識大方絶塵無駿價照夜有珠光遥想雙能遍應如五鳳翔雨雲紛自散蘭杜遠生香宦邸開文苑吾廬傍武昌幾時黃鵠渚同醉紫

霞觴

齋雪枯味十二韻齋爲前開府王公讀書處

歲晏少公事官閑多靜緣三冬初見白萬念坐成玄出嵐深光迎臘簷零巳兆年窺簾廻漸瀝點幕倏澄鮮鄉路稀鴻跡關山迷馬蹤雲同天柱曉燧遠塞垣烟逼戟光逾皎攤書淨可憐據床堪庾竝載筆欲枚延晃入無根界輝添不夜天黃壚依舊在王開府故書欲粉堞颯高懸北城有春雪樓爲開府題雅調仍思郢清齋頻類禪自公慚退食聊績素絲篇

王長卿文學訪余賦臺感贈十九韻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七言排律

五月七日將赴零陵道經衡陽謁禮南嶽下山値雨漫咏二十二韻

日下炎埃飛洞野天南名岳俯江城倏然欲見冰壺隱乍爾還尋石廩行誰作神丘廻斗極獨雄天柱向離明三峨倒吸荊源盡百粤横開嶺道平跂蹬總收凝黛色委蛇不散絡縧聲巖頭朱草芊芊長空外靈禽樹樹鳴乍見羣方驅混合旋從上界破沉冥連雲閶闔窺吳練貢箭嶙峋爍楚珩九水九龍森噴薄五峯五老劃崢嶸虹腰迥接纏星海鵲尾高懸瑩玉京百道雲封華蓋矗千盤日觀赤霄擎巳矜仙室非凡境更握衡精上太清玉帛久虛虞歲轍岣嶁猶識禹功銘不逢蒼使傳金簡幾叩朱陵駐綺旌仙掌千秋承沆瀣禪房一夕臥蓬瀛步虛笙鶴諸天起入夜松濤萬籟爭果柄茗香抛幻諦開軒風雨颯從横迷源巳失來時覺夢甦應同寤後驚觀化形骸聊去住隨緣天地自陰晴亦知婚宦心難了縱訪崆峒道未成回雁峰前幾

雁到門予何事復南征

時江雲泉王孫詩畫絕倫兼受仙人長年之術與余神交垂二十年今開八袠尚有嬰兒色王司農索詩爲壽書寄十二韻

洞庭横遂度蒼梧仙籍于今著粵都天上由來龍種貴人中爭覩蔵星孤紅爐已扶先天秘緑筆長開大地圖函世形骸聊曳綫避人蹤跡甓懸壺西南紫結函關氣金火丹成鐵葉符恨不識荊聞大道數於臨桂得潜夫廿年轉覺滄桑異萬里相思日月徂蝸角未捐吾自老蠅書無恙爾誰扶因知

鬓貫似當時緑爲訊額從近日朱欲覓中山千日酒儻逢前代八公徒題詩晛首傳青鳥外領瑶池有賜酺

李方伯母楊太夫人賀章 併序

方伯臨淮人其父博士公兄弟同居友愛亡間比方伯舉進士博士公棄養而獨奉母楊氏至是以行省二品上最受太夫人封蓋時年八十二矣人以爲難省僚各賦詩稱壽而余從鄉人後輙爲續貂焉綴九韻

早甘首蓿傳家日老見風雲侍緑辰在魯却志文母貴於今眞接孟家鄰從知薇省榮三釜又轉花輪啓二句賓際　聖朝新孝理封均卿座太夫人天章珖琰迴鸞翥陽月芳菲泛蟻醇荊樹舊傳驯鳥雀孫枝又喜續麒麟崇褒鄧國恩無比歷覽潘與日幾巡指李故徵周史姓偷桃應締漢臣因由來燕喜承家慶爲祝年年泗水春

哭殷博士先生詩一章

殷博士者諱子義字集卿學者稱爲方齋先生先生雅志聖賢苦心勵行隱微之際不媿屋漏以易教授鄉里弟子從之如林多以其學取科

第而先生顧久困公車晚籍貢資僅分淮校淮之人士又化之彬彬有鄒魯風既三年坐疾免歸登途轉劇奄遺彌留矣於乎傷哉耿余小子束髪受經頗聞大指用以應世少補闕迷水木之思日月云邁頃承哀訃懵焉崩摧繫官楚西莫慰匍匐死生契闊胡不愴情聊展心喪聊攄毫素得十三韻云

絳帳傳經四十年舊游弟子鬓蒼然山陽近撤皋比席祁水俄聞蒿里篇欲擬招魂難自賦將歸肎土竟何緣簞瓢零落貧顏陋首蓿淒凉冷鄭氊巳

幸韋編開絶學掞推梁木問皇天時無鳳鳥終嗟
聖歳豈龍蛇更厄賢江上一帆歸槻綏天涯雙淚
倚閶闔（偏時尊人在堂）高樓燈火言猶在（予始受業于邵氏之樓）異
域音容夢寐牽儒術總成楮大貴功名翻悔子雲
玄不堪横笛關山外（用吊馬融事）誰與連舟道路邊（用忠宣麥舟事）存殁入哀低白首蹉跎孤憤失黄泉淵源永
阻蒼生望沾灑蕭蕭宿草烟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五言絶句

紀異四首（庚戌春作）

朝雲鬱烏首春膏散微雨誰謂雨如珠空中滴黄
上
曉闢神機營㷋甲驚部伍速下元戎令結束防驕
虜
毒霧昏劍門胡為雨飛蟞傳與塞上人防秋莫輕
忽

長風吹霹靂一夜號鬼魅羽書来王門諸將莫朝
食

題畫四景絶句

杖策行東郊條然任来去回頭不見人飛花在何
處
赤日飛炎埃官路多車馬凉風生樹間偶来憩其
下
木葉下滄江霜華度高嶺散髮嘯風煙有兇何必
登
寒色侵驢背呼兒問酒家聳肩吟望處詩思落梅

花

江關二絶句

二十年前客關頭此來繙重來瞻紫氣縹緲 帝王都

野色新兵後人煙舊井邊春濤猶自壯錦纜日相牽

吾家西園綴有小景十二二十畝之間暫將老焉一行作吏遂成契闊公署無聊各題短句附投守者以當卧遊

修竹廊

藥苑復扶疎入門起清韻儻遇王生來主人亦堪問

百花徑

夕發欄綺霞朝采飾妝素行道自逶迤薄衣濕朱露

濠梁擬

莫言魚是我休辨我非魚若到會心處儵然泯太虛

製鼇石

何海無巨鼇何水無纖鱗忘郤得魚意安事釣與緡

桃花洞

隔岸聞桃香疑為武林下洞中雖有人不是避秦者

沬飛閣

鳥飛詎能沬魚沬詎能飛吾居魚鳥間川雲澹相依

大士院

有形四大牽無住萬心活誰于火宅中而能悟解脫

酒禪居

何酒不為禪何禪不為酒如來與醉鄉都付無何有

觀化臺

有空俱是物有物盡歸空幻身隨法眼光普混濛中

梅花舫

萬株啓羣芳澄宇朗孤照更有江湖適冷然發清嘯

芙蕖沼

只疑花媚水誰道水憐花進暮今如此何須競物
華

金粟庵

結束在貧家匪金亦匪粟聊付小山招秋風送清
馥

宿界山郵館二絶句

千巖已重陰更宿嵐深處四月尚餘寒呼童擁敗
絮

山中塹屏營無事聊晏起旭日放初晴雀聲何太
喜

秋夜宿清微館追憶嘉靖庚申與汪襄陽夜
話于此感賦二絶句

方來俱是夢過去莫頻思此是邯鄲肆盧生知不
知

憶昔附鈎房中宵有客至只道信宿間寧知十年
事

賦得秋蟬二首

抱葉詎矜高飲露匪蹈潔軀薄聲長時危慙用
拙

不將春羽鳴却伴寒條暮生既遠繁華更被螳螂
妬

賦得驛馬二首

朝暮逐郵程心事命自輕休糧惟飲水為報主人
情

項骨瘦逾高蹄毛寒漸裂一聞金勒嘶枯淚夜流
血

梨花

隔浣飄殘雪隨風拂晚絲相逢禁火節江北憶江
南

荆門訊盧太守病

故人猶可問一病卧春山客寓門巷晚車馬却空
還

宿笙竹館

日下黑雲生明朝又不晴果然一夜雨萬壑沸松
聲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六言絶句

聞朱山人被人盜去盆景為作六言二首解悶

風雨三更穿壁恠道貧家睡熟莫教隣犬作聲任誰分與清福

乾坤不設藩籬芥中失却須彌萬物由来是幻何須夜裏轉移

為人題畫六言二首

江湖浩渺扁舟得魚沽酒便休蓑笠依然無恙任他風雨當頭

寒花正媚寒月失却芳菲時節幽姿不到豪家白石清泉旅繫

元日岳陽樓觀雪二首六言一

上天下天相映六出五出交飛銀海幻成空界瑤山露出翠微

牖合遙看白戰春寒半倚紅酣素女紛蘭湘北王驂飛轡湖南

元夕蔣僉憲館觀鰲山燈余發一噱衆皆絶

倒遂書成六言絶句

火樹千枝暈豔金爐萬縷烟籠閃得紛朱駭綠牽成作揖打躬

郢陽王開府寄余數字云某已物故乃知作大官者心與相俱不可無也戲題六言二首

有面無心不可無心無面奈何子微之咽自絶莫怨梁園鬼多

李廣不侯有恨王生鑒貌無雙地下若知懺悔罪過尤甚殺降

雨中撥悶二首

黯黯連陰几閣霏霏積潤琴書已是空山閒寂更堪淫潦鬱紆

閭外鼓鼙朝沸枕邊瀑布宵懸沸鬱為魚楚塞蒼茫辨馬吴天

夢歸二首

累月鄉書斷絶三秋愁緒交加無賴山中作宦聊憑枕上還家

還家一餉何為喜脫暫時柴栅烹來黃鷄九斤孳盡紫蟹千隻

王子安文學遊楚留滯不歸戲成問答三絶

句

漢水湯湯東流西風不肯行舟少婦閨中久待秋

深難上妝樓 右問

且著酒家犢鼻猶存説各貂裘丈夫意氣如此落

魄何妨遠遊 右答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二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七言絶句

遣將十首 并序

六月朔日邊臣奏警

上命大將專征爰勒斯什用壯戎行 嘉靖庚戌

居庸碣石控胡門宸極千秋拱 至尊漢代王庭

猶北徙玉關誰拂磧砂昏

文祖當年駕六飛金城玉壘壯 皇畿 中興天

子尤神武莫遣胡兒浪打圍

漢庭諸將盡英雄破虜誰收第一功新草白麻傳

鳳閣特宜司馬拜元戎

日華遥映旌旗繞霜彩齊輝劍戟寒萬騎雲屯思

敵愾大家懽舞出長安

金印盤螭肘後懸兵符一道握京邊從來 恩數

應無比亟縛戎王奏凱旋

千官齊侍紫宸朝盡看將軍揷錦幖虎帳龍旂眞

壯麗親承 神筴破天驕

萬竈橫行紫塞中指揮戎虜氣如虹先鋒獨躍飛

龍馬都護長懸明月弓

燕京六月赤砂飛萬里炎光照鐵衣不是周宣勤
遠略卿將薄伐示　皇威

彎弧一矢洛旄頭馬絡猩紅挂髑髏夜裏羽書傳
大內從教唾手博封侯

平沙漠漠大行西一戰歸來罷鼓鞞但使龍荒銷
虜塞行看麟閣續新題

爲人題畫

朱唇未啓濕胭脂萬里江空月正移莫遣芳尊虛
夜色頻敲方響促新詞

北上書所見十首

虎牙西望路漫漫獨客離家歲欲殘繞過宜城山
色好鹿門雲盡萬峰攢

漢江沙淺度虹橋霜落樊城樹色凋候吏不逢空
繫馬山鐘敲斷夜迢迢

襄城歷盡燒痕鮮一入中原思爽然嵩洛依然空
外見路人誰說宋山川

青山相掩隱隆中萬古雲霄起卧龍今日中原無
一事短衣空躍五花驄

少年走馬五陵原醉裏誰知七貴尊此夜驟聞嵩
喝導蕭然掩轡過關門

關頭酒盡日初曛又逐征塵度夜分津吏不教通
姓氏灞陵誰識李將軍

喧呼騎士帶弓刀雲閃旌旗夾路遥喝斷車塵清
馬道兵傳中使近還　朝

開道黃河天上流今來靜度水如油天寒應識魚
龍卧不遣風波攪客舟

夜靜衙清卧一衾西山落月滿蘆簾依稀識得春
明路五色雲中見鳳樓

雪色俊凌滿太行曾憑飛閣引離觴舊時相送人
何在陌上珂聲解老郎

無題

長空點點畫吹沙滿目飛埃染鬢華未遣兒童輕
拂去道人久已不驚鴉

涿州戲題主人壁

昏來覓得主人門下馬頻呼索酒尊虛領人間二
千石誰將一飰念王孫

戲贈所戴唐巾三首

收拾飛蓬似一瓢却憑纖手製烏綃西風馬上頻
廻首不遣霜毛逼迅飈

結束應知世網非青天頭上杜塵機欲將持鉢歌

姬院未與玄公乞納衣
雙絲斜繫白瑜環相送人今憶早還想到春風旋
折日不敎楊柳然𤋮

宋玉墓
嶺皮千盤下郢都孫增寥落古城隅陽臺神女無
消息殘碣猶書楚大夫

襄城郡齋醉題
滕前歌舞眼前山襄州使者意自閒今宵留客不
得醉莫道雞鳴唤度關

荊州上元曲十首時在長安旅舍作

春風初到萬家城火樹銀花相映明高結綺樓橫
十里沿街齊唱上元晴 辛酉元夕當為此作
雕盤翠幕總繁華誰似朱城帝子家雲母屏中粹
紫𪓟珊瑚樹底聚流霞
雲鬟絳節繞重闌玉燭瓊筵燭太微敎取銀箏催
月色還陳雲舞弄春輝
百戲呈休散綺紈西園傳令下星橋蜀茵藉草承
車軟寶纓纓絲絡馬驕
輦華臺迴接沙津隊仗如雲引路塵錦障紗籠移
鶴輅香風徐散十街春
千花騎擁白雲橋月淡煙霏濕絳綃試聽玉壺沉
漏水西宮隱隱出簫韶
銀甕高浮琥珀光畫樓深鎖內家妝昇平一曲君
王醉衣柚輕扶上玉床
滿城車馬夜喧闐不獨王家樂事偏竿影月中高
七尺今年盡道是豐年
苑西煮火照瓊樓甲第歌鐘醉五侯開歲又逢人
日雪　思輝光到楚江頭
憶在荊江發興多每逢佳節伴行歌座中誰是忘
罷客彩筆遙傳灑鳳羅

頴水部席上話舊四首
君家龍浦帶煙沙夜月曾同泛海槎江上彩雲吹
散後青衫無復濕琵琶
記得名園似辟疆城邊流水引飛觴十年兵燹閑
池館又向春明覓醉鄉
舊日詩名頴長康於今水部是名郎何人解識文
章價此夕重登大雅堂
尊前休唱竹枝詞總是江南一夢思剪盡燭花春
漏短不知人在艶陽時

清明日作

黄河求去淨春沙一曲溪流似若耶馬上不知寒
食過村村風雨牆梨花

雨中馬上酬睡堅鞭戲題

醉裏昏昏馬上眠旁人咲擬似乘船雨聲何事驚
殘夢開眼方知是暮天

恭述隆慶 詔赦志感十首

鑾道鈎陳擁百靈玉除爭覩泰階平樓開五鳳傳
册制關繞雙龍護紫城

彌留遺詔肅金縢閶闔初開 帝阼升 三殿恩
波增海潤 九朝文命際雲仍

法宮旋蹕應乾符西海祈靈苑殿孤周代原無王
母降漢庭新正少君辜

世廟垂徽表中興太行佳氣鬱雲蒸千年圭瓚藏
稜殿萬壑松楸衛 永陵

簇仗鳴璫儼陛趨殿前新拜執金吾 彤墀呼嶽
瞻 宸扆 玉几憑衣仰 睿謨

紫殿春迴萬舞同一時鴻賚遍臣工講幃昔進從
龍秩定日還先捧日功

勑洗沉冤飭法曹攫盆無復仰天高當年偶被批
鱗譴今日還酬折檻勞

千官雲擁侍 金鑾十使宣綸告履端赦過共傳
湯網闕獄猶還比漢條寬

雨過陰崖生物態常行大地變春姿遥看北斾齊
扶杖為報商山莫茹芝

解道天池少涸鱗向來郢客尚迷津未應箕穎終
逃世豈是虞家有外臣

聞王元美兄弟赴 闕訟父中丞公冤巳下
部議為賦五絶句

中丞昔總薊遼師親冒戎行破月支滅虜未能償
馬革椎幾先巳逐蹕夷

當年辛斬佞臣頭綸詔歡傳遍九州繼志更於
今上切飛章終慰九京幽

瀝血披肝叩 帝閽哀號應徹承明門迴生巳失
緹縈過忍死還祈澤骨恩

蹈頭被 旨下天曹省㩲猶煩轉勘勞聞說衙門
懷舊德可無父老泣旌旄

六年長別姚裴堂此日重瞻日月光共喜沉冤俱
被雪肯令二孝獨飛霜

得汇陵諸士書作四絶句

韓信臨春桜渚宮到時松桂滯秋容荊州豈是無

魚雁今歲初收第一封書来自三月秋後始到

故國園池重別離敢將雲壑傲明時如今問我樊川業恐是前生杜牧之書問我何時束裝北上

竹為樓閣草為堂太守年来憶醉鄉三楚舊多詞賦客誰能染翰繼髙唐書中云有詩各在草亭唱和

千里緘情肘後編相傳疑是八公仙金魚玉帯非生事芝室丹房豈夙縁寄方書二冊

題張憲副園紫薇花二首

解送秋光百日紅可堪移種竹林中白頭棹處詩應就何似㘭南萬樹楓

緑葉如雲泫露枝終憐艷蕋媚人遲低廻還待芙蓉發敢向秋江怨後時

園庭有銀杏二株移自故家皆百年物一栄一委為之惋惜戲題一絶

古木移来百歲殭恰如二老佐文王如何周事將興日一作鷹揚一首陽

枯杏計移一年經冬徂夏已無生理今秋再過萌芽忽發造化斡旋于我有深眷焉戲題一絶

根凋柯委已經年不信生機復暗旋鮮得獄中韓内史如今又見死灰燃

戲贈郭開府

明月揚州第一樓玉人今夜洞房秋秖憐金屋嬋娟好日出東邉愁不愁

送王叔楚歸羅溪

亂裏移家亂後歸白頭還識舊烏衣門前日日東流水為問鄰人今是非

題邵將軍戰功圖有序

邵將軍往歲征倭屢獲奇捷卒罹讒譴屏居海壖舊遊王翘為繪戰冊雄炳然余心壯焉且悲其不遇作二絶貽之

百戰功成未論功豈應　明世惜彤弓空憐漢代麒麟閣㭊落書生寸管中

海邉莫上最高臺燕頷誰當識將才借問何如葱雪遠白頭金印定歸来

戲贈殷無美緇巾

雲霄羡爾羽毛奇醉裏從吾借接䍦世上網羅今更密頭方莫遣衆人窺

宛城李别駕遠遺海味戲贈一絶

襄州使者日悠然獨飽槎頭縮項鯿海味只宜其

海客老鬢遥得故人憐

界山喜霽戲題一絕要王少參同遊太岳

十度經過九度陰忽看斜日逗高林山靈亦解逢
迎事點檢襄州使者臨

得王少參書志喜

憐余猶在界山東書去書來此夕同千朶芙蓉看
不盡聞君先到玉虛宮

送宋山人還荊州二首

短騎蕭蕭石逕陰掉頭歸去有囊金休將酒計妨
生計世上侯門似海深

負劍行遊五十餘天涯何處有安居章華夢澤真
堪老芳草閑門擬化書

無題二首

猿臂空名滿戰場自憐無主在椒房如何却論封
侯相翻悔當年殺伏羌

漢家謏學薄公孫海上臨衰尚牧豚猶待鄉人相
勸駕少年投牒向何門

一夕忽夢內拜覺而戲題四絕句

本是蘧廬一幻身王侯桎梏竟誰真徵来毛義新
除檄竊後更生未調人

好文好武總悠悠肯為流年感白頭盡說邯鄲成
一夢何人不向夢中游

舊游如雨鬢如霜天上從來有玉堂豈是今朝終
顛首淮揚重召汲中郎

漢女思華轉盼間秋風零落故時顏已知永巷同
捐棄敢望長門有賜環

九日虎州送菊二首

青山屋裏不開門兀坐無花伴酒樽獨有秋容媚
朱邸餐英聊復共王孫

大堤楊柳忽繁霜家裏龍山是故鄉龍山在荊州誰遣
黃花相問訊天涯今日又重陽

襄江候王少參不至

寒波渺渺細如絲明月孤帆下瀨遲乘興土獻疑
興盡青山候吏立多時

和徐子與登赤壁見寄

玉堂學士罷絲綸千古文章合窮身赤壁山川今
後汝何家重降子姑神蘇長公有子姑神記

和子與黃州雪中見懷

峴首浮雲此際多雪堂飛雪興如何天風吹度陽
春調更許誰人和郢歌

九江

十年岐路音茫茫吳客今朝出楚鄉兩岸青山看不盡扁舟一夜到潯陽

望江

望江驛前人晝喧北風破浪吹江豚使君未可乘流渡不見前村雨腳昏

偶題

吳頭楚尾境初分江左冠裳半已楚爲法故應終自敝欲留何舍宿商君

京口

江程一月飽風波望入三山喜白哦津吏夜深難辨客猶隨鷗鷺宿盤渦

送馮山人遊匡廬武夷

匡廬原是匡君居武夷終胥今何如我亦贈君綠玉杖西去名山訪道書

清明日西園紫牡丹開適試新茶皆常年所未有者各賦一絕

寒食初過雨似沙石闌先報魏家花亞枝低葉矜輕艷故與山人鬪鬢華

茶至翻嫌穀雨遲汲泉燒葉賞論思山家自有閑鍾鼎一榻烟銷𧿹熟時

畫眉

緄羽簧吟何處來雕籠無志日徘徊自緣飲啄能縻我美却拘扶不放回

秋蟬

餐風吸露爾何求嘹喨高枝不肯休惟得幽人住空谷可無一語怨清秋

應城辛酉歲城東郊 景藩之國余嘗爲建行殿於

東郊車馬亂如麻當日行宮擬翠華十載升沉如夢裏依畦原屬野人家

清明日

村村樹裏有流鶯隔隴穿林不住聲啼盡落花春也盡行人馬上過清明

江陵一庖子能刲股療母已母生而庖子死土人葬之白雲橋下碑之曰張孝子墓漫書一絕句

殺身報母路人知三尺孤墳五尺碑猶是當年屠劊手能捐四大發慈悲

寄訊同年表大參

逃郡常山舊草廬表安高臥竟何如春江月色空

相憶欲覓雙魚寄尺書

出巴陵偶述

石上長松十尺圍兩行晴盖護驂騑行人莫厭巴陵近盡日看山度翠微

湘陰道中雨作二首

日日春陰潑九疑湖邊那得雨晴時湘南自昔牢愁地總是晴時也解悲

積雨溪頭長瀑泉家家引水種山田但令春作歡農望不怨潭湘是漏天

屈原廟

湖陰作雨已霏霏千載靈魂何處歸猶楚荊人原信鬼村村擊鼓賽三閭

即事戲書四絕句

空傳賓至郎如歸投馬山郵宿火微與替從來占候館行人莫遣色恓餓 郵東諸驛以節縮太過賓至苦之

十年耕作九年虛今日為人明日魚楚地四差無准折條編或恐是刑書 條編良法惟楚難行

窄袖紅衫盡荷戈只愁團長報名遲采傭今日妨生理不似先衛擊壤時 保甲止可譏防盗賊若以為迎送具則靡文矣

雨裏髫兒逐隊行衝泥跋淖愁先生絃歌若曾逢迎事偃也能無悞武城 鄉約塾師率弟子來迎予卽歎芹意非事體也

潭州雨

潭州日夜雨如沄青草湖頭雉雊聞此景何緣對騷客恐要詞賦吊湘君

自岳陽發舟經宿行五百里遂抵鄂州

烟裏輕楊雨後山春橈輕瀉碧孱湲洞庭東下嘉魚路一月離家兩日還

安州營較射戲題二絕句

誰挽雕弓一石强人人奮臂競穿楊請看矢沒雲頭去枉殺皮侯似面牆

由来江漢有干城今日干城浪得名止合彀弓酣讌盃爾曹何幸際昇平

示星士沈生次高相公韻

總道星家原有術卻於榮路本無心縱然應盡先生語亦是飄風過耳音

東風二絕句

廿日馳驅塵鞅間勞歌猶未破愁顔行舟試問今何月不遣西風送客還

一船坐費白夫牽道路塵糜月俸錢茅店無人荒野白右司名亦挂旬宣

渦口

巡檄兵傳戍鼓聲纔孫擊柝到天明忽歸一夜燈
花落坐聽寒江浪未平

過蒲圻弟魏頻父同年四首

廿六年前通籍彥中原萬目幾人存獨憐頭白經
行處又解龍泉桂綬門

青燕閣上火初明著得荆州史記成今日名山留
副在龍門竊附褚先生君嘗修楚志余竊觕之

長安同巷復聯鑣比部詩名振楚騷解得玉樓成
賦後人間擲乎一鴻毛

解組歸來十載餘雲霄無日不吹噓如今空有西
州淚辛負山中勸駕書

岳陽除夕同沈大叅徐憲副集蔣僉憲館沈
蔣與余皆吳人

仙人醉罷岳陽樓雲水茫茫總浪遊今夕他鄉聞
爆竹三人相對說蘇州

十六年餘歷楚城洞庭天岳不勝情來朝縱有椒
花頌萬里何由媚　聖明

阻風白螺磯感傳荆州故屬

濁浪滔天洗白螺白螺曾憶故特歌余嘗作白螺行相看
未忍重相別春雨春風一夜多

題秦酒二絕有序

秦酒者故桑落酒也秦人訛桑爲喪避而易今
名焉予憶十五年前京師貴人席最珍桑落當
是時已多避忌而亦未聞諱桑作何稱者而今
秦酒之名爲倘者誰執痛乎人情益習軟娟世
江河下矣且桑落酒名極雅本無所觸犯而且
易之又何有於他事執可發一噱乃題二絕句

終憐桑落故時名忽浮傳聞秦酒聲世態變來饒
不過索郎也自解逢迎

當年沾醉在京華昨果非歟今是耶留得本來眞
味在呼牛呼馬總由他

偶題

樂天何事別楊枝生處酣沈死便知今日蘭房歎
哭罷聲聲恨卻緣誰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二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第三卷

序

第四卷

序

第五卷

序

第六卷

序

第七卷

序壽

第八卷

序壽

第二十四卷

雜著

第二十五卷

啓

第二十六卷

書

第二十七卷

書

第二十八卷

書

第二十九卷

書

第三十卷

書

與王新泉方伯書
與秦槐亭方伯書
與徐子與憲長書
與畢松坡少司徒書
奉趙中丞書
奉太司寇王西石書
復胡薦齋憲副書
與吳近岡太守書
與龍澄源別駕書
復來澤門書

與劉九澤侍御書
與吳小江京兆書
復劉白川中丞書
復陳蘇山憲副書
復戚金溪少參書
復侯復吾侍御書
復陳蕪山憲副書
復王龍峯書
復劉小魯書
復陳雲浦書

與李句溪書
與大司徒殷石汀書
復潘充菴方伯書
復陳一水大參書
復張峿崍中丞書
與姚司成禹門書
與王荊門中丞書
復大司寇王西石書
與袁太沖書
復徐存翁閣老書

與應養虛太守書
與劉大廷尉小魯書
與司傅野主政書
與陳雲浦書
復少司馬汪南明書
與吳小江中丞書
復子與書
復劉新陽方伯書
復沈練城憲長書
與王麟州少參書

第三十一卷

書

第三十三卷

祭文

第三十四卷

祭文

第三十五卷

志

星野 方輿 國紀 藩封 田土
戶口 方產 建置 秩官 貢賦
徭役 兵防 水利 學校 風俗
選舉 明興以來大臣表 馳封
壇廟 勝蹟 陵墓 寺觀 災祥
獻徵 宦蹟 列女 流寓 方伎
仙釋 文苑 雜紀

第三十六卷

志

志論

星野至雜紀凡三十一篇

第三十七卷

志

圖經論凡一十九篇

全省 武昌 漢陽 黃州 承天
德安 荊州 岳州 襄陽 鄖陽
常德 辰州 長沙 寶慶 衡州
永州 郴州 靖州 施州

第三十八卷

志

苗徵考凡三篇

槃瓠 廩君 民苗

第三十九卷

志

同姓諸王世家

楚 湘 遼 岷 瀋
谷 襄 荊 梁 吉
榮 壽 雍 岳 景
華陽

第四十卷

志

獻徵列傳補遺

徐祥傳 馮貴傳 劉儁傳
何忠傳 周鑑傳 袁宗皐傳
王廷陳傳 張守約傳 楊志學傳
張治傳 劉采傳 錢鐸傳
高嵩傳 蔣信傳 劉師顏傳
陳大賓傳 劉漢傳 熊桴傳
張誠傳 魏棠傳 彭倫傳
吳廷舉傳 王宗茂傳 溫如玉傳

王萬善傳　劉穩傳　孫宜傳
高岱傳　吳翰詞傳　王良策傳

第四十一卷

志

國朝楚名臣列傳（脩入獻徵）
劉三吾傳　楊溥傳　夏元吉傳
鄧廷瓚傳　劉大夏傳　黎淳傳
李東陽傳　熊繡傳　李承勛傳

伍文定傳　何孟春傳

第四十二卷

志

宦蹟列傳（補遺）
顧璘傳　王忬傳　李憲卿傳
蔡汝楠傳　周美傳　唐繼祿傳
呂應會傳　陸州傳　楊豫孫傳
劉慈傳　阮文中傳　陳塗傳

周如斗傳

第四十三卷

志

雜傳

徐壽輝傳　明玉珍傳　陳友諒傳
熊天瑞傳　彭天寶傳　歐普祥傳
墨古迭傳　龔福傳　龍末兒傳
徐景榮傳　方與時傳　趙勉傳
陳寧傳　陶仲文傳　陸炳傳

文編目錄畢

原缺第一葉

以修爰崇華搆華搆伊何神棲黔鑾大御之東越
有嘉壤命工營度鳩材闢脊揮斤成風注汗為潾
群靈奔驅厥祇忻娛彫題赫奕華榱賁朗金揮玉
映丹綺碧交瑞烟騰雲寶炬燭霄日月閉曜山岳
聳標近綿 宸極遠摩斗杓上帝居歆百神來朝
歲之孟夏大工告既乃命勳輔奠爾神位神之既
貨萬法攸萃以引以遵衆妙是詣以昭以明罔有
氛翳相厥攸居曰惟康利惟天聽卑日鑒在茲天
錫 我皇兩澤祁祁於萬斯年以粒庶黎天錫
我皇臧殄醜夷於萬斯年以永丕基天錫 我皇

壽考無期於萬斯年以祿以熙臣拜稽首勒此頌

詩

禮部進皇極萬年頌 并序

臣聞禹王濬洛肇啓禎符箕子衍疇爰陳洪範
九類別而彝倫敘五位定而皇極章夫皇大也
極至也所以統群動之宗而正四方之表者也
自古帝王雖五德殊運而明統顯祚率由斯軌
故應天時行而豐業茂著與道合真而永世底
定也 皇帝紹天明而撫世正人紀以凝圖仙
範靜延玄風丕振操太乙之柄而數之萬億開
其端運太初之樞而事之千百理其緒粤若
聖壽之初度式符天數之始生五五相承源源
未艾本之一元而衍之爲十二會有三百六十
運焉又由是推之爲四千三百二十世有十一
萬八千六百年焉此聖極萬年之紀應 皇帝
天曆無疆之休誠宜鋪張鴻懿宣之中外永
昭極臣等叨厠禮官欣逢聖誕謹効下武之什
作頌曰

於爍我明肇天之紀立極垂憲應符端軌 列聖
紹統茂緌繁祉逮我 皇帝龍飛漢水渼水洋洋

聿發 我皇恭己受籍胤祚彌昌地祇詔歎天神
降祥大業於昭焯哉煌煌煌煌大業惟皇作極丕
倚不偏協于克一風偃雲飛陽滋陰剝何穀不嘉
何遠不聖肅肅巍巍秩爲有秩邇悅遐柔罔弗俾
率是彝是訓乃見帝則上帝之則 我皇無佚惟
誠有感惟德有苾懽欣休豫動則獲吉錫厥庶民
受天之隲蕩蕩平平帝績以凝布獲流衍騰茂飛
英厥茂厥英守之以精天以之清地以之寧陟降
對越得一以貞道孰爲貞無將無迎究道之極與
時偕行孰視爲形孰聽爲聲合於自然天神天明

建極之妙厥由至聖一極居中五福畢應三元效
法列神宜慶令和滌光凝真返性　帝位有常以
保以定會極歸極永延泰盛於萬斯年配天永命

禮部進玉芝頌并序

臣聞帝王光撫興圖誕敷元化天將使之享有
壽福以永主華夷豈獨瑞應茂哉蓋必有神仙
靈異之錫焉　皇帝心涵太始道契元真頃者
帝啓靈蹟禪宣神草我　皇昭受爰歷播辭臣
待罪所司謹按圖記伏議以為天產神物常現
於有道之朝曆思所注當有應期而出者亡何

赤縣細民寘搜幽剔香山翠微挾筠籠而至者
日相望於道也既而十取諸山玄嶽首進其他
聞風踵接無遠弗屆蓋名巖大麓之珍丹角蟾
蜍之瑞燁然充庭矣於惟帝貺無已益隆發闡
之東粵惟西向燦茲靈植有玉其能匪灌莽之
含滋氣凝華蓋謝巖嵐之布潤秀挺層雲自天
降祥尤忻容適惟　皇上膺眷愈篤於昭誠足以
翊聖人於難老而綿大曆於無疆也臣等切惟
芝獻充階何神服食葆侍漢求遣滄溟尚紀
嘉禎永稱盛事豈若英英粹質可備農皇之嘗

會則書不會則不書也而胡氏求書不葬之說謂
有怠于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
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
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疑皆意之鑿也非春秋
指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穀梁曰
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
志之也外取邑不書有告則書也戊申衛州吁弒
其君完書弒君之始也其不書公子者州吁弒君
之賊衛不以公子告也義係弒君也胡氏以莊公
不待以公子之道故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

為人君父者之戒也州吁有寵而好兵而公弗禁
石碏諫而公弗從此左氏之傳也孔子烏知後有
傳之者豫置覆而使人射之也此儒者信傳之過
也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春秋書遇之始也公羊曰
遇者何不期也穀梁曰內為志焉耳元年宿之盟
而今復尋之也謂私相遇可也而胡氏以為惡其
無人君相見之禮易徵之也宋公陳侯蔡人衛人
伐鄭書諸侯會伐之始也書公書侯其君自往也
書人衆詞也或非其君自往也左傳曰衛州吁脩
納公子之怨于鄭也諸侯不當私相會伐也而州

玆上瑞神運大行以和沆瀣以通性靈周覽八極
保合太和三光朗淨衆象森羅於萬斯年受天之
佑式穀且多臣拜稽手庸以作歌

禮部進玄應瑞鹿頌有序

歲戊午夏四月有白鹿見於浙山督臣馳獻
皇帝嘉悅維特臣等伏蒙賜觀於永壽仙宮進
而按圖索記皆曰天子萬壽則白鹿見臣等不
勝忻忭爰勒頌章上紀鴻烈鋪張揚厲大都前
代之庥應備矣粵惟秋閏白鹿復至自齋雲之
巖夫物希覯則瑞瑞駢應則奇昔老君降生發

祥賓李黃帝御極締紗瑤池然間現寰區猶光
圖牒乃今歲紀未周二瑞聯集矧逢 聖誕適
介仙禧豈非曠古之所尤難覯者哉 皇帝含
真體道運極登樞昭事上玄欽崇彌篤遹聘雲
巖神棲未妥普施勅建廟貌煥然訖工未幾靈
異遂顯何其神且速哉壽明之徵益章章矣慶
茲玄貺尤深抃躍敢忘蕪陋謹頌九章其詞曰
卓彼靈巖孰營孰峙神霄洞天滇環壁峙幽邃鍾
之是曰帝址其一
維帝之址漠漠與區神之格思風馬雲旗時歆時
臨孔厚孔綏其二
緬彼玄宮麗於南服既蕪既圮脊馬大麓帝命維
新靈承有肅其三
肅肅靈承載經載營巍巍奕奕永妥帝真瑞應溥
將陟降於庭其四
鹿之來矣孔毘孔特濈濈閑閑不驚不踰赫赫帝
命以眷明德其五
厥質伊何素毳赤瞳厥觕伊何如虬如虹戢轂馨
宜式遄其逢其六
維川有靈維山有秀既輸既効神或恐後歲戊秋

閏 天子萬壽其七
是倚是騰來儀來馴一陰一陽與道合眞含和葆
光返性還淳其八
大帝壽明不肇光宅瑞符伊始美戊則獲昭受長
生於萬斯億其九

靈雨頌

赫赫雲漢維日杲杲焦我下土轉滋爲稿哀我人
斯曷其籲禱其一
帝切于痌寅欽厥思籲災降祥宗伯之司宗伯稽
手展也令儀其二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内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表

禮部賀瑞穀第一表

嘉靖三十五年七月十七日西苑進一莖雙穗瑞穀九十五本仰惟　聖德感通天庥滋至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帝苑凝和嘉穎呈祥於萬寶玄穹普貺靈岐擢秀於三秋況當　聖誕之期忻覩休徵之應時如有待祥豈虛生恭惟　皇上德合兩儀仁涵庶類春祈秋報夙知稼穡

之艱難冬雪夏霖時切殿壇之叩禱惟至敬潛孚於昊極肆禎符屢獲於昌辰迄用康年聿呈嘉穀鍾太和於二氣實含地脉之精垂雙穗於一莖大發天倪之秘金穰濯露煌煌秀暎金鋪玉穎搖風細細香飄玉宇蓋惟天因誕育彰幽贊於神綏斯乃地瑞蕃興迓洪釐於帝錫數周九十五本允合純陽祥開億萬千年式昭遐算獻之　祖廟表黍稷之惟馨貯以神倉顯粢盛之恒裕斯實豐登之大慶繁衍之殊庥也臣等幸際　明時恭瞻嘉瑞仰　皇仁之默運浩蕩難名慶靈貺之昭孚揄揚莫既伏願福斂箕疇壽綿羲曆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四時均玉燭之調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萬歲肇金甌之固

禮部賀瑞穀第二表

嘉靖三十七年閏七月初四日吳恩降生瑞穀一本三穗者一雙者五十五仰惟　聖德感通天庥滋至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帝貺昭垂茂錫嘉生之瑞天田誕毓聿呈希世之珍登實穡於西成炳禎符於南極臣民快覩中外騰懽恭惟　皇上道妙函三功妝明兩敷洪仁以滋庶

類秉至敬而格重玄六氣均調慶雨暘之時若萬靈協應兆年穀於屢豐惟聖誠積而愈純肆天眷久而彌篤忻茲上瑞允為康阜之徵式際　昌辰特薦明馨之祉屆三秋而擢秀先　萬壽以迎恩玄液抽華氣孕陰陽之粹靈滋啓秘光涵日月之精象叅兩於連莖祥開舜畝爍駢繁於合穎數準羲圖綴聯珠萬粒於勻圓之美搖風溥露千嘉穫堅好之庥雙岐已邁前聞三穗尤為創見矧大壇增煥方祗奉乎玄眞乃嘉穀降康適靈承於帝命誠宜薦之　宗廟昭民力之普存播諸聲歌

顯神功之幽贊也臣等幸逢熙洽久戴生成仰大
造之難名無禆塒贊睠昊恩之特異莫罄揄揚伏
願景佑日臻玄釐雲集爛千箱而盈百室永綿保
定於鴻基餐玉粒而吸瓊漿益衍康寧於鶴算

禮部賀平倭表

昨者倭夷犯順近該提督軍務諸臣捷音奏報仰
伏 天威蕩平巨寇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聖武布昭海寓獻徂征之績 皇威
丕暢寰區收底定之功秉肅氣於三秋廓妖氛於
萬里懽均中外慶洽神人恭惟 皇上道合太清

功參玄造體乾元而撫運禮樂征伐操自出之大
權秉離照以當天文武聖神運無方之妙用雲行
雨施仁恩普被八荒獸舞鳳儀謨烈重光 累葉
百靈協應已致治於無虞四裔咸賓每蓄威于不
戰蠢茲倭寇犯我疆隅藉華逆以作腹心釀成禍
孽梗海濱而爲巢穴忍肆虔劉倡亂彌年自棄舞
干之化專征屢命尚稽奏凱之期爰籲昊穹仰神
威之助順特廑 宸斷破衆議之紛紜是以篤馭
多方羆虎奮橫戈之氣弛張默運鯨鯢失跋浪之
雄怒赫臨戎投蝟毛於燎火機行對壘折螳臂之
抗輪計出萬全功收一戰覺渠授首知天網之難
逃遺孽逋魂悔帝刑之罔赦雖周家玁狁猶煩六
月之師而殷世鬼方卒致三年之克告諸 郊廟
徵顯佑之無疆播於臣民覩太平之有象華山歸
馬匪徒奏吳越殊勳汴海洗兵抑且嚴華夷大界
臣等躬逢 熙運目擊 洪休眦贊何能共際乾
坤之泰懽忻倍切長依日月之光伏願 帝祚益
綿 皇圖永固合車書而同文軌萬年撫駿業于
金甌率圻甸以綏要荒四海荷鴻禧于寶籙

禮部賀進靈芝表

前蒙降 諭十取諸山靈芝未至茲苑平縣民張
道民獻芝若干本理宜稱賀者伏以瓊莢布谷五
雲開永壽之原仙餌充庭三秀迓佇神之感瑞應
雖由德至眞全自與天通懽洽宸衷芬騰御扆恭
惟 皇上道合貞一德合通三膺寶籙以乘乾憲
紫微而垂位神工幽贊而禮樂征伐不爽其權玄
範靜延而日月陰陽各安其職過者仙箕指示式
番瑶草之文德意傳宣遂遍名山之訪 茲者論謂
逮於南宮爾承遵命靈植遂叢於赤縣爭獻 御
延產自翠微萃英精於嶽孕光擢紫極表色澤於

天葩丹蓋煌煌滿載煥爲龍之彩玄莖燁燁紛遝
刻芹嚛之忠幸有因而至前芻蕘不棄古典遂之
非石肩踵相承惟　聖主乃能致之非神明其孰
爲此功收一合迫逸軌於蓬瀛質燦七明得眞詮
於軒曆蓋天心格于幽遂聿遵　萬壽之期故帝
德妙於感通頓縮三山之路臣快瞻玄覬忻遇神
庥脩以作歌陋芝房於漢世永言配命比蓂莢於
虎階伏願保合太和渾涵萬化穆清拱帝覽八極
以周遊沖粹凝神並三光而普照

代尚書謝遣祭先師廟表

伏以聖集大成報祀聿隆乎曠典儀承特遣銜恩
矜被乎殊榮仰　九重崇道之心顯　一代右文
之治光生　綸綍龍淦儒紳恭惟　皇上敬一傳
心神明般運紹虞夏殷周之統操綱常禮樂之權
天表日華握禎符而凝帝命金聲玉振建皇極以
叙彝倫思道統之相傳明聖獨尊乎尼父遡淵源
之有自情文兼備丁辟雍特屆仲秋禮虔丁祀惟
聖心如在恂恍已徹乎幽遐而　帝命於昭將
事益嚴于對越豈期謭陋濫竊簡俞鳴珮玉以趨
蹌幸免宮墻之外望陜廟庭而祗恪敢云俎豆之
習聞臣敢不夙夜致齋勉率貞清之責必芬成饗
無存仰止之思伏願　聖學緝熙　皇圖保定存
神過化三才合上下而同流繼往開來百世俟聖
人而不惑

禮部賀　萬壽表

本年八月初十日恭遇　萬壽聖節臣等誠懽誠
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大德必得其壽禎符
彰五福之元　聖人克配於天寶曆衍萬年之統
瑞藹紛騰於　紫極純禧丕荷於玄穹懽動華夷
慶延　宗社恭惟　皇上瑶圖凝命寶籙乘乾道

契沖玄總均調於九氣神凝靜一膺翊護於三靈
極建中和而禮樂明備功參化育而海宇清寧苞
羽儀韶文治覩垂裳之盛氊裘欵塞明威宣戴斗
之區爲上帝以立心綏下民而歛福天惟顧道仙
蓂屢秀於東階地乃獻珍嘉穀聿呈於雙穗昭太
和於有象兆　聖壽以無疆節屆仲秋辰逢景誕
慶雲郁郁色流華渚之虹甘露瀼瀼澤溥瑶池之
液庥徵畢集協氣旁流歲月日會屬於丙丁允扶
元命天地人和同于上下茂啓　昌辰樂奏鈞
天開八荒之壽域籌添海屋接三島之仙源嵩嶽

賜呼華封鑒祝臣等久叨　恩渥幸際　熙明獻
唐鏁以攄忠未伸報悃繼周詩而作頌爰效微忱
伏願帝眷彌隆玄庥益介天長地久遐齡永邁於
三皇川至日升泰祚遠超於百代

代尚書謝賜仙鶴服色表

伏蒙　聖恩頒賜在直六臣各大紅五綵雲鶴紵
絲衣一襲臣謹頓首祇領及附名廷謝外切惟仙
鶴係一品服色而臣實二品茲蒙同五臣頒賜是
出　特恩臣誠感誠忭稽首稱謝者伏以內苑聯
班覲龍顏之密邇中官傳詔賜鶴錦之輝華顧穹

秩之未躋荷恩私之特異寵逾素望感切丹衷恭
惟　皇上治邁唐虞化孚舞羽統天經地緯而道
妙於裁成極日照月臨而恩覃於衣被聯三陽之
交泰忻萬宇之皆春景慶維新玄禧茂介實惟至
誠之昭格是以上帝之居歆臣直撰何裨寅清罔
效每捧絲綸之渙汗輒隨勳輔以揚庥揣分既已
多踰捫心惟知有感詎意　賜衣之渥復叨超級
之榮喜極而神欲飛眷隆而心益懼蓋仙鶴為羽
族之貴豈比凡禽在服色乃殊異之章用施有德
臣先鵷鷺慚報稱之為難侶近鳳鸞愛遭逢之不
偶臣敢不益思奮翮永從玄圃之遊勉效和鳴丕
闡　清朝之盛伏願　鴻圖昌熾　鶴算綿延萬
福來同歷萬年而永泰四靈畢至合四海以咸熙

代侍郎謝遣祭三皇表

欽蒙　皇上遣臣祭三皇于景惠殿以牲醴脯果
頒賜到部除分送本部尚書侍郎外臣謹稽首頓
首伏以皇仁冉世為千招濟之功　帝德好生
一代展明禋之典肆國家之大事在祀而　君父
之特簡尤榮祇荷　綸慈荐膺脤錫恭惟　皇上
道兼明聖會千古以同神德配渾淪參兩儀而並

運軫民情之欲壽躬切痌瘝遡醫學之開源歲隆
昭報爰諏冬吉詣景惠以攄虔特遣春官竭悃忱
而祇事臣久塵撰述莫效涓埃叨佐寅清猥承任
使肅將　明德馨升俎豆之陳重拜　神庥芝徹
膰羞之逮駿奔匪懈勉自效于崇儀　鴻賚駢蕃
實多慚于後食寵逾素分喜溢丹衷伏願斂福祉
以錫民致中和而育物弘開壽域八荒消妖札之
虞大轉鴻鈞五位享熾昌之盛

禮部賀靈雪第一表

運者　皇上為民祈雪久而益虔乃嘉靖三十七

年正月初七日卯時雪澤大降臣誠懽誠忭稽首
頓首稱賀者伏以　聖主勤民屢竭精虔之禱皇
穹眷德弘敷康阜之徵允大地以騰輝煥同雲而
布瑞三登洽慶萬姓均懽恭惟　皇上道合沖玄
神凝太素對時育物　宸情毎切於民依建典祈
恩　齋顓時屢於歲報念食係萬民之命以稔爲
期而雪乃五穀之精惟時斯瑞茲者九冬已届三
白稀呈雖天相　朝工和煥允賚於將作而帝虔
穡事豐穰未卜於來年爰啓雷宮秉精禋而迓祉
徧徼神祜祇祓祀以承馨　亦懇久攄識天心之

有待玄蠶茂介忻皇鑒之靡愆於時禾及亥分乃
瑞倏呈冬令青陽啓泰千門方競於迎春素靄凝
華六出相將於送臘矧當人日大荷穹恩翦綵縷
僉民樂歲時之盛堆瓊積玉天開稼穡之祥合萬
象以含滋混二儀而普照光摇漢苑氣洽周原匪
徒殄九地之蝗蝗全消物癘抑且洗六邊之兵甲
遂淨胡塵蓋幽贊成能式覩　聖神之妙用而於
昭合德眞妝造化之全功也臣等霑被自天懽呼
動地式歌帝力咸仰庇於洪私無補天工徒銜恩
於景貺伏願玄厤日迓帝眷雲臻齊七政以當天
四海頌雍熙於玉燭協三靈而翊聖萬年綿保定
於瑤圖

禮部賀靈雪第二表

昨者　皇上以入冬未雪竭誠虔禱天心昭格於
本月二十一日之夕靈澤大降顯彰瑞應臣等誠
懽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　聖禱虔中一德
速瑤穹之眷農祥誕布六霙呈玉宇之華麻徵豫
卜於宜年靈源均沾於應臘恩普率育慶洽黎烝
恭惟　皇上道妙惟精神凝太素握眞符而配命
茂衍明昌裁元化以乘時弘敷對育五辰從敘雨

暘若山川穀惟修萬彙昭蘇神人和而靈祇受職
猶屢穡事謹歲典於齋祈每軫時艱務靈文而籲
卯茲屬一冬之已半顧惟三白之尚慳爰涓吉於
雷壇明馨祇薦復徧修於宮廟　綸命肅將丹奏
誠陳肆精禋之肇格赤誠旋展儼上帝以居歆俄
嘯八裊雲同恍覩九衢月映始霏微而集霰倏飄
灑以彌空盈尺爲珍滲漉徹無垠之界封條示潤
琨煌照不夜之城璧綴龍樓際新成而表麗琪紛
鳳苑社宿翳以流粹參一陽資始之功玄膏發壤
川腐含生之澤瓊液迎春和靄域中殄蝗孳而

入地塵清塞上消虜氛於凝沙蓋五穀儲精雖眞
宰顯太平之象而二儀合德實 聖人成幽贊之
能臣等幸際 熙辰忻逢 上瑞式歆帝力共仰
沃於恩滋何裨天工勉承庥于精白伏願玄禧日
迓帝祉雲臻四時行百物生神道與乾坤而並運
萬國寧庶徵應皇圖邁軒昊以無疆

禮部賀瑞鹿第一表

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初十日該總督都御史奏進
白鹿仰惟 皇上聖德感通天庥滋至謹按圖記
皆為 聖天子萬壽無疆之徵臣等誠懽誠忭謹

稽首頓首稱賀者瑶穹錫瑞式彰永壽之符實籙
迎祥茂衍長生之慶應金方而誕秀兆玉眷以開
先喜溢臣工懽騰海宇恭惟 皇上神凝沖漠極
建中和祖烈重光煥成功於熙洽皇猷丕顯臻至
治於清寧玄德昭孚上帝溥靈承之貺洪仁覃被
嘉生眾類應之禎肆佑命之彌隆致庥徵之屢見
茲惟上瑞實邁前聞屬當溟渤之津適發蓬瀛之
秘十極運彩燦晶粹於瑶光庚曜儲英映澄輝於
碧水纖塵不染留窺香柔之眞詮純質無瑕宜獻
仙宮之上壽向 天階而攸伏馴良共喜其依人
望 靈囿以來遊貞素何慚於洪極銜芝護蹕長
瞻御輦之光伴鶴儀庭永作玄都之侶啓壽明於
經始信愈熾而愈昌介景福以駢臻將時萬而時
億臣等躬逢熙運目擊奇祥趨文石之班抃舞率
先於鵷列效華封之祝揄揚莫罄于嵩呼伏願百
祿是遒四靈畢至星輝海潤卜年逾軒曆之期日
照月臨御宇邁堯封之域

禮部賀瑞鹿第二表

嘉靖三十七年閏七月十八日該總督都御史再
進瑞鹿益彰我 皇上聖壽齊天之應臣等誠懽

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昊恩申眷徵 萬壽
以延禧仙籙儲祥合兩儀而表粹明既協虹辰之
祉靈承藹星馭之輝慶溢來同懽均普率恭惟
皇上握樞御曆立極建中體精粹以合眞會陰陽
而成道重熙撫運普萬彙以昭蘇至敬凝圖統三
靈而歆格顧茲上瑞允卜長生自古為珍待至人
而後出非時不見率曠世以希逢矧惟帝命之頻
仍益顯禎符之未艾不逾旬月迭應後先始由定
海之津啓眞詮於蓬苑繼瓠齊雲之麓闡靈秘於
仙都燦矣霜毫並耀金方秀瑩芝哉矜角尤諄玉

質岬嶸以偶承奇天作一時之合白川徂嶽神彰
兩地之能當　聖誕之肩臨共衡環而獻壽讖
天顏之有喜長護蹕以承庥蓋靈巖之法宇方新
祇迷玄真之應肆壽殿之神棲攸爰騈呈南極之
禎得數既多應則非僞誠足以翊聖人於難老證
往牒而愈光者也臣等再覩鴻庥殊增雀躍忻隨
率舞忍溢頌於萬呼聲効和鳴矢嗣音於天保伏
願　皇基嶽鞏景福雲臻上泰清而下泰寧萬禩
衍昌圖而益永星重輝而海重潤八荒開壽域以
咸登

代尚書謝入直表

南宮拜命方叨玉署之榮西禁宣綸遽荷金鑾之
直奉玄修于秘密沾鴻造之殊常撝分凌兢感懷
激切仰惟　皇上德超遂古道合太清弘宣幽贊
之功時流聖藻丕闡玄黃之旨愼簡詞垣地逼清
虛侍從極瀛洲之選典隆密勿對揚依御蹕之光
顧臣質本凡庸久麋鉛槧寵階撰述曲被陶鈞頃
待罪於秩宗莫稱寅清之職收攖情於　禁直濫
隨崇峻之班豈意旬時頻承優典荷傳呼于　詔
諭增高躍于奔趨恩出　宸慈慶逢丹霄之上遇
同勲輔行聯香案之前臣敢不益竭鴑忠仰酬
寵眷勉馳驅以圖報愈堅精白之忱惟夙夜之任
公違恤身家之務伏願玄佑日邇皇庥川至照臨
庶物仁覃戴斗之區保合太和壽享齊天之域

代尚書謝加太子太保表

伏蒙　皇上以大慶覃恩加臣太子太保臣誠懽
誠恐稽首頓首稱謝者伏以禮書要秩寅清仰贊
乎一人宮保崇階殊渥重輝於八座西禁荷金鑾
之直南宮侈玉帶之榮感激非常凌兢莫措伏惟
皇上德超邃古道合太清天表日華握禎符而

凝帝命河清海晏御璇極以延鴻禧茲逢　大慶
之期茂啓高玄之典仙函洞闢三靈既集瑤圖壽
域弘開萬祝帷騰寶辰臣叨司秩禮揄揚莫効於
華嵩無直禁垣撰述何裨於　綸綍自慚庸拙濫
塵文石之班由荷優容猝被華袞之錫惟保傅亞
公孤之選在　當宁每愼簡掄肆寵光同勲輔之
隆於微臣實爲忝竊行聯香案爛玉彩以輝煌地
切丹霄覩龍顏而密邇銜恩爲倍眷重而感益深
闕歲三遷位崇而心愈惕雖天高地厚仰大造之
難名而日照月臨矢孤忠以自勵伏願四靈畢至

百祿咸孫明禮樂而幽鬼神和氣允綏乎保定嘉
唐虞而樂殷夏麻禎求際於昌熙

禮部賀靈雨第一表

茲者恭遇　皇上爲民祈恩澤于上玄特諭禮部
停刑禁屠祈禳無行祇事之始即雷電交作甘霖
微灑乃五月初六日夜初七日雷雨大降遠近沾
足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　聖主
祈恩徧精禋而祇叩皇穹眷德霈靈澤以敷祥慶
洽堯年懽騰禹甸恭惟　皇上體道含元對時育
物與天地合其德先後不違同陰陽運其神流行

無息昭蘇萬彙尤懷稼穡之艱清穆九重特軫閭
閻之隱屬茲仲夏偶值恒暘肆氛異之未消廑
皇心之有惻爰頒　綸綍特薦明馨載　飭臣工
並嚴祓省神靡不舉感通速神道之乎天亦何言
奏格兆天心之順時方祇事忽繞電以轟雷益竭
精誠候興雲而致雨滂沱瀰注土膏乘玄液以含
滋優渥流通物意隨化工而俱茂百嘉暢遂登禾
麥於周原諸沴廓清洗甲兵於漢塞與民斂福允
延豐穰安定之禧爲帝立心益顯聖神功化之極
臣等職均九秩官備四時共沐恩波愧天工之莫
贊同沾膏澤仰帝力以難名伏願萬寶呈麻庶徵
協吉五風十雨長歌大有之年川至日升丕衍無
疆之曆

禮部賀靈雨第二表

茲者恭遇　皇上躬禱雨澤于雷霆洪應之殿祇
事之初即獲微灑二限之夕雷雨大作遠近霑足
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　聖主重
農事祀爾明馨之禱皇穹眷德靈滋敷豐稔之祥
澤徧八埏恩濡九野神人胥慶遐邇騰懽恭惟
皇上道通九如德合重玄歲序靡愆　宵旰先勤

於稼穡厤徵協應　宸衷特軫乎民天睠首夏之
既臨廼甘霖之未降攄誠顓帝精禋祇叩於雷壇
渙命肅工齊祓徧修于宮廟玄儀肇啓油雲將聖
意以凝陰赤幗初申膏雨隨宸車而應禱滂沱入
夜滋舜畝以降康霡霂崇朝浹周原而薦社嘉禾
暢茂頓回淑氣之和品彙昭蘇益兆宜年之慶天
番珍貺匪惟隋寶禱於西疇水挽銀河抑且洗妖
氛於北塞蓋神機默運普夫利於不言斯聖澤汪
洋昭太平於有象也臣等叨霑祿秩久荷生成仰
帝力之淵深消埃莫報慶　皇恩之優渥祝頌

熙能伏願景福彌隆純禧益茂歲豐時若登盈恒
裕乎金穰物阜民康熙皡均和於玉燭聲鴻圖於
有永延聖壽以無疆

代尚書謝賜麒麟服色表

嘉靖三十八年九月十六日伏蒙聖恩頒賜銀
五十兩大紅金絲麒麟胸背紗羅各一襲臣謹祇
頭祇領訖竊惟麒麟乃上公之服今蒙 頒賜實
出 特恩臣誠榮誠感稽首頓首稱謝者伏以瑞
慶大來鴻恭允徵於聖壽寵恩普被麟章特賜於
微臣服以拜嘉感而思懼念臣章布寒微駑駘下

朕惟遭逢有幸遂效質於漢庭顧奔走何能乃獲
遊於周囿茲蓋伏遇 皇上大德好生至仁弘化
恩覃庶類重華收舞羽之功敬格三靈多瑞集遊
郊之兕明當 萬壽適介雙祥由聖誠素格下重
玄斯神物式彰乎典數臣鄰胥慶中外騰懽詎期
綿典之圓成頓沐華褒之下逮矧茲麟服式邁鵷
行章施匪止於飭躬黼黻實先於象德暨名器之
尤重佩服奚勝洵報稱之為難凌兢罔措臣敢不
益思策勵期勉效於馳驅誓竭涓埃與少酬乎高
厚伏願龍圖啓泰鳳曆綿昌內順治而外威嚴一

德覃孚於戴斗嘉唐虞而樂殷夏萬齡共仰於凿
宸

禮部賀瑞兔表

嘉靖三十八年八月初十日恭遇 皇上萬壽聖
節該巡撫淮陽都御史李某奏進白兔一對臣民
快覩瑞應非常誠足以徵我 皇上萬萬年無疆
之慶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衡精
炳瑞玄穹申永命之符紅豆呈祥 紫極介齊天
之祜應金方而毓秀爛玉彩以交輝慶集 一人
慶均萬寓恭惟 皇上神凝太素道契元真弘至

治以叅三煥成功於明兩鳳儀獸舞雍和協上下
之脈岳貢川輸靈秀發乾坤之蘊多方瑞應神功
久徵於幽遐異類景從造化悉歸于陶冶茲惟毫
獸實表奇禎月窟儲英爰分祥於下界星津孕質
迥拔穎於中林凝縞毳以無塵輝涵碧水燦赤瞳
而有耀光映丹丘本為希世之珍非時不見竟皆
一朝之獲借偶而來至性通靈響應先徵於神授
馴資抱素遙歸何假於虞羅豈惟數叶二儀抑且
時逢 萬壽彤庭爽霽方騰嵩岳之呼玉瑞來同
況覩神明之賜精符 元命衍實籙以迎禧天啓

華辰會瑶池而締妙仙宮侶鹿爭許色澤之奇
漢苑紛芝共羨光榮之美永依香案悟至道於忘
蹄長侍紫皇獻靈丹於鳳掲以義將柔服行收偃
甲之功而象取文明益顯垂裳之化誠昊恩之特
與而往牒之無前者也臣等幸際　昌期恭瞻正
瑞班以趨石先率舞於鵷行技媿濡毫矢興歌乎
鴻烈伏願四靈畢至五福咸臻以八百歲而為春
秋曆算邁羲軒之曆合億萬國而同文軌皇圖過
堯禹之封

擬翰林院侍讀學士解縉恭進四夷咸賓詩

并序表　嘉靖辛酉科湖廣鄉試錄

永樂元年某月日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解縉誠懽
誠忭稽首頓首謹以所撰四夷咸賓詩并序繕寫
奏進者伏以寶曆誕膺一德邁重華而履帝宸威
茂暢八荒遵首作以來王式觀異類咸馴仰荷昌
期非偶華夷一統之盛自古所難天地萬年之功
於今為烈匪宣金石曷示埏垓方期侈詠以揚庥
特奏　宣綸而致飭竊惟北辰奠極三光森翊戴
於躔垣南面乘乾萬服拱崇嚴於晉率窮輿醜孽
雜列要荒中國聖人亦多容蓄惟盛世未必咸賓

故王者付之不治陣酬涿鹿漸兆戎興羽格虞苗
猶煩付舞古示膺懲之訓刑御戒於防微代彌安
攘之謀忿蔓延於猾夏迄於秦漢侈心盛而獲耗
相當降自隋唐涼德滋而繇虔尤甚下逮金元之
世倒懸冠履之防民亦何辜天將啓運肆大命之
有俟縱眞主以隆興欽惟　太祖高皇帝淮甸提
戈金陵定鼎自甲辰而歷戊寅之歲經營中夏者
三十四年自興旅以迄封功之辰芟攘羣雄者億
千萬國川諸夷於遠徼聯題屬表以迎降驅殘虜
於窮荒辮髮奉琛而納款乾坤土宇肇初闢於洪

濛玉帛冠裳際重光而熾盛恭惟　皇帝陛下紹
堯致治纘禹恢圖表識龍姿潛服占太平之象躬
扶鰲極開元紀永樂之年深惟負荷艱難先詔訪
羅遺逸寶源列治給農器以銷兵紫禁披圖悉民
嵒於秉燭洋泥頒郵御勒寵歸車里止侵宸書代
戰戈韜甲偃熙悉躋仁壽以陶嬉日照月臨蠕蠕
仰光華而洪附甫屬觀端之會耳目維新欣逢開
泰之初禎祥畢見匪直中邦慶戴載瞻累譯來朝
幅輳一時冒玄霜而凌赤雪梯航萬里陟險阪而
涉瀧濤島逆夷工稱剌儀而踴拜溟洋屬國篤親

翠以齊摯烏思並八剌以來庭舍利獻竺西之賚
哈迷率部酋而稽顙毳裘豹漢北之毛異服紛龐
棃椎跣卉皮而糴詭侏言互異雜猓玀咿嗢以傳
呼髭髮赤䏥繪圖莫辨文犀玉齎筐篚遥呈蠻館
充陳幾盡有生之類彤庭并辨益彰無外之勳喜
動天顏丕衍明昌於奕世光昭帝業敢忘規頌推
矢音伏念臣早擢袛聞獲侍山 書而預議繼移臺
院猶司監察以廉邪待用遺歸蒙諭恩同父子省
愆甘擯誓言老棄河州詎意餘生忽承特命修文
翰苑尋遷秩於北扉閣踈文淵併參機於內直計

今受遇莫過微臣咸謂摛詞謬推薄技神擢兎穎
侯膚伐以鋪張文績敷書秪德音之徽惕宣祖功
德上下神祇可格嚮陋漢鏡闡王會而卑書文軌
咸同志平淮雅快聳臣民之聽直追韶濩之遺蕪
敘四言緒亦 乙覽伏願宅中圖大謹始令終惟時
惟幾康明康而勅命不邇不殖防逸欲于柔邦集
五福以來四靈庶類覃恩於戴斗撫三辰而齊七
曜千齡式化於垂衣

擬賀隆慶登極表 代作

茲者伏覩 皇上嗣登寶位乃於禪畢之期始受
四方羣臣賀者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
以天開黃道八荒遵首作以同春位正紫垣萬國
仰繼離而出治承上帝龍綏之命嗣 累朝熙洽
之基慶溢臣民懽均普率恭惟 皇上睿資天啓
聖學日新慈祥夙裕於宜民丕篤承祧之祜純孝
允徵於格帝於昭嗣服之光虞舜文明總勳華而
邁德殷宗恭默基宥密以忘言肆惟中外傾心令
聞協謳歌之素仰荷皇天眷德禎符顯昭受之隆
大器攸歸欽繼承於末命神靈有統屬托戴於羣
情肆 一人之謙讓未遑乃百辟之合辭愈固遂

告虔於禋類勉肇正於靈承 玉几導揚秩九儀
而履籍 翠華臨蒞擁五位以凝禧聽獻歲於東
皇玉帛介履端之會肅乘乾於南面天人應開泰
之期陽道復昌嘉生畢暢爰稽謨而定命咸除舊
以布新存錄遺忠言路早披於閶闔祛除左道妖
祲大滌於乾坤省庶邦惟正之供首寬仁而培國
脉停一切不急之務先敦朴以 正朝廷率畿甸
以綏要荒盡庶萌而濟育涵昆蟲而濡草木合萬
彙以昭蘇窮谷懽呼獻祝 太平天子蠻方忭舞
覘知 中國聖人仰 龍德之正中同瞻 景運

行 鴻圖于萬億式際 昌辰臣等職忝觀風心
懸就日頌 恩綸而感惕揣勵翼之無裨望 宸
陛以趨蹌媿揄揚之莫罄伏願宅中圖大謹始慮
終敬天勤民祇德重光于 列祖安內攘外純心
對越于 先皇駿業恢弘御宇邁堯封而益廣鰲
基鞏固十年逾軒曆以彌昌

賀冊立 中宮表

萬曆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欽奉 詔書冊立 中
宮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運際
中天 六禮協文祥之祉 道隆配地 兩儀弘

載穆之基 瑞藹春暉歡騰 帝寓恭惟 皇帝
陛下 聰明天縱 仁孝夙成 撫普率之瑤圖
就盈成之寶運 睿齡方茂聖化宜先于有家
順教維殷乾造自需夫作配祇承 慈旨穆遴
淑儀 寶冊騰輝燦龍光之鉅典椒塗賁脊協
燕喜之羣情臣仰瞻祥光忻逢 慶舉伏願 主
德當陽而澤億姓惟 帝祚之繼繼繩繩 母儀
正位而奉 一人十億祥而詵詵揖揖

冊立 中宮賀 仁聖皇太后表

萬曆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欽奉 詔書冊立 中
宮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慶溢
彤闈四表式承乾之化 儀隆嘉止萬年垂昌祚
之禧 孝養益新歡騰無外恭惟 聖母仁聖懿
安皇太后陛下 貞純天啓 恭儉性成 壼範
肅雝迪 元良而纘緒 母儀靜正穆 長樂以
怡眞眷惟 大禮之告成忭覩 慈顏之有喜明
章婦順太和忻合于崇辰誕嗣 徽音至順凝休
于載物臣幸瞻 鴻典阻造鶴行伏願 天施地
生視綿延于瓜瓞 星輝海潤卜 壽祉于岡陵

冊立 中宮賀 慈聖皇太后表

萬曆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欽奉 詔書冊立 中
宮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毓聖
凝休衍慶源于燕翼 應坤錫祚諧和律于鳳鳴
慈極輝騰 文祥喜溢恭惟 聖母慈聖宣文
皇太后陛下 安貞配地 柔惠承乾 毓羽儲
禎 福覆之綏愈衍 關雎昌嗣 窈窕之選惟
虔穆卜 昌期適應洽陽之吉丕降 正始允徽
媯汭之符肇 王化而豫順尊敷惠宗公而懽忻
交暢臣情同燕喜念切嵩呼伏願 瑞藹長秋祝
慈齡之川至 澤均函夏仰 皇祚之日升

賀　中宮皇后表

萬曆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欽奉　詔書冊立　中
宮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位正
璇宮贊　聖主垂裳之治　光膺寶冊培　天朝
嗣服之基春宇輝煌　母儀靜正恭惟　皇后殿
下　夙成溫惠　克配高明　徽音允嗣乎前芳
帝心簡在思媚作偕于　上聖　慈命赫臨
嘉禮告成　九廟之神靈胥豫　昌辰協應　兩
宮之孝養益弘通觀　泰運之維新快覩　乾綱
之有助臣猥司禮徵祇奉　綸宣伏願　陰陽時

而和氣致祥福覆集　一人之慶　天地位而嘉
生咸暢本支延百世之長

賀加上　兩宮徽號表

萬曆六年五月初六日欽奉　詔書加上　聖母
仁聖皇太后尊號曰　仁聖懿安皇太后　聖母
慈聖皇太后尊號曰　慈聖宣文皇太后臣誠懽
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惟　聖盡倫　尊
養極無方之孝因心制禮　崇稱洽罔極之懽
戩穀來同　徽音敷賁恭惟　皇帝陛下　聰明
天縱　聞學日新　則堯德之安安　景文心之
翼翼仰承　一本劬勞顧復之維均虔事　兩宮
左右周旋之匪懈玆屬　關雎之正始爰定　文
祥眷惟　慈報之難伸不隆　嘉號　金章奎燦
綸宣掩映于三辰　玉冊雲封禋告歆通于
九廟臣心懸　魏闕望切　彤庭伏願　日照月
臨老老　恩覃于普率　天長地久親親風動于
華夷

賀　仁聖皇太后徽號表

萬曆六年五月初六日欽奉　詔書加上　聖母
仁聖皇太后尊號曰　仁聖懿安皇太后臣誠懽

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位正璇宮　嘉
禮式光於天合　文垂瑤冊　徽稱特耀乎　母
儀　奕世昌熾多方起孝恭惟　仁聖懿安皇太
后陛下　幽貞應地　順厚承乾　深居誇穆穆
之容祿光顯性　蒙養廬兢兢之訓啓　聖緒猷
屬　大禮之既成功存擁護宜　芳名之益邵
典極推　崇純淑有徵激椒塗而同燕喜好和無
競慕彤管以逝　鴻庥臣竊守遐陬忻逢　盛事
伏願　終溫且惠八荒承　四德之禧　俾熾而
昌萬歲享　一人之養

賀 慈聖皇太后表

萬曆六年五月初六日欽奉 詔書加上 聖母
慈聖皇太后尊號曰 慈聖宣文皇太后臣誠懽
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恩隆 慈極
崇徽遍式于九圍 典耀 宸樞均美聿光乎
一本燕貽集慶 鴻寶獲祥恭惟 慈聖宣文皇
太后陛下 毓帝堯門 裕昆姬纂 雖飲食起居
而有養 教豫家端遠 鍾鼓琴瑟之既諧 順生
和樂 彤庭燦彩仰 至德之難名 玉冊騰輝
述 純禧而應號篤生 聖人之子實原於聖善

而周 兩獨居天下之 尊允稱乎恤民而惠禮臣
猥司遂徵快覩 曠儀伏願 泰祉延長 眉壽
增而本支益衍 坤維鞏固靈源浚而潤澤無疆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序

贈高御醫考績序

當正德末年 車駕議幸 南京有太醫徐生者
從 闕下上書言 陛下生長深宮不宜數履櫛
沐恐虧損 聖躬以逍 太后憂書奏 上怒下
詔獄掠訊必致之死會中貴人有解之者已復
廷杖遣戍烏撒今 天子嗣大位詔錄 武廟時
諫南巡諸臣生始從戍中召還進御醫今御醫高

余之先生是也先生少孤鞠於舅氏因冒姓為徐
後官御醫奏復高姓今中朝士多後貴不知先生
為 武廟時徐生也以故 上書事罕著云職祠
氏曰余嘗典內制竊覩中秘所藏 南幸章奏盖
一時叩闕者無慮百數十人咸炳炳卓偉稱不朽
矣比余忝 朝訪求先朝故老顧無一存者而獨
或考先生始末嗟乎信有天道哉方先生 上書
時秩不於士非有言論之責榮顯之遇易於感
激乃一旦懲藉意氣直以藝事指斥 乘輿蠢粉
呼吸間耳已而諫者多斯死杖下先生素柴脊竟

不死諸杖者罪止褫職乃先生獨編戍荒裔瘴癘
叢箐群猩猓而貧魑魅瀕死者數矣又不死乃得
奉殘息以際　今上中興之會此豈有人力哉嘗
屈指當時事垂四十年其死杖矣其死謫矣其某
者又及用而死矣即今先生丞自濫冀名位卑漸
將遂湮滅必不得與舒黃諸君子竝傳吾是以知
奇迹微者降鑒彌篤蒙禍烈者延穀亦求天之報
施善人若泛然無所據今觀先生則靡錙銖爽矣
圖刑九重既參合之而使然哉論者謂先生賚又
宜調徒以爲人峭直扵世子子然足跡常在戶內

一時貴人無識其面者坐是官不厭人意世非無
敢言之士當其盛氣勃勃似莫有攖之者一遭跌
斥乃困憊顛躓之不勝遂失其所操往往刓方以
求合如唐韓退之願奏薄伎以贖前過者比比然
也或遂介髮其平生焉扵是天與人交棄之第沒
沒死耳若先生自首髕髀一官四考既不以前之
所爲責報于天又不變其前之所爲求附扵人而
甘陸沉以老其中之所植何如也今舒黃諸君子
捐世久矣當事者恨無由起九京而大用之而扵
先生顧又抹摋如是然以其抹摋之也故得久存
扵世此豈所謂惟天不容偽者耶故事薦理上績
天官例從大宗伯投牒上下其考焉今大宗伯爲
而安吳公端毅人也吳公覽牒矍然曰此即　武
廟時徐生尚無恙耶付職祠氏特與之最而職祠
氏者扵先生爲鄉人遂併著其上書事令後世有
誦云

贈東陽丞魏君序

余嘗怪戰國時士掉三寸舌以要萬乘之主取人
之家國而置諸掌間呼吸響應立見成敗諸侯爭
附麗之遂藉其氣勢析圭儋爵身都寵榮至父母

妻嫂不敢仰視爲孔子者則恒笑之以爲其術傾
危不足道也然以其言施扵人國往往遠事情而
見跡棄以是儒者數困咀藜祖禍不厭死而已矣
或者謂天下搶攘故掉舌之士說行而身顯若當
治安時公卿大夫需次而進則雖辯若懸河不能
攘人之有而自貴也信哉言乎然今天下又有魏
君者君少無賴省見容扵里中兒乃跣而走京師
京師人無過之者嘗貸斗粟扵所知弗與君但頷
之而已余始計偕時君方在逆旅中窶甚其後再
見佔君已爲今緹騎帥太保陸公從事太保爲

天子環衛親臣尊嚴無比諸從事鮮當太保意者
君在左右惟太保意指使無不可故曰見寵信自
是君之門多貴人轍矣君嘗召客治具甚都客無
有弗君召者金紫滿座必致款曲而去然亦不專
爲太保故也今年夏竟由從事授東陽縣縣丞東
陽隸浙之金華郡稱巖邑今之縣視古侯國而丞
之秩即亞令而人民社稷之責均也君不階一資
以徒手得之亦奇矣使以君之材從橫戰國間貴
豈止一丞哉今浙中用兵　天子方破拘攣以收
後異故士有起徒隸爲大將者則一丞固知非君

之所安也他日乘駟馬車過里中即無勝行蒲伏
之迎道傍必有嘖嘖美嘆識微時魏君者嗟乎儒
者之道不誠勞而少功哉於魏君之行有感焉贈
是序

贈金都事之任閩藩序

古者藩翰之使得自辟其幕若唐石洪之從事於
河陽軍是也當是時御史大夫烏公重喬爲節度
使而洪於東都爲處士之秀烏公羅而致之人以
是賢烏公之能得士而又賢洪之得禮於烏公也
蓋兩相推重云今天下諸行省其權得專制於方
之岳其部若府若州邑之吏群然趨走以聽約束
歲計其土之入而斂之以輸諸大司農大都與唐
之節度使所體而其下亦有幕職以代書記之勞
若都事者其一人也然　制不得自辟其廢置悉
詔於　朝而一時士之充於幕下者皆無所別擇
而來以故幽使僻處之賢多不得自致於賓客之
選而爲之使者亦無所藉以託心膂焉於乎幕之
職等耳其重於古而輕於今之世也如此豈非格
于制耶余以謂世無石生耳假令其官石生也道
又石生也而揖讓於藩翰之庭有不翹然而出者

乎石生之道韓愈稱其與之錢則辭勸之仕不應
今之人果有是乎宜其無以自見於世也吾友太
倉金君爲太學生二十年始選補是布政司都事
閩地環山帶海素稱饒沃自兵興以來仕者多不
樂之其土乃金君得之不見有幾微之慼金君爲
人恂恂儒者外醇而內辨固有石生之道者其往
也無論辟不辟吾知其當翹然而出也然石生在
河陽未幾召用其所施設不得槩見計君蒞閩日
久而閩方多事治決征謀將不有待於君哉夫往
歲寇掠吳中禍猶閩也死者枕籍而司牧不問野

無事而責迹無已君蓋曰攀而內隱之矣使者吝焉則以告焉有闕焉則與闕焉毋尚出以亂其師無遺訴以病其民州亂閭閭他日奏太平之理金君剛與有力哉而視石生之於河陽又何如也金君曰敢不夙夜以奉君子之訓請書為序

送王元蕭參軍奉使南還序

始王君元蕭隱焉鞍山之麓有宅一區有樓三楹其陰面山架積圖書千卷咏歌其中足老也余嘗乘夜訪君君邀余登樓望四顧山色掩映杳靄樹可愛既又觴余翠微之閣閣據山半時夜漸闌燈

隊昏黑灌莽極目君命童子持燭前導乃緣崖而上列藉驩飲酒酣放歌聲震林木質明散去茲遊亦奇矣哉同遊者為沈君子晉張君子培也而余識王君始此自後會有兵革之役環海騷然所謂翠微閣者雖去家不百里而近亦無由一至而余與君皆項尾亂離不相見者三年比余再入京師則王君亦守參軍於京師君故愛客而參軍者又隱吏無帙掌馳驅之勞日杜門謝事乃余得以簿書暇數往來君家取醉微吟清嘯灑然浮埃之表山是余兩人之自托於相知特甚無何沈君亦自

洛中來為儀部郎益離然朝夕如長在翠微時而獨張君者官金陵每宴未嘗不思張君也今年春王君忽奉使事還江南匆匆告余而別問所途曰將適金陵夫金陵之稱佳麗舊矣别有張君在耶張君見王君來必喜當為盛供具奉王君以燕磯牛首之勝仿佯臨望興懷今古視昔翠微之遊何如哉嗟乎王君之行壯矣然獨念與君周旋羇旅數年既不得從君之行以釋其翹衰之思而又奪其所好以重余離索之感於其別也烏忍以無言耶君歸視其故廬與其圖書無恙試觀於焉遊處

廻首當時客皆在江山數千里之外則君亦豈能遂忘余也王君曰余老矣歸圖婚嫁事畢即來余咲曰昔向平婚嫁既畢遂謝人間事去遊五嶽不返矣君得無從此去乎王君咲而不答

贈襄守汪大夫遷閩臬兵憲副序

國家自倭人內訌環海之民晝呼夜驚席中而臥者蓋垂十年于茲惟閩寇後發而遲解致屢 天子南顧憂每 詔所司慎簡知兵之士以充臬選于是襄大夫汪君名在奏中先是大夫為司馬尚書郎會 明堂始建遣使者部木湖湘間督需甚

亟有司多以怠事坐譴乃銓曹出大夫治襄大夫治襄二年有驗蓋至是復有今 命云夫襄劇郡海防重寄世皆指爲盤錯地士爵者非人莫授乃大夫兩以才被選其不輕而重也豈不較然哉今儒生以章句取富貴類澗于政理苟其中無所馮藉則往往竊穰苴之說以文其口或遂蒙槊顧爲俛引繩墨佹在守文之吏畢甲易與耳至今當事料敵很瑣顛頓甚於懦夫蓋俛首而甘覆敗者何繫也昔七十子之徒衆矣惟仲由可使從政至行三軍孔子不與由此觀之士未有不能致理而

能治兵者也兵可以遊談乎哉徐學謨曰余過襄陽登峴山觀其土風佳麗城郭完好人民鱗比未嘗不歎然于其郡大夫也余故善大夫至其治襄余不能知其政知其民德大夫于于焉若嬰兒之戴慈母所郎史奉若蓍一嚴于神君惟所指使無不可大夫日與賓客徜徉山水間引觴浮白歌驪嘯呼若無所事事而四方譽大夫者臆決唱聲如出一口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焉于大夫其亦深于致理之術也哉今大夫將去襄而之閩而當事者方欲移其治民者治兵余又不知大夫于穰苴之說何如然閩善導民者必和其師無道詠矣善禁奸者必緝其旅無自焚矣徐而鎮之抑而居之附衆刑亂固圉鋤梗周文子之兵而卻穀之將也哉閩師老矣治法征誅當有所待 朝廷日望太平之理以紆南顧之憂大夫其又何辭或曰大夫故善文辭所出語類漢賈誼楊雄乃世無以文庸大夫者蓋竊悲焉余嘗誦習大夫所著書其談析理道甚辨而讓名善仕諸篇則其所深自得者殆將息陰而避景者歟故以之治木則治治民則治治兵又

治若大夫者知其無亂盜于世也唐人詩曰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卽世以文庸大夫也亦書生事耳孰與擐甲建牙坐擁參佐廓妖氛于萬里外哉襄之衛使者華其行于是索予言歸之

贈羅郡倅序

余治荊之兩月郡倅羅君以病謝去余識羅君之日淺君大都爲人侃侃自守職治淡能嚴而不苛簡而克核村其外而腴其中蓋今之良吏也會府僚友君某王君某牛君某皆善羅君而惜其去討猶之乃羅君之請益力且曰某自壯歲厎家爲漢

陜令中遣譴謫淛嚇者屢矣盖廻旋十五年而始
得令官卽令需次遲延以徼華㬚歲月豈復余儀
乎余聞之爽然以爲知道之言昔召公告老周公
作君奭以留之而二疏之乞骸骨漢廷公卿不聞
有挽其去者且爲盛供張以祖其行至韓昌黎復
侈談之而其事益章嗟乎去留之際可易言哉士
大夫以官爲家久矣漢唐近古止足之風已落落
僅見乃今時視漢唐又遠甚榮途腥穢塲目薰心
假令二疏楊少尹復出世亦無有羨嘆之者況復
祖遂之侈談之如昔人供張之盛者乎夫物無常

賤趨之則貴亦無常貴舍之則賤倅固列郡一郎
吏耳非有典刑之寄師傅之尊藉第令淺丈夫居
之其熱中濡首猶之萬鍾千乘耳君一旦弁髦之
而去卽世無有羨歎之者而其所自貴不既多乎
余仕也久齟齬如君既不得隨君以去則安敢復
附君奭之指以沮其行遂與諸君飲之江滸而侑
之辭如此

贈大叅雷公之任山東廉憲序

歲辛亥某起家爲職方郎今楚叅知豐城雷公在
武選當是時　國家懲虜變後愼選司馬之屬以
飭戎事故諸曹郎多自他尚書郎簡調一時魁梧
雄特之士雲蒸飇起日環坐而談鈐略若置塞垣
於几席間人思自露其奇以修西北之急公以舊
曹郎屹然處衆中獨不輕出一語某時私識公爲
人端雅凝重如湛盧在匣韜光剷彩不炫人以剸
割之利如握千鈞之弩於掌中審固而激矢不欲
苟發以徼倖中之能他日　國家所托重而恃力
焉者或在此而不在彼也徒以待公之日淺不及
見其所施設其後十年某待罪江陵而公以湖藩
叅知分澧于公爲部吏公所部自施羅忠巴而東

暨于洞庭岳陽之渚西直九永拓地千數百里冠
帶奔走之吏溪蠻洞酋之君長日揖讓于庭者亦
以數十百計風殊而候別地大而拮遐最號難治
乃公以其端雅凝重之器徐而鎭之弭亂閑閑馴
梗理棼宣幽徹遂沃乎中浹乎外一其本昌乎其
施方內藉以乂寧者三年盖自以識公於十年之
前者至是益驗自不啻若指河之無所變遷而撫
荆之績則又公之所獨注而尤詳者前年江決巫
峽水建瓴下奔流須洞齧崖而走背登南紀城以
望東注之勢樓堞間可俯而掬也而四郊不見烟

火之色者逾月當是時士苑飽于魚腹而歲租不隋茹墊懸于樹杪而逋徼岑午公固主計之司也少挑動則荊墟矣公顧謂其曰守無逡巡袖手爲者惟天阼剖于有荊匪民之辠惟司土之無良以脣是大罰敢不夙夜以徼惠于 社稷之靈于是矣謀于分巡李公亟下已責之令以佇 緆詔
緆詔不得則議請折兌折兌無所出則議借帑鏹帑鏹不給則議移賑金以代正供正供既愉則議閱粜以防後潰凡孜孜皇皇惟民是務聽者若痌瘝之在其身而民竟用是以晏然帖席蓋庶幾乎

古之稱儀而不害者夫爾公痵疾奇以危顯王良御馬捷以險呈荊州固公所試奇捷地而民之德於公者匪直他尋常槃施者埒也將不世世與僕頌之乎公今去荊吾掌東臬知荊民如失慈怙願公自是位益高所施設益遠建牙開府交睫可俟
國家之所託重而恃力焉者將于是乎在而公以其所自信者日張而大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不在是行歟東之撫公謝公者亦一時司馬觸其端雅凝重絕類公之爲人試與之談十年事而回視雲蒸飆起之衆銷零幾盡乃公與謝公俱彫在大僚則又不能無感于功名利鈍之數也敢書之爲序

贈郡丞李大夫上績還 朝序

往余爲郎嘗侍於大宗伯高安吳公評騭當世人物與公門下士之賢者公素慎許可乃亟稱荊州丞李大夫之爲人旨第洞直肺腑所蓄一視可盡余竊識之私心時嚮往焉而無從屏交之也既余以爭山陵禮失銓部意遂出余守郡而得荊州人或謂余起家儒生而又爲郎之日乂於郡職事匪故所操縵也將必絀乃余心則沾沾喜以有李大

夫在何憂絃之不安耶比至郡則大夫方領木務奔走施夷金峒之間去江陵千數百里而遙又無緣以識其面乃荊州人口頌大夫賢者洋洋矣後數月大夫始以竣事還郡相對驩然因盡得大夫之爲人果豈弟而洞直者也果示人以肺腑者也語云千聞一見誠有以哉夫士之相知誠難矣昔延陵季子假歷聘以識子產乃太史公則欲爲晏嬰執鞭彼其人仕殊國生殊世而翹驀俯仰若不能已于其情者誠有以樂之也矧士之出乎其鄉同乎其官與夙昔之所嚮慕而願見焉者哉宜乎

余之驩然于大夫也今世士大夫好以勢力相傾
下長乎人者負其貴不肯降于其氣故滋傲貳于
人者安其卑不肯直于其道故易謾長與貳疑傲
與謾交如是則外雖驩然而其中若反眼不相識
者故官邪易生而職事由之以紕于古之所謂和
衷者何有哉乃大夫則不然大夫判於荆又丞於
荆前後幾十年雖獨其人豈弟洞直之可交而雅
負典刑所藉以辨風謠求故實亦無有出大夫右
者余固非習於吏者也始余為之凡施諸民而度
其無所害者則一意專慮毅然必行之略不左右

顧己民未見德而上之人且以為病已焉大夫自
金岀施夷歸一日謂余曰傳云獲上治民當如是
耶余始愕焉洪焉若有所失以自悔其前所為之
非是乃大夫居常亦斷斷然不忍袖手旁覘阿意
順指以求說于其長即予皮板戒倚相中規何以
加焉蓋逾年而荆州之治緝漏補隙轉惟為譽若
有聞于時者非余一人能也剖劘鐫鏃大夫其亦
有賴于茲土也哉當　三殿災將作需木湖湘間
甚急二千石以弗任被逮者纍纍也乃大夫獨相
督府間關險阻辨治于山童材遁之餘卒獲偉幹
以稱　上意故督府之德大夫視余尤甚今將上
其事行且奏最京師大夫當膺顯擢無疑以大夫
之才決非久滯於世宜無施不可獨余之所恃以
寡過者一旦望望然去之不能無離別之色乃與
之飲酒而追論宗伯公之知人

送大參李公分守荆南序

燕人悍於操舟即御艨艟巨艦輒有怖色乃吳儂
駕舴艋遡洪濤頓頓下上捷於翔鳶捽與之騎與
燕人爭峻坂之利則必深謝以為不能假令其役
不相易而習則終其身為燕吳人爾烏能游刃萬

萬哉以故致遠者一水陸兼航騎然後可以通化
居而辨風候也徐學謨曰　國家用人意蓋深遠
哉夫藩臬並制方內司府殊軌職旬宣者主厚儲
蓄撫激揚者務偵奸儈二者蓋吳航而燕騎也然
非公之命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守事也乃又先
之以旌別章癉樹風聲所帥率之訓則巡兼焉故
航與騎異用要於致遠巡與守異司歸於利民使
不易習不工宦不遊遷不善斯非致理之論哉山
東李公之守荆南也則自巡陟焉公才大而施博
志一而精尊遊揚縕藉鉅細兼總方為巡時首先

治吏三年間諸部所擒贓墨咸置諸法饕殘惕息
靡不憚公威嚴儼然有神君臨之者逮撫鰥弱則
若哺嬰兒前年境內大水凡為弛征已責湔囚犴
盜發賑飭防者殫竭心力故所全活無算人曰李
公巡而守者也公今又為守矣諸所行事歷歷在
掌握中其所以舒民瘼之隱悉寧居之利懷光遠
之業裕公私之儲視前當加專焉乃昔之攝公者
亦且惴惴焉率職有采未敢肆然揚吐以戕公所
哺之民公又非守而巡者哉先是公貲父會當遷
父老私議於野怖恐公一日去荊既前守公遷矣

民曰安得公代守以承庇我民已而公果代守則
無不躍然頌 天子聖明蓋當事者念荊湖民歷
甚思一良吏保釐之非公不可而公又熟于其土
者固燕人之騎而吳人之航也乃公內持淵懿外
示介持雖令遡洪濤旋峻阪靡所震撼于中而楊
驅飛鞚悉中肯綮宜其所至著聲允當用人者之
意也哉諸僚吏謂某能悉公行事謹授簡端拜而
書之

贈楊博士擢倅大名序

往年 天子用建安李公為太宰公為人峭直子
予而行雖九列貴人不少貸以顏色顧獨喜以文
章稱引後生凡士能吐一奇語當公意則私識之
他日銓司有所論薦多屬焉以故一時薦紳學士
咸忝忝嚮往人思追琢以求知于李公而余時試
吏銓曹亦嘗蒙公一言之譽自公以讒廢所知士
咸他有所附麗乃公之德獨往來于余之心不能
忘其後三年聞其鄉有楊先生者以計偕來京所
當於篇翰聲隱隱出士林長者車日輻輳戶外余
時有荊南之役不及交先生以訊李公子孫今年
還自湖湘則先生自吏部郎謫教嘉定二年矣始

與之相見見其貌顒然聽其言纚纚然讀其文章
淵然鏗然甚類李公因與道平生知先生少嘗遊
李公稱莫逆交誠韓退之所謂見元賓之友如見
元賓矣俯仰今昔余豈能忘國士之感耶居亡何
先生移大名倅將與其徒為別而余方退耕於野
南北齟齬他日思先生且不得見況能因先生以
思李公于其行烏忍無言語云士屈於不知己李
公廢天下之談藝文者略於時矣豈憐才者罕覯
哉華茂傷本類於理道闕然當事者或有深慮焉
大名為畿輔內郡去年虜犯北鄙聲援甚急 天

子與二三大臣鋭意安攘　詔所司愼簡才良以充馮翊之選乃主爵者竟以屬先生意豈專在文事哉將擬其實而咀之也襄李公不常以司封郎篇倅寧國乎擬雍容而習簿領若卑卑矣然今之談省吏者莫過李公大匠運斤不當如是耶諸大夫士咸曰先生嘗攝嘉定事則治移攝太倉事則又治左驗較然施于大名將郡民固圉以當主爵之意何憂格刃哉余再拜曰楊先生眞李公友矣

贈嚴博士移教寧國序

吳興嚴先生來敎嘉定二年士皆烝烝嚮往無何

擢掌寧國教事以去先生爲人博雅醞藉望之粹然蓋稟稟德讓君子嘗視邑篆能以廉簡和其民民無敢骫法相犯者又知其有用世之材御史廉先生能乃疏于　朝曰臣察境內諸校職學博氣偉無右嚴某者往試之吏又輒有治驗請加異擢以風在位撫臣亦以爲言事下吏部議蓋數月而有寧國之命邑之縉紳咸詫曰頃年　天子鋭意吏治用大臣言破一切拘攣以收儁異先生固以儁異薦矣乃竟以恂慄遷徙即先生無色沮寧不爲御史地耶余曰嗟乎用人者不誠艱難哉逸格

在大夫之徵鑒也冬介盧葛來先是公閽許不在故復來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事闕也夏狄侵齊左氏曰狄閫晉之有鄭虞而侵之也書之著滑夏也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元咺訟君殺之宜也而仍書大夫見不當專殺也及公子瑕書及以元咺之故殺之也瑕無罪而殺之亦過也衛侯鄭歸于衛胡氏曰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不名者責晉文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之以忮害戕本支此皆信傳而求之過也名不名者皆仍史之文

也晉人秦人圍鄭晉伐鄭討無禮也而秦助之已而秦伯私盟于鄭戍鄭而去之秦晉之怨始此也介人侵蕭蕭宋之附庸也書介人侵蕭罪夷也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傳以爲大夫無遂事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耳言公子遂矯君命聘晉此意之也焉知非君命也而胡氏又以天王使上卿來聘而魯不朝京師使卿過載二命出也爲履霜堅冰之漸諸侯之朝王固有時也安得以意而苛責之也　三十一年春不書王正月史闕也取濟西田濟西田曹田也晉

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贈邵將軍移鎮嶺東詩序

今國家需材甚難至需將帥之材尤難蓋　祖宗以武功平一海內崇禮勳胄以故府部之設畧倣漢氏大將軍位在丞相御史大夫上之意慮至遠也承平既久　天子寖寖嚮意文吏於是韜鈐之習漸以廢怠　朝廷雖歲張武綱蒐牧英偉以猝外侮然科殺之入不能當文士之什一豈非偏重之勢使然哉頃年倭人內訌大司馬惴惴檢牘思得往時能戰之將稱塞　上意蓋逡巡數年於是

命劉郭戚四大將相繼崛起虎視東南折關摧陷焠樹奇勳瀕海庶萌始脫於剪屠之難然一遇征調所謂四大將者率不過互易而往而驍雄方略卒未聞有五之者抑何嘶嘶也乃今復得邵侯侯閩人少籍行間雅以儒術緣飾武事歲丁未始以其學起家奄至專閫三沙之役大司馬檄侯而東將諸將以逸賊冡讁乃侯亦在讁中屏居海上者七年頋侯自以神龍蠖屈乃日厚自晦匿會劉將軍分閫吳淞與語奇之名始隱隱起劉去而鄧將軍代鎮侯以故人叅隨戎幕問乙丑歲島夷犯境侯遂領前麾偽艕艋出沒烟濤間不逾時擒斬略盡分閫乃以其功上之撫臣撫臣詫曰東南乃復有邵將軍耶亟疏侯名以水兵遊擊請大司馬逆之數月竟推忠海叅將以去或謂是行非撫臣意部將軍得無有不平之色耶余以爲不然漢用衛霍征討匈奴居延代郡互相犄角蓋不欲令其以功相掩耳今惠潮去吳淞雖數千里而遥然島道出沒悉爲重鎮賊犯東海則鄧將軍主之賊犯南海則邵侯主之用人者豈無意乎他日溟洋翼擊生縛夷王如史稱驃姚繼踵再靜邊方則大司馬

亦有餘榮哉尚何惴惴於將帥之難也侯行矣山人王翹雅與侯善乃裒吳中諸大夫詩贈之而屬余爲之序

又贈嚴先生移教寧國序代作

古之爲教者不出其鄉在成周時老更之設天子養之於學以教其子弟者皆其鄉之卿大夫自爲之夫以其鄉之人教其鄉之子弟宜其地近而情狎夫地近則觀視數情昵則懲督難然而教化之所以卒成者何也蓋當其時所謂卿大夫者非庸衆人爲之其材與德固少儲於學長試於朝及其

朝事而歸則邦之典刑於是乎在其鄉之子弟既已熟於漸習之素而堅其篤信之心　天子又從而尊之曰老曰更令其日坐里門出入而教詔之以事有不心說之誠服之者乎後世事不師古先王之法舉歸於蕩然而學校爲甚　天子之試吏類不以成材進而卿大夫之於子弟多狎於耳目無復古者教學相成之意於是　國家建學始以四方之人相易而爲之師蓋徒取其觀視之不翫懲狎之易施而不復計其人之材之德果可以爲人師與否而況敢望其如古之所以爲教乎又其

人率不過二三數年即相繼代去故子弟之視其師不啻逆旅之於過客其人之賢與否惟聽其所遇以爲幸不幸古今吳興嚴先生者固子弟之所甚幸以爲師者也可以一日去吾嘉哉先生爲人淳懿內蘊與人接情意藹然無絲毫刻畫狀其爲教不設科條不煩懲切無間賢愚少長如飲之以醇酒務令其各足而去以故吾嘉之士亦依依然不忍視之以爲泛然之師矧先生又吳興人吳興雖浙省而實吳地去吾嘉不三百里而近其少時所爲經生家言與其材德之槩往往流傳於嘉士固

漸習而篤信之者已三十餘年一旦儼然臨之以爲師是何異於鄉之先生教其鄉之子弟有不心說之誠服之如古之尊其老更者乎乃先生又從仕江陰徙嘉居嘉僅二年即兩膺薦故席未及溫而司衡者又奪之以畀宜之子弟余聞宜之距吳興皆在太湖傍其道里與吾嘉略相當則其鄉之漸習而篤信之者當不異於吾嘉之子弟無疑也先王之制廢於今日多矣而頃年校職遷徙不今有四遐萬里之行迴旋鄉郡即非古之吏老而述蕭衡於化民善俗之善物于是乎在舉一事而

謂三代之治不可復者吾未之信也

徐氏海門集卷之四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序

贈郎闈帥馬君晉陟五軍大營衆將序

嘗仕者率艷內而游外至論武銓獨不然　輦轂崇嚴兵承隸之中佩之班則以勳貂親貴居者輒踰踏不自得一莘外推即愉愉然考鉦而出國門者其人非故產于國門之內則不復有召還意焉山馬君之晉陟五軍大營衆將也則自郎之專闈帥入君始自內營分閫大梁已乃飭郎即行署所鈐轄不當會城之十三至頒頒潘臬指議御史大夫御史之庭其禮埒其荊東西什伍渠率之長授簡而聽約束者下上且二千里寖寖乎顯矣乃今一旦釋其坐鎮之雄而復畀之踞踏不自得之地於君寧亡悒悒少望乎嗟乎語云衡物於市目絫而什伯焉矧　主上意嚮隨所指顧而懸仞千里者我不知　國家京營之設乎其始五軍一大營耳已益三千神機乃拓而為三最後析三營之精銳又離而為十二若　大駕親征則五軍步騎獨分駐內外以指揮十二營為爪牙有臂之任故

京營制重而五軍一營尤重其後承平既久　六飛罕御圉操之旅觚觚猶以養銳而諸裨列校率習于優游即有長材矧能下敵請　闕廷請當匈奴一戰者乎是文法滋繁武階漸紐漸靡之故豈一日我漢初歸馬之後列侯解兵既束手就郡國郎舍人且盡祗執其隙率自考武時武焰始薰灼然卒賴其力以鞭笞四戎山此觀之勢之輕重何常之有今　天子神聖御宇其意未嘗一日不在西北頃者　大閱之禮出自　宸斷振率而繕械飭伍而稽耗豈直一舉故事同將軍營兵求衛霍輩思以追軼　祖宗列庭之烈日月所照蠕喙動色矧　警蹕臨幸咫尺　天威大將軍舉麾一呼勞六軍稽首稱萬歲士嬉馬騰感奮百倍乃君是行適值其會而又獨膺中堅之任爪牙有臂固諸營之所恃力者其不輕而重也豈不較然也哉我君少習虜中事往年則策武闈大司馬以俊異拔置高第嘗是將已目注而心傾之矣茲念營班諸將亡當君者矧又京產也而故熟營事乃按籍而進選於京行且追次升壇之選使西北猝有緩急勑總戎機以折衝萬里君之貯蓄當一日披露其何

以炎單于而報　主上用人者不斤斤然屬君以重營事抃人言君帥鄖日不喜事事而又善病嘗欲避位去此其微余蓋測之矣大鳥之欲飛也必伏其翼鄖介萬山疆埸亡駭豈將養其全力以俟搏扶耶君今蓬蓬然起矣而毋以槍榆之適坐失鵬運可乎

贈別鴛龍大夫擢守龍安序

往年　天子軫念龍州邊夷地遠民獷敎化未宣用撫臣議升龍州為龍安郡置二千石領之仍設僚幕吏如制選髦俊之徒遂為天氐夷用貼寧蓋庶

幾於夏書所謂西戎卽叙云者　今上銳意更化卽遐陬偏隅俯陟才良尤加慎焉乃建元之二祀能大夫自蕪郡貳晉守龍安始大夫之貳蕪以國子先生陟人曰大夫恂恂儒者或不閑於吏卽閑於吏無能解通都之棼而治之也顧大夫沖粹敏決重厚廉平閎乎中肆乎外強乎質無隅乎其施胥委而醒煥能不泥古陳不蹈詖異漸漬融液卒適于道而嵩辦佐二千石以共底于理閱二歲通都人士畏而愛之甚於肝生諸部使者又屢為剡揚之以振動其問於是大夫之擧章徹中外臆決

鳴聲如出一口當事者方懸不次以待俊異乃今顧得龍安郎二千石為尊官而邊郡豈大夫需次地哉嗟乎漢人不云乎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草創之初建侯樹屏袪蔽闢冥民難慮始嘗是之時將屬之庸衆人乎屬之大夫乎樹氏巻禱俗餘風未殄乎武龍門之間下上數千年郎辛陞王洪董稍建施績聲施後世然未有用儒之道以潤色至理者用人者不無意焉司馬氏之言曰創道德之途垂仁義之統傳恩廣施遠撫長駕令遐邇一體中外禔福非令日龍安之所當有事哉昔

蜀郡自秦時置郡李冰僅以疏鑿活其民至文翁始倡敎化士比齊魯彬彬矣大夫匪今之偉儒也苟以其所以佐郡專行于平武龍門之間必能使椎髻被氊喁喁嚮往他日登石門歷雲棧絃歌被野洋洋乎皆大夫之績也西戎卽叙　主上固亦有賴於良二千石哉大夫行矣時屬部諸君德大夫而無以為贈余知大夫者乃為陳其敎化之說如此

贈郡丞李大夫入　覲序

隆慶建元之二年屆　國家三歲大計羣吏故事

郡長吏率若屬謀朕服殿上之天官大冢宰以獻
之　天子弟其幽明加黜陟焉典至重也若郡長
吏以初代至則例不得行而以其貳攝如郡長吏
行事余視宛篆之閱月會廹　覲事乃別駕李大
夫當攝以行祖之郊門絀將宿霰被野鉦歌閞發
余乃執爵勞之曰大夫其毋易是行哉易不云乎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夫人臣欽率懿典遵奉明德
拆讓蓬萊之闕景附日月之光詎非榮幸事哉故
春明之感比於天涯江海之思懸之魏闕則自古
記之矣矧　天子初嗣大歷服且啓舉計吏重典

方開　明堂端冕臨之以頒端於羣后非飛龍之
始運利見之奇遘乎乃大夫顧得以郡貳從仰承
垂拱咫尺　天顏其為榮幸視恒等不乞大倍哉
然聞之虞舜陟后臯陶矢謨則諄諄於知人安民
之訓矣　主上銳意初政日與二三大臣咨議民
瘼茲乘會簡汰因將以哲惠之績責諸計吏大夫
其何以祇是役乎令論治者率謂漢崇二千石專
廢置於郡國故循良繼軌追軼三代其後權分而
勢挈理道缺然矣然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往余不
肖以二千石上計乎大冢宰引列庭下頓頓潘臬

互與酬對某也賢輒以最告明陟加焉某也否輒
以殿告幽黜加焉則漢時廢置之權固隱然猶在
顧知之者不以告告之者不以實賢者以為幸不
賢者以為病由是蔑典而裀國君與相所資以恃
力者將奚賴焉大夫其毋曰我固攝也姑務茹納
以事事諸僚曰大夫之貳於宛也久爵有公廉嘉
問若屬之軒輊固其所燭照而數計者也其何虞
於玆行余再拜曰幸甚大夫之祇是役也惟公則
鑑懸而視遠惟廉則衡平而等辨持以品陟羣吏
即與大冢宰酬對無弗告者矣無弗告且實者矣

他日登哲惠之績誰先大夫乎則余所謂榮幸者
又匪直利見已也大夫行矣車騤馬馳　國門在
望姑壯其役而侑之以辭

贈沈倅赴調序

語云力田不如逢年善宦不如遇將余三復斯言
未嘗不慨然酸心焉蓋傷孤迹之難進云夫孤則
寡援迹則易忽處寡援之勢持易忽之資即令治
朝公聽並觀有遺良馬悲夫悲夫余不能無槩然
於沈先生之行也先生之倅宛也以青城令陟青
城故瘠罷邑土燕民敝先是令鮮脫頡者乃先生

令青城未三載而陟陟又得善地當是時用人者寧不謂先生為才耶青城之政余不及知獨知所以倅宛者其為人大都斌斌秀慧慎殹而强幹其佐政能令野無滯賦案無陳牘閭視屬部篆則屬部人頌之如青城移視旁郡篆則旁郡人頌之如宛令方内稱才吏宜莫如先生者頃值大計之會天子方破拘攣以超登雋異先生宜在殊等居亡何先生竟以青城報謫嗟乎向之陟者果謂為才耶今之謫者果謂為非才耶等青城耳向之謂為才者果非耶今之謂為非才者果是耶此其故不可知已先生白往在青城旁邑有貴人以驕横見戢遂輒騰飛語乃今始驗中矣嗟乎三言踵至則慈母且弗子矧褫逖之臣𢦏先生行矣先生勿言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士不為小人之阻議而易其行愼厥終無替厥始他日必有白先生事者則今之謫焉知非陟地耶善官遇時侯之而已為諸僚作是序

贈太倉州黄倅赴楚藩經衛叙

太倉州倅黄君閩之福寧州人其先贈朝列公仕世宗朝為溫州府同知嘗没於分水之難上憫其勤事忠為之録其後時余為郎蓋雅多大常之銘至是垂十五年君以前蔭補令官能於其職監司檄視嘉定篆事余始識其人貌雍而視正望之知為名家子旣而徐察其政廉而不劌寛而有制佼而無苛勞而善讓四月而輿人頌之甚於真令且視之久而虞其旦夕徙也則為之歎曰卓卓乎其有先公之遺烈也哉余嘗閲唐史天寶之亂北以忠義沾國䘏者比比也而莫烈於張睢陽論者以其能保障江淮至寵其子亞夫入隷金吾偉矣然史不載亞夫行事豈其汩於武衛令忠義之後不暴於世耶君故席世資即詘于一倅碩藉睢陽之職克自奮踔與寒酸爭節槩宜民之政施於旁縣無二心無易操彰美傳盛豈直無媿前人而蔚乎相輝駸駸乎幾於邁逖矣是則睢陽之所不能得之于亞夫者也藉令司衡者旌異而表世焉宜莫君先者居久之楚藩護軍經歷缺銓司竟易侯而去經衛故與倅埒品而局較寒卽遷也於格為左且悠氏之所必須而投之逸於幽明之典何稱焉嗟乎士厭棲卑此詒誠然乎𢦏往閩悠之闕城也實首難東甌而分水為甌南境朝列公提旅

軍逆擊而殉之此與睢陽之功何異當是時先後
公蒙錄者今其子皆得次第亞夫而君之蔭叙已
僅僅如是而其所自樹者民怙之監司信之方今
網羅俊彥靡遺力矣乃竟無所因以徹于上豈棲
甲之勢固當爾耶雖然天地之鑄物也不歙不張
國家之鑄士也不衰不盈今五軍之幕大臣不嘗
詘其子弟以事武人乎固將需其材而用之則又
何君之足患藩衛固無所事事而楚當湖湘之會
君淬其志益堅其所自樹持斤其緒以周旋於臺
省之庭卽東甌事遠已無李翰為之論白而其循
良特起之績必有追而叙之以暴於世者歙而張
之衰而益之意固有在君毋悴然於是行也哉

贈邑令趙侯赴調序

頃年　國家用直指使禰董漕務歲以其期會按
諸部吏而疏之　朝事下大司農覈議之而次第
其譴焉至是隆慶六年五月漕五年之粟入京師
乃直指使舉疏如故事時嘉定令趙侯以六年十二
之月涖也不嘗受簿責而名在譴中民始聞之疑
既而譁於道曰夫漕冬之儲而春之輸也侯及其
輸矣弗及其儲也而咎也米之或愆焉卽愆也譬

則饔餐之夕爲薪之弗豫而尤比爨焉以逐之婦也
寃乎有是哉枯蒲伏而直侯於兩臺兩臺使者曰
嘻是邑之良也將藉以塡撫而室而究譴之也余
豈忘東甌之舉哉業交疏白之　上顧侯自以弗
得其職岡謝印綬去邑之大夫士咨於野曰吏道
難矣往兩臺不嘗以漕罪於侯耶乃今復以漕譴
也傳曰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余諗之曰嗟乎是非
之論何常之有不聞爲弓者病有爲指者亦病弓
乎何則術業之攻異也彼涖侯者其職事固人人
殊矣能無貳乎曩之咎也蓋關之濟矣軍呼籌而
亢之曰必羸民籍則而抑之曰必平已從平而弗
羸焉則侯爲之政也比出諸境而軍爲之攻矣然
則旌之姝也匪譴之囮乎碩余覩事而切感焉昔
唐之中葉天子嚮意理財至以相臣領度支歛號
最急嘗其時閩殿一陽道州耳然且及其考而署
之猶不以其所拙掩其所勞今　上加憫元元竭
恤之令屢下矣乃主計者尚惴惴焉歲繩吏之不
暇江以南攝息而侯罪者常比比也若侯者旬月
令耳其諸所施設精敏廉察民之受德者駸駸矣
一誤薄責輒不溫其席而奪之怙此於公私何裨

岳哉夫史滋史邑滋㴲也邑滋㴲史滋困也侯郎
識矣烏伏其翼適張之耳乃諸君子夫亦根本是
慮乎於是挽侯而不得則相與祖之汀為之賦蒹
葭之二章侯讓之曰余不佞敢任直而尤人哉賦
谷風之三章焉余再拜曰侯之黽勉於嘉勤矣槃
笥故在也敢不以需侯之後

贈李大參入賀　萬壽序

皇帝臨御嘉靖四紀有二載仲秋上旬寔久道化
成之期載值虹旦維時在外侯甸維藩臬大臣得
以職序入賀湖藩在虞夏時為荊州周之建國則

稱楚焉方城漢水險固形勝有足多者肆惟　獻
皇帝降厥有邦山川蟠据鍾靈毓秀　皇上龍飛
應運遂與兩都並列邇乃景藩錫封皇心慈眷有
隆無已是則荊楚帝鄉王國視諸侯甸為首出之
地列岳鎮甸宜統外百官界垣勵翼尤　天子所
獨注者是時大參李公適值昌辰率玆彝典萬年
致頌與天無極禮也顧公廸忱恂之德具碩大之
才始由臺察吊陟臬憲再擢參藩秉公持正弘恕
敷仁有虞廷之明允成周之保釐嘉績良謨方膺
九重咨命玆以入賀行歌天保聽鹿鳴屨舄起
既彤弓知公必得之于書曰三接無疑矣且夫朝
政清明聖壽綿永皆正人君子所深願于其君者
然勢有難焉即今關邪枉之路開衆正之門去
苛急之令求延攬之方乃　天子方端委九重合
和凝靈享有無疆之庥公行又得不能覲光遂適
天顏効呼嵩祝不謂之盛遇歟按禮入賀天下
郡國關省以行荊郡固附庸於湖藩公兩涖荊
南守巡荐任功澤在吏民竊惟　國家論官出入
有均勞之義公玆用享于天子必獲見咨于　上
宅揆阿衡端不為公卜之哉　清問所及必有無

逆之陳以為多歷年所之規　聖明必弘咨岳訪
牧之政亦有懋官懋賞之典然則公之入賀其忠
愛無已之情豈但見於垂紳正笏江漢朝宗之念
已哉詩曰明明　天子令聞不已又曰虎拜稽首
天子萬年謨誠不佞忝公部吏竊以今日　聖
皇壽考之慶者臣祝頌之美比附於詩人之六義
為公致意焉

贈牛司理遷貳西安序

今之論仕者率艷內而游外故吏以其身游寄於
外而其心未嘗一日不懸於內彼其馳驅鞅掌塵

盡焉匪夙夜之力以為之而祈嚮遠懼出於人之
心不能為而後已此其人豈盡欲為國家修百姓
急哉蓋內之可豔不一其事外之可薄亦不一
端夫其可豔者既日以引之而其可薄者又日
以迫之苟非其中一無所槩於斯世之浮沉者鮮
不靡然自嬖於內外之歪也藉令其人優於資紬
於制若今進士之列籍宗姻者已例無國門之望
然且自為焉不悼夙夜之力以祈嚮而遠懼此豈
有所引之而有所迫之者哉其心實以為　國家
修百姓之急耳若祥符牛君者非斯人歟始君由

進士來司荊理蕪而不劌介而無亢其為理嚴于
防範詳於議緩其出入人罪一準於法不肯以己
意與之以偵伺上官顏色一時監司多直君不撓
先後推轂於　朝者無算余初涖荊見其所為如
是竊異其必有所豔於內而為之者又之知於宗人
有連其後與君同事者來皆入為臺省官而君之
馳驅鞅掌如故君自以紬於制無快然之意而所
持于三年之後者盡力蓋庶幾乎古之所謂不二
心之臣也壬戌冬君乃稍遷西安同知君為荊理
時印無管鑰之司而歲值屢侵公務填委日不停
軌號為繁難今西安又當都會地馳驅鞅掌什倍
於荊計君所歷皆善仕者之所厭而逃之者乃克
以昇君豈盤錯之試主爵者固有意哉余聞關中
被山帶河古稱四塞之國在今　朝北枕寧夏西
肩甘肅為京師藩屏比年胡虜跳梁數驚內地
天子恒思不二心之臣以慎固封疆夫守領專城
而丞倅以下各以職事佐守君所司在出納儲餉
以資戰戍于邊備尤急罔知主爵者擇而使之也
昔趙奢為趙田部吏其言曰奉法守公則上下平
上下平則國彊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今西

安之彊弱其在牛君歟以君之才之守必能治賦
太平使民富而倉廩實士生敵愾之氣虜聞狡啓
之思以藩以屏坐收大吏當是時君亦何豔于內
仕之榮哉詩不云乎四國于藩四方于宣余不佞
請歌之以壯牛君之行

贈督府草堂劉公移鎮定海序

往時方內乂寧大江以南不聞桴鼓之警介胄家
類矜藻飾以媚上日幸　國家無事第酣豢甕住
門而視馳鶩投礫鳴劍楫梁之雄頓見謂為粗悍
自倭人內訌始瘝瘝顛頓袖手無措當事者方知

借才於他境而　天子亦愀然南顧思將帥之臣以弭海忠今督府草堂劉公遂起自西川公南昌人故非介胄家子少涉書記壯乃棄去為四方之遊師少林浮屠習技擊脩纂班定遠之為人坦夷豁達以身籍行間從北莫府轉鬬於徐谿蠻洞之區已能俘其渠魁數十輩聲隱隱聞諸縉紳知今天下有劉公在于是司馬大臣以公名應　詔比公提兵浮江而東由金陵度淮渠獲安東奇捷先是賊自通泰騰陸破天長盱眙攻泗州進逼　陵寢轉刼淮右延蔓千里莫有嬰其鋒者公與之遇

於河北將而先登斬其朱衣酋一人賊衆披靡度不可支爭奪舟竄去公率兵舍騎躡尾之縱火大擊烟焰蔽天賊墮水死者亡算于時軍聲震南北而舟山三沙諸賊亦相繼剿平自是廣寇興則檄公而東閩寇興則又檄公而南若天下不可一日亡公者卒所向克捷諸將校俱不得先公獲醜雖公技力絕人而天性忠勇折關衝鋒已死如歸兩軍對壘能令人人生氣此豈譾譾驕簇浮慕以倖成功者哉乃縫衣之論將猶泥於先軫郤穀之所為假令身必不勝衣射必不穿札然後可以將中軍則穿域蹋鞠射鬬狹以飲者能稱漢名將乎公在吳淞時營壘嚴整參佐而下不少貸顏色稍暇則列將校閱騎射或仆雜行伍與之爭伎倆而賞罰其用命不用命者雅有驃騎風至於拊循問勞纖悉周防若忘其身之為大賢人者茲非醞籍于詩書禮義之府其將能乎即今介胄家莫不自悔其曩時酣豢之習人思矯奮以待賊而邁跡武科者歲與燕齊邊徼之士相差等然則公之所利耕於江之南者豈直擒王斬馘哉于是公功高法當侯會定海帥臣缺司馬氏僅用故秩移公

往鎮若抑之也乃吳淞人號挽不得如失怙恃公自是亦有怏怏之色業欲上書求去余唉而語之曰大將不譬之醫乎視時緩急耳急則輕千金以于一七匕即泰緩過之非禮也頃年東南夷難稍平少年持文法者輩無事且將曰今時尚需劉公也哉乃司馬猶惴惴海防視公猶泰緩也而姑以移鎮款之將需緩急焉公無薄定海之役島寇故未滅也而欲以家為哉

贈歙人吳君新居序

歙之土阨而生齒稠夥其民不能得石田之穫則

挾其貲以走四方視貨所羸歛散之以爲給嘉之
土瘠而民善勤其生其地之所入往往不能自給
則仰丐於四方以作其力之所出故今歙之人商
而旅者足跡殆遍天下而吾嘉之輻輳爲盛其附
貫於治城南之槎溪里者爲尤盛競能斥纖嗇以
華其居甍棟鱗比繡錯闤闠閭幾掩土著之籍間
責其屋之僦一爲罷市民三日不得食則譁於縣
門以爲吏奪之也以是歙之居者益晏然安堵頃
年以寇故又自槎溪稍徙治城治城四衢故荒鄙
至是貲以買居填委充溢遂裒然比於壯邑之槩

焉昔漢主父偃上書欲徙四方豪傑以實茂陵論
治者謂其得酌盈濟虛之策今江之南邑之壯者
其財賄自足以通民之有無無俟於四方以爲給
其爲居貲不斬千金以爭寸壤之利爲闤門第比
屋而是以是四方之富商大賈亦無由而闖其境
吾嘉之瘠固不能出漢人之策以自濟其虛也又
安得薄附貫者之居以滋挾其土著哉歙人吳君
爲人愿而好施始洞遊賈服已入貲爲王官因與
縉紳先生游甚聞附仁義之說其治城居亦自槎
溪徙其爲居之屋不與他賈肆爭後入其門蔑呼
籌握算之聲登其堂陳古圖書器物爛然而溢於
目悠其奥室泉石花竹禽魚之勝悠然而會於心
觴焉咏焉以偃仰焉恢恢乎其樂之也則吾所取
于吳君者匪獨能操其羸以通民之有無即以其
居稱是邑之觀也不既偉與古云適彼樂國吾嘉
非樂國也然糊而無猜有而不爭附賈之居縉紳
先生不以薄而以賀焉是俗之恬熈可樂也已吳
君曰吾將以爲菟裘老焉遂書以爲贈

贈龔汝脩會試序

龔氏自汝脩之五世祖尚書公始貴尚書公清白

吏無厚遺於子孫以故三傳而微逮汝脩之父敏
卿文學稍亢少尋以橫罹蚤世方是時汝脩生五
年耳而又早失恃家難殷起或將不利於孺子有
老蒼頭者負汝脩而逃諸江東沈氏沈氏者即敏
卿之舅氏也其家匿而厚撫之會江東寇亂沈氏
携之轉徙四方少長所在敎之學書汝脩故警慧
即能學書已隸博士爲弟子員數年以振貧故無
所知名余能虔州歸汝脩來謁頗奇其貌而憮然
傷敏卿之舊因詢之家與兒子同學書斷斷然刓
刮礪之居半歲餘汝脩既不余鄙而又能自攻苦

由是文學蔚然張甚余謂兒子曰龔生不得待汝歸也今年余官豫章汝脩果以秋捷至則為之擊節歎曰嗟乎尚書公固當復其始哉夫人窮而無所之必通通而無所於制則又窮此天人倚伏之理有固然者昔晉重耳以亡人歸國齒已暮矣其臣之進言猶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懷實敗名汝脩襄之窮也與重耳乞食野人時何異吾固知其必通也顧今秉方剛之氣其欲易動乘復始之會且甚難固吾又慮汝脩之為懷也往余過齊魯之墟則尚書公之遺烈在焉頑嚚問道慨然有先民

之思汝脩行將北上春官齊魯間故老知汝脩為尚書裔孫必有扳附而談說尚書公德澤者君牙之誥曰乃祖乃父世篤忠貞勞於王家又曰纘乃舊服無忝祖考蕭氏之 髮千鈞方在汝脩是行也其務去懷而率祖也哉

贈大參文岡鄭公擢河南按察使序

屬者 上用言官議以謂今方內未臻人寧黔首失業由吏數易亡狀亡以塞指宜循 祖宗久任之法使以下銓司徼示圻外著為令吏於是咸駿駿思聽其職矣時楚藩大參岡鄭公分鄂既二歲所先是公之流楚以車來母夫人於秋高越在數千里外公輒悒悒有陟屺之思常欲乞遇屯之二會新令下公揣之曰我固嘗十年矣業戒僕而逆其室居頃之河南按察使缺銓司竟以公代蓋仍用叙遷例云楚諸大夫曰新令之謂何而行自格之也余曰否否諸大夫獨不聞鼓瑟者乎奏更而絃不調則漫戀乘之矣上爵者固將以善令也而烏知其變通之微哉漢制二千石長子孫而刺史得持六條察二千石二千石者天子所恃以共理天下者也業已重乃刺史據二千石上左重

令按察之有專使也非其官乎觊憲而臨郡國分部而殿最之挈其綱以驗白珥道匪人人能也主上躬聖方建設長利督二千石以下而任之治乃據其上者一不當怙忒稔奸莫玆為甚比而浚之民彌困耳主爵者燕公久矣將舉河洛八州之吏而按之察能復循格而泥非常之士哉故曰以善令也然余有過計焉 國初內外臺權埒即直指使出糾臬而居以相限摑也勢分而體殺漸靡之習所從來矣顧事以聯其官繇人重日中而樹表測景者取準焉何則其揆端也揆端則度貞度

貞則刑肅夫是以上嚴而下懼之以訓四國也使
固郡國之表也而河洛又天下之日中也公何以
當主爵者之選哉惟公惇雅修潔始起家司農郎
已有駿聲出為廣浙而省督學使能不少䛐其法
楚故呰窳俗地大而綱目澗踈公保釐之有恩而
尤以精覈憚其吏即移以察八州風聲尤之直遊
刃耳矧河洛密邇 畿輔四方之輪蹄輻輳上所
齒稠吏之職易稱即不稱易鬬也乃公復樹之表
而肅刑之權不御而事集二千石以下舉錯如之
興利致福諸產繁殖坻有寧宇即不佞長子孫而

太平之理可馴致也詩不云乎崧高維嶽其公之
所以訓四國者歟於是公將歸而壽母夫人雖也
問無恙耶而後從事余祝之曰後命且至矣公毋
畏其私而迂其驅哉諸大夫皆唯唯於其行餞之
江滸例侑之詞左使陳公以授簡不佞乃為叙次
其語內諸行李而去

贈僉憲戢公擢閩藩少參序

曩予觀太史公論次汲中郎事亟稱其人戇直好
面折廷諍姑亡論丞相弘御史大夫湯等即 天
子亦以非見憚此宜以風議著顧列之循吏與李
離石奢公儀休同傳何也令夫禁闥之臣緩頰而
談當世之務至偉烈矣比抑令任職鏡其施設或
鮮當於名實顯居淮陽即不事事然以其素所嚴
重彈壓其吏民郡卒稱以大治此名實之驗也太
史公之書其亦有以也哉乃今有徵於僉臬戢大
夫大夫者故 莊皇帝禁闥臣也當是時 上方
倚注政府相與切劘更始之治諸言事者或陰有
所附麗獨大夫儼然挾裳奏章凡數十上悉裁自
胸臆其尤偉烈可誦者兩事其一諸侯王有所陳
丐故從邸中人上書窺覦輦轂下為奸利大夫請自

今下部使者代奏毋令私人乾沒以穢礣朝臣其
一大司農坐市金忤旨罷大夫爭之以謂大臣不
當被小苛策免顧 召還以重國體廩廩乎庶幾
面折廷諍矣然竟冒諱忌大夫以此見疏比余再
適楚臬則大夫已出領江防部蓋始暱余於蘄云
蘄介洞蠡之會盜藪之闕然一葉箭激飛濤中呼
吸剽迅猝不及備即坐債事譴而蘄彼亡少備一
旦主爵者舉空釜而索飪饋于大夫其利害較白
視昔之馴悍王戢盜鑄奚啻什伯乎以故楚諸部
亡難蘄者乃大夫夙負倜儻之畫既憤盈而洩之

亡施而齟齬而抑視揣鈲拮据劬勤又若忘其故
省都華臃也凡以除韃橐固圉堞廣塵募益艨艟
增將領隨事弊劃為漸建置長利者靡不辦給令
延聯江野市舶周游書絕飛鏃之虞背息傳刁之
警自滁徂鄂千里晏然駸駸乎比於閭閻矣此豈
徒飾緩頰者能耶藉第令大吏公而在宜何如書
誥云社稷之役自外寮始不誠然哉于是大夫部
漸者幾四歲所稍從閩藩少叅去楚諸公以為淹
余諗之曰千章之材匪旦暮長着力也露濡而霜
剝所從來者漸矣往固以淹為露霜也務繁其枝
而撥之本於大夫奚取焉諸公念漸人亡以終惠
于大夫也於其去屬余張之故余遂不暇更端徙
閩事

贈湖廣按察使楊公晉右布政使序

頃年銓司調停久任之法率令方內吏自相轉徙
所省民間遞遽費亡算於時湖藩左使缺則以余
右使代而按察使爾丘楊公適代余為右使其下
叙遷有差蓋余憶嘉靖中嘗為郎典祠事楊公方
釋褐禮部亦隸大宗伯之屬而試政焉公在諸進
士中獨以精敏惓大稱間與之楊推理道則犂然
石畫莫逆於予之心也未幾公去為大行人為御
史為方岳大吏而予以偃蹇遲遂與公不相見者
垂十六年而今復同官於是也揖而居接衽而于
于役與朝夕共理江漢焉以旬宣其民於人生不
謂奇遇哉夫士也匪相遇之難相知實難即相知
矣遭時又難今　天子討安元元日與二三大臣
疇咨任官之術靡遺法矣乃江漢故　祖宗湯沐
地也吏自州郡而上尤所埜注焉公於江漢舊也
而余與公又舊也人舊之求夫是以民狎於治而
視聽亡易也公亦知任官者之意乎旬宣之稱轄

也則天之轄宿焉以輔軫左右也故置兩使焉兩
右左勞而右逸勞者庇乎逸者也逸者裹乎勞者
也如人身之有兩手焉大都共舉則力輕不相用
則氣纏虛延譬師不諸和衷言共舉也壅則不和
不和病國任官者將奚賴焉始公之為御史也監
于方伯之國者三乎間之矣及為按察使也讞大
獄者屢乎見之矣其精敏博大猶試吏時也精敏
者無骪於法博大者無恥於情是和衷之善物也
持以旬宣江漢間社稷之衛於是乎在寧獨余之
所藉以恃力已哉昔子產為政倚相請見子產辭

焉乃巾之以文儆子毋凡焉遂相與治楚楚國大
治余不佞不敢為子毋之辭請公為倚相可乎余
將悛悛焉拱而受戒矣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序

侍祠代對錄序

皇帝祈天禜祀恩福元元四紀于茲矣馨香昭徹
上帝歆格乃四方以端應告者一歲常數至故
事太宗伯奏薦　郊廟乃率百官表賀其章草則
授簡於諸曹郎太宗伯之長二受厥成焉以獻之
闕下臣為郎最久先後俱在祠部猥以職事宜
奏牘伎謹奉大宗伯周旋蓋章凡數十上歲稱
旨幸甚自己未歲出守江陵郡務塡委屏道文翰
偶檢笥中則諸故草具在無急追念今昔不能無
下堂天上之感因命吏錄其大者十有九篇題曰
侍祠代對錄其詞蕪陋不足傳述昔司馬遷為武
帝作本紀盛陳封禪事以張其侈心非臣子愛辟
之道今所錄要歸于宣　上德鋪張至理非漢時
方士祠官語也覽者考焉

九日竹居宴集詩引

環湘城東而第者以十數計而竹居最勝蓋荊壤
肥沃特不宜竹有之皆細弱不足把玩而是居獨

茂鬱參天即令吳中多竹之處不能過水部應君
選是奉宗貴以娛九日而某與進士張君博士朱
君過從爲諸賓客是時秋暑方盛菊未吐華列耤
坐萬竿下時聞珠玉之聲琅琅可愛雖無菊足酬
佳節也于是諸賓客咸起拜各爲壽相得益驩甚
而夕陽且下山矣逮夜半始徹飲乃諸賓客偕宗
貴相與分韻賦詩詩不成者罰明日爲東道主比
達曙詩次第皆就人人頹然醉遂罷去某因憶往
特九日在京師與客登慈恩寺閣賦詩有南紀臺
荒大海隅之句逾月而守荆之命下矣詢荆之城

額其名有曰南紀者則某之來此豈非冥符之數
哉人謂荆劇郡守冗吏雖有游觀之良靡由自遂
乃今得以簿書暇追隨鄉枚輩徜徉於茂林脩竹
間則又自幸固知人生蹤跡東西南北無所不可
姑引之以識歲月云

重刻岳陽風土記序

昔之人以罪去國往往不獲善地其尤甚者則徑
竄之與葦魑魅之與儕必令厭苦而思他徙而世
有拓落之士遂觀宇宙之表施施溥溥不以傷人
骨意雖窮荒絕徼不憚搜剔剪刈之勞務以發鑿
造化之秘以娛其耳目若柳子厚黃溪鈷鉧諸記
鋪叙山水奇勝以謂鄷鎬鄉村有所不及至樂於
夷而忘其故土及以其所記徵于今之吏求者皆
稱泮澌不可考槩乃知當時固有所託以凝神而
釋慮也假令子厚處善地其文或不能與山水爭
奇勝而耳目之觀無不當意則又無俟于文以自
娛者然則古今去國之臣蓋有幸不幸焉岳州自
楚通中國之後其地當文明正位其形勢甲於天
下余嘗登岳陽樓以南望衡湘北窺夢渚西對巴
峽東瞰鄂黃所謂上下天光一碧萬頃造化自然

之秘不待搜剔剪刈而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雖
善記者不能益其奇勝及詢其風土則有故宋范
晦叔氏之記具在大都州坻勤生而嗇出闓閎之
需不仰給四方得日厭魚鮮而飫秔稌緡紳家無
華屋文繡之侈爲奇伎淫巧者不輕闖其境今之
稱善地者疑無逾此即敘遷者得之以爲幸刻去
國之臣有厭苦而思他徙者哉昔范晦叔氏以直
道不容於朝出監酒稅秩至耿耳然猶惓惓于風
土之記則公之所自慰藉于岳陽者何如也同年
丁君蓖由水部郎陟觀察大夫嘗以其機鼻制一

道與乃伯起師等身衆矣竟遭讒黜廻旋一倅同時去國者多駸駸進復顯列而君獨二年不調然每見君略無厭苦無聊狀豈楚邦風土故能縻繫遷客而君之所以凝神而釋慮者抑自有在耶君爲人拓落而尤善爲子厚之文然不肯輕吐一語以別白爲記惟取范本列正以傳又知君不欲與山水爭奇勝乃編予序之

刻武安王集序

徐學謨曰余道荊門經玉泉山其陽蓋有漢前將軍武安王關侯羽祠云祠下方二十里皆玄壤土

人相傳謂侯嘗駐兵玉泉作書讀其子平書罷以硯汁灑地故至今土爲之緇其事頗涉幻怪不足信獨所竪青龍刀在公祠中以手摩之輙動然役千夫之力不能舉可異也楚俗故信鬼而事侯尤謹家爲繪像香火于中寑有事則禱之吉凶無不奇驗而玉泉祠之靈特著按侯故河東解產獻帝初平二年從昭烈起義戮力中原其金戈鐵馬常馳驅荊鄂樊襄間迄蒙襲授首吳人殞之章鄉又去荊不百里而近則侯平生興復之志憤懣鬱結不能自解者固於是乎在宜其神遊茲土而不去也余惟昔之貞臣端士詘于時而尸祝於後者衆矣若三閭哀郢鄭頹自湛長沙賦鵩以悲致殞楚人皆哀而祠之然無有神應如侯者豈幽軫之魂難振而昂烈之氣不易消耶夫宇宙一氣爾其間法象萬殊森列布昭融峙流結歆爲之附離而賦之流形則爲人之所以生孟氏所謂配道義而塞天地者皆是物也故氣聚則神凝神凝則靈著方侯之守江陵擒于禁誅龐德降胡修傅方自許以南皆殺主相附威震華夏操欲徙都避其鋭當是時殲曹殘孫在掌中爾何其壯也乃白衣伺伏

竟爲么麼所乘令魏日强大傾移神器此今古一大憤恨事非三閭長沙之死埒也夫匹夫負冤死猶爲厲矧侯之英桀夙鍾于天性而少習左氏又較然於討賊之義故絕吳昏却曹遣凡世間所可艷與者漠然無動于中至以其心自比於白日蓋庶幾於直養無害者則侯之神固將盤礴於法象闔與之同悠久成變化而謂其隨死而亡豈其然耶侯去今幾二千年其行蹟散見諸書譔不可考元胡琦始彙編一集其敘靈應事燁燁如覩要不可盡誣而蘄陽顧大參先生諱問者又廣其輯自

國史家乘以及近來銘讃論記祭誄之文總之爲八卷可爲極備斷別爲王峰頗彝祥氏故皆忝侯像于家至是嗜傾本獨至張爲殺梓嗚呼後之讀是集者因知侯之不亡而二君子風雅之意亦可槩見也夫

刻庚申稿序

庚申稿若干卷爲今某王所著王逸材命世蘊藉今古而獨嗜詩凡游遨讌喜感時撫事懷思寄遠淒居臨眺一於詩乎寓之故歲有編稿而庚申稿則成於某守郡之初年往在京師典儀部今海內

諸侯王事悉從檢括而諸侯王中稱有文者莫如某王王之著述流傳京師凡搢紳學士先生慕王之爲人而不得見者甚於饑渴某幸以守郡之故來江陵獲侍王於翰墨間王亦不鄙夷余而置諸賓客之上嘗見王對客揮毫一伸紙即千數百言立就如洪濤出峽奔騰迅駛而一時騷壇之士莫能難以是知王之詩歟洪夫古詩三百篇尚矣而要以關政理繫風謠俗變之大者爲至諸侯王無所事事於其土其爲詩多自叙其園池亭館之勝歌鍾粉黛之侈與其鬬雞蹴馬擊毬彈劍之雄大都無槩於民生之休戚夫苟無槩於民生之休戚此與飄風好音何異故古今諸侯王詩自陳思而後鮮有傳者乃王之詩不然憶是歲荊州大水奄灌樓堞王度城必潰乃號卒校協閭左甃石塡塞與郡縣之吏相護捍者七晝夜城賴以無恐既廼爲詩鋪叙其懷襄墊溺蕩析可憐之狀甚具今庚申稿中詩最多六門水謠最逼古篇所謂關政理繫謠俗之大者非耶昔陳思當建安承平之後與丁王輩逍遙步輦終宴忘罷樂矣而白馬之篇若有意於負戈絕域慷慨以効國家之急者吾竟未

古豪賢傑士其中或自有所託雖無所事事然不欲汶汶以湯然於世而跆跖不羈之氣閔時畏命之心常遇事而輒發乃今六門之謠無亦類是然獨怪夫生民休戚匪窮簷畸士飽窮厄而熟艱危者不能悉其所至廼王厭膏綺之日久矣即今日獻園池亭館歌鍾粉黛毬騎射獵以爲樂亦諸侯王之所宜有事而王顧捨之以味歌民事宜其詩之可傳也謹叙之以俟觀風者採焉

周山人詩叙

序曰世稱太史公文章尚矣蘇子謂其好遊天下

名山大川歸而氣益奇乃江都生第默默下帷之
耳乎究心天人以奉大對儒者宗焉斯又何也夫
學匪泛覽無以洽幽纖匪沉精無以根極理道
而詩尤文之要眇者也二者可少一乎哉岢山人
故好遊嘗自廬川涉吳會歷金陵走齊魯燕趙之
墟與其射書擊筑之士爭氣槩既居　闕下從縉
紳學士上下其論議而返轍於大梁之野晚乃下
郢川觀古章華昭丘之遺跡慨然慕其土風遂偃
息于玉門者數月日以所得著詩自娛其詩宋肆
典麗大都得之於遊爲多已乃自書其詩授王門

梓者梓完投諸囊中揖余曰山人將歸廬川矣昔
李白詩下筆千言倚馬可待考其少時蓋讀書匡
山者十七年故杜少陵有頭白歸來之思山人之
學豈嘗沈精於廬川耶吁乎山人今行歸矣余既
爲序其詩併勗之以學如此

刻騷選序

歙人中丞汪公守襄陽時嘗摘梁昭明文選中所
載屈原宋玉離騷九辯諸篇至於劉向王逸而止
詩自戰國荊軻易水迄於齊梁間人釐爲五卷名
之曰騷選刻置郡齋蓋中丞公之爲襄陽也余適
待罪江陵郡以千役郎中嘗從中丞公觴而得以
下上其議論中丞公治尚精嚴而余方有優游之
疾若魯公邑趙嬰齊之不相爲用也至抵掌藝圃
誦法古昔斷自漢魏稍逮齊梁大曆以下不論也
吾兩人言蓋較若符契云乃中丞公所自爲詞賦
亦卓然絕不爲唐人聲偶之習故刻是編以指南
學者嘉惠良厚中丞公既去郡不四年竟以治行
驗白於世驟至仗鉞而余次且且十年方以副察
移駐中丞公之故郡于是始信曩昔優游之非是
間登昭明臺觀郡人之尸而祝公已與羊大傅祠

埒偉矣比閱其故刻則宛然如新顧未有以中丞
公嘉惠之意闡示後來者則余小子何讓焉序曰
文字之聲所從來遠矣然詞家者流則言人人殊
何哉三百篇尚矣十三國之所陳多閨談巷語然
所至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已降而爲騷幾於怨
矣又降而爲漢魏五言比於綺矣然詞尚體要渢
渢乎婉而則也其風人之遺乎厥後靡於唐弱於
宋纖於元浸淫於　國初詩道幾亡矣幸弘德間
二三君子相與切劘力障其瀾而趨之古取戰國

漢魏齊梁人之所為擬其英咀其華而組績之無遺巧矣然當其時已有亟於型範薄於風神之病視大曆以還不無少劣焉豈世變之流真江河哉乃今詞家碩獨攦其菁轉相推竊而斷斷曰大雅在是若前之乎無有古人者于是有不病而顰無從而泝之語於情之所至何嘗焉於乎探珠於淵抉瑜於璞即不得連城照乘鮮空手回者乃舍之而索諸賈豎之肆奚為也哉是編出學者將棄去今人之所為遡漢魏以上溯風雅詞家淵璞或於是乎在中丞公之身且亦傑烈也夫中丞公者名

道昆字玉卿嘉靖丁未進士

漢南藁序

漢南藁者為余分察襄州所著楚中山水無處不佳羅頗率宋遐曠邈非傳舟車不能至乃襄州自隆中至鹿門環城六十里其間蒼崕翠浪秀瑩逼人如擁几閣上飣掌可拾余蓋往來迂聆者十年至於今始久居之故一歲所積詩文至若干首嘗念求黃二州臨楚東西絶境其山水疑不當襄州之十一第以柳子厚蘇子瞻居之而二州遂交藉以為重當是時兩公俱僇人得以所跪放浪故能搜奇抉隱以其要眇之意大放其窮苦之詞顧余才既無劣又幸以　天子使建旄茲土勢不得斥徒御數至所謂蒼崕翠浪間即一至亦不能窮下上登頓之力而獨於車塵几牘少隙間攄性靈宜其所為謭譾不足以為是州山水之重姑錄付小子懺歸藏之山中即亡以竊比古人亦見余之將老猶不敢廢日而少年無羈旅之感無食貧之感而泄泄居諸為可惜也

蘄水集序

詩之不昌於今之世也余知之矣夫藝以專工精

由分懈懸蝨於牖間十年而視之大如車輪一彀而貫其心此無他精專故也其於詩也亦然唐人以詩取士士匪詩弗習故一代騷客墨卿直追軼風雅而後之射藝者輒以唐詩為的至於今學士大夫宗習尤盛然操觚之徒輒以不能造其域齊其藏為病此何以故哉則士之趣舍異也昔宋人以談學為詩障夫學何足以障詩由習心勝而天機匿也矧今世儒生家壓一生之力役其精以副有司之繩尺所謂競進取於蒙昧間有得有不得焉不得者已不敢他有所為其幸而得之者今舍

所從事以殉心於故所不便之習辟之吳儂中歲而學齊語夏畦改聽焉乃轉展棘澁即令齊人聽之猶吳語耳詩之不能爲唐也獨氣運哉然嘗怪今諸侯王生長富貴衣食稅租宜無所藉於學問而名能詩者頗往往出其間摛藻鶩人有學士大夫不能得其一語者豈眞能異種特異凡品固知其夙成之性靡有習心爲之障耳嗟乎醴泉芝草不源而溢不本而生靈石秀谷鬱爲名世之瑞蓋有以哉以余觀今蘄水王之詩益信丘故善詩余嘗莫逆於守郡時今去之十年而王之學日益進

詩日益邃豈父注牖間一斅而貫蝨心者耶自古諸侯王名能詩者自建安後莫盛于齊梁間然綺麗靡曼之習比於淫矣故政慢而祜薄而談者遂以詩爲諸侯王祟王天資敻異顧喜自韜劌頃以時事孔棘乃杜門却軌托之文雕以全生有足悲矣是集即摛藻鶩人然絶不爲齊梁間語保祚惜福又於是乎在余分臬襄陽嘗讀朱仲子詩甚愛之朱仲子者爲故襄陽王若二王詩可以儷美而皆國于楚　高皇帝子孫固有人哉

東書堂吟藁序

東書堂吟藁者爲今封大學士江陵張公所著公自少績學蜚聲藝苑中歲弗售乃以其業爲啓元嗣少保公起家翰林輔　今上於潛邸逮光踐大歷服茂膺夾立贊天之勳昭談之謨薄海內外罔不飛燭公亦荐被　綸褒崇躋穹秩麟章玉帶輝映閭里一時縉紳古今罕儷乃公意泊如弗自怙其龍寵猶日矜初服從其故所善客逍遙觴咏山顛水涘荒郊寂寞之濱靡不窮歷意有所寓輒撫管書之投諸囊中去久之斬以成帙積至如干卷而公亦更號太虛道人以示志云余往守江陵

知公故善詩今去之八年公已爲大貴人比見猶恂恂若儒生析疑叩隱门纚纚弗休間遺以今卷冲逸古雅視向時所得益閎以肆則爲之歎曰語云詩窮而後工蓋自昔羇臣怨士憔悴無聊負其鬱積靡由解脫則馮藉聲歌鏤章琢句震撼跌蕩不至于劌心而駭聽不已也豈非勢迫之然與公爲時尚臣其身之所發與其志意之所適宜無隈礧不平之感如羇臣怨士必假之詩而後鳴乃研詞麗藻顧獨工於窮人之所爲此何說哉今夫風之發而號人叢而喉經谷而嘯匪是則不鳴此其

小者也若夫弸發於土囊之口而震盪於泬漻之中霍然而生霍然而止者夫誰軋之而使然乎今夫水或滀於磃或迸於穴或梗咽於竇匯是則不鳴此其小者也若夫江漢之奔激潮汐之下上雷轟而霆怒者夫誰激之而使然乎古之以窮名者莫如唐之郊島其鏤章琢句廉一牛之力靡遺巧矣然而跼蹐慨狠至令其身若無所容豈窮人之所為宜爾哉學固有識其大者張曲江當為開元太平宰相今掩卷而繹其詩冲邈古雅即身都當貴而平情導和獨脩然于埃壒之表譬之大塊之

噫氣巨浸之洪流何假於軋激而始鳴乎讀公之詩夫乃類是然考之曲江相玄宗夙夜宣猷明弼主德可謂榮遇然猶有恩深國未酬之語公之事業既已付諸火保癖懷少望而徜徉瀟灑又能自佚其老於荊郢間頤養康樂視曲江晚歲尤過之宜其天趣溢發深思流暢如今所著必傳於世無疑也嗟乎公之所得其將為大塊之噫氣乎將為巨浸之洪流乎余不能究其鳴之所自矣

大岳遊槀序

肅皇帝時余為郎又在祠部得以職事檢括天下諸名山祀典迴太和一山尤 上所崇注閒披圖記心異焉即已神往比已未出守迄今已巳蓋浮湛二仕皆嘗剏像開齋車延曠輒展而靈迴憶襲悰矣嘗寘契故每一瞻陟旋付管札計前後所得古今詩暨文積如干首彙而輯之題曰大岳遊稿因以識往云嗚呼茲山之雄特奇麗宋遐遂溯靡自鴻濛舊矣然自漢唐以前迄無稱焉何哉即道家紀玄帝入山成無上道白日昇真之說已漫漶不可考逮 國初神扶燕門始耀弘烈歷禩百六載翊郢甸 天子龍興益奕世締搆益衍以昌而

所謂三十六巖二十四澗五臺五井三泉二潭之勝遂成五岳而表冠之偉矣詩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匪是之謂與蓋知甚靈輿秘閟發有時神明之祚豈虛授也哉然獨怪茲山籍隸荊態之墟前代騷朋墨客姑無論庇宋景差輩即杜元愷陶士衡山季倫庾稚恭諸人號能文章成以節鎮地旌麾之所必經而少陵祖孫與孟家鹿門之居距此不三百里而近乃足音逖聞篇味獨缺焉以為千載之憾耿余何人乃謬擠存材獻笮仲札扶筐鴻鉅以補綴遺事不其妄與顧惜

緯之意未忘而又自幸以浮湛故得締因名山討十禩以來棲霞洞室滄玉玄都躡跡雲梯翔風琖島挾九閽而險六合于昔人所未瞻陟之勝若挾而有焉龍直部生遊僊之什李供奉天姥之吟倘恍無據已也是則此生之遭矣若夫緯咏　列祖祠饗高山藏之副在則太史公事也余小子曷敢贅敘焉

移虔稿序

余之分察襄州也蓋再歲而移虔州云故事潘臬更蒞二稔所者匪蒙大故不調或曰此必有勢人

跋躓之者子毋易是行哉希指者將躡跋之矣余咲曰仲尼不云乎臣之於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東西南北唯　上所指使即有跋躓之者而爲邅迴乎哉而爲趦趄乎哉於是亟謝襄州馳領虔州事楚部使者果揣勢人意捃拾余襄州罪狀疏之　朝顧聞勢人未有大隙於余虔州之行業讐之矣乃不直讐部使者言而下按章暴焉嗟乎支吾余生固有天道哉幸矣幸矣是役也食虔州俸僅二十有七日而計延道路者凡八月是藁皆舟中擁[illegible]所得[illegible]并事簡而藏之而併書移虔始末於簡端云

還家稿序

嘉靖甲子余梶　景藩之難歸居山中一夕忽夢神人語之曰汝相不良於手運過四十四耳寤而驚焉疑焉歲在寅余年四十四矣殆將休乎比留滯卒歲竟亡恙又二年　莊皇帝改元余起守宛城尋轉楚臬分察于襄州又明年以不悅於勢人調虔州遂有楚臺之論余乃解虔州事下信州候命焉既得　旨則先褫余職而後按驗所論狀余因揣焉褫職者運之過也被　旨以隆慶四年十

月十四日推四十四之數也方是時適癖餘余右掌忠甚其不良於手之謂乎蓋去之七年而神人之夢無不悉踐矣昔左氏好以繇兆卜闔家數百年之休咎儒者恒病焉以爲浮夸無實由今觀之其書豈不足徵信哉余既還嘉定杜門海曲益諗世之利鈍非人所爲日觴焉詠焉以俟盡而已窮寂無聊之指一發之於詩凡三年而所得如干首蓋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也若曰以人定勝天則吾豈敢

褰解錄序

六經皆所以載道而易於處憂患之道獨詳說者以謂文周孔子皆古聖人之有憂患者也故其思深其慮遠其自治也嚴而防於世也周在蹇之象曰君子以反身脩德夫蹇之為言難也險在前也險在前而君子遇之明非其所自取也乃聖人不以為非其所自取者而惕然懼以拒之於外故其所以自治與其所以防于世者未嘗不嚴以周反脩之不已而後蹇可弭矣故受之以解解之為言散也聖人有深幸焉故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君子以赦過宥罪難既解

矣猶曰吾有過而赦之也吾有罪而宥之也逢其會而已矣此聖人所以處憂患之心也余蹇於世久矣為祠部以忤貴臣則蹇守荊州以忤 親藩則蹇分察襄陽以忤御史則又蹇皆以身犯大難而玷缺之貽則今襄陽為尤甚賴 天子神聖不即是御史言既又徐察其過與罪之無驗而赦宥之且還其官嗚呼下流多謗譏小臣易得罪自古言之矣豈雷雨之會無茁不萌陰噎幽屛身隨化流而不知其為庇於天也不其幸歟昔蘇子瞻在海南嘗訓陶元亮示儼疏有性剛才拙恐嬰世患之語淒然興感而自悔其不能去也蓋是時子瞻年六十餘矣余遭 聖明即嬰世患未及於子瞻之禍而性與才會不幸有陶生之僻乃今不能自悔將取途愈遠而日忤於物以至于老且窮也霜霰至矣甲拆之恩可常覬乎余用是惴惴乃掇襄陽劾拗之始末彙為一帙題曰蹇解錄時省覽焉以庶幾無忘聖人所以處憂患之心云耳

萬玉山房詩序

武選郎江陵司君以公事還 朝迂道鄖陽訪徐子於萬山中出其衆齋得詩冊二蓋君有別業在

江陵城東二里誅茆數椽列竹環之風來肅咏作球琳琅玕聲可聽因名之曰萬玉山房今善畫者圖之而海內縉紳學士先生號能詩者遂相與各賦其事大都稱引古之嗜竹者若晉張薦王子猷之徒以樂君之所有其詞甚具徐子得而覽焉則為之嘅然嘆也夫人之於物也其有嗜也必有處也其有處也必有以也詩不云乎膂力方剛經營四方語及時行道也乃十畝之間曰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則賢者不樂仕而思歸於農圃也此兩事可同日語哉蓋能相易而為之不能相兼而

有之也子固今之隽也待詔司馬門之日久矣頃方踆踆焉歌四牡而還於日月之際也當事者將視子以遠且大者是總督四方之會也乃猶徘徊躊躇于十畝之間以皝皝焉求昔人張鷹王子猷之所爲是以進爲退也疑無處矣其何以乎司君曰不然吾少也賤嘗築土以爲室編蓬以爲戶而晏然居之若將終身焉則竹吾固有之也今之富貴直儻來耳古之人賤可貴也貴亦可使賤吾安能怙其所儻來而忘其所固有哉吾挾冊而遊而球琳琅玕之聲即灑然無須臾之不在吾左右矣

士大夫立　朝曷可一日忘山林也徐子喈然久之無以應也既徐而思之則慨然歎曰鄙矣吾之評竹也吾不知竹又焉知子夫竹也有竅有妙子及其竅矣弗及其妙也得無有隱乎夫竹之爲妙也以其體虛而用剛也虛類弘剛類毅弘故能大毅故能遠也是孔門之所貴也知竹之所至者至矣進而經營退而閑閑焉往而非處也又焉往而非以也吾方索子于球琳琅玕之內而子已遊乎球琳琅玕之外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又安能窮子之所至乎司君亟起避席謝曰若弘與

毅則惡可當也雖然先生有以教不敏矣敢不服膺斯語請書而引之

刻宋布衣集序

詩故難言而言詩於今之世尤難詩之教要於溫厚和平比以正得失感鬼神動天地皆是物也仲尼刪詩悉取十三國之風而陳之獨秦風悍急耳說者以爲雍州之人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馴驥小戎蓋存其俗也乃蒹葭三章又未嘗不婉而致矣寧獨矜其發歇駟驖舍拔同仇之雄已哉唐人律詩原本於溫厚和平惟少陵刻意險峻往往

化臭腐爲神奇視藍田諸家已別爲宗派固秦聲之濫觴矣至　明興弘治間北郡崛起思厲頹靡則又盡勦杜詞凌厲當世軒軒然其招八州朝同列之侈心乎夫要眇之音希合而悍急之氣易揚有以張之勢彌競耳故後來更霸爭主夏盟棹吻升壇一呼響應揮霍詞林古人在次矣不其偉哉頤雅道幾微懸衡什伯聖人不作安所取衷吾又竊矣今之得于快意而失于平情也夫詩必于快奇而不必于平情則秦聲吾無間然矣如必于平情而不必于快意則仲尼所謂可興可觀可羣可

怨正得失感鬼神動天地者要自有在未可舉一而廢百也夫少陵北郡故皆秦人也其爲秦人也者而爲秦聲可也其不爲秦人也者而欵啞一世而盡爲秦聲謂之何哉假令秦聲而可爲也仲尼不置之變風矣而二南之正始胡乃有取于關雎鵲巢之雍容也夫其爲秦人而爲秦聲也且不可以始風而况影響假借又不能真爲秦人之聲者哉吾是以知言詩於今之世尤難也吾嘗與宋布衣言詩布衣言今人無詩意甚怪之比讀其詩稍工五律寂寥短章耳輒病其才力之易詘布衣曰

吾幸以才力之詘故得沉思苦吟審于性情之正以求歸于溫厚和平彼方傷於所恃能無窮大而失其居乎吾始瞿然曰孔子云以約失之者鮮矣其布衣之詩之謂哉今其詩具在誠無當于倚馬千言耶以其沉思苦吟之片語雜今之倚馬千言中則烱然古人之流沫矣吾不意當駟鐵小戎舍㧞同仇之際而復見蒹葭之伊人也烏可使之無傳乎乃爲捐一月之俸刻置鄖陽郡齋而宋守豸與布衣俱趙人且無忝于副在之寄若布衣爲人語具余所爲布衣傳中茲不重言

鄖陽府志敘

鄖志志鄖也鄖何以始志也鄖故襄之屬部也其省而躋之郡也則自　純皇帝之十有二年從御史大夫原公傑之請也曷請之劉石之旣平也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也夫是以域鄖而增其式廓焉而用二千石以填撫而室也而隸之縣六焉又益之縣一而七也蓋叅菼之轄郡而十丑之矣玆鄖之故也正德初棐志之矣而距草昧時不三十年而近也即志猶弗志也迄玆百年矣代緜而事逸鄖之父兄長老駸駸陵夷盡矣而莫或覩記

之也二千石將安所恃以舉政焉夫是以宋守豸之亟是也而檄襄史圖焉襄史故良於志也則括其綱而論次之爲三十一焉而鄖之大都備矣何前之茫然而今之燦然秩然也故曰鄖無志志之自今始也二千石其無墜事矣乎可以觀政矣御史大夫徐學謨曰夫志史之流也以徵善敗而存興替也志鄖者直志鄖哉將以治鄖也治鄖柰何夫鄖荆梁雍豫之交而谿谺嶤嶕之區也深箐關叢棘目千里異時鴻雁之民不肅肅嗷嗷而譊啄於其土乎是故喜相舐也怒相攫也突而鑁鉏也

突而戈鋋也反側呼吸耳而治之也不誠鄒且棘哉然自原公而治之也而勗勤定矣百堵集矣齊而井伍之矣役而踐更之矣輸而租稅之矣嚴之棲而野之茹也日用飲食而已矣織嗇不出也游媚不入也百年以來始扵劬勞而究扵安宅也擾之視列郡加輕焉則又何以故也夫齒角之爭也非茹毛飲血之遺乎而至治出焉蓋顓顓蚩龐有巢鹿豕之性其神無郤也其天無閼也無郤故鑿之難無閼故順之易也洪荒降而為忠質矣忠質降而為文矣文之敝也而風斯靡焉風之靡而法

令滋章矣法令滋章而民之駭機動矣是故黠者逞而嚚嚚者愈不測也聖人憂焉將挽之扵忠質而不可得也則思其野焉思其鄙焉夫鄙與野衆人之所共厭棄也而孔子老聃奚取之也取其近乎古而可恃以權輿教化也所謂貴極而反其本也楚文明之正位也列郡麗焉而郎其徼也若殿之矣而鄙與野頋在焉欲反其本者舍郎將焉之乎是聖人之所取也故治郎者毋庸斤斤而雕斲之也譬之假寐者彼方遊乎化人之國至樂也乃欲提其耳而省聒之不重滋其駭機矣乎弟令君子長者悶悶而坐策之以無忘蓋公之指而郎哉辦矣是郎亦楚之華胥也不文奚病焉此志郎者之意也詩不云乎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語治由積累成也荒郎者不原公哉令去原公遠矣而誰與康之御史大夫不敢尸也事在良二千石而襄史君滇人周紹稷也以公車士仕扵王所充少學掌故云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序

江西鄉試録序

歲癸酉　上方嗣撫鴻大歷服其秋八月屬天下大比士先是以言者議　詔所司申飭禁防釐正文體冀得眞材以需世用　德意甚盛乃江西鄉試廵按御史燕儒宦實蒞臨焉夫謨畢慮劼毖有加屆期先廵按御史任春元所禮聘四方諸文學咸次第至御史旅饗而貳之入亦棘而居之于是

屬校事於致恭暨教授李[illegible]而分校則教授宋仕楊淮教諭陳仁葉自新廖希夫王惠閻道立范鍾以左右兩布政使陳鋒吳文華提調之監試則按察使柴涞暨副使楊世華諸展采錯事愼簡以允合提學副使邵夢麟所取士三千有奇三試之得其尤者九十五人而鐫其文之偶者以　獻致恭乃告成事於御史御史曰於戲休茲肆於鴻典燦燦乎較著矣　帝之耿命我致恭惟　國家鑒有區夏涵育士類專自畿甸迄於裔服率三歲一賓興之即解額盈縮視地狹闊然跂跂偕計吏而赤于禮部者四方之軌相軼也顧文獻炁茂章施潤色以飛燭宇內則褒然稱江右焉蓋自　二祖迄今垂祺二百其間鉅卿膴仕鴻儒碩彥騰驤風雲光昭彝鼎濟濟蹌蹌後先輝映且無論裔服郎雄藩名甸莫或先焉蓋擷其英者同而茹其實者什百殊矣此何故我論者徒以其地介吳楚位正文明貞離照臨鬱為華淑地靈人傑自古記之是則然矣乃聰幽發邃之原烏知其所從來我章貢洞吉修玉諸水蜿蜒四注彭蠡匯焉而匡阜為之障江自岷山走荆巫下鄂黃經潯陽而九分之以入

於海而馬當為之捍廻瀾遏瀉此有天造故其人生而崗嵒峻爽貴迅邁而賤疲薾尚淬礪而薄滔漫動者川激靜者嶽峙續德樹勳不至不止豈非其獨槩之性與山川之專氣有相得而益章者顧不倖與乃不佞幸叨濫乎校役又得躬覽于多士之文大都博衍閎奧閒偶聳拔如其山川而根極理道通達時務類非剿襲剽取者之所為固知其先民之法程具在淵源之自不可誣也即持是以川之禮部無遜徵矣江右之文獻不愈益昌熾以延只然致恭覩于今之天下薄海內外文恬武嬉

可謂極治壎者　天子下尺一既以抑嚚競杜朋
黨百官受飛懔懔矣乃足科首樂　勸俊之典則
又屢者弗急當事諸臣豈有私愛過計哉昔周公
作立政以告嗣天子王矣一則曰知恤鮮哉二
則曰茲乃三宅無義民夫成王以沖德在位去十
亂之世無幾而大臣憂國已有乏人之歎謀面之
惠盖諄諄焉故又申之曰自一話一言則末惟成
德之彥以乂我受民矧今風會流而麗習滋醜拳
生而職思咎泰之焉河所必用矣謀治世者能勿
過防之乎爾多士產于奥區際茲　熙運視其先

資疑無不可信者諺曰千家之市無濫叅焉何則
擠之者多也江右之文盛極矣將虞其光之濫而
溪之不反也灼知由繹之始司衡者敢謂其能掇
十而得十哉今皆引領　闕庭冀一奉　大對行
膺宅牧之寄用覘相我　國家於是乎在其皆廸
知忱恂之士乎則　德意是稱寨者弦乎其言而
一謀而者叅焉是僞濫也他日將弗利于受民豈
惟遜佚爾前人之光乃御史其何以敷賁于　帝
之耿命哉爾多士其唯祗厥訓毋以靡媿遜厥德
縱弗悲於司衡而令蒙垢于山川也哉是役也宜

獻拔德以不登于鄉上則巡撫江西先任右副都
御史今陞南京工部侍郎徐栻今右副都御史淩
雲翼提督南贛右僉都御史劉思問若左叅政徐
學謨右叅政周國用左叅議徐用檢王乾章副使
黄冀甫德恆黄可大僉事馬時泰周于德陳學伊
叅將倪中化郭堅署都指揮僉事許靖國則襄力
於外者右叅議趙焞副使張士佩署都指揮僉事
袁位則以入　賀行右叅政袁隨僉事徐時可署
都指揮僉事汪可大以遷秩行刑科給事中鄭岳
戶部主事鄭繼之賀應壁程拱宸行人司行人陳

功謝廷敬咸以使事至而樂覩厥成者也於例得
備書

江西癸酉同年録序　代作

士以同年進也有司業籍其名詔之　天子矣已
士亦述籍其齒之後先自相詔焉循故事也名公
也齒私也私不掩公然則齒之籍也殆可已耶於
戲是古之遺也古之天子不以貴私其子辟雍之
坐至與國之選俊齒胄焉乃其選上鄉需之九年
而後升之求九年者不以奸司徒之典固知其薄
樿俊而重老成明有序也斯二者聖人所以揖讓

而天下治也三代學校之制既廢所謂齒胄之禮已不能得之於王公而士之獲選者又不盡出于九年豫養之材口耳剽襲尚以徼蒙昧之知䟫䟫而求之已無暇左右顧矣矧能為般砕讓耶然至於今獨惟同年之齒録猶不以其名先乎其年即私也亦公也先王教化之遺意尚苹其有存焉者顧可稍忽諸而曰故事云乎哉是秋余既奏䇿試事浹旬而所選士徐生州牧等亦以齒録告成来丐余言弁諸首余不敏則何言以重多士哉盖始余之飭士於棘也未得其文也既徹棘而授簡蔚

蔚乎雲滃而飈發其文可述也然而未得其貌也溢之饗蹌蹌而充庭者虎顧而鳳翥也其貌可望也然而未得其手也闈之會跋踄而旅酬者鵠峙而鴈序也其年可質然而未得其志也則余烏忍闃然無一言以相詔哉士始窮困咀蘇袒裼之不厭一旦舉起蓬累快意當前其慷慨然諾意氣綢繆出肺腑以相要結必有迥邁於尋常之外者方是時士豈患無志哉患其有志而决擇之未審耳事有為公而公者公也為私而公者亦公也為公而私者則私矣今同年不私稱兄弟哉然則聯之

雖則急之過則正之善則長之四者揖讓之善物也若曰兄弟也比周而阿黨耕怙而掩匿乃猶喻喻然自託於然諾意氣之云即公也亦私也鍾禎人國卒奚賴焉江右土風樸茂其縉紳先生喜以後先相推挽售矣余猶懼其同之過而無所决擇也多士行且升于禮部其同盍廣其志盍恢公私之大機于是焉在其無傷揖讓之善物而令先王遺意泯然於後世哉斯義也易之同人備矣于野亨于宗吝

徐白谷先生集叙

始余舉嘉靖庚戌進士與金華徐君成甫同出蔚南鄭司諫之門成甫年少故善病以不能對 制莽謫告歸余固未嘗識之也逮癸丑成甫釋褐為司空郎而余方待罪祠部稍邂逅于京師視其貌雍然聽其論議灑灑然所謂其隅可觀其中可居者也亡何成甫忽下世今去之十五年成甫之從弟少參君其復與余同官豫章則每為余道成甫之為人而因得其家世之詳成甫之父曰白谷先生其人學博而才高道方而履潔嘗試於禮部累不得其志則歸而褏其緒以教其子然後知成甫

之賢有所從来也顧先生之年視成乎尤短遂不
及見成乎之成進士而獨其所著若詩與文盖嘗
尋精殫思瘁一生之力以為之而先生所恃以不
朽者疑于是乎在也今少条君集其散逸僅得若
干篇余獲受而卒業焉大都其詩沖宛典麗類韋
又類杜其詞賦能洩其平生抑鬱無聊之感有絶
類騷經者是其所尊長也其文不為剿賊以苟應
酬所評隲今古於儒於禪靡不精詣而究歸於姚
江良知之指皆卓然成一家言金華故多大儒若
先生豈有所聞而興起者耶余惟昔之論不朽者

有三而立言居其一焉世之欲自傳其言者衆矣
達官貴人其力足以傳其言而其言或無可傳山
林枯槁之士其言有可傳而其力又不足以傳其
言亦何怍乎三代之後言之幸存而不泯者無幾
也先生之窮於世也甚矣即其言可傳亦豈無望
於成乎之顯而傳之也及成乎又不及傳之矣則
歲之副在之笥所係於少条君者顧不重歟宜其
急於梓而為之傳也昔太史公之書得外甥楊氏
而后傳少条君於先生為猶子事有曠百世而相
感者固知隋珠豐劍其光怪宣露盖有時也猶文

章哉余思成乎而不得見而又重少条君之請乃
為先生序其集志私淑焉

刻薛文清公讀書全録序 代作

今儒生家所誦法者宜莫如孔子孔子之教顏淵
先之以博文而後約之以禮當其時及門之士彼
獨稱庶幾焉然猶不能徑造以見孔之卓至其雅
言於諸弟子者不過詩書執禮而已雖以子貢之
穎悟不得與於性與天道之聞則約禮之訓自顏
氏之外固未易以輕授之也乃孔子之自言猶曰
下學而上達夫聖人之學得于天性詎假於積習

而後至哉顧道無所緣則無所入成章後達即上
智之所不廢也騖玄虛而厭探索者然茫然將何
底竟焉聖人蓋傷之矣故直以已而示之準由人
以之大遡博而反約理無二而學有等此精一相
傳之指千聖復起不能易也盖余於先正文清薛
公讀書録三復有感焉嗚呼學者不聞聖人之微
言久矣南宋大儒互是其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而
其徒紛紛各黨其同以相詆訾如聚訟焉逮 國
初表章六經諸儒臣始純用紫陽草創以来學者
守其章句尺尺而寸寸之即無甚超悟而弘治以

前人才猶稱近實其後儒者廋病其支離則後陸王象山喜以定悟神解教人欲一切剗去註腳直窺心體此第爲俗學指迷耳而附景希聲者遂嚣呶龐擁乃盡棄文章而直談性與天道于是粃糠經傳眇未嘗數摘取片語摽立門戶轉相剿襲不啻如陳同父所謂幾於盡蹶天下之實者而自以為聖人之道在是求之孔氏之書無有也又惡覩所謂性與天道哉夫適國者取次鄰朴雖有遲速無不至者乃舍之而妄覬于神仙縮地之術謬悠甚矣今觀公讀書一錄上自唐虞下逮濂洛關閩

逖覽載籍抽繹古昔嘉言善行靡不綜博固未嘗屑屑章句也而根極要領原本身心必約之以居敬而止宿焉孔氏之懿訓不在茲乎當公在　英廟朝抗法權璫身扞文罔幾罹叵測修身俟命了無怛泪此豈遊談無根者能哉精詣之極內外兩忘之驗也乃議者猶謂公拘方觚隅不能圓融變幻以跡世機此其人幾何而不悖于孔氏之教乎錄故無全梓者梓之今自予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所欲慕焉此匪直以章薛氏也蓋闡孔氏之日輝云

刻張進士窓稿序

始余為荊州日政暇則時時督課諸生校其文而次第之乃諸所被器許者輒相躡取科第去以是荊州人士咸謬謂余知文後數年余再起楚臬行部荊州謁封少師張公博翔問出其少子今進士君與諸孫文俾余品騭一時玉煙紛氣光惟爛然既咸許而獎勵之因私嘆張氏之福祚未艾也歲癸酉余在豫章縣官以楚鄉書至則余曩所獎勵者皆高掇選為之矍然起飄然喜曰孰余之多言而中也有是哉既余復官武昌明年進士君

以所著全稿見示讀之標格聳峻鎔鑄秀雅若岣嶁秋淨蒼翠欲流日觀朝暾縹緲可挹意匠詞鋒殘入妙品視曩所睹益加進焉且屬余敘之余惟史稱萬石君家風第言其子弟不敢乘車過里門孝武中遂以賢相稱然不過以淳謹保富貴於文藻或歉焉少師公名業方懸炳寰宇豈直奮董比而進士君能不恃籍籠靈下帷研誦日操觚而遂聚擢與之争邁迹之業此寂沃卓偉奚啻芥取科第即他時騰驤風雲存典綸命琱筆箋奏後先輝煒當為世競爽並以稱國無疑所為張氏福祚者

不多于萬石君家乎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朴斵惟其塗丹雘余故於是編不獨賞其文而尤多進士君之能丹雘其世云

金氏世譜後序

余外舅氏濱州公自輯其家之世譜以竟成其伯氏烏程公仲氏長汀公之志凡如干卷按金氏世居崐山之湖川鄉已湖川割隷太倉故金氏今為太倉人而別貫於崐山者猶視湖川相亞其始祖榯華一公者以力田孝弟稚開左六傳而至濱州公兄弟稍稍以詩書潤色之成起家為州縣長貳

官而三家子孫亦轉相踔厲存通仕籍及升成均隷博士為弟子員者翩翩焉後先輝映于是金氏之門閥寖盛人比之東鄉王氏乃金氏世多男子自華一公至今僅九世其支性散處湖川崑山間者已積至數十百人九世之後將愈益滋蔓不可收識此世譜之所由輯也昔者三代盛時先王以封建比天下故宗法行大宗之子為諸侯諸侯之支子即為卿大夫以共延其世詩稱公姓公族是也周衰而王迹熄治天下之法一切舉而歸之苟且故兩乏遠猷家鮮令族氏如烏獸之踰花漢人

已然而名為卿大夫者富貴漸於其身其祿又不足以收其疏屬之人則聽其鳥獸逸而已仁人長者必有隱然不能自愉之於懷者世譜之輯固合族之漸也三君子其亦循行於古之道與然予聞之譜之輯一也而名實異之矣遡遠始侈盛美別婚姻譜之名有三通有無急患難聯疎逖譜之實亦有三實之存矣名可廢也名在而實去焉又何譜之足云三君子之輯是也將為名乎將為實乎余不待而知之矣然嘗觀濱州公兄弟壯仕於朝老歸其鄉白首怡怡藹然有仁人長者之風即

位不厭德其力不足以收其疏屬而惓惓合族之意則今時卿大夫之所不能為也固將姑居其名以徼其實於後金氏子孫多而且賢行將嶄然起矣他日有高大其門者必能繹三君子之緒而修其譜之實以溉其族人如義門義莊之所為使先王之教化廢于上而幸存於故家余從而徵之矣

黃州詩小序

余游齊安舊矣蓋先後官楚十五年往來凡七度而常迫期會無由一入郡城覘子瞻遺迹徒於行舟望見赤壁則悵然興慨者久之而夫今歲幸以

職事至黃而大參鄭公雲鎣僉憲戢公汝止劉公自存閫帥劉侯大勛適同斯役山諸公更數推予為客時携酒肴相餉遂得飽歷諸名勝乃中秋明月無夕無之又百年奇遘也每念子瞻以彼文章氣槩挑視千古當是時僅安置團練耳居黃冊閒僦寓僧舍而日隨其一瓣亦足悲矣吾儕何人遭逢

聖世驅輿呵擁厨傳流連偃仰嘯歌於茲土也子瞻不死能無媿乎即席得五言詩十九首付黃守潘君刻置郡齋為諸公乇年存一故事若曰與子瞻爭麗藻則余雖眊自唾之矣萬曆甲戌秋日

安州詩小序

往歲辛酉余以御史大夫撫奉　景藩之國蓋嘗一至安州明年壬戌而荆沙之議起又明年癸亥承　景藩奏逮江夏簿責者陰附　景藩指將其心為已有通於中消者予賴以䟽網免歸今屈指又十三年矣以余之退遂偃蹇何意復有安州之役比延勝故宮則荆棘芜芜起矣日月如駛而人事之翻覆不可知如此可念也乃與同事諸公接杯酒之驩者連十五日夜得詩如干首書付安州從事而去萬曆甲戌冬日

程君贈言序

小吏之所獲視大吏之入不能當其什一然悋焉而自惜怙焉而不肯輕於棄去其情尤倍于大吏者何哉孔子曰爵祿可辭也夫辭之而足以為名高則志有所必決不辭不足以為名高之累則情有所不必矯昔李愿之歸盤谷韓愈侈其事至盛稱大丈夫得志於時之所為以形容其採山釣水之樂之不可易蓋愈之所稱皆愿之所有惟其有而不自惜可以自致而輕于棄去之此愿之名所

以藉愈之言而益高也若夫今世丞尉奔走之職其威靈氣勢已一無可憑藉世方視以為不足比數即棄去之必無以收盤谷之譽而悋怙之顧可以圖旦夕升斗之羨由是抑意忍垢之事無所不至矧地善而職安則其心愈固如饑夫之逐一饘有不俟饜而歸者乎吾以是知小吏之尤難於去而能去者知其心之必無所為而為之也吾鄉程君國華始以貲入官得丞廣之東莞僅半歲會攝邑篆上計京師事竣當遷任君忽忽心動念二親老不能復為萬里行即上牒天曹求去而選人者

以格于例難之方是時虜寇平君故有俘斬之績
上之司馬行且奏首功當增秩君固不肯少待求
去益力乃量移荊藩典寶以覓君迎養之志蓋創
見事也嗚呼中世仕宦不聞盤谷之風久矣矧丞
尉奔走不足比數之職乎以程君之年尚壯不宜
去又能其官不必去莞故嶺南壯邑有玳犀珍貝
之聚又人情之所屬厭而不欲去者匪直一儒將
也乃君獨以親老求去其心果有所為而為之者
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國家前
時凡圻內臣求去者量晉一階以比於宋制祠祿

之意然圻外小臣不得濫與乃令荊藩之命豈獨
重程君已也而獎恬崇耻抑競止貪將以一程君
風厲有司其亦猶行古之道也歟汪君者程姻也
求縉紳侈其肯梓之然未有能道程君之心者余
不佞僭為之言如此

何文簡公集序　代作

嘉靖初　上議尊親禮廷臣爭咈之方是時　上
意猶持兩端會新貴人自留都擬濮緒入奏稱指
於是盡斥諸咈議者元輔石齋楊公亦在遣中乃
郴州何公時為吏侍上書是楊公議請晉之不報
改南工部尋削籍於家終其身錮不復用其仕也
晚思一執鞭於公而不可得而讀公手疏未嘗不
掩卷三太息也嗟乎偵騃而啓願遜陋而欽肘凡
今之人視敵猶然況君臣之際哉乃公反覆駁難
援古證今亡慮數千言必不肯少詘其說以揣摩
人主而私其官貴卓卓乎何其炳烈也傳曰言之
無文行而不遠及按公平生博綜精詣逖覽黃虞
訖流近代下上評隲較若指掌夫耶涵陽谷窅然
已耳吹納土囊閔然已耳倏而騰驟倏而磞磤則
朗爍震撼宜莫當之矣何則其所從來者有本也

公之忠亮卽出自天性至於稽疑定是批郤導窾
徵為著蔡垂為範型則類非游談亡根者能矣往
議禮諸臣以擯死者纍纍矣而景行公者至今猶
凛然如生豈非以其人之可傳而其文又足以傳
之乎詩曰雖無老成人亦有典刑此之謂也蓋公
歿後二十餘年　莊皇帝既臨天下繼志恤錄用
妥幽壤論者以為天之既定暨某南歷洞庭之野
凭軾郴州禮其廬而訊其嗣人泯然爲有則所謂
報施善人者疑猶未盡因念古稱三不朽而子孫
不與焉乃亟搜其遺文暨詩得若干篇付少參郭

君崇嗣校而壽之梓公在正德間嘗與北郡李獻
吉信陽何仲默姑蘇徐昌穀往来賡唱其著述尚
多歷禩稍毁不無殘逸今所存者僅僅如是然莫
非公之末光餘響爾窃曰代而不可磨滅者也於
乎恭中郎死無子女琰為續漢史公之精博畧似
中郎而忠亮過之不幸無女以傳其業則副在之
寄非職封疆者所有事耶某不佞謹序而弁其簡
端併論次　先朝事庶幾毋墜公之典刑云

湖廣鄉試録序

是歳甲戌為　今上臨御萬曆之四載其秋八月

屬天下大比士于鄉先是　上從禮官議特　下
璽書廣厲學官稍劉應試之額以飭防精遴所需
力於士者意獨惓惓焉而湖廣鄉試則巡按御史
向程寔監臨之御史祗奉　明詔簡節約束以申
戒諸執事諸執事罔不毖　命惟謹當期禮聘四
方文學博士咸次第賔集既鏁闈而入棘以某官某
充考試官以某官某某充同考試官而提調則以
布政司某官某某官某而按察司某官某某官某
司監試焉其餘錯采有差乃進提學僉事陳允升
所選士二千七百有奇鏁棘而三試之窮夙夜之

力掄拔品隲得士之雋者九十人如　制而併鐫
其名氏若文之優者以獻某不佞猥以職事首授
簡于御史乃端拜而論次御史意諗於多士曰於
戲維楚當天地離明正位為南紀粵區蒼梧洞庭
之野豈獨炎黄舜禹發祥過化渾灝汸漭之風漸
被至今哉乃名世間出敷賁鴻猷若風后祝融叅
六相之二開物成務以夾扶軒昂周宣中興尹仲
二甫踔奮房樊輩延娓祚由載籍所記匡輔毗襄
乘時底績代不乏人可考而覩也洪惟我　國家
撫有函夏定制求賢閱二百年於茲其間英耆宿

碩光掩前冊者固不可勝紀乃荆郢之產占數獨
多姑亡論其徵者若石首湘陰華容長沙數公或
宣猷草創或佐命太平自　成　仁二廟迄于
孝　武之代迭衡致治功在太常嘉厤以還名業
尤炳論思翊亮篤棐方般斯皆士之實用也謂非
玄衡二岳江漢九江之所委粹而篤生之者乎非
藂時賢科之所精遴而得之者乎夫山祗川若奄
閱今古人傑地靈較若符節上世君臣之事卽邈
哉邈矣乃今代勛華章灼耳目傳盛跡美照映方
來旨爾譽髦豈無名世之選鍾山川之秀駿駿應

期而崛起者乎吾將于是科卜之也夫人材升降視世汙隆爾多士試觀之自昔明良際遇之盛亦有如今日者乎仰惟　皇上躬冲聖之資　獲重熙之運　踐祚以来日與二三大臣圖維化理方今薄海内外號稱晏然安懐之績業已大邁周宣而猶孜孜側席加意蒐求慶涣　綸音丕宣文教豈藉䇿談貴犂禹之世欲遡而上之期得人以共臻渾灝涉漢之冧乎邇者　諸將之御無間邇者俾雍之臨欽率牖典則又身先百辟以風動四方兹固千載一時也凡厭蓽縫即越在荒陬僻徼

莫不喁喁然挾筴翹跂以慶遭　昌期矧荆郢文明之都素嘗沐浴于　聖人之膏澤者乎士也有不人人矜邁滌慮砥行亟圖表樹思以垂際風雲而翕附　一人之耿光者乎先程其在奕奕煌煌匡輔毗襄乘時底績或為之先或為之後其揆一而已辟之騂驑𩥇路即令中駟可循軌而追軼之也矧神駒汗血奔逸絶塵固出乎其性之所獨禀者而何虞千窘轡哉吾故於是科卜之矣雖然猶有進焉昔周公之告成王曰𢗊惟有夏大競籲俊尊上帝夫籲俊何以尊帝也民者天之心也賢者民之命也人君以天之心為心得一士焉而天下之民舉安矣夫是以帝心之以尊也今士以文進即非古矣人挾方尺之牘而書之當其蒙昧之兢不過徼儻然之遇耳而所謂帝者未嘗不陟降乎其間有開必先文特為之介紹耳明而揚之與幽而求之凡此皆非人力也彼楚之先哲豈皆脊岳闢門而得之者耶而異時致主之忠格天之業知亦不外於方尺之書顧其隱然素所表樹者蓋自有在也爾多士其亦嘗推極于天人之際乎如以今之進也第文焉爾已則據方尺之書已類能談

埤道逼時務雲滃飈發多士之所欲至者至之矣宜沾沾幸自喜也若曰士以其身繫天人之付屬兹特為之兆耳惬而張之當有出于所謂介紹之外者詢能矢謨而靖獻焉主司將藉以效之　天子亦藉以効之　上帝其不貿用福利社稷賢科之盛將施於無極焉書曰毋遏秩前人之光此之謂也又曰稱非其人惟爾不任人之稱矣御史又何以弗任為懼哉吾兹有慶也已

華儀部集序

儀部郎華起龍氏爲故翰林侍讀學士鴻山先生

之季子學士公之累儀部君也晚舉而岐嶷韻慧絶人也則學士公鍾愛之稍長令習博士家言郎佩佩吐光焰出語驚其座客以故不三數年連取高第釋褐司空郎尋調比部再調儀部爲　天子典屬國官階駸駸隮清美非其好也居亡何忽念學士公老竟移疾歸歸而絲侍學士公徜徉湖山商質疑義于于焉雅也予嘗往来其家見儀部君哲榮如玉衣裳楚楚可念顧未悉其能於博士家言外又能爲古文詞間省其私則旁舍所羅古圖書甚富儀部君方日坐臥其中兀兀下帷求訂析

其所爲古文詞者固知其不樂仕之意有在也乃學士公亦言吾宗入　國朝成進士者纍纍起也而罕服大僚者豈氣以殷注薄耶季子誠少年非之華膴之患而患乏令名第多讀書嗣吾志令華氏不没於世足矣予聞之未始不歎學士公之灼於天道也予既游楚未幾華氏人以學士公之訃來告又未幾而告儀部君之訃嗚呼豈昭昭者眞忌完哉吾吳故鮮喬木世家乃華氏自晉孝子寶迄今千禩代顯衣冠而學士公起家侍從業擬頭機務會有齕之者尋焚魚而去之以未竟厥施時

待稍斥其餘智矜飾生業故其所居第宅林麓都雅閎麗弁冕江南蕭悠然享安榮清茂之奉者垂三十年而晚復見儀部君成名天於華氏可謂畀之完矣而儀部君又非他成進士者比夙齡抗志脫羈塩壓刻精刓神宜扶倪寳今其所爲言具在古詩澹遠追軼陶謝文宛麗春容不剽賊前人一語其才情藻思固予安長吉之流也早眺玄解宜難久視矣吾友王廷尉元美嘗云文章九命夭折居其一爲不謂儀部君卒當之悲夫高明神惡天之所忌獨惟所享完哉乃孔氏之訓則薄不死而

病無述昔陸平原之屬纊亦以作書未成爲恨有以也乃儀部君之書幾于成矣耀景流聲輝暎終古爵乎其相宣而暢乎其有述也後世當有述之者華氏之傳將大以遐豈直不没而已耶王廷尉與予同出學士公之門而於儀部君爲外舅將梓其集以傳聞序於予乃爲識造物者之徼復于廷尉而亦以慰學士公于地下也於是乎言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序壽

封少師太虛先生張翁七十壽叙代作

江陵太虛先生張翁者今元輔少師公之尊人也春秋七十矣先是翁以少師貴累封如其官暨其配某夫人者儷德而俱享榮壽蓋古今希曠事云我 祖宗置輔臣悉拔自翰林而倚從官資率以九載自為叙轉故穿階峻秩常在給者之年而從貤崇極之典多不及於養固知造化之所靳惜於

人者類如此也少師自弱冠登 朝選讀中秘書為史館編脩已事 莊皇帝於潛邸更數年尋以舊學入副樞筦逮慶末受 遺為 今上首康之臣位絕百僚則儼然稱父師焉蓋於時年未及艾而 綸恩覃錫溉被二人皆當康盛之會象服龍章駢輝迭映埏垓爭覩溢為美談此豈人力也哉天祚人國篤生佐命之賢欲其宣力分猷必先啓其家而益之祜夫然後能一意專慮脩百姓之急以上庇社稷天人參合之數有不偶然者荊南即古稱文明正位然其地自蠶熊開郢以來偏壯劉

振未有卓然可以名世者浮靡擯積之氣至是數千年始發於少師而儲精委粹惟本於翁者謂非天授不可也惟翁長身玉立魁岸磊落望之知其為傳人至其襟度夷曠志慮淡泊所以為凝禧歛福之具者又無所不備故翁常在家不北向而問朝事少師常在 朝不南向而問家事 主上沖年御寓即神聖莫及而遺大投艱之責方盡付之相臣務撫安危顧不重歟乃今絕昵屏泥親賢遠奸宮府一體毅然剸决絕無牽引介累之嫌以竟成上下明光之治天下想聞其風采者跂跂頌

相延矣此其奕世相成參和濟美所祔於 泰運者又非謭鮮故也然則翁之既榮且壽也寧直其一家之私慶而已哉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夫人壽豈有無期者哉壽人所以壽國也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翁即無所事事於邦家矣然令翁安則少師之心安少師之心安則天下之民舉安思以壽國者宜何如以為祝耶是歲十二月某日為翁降辰某不佞無能為役謹因中外人心之所繫屬于少師者著之于篇以為翁壽

壽元輔少師太岳張公五十序代作

歲甲戌夏五月既朏之翼日爲我元輔少師太岳張公五十誕辰禮五十曰艾稱始壽也蓋迎釐益算晋𨗳期頤於兹釐濟云維時圻甸采衛暨庶邦牧伯薄海内外思祝純嘏而効之公者罔人人驩舞也乃江漢爲公嶽降地文武錯釆其溉被於公者尤深於是三司諸大夫相率丐言於某將闡宣靈傑以徼惠於江漢之民某亦楚人也忝附公通籍又嘗從公讀書中秘今復追隨九列後蓋于公平生頗𩣑即不文其何辭於諸大夫則爲之諗於衆曰諸大夫亦知天人之徵乎作之昭昭授之眞

宰神明之祚肇延之際非人力也書曰天惟純祐命則商實純者不雜之謂也有間則雜實者不虛之謂也無輔則虛故上有純命而後下有實國歷選前聞率由斯軌顧明良遇合自古難之迹而需之志抑則難衡而叅之權掣則難矧受責寄命群疑周集抑與掣有一於此命謂不純國謂無實其何以共貞億萬年敬天之休於我　明聖統奄祺二百緜緜繼繼世有長君自　英廟以九齡踐阼後暨於慶末　莊皇帝以　今嗣天子躬付二三相臣負斧扆扆之事遝茲冊覲當是時中外人心

業已屬公矣一方副政府抑抑以居翼翼以欽韜光屏忌沉機搞銳爽侮是虞　國家磐石之基尚岌岌也一旦　天顏廻聆紹聞　德音良臣是名矢誠委託　平臺一論　宗廟社稷之靈實臨之矣眞昭符契豈偶然哉自古廸哲之主莫如成王弼亮之臣無過周公故史臣述之曰明光曰勤施四穆穆迓衡可謂極盛然當其初不能抑於東乎埋於流言乎其遇合之難猶有俟於動威而後警穆卜而後通此鴟鴞之詩所由作也視公今日之所際何如哉蓋公純誠淵懿已無媿几几格天之

德而　主上聰明神頴又大邁周之沖人是以百官之戒媿於立政帝鑑之該逾諸無逸勤敎迓衡協謨基命宥抑以掣乘拱仰成固千載一時也今歲曆之治未囬二稔才賢比登諛佞屛伏庶僚貞度八表嚮風[illegible]闉緝而裔夷賓款嘉生暢而禎符協應致理之極徵祐之純三五而降未有如斯之盛者也豈直追軼成周已耶畢公之命曰公其惟時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由今觀之我　祖宗締業艱難　列聖覃恩汪濊道化淪洽本固源深十年之期未有窮也惟

大子英齡公年甫艾方京州日月乘會風雲殊思
異錫有隆無替自是而晉記期願當益恢乎格之
勲以茂衍億萬年無窮之曆　君臣之間其爲有
既耶語云天道遠人道邇某邑竊窺其微矣知公
之身所維繫于世者甚大故不獨爲楚人祝敬爲
天下祝之也謹書以復諸大夫是爲序

壽許明府序

嘉靖丙寅歲陽月維閏念又二日屆我邑侯許公
誕辰維侯以閏生至是復與閏會盖奇遘也乃邑
中諸士民咸侁侁來集謀所以祝純嘏侯曰嘻有

是哉古者既艾始壽未艾而壽非禮也矧余不敏
敢以辱齡徼惠于人人請辭時學博王君某郭君
某蔡君某方率諸生徵詞爲壽乃以侯之言來質
徐子曰仲尼刪詩存其三百篇以風世其言壽者
渢渢乎備矣然率多以下頌上之詞當其時居民
上者豈皆既壽而祝之邪顧其德足以長年而永
祉則民爲咏歌之耳南山之詩不云乎樂只君子
萬年無期夫壽命於天至不可必而南山君子獨
期之以萬年若是乎其情之繆悠而無所據而要
其指則歸於樂易之德可以基邦家而稱父母長
年永祉于是乎在斯民怙恃之竭其所願而効之
君不至於萬年不已也此聖人存詩之微意邪自
法令繁滋理道鈌然史家每祖南山之指爲循吏
立傳循之爲言奉法循理也而司馬氏尤諄諄於
何必威嚴之説夫吏挾其不御之權有地數百里
安坐而制其命斤斤然豈不思所以求愜於民邪
顧其中無得於樂只之意則情窘事迫有不能厭
民之心而鈞其一日之歡矧曰萬年乎邪若今許
侯者非古之遺愛歟侯之爲邑當東南用兵之後
歛額歲增逋欃旁午賦急民窮道殣相屬他令或

炫能矯異以急近功侯獨恂恂然爲勞來拊循之
政即期會相督以身庇之凡務民之瘝者靡遺餘
力烝烝然父母之愛也以故治未浹朞仁風翔洽
四境之内願侯長年永祉以延其無窮之澤者臆
決喁聲如出一口矧茲介誕回士民觴祝之期也
敢自後於南山而侯顧以謙爲邪然聞之士表于
民民徵于士泮水之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又
曰在泮飲酒永錫難老夫魯侯僅能樂士于芹藻
間遂以匪怒之教獲難老之頌國人且于邁而從
之焉侯于人無所不愛而士尤其所獨至者若獨

蓰緩貴中枉恤匱無刑疏戚臨之粹然章縫之遇目昔所無其所怙恃于父母者又豈直飲酒色笑之微則士之徽咏歌祝紕嘏者宜有倚于南山之感邑之人有不樂為之遡而從其所倡乎三先生日善請以是復于佚竹壽序

長汀公八十壽序

長汀公者諱太名東洲金尖翁氏翁並仕歸安薄選餘姚丞再遷長汀令自免歸有惠政民尸祝之故鄉人稱長汀公云長汀公兄弟三人伯爲程丞季濱州別駕有丈夫子四人而三為郎蓋登藩幕者二人領邑貳者一人其隸太學需次選人者一人諸孫暨曾玄之孫又二十五人咸以詩書世其業蔚然蒸蒸朗然玉潤一時駢集輝映庭階其家之肥可望而知也以故太倉東鄉推世閥者必歸金王二氏時人至比之東晉王謝然王之世多甲第顯官乃金氏弟以力田孝弟起家至其後之富貴若可數券而待者人尤以為難乃長汀公春秋又八十高矣聰明強食不殊少壯時至令閭門雍粹子姓蝟膝則他氏之長老或罕其儷也濱州公既山居鹿城頗屆常兄弟相念無已則數置酒相

徵召歲時往來與馬絡繹于婁江上兩家子孫各羅侍其老合而歌驪嘯呼蓋有姜氏共被之愛無詩人陟岡之歎史所謂二惠競爽者非耶婁江自姑蘇道太倉東入于海堤輿家以爲水之蜿蜒下注勢如拱揖故其民生物産殷阜饒庶獨甲於沙嶼之區而世閥翹然若長汀公者則尤為是州之翹楚也豈淵渟匯結疑有地靈焉暨余詢其風俗宵一至所謂東鄉者則殷阜饒庶之家比屋而是其人類規耕作之利歲收其贏而嗇其施非其田之所出不以一毫食諸氏即大賓至不為腆具無徵歌選伎之奉其田野細氓躬傭佃之業無遺力矣蓋庶幾葛屨履霜之風焉乃長汀公又鄉之長者復以簡儉樸茂訓其子孫與率其鄉之人化而成俗焉則金氏之世宜其盛且永也匪直地靈茂矣殆造化流謙之理乎先是濱州公之七十也長汀公率其子若孫若外孫觴焉為之歌常棣之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季也再拜而受焉至是濱州公亦率其子若孫若外孫往長汀公觴焉為之歌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仲也亦再拜而受焉徐子曰常棣言盛也南山言永也盛且永

則金氏之世豈直衰然翹楚大倉已哉然則何以
祝之昔陳元方兄弟所至則太史奏德星聚是歲
八月哉生明之夕德星將聚于東海矣豈二老人
相觴處耶

壽子温陸丈序

余少則慕賢豪長者之遊方是時里人多高貲輙
為飲食之會會輙徵歌舞恣驩謔呼盧奪雉窮日
夜以為常乃諸賓客中惟陸子温先生與先祠部
公尤稱莫逆交先生世席閥左以故身為諸生能
任俠自喜不為齪齪拘謭態又雅負情致即過諸

少年往往折行齒相下故復得交驩余父子間曁
余服官居京師數年時時念祠部公則數以書致
先生問亡恙不比江南兵興民間多仳離之歎於
是諸賓客亦稍稍散去獨先生與祠部公數晨夕
煦煦然樂也葢如是者又數年而余有郢中之役
從郢中歸則先生尚強食而祠部公顧尋棄賓客
然時聞先生病胛未嘗不為之翹褰以思又四年
矣乃先生亦自是謝諸生褁足杜門即素所往来
者非就其廬不與之見嗟乎豈昔人絶絃意耶昔
蘭亭之會冠葢雲集流連觴咏以為一時盛事乃
右軍作記獨慨然于俯仰今昔之感若當歡而悲
類非人情然自余耳目所覩記則所謂世殊事異
匪直如右軍之論即里中百室相望二十年耳試
問當時諸賓客稱有家者今所存凡幾康强者今
所存凡幾即身與家之俱去而子孫之存者又凡
幾乃陸氏之門屛宛然而子孫彬彬咸以儒衣冠
世其家先生頽然以柴瘠之軀日坐一室默覩于
時事盛衰之變謂不足以自幸耶夫山澤偃蹇有
縣解之休病則息肩銷其忿忮無名利爭軋之累
支離全生理固有然哉或謂先生往時為諸生與

郡使者暨縣大夫慷慨論當世之務卬首申眉動
中肯綮施之事實鑿鑿可據即令遇合呼吸風雲
在鼓掌間耳至其老而無所用之始韜光剷彩自
抒于褁病以遊心于淡合氣于漠固古之所謂善
養其天年者也然則謂先生為病耶為非病耶為
逃于病以避世者耶余往叩焉先生咲曰幸甚吾
昔病而今愈矣作七十壽叙

許侯重慶壽叙

禮之有祝祝之而必文其詞若近乎諛人者之為
然而民之於君不可廢也古之善祝其君者莫如

豳之民彼其終歲勤動既畢力於所事則約春酒以介其長老之眉壽復以春酒躋公堂稱兕觥以壽其君如其家之長老而又文其詞曰萬壽無疆説者以為豳之風厚矣然祝其君已也未有祝其君之父母與其大父母者也祝其君之父母也蓋推君之意而為之者祝其君之大父母也蓋又推君之父母之意而為之者也不已褻乎非也上之愛其下也無窮而下之戴其上也亦無窮以無窮之心展而為無已之祝則自君之身而推之將何所不至而况於其父母與其大父母乎然則豳人

何以僅及其君也古之諸侯胙土於王豳之先公固世世而為之君也豳之民亦世世而為之祝也豈其情至而禮有所靳哉後之長民者則與是州縣之吏雖視古侯秩然皆由天子選擇而使之夫惟其由選擇而使之則為之君者往往皆四毀當里騤然不相知識之人而况君之父母與其大父母則又邈然于民之情而不相入者于其情之邈然而不相入者顧詎然而親之曰此吾君之父母也國人之大父母也此吾君之大父母也國人之曾大父母也其維持締結固有默喻於人之心而

不自知者豈非豳之遺風也哉顧輸織獻豜之事已格於法而不能逋之於上而饁畝之夫勢又不得率其婦子躋公堂而伸兕觥之祝獨以區區空言為媚而又無以自言于是縉紳先生為之敷揚潤飾發其鍾慶之原而民始知考德之有自固情之出於無窮而禮之生於可據者也吾邑大夫許侯者蜀人由進士起家來令吾邑廉明豈弟其為政絶無觚稜刻畫之狀至於軫切民艱則嘗忘其身之瘁而為之炕煦煦然父人之父子人之子也以故溢嘉未浹朞而輿人頌之及是聞其大人封

廷評公以明年丁卯初屆七十而大母某太夫人春秋又九十有六侯自以其身奪於民不得躬觴祝於阼序間每西顧而有愀然之色民乃嫣然喜曰廷評公吾之大父也太夫人吾之曾大母也啜華者顧當遺其實哉則為文第以祝無疆之休祝已諸縉紳先生儼然造余曰昔豳之世祚遠矣七月之詞周家猶以累仁得之今之祝也乃浮於古之所稱此何説哉嗟乎古今之民一也而施政則代殊豳之君順民於和動之日而侯之政急於民殘劊之餘其維持締結非有倍土世守之仁者而

見効獨速焉則令之軀侯者敢不各持其所願爲
犕鞠跽爲侯逍祝于岷峨數千里之外者乎是時
侯之長公方句宣於廣當吉方伯之寄其地愈大
則人愈衆人愈衆頌祝愈多必有能言之士發其
無窮之情因乎可據之禮以文其詞爲廷評公暨
太夫人壽者試以余言質之以爲訣乎否也

程君六十壽序

歲辛酉江南大侵道路間殣相屬也余時滋毀中
聞吾鄉人有邮而收之者凡用貲累若干云輒喟
然嘆曰嗟乎掩骼埋胔此軀民者是務彼何人哉

而令有位者靦汗乎比余歸乃知爲歙人程氏欽
伯善賈視貨蓄藏斂散之規錙銖之利靡遺巧矣
而覊旅耳乃不爲相埋而爲施于不報乎豈不矯
然烈丈夫哉然余竟不識其人何人也今年冬閏
命余所善客李君將爲其姻壽求徵詞余曰詞將
奚徵哉李君曰公不聞往特邮殣之夫耶于是始
知程君爲李君姻人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李君
故長俠者也爲李君善者必其人即李君也矧程
君行義故耳悉不誣者哉則爲之詞曰昔太史公
述貨殖之事輒傷無財不能自贖乃爲貨殖立傳
至盛陳販脂酒削胃脯馬醫諸鄙業所爲致富者
蓋津津不休矣然其要指則歸于人富而仁義附
焉何哉儒生誦法先王咿嗌蓬蓽間日擊不平慨
爲懷背思以赴急憤憤矣碩咀蔡秬褐已則不厭
何以行其德乎故曰禮生於有而廢於無千金之
子既饒乎時不爲淺方薄伎而累積素封若其餧
焉乃饌瀹服御宮室輿馬聲色之欲顧又起而侈
其志而斥其所有餘夫長貧賤者既不足以語仁
義而可與附仁義者又多顓固委瑣曾不得比於
里巷之俠則所謂富而行德者豈不嶄嶄乎難哉

李君曰臨邛卓氏擅鼓鑄之饒有田地射獵之樂
是行何德也而太史公亟稱焉余曰否否本植者
資深畜厚者施茂田池射獵之所有顧非附仁義
之地哉余以是益重程君也程君者廉賈也非有
鐵山自然之利徒以市易斗饒其纖嗇筋力勞亦
甚矣即斥其有餘歲時珍饌競都服御高宮室美
廄馬選聲微色以爲奉亦非皆爲偷生者埒顧不
彼之務能以作力之贏爲儒生之所不得爲又能
爲富人之所不欲爲而媟然有慕于先王澤骨之
仁即令太史公而在所爲稱述而艷賞之者又奚

嘗如卓氏已耶余聞程君生六十年矣聰明强健六骸完固吾不知其於順真葆光之術何如而迹其所為匪獨長民者媿之而考德長年固有符於孔氏仁壽之説昔度蟻活雀為仁至細乃史稱其報應章章較著若持左券然者矧惟庶萌欲並生哉脊而棄之究猶為厲而仁敢不報耶若冥理固然豈宜銜結並算無量季君當語程君曰盍高君閭乘駟馬車者景景然至矣

贈外舅金翁七十壽叙

儒者論造化倚伏乘除之理以謂富貴壽考嘗不能以一人之身兼而有之故達生之士不肯輕用其有餘而妄覬于其所不足之外栄期林類古之所稱高年有道者彼其帶索而行吟被裘而拾穗豈欲自稿其身於窮山寂寞之區盖亦知夫造物者之有所靳而不敢夢夢然以求多於世若夫霸王彊國之人其才術足以取人之圭爵安坐而擔拆之然竟用其策之五而欲其策之七逃而去之以與山澤之傭規自力之利而不欲沉冥酣豢於五非其素有之富貴固鴟夷子之所以變姓名於五湖之間者也夫知其所不足而亡傲欲於世此仲

尼所謂善自寬者斥其所有餘不令庸人常斃而争羡則能葆其天倪以歸諸造化人世長年之術疑無逾於此余以是知外舅金翁之所以壽也翁少為名家子深籍而厚遺無自稿不足之患而天性強慧又能分乎計然之所長而以背起家為天子司城當是時　上方修玄默之化深居大内而以護衛鋤戢之事付諸有司翁以才廉舉其職戚里貴人亡敢骫法侵化者有一御史素驕貴疾翁貌顓將以非禮加翁翁上書言京朝官同在禁近御史雖相臨何得以非禮加臣　上是其議以御史不閑制典黜能之而公亦尋落司城出為濱州貳翁在濱州復能以惠愛宜民民德之甚於慈母居亡何忽自歎曰仕宦貴適志耳富貴豈有既耶竟移疾自免歸歸而益治稼穡之業翁所居廛市之輳人皆仰機利以自給稍羡則争華屋文繡之侈競倡優歌舞以為樂乃翁獨折節為儉擇人而任特非其田畜之所出弗以衣食然善揣萬貨之情能化無為有居約致豐宗黨賴之以亡困者數十家人謂翁雅負才術苟以其治生者施於人國能令生產畜聚其君可富也乃卒沉於下位而

所施也又不及於究竟今默默老矣豈天將昌其後而益之年耶初翁少時艱子已乃連舉五丈夫子皆嶄然秀朗可念能以詩書世其家而翁之春秋亦躋七十高矣則吾所謂禖天倪以歸造化者固於是乎在且也六骸完好尚能早作夜思以為家人率口斷斷然常若與壯夫鬪精健者此又稱于攜生家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之說以是占翁之壽未艾也是歲陽月十又二日為翁誕辰余不佞不能藻飾翁之平生乃推造化固然之理如此

贈雷封君壽序

仕於君者東西南北之人必相易而往類不得顧其私親匪其孺慕之情槩移於急君而皇華四牡與問安視膳其事有難於兼行者故陟岵之詩古今所同慨而解之者則又述韓退之論歐陽詹之說以謂為人子者奉其親之遺體以效於君亦籍天子之寵靈以娛其親故其論不以不違親為孝以去親之側為非孝而皇華四牡之臣始得一意專慮為國家脩百姓之急使親年益高則子之名秩益顯子之名秩益顯則親心益娛古之善事其親者率斯義也辰州司理雷君其家大人今年春秋八十有六矣君一日過余曰某不類恭承家學廁名進士甲第出為天子理官方以升斗之祿獨翁在蜀中去問視之日三年矣昨登黃鶴樓以望岷峨白雲益淒然有陟岵之感子何以慰不類也余曰翁嘗有志於用世乎司理君曰吾翁少業斯鉛槧嘗遊學不憚數千里之遠與時人競進取于蒙場中力足時亦圖效尺寸耳竟不售年三十始棄去閉門守其蠹編殘素以冀驗白于来世今默默老矣意肯令不類終隕墜厥開也余惟宋蘇明允眉州一布衣耳能以其文章教二子軾轍登巍科

與家顯榮矣然猶自負其天之所與惙千金之子薄天子之宰相斷斷然讀書收府以求一試此不欲以儒生自絀如此翁績學厲行不媿明允而早屏鄉里足跡不出戶外無由一見貴人以攄其鬱結則丁年之所欲試而齟齬於時者非司理君之屬而誰屬耶語云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乃今司理君咏皇華乘四牡盤歷湖湘間平讞滯抑所至肺棘全活無筭固翁之見諸行事也而又何槩然于去親之遠乎聞翁筋力素強即令俟百歲交旣可甚而步履談噱無異少壯時且平生遠貨財雖道

道不墮類孔氏所稱仁者至遺槃始淡又衍于老氏全神之旨則翁壽當未艾而司理君自是名秋詣縣將由法從都樞要矣試持余說歸報翁翁不躍然喜乎因序而贈之

漢上公壽敘

漢上公者襄州之隱君子也今年九十矣嘗以仲子侍御君貴受天子貤之封而章施其服而公舍然若遺之也居五諓之衢侍御君之客日塡其門而物色於其庭而公遜弗與見也旣老而鄉之人著蔡之相與共割烹撰冠屨賓諸博士之階而侑

之爵而公匿弗以應也人曰漢上公老矣而難筋骨之禮我則哂焉則充乎其膚之澤也翹乎其舉之捷也揚揚乎其動之無倪也百年至矣而神嬰孺也其爲熊經矣乎其爲鳥伸矣乎其不爲熊經不爲鳥伸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乎或扣焉公默然則以質諸侍御君侍御君曰公之少也余弗能知之也則聞其廓先世之有而嘶然以居之也從心之所嗜無是非也而于于焉以至於壯而已矣見其壯也余弗能見之也則聞其斥先世之有而蹇然以釋之也從心之所嗜無盈歉也而于于焉

以至於老而已矣比其老也余見之矣余知之矣飴順至矣而公弗知其至也從心之所嗜無耄必也而于于焉以至於斯而已矣意者身非愛之所能全乎生非貴之所能久乎而烏用是熊經烏用是鳥伸乎其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乎或以告徐子徐子曰噫有是哉與至人居而弗之知其是之謂乎楊子曰百歲人之大齊也千人而一人焉九十者大齊之階也古之登是者幾人哉榮啓期者處槁而壽者也孔子曰善乎能自寬矣此知其所不足而遺之也天民之以道御命者也衛武公者

饒豐而壽者也抑之詩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此知其所有餘而裒之也天民之以道抗世者也斯二者皆人之爲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一歲猶一歲也十歲猶十歲也百歲猶百歲也其壽有期也不以其所不足而遺之則不知人之有餘不以其所有餘而裒之則不知人之不足其居也夢夢然其出也栩栩然天游而已矣是天民之以德杜機者也忘其生之養而生無弗養也一歲猶十歲也十歲猶百歲也百歲猶十歲也其壽無期也若漢上公者非知天之所

為以天而生者我故曰與至人居而弗知也南華子不稱漢陰丈人乎吾不知其年幾何考其對子貢忘機之說則非孔子之道以為不足以治身治天下而自逃于渾沌氏之術者也公向也不嘗止仲子之仕乎時及矣而公弗遣也方將挈而去之以遊乎渾沌氏之世而乃以　天子之貴貴之而賓客之禮索之而鄉人之著蔡父師之是烏足以至人之所至我或曰然則漢上公奚名余曰然漢陰丈人亦奚名遂相與驟然一咲而以其說諸裘之人士云

贈侯母朱太孺人壽序

友侯君士隆既成進士之明年而其母朱太孺人春秋已八十有二高矣邑聞其賢而多壽者云初侯君既舉於鄉凡五試禮部輒不售悒悒抱利器歸也有長卿倦遊意及是辛未歲復當計偕君故次且行私請於太孺人曰兒行即成第幸矣脫不者還當以逢衣覲母耶將圖升斗以為養也太孺人怫然怒且斥之曰而父見背有遺孤在不能督孺子成大名而乃須沾沾活我我兒休矣兒勿言君乃唯唯退勉治裝中裝驟去去之兩月而君果成第比奉　大對賜名又在進士高等是歲秋君乃以使事過家匍伏而謁太孺人問無恙太孺人迎勞之曰孺子真成大名耶令而父復生生者當不愧矣君復再拜稽首謝不敏於是母子相拊入室于于如也融融如也諸姻之來觀者咸嘖嘖稱嘆以助燕喜而邑中遂傳以為盛事邑故多文獻而君所居壤僻自　國初來獨無成進士者有之今自君始君一旦乘駟馬歸錦衣繡裳旌蓋爚奕鏡騎相續喧動里中蓋二百年儲休委祉若俟君而後發者宜太孺人之心樂也謂不足以成君

之孝耶昔賢論之言孝數矣未肯敎人以干祿而一時高第弟子尚有啜菽之嗟負米之恨乃孟軻氏又推為尊養之說而後世人子之情蓋嘗戚戚焉自有不能盡喻之於懷者況書生撅寸管以干青雲而其得與不得俱在蒙昧間求以揚名顯親不亦難乎君之詘於蒙昧也久矣而成進士也晚矣太孺人知其子之能然而激之於強弩之末若知太孺人之必欲其然而決之於破釜之餘乃兩相求而竟相成焉是天將以興侯氏也豈人力也哉雖然語云足蔗是蔡必有豐年余觀太孺人生

十二年而歸白村公其拮据劬勑邑勉育鞠為令
妻為壽母凡勞於侯氏者七十年其用力也勤而
鍾澤也遂雖其施報遲而後驗而優游難老富貴
福澤方駸駸而來天人之際必有參合而成之者
君行且服官政躋膴仕起介闔吾知其能樂親之
心於無窮也詩曰勿替引之其此之謂歟今年三
月七日届太孺人華辰君將稱觴於家而邑之諸
搢紳既蒸母之賢而又後君之所以能榮母之壽
願以詞侑焉屬某次第其說為之序

袁封君八十壽序

嘉靖間吾邑之同仕於　朝者為今憲副唐君良
德廉憲張君希尹暨余三人而長洲袁君繩之與
居君故姻也為膳部郎中方是時朝貴已肖居長
安西里薦紳家轉相附炙視東里若外埛然獨吾
四人居之以故相得益驩甚暇則自為酒食之會
其歲時往來候遺至徹於中闈因互闚家世之詳
而袁君有大人在吳中稱封君者知其為賢豪篤
行君子也其後相繼出補逐散去為四方之役更
三數年四人者以不能與時人競進取仕輒齟齬
而袁君尤先自免歸袁君歸十年而朝事大變與
時雲蒸飈起之徒影響銷盡而吾四人幸故無恙
乃袁君者悠然于陽山笠澤間春秋逾艾矣而封
君與其配朱夫人俱以耄年在養袁君日率其子
若孫捧觴羅膝前且為嬰兒戲且為鶬鳥弄以娛
其老而忘乎其身之畸于世也則於四人之中又
有至幸者焉豈天故抑之遐以成其孝耶昔蒙莊
甚為渺末宇宙之論嘗以紳笏等之柴柵至論父
子之親則亦謂其無所解於心固知人莫大焉而
天之所以埤益其生者蓋自有在今天下貴人身
都卿相者何纍纍也而能不廢蓼莪陟岵之咏者

幾人哉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
相保蘘以袁君之材令少自貶抑逡巡至今大官
可數務致然造物者或不欲以其柴柵之累易乎
其無所解于心之樂故僅用其奇以福國而盡歛
其羸以遺之親宜其家之壽而昌也封君今年八
十矣始以逢衣受　貤典享軒冕之榮者垂二十
餘年顯矣晚乃自逃于田叟泊如也而父子祖孫
煦煦相保以全其天而無郤其神是又造物者之
所獨庇而將引之於大齊者也豈直以成袁君之
孝已耶歲之孟夏七日屆其華辰唐君來徵文為

壽余乃書其今昔之所感與張君所祝焉以無忘東里之意云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序壽

大廷尉王公配晉淑人七十壽序

南山之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頌得賢也賢者以其德和於邦家則壽考應之言君子者男子之恒稱也然樛木之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此以婦人而祝婦人也顧亦謂爲君子何哉說者謂婦人秉陰教以翊宣陽德能不逾閫而紀綱邦家與男子之責均也苟其人貞穆肅雍之德上安而下附之此與能國之君子何異而福履之說固將以明天道察人事而徵降監之軌靡愆于閨門之隱側也豈不章明較著哉然觀三代以下言女德者莫備於劉向之書考其奏御僅十五篇姜嫄太姒尚矣其他傳述孝多乾蔆之事驗諸福應頗不盡然而偕老之祺尤世罕覯豈詩人之言常溢於情而令德難媲大耋希無吹万不齊物情固有什佰哉矧於簪紱榮膴盛緝祉涵熙並能光之寵協嘉貞之開啓善慶之源儷爲令妻貽爲壽

卅斯亦大順之至也盛世禎符詎直一家之私已耶嗟乎誠艱難矣乃今僅見吾鄉大廷尉立齋王公與其配晉淑人焉淑人生十四年而歸廷尉公即沖齡已能躬織嗇佐膏晷廷尉公遂以弱冠成進士爲天子大行人歷部著出典大藩乃淑人所至務刻厲枯澹以相勗勉有外人所不及知者比廷尉公之官楚也嘗行部他郡縣適陳太淑人忽以疾來告淑人即從省匍匐奔弗頃刻須廷尉公乃廷尉公辭亦自疏歸歸而共奉二老人歡飢夕于于也比于終養猶臥家不起者若干年乃淑

人安之不少悋情于故特富貴逮 世宗末年始用大臣薦擢公卿貳符至今官公任朝以不能事新貴人又不三數年復解廷尉歸蓋計公釋褐垂五十年而咏考槃之日居其大半人從廷尉公里門過者即不施雀網而蕭然無所營於世泊如也即廷尉公故廩廩抱德懷能和其邦家而淑人之所以贊襄維楨于五十年之間令上安而下附之則其貞穆肅雍之化可知也其何媿於樛木之君子耶宜其福履之綏未有艾也今年八月十又九日爲淑人七十初度蓋少廷尉公一年聰明知慮猶强于少壯人設帨之辰廷尉公將起而歌樛木觴淑人焉知淑人樂也以淑人將歌南山觴廷尉公焉知廷尉公又樂也 國家承平垂二百年爲生壽者耆大臣已指不多屈矣而二君兼錫之德又彬彬相比以徼福焉漢人所謂心和氣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之者非耶時內外宗姻戚欵門執觶豐獻綺組而伸卷鞲鞠跽之禮余外舅金翁方率其子若孫踵焉乃徵言於余余仕也晚嘗執鞭于廷尉公故樂書其事而獻之典記焉

平涼倅陳先生七十壽序

古禮之廢於今者多矣而尊齒之禮其廢也尤甚此何說哉古者士養於學計歲而教之必需其大成而後用之四十而强仕五十而爲大夫無徼榮倖福之事比於七十而得謝老其鄉里人者爲父師文者爲少師則復以其德行道藝訓其鄉之子孫而終其弗率故爲之老者終其身儆行而弗怠其子孫有弗嚴事之者乎周衰而王迹熄學校之制不修士之榮進衆趍于命藝先其德貴加于齒一切以苟道行于世暨其老也無父師少師之責則率藉以自恕而弛然於法禁之外如是而欲少

者之尊而事之不可得也雖然教化行勸懲之機在上風俗敝是非之權在下頹不兩重歟吾鄉僻居海澨其聲華文物故不及通都之邑而獨以椎魯稱往特士以通經學古爲務交游之義齒讓之節綽有先民之遺風焉即余所徵於今之長老曰陳邦善先生者春秋七十矣所謂古之父師少師者不庶幾其人耶先生少爲諸生即以明經被選入太學已累舉不售中歲得官爲南陽鄧州同知州故沃衍而民喜私其吏乃先生壹意祛弊剔蠹略無所乾没後竟以最遷倅平凉平凉邊郡又苦

寒薄而先生主計簿出納輒平允能惬服其豪宗久之罷歸先生既自以所學不究于世歸而杜門益治經義以都授於鄉里晚嗜老子能破諸家隻疏以獨會其微妙玄通之指與太易陰陽消息之理相符勘頗眞係光倏然縣解與人處無論賢愚貴賤少長一飲以和不爲絲毫刻畫狀至其談言微中犁然於是非得失之辨終日聽之可律而施之也夫以先生之所自得既如此而其年又如彼即道之明堂辟雍間屢蒯拜之儀享祖割之養觀總丁之舞席坐而陳説老易令博士弟子環觀而諦領之其所裨益當不在桓榮伏虔下也惜乎其詘於制歲時徒以故事賓於飲射而鄉之子弟有不能盡知先生者余故著之以信于惇史焉作是序爲先生壽

前郟令徐先生七十壽序

吾邑故鮮世家獨徐氏以中丞公父子相繼起家進士顯於 英 憲二朝溉被子孫迄於今百十餘年簪纓蟬續既熾以延逮今原易先生更以文學入官能恢其復始之業於徐氏尤稱翹楚云先生風儀秀整機神朗悟博覽强記於書無所不窺

而獨不屑意於章句以故爲諸生雅負駿譽者垂三十年竟詘於一第晚貢於禮部爲大名校官久之稍移新河嘉靖中 天子加閔元元 詔斥拘攣訪羅儁逸以充有司之選於是先生用校官異等擢拜郟城令郟當南北孔道號能劇而先生又久雕絃誦閒疑不閑於吏乃先生治之輒更事習文刻意捬循能不脂於民而廢除具舉已漸有驗日會不悅於郡使者遂解印綬去其出處始終大較如此余嘗考之晉時陶氏自大司馬侃嗣亮王室施及武昌太守茂而門閥益盛四傳而至靖節

先生始以家貧辭爲州祭酒已爲彭澤令去居柴桑老焉今觀先生之胄系與其涉世之迹視靖節不侔者蓋少而不見督郵與先生去官事又絕相類史稱靖節風流不羈任眞自得則宛然先生之致也謂古今人之不相及豈其然乎顧靖節生胤革命跼蹐於亂世以坎壈終其身今讀其乞食之詩挽祭之誥可念也若先生者身席世龍聲驟籍林即詘於一第而裒然爲髦俊爲名博士爲良有司計其所歷無一日不履休境比于得謝歸臥鄉里優游恬適采歌太平座擁遺書門羅紆軫有羲

皇之樂無衣食之累以引以昌屹爲太老固靖節之所不能得之于先生者也行葦之詩所謂以飲射祈黃耇者不在斯人歟不在斯人歟歲之仲冬屆先生七十之降諸賓客觴焉屬余爲之辭余既推本先生之所以壽而因論次其世以徵徐氏之表于東海也有自哉

贈給諫許君壽序

今海內語鄉閭得人之盛者則動稱吾南畿癸未六能直以標華騰藻後先之成進士者項背屬也乃鉅卿名德往往有焉若嘉靖中晉榜以言事顯者則稱今崑山許君君自少任達耻矜踈節即夥賤時所與游必瓌奇倜儻之士喜得其畫策冀一施用其給事諫垣當

世宗在位天威震赫言事者稍迁

旨輒被譴責臺省官日惴惴引避不暇乃君每從容開口多關天下大計

天子爲改容嘉納先是漕政敝漕卒橫爲奸利公私大困君數其蠹穴條便宜數事上之

國之儲偫至今賴焉邊人連歲饑饉事叵測大司農業議賑而難陸輓君創說請從直沽航島道而輸之粟便已邊人得粟果饑而不害兩踶傳稱神間人皆擬君可大用

居久之會分宜公敗而當事者以君故分宜令疑嘗得其氣力遂倂罷之君咲曰而豈八司馬余哉爲休矣休矣于是歸而杜門或累月忘盥櫛第召故所往來客與之飲酒叩之時事不應君出處之大致蓋如此吾聞之莊周云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豈不較然也哉顧人之取數宜何如耳是以尊生者絕跡帝王守玄者怡神恬寂此仲長之所以著論而延生之所以不還東觀也厥有以哉方君在諫垣時令少自抑損必得大用即不大用不致屛

菓如今也然一旦齟齬于世令其身無所復之若
造物者若焉乃今斥其用世之緒裒而益之家雖
楹綺榭崇臺茂苑平林清池可弋可釣可詠可歌
耳脆之雜羅清商之迭奏内足以娛太夫人外不
失賓客雖凡昔人所藉以適其歸者君皆有以自
給無求於世故能暢性凝和行年六十而有嬰兒
之色豈天將引之年而故先畀之佚哉吾癸卯距
今閱三十餘年雄飛之士方廻翔未已固世俗之
所以頌盛也若夫當年抗節早歲息陰蟬蛻埃𡏖
優游難老取數之倍孰與於君哉於其降辰余偕

同年觀察使張君任姻友分察使顧君章志觴焉
樂之作是序

壽外舅濱州翁八十序

稱壽自五十始也等而躋之迄於大齊大齊者百
年也凡十年而禮爲之稱名也有差若曰艾曰耆
曰老而傳曰耄曰期頤云者皆形其衰而爲之詞
也以便養也乃詩咏無疆無期者何也詩以述願
也願之於人也何窮之有大齊者人之恒數也譬
之陟級者然趾愈高而力愈憊也故曰形其衰而
爲之詞也以便養也此仲尼之所用以爲喜懼者
也令之觴祝也亦大都十歲而一舉之何也蓋門
艾希耆也耆希老而傳也老希耄也耄希期頤也
希而必至之孝子慈孫之所以爲心也人貌非恒
河也歲視之無以異也積歲而視之移矣矧積歲
而十之乎而貌也故無恙也孝子慈孫有不邁邁
然喜者乎矧又積而二十之乎三十之乎而貌也
又故無恙也孝子慈孫有不邁邁然倍以喜者乎
由是而無疆也無期也可馴而至也故曰以述願
也今吾所述以爲願者吾外舅氏濱州翁也濱州
翁之七十也吾祝之矣當是時翁方老而未傳也

於門之内外事即瑣屑無弗問也無弗劬也盡請
息乎而翁弗爲息也比視之而色瑩然澤也而視
燗然晰也而口纚纚然而足矍矍然辨且躍也非
七十人也猶曰勉而捄之可倘也又積歲而十之
即耄矣耄之爲言惛且忘也翁能無耄乎今翁耄
矣亦既傳矣於其子之門内外事即瑣屑猶無弗
問且劬也盡請息乎而翁弗爲息也比視之而瑩
然而燗然而纚纚然矍矍然者故無恙也然則翁
其爲恒河乎將自耄而期頤乎而無疆無期乎翁
曰吾生三十三年而嘗壽歲矣天之祿也吾安所

饕之乎而今也又誰爲而爲之乎然則翁奚爲而
如是乎翁以易而傳者也易未嘗一言壽而言恒
恒久也久於其道也道之久也則日月四時以之
恒矣而況於人乎翁五歲而孤執執予也十三而
依於梁氏梁氏者甥舅也而當室焉即嶢然起也
十六而補諸生以貲升上舍生四十而薄仕於
朝丞於濵五十而舍然歸也吾嘗槩翁平生所自
克於己者三勤拮据也廣施貸也彊諝幹也而賢
於人者五杜燕褻也薄誚責也遠圉奪也去骫骳
也塞詐諼也刻畫而守其躬粥粥如也廩廩如也

是大呂也九鼎也不咫步徙也恒其道矣恒其道
有不恒其身者乎吾以是以知翁之習於易也雖
然開而復也恒是以無斁也翁終不欲息乎昔漢
陸生賈非知易者也其使粤還也盡以橐中裝千
金五分其男陸生乘駟馬車從歌舞挾賓客而過
之也率十日更而陸生竟以是壽也太史公艷而
著之篇翁不五丈夫子乎而女之適溫家也亦五
陸生能無之乎假令翁乘駟馬車從歌舞挾賓客
而遨遊子壻間也有不蘧蘧然而喜者乎是開而
復也天之所以佚其老也而無疆也無期也將自

大齊而躋之也何窮之有乎吾既觴於官阻觴祝
焉姑以是説遺諸郎君而質諸僚壻也翁聞之亦
知其蘧蘧然而喜矣

贈封君范翁壽序

徐子曰余爲郎時蓋嘗登西山延矚薊門連峰盤
礴劒倚戟交煌煌乎其京輔之雄觀也哉乃薊之
諸邑唯遵化尤稱嚴壯其上之人類矜勇悍而負
沉鷙匪獨茂暢武功而津膏滋溉爲文德長材
鉅能之士往往崛起科第間足以當國家宣力禦
侮之任者蓋斌斌駸駸矣若吾友范君某者非其

人耶君長身玉立聰明倜儻自壬戌歲舉進士釋
褐西安司理即以伉直守文忤上官故逡巡仕路
數年僅守一倅于死顧君意度豁如莅官勤職若
雲瀚而飈發略不以浮沉軒輕爲念今 國家他
日有緩急君其可少乎哉然又私諗之凡觀水者
方折有璣圓折有珠氣慶發祥物本所自而況於
人乎聞延其大人翁而謁禮焉則頹然山澤之臞
也叩之事不應與之言第嫣然掩口笑一顓蒙倥
侗人耳彼肯妄意於世間不可必得之富貴以厚
覬於其子乃君竟不藉尺寸之遺鵲起盛年神應

煎合取青紫於呼吸間若數券以償焉偉矣此豈
偶致而倖獲哉山川磅礴之氣鬱結而無所解則
必鍾於人以發之其實爲耆德而其華爲文章德
厚者流光文蔚者施渥翁之顓蒙倥侗非所謂茹
其實者乎君之聰明倜儻非所謂擷其華者乎實
不擷故華益茂華益茂故實益堅其維持締結後
先似續天之所以庇范氏者疑必有陰植於蒯之
地靈而莫之知者矣由是翁將不愈昌其年而君
亦將弗替其引哉翁今年七十有八矣將自兗邸
返駕蒯門君造余而求介壽焉維翁之顓蒙倥侗

即已符老氏谿谷之旨余將何以爲說哉君不聞
韓忠獻之子倅西京時乎每按獄訣於詳讞忠獻
聞之輒推案不食余嘗與翁談及鬼神事惴惴然
若聞其聲若彷彿其形容者夫不敢慢於神必不
忍虐其民此忠獻公之存心也君倅郡二年矣慎
庶獄翁固無不食之忤頃又以擒弭功蒙　上恩
賁事尤炳著君自是酌吐茹之宜慎張弛之術行
將宜力禦侮趨蹌臚仕文武爲憲於是乎在翁方
徜徉於蒯門之野怡神葆光即百歲可交睫至矣
又奚俟於余之言以爲介哉遂書以復於君歸祝
焉

封山陽令楊翁七十有八壽叙

僉臬大夫維陽楊君始以御史言事外補尋召入
爲司空郎久之擢拜江防使者道出里門請謁瞥
組就子舍歲侍其家大人封山陽公者以娛老焉
既承命斷斷義不可乃趨楚專鎮于蘄遣使以養
迎焉山陽公復曰汝第令江漢不波用祗力于
國家毋以余耄而沾沾兒女爲也明年春公壽七
十有八大夫以二季弟皆有四方之役不獲躬上
觴祝竊疚心焉而問余所以爲壽者余曰唯唯令

夫壽年徒固則天畀之榮寵翕赫則君司之孝養
篤備則子職焉夫若是者其恒也又安知夫壽有
悠遠曼羨而非天也者榮有章灼歆豔而非君也
者孝有志養不匱而非子也者大夫寧無意於斯
義哉大夫曰可得聞乎曰可夫大化陶冶數則靡
愆乃善養生者恒葆其光而嗇其神以歷日月行
四時如續新而延燎焉大齊至矣而嬰兒之色無
改夫若是者胡然而獨謂之天乎帝者柄八極能
以寵命榮人而不能使之長有富貴顧君子樹德
務滋以顯休其親用能聲施千禩又寧惟章君之

錫巳也子之事親也晨起櫛縰請衽趾具甘𦡀甚度直踈節爾四牡之夫口銜天憲何嘗一日忘靡盬哉乃繼志述事奉命來馳則有不衽趾而安不甘脆而飽人盡子也而盡能之乎故曰有非子也者蓋余聞之大夫家世故高皆然鮮有六十壽者惟今山陽公始躋七十有八而六骸完固神氣色澤翩翩尚未艾則匪獨天畀完也蓋又有宿殖焉幼析產諸從大父皆爭以取腴公恬不與較已復恤其後而尤喜義樂周急抱朴飲和得握固之術固宜其績前之短啓後之修白期而順未止也㚒

者　天子需山陽恩里中大爭榮之矣乃大夫之所以圖榮于親者詎止是哉隆慶間　天子方鋭意治安大夫簪豸立　朝上書言中貂不法事震動嚴廊即語不售而直節勁氣百折不回凜凜烈丈夫也維兹握憲度而專鎮于蘄也江漢所歸益賊司目而大夫克飭戎畧起骫敝之習而肅然澄清焉德業翔起日以崇其名位而宏施於天下於公所以庭訓君者有不稱愉快者乎故至壽不必天畀至榮不必君命至孝不必羅膝前而沾沾兒女子爲也要在大夫與山陽公自致之爾大夫曰天之畀也子曷敢匿焉君之命也子曷敢私焉子之職也子曷敢怠焉無已則爲之歌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於是大夫起謝曰敬聞命矣乃楚三司諸公樂大夫之能孝于山陽公而山陽公克安大夫孝也請書以代觴祝

　贈湖藩少叅馮君入賀　萬壽便道歸壽二親序

往年長洲馮君以　天子大行人祗役南楚余逆之於襄州之舍見其軒峻朗潤絕無町畦刻畫頎然出常士之表而心知其爲大官器也已余家居

而馮君入備諫垣侍　莊皇帝左右懷忠攄讜所建說利害確乎有當於　國家之名實既余再起楚轄馮君亦來爲少叅與余錯釆而治而君所治更專制湖南一道長寶二州之民走趨走奉要束愛憚之以亡斂滑揖讓於三司諸大夫三司諸大夫皆曰馮君賢者也夫人之仕宦外祈以信於人人而內祈以安其親馮君之賢無弗信於人人矣其父母聞之有不相得而愉快者乎是歲八月會令　上萬壽之期入賀之禮例關省臣以行於是

馮君嘗擠行而馮君之大人封給事公者逾石
七十有一母馮夫人亦七十春秋並高矣馮君欲
先期過家而稱觴焉三司諸大夫咸嘖嘖語曰馮
君於是乎能孝矣不可無一言以張之也乃屬余
修其事告仲尼都授洙泗間其與門弟子論孝者
數矣其反復問答率不越乎家庭食飲承怡之細
節初未嘗一及於仕豈其時淳龎近古富貴榮華
之習非有後世之光榮尊寵仕不仕無所攖於其
親之心耶抑其仕者不出其鄉即委質受祿能無
廢乎家庭食飲承怡之細節耶非也天經地義聖

人亦思其可以常繼者以爲訓耳若夫人生而貴
者無幾矣貴而無闕於時者無幾矣無闕於時而
且有聞於世者又無幾矣是以聖人不敢以此溢
望於人而有之則尤聖人之所貴也故它日作孝
經又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此聖人垂
訓之本意也始給事公與馮夫人俱起自布衣無
素封之富能以詩書刮磨其三子馮君爲伯而特
先起家連舉進士不二數年而巍然爲方岳大吏
所至如順風之呼登高之招無訟約雍撓之患而
專席將職文武宣猷如飇馳電掣一措注而 上

恩以宣休問四達無不快適於意古之所謂立身
揚名者非耶今茲之歸將偕其二弟歡舞庭階稱
祈耇之觴宗姻賓客迎延滿堂割肥擊鮮陳絲列
竹錦衣繡裳輿馬翕奕閭巷之間歡呼羨歎燁然
馮氏之門閥愈益光榮尊寵矣馮君退而從容述
湖南山水之美政事之詳與所遊從四海九州之
人一時同仕於楚者二尊人之于于然樂之也必
有出於食飲承怡之外者是則聚順之道引考之
徵也孝孰大焉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此以子
弟而祝其長老也又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此以

臣子而祝其君上也兩事不可無而舉之矣乃馮
君之行也進而祝其君上矣又退而祝其長老二
美實具焉斯又非縉紳之奇遘也哉三司諸大夫
曰是可以張馮君矣書爲序

贈嚴少師壽序代作

今上祈 天永命既謝大內退居西苑齋宮屢秘
祀焉乃簡勳輔親舊大臣七人以直贊於內又選
文學侍從六人以撰述於外於是諸臣中惟少師
嚴公年最長 上倚毗最隆而諸臣者咸賴公之
力以引翼陶鑄日從容追隨奉下塵久清光蓋儼

然臨之師保焉是歲己未公年八十矣　上念公
直贊勞且春秋高筋力恐不任事事初度之日特
　賜公得乘行與出入禁中舉勅貴璫以所賜有
與送公歸第長安道傍觀者咸嘖嘖稱歎以爲
國家二百年所未有之異數而公亦脩然輕舉若
神仙六於是撰述六君子謂某忝　禁直之末不
可無文以張之乃造而間公之所以壽其曰諸君
知壽之義乎夫壽之言壽也言能受天之祐以壽
其身也善受者必承之以虛故易曰君子以虛受
人豈公之謂與先是朝士跣跣集公之門將請閒

而稱千歲之觴公辭焉不可則爲書遺之自陳其
無當于壽者三人曰公之建利社稷大矣即令歲
踰公堂而祝純嘏焉匪過也矧八十者世所希覯
哉而公猶惴惴焉惟無以避譏而遜美是懼茲固
公之所以善於受也歟夫江海之大百谷宗之以
其虛也公平生冲抑故不肯以勢上人迄今大耄
功名富貴行發其極矣而持盈揣銳猶斷斷然根
諸心而流乎其辭諸福歸墟之徵于是乎在天將
不盈之柢而壽其身哉昔之壽而在位者莫如衛
武公少稱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而抑之詩

乃曰謹爾侯度曰用逖蠻方曰敬慎威儀當是時
公年九十餘矣猶不忘朝夕之儆故能成金錫圭
璋之德以躋齊聖而享有期頤此所謂虛而善受
者也今公之言曰　皇上深恩不敢言去是愛君
也夫愛君者毋敢慢於其政匪謹侯度也乎曰南
北之寇未盡平艱責任焉是憂國也夫憂國者毋
敢懈於其防匪逖蠻方也乎曰酬應或過恐致頹
仆是檢身也夫檢身者毋縱于欲毋廢於禮匪慎
威儀也乎某常持是以遡觀於古今之際而求公
之於武公宜其德之同福稷之同而壽之又同也

然嘗考武公之德至矣及觀於洪澳之篇載在衛
衛風衛于春秋賜國也計其時和集之化當不能
踰域而遠暨而抑之詩又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
則其心固亦有隱然不能以自遂者今公遭際
聖明屹爲元老稽謀定命坐收安攘之績而求翊
昌明之運勳華顯赫浹于無窮俾薄海內外人咸
知有　聖君賢相爲千載一時之遇則武公之不
得同於公又較然也六君子曰善哉子之述壽也
然則何以頌公哉某曰既醉行葦君臣相壽之詩
也其當周之盛時那請歌之以代六君子之役

張毋廖太夫人七十壽序代作

余按楚之明年侯代江夏令中丞萬安張公適膺簡命自鄖移撫茲土先是公開府鄖陽提衡三省而楚在部中以故公於楚事特詳比至會有勅事楚諸吏咸集公召詣庭下與計楚事之便不便於民者諸吏對皆唯唯公出數言徐決利害若燭照龜卜然議甫下江漢間父老轉相慰藉曰今日張使君活我輩也于是為使君稱壽者蓋人人而驩舞也姜子曰圓流方折珠璣出焉凡物詎無所本哉昔文伯之母嘗訓其子以辨士之沃瘠與民

之勞逸魯人賴焉由此觀之古之名鄉宜昭令聞聲[illegible]者匪特陽敷茂也蓋有陰淑焉余聞中丞公有太夫人在養其所素蒞於公者不知於文伯之母何如而迹公平生樹立與今所施設於楚者奚啻文伯之在魯則所漸佩於聖善者不既深乎故今之稱壽者宜莫先太夫人而民無從祝之也豳之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夫豳之民樂君者厚矣乃其所祝僅於君之身而不逮其親非其情故秩也蓋不敢以至卑之勢瀆君之所尊豈其分則然耶夫民既阨於分而不獲展其所私則酹爵犢漿之禮當自其鄉之縉紳始吾豫章之仕於楚者自方岳以至州縣之吏冠蓋相屬也余獨以　天子使命日從公於役凡公之所以勞其身而貽民以逸者皆足以裨余之弗逮蓋自以知公為深而微太夫人之教章章明甚則夫推楚人之所以樂公者以寓吾豫章人之私又不當自余始耶記曰福者備也富貴壽考子之致諸親者備矣然福鍾於天而值於人二者有至有不至故享之者難焉太夫人崇徽迪懿夙積義方見公舉進士守大邑為賢令晉臺察為名御史遂不出

國門而官都九列蓋相望於二十餘年之間公無一日不叢令名太夫人無一日不發榮境也斯非天人之至備者哉太夫人今年春秋七十矣怡神而暢志令和而嗌靈必永有無疆之壽公自茲官益高聲施益遠亦永有無疆之聞　社稷之勳於是乎在豈直如今江漢間所頌祝已哉豫章人咸曰善請書之為太夫人壽

賀　誥封刑部郎中怡蓮馬翁七十壽序

士生三代之際而仕於其時何其幸歟夫人之情莫不思奉其父母即奔走勞勛至於無可乘之隙

而其心罔未能須臾去之於懷者然既委質為臣矣則有不容以自遂其情而直賴其君有以體之則吾思奉父母之心未始不可達之於上四牡之歌君之所以勞使臣者王事靡盬可謂至矣而至不遑將父不遑將母以其情達其君則曰豈不懷歸將母來諗是君之勞臣臣之告君皆以情相通也古者之使之禮類如此然當其特九州之人猶各仕於其土即越國而使之亦無逾時而不反者非若今之為仕者四遐萬里相易而往而山區海聚之間至號御絕乎不得携親以行于是四牡之

士雖有陟岵陟屺之思亦無所緣而控之於上蓋時異事異古今之制有不可以強同者其勢然也其或乘機遘會有靡盬之勞無告君之便而獲將父母之願乎以遂其不得已之私者則存乎其人之遇而士大夫得之其為幸宜尤倍於古之所稱者余茲有羨於湖泉屯醝使馬君馬君之家大人怡蓮翁者不就馬君養而獨居吳中馬君之曠于問視者蓋二年所矣吳與楚壤相比也非有山區海聚之隔而餘醝之使歲時問亡恙者日相尾續於道宜無事於懷歸矣而思奉父母之心不能須

臾去之於懷者馬君之所處猶之四遐萬里也翁七十者稀怡蓮翁當其年乎今一旦藉　萬壽之役鴐四牡之車返旆乎金閶而節乎茂苑值六月之降而適觴舞於庭焉豈純孝感通乘機遘會即制不得而限之也馬君於是不必以其情告之君而亦無俟于　君以情通之者此在仕宦故難而於今之時尤難在馬君不可謂希闊之遇哉馬君之言曰吾父起閭閻能拮据勤生然少有積聚壽奪乎力政以故中歲家益落始一意教不敏習博士家言已不敏竟以博士家言取科第而賴

天子寵靈以不敏之官貤貴吾父吾父弗以榮也日飲酒博奕而已蓋其志不忘囏難云又曰吾父少贅於顧而當其室吾外王父撫之如子而字不敏如孫遂不復建嗣而以不敏為顧後其後吾父揆于昔人臧鄫之義復顧於馬而別置嗣宇奉劇氏蒸嘗焉君子以為有禮余聞而歎之以為壽者受也言其受天之祜以壽其身也怡蓮翁一布衣之俠耳初未嘗膏沐于詩書之府乃所為則皆仁人長者之道夫所榮戚盈也復姓反始也存祀者恩也修此三者以受天之祜也厚培而茂發將在

馬君豈惟今日得遂其將父之私亦督引之周旋諸艱窮哉昔吳中一郡仕於楚之分宜者六人而余產長官又先五君咸謂觴祝之禮當從其鄉始乃以詞倡五君而有感于古今孝子之情爲馬君屬辭之如此

徐氏海隅集卷之九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記

嘉定縣築城記

歲癸丑倭人內訌飄蔽海艏激而下環海之地騷然矣先是賊在大洋瞭諸灘咸沙葦平漫曠焉若焉莫省猶詣乃寶山獨隱隱蠢煙濤間賊遂幟而登陸寶山隸嘉定東鄙以故嘉定之患視諸邑先焉是歲五月賊迫城急城故圮雖繚以土垣垣亦實可躍而入也由是一城大哄會城之主者出入

盡號而奔主者歸下令戒民毋奔乃塞垣之竇者編甲而晝夜守之賊退已攻城東門門有善射者殪其魁又遁去主者謂南昌萬侯也時賊猶席饒中勢張甚侯曰嗟事危矣亟圖城於部使者願乘賊之隙而繕之便議可計出贖鍰若干募民貲若干其強有力而影避者令民轉相勸引又得貲若干畫田而授之役稽度以程其工日臨而督之賞罰其用命不用命者故趾觧餘剔而出障以堅木甃其上甃而崇焉時侯業已內遷又留數月城乃就緒嗣侯者曰上虞楊侯侯至環城而視陜而欵

曰美哉恢恢乎前人之烈也噫然卑易乘也易乘與無城等宜稍崇之卒工者其在余乎又請於部使者得金若干緡其葺而舊崩者增堞之缺者濬濠之淤者為敵臺以瞭望為戍舍以息守士為飛譙為水關為浮梁以柝鼓漏以時蓄洩以防緩急而城之門額東曰晏海西曰濟漕南曰宣文北曰振武咸易其故而新之城高若干丈週袤若干里工始于癸丑冬十月訖于丙辰夏六月凡三年而告成崢嶸巘巍然奕然中囊井廬外襟江海而東南諸城爭雄嘉定矣嗚呼二侯之功不其偉

歟昔周之世嘗城朔方城東土矣當是時文王始受天命宣王遹德中興其威靈氣勢豈不足以潛消夷孽坐弭強藩顧喜以無徭遠勤其民哉蓋保邦固國聖人亦思其可繼者以垂治安爾今 國家承平日久吏率踵陋襲簡視其疆土若旅之東西丈馬故大江以南有邑或無城即有城鮮堅緻宏麗也賊闖其境有望風潰爾蹂躪剪屠噫嘻何其酷哉方萬侯之經始也民有譁者侯曰城不當城邪屹不動楊侯之訖工也民又有譁者侯曰城不當堅緻宏麗耶又屹不動已而城成而賊至屢攻屢挫久之賊竟不敢逼城民乃卒驩然嗚呼事固難于慮始也向令二侯狃伏畏嫉則鍾桐且無已矣令民有寧宇如今日哉余觀東南用兵以來 國家推擇文武大吏授鉞秉麾援桴而至而矢謀發慮卒未有能當一城之力者然則是役也固今大于朔方東土之功也與會邑諭袁若某來請書余乃綴其大都論次云萬侯名思謙丁未進士楊侯名旦癸丑進士其諸有事于城者例書于碑陰故不敘

重修龍王廟碑記 代作

古者百物之祀及乎至微苟功施乎民雖以豕先馬祖聖人亦不得而輕廢之也而龍之祀獨歉焉昔鄭大水鄭人請禜龍子產病其非經也卒不禜自漢以後始有龍祠今江河巨浸之區往往而是蓋水之所聚勢常至于傾洞排決奔騰怒號嚙厓走陸以為民病人謂水族之大者莫如龍故藉其神以為之鎮而祀之所由起也乃他處則絕無有祀龍者余謂龍之為靈著於載記其變化備于易書倏而淵潛倏而天飛驅駕風霆噓吸雲雨廻枯澤槁利濟萬物于以運造化之川而斡旋亭毒之

功此其施於民之大者然則龍之祀宜無往不可而何獨於江河巨浸之區也今都城外距西直門若千里其地背負太行面拱　京闕直大內地耳然玉泉一帶蜿蟺淪漣汨汩經流以東趨於海中有沃土數千頃民可水耕風景佳麗若大江以南然舊有龍王廟一楹不知其所爲或者泉脉鍾之將藉龍之神以司其啓閉盈縮歲時旱涸則禱焉期以庇一方之耕者相傳　武廟特常侍劉某所剏迄今四十餘年棟宇頽圮丹青剥蝕墉爲四頹幾蝕爲莽今常侍高君某過而惻焉乃捐貲若干

重爲搆葺暨諸監之嚮義者又各以其力之所及助貲若干而御馬監太監王君某實督成之工始於嘉靖丁巳春二月至夏五月告成蓋不煩民間一錢而向之頽圮剥蝕者咸易而新之堅緻完好煒麗輝煌儼然改觀焉于是龍之神復有所歸而民之禱者侁侁焉咸知所嚮諸太史公曰鬼神之靈由人生君既矢心畢慮以徼惠于民神將歆焉以利濟此土而歲時旱涸之虞可永無患矣諸君同社稷之毗也厥勞詎勘鮮哉今　天子以神聖在位孜孜化理每於　秘殿祇歷齋籲凡以爲民祈福者無不至而禁直之臣遭時感激雖祿賜之入不以私其所有而務推其餘以廣　主上惠養元元至意此又熙朝盛事余既重其請而尤嘉其祀義之正乃爲之記

思齋壁記

距廳事後數武宅左而屋者三楹前列茂樹牖與可憩舊爲郎中燕居之室名之曰思齋者晉江田大夫楊也蓋取古人補過之義以寓警云大夫遷去而齋久不治某視篆之又明年始謀于員外郎李君續主事胡君孝張君正蒧稍葺而新之即其

齋爲會食所故事署中日不會食閱日五始一會會則一人主之三人賓焉割牲擊鮮爲具頗都或以事間則併五日之會月無一二舉某以其會疏而費後也乃更五日之會爲日會朝而視事日宗而退食各以其所自食者相主賓肴蔌雜陳交驩亡間某既得以疑事日質于諸君而諸君亦喜以其過相告也人盡所欲語迺散去如是者以爲常於乎食之于人微矣而食于公者以稱事也故古之仕者愼焉昔魏人以貪鄙在位則伐檀之賢者譏之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南國大夫有節儉正

直之德故其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夫食之所安則樂而食之所不安則媿此人情之槩也而況于優優然尸其職而糜君之餼哉今某與諸君爲　天子守祠祀所謂罔之大事于是乎在而食之也將咏我以羔羊乎將刺我以伐檀乎君子而思補其過宜莫先乎此也作思齋堂記

嘉定縣重給學田記

國家餼士之典重矣學之有田以義起也嘉定故有學田併屬舍之稅若干歷歲既遠征藝稍怠額

入寖縮士也滋困乃嘉靖乙丑爲洛陽温公如春按治之明年肅紀貞度率先士類會有大盜穴於縣之東境境犬牙入於太倉有負海之固公自平倭後集文武吏授計擒獲之既舉其族殲焉而散其故所奪民田還其主其散而無所歸者則中折之以斤給州縣之學宫而吾嘉得田盖四頃有奇合前之入歲可得穀千斛於是諸生膏饋飲射之費與貧不能昏葬者之資及內侵無以自贍者之卹咸仰需焉又以歲積之羨斂而貯之以待學廐之工事乃公著之令者三一曰鐲公徭以便佃作二曰嚴會計以時征內三曰察登耗以杜牟漁而計户履畝編籍而藏之成者則以命邑令躬侯機教諭嚴君大觀於是申飭有加擻鍋往緒揭示學門俾官師互稽而世守之以毋廢且怠意尤惓惓云於乎士生三代之際其需於學也甚久盖自離經辨志之年必積而至於九歲然後攷其成而升之司徒當是時士皆優游於絃誦之爲樂不聞其厭苦而思徙者何哉世禄之子弟穀之於既富而井授之家又不以其所累妨其所肄上之人所以培養而滋植之者不啻如蘿蔦之在大陵靡有不

遂其生者故能一意專慮修先王之道以待用逮列於庶位則皆可用之材故詩人歌之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及教化既衰士徒以空名寄諸膠序間餼之也既無其具而用之也又不責其成故絃誦之相沿未有以悅其志而聲華勢利之習已起而鬪乎其心士視其學若旅人之東西次焉朝而入暮則思徙其卑而速徙者已不敢望其如古之成材其不卑而不得徙者賢者固超然以自信而中材之士不能不與化移易沈抑之相迫而終宴之爲懟未有不折節於奔走而屑意於米鹽之瑣

學者由是與先王之道益以淵遠而儒者之術遂見詘於今之世此豈上之罪哉昔仲尼聚徒三千人稱庶乎屢空者惟顏氏之子一人而已他如由賜之賢猶不免悰情於貨殖動色於陳蔡之郊雖聖人不能使之悅其道以無枝盬於世乃今後世之士無所藉而爲衛不亦難乎今 國家懸餼類以待士之高等將不得過二十人 熙洽之後學徒寖廣蓋已數十倍於前自二十人之外皆所謂無所藉而爲衛者三代既遠勢不能踵授田之故而人給之食而培養滋植以無失先王之意以翊

宣 天子之教化則固封疆之臣之所有事此學田之不可以無刱也吾嘉越在吳之東隅地最僻絕四方靡華勢利之習無由入其境縫衣之徒貴執而賤誦號稱樸茂顧分土既瘠民亦勞止士之所以資其身者視諸他縣計尤迫蹙吾懼夫中材者之無所措焉將失其所自信以不能無枝盬於世待御公之感是也其將引吾嘉之士而趨之古與古者執訊授馘必釋奠於學宮而漢著功令則廣厲學官之路先焉公爲 天子外清畿道內遏亂萌已無媿於受成之告而教士以倡民興禮以

弭盜厲之機又於是乎在藉第令江以南司土之吏咸則而效焉各以其力贍其士之子弟令上無失養成才輩出不啻如詩人所歌棫樸之盛則所裨於敎化豈渺渺哉扎特將侯以內召去明年西蜀許侯公大來涖邑事遵奉德意圖永厥緒偕嚴君賢訓導郭君某蔡君某持狀來請余得次第其事爲之記

櫟全軒記

吾邑張誠之先生既致山東臬政歸築室於練祁江上名之曰櫟全軒者蓋先生自以罹讒蚤廢乃

取莊生不才終天年之說以私寄慰藉故稱櫟全居士云初先生少負俊材弱冠舉進士尚等釋褐司空郎方是時 天子鼎建九廟先生尋奉璽書治木湖湘間已而廟成畢 恩先生遂晉副東臬故事臬臣稱外臺與御史相彈壓其後權敘於內諸臬皆謏不可否事惟御史意指使先生在臬中年故少又持大體不肯爲御史詘御史銜之竟以他事論罷先生歸後十年余始登朝蓋嘗道齊魯之墟其薦紳學士大夫猶能道先生與御史所爭事蓋傷先生以文無害坐廢而頗不直御史比來

湖湘則湖湘人又言先生治木時能不爲苛細液
削之政以故力紓而事辦嗟夫以先生之材之志
即今與今之據高位者比肩事主要未易以軒輊
之也豈遂妻子莊生所謂櫟社之無用也我生之
說主于脩宇宙芻狗萬物初無緊於儒者性命
之理本謂龍逢比干以爲皆喪身則尤迂誕無當
致謂生當戰國時諸侯搶攘士以一言遇合則呼
吸風雲不知圭爵在前鼎鑊在後而逍遙濠梁之
槃雖強有力者不能攫而取之即以其說施之亂
世烏可少我今海內乂寧　天子神聖司衡者思

歛耕衆以收尊主庇民之績乃士亦烝烝嚮往如
梗梓之材岳貢而川輸之至於窮裔絶徼荒豁又
徑之區無留良矣若先生固清廟明堂之所需也
不宜終偃丘壑乃獨以讒故遂介遁逸離群日施
施焉自托于無能以斯弛於世豈不悲夫離騷之
書司馬子長謂其怨誹而不怒以爲千古畸臣詞
賦之準然不能無戀戀於蘭蓀茝蒙之辨又何其
辭之斷斷也先生既不以見廢爲懟顧以無可用
自委凡作爲歌詩絶無怨憤不平之氣蓋庶幾乎
昔人所謂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以隨順之不以
累乎其初者他日求先生之全固于是乎在然則
謂先生爲櫟耶爲非櫟耶必有能辨之者作櫟全
軒記

蕪湖縣令題名記

公署之有題名舊矣蓋疏其官之名氏資籍與除
陟之歲月石而存之以著往詔來云今自　朝廷
省闥之臣外暨方岳之署往往而是然其去民也
遠不過其人令後先援据以遞自引重旁逮列郡
猶然若縣之令秩下士等藐然卑矣顧驪民於凡
席閭閻巷小人日得指而訾議之者其石之與否

名之所維繫於其土也豈直謭謭故我彼其綰方
寸之印爲　天子治百里朝而怡怡然暮而恔恔
然雖其所爲利與害之不同至勞其心役乎其形
以爲之一也一旦望望然而去之俱視以爲陳跡
恣睢嚚亟之吏固方幸其跡之不存以逃乎閭巷
小人之指嗤乃仁人君子匪直其民將尸祝之社
稷之而縈神注思之地固有欷歔繾綣回翔顧盻
而不能自釋之於懷者顧其名氏資籍與除陟之
歲月竟使其與身而俱去即其民之長老已不能
口授其子孫始而漫漶之久而湮滅之與恣睢嚚

疆之吏等豈非後來者之責乎三代之後惟漢史多循然考之班固范曄所記自王衛而下無幾人焉豈其數僅僅如是哉當其時民俗推魯遐陬僻壤丈具缺然固知仁人君子漫漶湮滅亡所藉以託于太史氏者不可勝紀又何論於今之世今之世如姑孰之有蕪湖豈遐僻邑哉大江經其陽諸塔神山殿爲欝爲文物之會舟車之所兩稅之輸歲佐司農之急者以數萬計齒民之林林總總以聽治於几席間者日嚣呶而勞午故其吏之怡怡恔恔勞其心以役乎其形者尤不遺餘力而其利

害之施諸民者固較然什伯於他邑也問過蕪湖而質前令之績於新令王君廷勳乃王君則愀然歎曰吏之不登於石且六十餘年矣盖弘治間吾桂林李君嘉言令是嘗一記之且製區兆稱李君後歷　武　世二廟迄今　三朝組於蕪者亡慮二十人所謂二十人者又幾蔑如矣幸其父老猶能道之吾將併李君之所書者自楊侯而下三十有一人合之一石焉著往而詔來則惟子一言以爲鑒余曰嗟孰使蕪也而有是缺然哉顧余非史氏其何辭之應既來襄陽一年聞王君治蕪政成部使者數以其名薦之　朝王君行且得代去王君去而石未之磐也則二十人者其漫漶湮滅如故即後王君者圖以存之當復問之蕪民之子孫乎罪豈在余余將有以進王君者昔羊叔子登峴山顧謂其客鄒湛嘆此山常有而登者之名已湮沒不可勝紀鄒湛曰若太傅便當與此山相無窮其說近佞然叔子之名至今與峴俱存者固知其實有以副之也曩不與王君登蟂磯乎潛蛟夜吼江濤震動舉觴酹月已足當千古勝事乃君是舉顧不欲以其治蕪之實掩前人之名其意甚廣然則

後之視斯石者其毋以余之言爲鄒湛也

荆州府重修承天寺記

由峽江而下至于郢鄀句亶之間其地爲楚子熊貲自丹陽始徙之都春秋書城郢是也山自巫峽迤邐東赴岷江灌注映帶重湖瀰亘數千餘里吳蜀之艦翔舞而下上豈非西南一巨觀哉探奇覽藻之士周咨窮歷往往以不得至其地爲慊比至而去之猶睠矚懷思繹言味嘆則固有隱然繫乎人之心者然頃年郡以罷故仕宦者顧快快謝不欲往乃庚申歲余以祠部郎與大臣爭山陵禮始

所守是土既至得寓觀於江山之勝見西陵巉峭烟濤颿舶千載如故而俯仰今昔又私幸得纓組於杜將軍張長史之後為之躍然以喜及諏覽丘田野則蒿萊極目異時苑殿非獨昭丘渚宮淪沒荒翳不可辨識而環城內外紺宇梵院以數十計多梁宋以來故物積將之久丹青剝落委塞蓁莽無復瑰奇絕特之觀則又未嘗不愀然以悲而歎此方民力之盛於古而替於今也夫浮屠氏以其教浚民之有用而衣食廬舍之縉紳先生方為說以攻其徒而其興壞之故亦何當於百姓之急乃承

天一寺在郡城不知刱自何年其主刹稱大雄寶殿者為荊南歲時祝　釐之所　國之大典固於是乎在匪他佛廬徒自享其利而人蒙其病者比也乃今殿材日圮風雨不支與環城諸寺俱瀕于茨廢不具缺歟余守郡時每顧而愴然會洊值大侵馳驅鞅掌弊弊焉惟無以阜民生償國負是恧即寺僧不無少望竟無力以振之遂逡巡三年以去去又三年荊之人忽來告曰寺工成矣因訊所以成之之故則皆歸功德於其土之諸侯王若寺僧礽募力於四方四方士女亦侁侁來集顧工繁費浩莫克以舉乃謁疏於諸侯王諸侯王之長者曰起敝以維禮非余小子主鬯事我奈何以煩衆生為也即斂金千有奇付之由是寺僧稍貲鳩工諸寓輻輳咄嗟構壤傑化故為新廊廡整麗廚宇秀潔大雄改觀巋然與八嶺諸山崇峩掩映備矣於乎非有智慧德量如佛氏所云得如來之旨者烏能普施願力之大有如是耶工始於某年月日至是某年月日告訖寺僧謂余嘗有事於茲土乃遣其頭陀某不遠數千里丐記於余維余之不能恝然於荊之南舊矣匪獨以其山川形勝之觀茂也

蓋自晉紫神法恩之地雖行雲飛鳥翹褰瞻矚固有所謂隱然繫乎人之心者矧一寺之興關地方盛衰又余之所嘗欲為而不能為者則夫向之愀然以悲者復躍然以喜有不辭筆而樂書之乎于是為之記

重修大德萬壽講寺記

佛之為教要於清淨六塵以現證如來心欲舉世間億千萬緣而盡歸之於空故其不二法門必使人祝乎髮離倫類以先剗其甚愛恢之性若出於人情之所大不便而強以為之者夫事出於人情

之所大不便而强之爲之即爲之未有不厭且息久之而不廢者也然佛法自漢時入中國以至於今歷二千餘年若與孔子之道互存以相爲之終始夫孔子之道依人以修身理人施於家國天下自孔子殁而七十子之徒散之四方以友教諸侯而後之儒者遂附其說以析人之主擅人之爵取富貴易於反掌非若爲佛者竄伏閒處陝隘邁于苦空寂寞之境一無所營於世而晏然居于人情之所大不便而顧均之不厭且息以至于廢者何耶天下之生久矣三代衰王迹熄天地之氣離披解散而其沕穆精靈之秘不得不盡洩于語言文字間而戴毛含齒之屬又日流於世造物者勢又不能益其土田而長養之故並生三氏于一時若人道之有冢孽而孔用其羸佛老用其奇以敵天下而衣食于其民而習之者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此非人力也乃儒生家必欲盡詘二氏以伸孔子而詘佛之徒也尤甚夫詘之誠是也詘其說果足以伸吾之道使孔氏脩身理人之旨無廢于天下則生民將藉我以爲之衣食而又何佛氏之足云然余觀之今之天下宇宙之變盡而人之情僞

愈無窮故佛與孔子之教舉歸于名夫佛本私其身而無所營于世其名與實皆無當於生民之急而儒之道人主方恃之以治其家國天下乃民之所重自疑畏而思去之者顧常在此而不在彼則吾徒之所以植其教者可知也故今有司之桴鼓戒不足以號衆而鐃偈一宣所在響應能令爭者讓嗇者施則其徒猶能飛聲附景持其堅忍護法之心有足以動人者亦何怪乎龍堂梵宇雖山陬海聚之區物產民力凋耗窮寂之候非有不二之僧輒能鳴人之願力以化散爲新而絃誦俎豆之宮即通邑大都多委而不葺而反以遺伏閒處陝無所營于世者之所哄舉其一而吾道之自詘于佛氏可念也若今大德寺僧之有可具者非庶幾善于護法者耶吾嘉興所謂海聚之區也始寺剏于故元沙門良佩基構瀟頃號爲雄敞逮今二百餘年正統初雖嘗一改新之顧材久益圮胥浩不支頃年倭人內訌諸比丘奔走于仳離殘創之後而民間凋耗窮寂之狀又大倍於曩時故興廢舉墜之力尤難乃可具以童齡祝髮矢心搘負歲癸丑嘗圖於其師大倫兼已募貲庀材明年甲寅大

檢示敘又明年乙卯始與其徒正緣先營大雄殿殿成尋罹颶刦法會依稀可見益用是惴惴誓以卒願且募且貸旁搆僚之資故撲檐撫浸漸積累益閱歲十有二逮今年辛未訖事若殿若堂若齋室若兩序若重門若齋廚支房凡新佛之龕者若干楹若三世世尊若阿難迦葉若阿羅漢若諸天飾佛之像者若干座他如除淨道以通出入覺楮爐以便薰燹飭瓶盂鍾鉢諸器以資法筵所以爲供養之具者又靡不纖備歸然奕然幾完二百年良剎之舊可具之用其心力亦勤且苦矣又懼

無以垂之來來俾勿壞乃托友人馬君思學來丐余文以爲之記余始誦法孔子與諸儒生皆詘佛徒既壯而經營四方至于今而思其無可驗白于世則不能無感于可具之所爲爲之書其興修始末付馬君歸焉

明素齋記

國家設行省置使二以象天之二轄俪夾輔帝車故左右使並得稱轄而轄務則總之左而右故無所典即晨起班座堂上四方投牒至者悉叢於左几若不勝其軟掌龐雜之勞乃右第擁虛拱手而已

間吏抱牘來索判署湧捉筆應之竟不省所判署何事故昔之爲右者往往避座不恒出而湖轄之右日偕左班座堂上寧擁虛拱手而不肯少避者則自余始比移時退左方治文書不服而余獨園廨以其餘力譜華灌園若廨退之所稱哦松丞無以異也顧月領二品俸施施焉衎衎焉而食之又非哦松丞秩比客日等轄耳而君得無過處其逸予伐恤之識素餐何謂也余解之曰凡素之云者謂無所事而不遑其他若純白之無可加損也故豈意於其食者曰素餐而豈意於其職曰素位

斯二者有天人之介焉餐不可素也位不可不素也而知吾位之所在乎岸起偕左班座堂上寧擁虛拱手而無敢少避焉者是位也退則無文書可治矣而不爲灌園而不爲讀書是有他也有他非位也吾位之素餐是以不素也若曰吾食之浮于所職可懼也而思矯矯然焉則將益其所自爲耶將舍其所自爲而攘人之爲以爲之耶夫陰與陽敵也然而陽主施陰主受不則勢疑而氣奸故曰亢則害承乃制此左右之義也天且弗違而況於人耶余仕也久而仕於楚也尤久迴翔跋歷率多

鞅掌龐擁之區蓋十三遷而至今官悕勞而暫逃
之而讀書也濯園也固天優之隙矣天優之隙而
誰擇之乎人不余擇而欲擇人之爲爲之遹疑而
稔奸違天孰甚焉素之義有同行而異情者是烏
可以不明也客曰唯唯乃以明素命吾齋而敘其
語爲之記

春雪樓記

操鄖而山者以三焉計離列差互縈亘綿絡目盡
不知其所止立之人方斷其岨以峅以故草木罕
寄存㝡色肺赭望之童如也熁如也漢江自嶓冢

蜿蜒西來經其下以達三澨兩涯束之流無連艫
㢘艦之浸以其山窮而水慼即非廬稍屬而荒憬
寥閴若不足以當游居者之觀然自余而觀宇宙
之觀宜無過於流峙二者乃鄖之表裡襟帶控阨
險塞巍拱而森翼何嘗不足於觀而四時泱漭之
氣勃發於烟雲霞霧日月之交乍有倏無光怪閃
忽即與諸名巖大澤之變幻亦何以異而其觀又
未始不勝顧其勝常伏於荒憬寥閴之中往往爲
人所鄙棄而余之遊於鄖也久或乘而驚或倚而
浮山顛水涯靡不歷也蓋若有得於觀而自以爲
旅之臣常不淹宿而去之而復絀於文章之力竟
莫能攄發其所以觀而用以爲嗛者垂二十年至
是被　命塡鄖再登其城以延睇四隅則山川如
故比陟其址閱之震詠有前開府王公所題春雪
樓三字併綴詩二章懸炳棟溢墨色如新蓋公以
是歲穀之日登遠雰雪始霽觸景娛臆一時命筆
藻思飛動今讀其詞鋪敘玉壺銀海之奇攬結秦
天梁苑之秀飄飄乎若置其身於瓊臺瑤圃間而
舉鄖之荒憬寥閴盡驅而混合於無垠之界晃焉
茫焉若不知其山之爲窮而水之爲慼者則爲之

慨然歎曰孰令鄖之爲觀也而公竟先余以觀之
哉夫山川以雪勝雪以山川尤勝當是時公豈不
知山川恒有而雪不恒有而故以其不恒有者被
於所恒有者而樓是以名蓋名乎其所不得不名
而所以名者已隱然自締其妙於無窮以其無窮
者而泛覽於四時之變幻綃烟縠霧絢雲霞而爛
日月瀲灧綺錯所見無非雪者人之觀束於山川
之內而公之觀能自縱於山川之外蓋同其觀而
不同其所以觀昔人所謂闗大昏爲光明者不在
是耶然獨怪夫鄖隸楚熊之區自春秋㢘唐而降

歷二千餘年其山川未之有改也而羊叔子杜元凱山李倫陶士衡之徒固相繼而節鎮之也亦相繼而觀於郎矣而箭味欸如文獻卒無徵焉豈風氣之錮隱發有時而恢天之美於地之機無前之秉開後之巖郎之觀不獨光余以觀之也而恃公以千古之者固於是乎在文章之於地靈力盖競哉或曰武昌盖有明月樓云夫武昌故名都山水之會非荒憬寥闊埒也疑無侯庾征西以爲觀焉然亦一夕之致爾若夫清沴廓祲祈年福國令士嬉於伍農歌於野則章之亂備矣玆又公之所以爲理直偕佐史留迹談味已哉公既去以書來索序其章而屬爲之記余爲勉賡如其章之數刻置公後而併紀其事於石以告夫來者公名世貞字元美吳之太倉人嘉靖丁未進士

徐氏家廟記

徐氏之有家廟也自孝玄孫謨始也廟以祀乎其先者也先王之嚴廟也自天子以下逮於官師則等而殺焉傳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也而要於報本反始尊祖敬宗之意一也其不逮於庶人也何也微之也微之故寢而不廟也禮又曰支子不祭支子者何別於嫡子者也何以不祭也非無二主也嫡子者守宗廟以爲祭主者也支子執籩豆而相焉即祭焉止於禰而私於寢也不敢以廟也孝玄孫謨徐氏之支子也其廟於家也古與非古也禮之通乎變者也昔者宗法之行也天子之別子得爲諸侯諸侯之別子得爲大夫諸侯之祭於廟也自其有國者始也大夫之祭于廟也自其有家者始也嫡以世而及也則亦以嫡而世其廟也公姓公族則皆所謂執籩豆而相焉者也故曰支子不祭也後世非諸侯王之家無生而貴者也其爵而貴者皆選於王朝者也無擇於嫡與支也嫡貴而支微也支故不勝嫡也嫡微而支貴也嫡又不勝其貴也祭也而用生之祿焉制也固有家者之所以報本而反始尊祖而敬宗也禮不得而不變也以從宜也徐氏之貴自孝玄孫謨始也宜比于古之有家者矣即別子也勢不得違廟而從寢也夫是以得廟於家也然則古者大夫之廟三此何以一也不敢同于世及之制也示約而可守也三廟者自考而王考而皇考也不及于高皇考也今一廟而四龕焉徵于高皇考矣毋乃後

乎夫龕之內也非孝玄孫謨始也遵程氏祭盡于有服者之說也自宋以來未之有改也以從俗也然則徐氏之大宗可考與徐氏固伯益之緊也其後播于淮揚間者皆偃王之後也以國而爲氏也又播于崑山之綵祁巳綵祁析而爲嘉定則宋之嘉定間也其遠皆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始於太祖亮也亮生昊大宗也昊生傑傑生經經生瓉瓉即封祠部公也皆小宗也自昊而下四世則龕而祭之者也經以上皆微也微故宗法不立而皆祭于祠部公之世也祠部公者則以詩書啓孝玄孫謨

而始貴於朝者也即殷之契而周之棄也比于始封之君爲祖者矣其主當世世勿遷者也列龕以西爲上者陰道尚右也主書曰孝玄孫禮暨謨奉祀也則又以禮主祀也禮微也何以主祀也今之祭非復古者有家之祭合族而行祼獻也弟不可以先兄也以從祔也旁兩龕者婦之世未及于祧而祔于姑者也廟之地爲路寢之東南巽隅也築之日以隆慶六年七月之吉凡閱三月卒工而奠主焉萬曆五年丁丑仲春之朔謹記而書諸石者孝玄孫謨也

表忠祠記

表忠祠者何表建文時殉節諸臣之忠而祠之也何以始祠也萬曆元年令　上旣即天子位用惟幹大臣議詔若曰惟天惟　祖宗付予有家惟不二心之臣式克勸相以鞏延基祚往建文之遜國也其臣有死之者不二孰大焉乃久湮弗錄何以風來　朕甚閔之其令所司賓訪厥後以聞不者予伏臘務稱朕表忠至意毋忽於時巡撫湖廣都御史趙公賢伏讀感激劼毖有加亟下諸郡國奉詔書行事亡何諸郡國來上四公死事而四公

故無子孫存者都御史曰嘗弗延于郵矣毋寧伏臘于五達之衢而將式焉則以檄武昌李守向陽中向陽議曰會城故四方之輳君鱗鱗比矣卜無隙棄可祠乃眞鵠山之陽逼楚宮而臺者三故構巍然且并廡環之耳目萃焉請虛其二以待賓旅而析其左上之一屋而安靈焉廡舉不羸而工倍便都御史報曰可遂屬經歷張綵飾其寢龕四公主奠之而稍新其簾廡階圯仍故棹楔之乍門者榜之曰表忠置守者一人而歲以春秋二仲吉蠲祗祀工始于乙亥四月盡閱月而告成事云按四

公者一日安陸姚公善守姑蘇以約四郡勤王死二日應城樊公士信以司馬郎中淮河死三曰襄陽廖公昇爲太常少卿以編史不諱死其四沅州周公拱元以錦衣鎮撫儆護餉舟死四公之死郎時異勢異至以職事自相靖獻披鱗扞圉殉節而忠建文一也於乎 先朝靖難之事臣子故難言之矣匪言之難蓋悲夫諸臣之不得其死重傷文皇帝之心而爲之諱也然考之前代革命之際自古帝王新造區夏將撥亂世而反之正曷嘗不杜釁折萌以底綏大業兇多士之誥曰予惟時其

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當是時頑民之弗靖業更三世矣即其心無改於比殷能復逞乎然周公猶粥粥峻防之諄復開諭警動訓戒致罰而攝之多遜而導之縱不蔽其忠而亦無骫于法文武張弛所以並行而不悖也由此觀之靖難之事斷可識矣即諸臣無祿首要裀儷述播之典適逢其會耳其何傷于 文皇帝之心乎而又安可諱也故求樂木年神武昭而國是定反側弭而黨禁解至食祿盡心之語宣被侍臣已耿耿光帝籍矣若夫退遜之思幹止之惠姚周典而上之 聖子神孫不當世世恢傷而紹述之乎碩熙洽以來垂裸二百文法滋章拘攣益錮學士大夫既不能遡古帝王之迹以仰覘 文皇帝用心之微而諸臣勤事之忠至今委之草莽營魂飄忽簞豆寂寥曾不得於比于山鬼國殤之血舉一楚而天下可知也不其闕歟乃今 上超然遠覽矢謨密勿大破羣疑肇承鑒典則 宗廟在天之靈實儼然鑒陟之矣皇皇乎所維繫于國故直謭謭已哉是以 詔下之日遐邇均暢明幽畢徹凡厥在位瞻斯式斯孰不爭

相砥礪思以其身勸相我 國家肇延之本於是乎在記曰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宜都御史之亟是也兇會守來丐青其事則稍爲之次第焉而末綴楚詞三章俑饗詞曰

雲黯慘兮旌揚日晦冥兮戟張恢八極兮惝怳甘九賓兮哀傷渺故鄉兮在望乘赤螭兮翱翔羌接袂兮飄舉忽迷轍兮徬徨坎擊鼓兮如見紉蘭結兮馨香 右迎神

貴鵠峙兮崇宇丹鳳騫兮嶀上天時慰兮靡它營魂屛兮無語靈曷遊兮米斯朱於燦兮江渚紛嚣

豆兮既儐儼肅穆兮目佇決雙眥兮淋漓懷往雁
兮聊慹　右降神
肹綺疏兮藻井霞珮瑳兮星整駕颷輪兮泬寥將
虞球兮軒昂祈貺留兮須臾紛萬舞兮已逾進余
斝兮更酳祝宜壽兮驩愉靈恍惚兮醉止六靈亂
兮旋歸　右送神

李氏新建宋道學五先生祠記

順陽距內鄉百二十里爲邑之南鄙其地有李先
生者始剏宋道學五先生祠五先生謂周元公程
伯子叔子張橫渠朱紫陽氏世稱濂洛關閩續孔

氏不傳之統者也今　國家建學推尊孔子爲先
師歲以春秋二仲有司舉釋奠於學宮而以後儒
之能羽翼聖經者俎豆於其側而爲之合蓋自京
師以達四方諸郡邑凡賢關絃誦之區靡不應典
所謂五先生者業祠內鄉學宮矣或曰祭不欲數
數則瀆五先生宜毋當於一家祀也則胡取於順
陽之鄙而瀆之祠焉予過而問李先生李先生曰
唯唯否否夫禮失而求諸野余縱不能爲禮而寧
無得於野乎昔孔子講道於洙泗之濱其言蓋斷
斷如也乃其要歸於主忠信敦行孝弟而已故丕

爲甚高難行之說而後之儒者傳其書擇焉不精
語焉不詳至寖失其宗豢閧千祀而五先生者相
繼崛起爲之訓詁解釋捴括其成務以推明大義
而教人一以謹屋漏飭廉隅戒戲豫洞洞屬屬以
約束於忠信孝弟之內故洙泗之家法幾滅而僅
存而　國初更崇信而表章之二百年來衿裾棫
樸之徒非其章句不習非背而有得不可以博取
世資弘德以前名碩輩出功用茂異由其所誦法
者有本也濫觴於嘉隆之際極矣大都祖玄虛者
薄質行貴圓融者賤執方少年詡詡方逐影吠聲

相與土苴名教以明得意即博取世資者亦安所
事五先生言爲也語云勿謂無害其禍將大以余
之不敏於世風無能爲役而第思以率吾家之子
弟若鄉之子弟而夙夜焉則祠五先生於順陽也
姑樹之風聲耳蓋不得已瀆而求諸野也予大夫
其許我耶於是徐子憮然爲間曰嗟乎玆余嘗目
而覩久矣獨李先生哉夫日用飲食生人之緊也
則菽粟先之而乃調之醯醬和之酒醴精鑿滫瀡
且膾炙蜆蛤佐焉甘滑濃鮮腴頰適口而菽粟任
旁遂糲不忻況不知立命之源固於是乎在彼腴

頫而適口者將無醞釀菽粟而毀其液也復漸而離其真哉一離其真而知味者鮮矣夫餌餂止咨而藥已腐腸悲夫世之溺異嗜以自戕其生也五先生者不嘗耕耨吾夫子之道以粒斯人哉今且構菽粟矣又烏覩農師之胼胝勞也然則求李先生之擧于今之世曷可少乎蓋余于是而有感焉且有愧焉三代學制匪直都邑茂也卽溝遂川涂之間比黨閭族之纖細森然列置至櫛比密矣而爲之師者皆其鄉之耆父嘗仕於朝而得謝者稱更稱老曰告詔於里門而糾其弗率當是時少年

雖有偏駁之議奇衺之行亦何自而起乃今去古遠矣凡賢關絃誦之區學官之功令已不能盡擧翔曰忠信孝弟之教行乎其鄉哉乃李先生故斤斤焉無更老之任而獨厭五先生思樹之風聲以奄延孔氏如綫之緒此有位者之事乃有位者不能爲而今李先生自爲之而猶謂其祭之瀆也而禮之野也則何觧于李先生哉祠始于萬曆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落之成址從衡拓畝者五中爲堂爲寢爲翼廡爲儀門爲棹楔規制總總咸備仍歲割祠旁腴田之入供二仲祠事李先生名宗木嘗領嘉靖庚子鄉薦以不試而膺子封爲翰林檢討非其致也至老仍稱公車士云

漢中府新建方正學先生祠堂記

漢中府方正學先生祠堂作於萬曆四年丙子夏迄其冬告成事蓋先生嘗爲其府學教授後死于建文之難　國家二百年以來掌故之臣輒以爲諱莫敢爲之陳郵而漢中則設私祀先生於名宦祠名宦以其功施於民或以死勤事得祀疑皆有土者而先生功在學校卽死建文非漢中事祀名宦不應法會今　上改元　詔所在追錄建文故

臣於是先生之俎豆漸廣海內訢訢咸頌　天子神聖懋弘繼述克擧廢墜之典有司宜以時承奉
德意而漢中于先生未有專祀非所以妥靈而崇昭報也思致惴惴深惟過佚之懼前年業以祠役上記諸路諸路各相繼報可仍斥鏹金鳩材襄役飭厲勸相有差已祠成蠲吉祠先生主入共明禋落之既逾年而虛其犧牲之石則又請余一言明先生之學之所至勒之以告漢之人士俾諭所以尊祀先生之指於乎自古革命之際易姓改物國亡而以身殉之曷嘗乏死忠之臣或頎等死耳

而先生之死當天下為家人心頑埜一時脣敝之
士方丞丞附　真主以睥睨於其傍而先生獨予
然以孱虜之遺力抗萬乘與之持黑白爭是非於
殿陛間悲懣不勝至於無所容而死死之烈疑其
前無二之者也昔伯夷扣馬歷數武王之過以遏
殺伐之師既挾而去之遂不食而死其事與先生
孰為難易而太史公猶津津修言之以為振古之
奇及讀孟子書獨稱夷之清可師百世而已畧無
一語矜其諫伐至推其廉頑起懦則頑本諸視聽
居處言動之常乃知死非聖賢之所貴也中材慷

慨皆能自勉于倉卒若其所以死者蓋未始不伏
于人情之所忽而堅志熟仁於是乎在揉摩漸漬
愈久而人化之能以其風沾逮百世有以也學固
有所從來哉先生自少負高志嚴取與屢空晏如
其學以明王道闢異端為己任其志亦欲得君而
用之以興禮樂成太平之業既兩謁　太祖不得
驟用乃僅與其徒抱氈擁比歌吟講誦於窮山絶
域之區蓋偃蹇垂十年始遇太孫冀有所施設而
國事去矣竟一死以殉之此豈其所願欲哉故先
生平生事業無可槩見而漢中為其堅志熟仁之

地揉摩漸漬沾逮之獨深計當時親炙弟子必有
得其不傳之緒於其視聽居處言動之外者惜無
從質之也今去先生遠矣而流風在茲肇啓　皇
運能使與時俊驕侈駟文茵暢轂之習盡洗而約
之于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雍容而簪裾衿珮之
徒皆知服膺忠孝以表聞而楨國則誰非聞而興
起者哉茲先生之學所以為至即不死事其為漢
人百世之師無疑禮釋奠必有合蓋以先師合于
先聖而為之祀近制與古稍異自孔子外無別為
之稱師者而今漢中祀先生於學宮東偏亦祔合

于先聖之意詩曰無斁譽髦斯士此之謂也故祠
名仍稱正學云先生諱孝孺而守思教姓項氏與
先生皆台人

優學齋記

循使院左偏殿清夷堂而屋者五楹其前稍列花
竹亭樹旦暮禽鳥樂之若其少致為故使者燕綏
凝香之處而余來讀書於此以未有名名之曰優
學齋昔者孔子嘗使漆雕開仕既以其未信之對
而說之說之者謂其不以仕先乎其學也學也者
學乎其為仕也若既仕矣亦既信矣將安所事學

為哉夫仕也有涯而學也無涯人皆徇其有涯以間其無涯學至仕而止矣夫苟以其無涯濟其有涯仕可止也學可止乎故記曰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不足者無涯之謂也夫惟其不能自反而漫然以其所不足者施於人之家國即發慮憲求善良就賢體遠君子猶以為此謏聞動衆之具也而況舉人之家國而鹵莽之而滅裂之乎故子夏發為仕學之論若曰學也仕在其中矣仕也學在其中矣二者相循環於無窮此所以成其信也蓋與孔子說漆雕開之意互以相發而觧

之者以為仕與學兩重焉非也所重在學不在仕也予固今之所謂不學而仕者而仕也東西南北率當憂虞艱劇之任已無暇學即學焉而作輟乘之三十年間其所施於人之家國者姑無論化民成俗而能自免於鹵莽滅裂矣乎即不鹵莽不滅裂而能不為謏聞動衆矣乎蓋未嘗不悔其學之晚比歲塡鄖以家累悉屏索處萬山中塡務故簡而其地左僻非冠蓋舟車之會酬應絕少始得以其仕之餘力尋繹舊聞優游而厭飫之以窮其所未信若天假其隙以竟其始仕之志者而間出其緒以保釐其土雍豫漢沔之民亦謂為晏然因念杜元凱往鎮襄陽日惟耽思經籍卧閣著書而已夷考其時蓋當平吳功成之後予頼 主上威德在鎮二年屬歲屢豐疆埸無駭雖欲出一事以自見亦不可得乃今復藉口于優學之名以彌縫其拙而施施漫漫偷安于牢擾寂莫之境雖可幸也亦可媿也若夫德被江漢化行萬里史之所以須元凱者烈矣則予何能為役哉姑託其說置之壁以俟來者

徐氏海隅集卷之九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記山水

遊石亭步記

柳子厚曰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下上者曰步石亭步距義興城東南五里可水陸行其幽絕處爲徐文靖公園余與遊者挾三艇從沉尾進湖波淼瀰莫省鄉詣一樵者指點墟烟中遂促檝而岸迫一里艤而騰阡延步皆小山迤山㘭迤邐石縢縢旁綠疇如雲縢盡見兩松夾道逕兩松數十武爲園

扉有道七欵門初自涵宇入峽湫隘稍折而西有重樓環矗登之望銅棺離崖諸山翠蔓聯洛若翔若拱庭中蔣大竹數百竿高棺標檻間風搖之作佩玉聲接之後雜卉蓊翳幽泉從西來不知所自氣如白虹淙淙然清越可聽有石梁跨其上亭焉亦爲他遊者所據遂闖亭而右則澗道而厓人蟻集沿流相跳坐各以石甕下流數丈爲流觴飲而余所列藉獨當流之中遊日綺纈差互雜遝旁徹笙歌傾左右耳入令童子吹篴和之響答潺湲且觴且咏或他客觴突發而前則恣取之以爲咲有小僮數十尾時集觴下觴動復似然逝若與遊者相徵逐其上爲斗嶕級而登有屋數楹支以甃石俯瞰重樓已儼然伏其下將迫莫覻樓前諸山半入烟暝不可辨識遂遵壁去客曰子亦憶會稽蘭亭之期乎余始恍然不知遊與期會復申詩一章是爲丁卯上巳日

遊張公洞記

環義興而山者多巉巇嶄削以雄拔縟麗爲勝獨穿石山之勝隱燏竅閒而張公洞之怪偉特著世傳洩張道陵脩煉處艇自東沉進循湖蜿蜒兩厓

山勢林立依依欵人湖盡折陂而入水微縮沿瀨如畫抵湖㳄不五十里而近始望穿石山僅培塿起自湖㳄陟陸僕人累烙雜而揭跣行行二里止岬下有潭方廣數丈瀑泉自壁窔飛出㴼然會於潭清可鑑毛髮循潭而左躡岬上莽翳不可逕稍披剃而登亂石離列莫省洞所在遇一隙即投足試之度不可內則拔足起起復仮仮行忽邂逅樵者始指詣一四所隙稍寬若巨甕曰此洞尾循之入可漸得佳境霎有旋風噭聱出焙然慄骨已乃炳燎引諸遊者遞以肩相支魚貫內甕中始入陰

晦如夜即燎焰星星類鬼燐目無所物色默以趾旋峻阪級而降缺亞濡滔不可武約以裾前後挽進一趾揣有餘武方展後趾空中恃闇激越解疑爲縣溜提抉巳沿濕各攢蹙偃仰殊困稍折而右約步百步有白礫縈紆中露微竅略透日景旁兩龍戲且鬬吻爪鱗甲飛動可長徐睨之知爲石由石龍而北嵌者瑰壤方四五丈若坻爲僊人種芝田田之陽高可十丈有丹爐釜爾宛然又折而右懸壁上丹壁如華葉斷植羅結壁上懸二掌指景

如刻畫狀世所謂僊人掌也彼之生福利歲久光瑩射人今道家言道陵生天目山有黃雲紫氣之祥後丹成而龍虎見穿石爲天目亦山此即其煉室非耶由僊人掌再折而東北上勢愈峻青嶂峭夾峯崔若聊睨疑有扃鑰不可近燎之孔匿其下石楣焉可案騐行數步首漸平氣漸舒嚮有崩崖萬丈若墜若綴劃然中開天光下激怪之或曰其先後洞之勝實止此吳赤烏中帝遣豐隆裂之始闢大昏爲光明騐之石色焦赤果然由崩崖迤北行數十步閃嶮廓如有石屏旁啓琦采斫攏非人世所有始疏壅決滯若忘其身之憊累者已稍

而下仰而視卬然一高穹類帝君洞霄宮闕紛朱駮綠繚白紆紫日光閃耀流石飛走類以伎獻曠者肺發斷者纖引怒者齒齧銳者戟立飈者旗展宛轉者幢列下上觸者斷齶屬又有馳負者鼻觸者獅子吼者虎咆休者象渡河者牛馬飲者鳶站而後翔者鬼僔者姚而立者胡僧鉢而跽者變幻萬狀即盡繪者莫窮其巧蓋自是洞之極觀始備右匿一隙微坳相傳其中與太湖勾連覷之深黑竟不可入少焉枕藉磐石上覺陰寒凄神乃覓洞口出由左棧懺明而登棧半回睇洞中則次焉瀞

焉若烟若霧若大浸之浴群峰搖撼激衝洄洑滉瀁向之所有窅無所覩已復爲渾溷驅合矣吾疑造物者秘其靈異不肯輕售於鄂杜貴游翻渫之荒雲暮草間虺虺得而圍之類士之有道而豹隱者爲之愴然遂復於湖汊時隆慶元年三月某日諸遊者某某暨余家小子兆曦

遊玉陽山記

出張公洞之明日始遊玉陽山山距洞三里復自湖汊衢西北行衢夾以石兩崖翼之峰勢繡錯不五里望玉陽緯楔逕緯楔而西始陟山麓林莽蔽

如幽泉伏而流隱隱作潺湲聲行一里許度沸玉橋橋下有石橫臥淵中如列盤鼉伏狀湍觸之即怒而吼以其流駛而注側曰亂瀧峽出亂瀧峽稍折而北攀唐人所題璚樹樹色如鐵根礧磈蟠屈起崩崖走石甚怪其陽沿瀨潔迴若與樹相映帶門璚樹湍漱玉軒枕焉曰漱玉軒再折而北厥壤稍爽植竹萬竿大如椽雜蒔江梅花時香復交加可念名曰梅竹陝從陝出仰睇樓榭如雲知為玉陽山房遂之竟度生明池而西而上百步列石如堵巖谷陰晦窅然窈然循級下始得玉女潭潭方

廣數丈三面壁林立而下吸水黛碧瀠琉璃色其深無底上露一隙窺天僅盈咫曰正中流景方射忽馳去山中泉自凝玉亭流觴嶠而下皆自潭分玉陽之名以此倚潭而搆者曰玉光閣凭之可盡得潭勝由閣後折而西為玉淸祠祀玉女者老而出復折而東有巖石如覆爵乳垂垂下覗之不見竇處瀦為小潭日光飛燭瑩然可鑑曰金沙巖巖之畔史氏屋焉由隔凡橋入中為玉虛堂環以八室準義畫之數是為玉陽山房其右丹室著臺大觀廊諸處以扃閟不欲通姓名遂小憩而出復越

橋而南上行灌莽中忽遇一隙投足入圓如瓠石蒼赭色內嵌小洞可逗令童子逗而吹簫坐外洞聽之恍然仙籟也客曰疑此即碁盤洞既出洞覓龍湫所在諸遊者莫省去逕道挾武林僧誤引南嶺躋複嶺藤棘踠足不可步其窪處多虎穴鼠竅陰風慘然余竟從亂石間亂蹊行回顧諸游客之失道乃下嶺憩山畔久之始來會會處即入山故逕循畔而東稍折而南聞人聲出谷竅中知為龍湫遊者迫而前見懸石下泉滙而沸湧色如玉瀾而峭壁懸之嶔岈奇絕初疑壁盡水止已刺舟進

則壁下有穴如洞去水二尺許可載而傴僂入上空下洞宛如玉宇此玉潭所無既出穴跂右壁而上旁匿一隙相傳內有玉陽石室梁欐悉具皆正白色口陿竟不能入由龍湫出再折而西上循盤石隈琪樹峽芙蓉城怪石嘉卉環匝蓊蔚不可名狀遂復于玉潭自玉潭至龍湫不五百步乃向所迂歷幾六七里且下上顛蹶足力如躓以是西望集雲飛雲縹緲臺諸勝為之茫然遂止潭上飲酒而去時薄暝將出山見道旁敗閣數楹覘之唯危石差互稍伏耳則溅沫潛從下起為跳其翳蝕蹻

而左復踰而右有澗道如遊龍長數十丈水自西來拂砥石蜿蜒齧崖走乃兩崖石齒齒亦擊汰而闘䂨亂躍峽已促淺土人曰此青螺澗湮久矣故遊者多不及余以是知處湫遂谷伏匿茲山者未有盡𡨥雖以史氏之力不能發其什伍作遊玉陽山記

遊惠錫二山記

惠錫兩山對峙惠之麓有泉芳洌入唐人茶品可數然而錫山稍荒邈且嶢削艱陟以是錫之人擯爲樵蘇之區遊跡絶不到歲丁卯三月某日余自

毘陵東下遇風順舟駛一晝百里至則友人殷都已艤舟待邀余觀泉乃挈王川仁弟子兆曦自西岓登陸蒼頭以汲具隨之跡從市中入須臾躋山門竹樹蓊鬱綠陰如幄因憶往遊已二十八年山形宛然而余冉冉老矣指趙子昂所題天下第二泉門額示小子峄初熱遊人坌集多博徒酤子囂穢可厭獨詣泉亭㡛方沼沼中浮青白石龍口出淙然清冽如故兩舟人爭汲各滿意先去迤西款俞氏園撫庭前栝樹蓋昔年所未見又折而西陟園後崇阜眺錫山皆赭石巃嵸出翠微間日未晡

因指謂兩君復能盡此勝否殷生先攘臂往乃延樵逕尾而西南行不二里入張睢陽廟謁款而出出廟後山愈斗峻鑿鑿上且翔且鶩闢豕圈決迹穴兩足幾顛尚漸一里許而殷生已飛度嶺顛矣大叫曰亟來看太湖倒景乃掖而登共箕踞一壠石上從兩厓㯺瞭湖中諸山果若螺之浮鳥之際牛馬之吸夕陽射之奔衝擊撞跳金濺碧光怪萬狀廻視井廬烟火明滅而惠山鍾磬俱在下方矣余以是知茲山之大觀不在卷石涓流間惜錫之人不常至而余始遊焉爲之記

虎丘夜語記

自陽羨移舟還晚泊虎丘飧既時漏下一鼓度山中遊人盡乃戒榼挈同舟二三客燎而循麓迤邐登歷憨泉觀劍石間時夜色晦甚四山闃亡影響已陟生公石憩焉業藉地飲俄有愭然欬者衆疑爲鬼物馳燎逐之忽見三人皆儒衣冠負深壁鴈行立手一瓮以觴自相傳致前亡列俎左右亡侍人中有白衣而髭者視兩人年稍長因近與羅揖各道鄉里湯然相應答多不甚了了第知白衣爲錫山人陳姓其兩人一曰虬門人一曰松陵人而

三人者亦莫知余與二三客爲何許人也頎始相見已若有平生乃攀而環坐生公石解所提榼轉餉三人三人者卽來就飲坦無疑沮項之愈益驩白衣喜談論兩人更推讓之坐中語纚纚不少休或問以諧謔類中欵郤余憐其意態絕類故友尤解元瑛以私語吾客殷生殷生稍洩之白衣因略省余蹤跡而道尤君事頗詳夜過半殷生醉就白衣論事白衣一張口指天盡地目亡旁人彼此酬駮自吾儒生家泛及齊諧志怪仙釋諸伎轉展亡慮數百言卒不可難乃白衣反時時出冷語擊殷

生殷生故博雅士而爲人口吃語久則吻中輒作期期辭以是談鋒少却其兩人第側睨微笑終不發一言遂與別去問所舍白衣曰明日將遊建康上鄂渚出巫峽登峨眉劍閣禮玄岳而還辨色行矣諸君不必見枉余既登舟令人偵之見白衣掉頭下山門西去其兩人疑止循上方僧舍余覯三人意氣非常豈今世復有耳餘輩耶豈古之隱于劍俠者耶豈軒轅道士之流耶都不可究詰獨怪三人與余皆吳人所居相距不二百里而近而故亡以三人姓名聞者益信余之顓固寡陋不足與

觀宇宙之大也姑記其事二三客者謂文學張應武王用仁暨殷生都與吾家小子兆曦隆慶丁卯春三月廿有二日記

遊隆中記

跨漢江南北不三百里而近蓋有兩隆中云隆中者爲漢昭烈三顧孔明處其一距襄陽城西二十里在今伏龍山中其在南陽者距城八里卽所謂八里岡岡勢蜿蜒如帶高僅數丈卽其上以祠孔明亦曰隆中今宛襄人爭互是之不能決余蓋嘗兩遊焉蘇長公萬山詩曰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

師蓋指今伏龍山云萬山緣江詰曲南走至伏龍山隱隱若龜背起口西向鈌齧行者跋蹴而入其中森然草木蒙翳卽白日如晦稍陟其椒天光始徹跳日迴巘林立而戟交者不可勝數闃邃耿非若八里岡之陀羨迫囂而處古之隱者入山惟恐不深疑宛人之不能據隆中而有之不待言公之言始信然予按史孔明故琅琊人其徙襄陽亦飄然一僑居客耳貧家門巷不過綸蓬築土爲之非有瑰麗絕特之觀如今山陰之有蘭亭豫章之有滕王閣可以乂存於世者列經亂離兵燹之餘

其轍爲蒿萊瓦礫莫可踪跡久矣今復去之千載即伏龍山之隆中界是其山綿亘數十里又何從而得其草廬故處道士云孔明祠西有八角稭井一爲草廬之據往年襄簡王悉其地而窕之竟以之嗣人以爲卧龍之英靈不死其說尤謬悠無當假令孔明死而有知曷不能陰撓典午氏之覬以稍噓炎祚而乃區區悋情於生前蓬廬之幻業必不然矣余從道士覓稭井井製頗宏敞非貧家所宜有也客曰然則南陽之卧龍岡果非耶乃出師表又何以云臣本布衣躬耕南陽予曰漢時宛襄

並屬南陽郡後世始析而二之賢者之迹所至增重其死而神遊宜無不之也宛襄皆故南陽則今之各祠而伏臘之也詎可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哉遂之曰爲隆慶三年己巳秋七月既望既爲文祝告之納諸壁間去同遊者侍御劉君存義襄陽人

山水間記

漢江自嶓冢西來歷數千里如遊龍夭矯奔騰噴薄環方城而東走連山瞬之迤邐至於鹿門嵚嶺合沓乍起忽伏若以踦股走過其奔噭互相撐齧以爲勝今天下名山水多矣然其勝常病於難兼即洞庭武當亦各以所長自雄若齒角之相忌造化有不容盡畀之於人者獨襄陽襟山帶江遊目俛仰會爲一境何其鬱然偉麗哉故昔之賢者若龐德公躬耕隴上介然自絕於劉荊州之聘而杜氏以京兆貴遊顧從而樂之至長子孫而不去則襄之山水有以維繫之矣乃今從有侍御君侍御君者姓劉氏故襄產也嘗起家 世宗朝爲名臺察出按東省事竣業當大用君忽念親老即拂衣歸歸數年使者硏書絡繹於道君竟不顧雖君之

純孝使然然所恃以樂而忘飢者不自有在哉君嘗操十斛舟下上江峴憩而觀猶而濯酒酣而歌烏烏凡江風山月舉畀而歛之納諸闊然之一葉君方陶然偃仰其中于于焉廻睨曩時宦實奚啻泡之座幻之景宜乎不足以奪君之所適也然嘗與君思之襄之山川關自開闢其間過而闞者如逆旅出客何可勝數乃鹿門少陵今去之千載其姓與名猶稔識于樵人漁子之口此何說哉語云人貌榮名豈有既乎余觀君持斧時諸所彈劾讜言正論已不媿於遺之忠鯁而中歲息陰再際熙

治非棼絲亂難之會而道安之訓顧斷斷然持之
愈堅然則待御君者豈直挾山水而有之哉固將
進退於麗杜二君子之間其不爲逆旅人之泚滅
無問也無疑問以語劉君劉君曰鹿門少陵談何
容易其庶乎以山水間名吾舟乎余既爲書山水
間三字于舟中而并作是記

遊龍虎山二十四巖記

出龍虎山一里南迫大溪溪水淙淙自東來砅滀
而西走深隆沒股其澄瑩可鑒毛髮余既宿上清
宮之明日始訪仙巖泝者豫刺小艇從溪邊候余

已躍雙槳乘流進艇迅於激矢稍折而西南行溪
旁萬山稠護草木蘙如窮目之所止不知底極中
無樓廬四顧閴然非復人境又南行二十里溪漸
縮水益駛崕石陡絕上嵌空竅若日光閃之頗駭矚
不可辨識而東崕尤勝泝者曰此入仙巖之始也
巖凡二十有四揔之名仙巖云其初一巖若三人
頎然立水側拱余而前者曰三教巖若一人俯而
瞰溪者曰覻水巖巖之凹置厥具數處荷木橫列
差若貝齒或啓或閉或整或墜數以時變幻巖家
指以驗歲者曰仙倉巖自仙倉巖而下爲洒烈巖

有陶罌歃貯巖中巖頭若古塚藁一棺而暴其半
者爲仙棺巖棺白色其材如今人所用他巖棺尤
纍纍有規形而銳首者其次曰樂羅巖有石磨一
旁施樂羅即今縣肆中所陳其次曰丹竈巖巖之
故竈彷彿類竈惟敗壁壁之尚有水淋火煉之色
其次爲木鼓巖形類鼓後故名其次曰杼機巖若
轉空軸而待織者曰馬廐巖兩柱間懸一櫪若將
負芻而秣者曰鷹架巖一木衡之鷹巳飛去而溲
滓常積又其次曰梁具杵臼二巖其梁軸舂碓之
器宛然森別已刺舟邇仙樂巖志云其中宵出絲

竹聲巖而聽之不可得迴巘其上忽大風蹴動若
有物伏巖中跳梁驚躍恍忽介予之側者類獅類
犬羊近覻之皆石也是爲獅子仙犬仙羊離列之
爲三巖由三巖而下爲轆轤巖世傳其巖宵突尺
木閣巖外懸汲器以綆斂縱之後捭於武人綆末
遂沒而隆露其半今并其半不可覩而轆轤之名
不廢有土爐一具旁羅諸鐵器者曰鐵爐巖雜委
狼藉不除似將營室者曰泥料巖又有聳而舟橫
者賞而牀列者雖去人遠甚儼有形似其名曰仙
船巖曰仙牀巖樓真巖最高無他奇以其歸壯瑋

怪有重樓複閣之勢故名其末巘為棊棊巘上志云巘中設石棊枰若有兩人對奕者以非足跡所至不可考驗蓋至是從十里而二十四巘之勝始盡漁者為余歷歷指點如此其末出石之岬為慈悲大士院坎山而屋之者懸崕百仞上有綴屋一羽人棲之二十年矣弟子從其下日絙應器以傳食余疑神仙之說久矣以為必有則堯舜周孔生而神靈即有仙者疑過之而享世之數須下於彭聃謂其必無則今諸巘所示幻迹皆生人養生送死必需之具彼其巉崕肺腑下臨不測若起若崩即

為猱不可攀站豈人力能致之即人之力可致而其具皆金石土木陶竹為之歷風日霜露雷霆雨雹冰雪之所剝蝕必有澌盡之會而自有岩以來不知幾千萬歲其金石土木陶竹之具至今與巘而俱存豈眞有呵護之者耶莊生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此類是已余既還貴溪舟中書之以傳好事者共覽焉是歲隆慶庚午重九日記

遊金山記

山以得水為勝山峙而水環之山愈峻水愈駛則愈益勝岷江出巴巫盤洞岳下鄂潯達建康以東赴於海乃金焦離列海門上游而金山尤鋭從潤州望之直卓筆耳然江至此不得不少折折而不得泄則輒支齒而鬬以故奔騰震噴瀠洄沸潏之聲亡晝夜閒日月薄而雷霆迸走大塊之奇觀宜莫當之矣中流砥柱之說所從來哉顧獨怪其地介衝都兩涯駛船倏而鱗集倏而鳥翔貴游沽客往往狎是山而有之徵歌選舞囂擁雜酒食之氣薰塞巘岫間即山靈亡恙而侮褻已甚余遊屢矣兹偶以大寒之月往雰雪始霽陰風劃然江為一空遊跡稍屏乃諸頭陀亦出就檀那布施四顧

閒然唯一衲者伴老僧晝曝余挾舴艋犯怒濤迫剌陂枯坐江天閣上又之周覽八極慨然有今古興亡之感廻睇蘆花釣舟隱隱浮沒便爽然欲飛去已降閣摩挲故相言曾碑上塡蘇長公大江東去詞一闋隱然若自負以天下之重其後失勢碑尾名姓久為人剗滅不可復識而新貴人之題刻方紛紛焫揭山僧各護持之不令遊客點汙因知足山累世情之垢不獨酒食一事而焦山以稍遠人境無從而侮褻之也幸矣哉時余自武昌解父冈東還遊而記此嘉靖癸亥秋冬之日

遊九峰寺記

九峰寺距武昌城東僅一舍在黄柏石門天馬楊
錫諸山中而當門一峰作鉢盂狀者爲鉢盂峰旁
八峰附麗之嶄然離列可數是名九峰九峰之瀑
股分而下注淙然匯於臥龍橋下自臥龍橋入爲
山門自山門入兩廡翼如環大雄殿而拱焉其址
咸甃以石級而陟愈陟愈陡聳覩制略似洪山崇
寧禪寺而草木蓊結巖岫盤欝幽邃大過之迤邐
至獅子峰始不可步武爲寺之最高處洪武間開
山於無念揮師無念生九歲捨身安州寶林寺投

禮無極緣公和尚爲師已聞荊州無聞和尚即往
參請開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公案復歸寶林其
后詣姑蘇鄧蔚山謁萬峰和尚乃大悟曹溪宗旨
得無上道楚昭王自寶林迎之入洪山已厭洪山
迫囂更捌九峰寺以居無念　高皇帝嘗遣中官
召至京對談般若機語大契賞賚甚厚文皆遺松
實作詩候勞之后若干年示寂於獅子峰下全身
入塔今塔旁甃石迸裂若有物上賔者寺僧以爲
無念靈氣未滅往聞吳人發萬峰龕龕中胎骸儼
然而指爪已纒身矣旋覆之此兩事相符勸疑佛
教以得顯異故能久存於世如此寺僧又引余至
東方丈觀　高皇帝賜衲繒采如新而金鉢瓶匙
筯俱無恙亦庶幾能護法者余自黄州還武昌道
經遊焉一餉而出作是記時萬曆甲戌八月廿九
日

歸有園記

歸有園者故吾家西園會迫楚役將別去因念韓
退之有言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退則無所於歸
吾他日退而歸於是也更今名云園之址從衡僅
數十百武以其負吾居之陰可風雨寒暑旦暮至

也始貨地于鄰人剃棘伐砠爲之爲之八年而稍
稍具大都爲其始入爲脩竹廊廊九楹而爲折者
七旁列篁而障之翠蔓可蔭折盡而西迤稍折而
北上爲陽春堂堂五楹中三楹饗客左右兩楹輔
之虛其楹以遲客休舍其右楹別爲綴屋二楹障
之扃鐍如瓠啓其口則豁寮皎然吾時醉而逃焉
爲酒禪居堂之前甃石爲露臺臺側樹槐杏各一
皆百年物檜垣周繚之負堂而楹者一爲知勝軒
軒前疊太湖石爲假山峰岫巉壑洞塢嵐嶂略具
延山雜蒔花卉即亡珍異之植亦蓊欝蔥蒨可觀

山之左爲小石梯級而陟經其顛折而西稍降而嘗焉有址隆然而壓其上者爲乘風臺自乘風臺蹻而右爲芥納樓樓三楹作磬折狀樓製陿而覩廣能盡一園之勝脩曰芥子之藏須彌也故以名自芥納樓偃而降東折而上逕山之陽迤邐入飛雲洞漸亞漸俯環玉蘭塢而北有堊塗其室室等樓之製而補以梅花雜列左右春時清馥逼人如剌小艇艤孤山下也爲梅花舫自梅花舫折而東爲山後小徑而迤于池上旁夾青松中方廣一丈甃而欄其外臥石磴二可坐而當舞雩爲松風崖

折而西又折而北有平梁偃涘芙蓉池上爲觴深渡自觴深渡折而東爲明志齋三楹中可小憩旁兩楹藏圖書衛以庖湢之廬而加扃焉爲園中奧處自明志齋退夾扉而北又折而東再折而南皆桂障爲金粟屛屛之陽爲泳飛閣川雲之所會也其後列脩竹千竿晝夜作球玉聲自竹林迤東循芙蓉池而南折而西有大士院三楹老師尼守之其旁有井一滀水甚芳冽爲海賓泉自海賓泉可達松風崖復於陽春堂之右可退而西南行架木香爲屋者一旁編竹而插五色薔薇作三數折花

時小青髮冒霧露採擷一入叢中便不可踪跡爲百花逕自百花逕折而東遂合於脩竹廊以出吾蕭地勢陀美無培塿之丘可供騁陟即大海環之亦相去百餘里異時叢林茂苑凋廢殆盡衢巷湫塞墳目襁織自吾爲此園而邑中諸賓客始有高明之槩時時喜過從焉以爲淳鹵鄉之鄠杜也乃主人者顧今後舍然別去之而爲吏於人情何如耶昔之爲園者多矣自石季倫金谷之後莫侈於李文饒及覩其剬記平泉花木何至惓情如是然終其身卒未嘗一晞髮於所謂十丈凉堂者而淵

明三徑自松竹之外似無可娛然竟藉是以解彭澤之組故曰成趣無大會心無小吾名位卑薄未有赫奕勳烈即數畝之宮已非其據而馳軀形役且二十六年矣頻蹙而起奄貲居諸恐遂邅迴以至于老也能無陶生荒蕪之歎每東顧而翹褰焉惜其有所歸而未能退也姑爲之記

遊洞庭君山記

君山者故湘山也其上蓋有堯女湘君墓更名君山云鼎澧沅湘資黔諸水退溢而北滸汧汀走巫判峽決東下逆折而南俱匯於洞庭瀰漭延數百

里不見涯際日月之光東西盪射之滉漾作天鏡色而獨君山以一培塿介綴波面夏秋之交霖潦集之水愈大山愈細震撼噴溢倒景浮動從岳陽樓望之宛然少女綰青螺髻離列十二出沒銀濤雪浪間可念世所傳海外仙與蓬萊方丈疑亦若是余曩遊焉會秋漲方滞舟礼石尤風業濟而不得渡迄於今荏苒十三年矣茲幸以始春之月偕客往雰雪初霽淙流偃墊僅航城下一衣帶水即捐而翔陸葦沙阤漫其奇勝即不逮水漲時而閑暇窈渺之觀固在輿行十五里迫山之椒降而謁

禮二妃廟訪其蛻骨處已雜灌莽不可辨識折而西北行數百步有叢林一區前挿千霄古杉杏水鶴千群巢之聞呵驅聲皆摩空避官人去乃諸頭阤引逗叢林後觀唐柳毅遇洞庭君女故井井泉芳冽而慈湧可掬而傳書亭已頹廢列籍坐久之返飯於龍堂繙佛藏經卷罷復斥輿出折叢林而西尋軒轅鑄鼎臺遺址蜀人李惟觀閣其上縣寮眺敞遊目烟帆雲船接几疑衡岳諸峰色縹緲掩映目盡方止與客憩而觴焉味焉俱微酡四顧寥閴摩挲杳靄思昔朗吟之客鼓枻之父庶幾彷彿

一見之覔漢武帝所進術仙人長年之酒不可復得頭陀云山間春月往往尚聞酒香然竟亦無所聞也已薄暝林間劃然有聲風雨驟至急下山去廻矚前路已驅合為沖沌矣客謂大參沈君人种憲副徐君柏僉憲蔣君夢龍暨余四人遊之日為萬曆乙亥春正月廿又一日

遊善德山記

善德山距武陵十里以古隱者善卷嘗居之故名而桃源縣亦故有善溪云善卷者一曰堯師莊周稱舜以天下讓善卷而逃之周率寓言即其事烏

有而卷之非亡是公可知也傾武陵當虞時猶為三苗地舜方命禹徂征卷安得適而居此其居之豈在舜既格之後耶上世事多不可考詰類如此山周袤僅三數里石勢平湧無瑰奇絕特之觀乃沅江東注經其陽是山若以跡股支撐之蜿蜒抑折以歸墟於洞庭山與水合奧行蔽虧草木蓊如絡徑委側宜為學道者之所居其上有德山精舍為唐咸通中周金剛禪師自劍南來卓錫處後化去識以白塔師有碩齒高三寸再為此來今寘地已二寸餘可怪舍旁有龕僧自云滁陽人持律

頗嚴聽其說無生話亦能醒煩其再亡爲乾明寺
亦因咸通年故刹而改爲之者刹中故塑釋迦及
阿羅漢十八尊者像極莊嚴偉麗非近世俗工所
能造刹後多唐宋碑悉駢榛莽間唯周益公詩刻
尚可讀又迤西環慈雲閣而陀擁者列修竹數萬
竿其大皆如椽翠蔭聯絡爲一山最勝處與諸公
移藉坐久之烟暝鳥歸夕陽下山始散去余疑道
家福地之說久矣楚中多名山不與焉而茲山獨
占其數豈以卷爲之開先耶今風氣宜暢異時靈
境爲宦艫所必經已稍稍蕪穢而徘徊斧斤古樹

間求昔人之高蹈不可復見猿啼鶴唳蕙帳寥寂
唯學道之廬不廢亦亡有能增重茲山者乃知福
由人著地於何有哉既遊之明日作是記同遊者
山陰胡君邦奇晉江蘇君士潤大梁李君克敬萬
曆乙亥二月廿又一日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記山水

遊大岳記

始余兩遊大岳其一爲嘉靖辛酉孟諏太乙祠嘗
之夕明年壬戌會上計京師還渡大河歷宛鄧取
道穰東山中浮漢江抵均州將有事於郧鄉以是
歲三月既望復遊焉當是時余方領荊州牧事輒
迫于役僅涉覽諸宫大都而去乃諸宫中獨五龍
依岨非旅遊之力可至徒北望指異久之已竟無

緣一至以爲慊余既罷郡歸至是荏苒八年爲
今上之二年戊辰余幸再起分臬茲土而同年少
參王君適奉璽書飭司岳典因數要余同遊余坐
罷擁未間是年冬王君以祈嗣故先往謁禮亦未
至五龍而還今年己巳夏四月余復有郧鄉之役
維時清和既屆熱滯漸解乃以是月之十九日壬
辰移書王君會遊甲午發漢江是夜宿穀城乙未
出穀城迤西行睥睨四山陰噎作雨狀比午歷石
華行千佛嚴下雲嵐稍豁亟組輿度界山忽夕陽
返領大岳諸峯總總躋躋如揖余而前者余躍鞚

大喜及晡合界山候館而王君亦以書至約明日
丙申自均州東發候余於沐浴堂遲明余發自界
山抵清微館訌轍而南赴所謂沐浴堂者王君果
先至相見歡甚時未卓午即屏御入山循治
世玄岳坊而西坊琢文石為之跨峙椎鑿緻自嘉
靖間山故名武當謂非玄武不能當之又名僊室
名大岳　國朝永樂初勅為大岳太和山至　世
宗朝始賜今額以配五岳而六云初入山如行郊
藪林莽蓊薆遂山四隤而迎人中列周道咸甃以
巨石境始斥稍陟愈益脩曠約二里有杉檜萬株

盤桓夾庭折而北行三百步度會僊橋下有石池
方廣數丈瀦泉澄澈林影覆之漾琉璃色橋之陰
為遇真宮宮負雞鶴諸嶺左峙望僊臺右黑虎洞
環翼而墻立故名黃土城即僊人張三丰結廬處
今宮之東廊有三丰遺像初名會僊館永樂初宮
成改賜今額往年余宿東方丈道士為余歷歷指
語如此至是與王君飯於西方丈移時出宮復循
杉檜林而南折而西行道士列青衣吹而前引不
二百步入僊關關薄阬隴駿駛中啓為山之外關
行者踦而登躋躋乘陟石勢差互隱轔鬱嵂批巖

排碕漸昂漸艱然所至除館懸崕介緻若綿遞遞
以便休舍徑元和觀折而東偃次三橋行六里再
折而北下峯迴路衍俯瞰平疇壇曼陁委徐佪羨
沃有萬竿突起連棟駢延烟火庇燎儼成都邑之
觀者為玉虛宮宮故址亦三丰所棲嘗語人曰此
地會當大顯已而　文皇帝靖難從果首剏是宮
以承釐祝宮製視他宮特巍敞其中為正殿奉祖
師座皆繡以虬柱鏤以龍梁列以雲榱飾以藻稅
翼以飛櫨闢以綺寮甓以文磚覆以碧甍護以繡
檻週以棧廊殿之外為層臺臺之外為石欄欄之

外為丹墀墀之下為彤墀墀之外為二山門門之
外左右列亭二亦峙以崇臺高可三丈貯　御製
等碑悉類絳闕帝居正殿之陰其殿曰啓聖左曰
元君又左曰小觀迤西塢而楹者曰僊衣亭亭後
為張三丰洞室室外銅碑一其左為聖水池西塢
北山下為望僊樓樓之外為雲洞一石渠之北曰
齋堂其西曰浴堂宮門之左曰鉢堂右曰雲堂西
塢之北曰圜堂後鉢堂而除者亦曰圜堂其東西
各有道院一為楹者以千計出一山門外為真官
祠者二宮之外東西北向為天門者三為亭者一

曰八僊爲觀者一曰僊桃他宮之製客倣玉虛而
丈簃子亭曲房奧窔之數則各視其址之崇庳舒
㒓以爲盈縮焉憩玉虛頃之以與王君俱故遊不
復問瞭訊道士以五龍遠近或曰相距可三十里
時日未晡王君即促余如梁齋用鏝輿易所乘輿
行鏝輿者以繩衡與座中可轉而下上以便降陟
山中製爲濟勝具與自西天門出度蓮花池石梁
跨焉其上爲華陽岸環宮而梁者以十數計而
華陽尤秀野自華陽橋折而西上岑嶠旁衺境嫣
寥閴沿嶰而望鈞盤瀰鬱環林叢薄目盡方止乃

知二百年棋蘇所不及故小植暢遂如此又折而
北行四五里爲五龍行宮宮負紫埠峯迴宮後斗
折而上衆峯積疊騰突撑拒磐峙傴側莫省向詣
轉矚凹處役者緪輿而上縱從作蚓行崩石臨墜
下開乍合乍起乍亹倘恍萬狀忽有介亭直前紆
澀而登則仁威觀在焉觀前石梁宛轉曰普福橋
橋之下注然深黑旋瀨退時噴薄可聽其上四山
黝然類斲鑿刻其中而降其外一隙時天光乍晃
燦丹碧之華葉隱隱森動以其地幽而屬結迥阬
衆歛廻睇頓趾若乘塞障不得下旁扃忽啓轉道

而西度隱僊橋又折而北行兩崕岬立廻谿股引
赤井美箭不土而植翠蔓蒙絡白日如晦鸛鶴狎
人翔鳴應答如是者約十餘里其逕如渾元始鑿
迴遐窅眇非常遊者所至又折而西上至老姥祠
祠在磨鍼澗上澗淵立巃石磨痕如新道家相傳
即神女以鐵杵示祖師處又行三百步始降輿扱
衣梯石而南上遂入五龍宮門門內爲道九曲冊
垣繚之旁夾青松般製一如他宮而址獨聳峻前
後皆九層前之爲層五差其級八十有一後四之
級如前之數而殺其十有一焉以故棟宇尤巃嵸

峭拔幾摩霄漢前列紫蓋金鎖諸峯旦暮出雲氣
以護儲胥時薄暝余與王君飯於隙除坐語移漏
尋宿對榻與如丹穴山鬼屏匿夜籟寂然擁衾僵
仰嵐寒淒骨疑非人世丁酉具衣冠登殿叙禮祖
師座道士引詣殿陛下觀天地二池池上有石鐫
豎二龍口以寶泉乳晝夜滲灑入池作跳珠聲左
右跳龍井五潟環汩汩即歘黍肆常盈白右廡迴
而西有日月二池下上鏝屬日池如黛月池瀁赭
玉色天降時雨其水變現不常或云此即龍湫往
有甲士掬池水滌劍龍擁脊出天池震嘷雷既近

譎然以其水色恠異可信宮之後上爲五龍峯巉
削千仞其嶺亦有靈池一客背爲余言池肘巢脩
數頭或沉或見疑爲神物變化上建石廟一區其
殿曰真源以茅茷未剪砥礪粿肘不得陟復邐左
謁玉像殿觀祖師及從像皆鏤碧玉爲之開山時
出自瘞中不知爲何代物林之坎列勝國時故碑
六一什焉字漫滅不可讀出宮西北行約二里登
凌虛巖爲唐孫思邈宋陳希夷修煉處今巖次有
希夷誦經臺自凌虛巖折而西上爲自然菴菴前
甃石爲方池樯而入恭覲　文皇帝賜道士李素

希勑衲菴前後穹崕羅極抄文杏千章姿娑蔽天
蔭其下以東嶮蚧背旋澀沓靄間殊幽麗可念已
復南行過宮門後從九曲道紆而出偃歷捬石數
十折輿者支肩下躄躠數里若墜千尋之壑引領
五龍已在天上山岬藏大麓中濉莽蒙茸谼岈缺
圯不可步武沿谿趾蹊行若有伏流在偃石下以
草木茂翳無所覩靜聽之隱隱作潺潺聲又折而
東南行五六里旁睨兩崕崩石離列水自北來磥
激而南潏淈汝走其聲漸沸又折而東行數百步
有橋橫澗上是曰青羊橋橋之下水聲益峻盪石

臥澗中如斷如斷如斗如甑如牛馬首者不可勝
計潬沙暴齧奔撞擊決濉爲奇觀訇礚駭目余與
王君箕祖列籍偃而歌揭而漱雲浮鳥飛四顧岑
閴宛然濠濮間也蓋水自五龍頂股分磨針萬虎
牛漕桃源黒虎陽鶴金鎖飛雲瀑布諸澗悉會于
青羊一澗以入漢源遂而委过故青羊橋之水特
勝度青羊橋沿澗折而南行澗邊皆迎峯拂雲岭
嶜合沓蒙以瓌卉蔓綴虧蔽逕盡始通旣通尋況
故澗道乍細復巨暫起忽伏杳不知其所窮予與
王君以其地顛嶇特降輿行遇會心處即盤石坐

坐移時復行澗邊諸材參騈立聳秀其尤美者曰
僊龜巖巖側立千尺形如豐䓁石綠玠色或曰上
有神龜時吐烟霧旁瀑泉濯澀下以手承之輒盈
掬自僊龜巖再折而東上漸露捬石紆延百數十
折坂而登復窮山之巔而止頂之又循級而下逕
稍闢始見院宇知已偪南巖出僊侶巖觀百花泉
爲陶幼安得道處又東行一里爲滴水巖巖石肺
覆赭色泉水自巖上滴小石池中濈濈不絕邇睨
之不見石罅又行一里爲歘火巖石色如焚烈勃
勃山熖中瀦靈池其水能已疾自歘火巖對瞰南

巖宮殿幾不盈武然蹻尺迂壢盤岋䟦峘循迤逞
五六里然後得至所謂天一　橋者自天一橋入北
天門山勢如千丈蓮花初發盂盎中花葉紛矗璀
燦蕤甤諸所罥搆皆嬋連犖聳峻坂被之翼以飛
棧十折而上循山左支行數十步蹻而右又百步
復折而左登小天門有大巖石若將墜而復止者
仰盼之上有巨人跡指趾悉具莫省其所自來自
大巖折而東又折而北下入方丈飯而出還徑大
巖折而南禮大殿歷大殿左諸楹山復起突為小
阜為圓光殿黑虎巖蹲伏而負之巖深洞莫測自

大殿後左折而東二十步陟崕上復折而西行過
元君殿殿之左隅為南薰亭亭外有石棋枰棋道
從衡儼刻畫狀自元君殿折而南上又折而東過
獨陽巖巖之東有石室因山而坎其中高廣可丈
五尺深如之鏤祖師石像其外為紫霄巖護以石
欄楯欄楯外故有石突而銳出長可五尺類神龍
矯首好事者穴其頂以承薰爇下臨絕壑瞰之蒼
茫悶忽疑無地朝禮者往往慄足而跛投香于頂
匍伏而南向謂之龍頭香其前似蝸蠬而特起者
為禮斗臺臺之陰橫崕石大如垂天之翼刻靈官

像五百飾以黃金貯石鉡中又迤東皆懸崖不可
逕復折而西盡再折而南露洞天石扉迓其外梯
磴降陟凡數十折捫附蘿蔦而行可通捨身崕自
捨身崕級而上約二百步有廬其顛者即祖師昇
真處是為飛昇臺自臺上仰瞻天柱一峯巍然當
頭儼然垣帝座擁翠旒建雲梢御鳳駕執珽而服
臨方寓旁峙嫣麗之即泰階六符之使乃南巖以
下諸峯列三十六類帝之外臣冠冕珮玉林林翼
翼各待次以朝宗于上其下小山屈伏林莽為嶼
為峽為穴為陵丘為碧空蹤股支撐若爭欲欵獻

而偃蹇廻翔無以自効者又類遠臣余與王君懋
臺上久之有疎雨涔涔東來乃復循故磴還于紫
霄巖迤殿後出折而西行崕道捷而斗偪仄盈尺
兩山缺齧處以木梁之循崕行輿者僅以隻趾躡
陟而度行三百步始出宮門用止折而南忽臨入
山孔道目愉心舒可方輿行春時遊從蠶攤嶺緇
清境至是經塗若滌山形增媚再折而西度千尺
石梁其下淙淙然兩津而流者為武當澗澗受皇
崕諸峯之水北入紫霄澗紆廻數里循澗而陟緣
以阜陛多經行頭陀鍾梵之音與澗水相應答隍

壁繃錯轉跂上游皆巢居之客屏絶烟火日從木
杪絶應罷以乞施其最上站爲之崕有樓廬一區
行人指爲往年虎皮張修道處虎皮張者不知何
許人後得道于此化去迤北爲榔梅祠自榔梅祠
南上二里至朝天宮小憩轉折而西其逕愈勾棘
役者始舁輿而登曳掣退遂且行且蹐又折而西
行二里經杉木林結蔭可坐或云自杉木林迤南
有入頂一捷路以騶砠虵虺穴之非常遊所經復
西行愈抖擻亟迫其上山勢銳如卓筆道左石書
升天梯三字至是即大貴人不可輿余與王君乃

降輿勾挟聳聳走數十步始跋而上天門天門者
開山時施設以象三界夼崕而梯次第登梯廣僅
二尺鉄絙之士女曳而魚貫行降陟詰曲凡數十
百折悉循崕勢以爲從衡級如之即壯夫之力歷
數十級輒懾脅而止久之氣平復行且行且止如
是者凡數十廻始窮天門一至三天門則空中磴
道如自上挂綴跋履震撼尤岌業艱苦故朝禮者
胝繭足皸瘃不得歷頂比至大頂則狂呼大叫悲
愁嚬啼以驗白至心余嘗咲其愚至是與王君亦
幾作韓退之華山之慟出三天門東折而、一入朝

聖門又折而北上歷屐鈎錯乘嶮距阬各有樓棧
廡序以居道士夾嵕而起填其陽而塹其隙狀類
懸瓠又西折而上爲小龍池屋焉以祀龍神又迤
東爲神厨爲真官堂爲聖母元君二殿如他宮之
製加縮焉又折而左上爲朝聖殿前翼麗譙以樓
鍾鼓其、上棠藏　列聖即位祭告碑自祭告碑
又折而北上梯紏金城匝城而盤跂復數十曲益
促數累息竟翹首而升入南天門如世所繪五城
十二樓者是爲天柱峯絶頂其上石脊而峻寒草
木童如飛鳥不至間生朱草叢樂有蒼檜數株高

不盈丈其柯半枯類老龍蛻甲環而夭矯中崇陛
墱以登金殿殿液銅爲之盪其外棟榱桷棟欒
悉具視其杼笲絶不見鑪鎚迹疑爲鬼工殿東薄
飛棧二可頓而更衣殿前薰茀散爲白烟時薄暝
夕陽半吐下方已昏黑遂與王君禮祖師像而退
迓于真官堂飯焉約以中旦戊戊來觀扶桑出日
各旋寢去夜參半松濤颯響疑雨至啓䆫窺視之
歎月在户星河森煜復就寐久之空中天鷄喔喔
鳴余亟促王君起王君即起偕余捉襟攢厭而登
頂霏微颼拂沉瀣沾衣東望紫雲如盖決鬱綺結

頂之眄眄漸奕朱光迸徹景風澄廓跂烏翔空盪
射萬山金碧晃暎爐燭二峯近聯几閣而皇崖三
公五老玉笏天馬雞籠諸峯若動若峻屬葦而來
奔走不暇埃壒屏翳宛虹芒碭遊月入極恍忽萬
象不知此身已在九閬之上接招摇而迴遊也王
君曰噫嘻是烏足以窮茲山之變幻哉若夫冥雲
滃發蘝雨乍至蒼馬漭馬驅爲混合群峯坐失儻
呈豪末延頸閶闔懸曜如故馳景飛燭光涵大浸
圖蓬倏裂劃然朗霽向之所有混爲一碧茲余曩
遊之所覩者紛冥昭迭變萬形殊詭乘化往來曷

其有極而子姑漫羡於馳隙哉余劃然笑曰子欲
揭揭而觀其竅耶將冥冥而締其妙耶王君亦劃
然大笑是日遂降頂復迂迤椽武蛻而退駊騾飛
越之無恒聲歷二天門憩摘星橋嗌處延覩上下
二界行人皆作蹊蹊佁儗狀蹀而延委麗連卷揚
袖而下出一天門若逢武陵舊路仍升輿行戍削
嬰嫚低廻杳眇而巖若舉餰擘可拾叱徒曲踴一
躍而至不復駐途明徹而東下經大上巖折而北
行十五里入紫霄宮宮負展旗峯峯形類軍中皂
纛飾盡數十丈箕伯翕張之聲然搖動前列五峯

如拱其右轉三峯屹然中立者即大頂所摩撫五
老三公諸峯至是始雄特不可倣萬宮之左右亦
有日月二池七星池麗焉自大殿後右轉其山之
椒聳立而翕其中者曰太子巖左爲蓬萊第一峯
自巖下出小圓亭折而左復北爲煉丹巖又折而
右復西上爲七星三清二巖巖之上非人跡所至
其下爲榔梅園自榔梅園東下又轉而南上爲福
地殿殿垣甃丹井二迤北爲萬松亭其東翊欽臺
相距不數武左右山缺而復圓起者爲大小寶珠
峯諸巖水合而東流于殿右者爲金水渠方廣八

九尺北折而流經宮前赴小寶峯不得出蹶其頂
以行爲後渠復東趨合于大寶峯滙於岬下爲禹
跡池橋焉亭焉余往年月夜經宿枕籍隊堂聞雲
鐵聲徹曉已疑爲鈞天清都不謂入山之路至是
革革始半余既與王君飯閒迤南虎兒堐有不二
和尚者能說真乘語以路曲逆不得去乃出宮循
禹跡橋而東經威烈觀折而東北行度天津橋可
望玉虛黑虎諸巖巖之下爲九渡澗澗會紫霄黑
龍白雲諸澗之水流入櫛溪遶於漢頫轉騰激冽
谷如青羊而寂寥不逮澗路迂欹亦級磴而降陟

梯下上凡十有八又折而東行六里爲復真觀道太子坡前爲曲道循其垣而堞其宮面山背翠聳輿始至適故所爲詩人趙邵宋生者荷擔自東來延之入生曰吾行老矣世間佳山水乃有如是余笑曰若方入大官廚竊一臠即爲饜耶因與觀殿前聖母滴淚池而別度復真橋又東行十五里山漸訐水漸緩至回龍觀觀勢廻複若山至此而轉盻也折輿而西仰睇上方翹褰依依甚類陽關出客友而降行又五里乃從于玉虛宮宮背梆子岸謂遊之適有二蟥如臾如茲山自南巖迤南及東

爲蟥北爲臾常遊者輒自紫霄取道體頂而遂彼其所謂崇峯傑構回日星而瞰風雨者已酬登陟歷其心無復之矣故往往不及五龍而反病其遂茲遊自臾抵蟥軒豁纖巨已次第舉之而窮幽疏峭攄物之秘兼人之棄若于臾焉有獨詣者王君亦謂爲然將就玉虛休焉以明日出山項之有客持酒肴邇沐浴堂要余兩人開齋者復促輿東行就客食余遂止宿沐浴堂而王君自丙夜復燎行六十里還均州王君名應顯閩之漳浦人與余同庚戌進士江左徐學謨爲之記

界山觀雨記

余行界山屢矣太和一山延袤數百里其東岬欣拄穀城至界山始拮而爲崙特隆然起作遮衝虓伏狀旁迤諸山偃次而婣連中裂一澗兩厓東之水抑而西流不知其所底望之亦岑蔚可念以介鄖樊間旅遊之所必經不復爲人指異即余意亦謂爲然既歷石華之明日涉斯而度跋其頭矚太和晴嵐如畫時炎曦彼坂秋暑炙人從御多喘攡仰沫乃土人苦暵各陳壝祝雨比余至則祠留水告曰禾之不洗已二旬五日矣使君奈何余笑曰

隰爾壝雨當至蓋湯以慰耤之而周睇四山絕無半粒色遂解鞍休舍居頃之忽陰雲起山椒翁結如蓋俄而豐隆策之颯黯瀰谷雨果然大至民乃卒驩呼曰此豈使君隨車雨耶余亦聞然喜比午不止浸甲又不止乃離舍促駕巡澗行兩厓間雨益驟烈橋首諸巉飛瀑潀潀如飲虹赴壑股引而前匯爲一派向時澗道已沸成江河矣水勢噴薄霆然迅駛遇石則鬬鬬不勝則怒齧而走愈怒愈鬬愈不勝愈怒故其聲益轟豗駭耳不復辨人語渡一澗役夫以頂支輿翼而揭跣涉馬腹飲水

經而吞瀉始蹶而登遇前澗復然淙流豐秀谿嶺
如染迂衡視之應接不暇卽昔人所稱山陰道上
何異然後知玆山之勝竟以雨著而余向之行則
未始行也因憶吾鄉丹崖若㭊其支股之一襄置
陀曼間亦足以取人之憐乃令差互雜沓若委諸
無用而是州之民爭隙壤之利無遺力矣不得已
斵削以求活而其命僅懸于今之一兩意亦良苦
嗟乎直不知玆山之爲勝而顧以爲病造物之不
均多此類又行至草店而止書之以付掌記是歲
己巳夏閏十又六日

遊南岳記

荊州之域蓋有二岳云其一衡山卽虞書稱舜南
巡守至於南岳參五岳之一者是也一爲武當介
雍豫之交自洴隴亘終南之陽統漢源趨景山而
南出則近自我　明文皇帝奮迹燕邸恢纘大業
而玄武爲北方之神山靈効順乃肇錫嘉名冠諸
五岳曰大岳太和山逮　肅皇帝龍飛郢甸復加
號曰玄岳與古南岳對峙於洞庭之東西予宦楚
也久環轍所經蓋嘗三登玄岳而南岳荒邈無由
一至其地訪古巡守舊迹是歲夏五會有零陵之

役道衡陽則衡山寔爲縣官請禱而行予以諸侯
得祭封內名山禮也而祭也有時無事而禱瀆也
辭戒牲馬冀日乃飭冠裕祇謁於南岳神祠遂登
南岳南岳者自岷峨股分而來特隆然起作鎭於
鶉尾之次而上承翼宿銓德鈞物離宮朱火祝融
司之故其山曰衡山蟠亘凡八百里如玄岳之數
而高七千丈有奇視玄岳殺其半而爲橋者八爲
潭者九爲池者如溪之數二十有五爲泉者三十
八爲洞者十爲巖者加洞之數五爲峯者七十有
二皆能吐納雲霧其上多靈禽瑤草丹光閃爍而

峯之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而祝融
尤高從祝融鷄鳴起可覩日出五嶺九疑秋冬能
於前而沿湘千里若衣帶細也芙蓉出泉飛注如
練分映青林百道而下潴於山麓而上有金簡一
峯爲神禹治水受金簡玉字之書於玄夷蒼水使
者故名而禹有治水碑相傳在岣嶁峯皆科斗文
或云在雲密峯峯下有壇流水縈之宋嘉定中蜀
士以樵人引至見之紙搨七十七字刻於夔州古
焉而是時何致予一模刻於嶽麓之石壁其詞曰
承帝曰咨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

流而明發爾興又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役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其韻語諧協劇不類上世文字而所謂科斗文亦非是其點畫髣髴盖在鍾鼎鳥跡間然自是奇古即後世贋作似不出秦漢人下也茲山自舜禹之後帝王之巡幸罕至而柴望缺然無萬乘躬之者即漢武南巡亦以其山阻江遐遠徙其祭於霍山故其宮殿宇歷代綿久率蕪廢不治而二氏之徒得據而私之而又以窮寂故十方檀樾竿施

其力不足崇飾其廬視武當之閎麗奇詭奚啻什伯而山之勝槩以無點抹若不勝其憔悴無聊之狀然澄坐而默觀丹崖緇壁雪瀑銀濤蒼藤古木絕壑崩巒上撐青空下驅塵刧欲吸鴻洞盡太始混元之色非人力所能增損也道家以福地洞天括天下名山至謂衡山者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亦帝之所館而祝融之所宅也豈或然歟乃若武當形勝業已奇絕而加以　帝王之愿力倕輸之工巧凡崇祭飛棧傑閣亜闥若駕蓬瀛而瞰閶闔偉矣宜其俯南岳而培塿之也頃香火叢依頫緇淨界圖冊弗治終鮮名蹟古者逃空之士入山惟恐不深其仙遊羽化固疑在彼而不在此而考之道家武當亦不得與於福地洞天之數古今榮寂之境互有短長類如此必有能辨之者予遊時適值四山雲晦延佇蒼然薄暮休于祝融蘭若夜半陰風浩起嵐寒淒骨丐頭陀敗衲自擁不寐達曙乃私爲衡較二岳而品隲之爲他日臥遊地質明冒雨下山達于衡州萬曆乙亥五月八日記

徐氏海隅集卷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事記

沙市獄記

嘉靖四十年辛酉　上遣皇第三子景王之國安陸安陸者故壽王封地其後國絕　上以壽王故宮在稍令有司增葺之至是改封景王安陸隸漢江西地小而瘠鹵而景王之國時沿途供張甚盛駸駸擬乘輿乃諸閹橫索金錢亡不滿意比就國漸見窘約左右璫始怏怏失望乃日務掊尅以啖王四方諸亡命頗淵藪國中以故得備詷三楚地利而左右璫更迭請　闕下代王上書言臣邸中食指故繁歲祿止一萬石恐亡以為贍願別給膏腴而養殖焉于是楚諸藩故籍沙洲河泊暨民間請佃塗蕩悉罔致之併闌及蕪澤諸關榷稅而荊州沙市獨不在奏中事下大司農議竟覆寢諸關榷稅而以其所請移撫臣勘給方是時　上儲貳未定左右璫實假陳乞以嘗　上心比奏行奉尺一以下楚撫臣不能主且揣指迎合諸閹遂饕貲無厭大江東西數千里騷然矣明年壬戌徙上書

促前給地隃以沙市竄入原奏中大司農涉不省隸第行撫臣覆給撫臣亦惴惴惟左右璫指使急斥所司如　旨籍入不知沙市非故所請地也於是左右璫挾兩史分道馳傳並自往勘地諸小閹各私引亡賴以助聲勢騎從塡道所過縣官供給牢廩之費幾當國稅之十九乃荊州則以左璫某左史某往檄至民間恟恟傳景府人來籍沙市思闔門逝其強桀少年則詐豎旗殺璫為亂余即下令戒民亡恐且語以　朝廷道守謂何而坐令黔首失業也民乃稍稍還集而璫適闖境比入廨左右皆露刃環立廳事下余亦盛騶從臨之初見璫頗倨傲無人理及聞余與左史同年又嘗同官相對溫存舊事始少降顏色然竟坐各不及沙市語既出廨度璫意若怙　新命以脅我未可倉卒言事特有巡檢趙應奎者與璫皆趙郡人為人俠而有口召計之曰令以汝祇候璫當不汝疑旦夕璫以沙市所汝為宛轉陳其不可致狀不則豐禁辨先發也趙巡檢領之去明日璫果訊趙巡檢趙巡檢為具說云云且設言守憨甚為儀曹郎多結納內府貴人以陰中其所長璫為之默然趙巡檢私

以其語來復余喜曰事濟矣明日置酒高會於仲宣樓盛鐃吹膄饌具而迎瑺瑺至即登樓遊矚久之膝半席謝曰何當煩饗人余曰大國之使猥以鄙邑之故儼然臨辱惟無以展殷勤是恧敢不惟命之共乃進觥觴數為瑺壽而呈雜戲侑之瑺故善飲酒左史復從旁從史酒數十巡瑺微有酣色起更衣稍折樓後循睥睨而北指城中朱門甲第問曰此盡諸王居耶余曰滿城第朱姓耳瑺曰然則城中無民耶公所給役者謂誰余曰唯環城數百戶而已乃稍引而南睇平楚皆慨莽無際惟遙

東十里有烟火聚落趙延檢耳語瑺曰此即沙市也瑺顧余咲曰不聞 萬歲已益給安陸乎何日奏圖籍歸國余曰唯唯否否誰為大國為此計者竊疑其誤矣沙市可奏乞者耶沙市去則荊州亡民矣張官謂何而守亡民之郡也瑺曰公為荊州亡民計不為安陸亡食計耶余正色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景殿下 朝廷親子即裂天下而中分之亦 陛下一家事耳顧 皇祖舊制凡親藩歲歲祿外毋令毫髮乾沒民間所以杜覬覦也其後代始漸有奏乞亦不過斥山澤間空閒之土遺棄

之利外之耳未聞籍版城析稅壤請肥王國者也公獨不聞正德間梁少師打泰藩之奏乎沙市即鄉凡地荊州社稷之壇壝在焉今此則亡與守矣列歲賦輸下上供門鈔當乎額辦已繭絲取之矣而欲以何奚益安陸耶瑺曰公即抗如有 旨何余曰公第見撥給 旨不見杳明 旨乎蓋 朝廷亦知事體難於遙度須彼中有司覈其可不可以候進止不然直須官家自相授受耳何與外人而令大司農喋喋下議也瑺曰今不與安陸將歸遼府耳余曰簡王子孫徙封六世矣二百年所請

莊地亡算其不及沙市者格於法耳即某至愚蠢捨 今上之親子而媢 高皇帝之裔孫乎瑺咈然曰如公以為必不可吾當封還 詔旨聽 萬歲處分公當隨吾北走耳余曰即 朝廷處分如以守議是沙市固荊州物也不則便歸安陸耳沙市能緘入守臣者耶瑺曰公何言及至此時左史第默默中立漫不可否諸閹從旁睨微以足相躡氣勃勃出不敢作語余復邀至席間又款飲數巡乃叱騎去瑺既還解顏諸小閹曰當時悔不乞樊城乃遇此佩印守也瑺點而曉事蓋已先入趙

起檢語至是亦自知其不可欺云明日俟晨余詣瑺謝曰夜來得無唐突健客乎長史解之曰兩賢正不相阨也頗求事體妥帖可覆國主耳余臆其私議已定舉吐實曰縱不與沙市令二公空手去耶且社稷人民即潛於荆矣　天子猶使吏代治之今顧欲藉其版帳析其稅糧以進制于五百里外必不能矣余將為大國計利與名兩得之耳瑺曰便依劉家隔故事何如余曰劉家隔係原奏所請故得遂意耳有司補奏莫詰何今沙市固宸奏之數未奉大司農題覆而遽欲求多於荆州即

余恬揉之恐公必不能自直於　天子前也瑺揣余已料得其國中陰事語遂塞良久曰如公議歲輸幾何余曰某豈能臆決之公試出章臺寺自東徂西視民舍而稍括其數可也余蓋心知沙市虛名耳横袤僅五里計廛不過數千而水居邊廢者半之今周歷閭閻裁其枝忿也明日余先至章華寺具酒肴相待日中瑺偕左史各揚騎隊來炫市人乃市人已斥悉余議淵門爭覰之諸小閹各馳突委巷間以觀虛實比至章臺瑺曰沙市盡此乎余曰語云千聞不如一見我秘不令往將不疑為

奇貨耶瑺曰勿言勿言第飲酒是日且騎且射復移席至章華臺舊址臨澄湖觀沉香井雖呼盡醉薄暮入城瑺與左史曰徐公開心見誠真不欺我便當歸國又溷無益也向議令白撫公自定之耳是夜承史㨿出將取道武昌入漢江還安陸明日余出餞之津港舟中故厚為貨遺多吳中自藏精美器物瑺益甚過望舟既發余始入城諸僚俱來勞苦俄楊學憲某馳密刺來言日撫公對兩司咋指云沙市事為書生所敗欲遣應黃州來勾當君可亟赴求解毋令應先發也撫公者為張某時景

府人訛傳　上綏疾行且召王入矣撫公以為實然故輒憂余累及之余得書自為一牒盛陳沙市不可與狀星夜浮江下既抵武昌瑺舟尚未至余先謁撫公撫公方盛氣臨之問曰沙市事今如何余曰稍有定議矣撫公搖首曰談何容易余乃備陳與承奉數日反覆語及議成驩別狀撫公益詫曰而不知危機伏耶承奉故以好言款女恐我他日不免與女連械走也余曰明公為地方重臣一言等於山岳柰何輒自縮忸令小臣便當破賺乎縱守言謬何不試問左史撫公曰此正無人乎縱

公之側一不聞李史對人為汝涔涔出涕乎余曰
李史故與守莫逆伺遽作匿死態撫公曰世有晝
父者乎余曰誠有之為富貴不盡耳長史途窮將
復何覬而忍殺一同年乎即殺之命也撫公曰男
兒自有死所此地不足死耳余以大官老憲誰不
相顧顧稠悲卒臨度不可避宜從正耳明公不聞
荊州人欲豎旗殺承史為亂乎忤景王死激變地
方亦死宜死封疆以還　朝廷也余因呈稿中牒
撫公覽畢曰第好文字耳我意終不謂為然余曰
承奉旦夕至矣明公自問之若彼意齟齬另議未

晚遂遣出俄候吏來報瑞已泊漢陽矣撫公亟促
駕渡江候之兩司止之曰明公尊官豈可輕身以
先閣宦撫公色沮乃令兩司自往固邀之瑞始移
從而東而撫公已先詣黃鵠磯待矣一見語沙市
事瑞曰好徐荊州為地方死爭然逃我厚我不忍
哄姑從其輸租矣第租數尚勞公經營多多益善
耳撫公躍然曰謹受教比還院遣吏召余降階延
語曰此事為汝做著吾自是不敢相天下士矣然
承奉能知守賢亦非常人當為汝荊州留款承奉
三日汝可數周旋之前議不免持論太激且袖出

宛轉潤色之令承奉在為荊州決絕耳明日余別
為狀大略言沙市地本孫縣民多浮寄卒加稅額
必致逋逃遠乃催征將何蹤跡今擬官為督辦歲
造供輸庶民間絕擾擾之虞國府享久常之利云
云持入院撫公夠日久之曰甚善甚善第約數幾
何余曰五百撫公許曰何故為此窮措大語吾自
熟計之明日判出竟與之二千是日余還郡比至
郡已得景府俞旨沙市民始驩然乎加額曰此徐
使君活我輩也先是荊江稅歲歲可得千五百以
需郡中公費至是悉檢括之復建白五事又可得

五百遂爲二千之額漸貯之約以歲十月賫解安
陸實不令民間輸一錢也是歲右瑞吳某出武漢
諸道叻地矣爲人陰賊佷戾撫公奉之尤加禮所
請江身一魯湖方廣僅數里撫公與之稅二萬見
曰魯湖能生金耶撫公曰吾掌握二楚錢穀獨不
能裁狹闊以津潤大國乎于是荊州又當代輸魯
湖稅一千六百有奇而諸郡協輸之數各稱足諸
閣自是度無可彈壓者審熖愈熾遂盡欲楚府
故請庄地楚王不能堪令庄人持鋌逐之復之漢
川漢川歲入司農金止五千乃瀘景府課至一萬

八千漢川人尹大鸞者號衆復持鋌逐之楚上使
人揚言於路曰荊州事第倚一市而辦今閣保會
城半歲大吏輻輳乃若入亡人之境何也吳稍閒
之始有傾余意必欲敗沙市約以號令武漢諸道
且素銜左璫位已上比還安陸讒之王曰臣近出
武漢不敢私臣之力恐遺錙銖以缺上供獨沙市
利甲全楚令以二千輸是使者欲市恩以欺國也
不如覆之則竹木椒桂象犀玳瑁金珠香貝吳絲
蜀錦盡川廣滇越之產充大上之庭矣奈何亡人
而取小乎于是逍長史移文故以索沙市圖冊爲

名實敗前約也余不爲應第爲書謝二吏曰安陸
非天府安用民數耶明年癸亥會安陸所遣校經
沔陽有所需括阮同知自嵩秋而驅之而漢川尹
昌應會以弗救尹大鸞之難至是發怒曰今立國
未久而令吏民侮陵即宮車百歲後人皆魚肉之
矣乃具疏劾余三人抗悖亡人臣禮而縱尹大鸞
等不執狀時疏成李史遣急足來報曰沙市事變
矣亟齎圖冊來或可貸緩則椆且至噬臍亡及矣
余是時當上績天官輒自計曰沙市之約自我成
之復自我覆之即脫去民其謂我何乃復書曰此

身業殉封疆矣故人勿復相念李史得書愴然奉
遂行內府貴人日爲羅訴　上前必得械繫余三
人以快王憤會華亭公在政府擬　旨第下撫按
官逮訊方是時前撫公被論褫職去而新撫公已
易徐某而按院則上海唐公某唐故悉沙市事默
爲余惋惜而撫公嘗以河南臬使道荊州坐失馬
小隙銜余未泄也乃沙市報忽至余即日携家以
赴武昌時癸亥七月十五日也比至武昌候訊閱
月而按章始至景府諸校日譁集撫院乃撫公意
已有所承望第目語兩司不欲明示指向兩司退

白按院唐曰沙市事去年已有成議今奏謂何不
過欲負約耳恐不可輒動事遂下兩司轉發武昌
德安漢陽三府會勘撫公意欲發憤於余而又憚
唐威嚴恐所持枘鑿會唐行部黃州兩司進謁撫
公撫公顧臬使蔡公某曰奉　旨因還當散罷耶
兩司齊白曰荊州好官爲地方受惡耳矧奏內止
謂悞冊亡重譴也撫公曰然則何以報景府耶兩
司曰俟三府官勘來徐議之既還蔡轉囑常德守
陸某曰撫公意叵測令荊州勿來見見當屬獄吏
耳俟勘定則遣之矣余知景府意未解而撫公復

劉兩司語刺刺不休悲藉以廿心于余也乃為書
令趙巡檢遣左瑞囘往承臨屠佷以沙市賜我荆
人得旨之日上下焚香祝天願景殿下千歲而譽
公之賢者如出一口今奉奏牘不虞何故若欲敗
約恐下者無戲言若此罪不佞聽則小心輸款不
莫敢刻疑諸郡歲課無先荆州者不佞不足惜惟
是荆之人延頸而待命焉願公熟察之左瑞得書
密報所以奏訟之由蓋陰指右瑞吳也且言沙市
保無别議乃趙巡檢復私叩吳求解吳故善趙巡
檢亦令人戒諸校毋得進撫院吏出諜語趙巡檢

歸乃日置酒食於平康里宴諸校為稞褻之驩諸
校德趙巡檢無以為報因叩之曰汝何求曰無所
求吾来謁荆州舊主人耳諸校曰而主人何在當
謁謝之趙巡檢曰適臥病舟中不必見枉第為諸
君乞一言報主人也諸校曰何言趙巡檢曰吾主
人奉大國甚謹兩承奉碩以漢川沔陽相累今大
悟矣非以昌来求續前好願諸君毋徒迫撫公為
也因出承奉書示諸校明日諸校遂詣撫公前具
論承奉意撫公意亦差解而按院適自黄州反于
武昌將楚王毋郗王某者亦在奏中楚恃大藩執

不肯與景府所效地余度兩大不相下令獄亡結
期耳乃遣人說楚王曰大王倂封會城勢重體尊
非他藩比今安陸之勢方張乃大王與之抗恐誅
不敵親不若割地而與之和所失毫釐而有讓名
且不令獄吏轉移以媚人也惟大王加察焉楚王
聞之瞿然曰非徐先生幾敗國事乃以地與景府
而三府之斷訓遂成余始因服而謁兩院唐漫錄
一過即出撫公厲聲曰汝不知景殿下為　朝廷
親子耶奈何煩其齒頰余俛首第唯唯是口撫公
以餘怒決奏中因甚多越數日會號余與沔陽漢

川俱坐公贖論調院與昌曹逐任而余在武昌俟
兩院遣不得遣復移泊漢陽十五日趙巡檢来告
曰兩院即欲遣豈有明示乎第伺京府人緩急耳
今諸校德主人如父母豈復懷反側耶籍第令趙
應奎在即放心歸耳余遂以十月之望東歸明年
甲子五月按章始上從比部讞可而沙市卒無改
於舊議輸租如初是役也凡逮繫武昌四月待罪
十月而後復官明年甲子夏六月追叙其事為之
記

平高鷄寨記

高鷄寨隷興山縣西北二百里而逕接壤歸夷遠安三州縣西襄之南漳鄖之房保延袤勾結並大牙入土人謂之萬山老林樵蘇故所不至而其上四十里爲鷄公嶺林莽尤叢翳稍通一蛇行徑然巉崖斗絶亂石差互磈磊棘足即行者患不可步武而中穴銀鑛先是豪少年往往匿而竊鑛踪跡頗秘縣官莫省其向詰多縱不治會庚申岷江決破荊州兩岸老堤由是禾不登者連三歲積成大侵死者枕籍於道流民輙嘯聚行刼而高鷄寨豪少年始闌結鷄公嶺以號召亡命衆至千人頗蔓

延夷陵之清涼寺賊各據一巢互犄角爲聲勢而賊中號三扛子者曰杜景瑚二天王者曰杜景庫小滚子者曰謝金占鷄公嶺而清涼寺之魁稱斬金石者不詳何姓名其下又有鄧萬真馬友貴等視鷄公嶺勢稍殺而逋謂之高鷄寨賊始猶暮夜出刼以無尾之者已乃白晝揚旗皷乘肩輿張禍蓋四散馳梁村尾佛堂洋坪舖諸鎮市所至殺人燔廬舍烟焰蔽天民竄走相避遇男婦壯丁即擄而入寨於是衆增至三千餘人荊州以西千里騷然夷歸遠安日來報賊余策賊介三郡邊圉匪一

面可支乃急上牒三軍府宜檄鄖襄二郡材勇翌擊之便三軍府轉檄上下荊南四道協力擊賊乃鄖襄二郡官以目不見賊即檄至漫不爲應余獨請於上荊南道使者促捕倅方兗荊州衛指揮畢爵共提鄉勇行駐夷陵以觀動靜相機剿捕之而兗書生雅不習兵故次且不肯殺賊乃賊見官兵不動愈益猖獗如出入無人之境余乃責問夷陵州吏目王禮遠安縣典史陳公輔與千戶宋禮袁衮常如山等所以逗遛之故將上白軍府業用軍法從事而鄉勇張宣李欽等頗恨賊虔劉焚刼之

慘誓不欲與俱生請効死力殺賊會賊出牛皮啞素易官軍不設備王禮等急揮鄉勇逐之皆殊死鬭先後凡戰數十合斬賊首二十級生擒杜景庫等百三十人軍聲大振賊自是遁保高鷄寨不敢復出刼方兌以捷來告余諭之曰賊勢窮矣窮則勿追追迫必突圍潰東擊則西走西擊則東走彼兩郡兵仍不爲應異時劉千斤石和尚之釁當復起必指名荊州爲首禍也姑藉兵退駐夷陵吾自徐圖之耳先是諸州縣各報賊而興山獨無所報頗怪之比遣人密偵其事蓋知賊日以礦砂餌令

令既利其礦砂而縣中左右俱布賊耳目令益憪
噤不敢發以是養慾彌年余隱之曰張官謂何而
顧為賊作腹心耶擒賊先擒王矣令不縛賊無撲
滅之期也方是時文書日至三軍府請兵而三軍
府漫不可否第令驅鄉勇剿賊余度鄉裏兵既不
出而所部諸州縣鄉勇數不盈千乃賊更三千餘
人且雞公營險峻勢難仰攻攻之不勝則被傷多
勝則賊有望風奔突耳未可猝得意也令杜景庫
等既擒知賊無能為矣不如因而撫降之無令玉
石俱焚為也然不敢告三軍府盡三軍府日望剿

州奏首功而遽以撫言必見謂為損威乃為書私
謀于臺察唐公且告以與令黨賊之故願以他事
先縛之唐公曰善遂縛令來置之理賊聞令縛益
失勢且日虞大兵至惴惴僅首鼠窜岩已窘不能
得食乃所擄男婦日夜號泣砦中思歸而夷陵州
知州黄宏亦上牒固以撫請有趙巡檢者嘗隨方
通判檟畫頗知賊情余召計之曰汝度興山賊可
旦夕擒乎趙巡檢搔首曰不能萬山老林何處非
賊巢穴而欲猝得志難矣余曰然則當撫耶趙巡
檢頓首曰今數千饑民之命懸於太守願太守活

之余曰汝當任其事否趙巡檢曰以太守令即赴
湯火且不避而怯高雞寨耶於是遣趙巡檢先令
詰賊諭意遂策馬去僅挾其同母弟併壯卒共七
人進高雞寨置馬跣行四十里突迫高雞營賊見
趙巡檢以為官兵來急飛矢石下趙巡檢以手招
之曰來與若語吾非捕若者欲生若也因袒而示
以無凶器賊乃下營猶擁三百餘人各露刃持弓
弩見趙巡檢趙巡檢曰唉　朝廷福大若等弄兵
何為者今太守賢知若等多良民欲生之令我與
若約肯来待以不死不則求順容美諸土司軍至

盡嚙若肉矣盍早自為計賊三百餘人俱環跪趙
巡檢泣曰某等實為饑寒所迫第一聚則不得散
分死耳太守憐而不肯加誅誠再生之也願面縛
聽撫死生唯太守命因多出牛酒勞苦趙巡檢瀕
行復贈之紫騮馬一金一笏女子五人趙巡檢乃
馳歸告余曰事濟矣因獻其所贈紫騮與金暨女
子而併陳賊所以乞降狀予斥女子召其家還之
而以馬與金仍給趙巡檢居無何會臺察唐公行
部荆州問興山賊竟作何狀予因白趙巡檢新從
賊中来賊業已聽撫矣第未得上司明文恐其反

側之心終不能自安也頃明公下一檄令趙巡檢齎去姑示以不殺之恩而府自為榜招之仍刻信符鈐之印如賊之數而願降者人給一符號之還其鄉里隘兵不得殺降為功唐公因彌善聽府中便盜為之耳於是趙巡檢持臬察檄而領鈐符三千晝夜行五百里馳至興山揭府榜於高雞寨壁榜曰惟興山去郡遠天旣降割於荆民乃屢無歲縣官又不克拊循其衆以遺若等饑寒若等畏饑寒死乃甘心從賊旣名為賊法毋赦第哀憐若等從賊非本意今賊首杜景庫等業就擒僇書曰殲從罔治茲許若等自新亟投趙巡檢各給鈐符解散有鄉里者歸其鄉里其不願歸者即籍高雞寨墾荒附里所墾地例免三歲租而所擄掠牛羊諸器械及男婦壯丁俱納趙巡檢散還民間無主者聽變價貯興山庫其隨身衣糧任若携帶不在是數隘兵有阻遏者即以所給鈐符為契勘令縱勿殺殺者抵罪於是賊衆聞榜云云又復見臬察檄俱下寨譁呼羅拜就趙巡檢領鈐符一日散去二千餘人而賊魁趙伏能杜景瑚謝金李萬良李廷吉五人俱從趙巡檢來荆州面縛見余余問趙巡

檢曰賊皆散去耶趙巡檢曰所不散去者雞公營賊曾乾二張華部下五十餘人清涼寺斬金石等七十餘人耳獨負固速死不肯來此直釜魚也巡檢已策之矣余曰策將何為趙巡檢膝行而前屏左右密白曰趙伏能等俱興山永安公平二鄉人其黨雖散可號而集也若令以賊攻賊不旋踵即撲滅之易耳余乃呼趙伏能等前曰若等皆殺人盜非脅從者比今豈以聽撫來殺之恐失信生之又亂法若能有所報効以贖前罪乎趙伏能等揣知趙巡檢意乃俯伏頓首曰願太守活須臾之命當覽還高雞寨擒雞公營清涼寺餘賊以報効太守不効請伏法未晚也是日趙伏能等縛抗撫賊二人跪堵下余立命武士撾殺之而姑解趙伏能等縛斥之去而期以一月報功不者且死趙伏能愈益慄慄恇懼尋還高雞寨收其餘黨轉攻曾乾二張華斬其首與其零賊二十五人俘鄧萬直焉四兒王伏經以歸奪獲器械馬羊子女無數又轉下清涼寺與斬金石鬬鬬不勝死傷略相當趙伏能等復盜衆鼓勇鬬遂殲斬金石而餘賊皆竄走趙伏能等五人者亦被殺四人獨趙伏能僅以身

免來報興山已無一賊高雞寨平時嘉靖四十一年蜡月二十三日也余上其事於三軍州三军府怏怏頗恚余不豫白撫賊事而又自恥無功竟不報臺察唐公顧余津津薦曰方興山之盜起也衆至三千人矣當事者一後張之而聞之 朝以勞大司馬廢分即今陞賞蔭叙皆可得也揚揚而止之沸即事成而地方必糜爛極矣乃吾三人默而策之不煩轉輸征調兵需無亡矢遺鏃之費卒乃盜弭而民以晏然漢人徙薪之諭誠有味其言之哉余唯唯讓不敢居功而乃以檄獎趙巡檢其詞

曰有膽有能克勤克慎云蓋實録也唐公諱繼祿上海人嘉靖癸丑進士趙巡檢應奎眞定人以掾入官後以擒施州黃忠功超遷江夏丞而隆慶間始 奏設高雞寨巡檢一人前荊州守徐學謨記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二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事記

楚役記

萬曆元年癸酉余用 詔起再赴湖臬於時蓋三入楚云會有推副山東藩參之報客或說余且逸巡毋行後 命可俟也余謝曰 主上收廢臣於溝壑恩至渥矣敢懷隴蜀望哉乃以中春廿之日辛未攜家促裝齎行是日縣大夫趙侯舉廉率諸僚幕五人學博三人提榼而祖諸郊館人各舉三

觴爲余壽觴凡二十七行既酬賓主交拜而別余既登舟屬嬢兒試事迫遣與新婦同歸而諸鄉老陳郎倅應祥徐郢城應解唐憲副愛胡寺正以憲張憲使任出送江滸徐郢城以脾病先辭去而諸君各具舟翼余舟而西張憲使以孚葭故更爲醵與諸君合享余相飲博至夜深抵葛隆鎮人各沾醉有黯然離別之色余既還舟而諸君皆自宿舟中先是諸鄉老送客無出一舍者至是越宿於二舍外殊荷繾綣也是夜舟次黃姑灣爲予往年覆舟處追憶家大人垂堂之言不覺愴然廿一日壬

甲抵大倉馮守某來候同年季兼憲德甫徐督學濱隆上封君夢祥張侍御振之各夫第出城會別於郊館姻友吳上舍心飲餞余于別舟至漪子而還是日潮順風利薄暮抵崐山泊朝陽門閘同年徐憲副中行飲城中徐亦聞余至比還舟漏下三鼓余已就寢徐留一刺約余會吳門即放舟去廿二日癸酉崐山中尹思科來候舟中王兼憲世貞儀部世懋兄弟踵至會有海虞之役匆匆辭去余亦不及報謁尋入城過外舅金翁于館薄暮許給事從龍飲餞余遂初園時殷文學都以送徐憲副

二王兄弟至崐山問余至少留是夜亦在遂初園座中廿三日甲戌顧符卿謙亨王鴻臚蓋臣潘京兆德元同年朱駕部景賢姻友周僕丞鳳起僚壻顧節判夢羽同日遞飲餞余於家廿四日乙亥殷文學候別舟中顧憲副章志以病嗽不克出會折簡召余座中不速他客惟家二郎君侍劇談移日而別尋訪俞允文梁辰魚二文學允文贈余排律一章而辰魚以所編浣紗傳奇相遺是夜泊崐山西門廿五日丙子抵沙湖大風作不得度廿六日丁丑次閶門二王兄弟自海虞遣膳各賦詩爲贈

伯賦古選二章季賦七言近體一章又贈予玉刻一云掘地得之上有太室山人四字適符余別號因以相遺亦一奇事周文學天球以徐憲副書來致知以內人病急歸長興也是夜設具舟中飯諸送客廿七日戊寅府中諸公來報謁尋送外舅歸崐山薄暮吳守善言飲餞余城西別館是月閩恭憲副國熙以乞告被論廿八日己卯舊遊王文學汝貞來會袁憲副祖庚自陽山歸飲餞余於家海暮微雨發舟次楓橋廿九日庚辰雨霽過許墅權使王君某來會王蜀之成都人因訊舊僚何少參

全起居知其兩目病廢可惜是日別諸送客丘嫂亦辭內人歸薄暮抵錫山季春一日辛巳余刺小舫往隆亭謁座主華鴻山先生小酌而別是夜宿呂城小樓伯氏辭歸二日壬午次毘陵癸未大雲陽適樊恭泉憲一提齋捧北還會於河下恭閩之晉江人庚戌歲見之京師時爲舉人少俊可愛今去之忽二十四年顏色差蒼固知余之老醜也是日微雨留之小坐恭能道余被讒始末余笑曰吾是時命蹇適與讒會耳因出余蹇解錄相示嗟惜久之而別四日甲申抵京口道遇鹽院使者相酬

酢頃之五日乙酉楚人刺舟來逆復有推副河南
大參之報六日丙戌侵晨過楚舟出江祭大江諸
神是日朗霽乘便風舟行如馬推篷望金焦二山
如黄亭午抵眞州眞州之水驛丞蔡良弼者余爲
荆州時掾也嘗相從於　景藩之難者因與話舊
唉曰若辛苦功名已露頭角矣若主人腰帶如腓
何哉李守偷斌來候李故南陽指揮亦余守南陽
時所識七日丁亥抵龍江上關八日戊子同年張
中丞佳胤冒雨行三十里過舟中劇談移日語及
入宮男子王大臣事云内中幾起大獄前日相公

下片紙囑擒大臣之黨某者謂其人大猾有機略
且就擒乃一市丐也嘗與大臣負擔有隙故誣引
之頃大臣業刑市矣他議已息皆相公調停之力
也是日閩南禮侍萬公士和以原官掌南大司成
事同年龔公僑策以南工侍補南禮侍缺二公皆
鄉人九日己丑同年黄吏部甲移書來訊頗惜余
之淹滯也以覺王清淨之指[illegible]南京人爲人骯髒
自無古今故其官不振然與余特相驩餘後送周
判汝變赴成均復班十日庚寅董禮侍遣人津送
辭以目疾不能出會余亦遣人報謝董仍遺余戍

中稱五種十一日辛卯自上關發舟宿和尚港十
二日壬辰出和尚港度七里磯磯上陡崖如戟其
下奔流沸滴南行舟非正北風不可遡余遡時風
轉逆舟人以小舠度短絙縲石笋力輓而上一絙
盡更續一絙計度十絙方脫磯口余舟已度八絙
俄風迫絙絕舟顛越不可制幾觸石碎舟人急北
向轉柁颶帆乘下流度西岍去已從西岍强挽而
上薄暮風止遂艤而東度抵采石泊焉余憶隆慶
戊辰過此亦有絕絙之厄其危更甚俱以天幸不
敗旣泊采石令家人多市雞酒謝賽是夜月色朦

朧舉酒望酹太白祠欷歔久之癸巳次蕪江戊辰
歲嘗阻風蕪江蕪丞王建勳以舊識留余七日有
月夜酌蟂磯謁吴夫人祠七言近體詩一章今月
色如故而蟂磯在望地主不可復得矣悵懷舊遊
都成陳迹是夜權使王君來會王滇之臨安人自
言爲舉人時嘗微服道荆南偶觸使君前騶走匿
旁舍幸使君置不問計今幾何時矣乃使君尚淹
是官耶余頷之微唉而不答十四日甲午次繁昌
舊縣是夜江空月白坐蓬窓下觀浙舟往來水面
捷於箭激十五日乙未晨風稍利度荻港亭午風

烈自銅陵抵大同鎮凡行百五十里十六日丙申
過淸溪楚藩胡少叅偕以部運邂逅語別亭午大
池口池守鍾穀偕諸僚來候鍾浙之上虞人能談
嘉定舊尹楊旦家事往楊被盜刼殺已空其家之
七乃諸妾窖其三於地以需其孤之長其孤之外
舅某都御史者紿而發其窖致之家𢹂匿焉于是
楊氏之貲無孑遺矣余抵掌曰太史公言秦爲漢
敺除有味哉一坐絶倒而去尋丁兵憲璧見顧丁
故南昌守余爲江臬時相臨爲人廉直偶談蔡國
熈訐靑華亭公事意甚銜之蓋蔡嘗從華亭公講

學乃甘心操戈宜其失士大夫之心如此十七日
丁酉過李陽河舟觸伏磯幾破已得利風脫去食
頃卽抵懷寧安慶吳守孔性來候余旣報謁時夜
已深舊僚阮自嵩見顧阮自儀制主事謫貳沔陽
又與余同　景藩之難後量移滁州守坐蜚語罷
今居懷寧余過皖未嘗不宗會也十八日戊戌東
北風急蓐食時已行百二十里抵雷港又頃之行
九十里過小孤山山如卓錐在大江中極險絶余
往荆州時嘗攜儀兒一登山半過大風驟起崖峭
石裂幾隕墜乃蒲伏蛇行而下時儀兒方八歲此

與不可復得也彭澤尹尹某來候尹楚之大冶人
十九日己亥風逆晩行七十里將至湖口以石鍾
山不可度遂泊於山之北麓是夜湖口魏尹某來
候廿日庚子晨遡石鍾山其山橫截江匯視七里
磯尤陡削而用力緩續三組卽可上時東南風急
舟人更輓入彭蠡乃自彭蠡上流稍借便風張滿
帆北出湖口折而西度中流雪浪如山淩撼噴薄
湖中諸島嶼爲白烟瀰漫乍出乍沒亦一奇觀也
阮度彭蠡江迤邐西走東風可御俞後抵潯陽九
江張守應治德化俞尹某來候俞華亭人二樵使

楊君材程君道東見過楊楚之房縣人程閩人嘗
海寇橫亂江南時程爲滁州司理自言多所匡救
廿一日辛丑自潯陽發舟東北風稍微午後風烈
過龍坪卽楚之東鄙龍坪者故名龍坑嘉靖間
景王之國將次龍坑撫臣以坑字不祥乃改今名
晩泊武家穴有翔烏繞舟乞食家人以食擲空烏
延啄納之而去旣去若有所置已復來如是者凡
數十匝頗喇稍可念廿二日壬寅晨風甚利行三
十里至富池武昌王丞軒以署興國州事來逆午
後抵蘄州時撫院趙公賢適行部蘄州余至偕鄭

大參雲鑾盧憲副佃戢僉憲汝止同謁趙公蓋後余四年爲荊州者以治行卓絕超拜今官廿三日癸卯長謁撫院道故欵洽爾辭余先行游暮戢僉憲酌余與三道蘄陽書院廿四日甲辰撫院暨三道由陸路巡黃州而余以水行是夜次蘭溪廿五日丁巳次齊安黃州潘守允端來候適武昌傳報有二賊艘掠擲州界江上戒嚴潘勸余易輿入省余曰人能瞭賊必能逐賊彼且奔亡之不暇而暇窺余舟耶遂仍水行是夜宿李坪會應常侍亦宿河下要余飲酒夜深別去廿六日丙午次陽邏廿

七日自陽邏發舟食頃抵江夏收泊金沙洲同年湯方伯賓陳憲長瑞詹都閫翰見過時湯有郎陽撫臺之命廿八日丁未入廨是役也水行凡三十有七日而遇險者三一在七里磯一在李陽和一在鍾山以涉楚屢頗狎江不甚驚悸要非可以嘗試也途中應酬多新貴少年罕故識酒食流連之會少以故遡逆流稍不滯閣如戊辰之役云孟夏朔日記

宛城夢記

徐子之再起家守宛也蓋領二千石者垂十禩云諸後徐子領二千石者駸駸加徐子上乃徐子竟弗遷也會歲戊辰大計羣吏事竣當遷人除布之期自二千石以上紛紛遞遷有差而徐子又弗遷也方是時徐子以單車来宛而家人忽馳報內人病甚懲不能朝夕需也盍歸乎徐子心恇恇搖也若縣㾭焉以商諸幕客盧生盧生曰君欲以遷歸耶遷即遷矣而歸不可得也徐子曰若何徵耶盧生曰吾昨之夕夢有人丐余書整飭河南四字贈君河南者宛之會省也而整飭則兵備職也以本省官從例當歸乎徐子惕然曰河南之以副使領

兵備者秖汝南一缺也而李公廷龍故在也李公俸僅五月耳而冀以代之不亦迂乎遲吾所安也奈家有緩急何於是盜悔恨其前之出非計也業欲掛冠去明日闢試院校宛諸生比閉廨及卓午閽廨前撾鼓者三徐子疑焉忖焉殆復有家報至耶父之啓廨而報者入則遷襄陽分巡使除目也非河南也夢豈誑予耶因私揣之河南者襄距宛白河之南也而彼分巡或兼整飭兵備也夢之告也豈其祥哉徐子遂解宛組疾馳歸途夢內人為差矣已歸而內人病果差問挈之之襄陽受璽書

行事及檢璽書則以分察兼撫民非整飭兵備也而夢豈真誑予乎明年巳巳御史大夫孫公應鰲始從鄖臺上書言臣塡荆雍豫三藩之鄙惟是山谷流民攸易倡亂乃畀臣撫治而領軍務職至重也而所領諸道無兵銜不便行事願以鄖襄分察使加璽書專責整飭戎務以備緩急便奏下大司馬議覆 制曰可于是襄陽之有兵備也則自徐子始比璽書至徐子矍然唉曰記云耆欲將至有開必先盧生之夢其誰先之我方盧生之夢也以戊辰二月三之夕也時鄖臺之御史大夫劉公秉

仁也匪孫公也乃孫公來代之代之也又幾一歲所矣而始為之題奏也凡心動而未形夢或為之祥焉前是孫公未至鄖也茲豈惟未形且未動也鬼神何自而知之而豫告之乎又不予告而告盧生盧生於鄖何與也而有是夢也嘻異哉乃知人生窮通得喪成敗利鈍莫能數也莫匪前定也而夢夢然冒欣戚焉何為也哉昔蘇子瞻之謫黃州團練也子姑神降於郭氏之室曰蘇學士明日當至黃盍往迎之黃人曰蘇學士天人也而來黃者何也明日子瞻果至黃黃人異之乃以郭氏之故告子瞻子瞻於是作子姑神記余嘗疑子瞻好語怪而故神其說也今以盧生夢質之益驗

書易名事始末

始余名學詩而上虞人有為比部郎者亦姓徐氏名學詩余既舉進士居京師兩人以同姓名故雅相慕愜往来通謁而謁刺則互加郡號以自識別云是歲庚戌北虜犯京城 天子震怒誅大臣之不用命者乃 朝議竊竊私詆分宜在政府擅權蠹尚諸邊塞布滿債帥坐是債事顧莫敢明言者上虞人徐學詩遂從比部上書歷數分宜悞國狀

上意頗猶豫而難輔臣體不得已下 詔獄搒三十而削其籍於家時徐學詩有從兄徐應豐以中書官給事 無逸殿故嘗忤分宜因疑其教弟上書會明年乙亥二月屬大計京朝官分宜風吏部察罷徐應豐官徐應豐既得 旨自詣迎和門叩頭辭出 上問中官徐應豐叩頭何為而中官有故熟徐應豐者對以受察去 上愕然曰中書官何與政事而察及之耶 詔吏部亟還徐應豐官於是分宜懼 上恩威不測且揣知上深怒徐學詩意恐一旦翻悟重得罪也其年四月余授選

兵部職方司主事故事部疏奏　康例署于部銜
名　上覽主事銜名以為前徐學詩復起也夜遣
長隨至　無逸殿問徐應豐而爷安在徐應豐曰
在家曰今為職方主事者為誰曰蘇州人也長隨
以徐應豐語復　上意始解明日武選郎中江晁
自分宜所来從班行中盛傳伎来事云云分宜以
故目忌于名甚於尖刺恨無從去之也居亡何余
調司勳郎入典内制自是余名不復至　上前然
分宜每見余所屬制草署名即棄去不省而一時
官内制者莫不憂危余勸余早决策審處之也明

年癸丑二月余宅内艱去度三年后分宜老矣世
事當一更比服闋赴京師乃分宜故在政府勢愈
盛張甚是歲乙卯十月余復除禮部祠祭司主事
除目入　上覽之曰此非徐應豐親耶蓋　帝家
兄弟通謂之親也以問内閣輔臣内閣輔臣對如
徐應豐言時　上崇祀祈靈禮部疏旦暮入分宜
益不自安丙辰歲三月忽一日華亭姚江二公召
余至　無逸殿直廬華亭語余曰亦知　上嘗問
君名否君名與故上書徐郎同以注怖之故問也
君今非内制官行且當事宜亟易若名毋令　上

不騅移怒無益姚江亦從旁從臾之余唯唯退謀
諸同舍郎楊豫孫楊附余耳語曰此必分宜指也
遲則盭君矣徐郎以忠諫成大名去而君去將成
何名耶余初不謂為然乃馳書吳中告家大人取
進止家大人詫曰兒欲與宰相梗耶汝登第七年
吾未沾一命大寮至矣令汝父當白衣終身耶且
汝兄名學禮汝呼學詩加其上是吾向者之悞也
甲辰計偕業為汝更名矣以不第不果更今更之
有會何不可宜仍其學字而易詩以謨書至余感
泣遂上疏托他諱更名學謨云昔司馬長卿故稱

犬子以爰藺相如之為人因名相如傳奕本字幼
起為誦南容三復白圭更字南容嗟乎古之賢豪
彼猶異代易嘗不以名字相矜重孰徐郎節義士
生同世而又騅相得也無故而忍別其名以彌縫
宰相之忌非諛則奸奸與諛非余之所處也蓋方
是時分宜之羅織人益密矣觸之無得脫者易不
云乎見惡人以避咎也咎之不避而貽親之憂非
孝自他人之名以取禍非智筴其事之輕重而審
處之一以寧親一以全身名惡得以亡易即後有
罪我者吾且其為法受惡乎比易名而分宜始釋然

是歲余與免于大察而家大人尋以考最受 貤
典云余既出守荊州之明年分宜復諸 上責校
老徐應登又二年分宜始敗而人有以避名事皆
予者余乃私記其名事之始末藏之家不以白諸
人也冀後有知予者考焉嘉靖壬戌夏五望日

書補郡事

嘉靖已未九月余自祠郊郎出守荊州方是時余
視祠篆蓋三歲所而累部資亦垂兩考云故事選
人以祠部冗劇凡郎率由他子部調或三數月多
者滿歲即遷遷亦罕補郡者即補郡資亦不必滿

兩考也余為郎當 今上居西苑齋宮崇祀祈靈
之日歲遍 景命春秋祈報暨四方以祥異告而
都城水旱饑禮諸大典致齋之夕則先下 諭禮
部部尚書既諳 迎和門受 諭郎否祠部郎入
屬草 奏對促頃刻撕給及 上未就寢 奏之
取進止而後出如是者無暑祁附也而尚書為髙
安吳公山性復嚴峻於他子部郎不少假顏色而
獨倚注予又以予所奏草悉當 上意以是深相
得乃諸所不足於尚書者駸駸移怒予矣余亦惴
惴自危恐久當禍及會郎中有亡內之感而家大
人老将引告歸因藉以弛擔也一日請問於尚書
尚書曰亦知郎勞苦甚思以息之顧諸子部郎無
可代者須楊郎來吾語選人者焉一 學憲使出也
楊郎者謂華亭楊豫孫也先是以祠部郎宅憂歸
予實代之視篆至是三年豫孫果以服除來謁選
而余恐尚書以前日之言告吏部吏部選推方歷
于政府即言之亡益且使予有干進名急往止之
白是尚書不復久余遷事而是歲九月霜降例
九卿堂上官各率若屬恭詣 天壽山陵陪祀而
吏禮兩部侍郎與撰直者 詔勿遣而以司務代

乃吏部右侍郎某故非撰直臣當行而私令司務
代稽勳郎某遣吏以三指刺齎牒過部予言某侍
郎未奉 旨不當受牒而以與司勳郎同年故報
刺亦如之司勳郎大恨以為慢已因以言激某侍
郎某侍郎發憤曰何物郎敢謂予不撰直耶會選
部郎亦某侍郎鄉人嘗相遇長安道中亦恨余不
肯立馬拱而舉鞭至是荊州守缺業以都水郎吳
某請疏且入而某侍郎竊以余易之且戒內監幸
勿宣恐吳尚書知而沮之也而吏部吳尚書子方
為儀曹郎來泄其事於同舍郎沈紹慶沈奔予告

之故余躍然起曰毒中於焦而發於倈殆不死矣幸以是弛擔歸見家大人也或以告尚書尚書訖曰豈有三年祠部郎又累六年奉也而出補郡者乎急遣人調內監無所得疏而明日除目下矣尚書曰吏部不能去予而先去予所恃乃郎耳我必覆之乃以其事白政府政府以詰吏部始知其侍郎猗齕之而尚書意愈不平業草疏留余余止之曰此有故事貴溪嘗留主客郎楊儀至今人議貴溪擅寵而奪吏部權劾而尤之毋乃失大臣體尚書良久曰郎言是也遂寢疏不發而明日吏部竟

以楊豫孫復填予缺楊走謂余曰世有管鮑交而翻作范蔡相代耶吾且無人道矣安用官爲宜急上書去而子不去亦將有餌子於市者矣一日而去二賢者嗟柰國是何因泣數行下余喈然曰君薄二千石耶家有老親在未敢許君以去而君去尤無爲尚書正人第謹事之耳即予抱案尚書側也子遂辭尚書促裝齎行尚書再拜而送之曰苟得志毋相忘也亦泣數行下乃余實自幸弛祠部擔了無憔悴色比還果得奉家大人七十壽觴凡侍養三月而赴荊州先是祠之州署有兩褐蓋故倚與壁一日與諸寮會飯兩褐蓋忽自旋動予怪而問之諸寮皆無所見也又一夕夢入城隍祠與其神相向而揖於時意不在二千石竟茫然未悉何祥比赴荊州謁城隍神其象貌冠服儼與夢中相向揖者亡異而二千石者蓋固褐也夫當尚書與余再遷誠一開口即亡藉吏部亦少沮不敢以余補郡於尚書意而余竟自止之且職祠三歲值中外波靡之會所奏題積至九百八十七章其間觸忤政府者凡數四政輒疑禍發政府乃政府不之恧也而其侍郎與其郎第以小隙客擠之而部

尚書以　上所寵信近臣竟不能少爲之地此莊生所謂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命也神與謚已先爲之祥矣誠非人所能齮齕之而二千石問漢人所與共理天下者亦非齮齕人官因記其事以自慰藉毋徒懟于人云時庚申夏五十八日

書塞解錄後

右塞解錄蓋錄余襄州劾勘始末彙爲一卷以備觀省或曰盍諱諸予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奚諱也昔蔣之奇嘗以帷薄事擊歐陽公公爲乃辨於朝今其語悉載之六一集中後世不以公

爲情過而予又奚諱也而予之冒某御史白簡也
蓋有三因其一洪司寇之按遼獄也當赴荆州倸
有王其事而盧其泄者乃劾而駐諸襄州而固持
其不軌狀洪以予故荆州也詢予莫須有不而予
以不知對又詢封彭城伯事予微哂曰此直優孟
抵掌耳不足辱奚書既退而倸銜予不附已痛恨
刺骨必欲先殺予而後殺遼庶人會予劾恣襄州
無事可孽而某御史繼至與之有平生乃掊摭予
口語陰竄諸御史御史初不謂爲然第領之未發
也其一吏部郎某者當釋褐禮部時予在祠曹遇

之厚而郎亦以前輩視予至是起告道襄州謁予
尚執禮如初予心傾之不忍溷以繁縟苐享之數
日而去已知前路供張甚盛始悔予之闇於世機
而郎果以爲簡比還部典選故以襄州爲鄉人地
而更予于虔州其一 有穀城豪某者暴橫鄉里初
欲奪鄉人田而誣之遂媳得反坐褫其省祭官欲
具蓋六年所而御史受勢人囑必欲覆之而以其
詞屬予予按得其故竟寢不爲理乃御史亦痛恨
予懟刺骨比予赴虔州御史以事竣業出關而道
逆前吏部郎御史調予調虔州故郎曰而不知新

鄭公髠之耶御史方納節例有所短長賀然喜曰
一徐某可辦吾事矣急發倸所騰口語布白簡而
上之乃其中多掊摭荆州事而荆州人之仕于朝
者咸詫共以爲徐某曩於荆州嘗蹈萬死一生之
難而御史之孽之也爲何時江陵公在政府頗不
直御史言因得 旨下按章于楚而楚部使者委
按無狀遂盡覆御史言而奏之朝予乃被命復原
官云孔子曰道之將廢也命也豈不信然我往遼
獄之按例不當駐襄州不駐襄州則予之直氣亦
無自而發卽倸能以含沙射人遠難及矣而吏部

郎之道襄州也苟無平生或以事避去之又烏從
而適予之簡而有虔州之調穀城豪事逐兩月囑
則予已脫襄州矣御史與予周旋一歲未嘗有幾
微閒而悅乃猝發大難之端而逢其怒誠不知其
所以然而然三因集之能無廢乎然卒賴勸 旨
以暴于世而竟以廢爲輿比于歐陽公爲蔣之奇
所誣喋喋置辨請于朝而不已也抑又幸矣相人
者云唇不蓋齒數蒙謗毀予無六一 繃口而唇偶
似之謗毀所從來矣于倸于御史于吏部郎也又
何尤焉

書周醫士墓志事

周醫士同者吳郡人以醫隸太醫院得冠帶掌受祠部檄撥治五營軍而五營帥咸寧侯仇鸞也鸞方有寵於　上而周出入鸞門館頗有德色爲人性戇而又多口自詫能韻語遊諸縉紳間縉紳遇之稍不得意即怒罵之而太醫官弟奉祠部約束於他曹郎無所轄故其口愈益無所忌憚余時爲祠部郎周嘗因其友王昌年來謁余以鄉人故稍款之而周遂懷厚望會周就部試試傷寒論不習而又誤書隔一葉置下考當奪治五營軍予念周

老而貧奪之即死矣姑置原考而治五營軍者故其後積營資六年例可得官矣而給事中鄧某者上疏欲汰諸雜流冗官下禮部議尚書曰太醫吏目額兩員耳今溢至二十餘員不當盡汰耶而諸吏目踏門自愬曰某等昔從禮部選補誰當去留者予調停之以謂與其今無辜去之莫若慎其後勿令輕進冗自裁也尚書曰善而故事醫士高等直　聖濟殿者三年次直京邊營者六年各得敘補吏目至是以三年者抑至六年而六年者九年官之議上　制曰可而周自以必得官而疑予有意抑之也恨甚對人輒出詐語當是時汰冗非出祠部意言官疏下禮部議不得不爲之議正法之始即兄弟不能相庇而能爲一鄉人地耶周顧忘其嘗私德于予而乃讐余之公與吳人之難處類如此周既卒而或爲之志其墓頗及此事云君之仕大將軍檄而遂調護五軍將士凡六歲當遷祠部郎意有所望君君謝不能會朝殿災當汰冗員而祠部郎遂以君名上報能此必從其家狀書之耳弟未思醫士不當稱員何名爲汰祠部郎即有所望望不及醫士而周固老且貧又吳人也祠部

郎亦吳人也乃以吳人而望吳人之老且貧者耶而云以其名上實未嘗上之也云報罷實未嘗報罷之也更三年周必得官以不及官而死而以爲祠部罷之者誣也幾爲墓中人擊讐矣至書大將軍壯伐何所得君名以爲賢而檄之入幕尤非故事乃知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有以也不啻爲祠部而書祠部事必左故曰文勝質則史

書吳理降乩事

吳理者嘉定之東鄙人也故以貲爲大學生爲人悍鷙有氣多口過鄉里勢在已右者必陵之于貧

賊人或有緣急其父嘗坐法瘐死理不欲蒙惡聲
乃徙居城中稍浮慕折節欸特特對客有所指斥
一座不能當士以此疏之方是時邑有倭夷之難
會令敎民自編甲戍守諸生中喜事者輒帶刀鬬
出私爲巡徼之役一城閧然而楊生九齡負官族
千獨騎而持雙斧前導理見而誚之曰令秀才郎
持斧行耕第令它日作官當張鑾駕耶九齡怒罵
曰是斧吾祖兵仗物也寧似汝家世持一竿擊田
中蛙乎蓋邑有丐户相傳前元頑民以擊蛙爲生
民間絶不與通婚姻九齡以此毁辱理也理爭急

猝不知所出乃拾九齡悖逆淫黷諸不道事面數
之復款刻而榜諸衢九齡慙恚無以自明則訟理
于官而理亦訟九齡兩人互相掊摭積至數十牒
署邑官吳㥯湧不可否而市井猾賊吏幸其交鬬
以辟倪成敗爲奸利故雠益不可解理數以財窘
九齡九齡家貧頗黠而有深沉之謀會其所善舊
令某者方提熱柄于　朝陰以書抵之求得其氣
力因爲轉囑新令新令至業有指授而發令之始
復將徉獻富人爲名高比廷詰兩人事即直九齡
而引禮痛箠之士大夫有爲理居間者理得不窮

治第費輸千金佐城費理大困詘以方攝新令威
自是不敢終訟九齡乃九齡恨理未已居常洽酒
食啖令左右口短理于令前逾年令漸狠猜頗甚
理之持其短長也必欲殺之以滅口會未有間九
齡更使人投匿名詞於御史大陳令過惡御史仍
俾令察之令曰此雠孽也非吳理爲之誰耶即日
斥隷收理於家理方宴客收者至理㒵省所爲自
就縛詣令所求白令曰令有訟汝殺人者汝不知
罪耶理未及對亟呼獄吏爲之始榜壁召人訟理
久無應者最後有怨家兕令意遂告理嘗賺眺殺

人令强理伏辜理執不肯誣伏則又痛箠之至身
無完膚人莫敢救理者理不得已以其冤愬御史
御史下郡鞫訊比郡召理對簿令故閣郡符而夜
遣獄卒置理於柙促殺之理初不知郡符已至厚
賫金錢賂卒漸須臾無死卒始利理賂亦不忍即
殺之明日令閩理無恙箠獄卒幾死而更易他卒
殺理卒既和理不得動而復囊灰蒙其面令牢頭
賊坐擁其鼻理力抽手格賊手爲之裂賊走去又
得不死明日令箠卒愈益猛卒告之故乃出理箠
之百理不勝楚毒自度無生理是夜還獄衆獄卒

羅而迫之理曰吾豈怯一死以累若等所以恐死
者爲老母在也今當長已矣因仰天大慟毛髮俱
竪諸囚聞之無不淫淫下淚者遂自經而死獄吏
上理死狀令不之信命暴三日而出其尸初令欲
甘心於理而理之族子多爲諸生者令憚其口猶
豫未決一日以意嘗之衆唯唯噤不出一語以是
得速殺理而散其家財分厚吳氏之族理死後二
年其鄰人唐氏偶延道士扶乩比焚符而乩神降
大書于几曰余吳理也唐氏跽而請曰得非吳上
舍耶乩曰然唐氏密叩之曰君既死而爲神乃忘

殺君者耶乩曰吾得請於陰府矣令某陽祿所未
盡者七年耳九齡之長子明年死矣又明年次子
死雖然吾子亦死更叩之不應矣已九齡之二子
果如期相繼死理一子故病癎至是癎發死令自
嘉定罷官歸攜橐中裝甚厚以其居近海不欲還
鄉里乃僑寓武林者七年逮海上解兵始至其家
數日而盜起盡掠其貲去盜縛令護之行道遇一
族人令呼之曰救我救我盜恐事洩乃以刃剸令
腹臟腑俱流出棄之野死或曰盜故嘉定瀕海人
云蓋先是乩言無不驗自者又十餘年而九齡患

膠癰死無嗣祖宅一區亦轉鬻他氏楊氏至是亦
斥孑遺矣余聞之聰明正直者死而爲神而悍鷙
負氣者不得其死亦能爲厲漢史稱武安侯病專
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
殺之竟死然則今道家稱陰府之說非虛語也理
無顓川之橫徒以口舌小過死備慘烈冤矣九齡
非託于田丞相肺腑之親在日月之際而令爲出
氣力殺無罪以快其私忿此何爲者宜其慾毒之
氣無所發洩卽不得爲神寧免爲厲耶上帝好生
天子之命吏豈其肆然淫刑以輕殺生人必不然

矣令之磔於盜有以也九齡之死卽少緩然兩家
人禍天殃亦足相當嗚呼此可爲嫖薄少年好勝
者之戒矣吳理降乩事客廬生目擊於唐氏之室
與予言之尤詳

改書龔敏卿死盜事

吾友龔可學敏卿之死於盜也事在嘉靖甲寅之
冬十有二月而其孤錫爵方五歲又二十年而錫
爵成進士於京師痛父之不得其死丙太倉王冏
卿書其事而藏之余覽王冏卿所書疑皆錫爵口
授于時錫爵少所記多訛脫恐不足以傳信余爲

改書一通寄錫爵盖龔氏世居嘉定之蒲華塘塘
距海不數里而近故盗藪也自敏卿之曾大王父
蒲川先生由進士起家官至工部尚書尚書公仕
武廟朝以清白稱故鮮孳遺至其子太學生樑
源公稍營拓之而晚多内變産更蕩析于庶孽其
家嗣南山公者爲尚書公任子即敏卿之父也僅
授尚書公故第于城中居之無餘貲又爲人長者
而善飲酒竟日陶然了不問生理尚書公既卒益
悍事縱胸責逋滿門家益落勢不能支會其配沈
孺人卒中歲即以其業屬敏卿敏卿生而隆準日

光上竄自少亢奘强鷙比爲諸生廪于澤宮有儁
聲既當室頗厭大人所爲晝夕搖搖家聲復振人
皆稱爲材子弟而尚書公故臧多竄海上爲不法
無復聽龔氏約束者敏卿悉縛而笞責之曰若等
罔尚書之所卵而縠者也稍强便忍颺去耶諸臧
惴惴蒲伏頓首曰敢不惟乃公命敏卿乃縱之歸
約以歳時復來其後歳時果來敏卿遂信之不疑
其懷反側也乃諸臧已長老羞紬少主下第陽順
之而陰畜慘毒無所泄會南山公歿敏卿詣蒲華
涉治葬事夕宿于墓有盗穴内舍入以薪束敏卿

汲之火燔之敏卿不即死盗守之質明始散去而
鄉人已有物色之者即上縣告變而敏卿受經師
殷先生諱子義者尚在諸生中牽其黨宣應楫徐
士偉輩請於令楊公旦急治之令遣人蹤跡盗所
在擒捕得三十六人鞫之盖皆龔氏故臧也遂付
獄吏同日箠殺之當是時敏卿之婦劉已先卒而
錫爵貧甚無所歸業有窺其産而欲絶大宗裔者
其乳媪之夫某知之乃棄産竊負錫爵逃于青浦
之沈氏沈氏者敏卿之母家也其舅氏沈兆者故
太學生賢行君子也見錫爵來匿而善視之會倭

夷寇青浦沈氏携錫爵徙崑山已崑山復被寇又
徙金陵間關亂離時沈兆未有子撫摩之如子已
自有子而字錫爵與已子亦不絲毫異少長延師
督敎之已錫爵年十八補諸生始還于嘉定稍迓
其業之他竄者而沈氏猶時時給索饘焉敏卿嘗
爲余言其家數多妖一夕夢大驛自空中下障其
室又大公寢所犬數來枕藉之不知何祥也予謂
敏卿曰生于如君妖何能爲哉然未幾而尚書之
第災未幾而敏卿婦劉氏與其弟可立死又未幾
而南山公死皆未可 死者又一 日逆敏卿于途覩

其面如灰問所苦對曰無所苦逾宿而難作矣盖所見鬼䰟也或疑尚書公故持清白俗言廉官多刻宜阨其後矣嘗乎然則吏不當持清白耶此市井小人之見乃令觀于錫爵之早背也詎謂昭昭者爽報哉王問卿著敏卿被殺衆曰暴客又曰讐殺之竟不言讐何人也而錫爵之逃曰讐欲絶其種即讐也悉斃獄矣誰欲絶其種耶而欲絶其種者内惡也又言諸生殷都葦閗于官時殷都尚少即為諸生未與其事盖閗于官者殷先生棊葦也外家沈氏于錫爵有嬰臼存孤之義龔氏所當世

世不忘者也不宜誤稱張氏令也錫爵之世業已失實而復何稽若楊令之奮勇獄賊皆不可滅其名予特以内制即宅鄰家居盖目擊其事故特詳之云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事記

氷廳劄記

初　孝烈方皇后繼悼靈自九嬪冊立庚子宮闈之變有翊護功　上深德之後崩所被恩數殊渥始謚曰孝　尋易今謚一日　上忽諭禮部令會該科議祧　仁宗先以孝烈主祔廟時華亭公為禮書心難倬靈而憚　上威嚴不敢强爭第與都給事中楊思忠等議以謂　孝烈即應祔廟顧祧

廟乃　聖子神孫事　皇上方發無疆大歷服今即行之有豫祧以待之嫌請暫罷議便時　上方居西苑齋宫祈天永命故華亭公以此風咈之也

上覽議姑領之外庭業以為寢矣後數月會

孝烈忌辰禮部脩歲例請遣官致祭　上批疏曰方氏配一繼統之君忌辰不祭也罷華亭公始惴

上意終不可回乃具祧廟儀奏之而　孝烈遂得先祔于廟居亡何華亭公簡入内閣而　上銜禮科不已是歲元旦科疏稱賀疏中有玄稽申錫四字　上曰玄稽申錫是何文體斥錦衣衛逮梏

思忠　廷搒之削籍去其餘降罰有差安平伯承裕以孝潔弟故得與諸勳輔同直　無逸殿賜禁中乘騎出入寵眷無比

余試吏司勳時建安李公默爲少宰召余作同年楊司寇父祭文予具草請間公覽之喜曰祭文故漢誄體韓退之祭十二郎文以哀極詞不詮次今人輒學韓湯用散體非也予作良是予唯唯謝不敏既退而諸曹郎言李公素簡亢不知何以得徐生也或遂風予盍往候之予以始進緬腼憚不敢往居無何公自少宰晉太宰予尋迫除會得除兵

部職方主事時京師遭虜變後司馬郎多從他曹調無從除者以是知公之屬意也後數月內閣奏兩制缺人下吏部推擇而郎有于分宜欲得之者乃政府意亦求贗已者代爲供奉青詞冀吏部稟白然後屬之也公竟不稟白容以禮部主事張天復等七人應　詔予亦占數焉疏上分宜怒業擬之二輔力爲之解乃止越數日廷推遼東巡撫微失　上指公遂削籍去盖李公自藩轄擢太常卿領南大司成遷禮侍轉吏侍尋以　特簡超拜冢宰雖其門人陸都督炳爲之而分宜寔與有力焉

既爲吏部凡事必行已志不肯少阿分宜分宜以是輒陰短李公于　上前黜遂之也明年予亦持母夫人服還鄉里比服闋則李公已再召爲冢宰而六人在兩制者俱相繼出補外曹予來謁部選郎以故事近侍官原不需缺業爲疏仍題入兩制吏抱牘進公止之曰姑持去郎選郎亦湯不省何爲既閱月或又風予曰李公雅知君何不一私之得速除予唉曰李公面冷如氷何計能少燠之耶且相別年久知尚記憶否愈益謝不敢往乃李公已爲轉徙數人騰祠部主事一缺竟以畀予比隨

衆及門謝公公終不發一言也後李公坐分宜客趙文華譖死　詔獄旅櫬寄野寺中時朝士畏分宜不敢往弔弔者九卿惟刑部鄭尚書曉一人庶醫高鏊鏊年七十時例當引退李公壯其諫　武廟南巡奇節特破例留之一御史沈陽以沙縣令考最爲李公所識拔其一余也其他平日作公氣力者無一至矣公爲人稍卞急不能容人過接士大夫少怡愉之色故人指爲偏駁然其一念憐才引援後進不使人知之自得古大臣之體也

稍文華自江南視師還　朝欲得兵書一日往候
吏書李公黙面干之李公弟微哂而不答分宜之
子詬之曰即不與兵書何可哂也趙不勝慚恚乃
擬李嘗策貢士以漢武帝唐德宗為問有末年信
任奸邪致海內虛耗乘輿播遷語因奏李訕上無
道時有星孛於太微垣太史占云除舊布新之象
上欲以事彌之會趙奏至即日逮李於　無逸
殿直所下詔獄而勅禮部會同都察院參覈其罪
禮書咸寧王公用賓當秉筆心知李冤不欲深詆
參詞稍從寬假　上不懌移法司對簿竟坐比擬

罵父律置極典而咸寧公由是失寵尋病腰癰在
告三月既瘥詣迎和門叩頭謝伏地不能起兩吏
以布絙其腰掖之起　上聞之遂從中降　旨改
公南京吏部尚書兼官若故而以左侍郎高安吳
公山代咸寧為禮書先是公之臥病也幾殆者數
矣其夫人晝夢乘巨艦艦榜洪武殿三字旁豎一
扁曰吏部尚書寤而語咸寧曰公毋患也且旦夕
得吏部矣因述夢中所見云云公哂曰昔華亭公
以禮書推吏部　上曰皆內官豈可外補自是禮
書非進閣不更他推頤安所得吏部乎吾北人不

夢舟而又稱洪武殿此何祥也至是忽有　旨蓋
南京　太祖開基地故曰洪武亡不奇驗咸寧臨
行四司官祖之碩謂予曰吾官自此止矣其後九
年考績赴京覲　上意未釋然乃乞致仕去咸寧
公為人忠信恬雅身不勝衣至當建安利害之際
不忍逢君負友人稱其有仁者之勇哉云建安之
禍始于其鄉人某者蓋文華所取士也以劣遷出
遇文華於潞河告以策目將假手報復而分宜父
子欲甘心于建安久矣乃嗾文華文致大獄一時
朝論閧然自是代建安為吏書者第黙黙擁虛位

而分宜之門鬻爵如市矣
太常寺典簿督義金者道流也分宜之夫人歐陽
氏疾義金為之祓而差夫人病起欲陰厚之義金
遂求為本寺寺丞太常堂上官故用科目人由吏
部遷轉自嘉靖己丑後　上以科目人不閑于齋
萬于是有　旨専以道流為之而　詔禮部從贊
禮協律二郎考選既選中得　旨方咨吏部銓註
遂著為令時分宜之子世蕃以母夫人意欲引義
金而憚部尚書吳公方嚴恐咈之傷重乃囑寺卿
師宗記徑呈吏部推陞吏部業為題覆而選曹方

移文知會祠曹分宜在西苑亦自與公言之尚書來促復予抱牘急詣尚書所請曰此有考選故事不在推陞之例柰何吏部欲侵禮部權且與浙首領官又不當陞寺丞郎中所執者三尺耳敢私徇前　旨耶已尚書閱牘果如郎中言始色變曰吏部欺余甚矣召選郎面讓之選郎大慚面發赤語塞唯唯退已知爲師宗託所責恨之乃啓承行吏仍以考選權歸禮部而義金日夜從臾歐陽夫人必得寺丞而後已分宜不得已又與尚書言夫人意如此世蕃聞之怒罵予曰何物郎乃梗吾家耶

尚書私予曰我見諸曹阿順趍附皆先意迎之令以一寺丞故父子開口而不得吾兩人殆矣吾老亡足惜碩若始進恐難助之不勝也盍番處之予曰形端則表正尚書無私郎能自私耶尚書曰分宜吾鄉前輩也勢已如此不宜重阻之遂召義金等五人入部姑佯試之即日上疏以義金爲寺丞而選曹自是亦銜予之戇或勸予詣選曹謝予曰謝以鳴有罪也予亡罪何謝焉竟不往焉事在丁巳之春三月云

丹徒靳文僖公之繼夫人年未三十而文僖公卒比老有司以其孫爲分宜客嘿行所授爲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時儀曹郎與靳有姻因力爲之地高安公曰婦以節旌制也第令甲所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皆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之家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乎文僖公身爲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矣柰何復與匹夫匹婦爭寵靈乎文僖公在地下恐非所樂聞也執寢之而儀曹郎故强余從臾高安公公曰往年都督孫堪護母喪還浙道卒浙中有司以其弟宗伯公故奏旌爲孝子而其猶子爲之請予

謂禮毀不滅性汝伯宜爲母死則汝父不宜獨存何忍軒伯以輕父也且已都督榮矣又欲專孝子名不亦難乎矧滅性非孝也事遂止乃今何以瀆靳夫人也會當赴直入西苑與華亭公遇華亭公亦以爲言公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華亭公語塞自是覘公戇不復與之言事又金壇曹編修某者以病瘻其一足弟以一足彳亍行會有冊封差遣曹請之於公公曰先生病矣恐不任使事曹陰有所挾遽曰三閣下業許之矣公曰此職掌在禮部吾知而使之是不忠也不知而使之

是不智也卽三閣下能强子以爲疾人爲王國持節乎先生止矣曹大慙起而對曰公曉人不當如是遂拂衣出而會稽朱修撰以曹不行自詣公請行而不及次公曰得無少陵乎朱以省毋對公阻之曰既以毋故人莫大焉何不請損半年俟以假歸爲有名乎又無損於後日敘遷也朱曰諾遂辭不行時分宜之子陰執朝權部尚書唯唯聽命第不敢犯高安公有求囑者姑應之曰俟他日老父自言之其見憚如此

丁巳四月二日夜 上在宮中見熒惑逆行二舍

明日下諭禮部禱雨於洪應雷壇祈以禳之至十三日夜大雨如注漏下三鼓而雨止奉天殿火持起延及奉天門五鳳樓四鼓燼矣 上自以寅奉上玄克虔抑畏一旦致災頗煩 聖抱明日禮部上脩省疏內批有朕涉無前大變若隊深淵語其他脩省事宜一切不行第詔告天下奏祭郊廟而已時人心洶洶憂危之甚比端門下詔之日忽聞門樞聲朝臣驚走班次大亂有倒蹝裂冠披髮落跣者司禮監官以聞 上竟不之罪也 詔草始出分宜筆 上大加竄削備悉罪己之指詞極哀痛臣民無不感涕尋命採木于川貴湖湘間期以明歲起工已而漕下之木不當故殿材工部大臣以爲言 上曰子孫能守華亦可久乃匠官徐杲頗用規合法稱 上意而長材亦駸駸輩輸至蓋歲餘而三殿成 上諭禮部曰人君奉天百爲無非天者豈止行賞一大件耶 皇祖之取名以此乃以己身坐之不可遂改奉天殿爲皇極殿謹身殿爲建極殿華蓋殿爲中極殿云

三殿之災延及六科廊俱燬科官徑據各部朝房以居諸尚書第唯唯不敢與之爭禮科謝江素憚

高安公剛正特遣吏持帖懇之公正色曰六科皆自有朝房何以不居而乃欲居各部者儻他日待漏當置尚書於何地且七品官而僭二品衙門恐褻 朝廷之體執不肯與而禮科遂假大理寺朝房居之先是公爲左侍郎每月終詣該科畫本而科體必令吏報門然後入公已不能堪比入而畫本見抄簿所署銜位尚書右侍郎公叱掌簿吏曰吾三月已奉 旨陞左今兩月矣豈科中忘之而故抑我于右耶蔑 朝廷已甚便當參奏矣守科給事中皇恐遂降階謝罪公怒而出詣部言其事

尚書咸寧公再三慰解之乃已至是假朝考不得
盡公議非前然也
戊午夏裕邸有李妃之喪內監傳帖下禮部部為
具喪儀上請　疏中有薨逝二字　上覽疏諭內
閣曰我見親王俱稱病故此云薨逝何也以問禮
部部尚書盃召余奏對且曰　上意叵測非直疑
薨逝二字也宜婉轉具草余曰天子曰崩諸侯曰
薨記言備矣奈何欲揣摩　上意壞古之制乎尚
書色變曰若自面奏脫逢　上怒吾不庇若也余
既就舍屬草言今在外親王邸中來奏卹者則曰

某王病故比賜卹輟朝則曰某王薨逝是稱病故
者臣子陳乞之詞　陛下所見是也其稱薨逝者
朝廷褒卹之語臣等所陳亦不敢悖禮惟　上
所裁擇尚書覽草喜曰吾初念不及此即日奏之
旋得　俞旨以是得無改薨逝二字然　上意未
釋然它日驗封疏中復見薨逝二字　上以硃塗
之竟奪郎中俸二月後裕邸喪未封長子及未封
王女禮部疏未及　上內批云喪禮減半行蓋
上于裕邸每事裁抑如此
會闈自庚戌後舉子多用懷挾傳進取有撥大魁

者始猶諱之至丙辰以來則明言而公行之矣此
仕進之一大蠹也歲己未言官建議欲嚴加搜檢
如鄉場故事下禮部題覆儀曹郎案呈欲悉從言
官議高安公持之曰鄉會二試事體原不相同會
闈之士皆歌鹿鳴而來者也故祖宗待之甚厚不
過防之觀鄉試錄有搜檢官會試錄則無之矣其
意可知也今使歌鹿鳴而來者亦復因首就試垢
辱于奴隸之手法誠密矣但不當自我破壞舊例
吾寧使士負　朝廷不可使　朝廷負士竟寢不
行其所論雖若少泥然恢恢乎有得于大臣之體

矣
上精于四六文字凡西宮齋醮之詞俱出自　睿思而
撰直諸臣箋奏每擇其優者令內侍抄錄以備觀
覽故進御之詞先後不敢重複是歲一冬無雪
上諭禮部禱于各宮廟自十二月至來年正月六
日夜雪始大降明日子刻立春猶臘雪也時方急
營三殿將作惟恐雨雪妨工比以節假工暫輟始
雪故部疏有天相朝工和霖允資乎登築希慶禱
事豐穰仍卜於來年語　上覽之喜甚內批云工
起乃和霽正歇而瑞零上玄恩眷朕心感悅蓋特

承優旨云又浙直總督胡宗憲進二白鹿其始貫者得之海中周山後于齊雲山又得一公鹿相去數月耳奏至　上諭禮部告廟諸司皆上表庭賀時閣表為諸僚撰大綏作分宜大以為佳及禮部表上中有以耦來奇天作一時之合自川徂獄神彰兩地之能句　上亟賞之用硃筆點綴分宜聞之以問高安公誰為之者公以余對分宜色少沮蓋不欲以部詞加閣下恐妨寵也其天性忌嫉如此

內江趙先生貞吉以庚戌北虜犯闕脅我求貢

上詔朝臣庭議先生持議過激頗指摘分宜分宜銜之後坐貶邊方雜職稍遷南京部屬轉通政司通政丙辰秋齎表入賀　萬壽故事南京官至北京即部堂無衣錦繡者先生曰兩京皆帝都豈宜分彼此亦自衣錦繡比詣禮部與茅表二侍郎爭堂見之禮意殊嶻嶭時楊員外豫孫曾與之為同僚語余曰趙先生一代偉人今幸來此不可不一見遂偕余訪之西朝房先生接引談咲畧不作刻畫狀明日約朝天宮習儀後赴道房聽講先生至據上座而禮部同僚咸在白王事啓常以天文扣先生先生亹亹敷辨往來數千言殊不可難予曰今紫薇垣為帝座蓋有天下者當之也南宋偏安金人入主中國此時紫薇垣屬何朝占驗又曰昴星者胡星也天文家常以其星之顯晦卜虜之强弱不知元氏之世此星又稱何星也其顯晦作何占驗先生默然良久曰徐子大聰明竟不答而別後事竣還南京同僚祖之門外余不及預先生臨行執日吏手語之曰別後介老必問君趙某在京師有何言君第曰趙言公詩文當為我　朝第一人而已而分宜果偵之白自對如先生言分

宜大喜蓋先生經挫折之後操心危而慮患深故又為委曲如此然自是先生官起矣

高安公嘗為余言人生功名前定不可强求余年十三時夢詣雕鸞之室見一冕旒王者據上座若今塑玉皇像旁侍一鬼判方執籍檢閱余索籍觀之其上皆江西鄉官姓名鬼判曰汝亦籍中人物柰何名不佳蓋余少名曰廉也余乃懇于鬼判求易其名鬼判曰何不名璣余曰先祖名璣不敢冒諱則又易之曰山尋為登籍而以璣字列山後籍而恍惚自喜明日對家大人語其事因請於塾師

更曰廉爲山而不言其所以塾師怒曰孺子何妄也不聞今吳山者爲南昌分守參政乎余給之曰家大人將兆男三子既名曰禮曰義曰廉它日有弟便當名曰恥耶塾師不待已頷之遂更今名余性魯鈍而又學也晚年十四五度不能前進家大人則遣從日者學陰陽星命之術偶一日客有試余屬對者對句中露出黃榜高標四字客驚謂家大人曰是兒非尋常人柰何早令廢學于是余年十六始攻苦讀博士家書久之得隸膠庠年二十四中鄉舉當上春官夜夢張九思來祖行蓋傳奇

中以張九思爲探花也疑是行必得及第已而連上春官者三俱失意歸比乙未北上舟泊徐州雲龍山下復夢與張九思飲酒余咲曰夢神欺我十年矣今又來弄人耶頗不以爲祥逮入京夢對端木賜揖後有髯者來曰我仲由也後試題即子貢多學而識章蓋與由知德者鮮矣章相連是歲果得中式及殿試進呈卷余名在第四而李璣在第三　上披卷覆之竟置予及第第三人而李璣爲二甲傳臚至是四十年前之夢無不奇驗時貴溪公在朝同年孫季泉與予最厚頗疑貴溪以鄉里故引予予不能辨孫問諸分宜陰窺其門籍則絕無余往來之迹始信予之無能而凡事一聽于天也

台州王都御史爌卒其子南雄知府宏來奏父卹典予以爌平生清謹任事官績尤著于南京兆時凡始終出處無玷當得全請業已說堂而人有偵知之者宏一日詣分宜邸求謁其子世蕃凡三及門辭焉而客馬鑾者紿宏云大爺父不見客數候無益君欲爲父卹恩須賂七百金即謚可得况祭葬乎宏乃如其數因鑾進之鑾竟與[illegible][illegible]三人私

分其金而世蕃初不之知也比部疏入被　旨當與祭葬而已宏詫曰祭葬例所自有賂之何爲因自詣西苑求謁分宜分宜與爌有平生乃延宏問之曰汝來京師何遲遲見也汝父當得全典所以不徑給者俟汝面請以明吾恩也宏口噤色悸不能對久之第含糊語曰也曾也曾分宜意其子必嘗私之矣宏退而世蕃適入私扣之茫然乃急召訊宏知爲鑾等誆匿七百金即日上疏收鑾等付錦衣獄拷鞫追金還宏而四人者皆遣戍鑾嘉興人嘗中癸卯順天鄉試以冒籍除名分宜爲編

修時往來其家以故得竄入邸中嘗緣爲奸利士
大夫以此膃之至是始發覺而吳人有湯棣楷者
以鑿古頗用事今亦在遣中
趙文華之削籍歸也以病不能陛辭上疏陳情當
上五度景命　禁止夜封　上怒批云已有
旨禁封該司不行嚴示諸司且不究該科回將話
來時禮科都給事中謝江嘗詣分宜求陞京堂分
宜面詰之曰向尚寶司丞缺謙亨奏請伊祀文康
公祠額汝駁寢之故事科駁僅及遠疏司丞近臣
老　天子御朝之日自當面奏何以駁爲科體不

諳華要似未可即致也謝唯唯退分宜頤謂其子
世蕃曰令人蔑故相如此我死後何所望乎其銜
之如此比認罪疏入竟擬　旨令科俱著爲民去
先是祠祭員外郎李纘謂余曰我夜夢吏持邸報
來上書十月二十九日禮科給事中絲何也予亦
莫詳其故至是果以是日蒙譴　禁封故祠郎職
掌　上方眷倚高安公併免司官究處蓋有天幸
云
崑山朱府丞隆禧以內察落職家居平生喜延方
士偶得其長生秘術因陶真人仲文進之西內又

獻白衲之類　上悅從其家拜太常卿賜飛魚服
尋陞禮部侍郎仍令致仕其後病故其配鄭淑人
奏乞　祭葬疏下禮科科官參駁之以抄至部亦
以查無實歷年月不敢題覆閣數月忽內閣傳奉
聖諭又朱隆禧因是考察之退初因訪道自爲
妖人以去但伊自逢采一上藥方進香衲我至今
服御去年十月內故伊繼室乞　祭葬禮卿不與
是因考黜然汝一傳示山此義不爲例給之示上
恩也于是禮部查照三品文官事例與祭一壇併
行工部造葬題覆尋得允旨　上御臣下最嚴然

稍用其力後必酬之隆禧卹典雖由陶仲文所忠
然終不以私恩廢公義其明斷如此
刑科給事中吳時來論劾宣大總督楊愼侵盜邊
餉　上怒逮下刑部獄坐遣戍時愼方殺沈經歷
鍊以媚分宜至是分宜亦以　天威嚴重不能爲
之庇比得罪人心大快吳尋有流球差遣業陛辭
矣余夢吳以巡視光祿忤　旨赴西市行刑後有
兩人隨之驚而寤明日見精膳何主事全語之曰
吳給事將無免于流球之行乎何曰何以知之曰
以夢何叩之夢余不應何曰吳出城且七日矣誰

復留之行者後二日高安公自内直出召予入見因言夜來吳給事有疏指斥分宜今晨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復上疏　上怒已付詔獄治之矣予出語同舍郎咸駭異蓋神余之夢而余終不言夢中事時董爲華亭公鄉人而吳張皆癸丑門生分宜遂疑華亭公欲攙其權而嗾之也乃密愬　上前　上曰老嚴已八十旦暮人矣徐某頗不能少待耶以問都督陸炳炳難于盡言祗封癸丑錄以進而默爲之調護比獄詞入　上持之五日外内洶洶以爲禍且叵測予又夢三諫官衣青衣若試

于督學所者問其試目乃下論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也夢中復揣之曰三諫官得免于死矣均之訛音軍也均一而貫句三其皆編戍之徵乎夜半西城偵事者忽馳報三諫官　旨意下矣自流球逃者殺餘充邊衛軍予急披衣起候天明入部送　旨至則三諫官果僅得軍罪　旨中有但逃便殺了語故偵事者誤以爲流球逃歸而殺之也至是西市之夢尤驗蓋是時　上雖寵幸分宜而心知華亭公賢甚倚重之欲爲之兩解會京師地震以故三諫官得輕譴云

陝西鄠縣人王金者故太學生以賍恥殺人生抵當大辟而鄠令蜀人陰鳳麟雅喜黃白之術聞金有秘方與語悅之因爲之解釋得末減金既出獄遂逃入京師匿通政使趙文華所會文華視師江南金在京師落魄無所遇　上一日於宮中扶乩乩降云服芝之可長年於是下諭禮部遣官采取於鶴鳴諸山居亡何大興人張道民獻芝一本[illegible]絹二疋白金五兩乃四方以芝進者殆無虛日書積於西苑苑中內使常竊出市人復進之可得賞賚而王金因厚賂內使出芝萬本聚爲一山號曰

萬歲芝之山欲因禮部以進而高安公素知金亡命無賴且芝從內府轉移怒其罔上干澤斥不與進金不得已自進之時　上意已厭怠所得芝不復貴重僅批禮部知道而已金稍失望而京師士大夫交金談內外事者常對予慫恿金覬余信之以說高安公爲進身計也余終不欲見金其後陰鳳麟以嘉興倅綱運入京鳳麟教授蘇州時與余有平生金因鳳麟以所製瓊山玉樹香山一座納其室陰以餌余鳳麟爲余言此樹若鉛錫狀者計一兩可化白金十兩公欲之願以爲壽余心知金詐

咲謂鳳麟曰窮措大安得有此福量耶鳳麟遂語
塞而去趙文華視師歸 上愛幸之旣傾李太宰
旦夕希入內閣分宜父子即昵文華然以非故事
意頗難之乃自以王金所釀仙酒進 上曰飲之
可長年臣師嵩所經驗也 上以問分宜分宜詫
曰文華安得輕躁如此儻 上服之不效誰坐欺
罔乃宛轉復奏曰臣平生不近藥餌而有狗馬之
年誠不知其所以然也 上喜其酒于宮中數飲
之竟不責問文華而王金自是始以姓名通於
上前亦時時密進丹方外庭不之知也已文華恃

寵驕肆益甚一夕 上遣內使至文華宅有所齎
賚文華適被酒對內使不能拜起內使還奏之
上怒其不敬尋有旨勒歸而王金入爲太醫院御
醫矣

江西人顏某者號山農以布衣遊京師講學即罕
執與之爲敵禮一日余與楊幼殷白伯倫詣萬福
菴楊頎余兩人曰此菴有一代眞儒在盍往候之
盍楊與顏故交也旣見顏第端坐不出一語余因
索觀其所作頗出文字數篇讀之皆以心帝立說
詞指不甚了了遂別去旣上馬楊頎余兩人曰山
農何如人予不應伯倫大叫曰此人吾觀其聍子
一江洋大盜也何謂眞儒幼殷默然幼殷尋宅艱
歸三年服闋赴部一見余惹然曰向年君等識顏
生何以即知其爲盜也吾今得之趙大洲矣大洲
庚戌赴貶所顏伴之行大洲感之次胥一日途語
大洲曰公聞京師貴人有欲殺公者乎大洲曰豈
分宜耶不則陸都督炳也顏曰今欲殺公者非小
人也乃世所稱君子也大洲再三質之顏始以華
亭公對須出橐中裝千金與吾入京師遊說公或
可免耳大洲曰吾巳顚沛極矣何所得金即殺之

命也又行千里至湖南顏曰公且止吾先往軍門
得一檄來取公贄畫可無赴任矣顏遂別大洲詣
軍門果得檄召大洲大洲益喜出望外又行至某
縣大洲以病杜門謝客而顏在外主一寡婦家與
之講學盡攫寡婦金寡婦之子訟之令令以大洲
客不欲据摭之乃扣大洲門語之故大洲悟曰向
者所爲皆欲攫吾金而去巳不得吾金而乃很籍
于寡婦家眞小人之尤也遂與之絶交大洲與余
言如此非江洋大盜而何余因掩口咲曰幼殷所
交遊如顏生者不少矣特形迹有露不露耳幼殷

原缺第二十三葉

大以予言爲然
吏侍郭公某以三品六年考滿吏部引奏 上諭
分宜曰郭某淹矣得非以撰直之故遲之乎舊時
有四閣臣否意將用高安公入閣以郭公代爲禮
書也外廷頗喧傳其事高安公之子聞之詣西直
告其父曰今 上意雖如此亦須赴分宜所一揖
以示干之之意令恩自彼出也高安公斥之曰兒
不解事豈有閣老可以揖求之者乎卒不赴分宜
所分宜遂密沮之高安公自是無進閣之望矣比
上封景王之國安陸蓋激于郭希顏之疏以嘗

人心耳 諭下禮部具儀分宜使人風高安公儀
雖具似當另疏留行高安公曰國本久未定今幸
承 上指復當留行耶冊封之日吏請 上御殿
目送 景王出大明門 上曰此成化間以兄封
弟故事今以父封子亦當如是耶竟不陞 殿而
高安公自是寖失寵矣
分宜在西直以年老 上特賜腰輿出入禁內
恩數特異前此未有也然分宜自是不常乞假休
沐每積歲方一歸邸第已未春正月自邸第還直
所客奏一揭謝內有蒙恩賜假幸逢元日子孫羅

之命既命下而後成服人以爲匿喪會內察封當
去官高安公以爲言余曰杜封之父若死于牖下
者也病與死之日可知也乃今迫倭而逃逃而遇
害家人方望其歸而人子之心何忍遽死之既得
其屍始以爲眞死耳蓋其父喪傳聞于未復官之
先而家人之訃則在既復官之後其情可原高安
公大以爲然既而會吏部面白之封得免
吾鄉朱玉峰先生起家弘治丙辰及第第一人仕
終南京吏部尚書爲人有盛德未失赤子之心然
嘗典南察事竣疏名上時求嘉執政黙有所傾不

在察中遂被 旨令致察先生奏曰使臣察而當
則宜從臣臣察而不當是臣奉職無狀也則先宜
去臣何覆之有願乞骸骨歸而先生自是致事歸
矣逮嘉靖丙辰先生始卒年八十四遺命勿乞卹
典又以翰林官例得謚文而以父名文因囑其子
它日幸而賜謚辭勿犯諱巡按御史周如斗爲轉
奏之下禮部議予初不識先生而雅慕重之因爲
乞全典贈官故事尚書第得太子少保予引吳文
端一鵬例 請贈太子太保既說堂爲具疏然念
其家無一人至京恐分宜沮之余乃持副稿詣西

死面白分宜分宜覽揭畢首肯曰若此人眞不縱卹典急上疏來吾當全畀之耳已得　旨祭葬如例贈太子太保謚曰恭靖是時分宜之門請乞者如市乃恭靖卹典卒不用一錢得之可見秉彝好德即人人有是心也

凡　欽遣大臣郊壇看牲例以祠司官一人陪看其迎送大臣故在犧牲所門外戊午冬至郊天吏部尚書吳公鵬當看牲而員外郎胡涍送迎之如故事吳公意欲胡員外送至西天門外候乘輿而別胡不可則使人來與高安公講禮高安公召余

問故事余言輦轂之下尊無二上凡奔走郊廟者皆爲執事之臣何可迥別尊卑以勢臨之而強人以詘也高安公曰若禮部堂官看牲則何以待余曰公不見各部兩堂赴六科畫本乎司官送迎僅止端門耳未聞出長安門外也蓋統于所尊耳若陪大臣看牲毋論所屬郎公侯等官原不爲二禮自有郊壇以來疑未之改也高安公深以爲然遂復于吳司官執禮如初又郊廟之祭先期禮部劄祠司員外或主事一人都察院劄御史一人監宰而太常光祿堂上官爲之主監宰者坐列其上光祿卿何公遷敘坐欲讓御史而歷司官以書抵予爭之予復之曰今御史七品官得監于方伯之國者蓋方伯爲有司御史則監司也祭牛在太常而天子之胙牛在光祿是有司也設有若春秋鼷鼠之異則監宰官併以糾劾之故御史司官一時之權等耳難分彼此且部院之劄皆奉　欽依以勢則不敵以事體論則固均有斯須之敬也讓則俱讓歷則俱歷公總畏言官寧不爲大宗伯地乎何語塞自是有銜于余而諸司聞之駭駭以余亢傲矣

高安公既　召入西苑撰直或經旬累月不出上恐妨誤部事有　旨令兩侍郎分理常件惟緊要者關白尚書行之于是兩侍郎輪日進部升堂知印詣西城請印印已仍送入西城忽一日西城請印不發予詣高安公所問之公變色曰吾寧負同僚不敢負　朝廷部印豈可用之私室者乎今滿京城皆禮部僞劄此何來也一劄重者貨數十金輕亦數金或其家人爲之乃亂政甚矣亦謂之同寅協恭哉自是兩侍郎以不發印故揣高安公已得其陰事而又以被　旨不敢不進部第晝公

麽放牌而已大爲慚沮高安公性簡執疾惡太嚴而兩侍郎所爲多咈其意遂成嫌隙左侍郎者嘗爲子爲一僧乞陞僧錄司覺義予以非例難之侍郎怒縛都吏去笞之二十都吏乃侍郎鄉人也愬之高安公公不能平欲參侍郎責法予止之曰都吏三堂人侍郎所得笞即笞之少過柰何以一吏故傷大臣體也公領之而罷而所囑僧竟不得覺義

上畜一猫在永壽宮性極馴擾解人意　上每幸清馥殿行香猫護　駕至中途比反則豫迎之狀

爲常　上極憐愛之一日忽斃　上命以金棺葬之萬歲山下而薦以齋醮令諸詞臣撰青詞超度禮部侍郎袁公煒詞中有化獅作龍語　上亟稱善公他詞妙麗奇詭往往多巧思出他詞臣意表　上以是寵眷特優自翰林侍讀不一歲超遷至三品又二歲簡入內閣吳中布衣有王逢年者雅自負公嘗召而館榖之倩爲青詞逢年謝不能又倩爲應酬古文逢年恃才信筆成篇不加點綴偶有屬草大咈袁公意逐之逢年遂投一書於門者飄然辭去書云執事以時文發科玄文拜相安知世有所謂古文者詞極悖慢袁公得書大怒擲之地罵曰狂生狂生然竟不深譴也後京師喧傳逢年書無不捧腹者

吾邑高御醫鏊始以諫　武廟南巡廷杖罰謫戍烏撒　上登極後　召還進今官迄三十六年以一官四歷九年考滿赴部投牒時年七十三矣試其藝業已疎甚予雅重其人爲之請于高安公白其少年慷慨之節公覽牒驚曰此人安得尚在耶因面叩其七十在位之故鏊跪庭下言三年前李太宰爲某破例疏　請留用鏊老人辭涉絮聒

兩侍郎在旁甚厭之叱吏扶去予從容告之曰此御醫　先朝常與舒狀元同患難未可忽之也兩侍郎皆及第人聞予言默然而高安公仍批其卷置之第一

金壇于公湛以副都御史被考察致仕比卒其子舉人來奏卹典予初難之而儀郎張天復爲之請曰彼既家致仕名柰何持其祭葬也予始頷之乃未復求贈官於分宜之子分宜之子素憚高安公不敢言而禮侍袁公煒未座主也召余屬之余曰祖宗最重考察豈有生前既奪之官而身後復

有加恩耶盍自諸高安公主張之也比余退竟不與贈官稿具說堂表公問曰于公贈官若何予曰杳無舊例今白于公啓之後不可復塞矣表公怒推案睨余曰吳老先生常做尚書耶汝終爲祠郎耶今日且爲之耳頃後何爲予逡巡退去高安公正色謂表公曰公言誤矣 朝廷之法正賴堂屬共守之乃必欲郎中廢法何也表公大慙沮而散 上而張天復拉予過華亭公所因留余兩人飲席間偶談及于公䘏典華亭公咲曰吾吳中人作官常忠無執持公又苦執持之過他日何

以作大官也予默然但飲酒酒微酣華亭公復出大銀杯二一李白邀月一畢卓倚甕皆滇中物公指謂余曰前日于未來乞乃公墓志以此爲贄公試賞一杯予素不能飲勉承之遂至酩酊而別與張並馬歸張語予曰公知老先生意耶予曰不知張曰盖似爲于家討贈官也不欲顯言之耳予曰姑徐圖之明日進部第以原稿稍加除贈官移咨吏部應否施行外數字而已固不欲與之也時驗封郎持白分宜之子分宜之子乃懇爲之地竟得贈右都御史云一日曹編修大章會予長安街勒

馬語予曰公前日于家題稿應否二字破費人不貲矣予咲而不答

餘姚謝公丕始以吏侍宅憂歸後無薦之者遂不得起用以原官卒於家其孫某來奏䘏典大學士李公本少嘗受業於謝一日特造予欲爲之請謚予素知謝爲人姑應之曰且俟考功司查覈若無論本便可議謚也李公咲曰昔張司馬瓚在本兵十二年積論本燒得飦鍋熟後介老爲禮書卒與之請謚論本何可據以權衡人也余唯唯退乃白之高安公公曰謝故予廷試時讀卷官也翰林舊

例即讀卷官亦稱座主況有李公爲之地直須與之矣予復應之曰謝爲人不應謚恐考功司不能爲之庇比考功移文至凡查論本計十有三備極穢惡語高安公覽而面色發赤大怒曰此人狼籍一至此抗幾亂公典一應所請宜盡寢格之矣予從容言曰祭葬者一時之榮官在則有之可毋論其人也唯謚號爲萬世公議予奪貴嚴詳持之足矣況謝嘗爲 今上日講官且生前未蒙幽黜不應得者已不可得而應得者併寢格之郎中何以復李公也高安公怒稍解徐曰姑屬草來而李公

之中表弟胡洊者時爲祠祭主事亦代李公慫慂
予予乃屬兩疏一備云考功文一略加簡節私托
胡並呈李公李公詑曰謚已無望矣但得徐君少
爲掩飾可報吾師也予詣高安公白之即用簡節
疏上尋被
旨止照例與祭葬謚罷分宜與謝亦
同年也分宜之子聞余初有抗内閣意戲謂謝之
從孫敏行曰而叔祖似長安街丐者即乞得一口
飯受徐郎中之侮辱不少矣蓋憾辭也當紛濁之
際小臣之難于執法如此
禮部四司郎中每逢歲時詣西苑三閣下賀節戊

午長至日赴分宜直房適賜御膳來因留共享之
上所食多用辛辣頗棘口而郎官在大老前又
縮恧不敢肆然大嚼分宜自啖之至飽頓謂四郎
曰少年人能節食勿厭老饕也白儀制啓常素有
口疾對曰寒酸腹量安敢望相肚分宜拊掌咲曰
相肚二字大佳又己未會試儀制員外徐文泂送
題入西苑值分宜方欲飲酒見徐來曰我政苦無
陪飲者因留之坐以酒屬徐徐反觴于分宜曰今
日之酒當先老翁分宜曰主不先客徐曰不見詩
題内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乎分宜躍然曰吾固當

先之矣自是朝士喧傳徐郎見知于分宜蓋分宜
平生好謔多類此徐後改吏部驗封司郎中
高安公素愛重祠祭員外郎楊豫孫既楊代張
天復爲主客先是張嘗試譯字生次第之業具呈
稿未上乃屬楊曰願君勿更也楊恐吏胥透漏因
封識之歲晚當上竟以原稿呈高安公内引
聖
旨失落數字高安公大怒擲稿于地曰郎中所司
何事脱
聖上切責來誰任其咎楊懟忿不勝即
解印綬求去予慰挽之曰假令錯在尚書君固不
當以去暴其短錯在君第有引罪責躬而已何去

爲楊意終不釋然因詣華亭公所言之華亭公曰
君誤矣尚書方得君柰何輕抵之旦夕以片語入
君猶不旋踵矣盍往尚書謝過楊終不肯謝過而
高安怒後已忘前事矣楊私予曰向者之錯非我
爲之蓋張原稿也我第不欲嫁禍朋友故終不言
耳今高安公盛德反爲所包容柰何居數月楊從
代田楊爲祠祭郎中祠祭故劇曹尚書所恃力者
命下之日予方在西苑侍飲報至高安公大喜
以杯示予曰楊郎爲祠祭此酒得下咽矣楊爲祠
郎十七日以憂去位高安公謂 曰郎中倖薄我

閒楊素不受餽遺今卽得無乏資斧耶我嘗少助之予起對曰楊郎卽作宦應而家故不薄恐無煩參州之惠也予退而告楊楊曰今世人豈有代朋友却金者君誠可謂知己矣楊去予代之爲祠郎幾三年予適有悼內之感欲請急歸高安公止之曰若十年進士猶以杈帶歸見老親耶俟楊郎來吾與吏部言乞一學憲出也已楊至而吏部業處予矣楊又代予爲祠郎一年而陞福建監軍副使蓋高安公爲尚書四年公故厚重難于應卒予與楊首尾周旋之幸凡事稱　旨比楊去而代之者

不得其人　上嘗諭分宜曰山每事不如前何也時分宜嘗求婚于公不得而屬官惡公者數媒孽公于分宜自是不得安其位矣

毘陵唐荆川順之始以官僚言事削籍家居海內有景星慶雲之望繼倭夷亂江南　華薦之
朝起南兵部郎轉北比至京　朝士無論識不識皆往候之工部吳遵晦獨不往人問之遵晦咲曰我之大賢與荆川自能候我我之不賢與卽一候荆川豈能以賢分我諸公何不憚煩也已而荆川果因應酬太勞闔門謝客客至嘗不得相見及答候自九卿外庶官惟翰林科道吏部而已諸不能一一遍及也于是　朝士鬨然造謗謂荆川在分宜家裸而試伎以示可用蓋是時分宜當國父勢傾中外搢紳側目欲借荆川以爲名高日令其子世蕃置酒飲荆川致款洽而荆川儒者一見隆重遂相與莫逆以爲可附之行道不知入其籠絡也巡邊之役分宜享之西苑直旁親與之爲敵禮荆川讓不敢當分宜曰公國士無雙老夫安敢以常套相加耶席半分宜出薏苡酒飲荆川問之曰此酒何如荆川曰佳分宜曰酒故薊遼總督王某餽

予者酒則一年佳一年官却一年不佳一年荆川頷之去至薊遼欲馳總督甬道王公自以帶兵部堂銜意稍難之荆川殊怏怏又業有先入逮還
朝整止天寧寺白儀制啓常出會因以巡邊疏稿託之呈世蕃內叅王公語至數百言世蕃覽之大驚曰若此疏一入王公卽械入矣乃以筆盡刪去止留一卒不練誠如　聖諭云云四句遂得秋後處治之　旨白儀制嘗爲予言如此荆川忠于所事或不欲私庇鄉人而朝論以薏苡酒之語黙有所授之謂荆川爲嚴氏報効此其故不可知矣

上在潛邸時有吉祥寺老僧常在邸中誦經　上
一日忽念之問司禮監黃錦曰老僧尚在否黃錦
對曰已過世久矣今惟其徒圓珠在　上曰盍召
之來與官做錦乃召圓珠至京　上呢乞恩事下
禮部欲與一僧綱司官錦曰　上意良厚須與僧
録司一職乃以圓珠帶覺義銜　上允之在外僧
人得為僧録司官自圓珠始盖異數也
鑄印局大使張仁京師人也為人脩飭善諸體書
比以九年考滿赴吏部過堂故事九品以下係雜
流官例於墀下叩頭仁在衆中獨昂然長跪而已

尚書問曰此何官不肯叩頭仁對曰鑄印局大使
也尚書曰此亦雜流官乃敢相抗仁曰詩書六藝
皆儒者之事書為六藝之一故官屬禮部何謂雜
流尚書令吏抑其項仁項愈益彊尚書怒曰汝不
欲作官耶仁曰辱身而得官不如死也遂投牒乞
致仕去後副使舒傑亦詣吏部考滿仍如故事叩
頭吏部喜其能下遷工部司務入　内閣辦事傑
既為中書官欲與禮部司官敵禮更不遜讓明年
内察係尋黜二人之去官相距僅數月而人品大
自徑庭矣

予既領郡詣西兆辭分宜分宜飲之酒謂予曰爾
知領郡之因乎予佯曰不知分宜曰馮侍郎不肯
上陵爾執之是也柰何以此作耽雅報予曰某
自奉職無狀郎官領郡分也何敢尤人分宜喜曰
此老成之言前吳宗伯大怒馮侍郎詈其坑爾我
解之曰官至刺史亦榮矣今于徐郎遷格誠詘而
刺史豈坑人官乎吏部故事凡兩司以上或來稟
白者州郡官徑自遷除耳吾實不知不能為爾出
氣力殊媿之也予心知面皮語亦儼然起謝分宜
曰吾見今後生負恩者不少曩爾等七人在　内

閣辦事唯嚴杰吳國倫得吾氣力最多始為進士
當外補吾提入為中書為中書纔兩歲吾又送出
被選得一科一道今皆不自重坐失好官嚴杰第
不知事吾觀吳國倫所作乎乎耳乃自誇蓋世無
雙何也因問近比建安七子者為誰予默然不應
有一郎在坐歷數某人某人並指至余曰德分宜
曰此江西人亦會輕薄耶郎曰余曰德只作詩不
輕薄也分宜哎曰江西人果不會輕薄乃睨余曰
爾吳人能詩耶余曰不能分宜曰不能詩亦皆輕
薄之名此行勉之余唯唯退盖余在祠曹三年若

顧文康祠堂在官義金陞官事歷稱分宜故其言似
諷而蓄意甚深也
無錫顧公可學始以參議半廢家居與鄒氏搆訟
不勝鄉里之侮乃因陶眞人以藥餌進　上而分
宜以同年故亦薦之得　召用爲後　朝官累遷
至禮部尚書太子太保後　朝者謂不與前　朝
之事也顧蒙寵幸嘗出使武當還游石門有仙姑
十八歲出家能辟穀知未來事　上令可學諭
意巡按谷御史嶠陰覓之冀訪其長年之術仙姑
聞之即逃去莫可蹤跡　上亦不之問也可學居

京師歲久年已老恐一旦事變禍及會　上取之
于十山可學請行下禮部議部覆如其請　上揣
知其意第批云俟　旨行而已後又請行　上不
得已以別差遣賜歸而密偵其居家何所事已可
學歸而尋病以訃聞　上意始解或曰可學不死
且有談相之禍談相者中書官也帶銜工部侍郎
賜飛魚服色以毋喪請假歸竟不葬毋乃出挾妓
女衣飛魚服放浪西湖上又恃寵凌轢有司爲御
史所奏　上怒逮至京師斬之　上待近幸其
恩威不測類如此

龔佩者嘉定人也出家崑山之猛將廟爲道士佩
爲人願魯無所知識爲鄉里厭賤然熟道書能通
曉道家神名　上方恭修　玄典佩來京師依陶
眞人薦之　上改名龔中佩聚有室家而諸老撰
青詞者時從中佩考問道家出處俱愛幸之稍得
官太常博士已　上召中佩拮西宮教宮人習法
事尋累遷太常少卿一日　上在西宮呼中佩何
在閣有不悅中佩者譖之曰中佩只好酒那肯教
習法事也　上怒遣人偵之偵者僞報云中佩已
醉刑部邵員外竣所　上即日縛中佩赴錦衣獄

對簿而併逮邵員外中佩竟杖死而邵員外亦奪
官蓋與邵實無交也
京師靈濟宮講學之會莫盛于癸丑甲寅間蓋當
是時禮部尚書歐陽公德兵部尚書聶公豹吏部
侍郎程公敏德主會皆有氣勢縉紳可扳附得顯
官故學徒雲集至千人丙辰而後三公或歿或去
位人稍稍避匿矣戊午歲何大僕遷自南京來復
開靈濟宮講壇然以其名位未可恃號召諸少年
多無應者偶有貴介子其欲藉講學爲名高一日
嘗赴會適與大閹飲至醉忘之矣吏從旁患曰盍

往靈濟宮乎特其雖辭心猶了了遽曰亟牽馬來比上馬目惛惛不開明矣吏掖而馳至講所則學徒咸拱而候之既下馬不能成揖第擁而卽席坐坐定鼻息如雷衆不敢言亦不敢睨比晚講輟吏仍掖之上馬去竟不知往來何所事也明日同舍郎與會者來言其事予曰此豈周穆王假息而之化人之國者乎默而神遊矣此是眞學諸公何淺之乎喋喋爲也聞者大咲同舍郎亦咲而不答

崑山故無城嘉靖中顧文康在政府始建議築之後倭夷犯崑山民賴城以免於難有司乃疏請於

朝欲專祀文康爲民報德事下禮部高安公謂余曰宰相調元贊化功在天下不宜一邑私祀之若以建城有功則凡天下有城之邑必有一人創始者俱宜列於祀典與　社稷同之何獨崑山宜祀文康也別文康第建議耳此勢人常事不聞其輸貲助城也祀之無爲予知公意不可回遂格其奏不行而文康之孫謙亨方爲尚寶司丞又分宜年家也與分宜言部中所以不肯題覆之故疑予阻之分宜怒曰宰相死便受人裁抑如此我百年後將遂朽滅乎因令謙亨自奏疏云願自輸金建祠而止請祠額禮科都給事中謝江又駁寢之分宜逾益怒面叱謝江曰尙寶近臣設　上御朝近臣有事固當面奏該科亦能駁寢之乎謝惶恐退後數日謝以趙文華事尋削籍去而分宜自與高安公面懇之公謂余曰翰林前輩姑與周旋之耳余曰此亦吳中一佳事原不甚廢法乃爲疏言大學士顧鼎臣于鄉土能先事預防應法施于民之與民既德之自當輸財以報建祠之費不必出自其家也仍乞　賜祠額令有司春秋致祭　上允之賜額曰褒功云

太醫院藥材各省以額辦解至京師故事解戶先投批於部堂部堂下之祠司司給一手本開藥數若干付解戶投之醫院每十日以主事或員外一員會同醫院堂官監督吏目秤收收畢主事還解戶仍候醫院手本回司方給批迴以是不勝其抑勒每秤收草藥萬斤解戶常費千金其買藥之費尤倍遂沿以爲例解戶虧折假貸賠敗至終歲不能掣批余洞悉其弊乃呈堂白之令後解戶投批不必自領手本直俟司官秤收之日自携過院秤收畢卽面給一收完小票令解戶執之明日投司

即得批廻去而醫院手本則該吏陸續投司存案
而已因榜示院門通曉自是苞苴頓絕院使張某
者鄉人也來言太醫係漸姑藉此度日頗公少寬
之予曰禮部號稱清秩以無錢穀之累故不受科
道官鈐制今汝衙門狼籍如此它日必有建言革
弊者若　朝廷著一科或一道監收不惟不利醫
院且禮部亦受壓矣故特調停之爲衙門養體耳
院使默然久之謝曰此舉關係誠匪細故吾儕小
人實不知大體也
浙江等六省歲造曆日解京一至午門外則九卿

轎上人爭來索曆解官不能應之往往輒受窘辱
楊豫孫之初爲祠郎也先期出示禁約毋得似前
鬨取于是京師橫議紛起一日華亭公語豫孫曰
君禁約甚善第解官一人耳奈犯衆怒何豫孫
默然不自得退而與余言法之難行如此何以官
爲乎曰不聞南陽多貴人京師多近臣語乎且曆
未入部時責在解官與部官何與而爲之厲禁也
豫孫曰然遂收回禁示諸老頗聞其弊竟不能革
也後一年　上以太倉匱之　詔九卿會議理財
節用之法吏部尚書吳公鵬建明欲裁省解京曆

日十分之七高安公曰此　朝廷正朔欲令小民
家至戶曉即費不爲奢況所費直毫毛之在馬體
耳裁省之恐無益其議遂寢已而入閣下擬　旨
從中竟革解京曆日十分之七時吳尚書議中有
減鄉試坊牌銀之半一款高安公曰此寒酸藉以
發身者公不記歌鹿鳴時乎吳不能對然其議已
徹　上前矣是歲戊午舉人僅得坊牌銀四十兩
似非盛世事也
教坊司領　朝廷朝會燕饗之樂所居與民間隔
絕彼自有僱役若　御樂庫庫子三年一審摘其

殷實者爲之所費不貲　祖宗時頗加優恤令有
司拷訊盜贓毋得扳誣樂戶此永樂年間例也近
年京兆宛大兩縣以民力疲瘁歲有料率即闌及
教坊教坊人微言輕無處控訴不勝其擾則家立
破一日兩縣忽派三院人爲香戶又徵銅鐵數萬
斤鑄團營銃砲奉鑾官武佐來白余非故事予爲
移文京兆備言教坊與民間原不相干涉　祖宗
有明例可查京兆尹黃公懋官愕然驚曰有司安
得犯例胡作如此遂檄兩縣停止教坊雜派自是
三院晏然矣扳誣盜贓例南京教坊獨否至是色

長楊彬奏　請之予亦如例題覆與北教坊一體
遵行有同舍郎誚余曰公將悖諸伶去思耶余曰
聖王在上能使鳥獸魚鱉咸若諸伶雖賤乃人
類也既以我爲怙要欲自盡其職耳豈得忽焉而
不加之意耶誚者乃止
冠帶醫士王某者吳人爲人貪而有口鄉里之爲
外官者遺之稍薄輒騰謗議又爲分宜客以是愈
益無忌憚人不能堪一日分宜之子爲王求陞吏
目於祠郎楊豫孫楊謀之余余曰是虎也尚可翼
之乎楊曰吾政欲翼之且以彌縫勢人耳予曰此

豈舉直措枉耶楊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醫士不
列于官方誰得而軒輊之一爲吏目自無所容矣
明年內察便當速了耳余初不謂爲然明年大察
高安公果首以爲言遂會同吏部以不謹去之蓋
計食吏目俸僅八月耳聞者痛快
陳主事言閩人也以教都尉列銜儀制爲人愿朴
無他勝倘以主客員外欽心欲得之自詣高安公
所祈其推挽時陳已醉矣酒氣薰觸不可當公惡
之即遣出明日會吳太宰力言陳某狂生毋輕與
員外也尋當考察公餘怒未忘嘗召儀郎張天復
暨余入火房商訂其事公首摘陳好酒不謹狀余
曰陳某爲都尉師原不與政事豈可以醉後小過
輒斥之張天復亦曰陳某嘗魁會試今入仕十餘
年僅得一虛銜主事去之不無可憐公大悟張因
出袖中一揭呈公乃會同鈴主事張某也公曰禮
官清秩贓汙亦一至此耶乃以張易陳張竟坐不
謹去而陳僅以不及降官
丁巳內察先是河南道御史萬民英同年也一日
密來訪余以禮部四司官今年誰當受察予曰實
敝于近不能周知公試舉一二人商之何如萬因

言儀郎張天復平日狎昵伶人凡之道佛之廬見
古銅鑪鉼即攘取之斯兩事有之乎余曰果有之
但非張天復事耳萬扣之故予曰狎昵伶人攘取
鑪鉼非祠郎之勢不能張未嘗爲祠郎也安得爲
此萬曰爲之者誰耶予曰乃張某也六年前已被
察矣奈何闌及同姓萬大笑曰非公言幾敗張公
事明日余進部私告張以前語張愕然遂詣華亭
公所求解華亭公曰此公論易明不必自生疑貳
是歲張竟免于察已求其說不知起于何人也
祠郎楊豫孫一日侍高安公所回御札罷公留之

飲公曰聞君守官廿清苦吾歳受　朝廷大俸及
厚奉歿外來書帕禮一切謝絶君祿薄一家俯仰
所係凡餽遺有義之可受者亦不宜峻拒楊起而
對曰官有大小人無大小公亟稱善後予典祠公
亦言之予曰郎中不受餽遺豈專畏老先生知耶
公亦首肯然予語稍露圭角終不若楊之恬穩也
深媿不及

楊豫孫始爲南京考功主事李太宰黙爲南祭酒
時器之比典銓擢爲祠部祠祭司員外郎性疆記
博洽多聞嘗曰鄭司寇曉通今而不博古雷司空

禮博古而不通今惟某庶幾兼之也與予初不相
識而雅相聞乙卯冬予入京豫孫先來訪余余報
謁與之語合遂飲之酒定交焉既予進部乃力薦
之尚書咸寧王公王公南調又薦之高安公以是
吾兩人在部寮中聲稱特倚重豫孫之内張夫人
者浙之平湖人亦能通史漢居家輒以故事夫婦
互相論駁豫孫常自詫曰此吾閨中益友也張故
富家嫁時裝奩甚盛豫孫頗心德之以平生作官
無絲毫脂染皆張氏之力即無子不忍娶妾約以
四十爲期予言人以繼嗣爲大張齊賢娶妻有十

萬囊槖當何如以報耶其後豫孫以憂去憂終赴
闕年三十九矣始買二妾來京予唉曰奈何自背
四十之盟耶豫孫曰吾恐一時不得歸故豫置之
即有妾直待明年御之耳其篤信如此先是豫孫
之父樞嘗以漢陽同知補官入京亦欲爲子置妾
張夫人難之怒曰婦敢逆我業爲疏將奏之鄉人
阻之曰先生不欲兒子作官耶事乃寢居久之同
知公卒于臨江豫孫自京奔訃吾内王夫人遣女
婢唁張夫人于喪所女婢歸述張夫人雅無戚容
猶衣帛襲蘇吳語自若王夫人語余曰聞楊公平

日與張夫人講學今當大事反不講學耶予以是
知床帷之愛雖賢者不免其不娶妾盖有所制而
故爲隱忍耳

豫孫好講學常勸予曰君自是一好人所惜者只
欠講學耳予應之曰君自是一好人所惜者只多
講學耳然吾兩人契厚卒不相忤也豫孫不甚修
容日所被服多長短參差不一予曰鄉黨篇載孔
子服食儘精美奈何今之講學者必以敝陋爲法
門耶豫孫曰要不以外物動其心耳是歳冬至四
司官衣吉服拜三堂于朝房豫孫當拜起偶有塵

汙其左衽亟以手揮之比退子訥之曰頃君以手揮袖歷衍無以外物動其心耶豫孫謝曰學問不至自不能矜于所忽聞者稱其能服善

右冰廳劄記若干條皆典祠時事冰廳者祠曹退食堂之名也盖余視祠篆凡三歷年所適當天子嚮意禱祀文書取辦倉卒一不稱 旨盖紛呼没開耳而柄臣父子專國六曹之事俱稟白而行阿意者容守文者黜岌岌乎其無所之矣幸大宗伯方脩 上眷稍庇其愚得無闕及乃後竟罹小隙出之遠郡然因藉以弛擔焉誠昔人所謂未必不爲福也逾年而大宗伯以不賀日食去位矣繼予典祠者以憂憤死矣痛定思痛其痛不彌甚耶茲幸 乾坤再正中外晏然已息意江湖千里之外理人多暇追憶往事悵焉綴筆庶幾覽之者知孤臣之疢疾所由來云嘉靖壬戌秋望識于荊南公署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傳

太醫院院判高公傳

公姓高氏諱鏊字企之吳之嘉定人以嘗遠戍貫竹人稱之爲竹溪先生云公少孤其母更適張氏家故窶亡以自給乃去依舅氏因冒其姓呼徐鏊云舅氏者弘治間爲太醫院官居 京師公亦來京師攻苦讀儒生書其家直奴畜之頗厭其所習强之習醫公即解醫術 孝廟崩言官論劾太醫奏藥亡驗悉褫職謫寘而 詔禮部更籍用醫家子弟入補太醫公由是被籍爲太醫院醫士以之待供事 內殿正德十四年二月 上自榆林還倖臣江彬等復勸 上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杭浮江漢登武當以徧覩中土形勝三月有 旨南幸時寧藩久蓄異志棨伺釁發中外洶洶閣部大臣連疏諫不聽於是翰林院脩撰舒芬等暨諸郎署合詞力諍一時聚 闕下者凡百有士人乃太醫院亡一人敢言者公毅然懷書奏之其略曰古者百工各執藝事以諫臣猥以湫劣待

罪醫垣保養　聖躬實臣職業夫養身猶置燭也
室閉之則堅風暴之則泱頃者　陛下遊幸太數
御容寖不如前矧南方卑濕尤易致疾　陛下之
身　宗廟社稷之靈實鑒臨之今一旦聽信群小
舍密室之調甘暴風之梱假令　聖躬卒有虧損
即齏粉此輩萬不足贖而臣亦死且亡地臣謹碎
首觸　輦下　願主上留行以安人心書奏　上
大怒曰徐鏊我家官亦輙附外官梗朕耶須杖之
百令必死時司禮太監蕭敬從旁叩頭曰萬歲欲
連搒鏊百脫不死亡奈鏊何矣不若分數次挫苦

之積至百鏊必死蓋敬心念公忠姑以言紿　上
實覓解之也已而果有旨繫　詔獄搒三十訊王
使亡狀明日逮至　午門前罰跪五日已復　廷
搒五十是時諫南巡官　上所注怖者郎中黃鞏
陸震萬潮夏良勝博士陳九川暨公六人迨奏當
成五人者僅削籍而公獨遣戍烏撒烏撒者故夜
郎地去京師南萬里公即日累創帶鉗索行亡難
色比至烏撒剪箐剔棘群蠻徐居若將終身焉如
是者逾年　肅皇帝既嗣位詔起　武廟時言事
諸臣公始自烏撒召還晉太醫院御醫尋奏復

姓其後中朝人多新貴無復知公爲故醫士徐鏊
者乃公亦厚自晦匿對人絕口不言　先朝諫南
巡事第默默守一官垂四十年不調其後公通籍
者俱相繼爲堂上官至乘軒腰玉揚揚甚自得也
乃公古衣冠策一羸行長安道上人望之即知爲
高御醫間以月朔趨院傴僂班行中揖讓如故嘉
靖三十六年公以四歷九年考績例先詣禮部投
牒時同邑人徐某者爲祠部郎中引謁尚書尚書
者爲高安吳公某展牒中有諫南巡事瞿然詫曰
此即　武廟時徐鏊耶嗟何淹也乃兩侍郎獨厭

其龍鍾咄咄拔之去郎中從容言曰御醫即老矣
然少與計狀元同忠難可壯也蓋兩侍郎者皆及
第人故諷沸之兩侍郎語遂塞尚書竟以最獻居
亡何有御史建白欲裁損太醫冗官者事下禮部
議郎中調疏曰醫垣隸內府例以九年通考其稱
職者遇缺陞缺無缺者第加俸頃年倖門日啓人
率賂虛缺以闖閭註故豢養充位而無媒者至終
身不得晉一官後來居上不啻如漢人積薪之嘆
而倫次相軋殊爲瀆亂今後遇缺宜先陞俸官令
人得序補則恬退者按籍而進躁競者無隙可乘

庶永杜冗階便疏入華亭徐公某在政府故知公
手部疏喜曰此豈爲高鑿地耶即報可著爲令又
之會南太醫使缺吏部檢括院籍亡先公者有一
貴介子攘之或勸公據例爭公笑曰吾四十年不
欲上人爭何益也逾年而貴介子復去位吏部已
更新尚書頗屬意濟抑一日詣政府議事華亭公
首舉公言即日擬晉公院判移署南院使事公既
去南京而心德華亭公已遣老蒼頭還京師懷一
幣爲華亭公壽華亭瞿然謝曰向謂而主執古今
不古執耶亟持去毋鑿破渾沌也其見重如此公

在南京南京人閒無知公者且春秋高見臺省官
愈益散僻給事中周某者惡公雜流官老而狂戇
又年及不去非例劾請能之不知公年七十時建
安李冢宰某嘗特疏留公故得以八十在位已而
被
旨僅奪俸一月不盡直給事中言明年始自
罷去還京師家居又三年爲　今上之二年以壽
終年八十三云公平生孤耿絕俗其取與斷斷然
必致析於一介意所鄉往即衆人不謂爲然而公
獨孑孑行略不左右顧與人言亡論貴賤匿底洞
開肺腑即閭閻牀第間瑣屑之事如吐物必盡底

裏而後止未嘗一伺人顏色故避近公者或目爲
迂爲怪咸走避之而諸少年以公輒出踏蹬語尤
相戒匿不欲見公乃公接引諸少年顧能折行齒
相下不以他腸周防若人也公自少豫歷艱難至
老愈不自怡顧獨喜談　先朝治亂之迹一抵掌
歷歷如昨日事至聞　國家闕失輒攢蹙仰屋竊
嘆爲之廢寢食者累日嘉靖間分宜父子用事權
傾中外縉紳方倚之爲泰山公嘗大譁于衆曰不
見錢寧在　武廟時乎　上每切齒罵曰汝無恃
我一日創子手割發我不得庇汝此事特反覆手
耳惜吾老不及見之聞之者汗簌簌浹背乃公言

自若略不色恒已竟驗白悉如公言而公是時尚
亡恙公初有二子相繼夭歿今二子留居京師者
公晚年所舉應奇爲京兆諸生應某隸醫籍世其
業皆及公之世彬彬然見成立云外史氏曰正德
間奸璫鼓煽八黨誅而邊將內柄　主上日棄萬
機天下事岌岌矣然竟不潰於危者何哉說者以
孝皇養士十有八年　武皇迄享其成內外夾
輔易危爲安至于感臣廝吏咸能陳力効死星官
曆源者初以占候諫乃公繼之復以醫諍有回天

之助馬豈所謂蓬生麻中者耶然源後以忤權貴
淪落戍死而公際　三朝食祿五十年沾被恩齒
光榮矣然則天之報施善人果有幸不幸哉

一　翹兒傳

王翹兒者故臨淄民家女也自少鬻於娼家冒其
姓為馬假母呼之曰翹兒攜之來江南教之吳歈
即善吳歈教之彈胡琵琶即善彈胡琵琶翹兒貌
不逾中色而音吐激越度曲婉轉往往傾其座人
一時平康里中諸老妓皆從翹兒習新聲竟不能
過之也然翹兒有至性雅不喜媚客大腹賈齎多

金路翹兒意稍不屬輒惛惛不開明或竟夕虛寢
而罷明日大腹賈恚而收金去以是假母日窘而
數笞罵翹兒翹兒愈益厭苦之會有少年私金於
翹兒者遂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海上更稱王翠
翹云海上多文儒貴游尤好以音律相貴重令翹
兒一啓齒以為絕世無雙爭艶惜之以是翹兒之
名滿江南歲所得纏頭無算乃翹兒更以施諸所
善貧客橐中一錢不留也久之倭人寇江南掠海
上焚其邑翹兒亂走桐鄉已倭人轉掠桐鄉城陷
翹兒被虜詐脅執以見其寨主徐海徐海者故越

人號明山和尚者是也海初怪其姿態不類民間
婦女訊之知為翹兒試之吳歈及彈胡琵琶以侍
酒絕愛幸之尊之為夫人斥帳中諸姬羅拜咸呼
之為王夫人翹兒既已用事凡海一切計畫惟翹
兒意指使乃翹兒亦陽昵之陰實幸其敗事冀一
歸國以老也會督府遣華老人檄召海肯來降與
之官海怒而縛華老人將斬之翹兒諫曰今日之
勢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也親解華老人縛而厚
與之金勞苦之華老人者海上人也翹兒故識之
而華老人亦私覘所謂王夫人者心知為翹兒不

敢泄也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也第所愛幸王夫
人者臣視之有外心當藉以磔賊耳督府曰善乃
更遣羅中書詣海說降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賄
翹兒翹兒日夜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
如降也江南苦兵久矣降且得官終身當共富貴
海遂許羅中書約降於督府督府選日大整兵佯
稱逆降比迎海緊海信翹兒言不為陰備督府急
麾兵鼓噪而進斬海首而生致翹兒盡諸倭人殲
焉捷至督府供張轅門以享諸參佐令翹兒歌而
遍行酒諸參佐皆起為督府壽督府酒酣心動亦

原缺第八葉

矣知其以御女術長生而士大夫慕長生者多從
百歲楊游而習其御女術其最篤信而師事百歲
楊者宜莫如某都御史余行部荊州召百歲楊見
之身衣皁繒短衫雜衆人中匍伏庭下等五十歲
人耳呼之食即食呼之飲即飲與之語輙多咲似
不甚了了叩其長生術則以御女對余曰術可授
乎百歲楊曰特易耳某都御史者已得吾術之七
其人亦可百歲也余旣遣百歲楊去頗恠其說似
以口語咲世而疑其中自有奇秘必不輕以授人
者然余去荊州歲餘所謂某都御史者死矣死時

年未六十也又歲餘余過眞州而荊州人有爲眞
州小吏者問百歲楊云頃有貴人役市一姬與百
歲楊御之一夕術敗自度必死明日遍謝諸素所
往來者與之訣後數日果死外史氏曰蜀中張博
士先生與余言少時往來峨眉山有老人亦稱百
歲楊蜀與楚道相屬疑今居荊州者即一人也張
先生好談黃白事以爲神仙必有余咲曰世曾見
不死人耶第有逃死者耳魏之羅結唐之李元爽
宋之譙定其人皆至百數十歲彼豈盡以御女長
生耶如今百歲楊者疑有天授非人力也若其術

果有之能不廢其富貴之欲而坐躋彭聃之伍則
秦漢間天子何不能爲而有待於今之士大夫紛
紛爲無厭之諭也作百歲楊傳

甃池生傳

甃池生者姓宋氏名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生
壯歲鬝髮即衰白因自號海翁人業以海翁稱之
晩居江陵之天甃池更號甃池生宋氏故新河農
家其先嘗累高貲生少失父母以亡貲省家益貧
然性嗜酒家貧不能長得酒則嗚時時發憤讀古人
書見前世結纓射書擊筑棄印諸賢豪急難可節

未嘗不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生始慕俠能挽彊
馳騎間出其餘智爲小詩輙自喜不欲以示人又
稍稍通繪事師江夏吳偉鄰之父有頎而髯者生
戲爲之貌絶肖父因勸生益習此可作生業何乃
日沉酣落魄里中也生不應以是里中者目爲狂
生亡所知名年三十會一歲間妻子女五人俱相
繼死生仰天歎曰咄嗟天乎將驅我於坎壈之外
乎遂屛家於其兄而自褁書遠遊遊至博陵博陵
有故所善客憐之館之塾舍二年生默默不自得
竟謝去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驢行長安道中往來

覓詩方是時臨淄布衣謝榛以詩遊公卿間聲籍
甚生問得其詩唪之曰作詩何爲者而令七尺軀
津津誤貴人耶活耶居京師月餘亡所遇又去之
渤海人兗州登嶧山觀秦皇帝遺碑還居長白山
一蕭寺出囊中故所貯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
摩如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戶遂大放厥詞而於
五言尤工眼鬖鬖白亡令人矣又去而浮淮海渡
楊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過雲陽甫
伏延陵季子祠下涉吳會訪錢唐天竺靈隱諸峰
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行山

而西窮關陝澤潞諸邊塞其在井陘常居龍窩寺
瓶粟罄矣寺僧厭苦之生曰僧毋窘我我試繪一
小圖持至市中當得粟已而果鬻粟五升伺粟不
盡不更繪而市人爭欲得生繪則日擔粟詣寺門
相聒生不能堪乃避至城外一山樓樓依岨陡絕
樵蘇所不至山鬼晝出侮人生坐臥其中第繙華
嚴經數卷足不復戶外者累月山中人疑爲逋客
將逐之而生遂逝太原太原之逆旅人以生衣垢
敝待之不爲禮會旁舍賈欲覓詩爲其長者壽逆
旅人以試生生即與之詩復問生能書乎又與之

書逆旅人始恨知生之晚也而買更製鮮好衣數
襲遺生生佯受之而轉投其逆旅人逆旅人愈懸
感生復自衣其垢敝者長揖逆旅人去也已由棧
道入西川遊峨眉山遡巫巴下荊鄂將遊於潯陽
迈於黃過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憇鈞州酒肆而鈞
州有光中丞者得其所題酒肆中絕句詩強致之
家留數月復自宛涉襄過京山生所跨驢斃於唐
氏之岸傾其囊中書賻之潘唐氏與生所爲要與
之飲食歡相得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氏爲刻
其詩傳荊郢間更贈生二童子卽生所呼爲丹砂

白石者生挾二童子轉江陵登王粲樓讀其賦感
昔賢流寓地有終焉之志始生數年前嘗至江陵
居城西開元觀故遼王奇其詩召謁便殿語不合
一夕遁去去數年復來生老矣乃依其兄子宋鯨
耕天鵞池之石田歲穫穀十斛生以其半易米雜
菽炊日度一餐稍美則盡以給酒費晝夜哦詩不
絕口是時吳人徐某爲荊州守聞生高自往物色
之生始匿不欲見守至再始見明日生戴紫籜冠
衣皁繒衫報謁據守上座守侍人竊竊私語曰客
頗妄亡知守奈何輕咸也久之往來廨中而守之

寮吏奉守意皆浮慕生爲診恭延致之生揣其無
實終不肯一往守爲生授室城中從天鵞池徙之
居約以他日見訪是日守偶先有所往經其門而
過及之生恚曰守胡紿我也比臨其室生已鍵扉
臥不欲内守守令人穴其垣入見生方科跣席一
藁僵偃辟下守笑曰若欲爲龐萌耶瑯琊人將捕
汝矣生起謝曰室無几榻難淹尊官耳因索酒飲
之薄暮而罷其後數年守坐廢家居生在江陵念
守憔悴業欲從之遊而貧不能促裝齋乃詭爲羽
人裝手持一鉢褁敗衲而行乞於途自江陵蹣步

數千里來海上海上人以爲守客遂來爭勞苦之
而亡持河豚酒享生生一嚼而盡明日見持河豚
酒者不爲謝亦不知爲誰其後持河豚酒者遂不
復至而海上主帥鄗公者亦以守客故遣人遺之
金爲生壽生揮之曰將軍以貧士爲金遊邪東海
若哭我矣幸使者謝將軍時守欲買田令生于海
上而廉其性骯髒不能諧特俗人不復强也居三
月别歸江陵生歸守囑之曰江陵難將作矣盍定
計審處之生頷之而去其後二年遼王果坐吏議
廢比奏當成而遼王之客亡得脫者生嘗爲遼王

上客而又爲人倨衆將甘心焉始守所授生室故
宗人產貨之直四十金守以生羇旅恐后或擾之
爲密署數語于契尾鈐識而歸生至是宗人乘遼
王之隙誣王奪而與生訟之官官覆契尾鈐跡驗
白乃以室還給生生父在遼王所絶不與用事者
比遼王常召生遊别宮聲妓滿前他客或故爲謿
笑以悦遼王生第端坐竟日夜即飲至大醉目不
流眄遼王益敬憚生每見生輙爲斂容生之不及
于難以此自遼王廢生不樂居江陵乃轉鬻其室
以分既宋鯨而自攜少貲逍遥七澤間最後遊石

首石首士人喜生來與之結社爲詩少年張氏某
者豪有力而佯以詩爲名高生不少與可少年銜
之亡所洩會他處召客少年故與生爭席伏奴錘
擊之幾死尋賂縣官質某械而出諸境石首士人
避少年亡賴而又懾惧令威莫敢開言救生比出
境而陰行賄踈其械縱之逸生又還江陵遍謝其
故所往來人而斥二童子姑上乃自童髮爲頭陀
不知其所之萬曆初守復起爲楚行省右丞行部
江陵宋鯨方爲人傭作於野識故守趴而陳石首
事公徐子曰昔孟襄陽以詩窮頓藉與荆州張彦

史藍田王右丞游二人嘗爲之玄宗朝郎不用而
襄陽之名以附青雲益高生五言詩有逼類孟襄
陽者如閒居云平生欽叚則不識孟嘗門清明日
海上云一盂寒食酒東海吊田橫其淸婉悲激非
近歲布衣詩可儷也及考其游跡幾遍天下橐中
亡一錢自隨以是所至數多餓即窮餓不肯輕見
一貴人即貴人自見之意稍咈竟掉頭去不復顧
世方指爲異物誰復傳其詩至石首之事尨彌甚
矣然非其所自取徒以羇旅故爲少年所乘此韓
淮陰他日召而賞之者也何遂憤懣逃世太史公

稱獨行之士空室蓬戶粗藜裋褐不厭死而已者
豈斯人之謂歟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六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傳

吳小仙傳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少孤貧習繪事以心爲師無
所繩檃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戇雅樹崖岸與俗寡
諧日丐繪者戶屨幾滿非其人輒不應即素與之
狎一言稍忤投硯去成化間成國公朱某延至幕
下一見以小仙呼之因以爲號平江伯陳某禮聘
渡江聞譽日起 憲廟嘗召至闕下授錦衣鎮撫

待詔 仁智殿偉有時大醉被 召蓬首垢面曳
破皁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 上大笑命作松
泉圖偉詭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障
間左右動色 上嘆曰眞仙人筆也偉出入掖庭
奴視權貴人權貴人丐繪又多不與於是權貴人
怒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僑居金陵偉好劇飲或經
旬不飯其在金陵諸豪客日招偉酣飲顧又好妓
飲無妓則惛惛不懽而諸豪客競集妓餌之 孝
廟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繪稱 旨授錦衣百戶賜
畫狀元印章寵賚日厚偉思歸墳墓請歸於掃

詔給驛還武昌尋有　旨趣回京賜西街居第逾二年偉引疾歸仍居金陵秦淮之東涯正德三年五月　武宗即位遣使召之使者至未就道而中酒卒時年五十子山從遺命葬於金陵外史氏曰聞之江夏人云偉少時給縣賤廝至卑耻也其役有天授卒事　憲　孝　武三廟備衍衛蒙顯榮焉於乎人奴之生也而侯于漢人生貴賤貧有常哉

萬玉山傳

萬玉山者名福歆羅田人幼穎挺攻舉子業已輒

厭棄之童髮投塔山寺爲僧法名道璣即矣解禪宗邑令徐召與語大器之命畜髮訪道四方號爲玉山人期數年後返東吳結方外友玉山自兹徧遊終南峨眉武夷天台懷玉王屋五嶽之勝所至留憩遇緇流羽客一語會心輒師事之迨歸已充然有得矣玉山身短精悍善踵息鍛鍊不啜秋麪鹽酪深味丹經芳逸風角堪輿奇門符水而尤聖於醫繪竹蘭清逸有韻其它諧琴擊劍蹴踘躍蹻新伎種種入能品評人禍福多奇中人問以故曰太清無纖雲誠則明矣方外從遊者輒先窖辱之以管其心而後受之不責一錢家不殖生業僅買黃崖山數十弓營遂廬焉年六十始娶妻生一子正德乙亥將遊霍山約其徒方大旺偕行方以乏嗣對玉山曰女好留矣今年某月可結胎明年某月日時當舉男良久曰男當長成惜非貴命耳玉山獨荷一襆往明年方生子果悉如其言玉山居霍山月忽心悸偏左刺痛占曰葬地當有發者吾弟福厚其殆死矣即奔還其弟果以是日葬山之左亡何玉山以青龍河有佳氣復往霍山去之明年庚辰四月十日謂其主人江曰靈鶴夜且至倘

余假寐幸亟呼出戶也是夜風聲如驟凡夜盡鳴主人舉炬視之則群鶴集竹梢什壓墻屋呼玉山玉山不應入戶窺之方正襟趺坐呼之復不應乃知即化矣年九十二初玉山寓蕲水黃岡陶仲文從之授符水能白晝招鶴謂之曰子第行之可致富貴嘉靖間仲文入京師以其術獻之　世宗皇帝官歷三孤封眞人　上詢其師仲文以玉山對壬寅夏六月　詔贈清微神霄演法眞人遣官焚黃墓隧玉山子朴方以掾史投牒吏部　上命仲文引入將授太常官懇以疾辭省祭歸終其身不

仕云外史氏曰昔漢賈誼策治安書數萬言當其身一不見施用其後主父偃僅掇其緒以干孝武書朝上而夕召幸何則時有利不利也豈萬玉山陶仲文之謂耶然仲文業以師說奏御即左道不肯自悖其本異乎吾儒之操戈入室者矣玉山子朴樕疾辭官終不受仲文之援亦庶幾乎度德量力者哉故衍著之

柴道人傳

柴道人者號五溪崑山人故太學生也其父奇叔父泰皆舉進士奇仕至應天府尹道人願籍世貲

有心計工研桑之策家饒富平生未嘗一涉玄典會其母某淑人死之京奏乞䘏典還至潤州忽於舟中作書數通展而圜封之付其家人先歸曰吾朝謁武當便還耳比家人歸發書視之乃遍謝諸姻黨語且與其妻訣家財巨萬田若干頃書數千卷令盡散內外族人當是時道人生子方七歲而妻之祖父爲尚書父大理寺寺丞兩家門閥方盛衆惶駭莫識所爲亟遣人追至武當業已入山祝髮爲頭陀矣其在武當嘗居南巖宮師事斐子李斐子李者不知何許人日不火食第啖麥麩數合故名見人不及他語唯云大造化三字道人願傳其煉氣之法晝夜趺坐巖畔而已其家知不可強則歲遺金布來問無恙不道人渺不置省第受布歸所主道士而擲其金囑勿再來一日持鉢行均州道中遇州倅出觸其騶倅怒笞之已知爲柴道人降輿惶恐謝罪道人曰吾自失進退於官人何與也了無怍沮李化去更入伏牛山脩道後二十餘年復返武當訪范髽髻適靖江王以金施范范納之道人歎曰吾繭足數千里來爲何意汝必有所得也而乃尚須人豢養耶遂掉頭去或以聞范

范尾至光化呼之略無轉顧意步履如飛范度不能及再拜目送之慟哭而返外史氏曰漢書稱尚子平婚嫁既畢遂去遊五嶽以爲奇事藉令婚嫁晚則五嶽終不得遊耶柴道人以壯年貴介子一旦灑然別妻子散家產而蛻脫埃壒其所爲尤怪豈自有所避耶或神仙籙籍偶爰迹焉而終當遯去若此類者可以存而不議矣

死倭難三人傳

始倭夷犯吳中官兵不能禦蹂躪剪屠江以南無完郛焉禍慘烈矣當是時吏有望風潰仆獨王令

鈇以常熟死錢令錞以江陰死鄉先生錢大猕洋以王令鈇之死而死武指揮某以戰海上死皆死之者若業銘太常蒙卹錄矣其微而死者纍纍焉相枕籍也而吾嘉有三人焉蓋皆死于甲寅歲夏五月圍城之難者卽微也而有繫于大義不可以無述其一歸可正者故縣學生邑之東門人賊逼門縱火燔氏舍民悉竄避而可正有祖母年八十餘已病葬羸矣可正强負之竄會天雨濘阻不得前卒遇賊賊惡見婦人必欲殺其祖母而姑斥可正去可正哀懇願以身代賊不可比剚刃可正以

身覆祖母併殺之其一王度者吳淞戍籍也亦爲縣諸生與其婦某氏竄田間婦少而有姿賊欲逼姦之度以兩手抱持其婦寧死不令婦辱賊賊因截度兩耳蹴焉而虜其婦去婦呼度不起賊脅之刃堅不從遂殺婦已而度甦而婦死矣居亡何度亦死其一庖夫也亡其姓名從郡丞任公環給庖丞與賊戰于野不勝而走夫請殿焉遇危梁丞不得濟而賊尾之急夫掖丞度梁而自持矛梁間當賊賊至戟一人下水死衆賊憒盡奔夫殺之遂不及丞而還外史氏曰余覩歸王二生身都士林見危授命誠知所取舍矣若庖夫某者故非有詩書之潤其役于丞所也無肺腑之親而倉卒捍難竟脫其主豈丞之忠勇感之素耶或丞有天幸不當死盜賊耶太史公言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若三人者可謂善處死矣不然與纍纍相枕籍而死者何異也而王度之婦其節烈尤爲覩云而江陰人亦言令錞與賊鬬墜馬兩衞士翼之登一日同遇害亦亡其姓名以非嘉定人故不列

周先生傳

周先生者故蜀之灌縣令也名奕字叔大其先家

揚之泰州姓劉氏六世祖達生政卿以隸外家戍籍因冒周姓洪武初自泰州徙戍金齒故周氏今爲金齒人政卿生晟晟生德德生玉是爲先生之父嘗夢白象入其寢占之曰象大畜也白純質也入其寢門將高也其貴子之祥乎蓋踰月而先生生風骨岐嶷果大異常兒既成童不喜嬉弄長而益凝重資特奇穎泛覽羣籍多所該洽而尤長于春秋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與諸弟子員就督學試卽無先先生者督學使因簡諸弟子員從先生授經先生爲之講解疑義進退容止動中矩矱儼

然南面稱師經其指授者率爲良士於是滇人知有周氏春秋歲戊子先生以春秋魁雲貴鄉薦有司錄其文以式比應公車者三數不利遂罷去試吏天官乃得令灌縣縣當松茂二邊餉道民疲于推輓奔命不暇先生至則勞苦其父老務約己而偹民之瘼凡爲蠲逋已責刬夷鋤梗疏幽振滯勸學興禮期與民休息即不爲赫赫之名而日坐堂上聚治文書吏莊憚之甚于神君間乘敝車行阡陌間賑損騶從人望之瞿瞿然不知其爲令也時旁縣季報牘鍰務取盈以博上考先生嘆曰仲尼

無訟之指謂何而乃𫸩劌其民而除利之也卒不忍急牘鍰邑有谿澗輒出烈風先生禱之風即止其禱雨暘亦亡不響應蓋三年而灌以大治輿人頌之比於朱邑桐鄉恐先生之一日去灌也乃先生忽念母夫人留滇春秋高矣業上書求解印綬不則請鐫秩改便地就養部使者憐其意爲轉奏于 朝改雲南府學教授滇之督學使雅聞先生行誼喜其來則大開五華書院集諸生之儁者檄先生典之先生益爲嚴章程端楷範戒遊佚隨物曲成長者先忠信而後文秇幼者習小學而戒躐等其教一如都授金齒時歲仍請間歸金齒爲母夫人壽事竣即馳還五華如是者凡年五華諸生嚴清郭斗張橋胡鳳來葉露新輩率先後以先生學應世多致通顯而先生自是告老矣遂拂衣歸檢橐中裝僅得薪米數十金稍市石田力耕拮据第以佐母夫人甘旨白首孝養亡間暇則偹學著書終不問產業而伯子紹稷尋中壬子鄉試先生平生節鮮嗜欲刻勵枯淡雖所至以經術自窮而能灑然於埃𡏖之表嘗遇一方士願以丹術授先生其法能以藥點鐵爲金先生曰多金何用而盜

造化之權也竟謝却之居常戒子弟曰吾見世人溺內外丹大惑也內丹何如寡慾外丹何如節用人以爲名言其去灌時或津以縣卜頭輔行先生問其人謂誰其人曰吾故大辟囚也而公生之是以報也先生曰生汝者法也非我也何報之有急去毋溷爲也其人皇恐遂逡巡退弟子有欲以妻見先生者先生曰男女有別此非事師之禮也竟嚴拒之其狷介悖篤即眇微不忽多此類年六十八以壽終于家紹稷能讀父書而特善古文辭與當世賢豪長者遊仕亦不達徐子曰漢興五世孝

武號稱表章六經乃公孫弘願以春秋白衣爲天
子三公而董仲舒著災異之記爲主父偃所娭遂
偃蹇膠西而卒又何其憊也豈其時所用非所養
歟乃其後仲舒弟子褚大殷忠呂步舒之徒卒推
明其學于世而其子孫皆至大官亦表章之明驗
也余逊周先生始末大類廣川宜乎其不遇矣而
弟子爲周先生學者遭時行道亦多有其人今
上方向意經術它日有　詔詳延天下方正博聞
之士以充文學掌故若紹稷者將無當于太常之
籍奏也哉

唐殷二博士傳

徐學謨曰唐殷二博士者皆余小子束髮時授經
師也然二博士能以經學貴其弟子而不免自躓
其身抹摋以死　國家養士安在其能盡用之也
爲之傳其事

唐先生者諱欽堯字道虔生而丰儀峻整學潔乾
度翛然常有空虛世外之想因自號曰雲壽釣徒
唐之先故蜀人南宋時有太醫院提舉諱以道者
渡江家紹興至元元貞中諱朮卿者爲平江路醫
學教授始占籍嘉定蓋唐氏世世爲醫官自朮卿
二世至守仁以賢良方正仕爲樂清上簿自樂清
後子孫駸駸以儒術顯蓋又四世而先生之考坤
隷博士爲弟子員早卒先生少孤獨奉母王太孺
人養以貧故出爲沈氏贅壻沈氏故饒裕先生願
資給之始遊澤宮無所知名先生遂閉户發憤挼
攬羣籍研誦徹日夜至于嘔血已與諸生試則諸
生卒毋上先生者督學使者屢以國器視之由是
先生翛然名動江左然先生性高邁不喜俗學爲
文務去剽賊率自已出奇氣勃勃稍不槩於有司
之繩尺以是試場屋數困乃先生不少自沮抑每

開口談世務踔厲激烈纚纚然思一效之用嘉靖
中海水嘯溢瀕海居民漂流萬家歲復大侵穀價
踊貴先生率諸生哭于縣庭縣官爲之感動已得
出粟賑給民賴以全活者無數倭人寇江南所至
殺掠將薄嘉定城先生方計偕北上業發途矣聞
警即還策城守虛急白大吏請暫假邳廬漕下軍
慎護而很款兵以調至先生復弁私財以厚結酋
長冀得其驩心可備倉卒時城中乏儲峙又請奏
輸金折兌留十萬之粟以當緩急悉見施行已而
賊果圍城一月縣無主者先生晝夜擐甲登陴経

畧之民卒恃以毋恐比圍解則人人加額德唐先生也其平生倜儻卽不試而行有位者之事多此類先是有同舍生李熠居鄰勢家勢家子欲侵熠地益宅熠持之乃以他事齮齕熠而訟之督學使者督學使者與勢家子有故陰授指問官欲誣熠置之法先生乘都講暇獨跽而前白其冤督學使者故窮之以辭先生義氣愈激昂抗首質辨反覆數百言無少挫恧督學使者不能難時州縣長吏及諸生環聽者千人皆攝息歎服以爲藺相如爭璧秦王之庭不是過也其事尤卓偉可頌先生事

母孝卽逢衣家嘗備甘旨無缺撫幼弟有恩爲之教育昏娶與朋友重然諾以意氣相器許沈翁無子事之如父爲之儲胥門戶終其身力政不過其家其綜博自六經而下泛覽子史旁及陰陽星曆稗官小說無不通曉而尤明于醫藥其步趨凬折一遵規矩卽溷衆中望之嶽嶽知爲唐先生嘗讀書虎丘有一朝士挾諸少年袒裸徵逐竹林下先生過之不爲禮朝士嘲之曰而來且飲酒卽得第矣楚楚炫世毋益也先生竟掉頭去故人稍見謂爲崖異晚歲益拓落居常悽然有吾已矣夫之歎

每對客飲酒則歌杜少陵贈王司直短歌行至眼中之人吾老矣未嘗不欷歔慷慨泣數行下也歲丙辰以貢需次京師久之僅得撫州司訓非其所屑意也故病痁行至任城卒於舟次年僅五十有六始先生臥病邸中客有來訊者先生遺之書曰承道札適入夢中軼於酬答僕之所苦雅與衆異他人痁則氣亂乃僕之神痁而愈爽寒熱戰而藻思溥難與足下言之矣就枕之後一念感槃心雄萬夫應酬之撰述面君之議論原祖宗之綱紀究廟社之安危廷評千言具有條理乃遂蕩清宿惡

扶植天常明揚幽沉剔扶淫蠹事已就緒謝政東歸素願大慰則夜已過分矣此疾當屬何門而治之投以神明之劑止其思慮之淫恐非庸醫可與故僕未敢試無妄之藥也承足下愛厚輒述病原覽畢[illegible]之毋令世人知此怪症也先生歿後其家發之篋齎中此與邯鄲枕中記大指略相類豈其有所負而不得遇乃恍惚淫溺入膏肓爲祟非耶先生自是竟不起矣所著詩文奇宕而遥尤遒古以稿散佚不傳

般先生者諱子義初名養浩以避督學使者名遂

以字行而更字集卿家城東之新涇里世以掴緩
爲業貲不逾中產其父處士君始督先生業儒先
生自少英敏性凝重寡言笑比長即有志聖賢之
學年十六補諸生都授里中已儼然南面稱師矣
既又自歛其學聞崑山有吳中英先生者精於易
義則擔笈走百里從之遊逾年盡得其大指歸而
弟子從先生者日益衆户外之屨幾滿也各質疑
義無不響荅大都先生之學專主考亭而間叅以
陽明傳習錄稍折衷之故其說融通貫串無盭戾
偏駁之患人人解頤去嘗居龔氏之塾有儒生某

者翩翩由貲階來謁先生先生頗貌敬之延之上
坐生據上坐輒有所詰先生即扣其兩端竭焉生
矍然起謝曰先生非吾友也請執弟子禮先生竟
無所讓席時生年已衰然出諸弟子上矣它日有
所應對即直呼其名或勸先　盍少貶損先生曰
孔子未嘗以字稱門人某某敢自壞其家法耶先
生下帷垂四十年其後諸弟子有以其學駸駸致
通顯者見先生猶粥粥文執經時也少見德色則
謝不與往來必俟其改而後已其以道自重如此
先生少失恃事後母最孝內外無間言已而後母

自有子先生撫而教之如同母弟會處士君罷廢
著家居無聊先生歲所得膳餘束脩悉內之處士
君以資朝夕一錢尺布不入閫帷也嘉靖中江南
兵興新涇之第燬于賊先生始徙入城中僦壘以
居又數困場屋貧益甚乃奉二親養每食必有酒
肉處士君雅善酤而不能飲則日計酒貲獻處士
君爲壽務得其驩心不給則寧稱貸益之而自奉
箪瓢晏如對人畧不作戚戚態太守成安蔡國熙
察先生孝廉延致郡齋比于古之更老日相與諮
議政學先生即知無不言然未嘗一及其私見人

亦不及太守謠議語時先生追次貢而正貢生資
即先先生乃廩餼稍後或風先生乘太守故盍白
之且名正而幸早驟也先生曰太守以賢求我我
顧以不賢應之乎休矣功名遲速有數毋攘人爲
也風者慙而退而弟子有徐日乾者坐誣訟以觥
觥忤問官遂奪廩生業五年矣縉紳屢爲之解不
可先生心知其冤更請間于太守太守爲破格暴
之督學使者卒復之蓋一時太守上客宜無逾先
生者萬曆初先生始計偕升禮部已需次得淮安
司訓淮爲南北之輳士習澆競先生至諄諄導以

禮法日聚徒爲之講解經義一如都授鄉里時淮士咸斌化之而淮守邵元節亦恭重先生不敢以屬禮俻先生以親老累乞歸守固留之會御史按部淮視學郡講先生揖讓御史前手忽戰御史曰博士老矣明年大計竟以疾註考得致仕尋卒于官年六十有四先生白皙飄髯身長七尺壯歲砥礪廉隅意所稍拂掀義形於色人以其嚴峻憚避之比於程叔子因自號方齋晚更綜博羣籍所養益粹然善與世推移絕不作町畦刻畫狀人無賢愚貴賤咸接之以和而其中介然如故遇飲食之

會或狂俠少年歘作淫褻語視先生在座則終席踧踖噤不敢發以故邑中自縉紳士大夫逮賈竪夏畦無不知尊禮先生者其溫靖恬穆又類程伯子至其隱微對妻子無惰容無戲言平生所御不二色蓋庶幾無愧屋漏云先生于他經無不精詣而尤長于易所著書易講義若干卷行于世

論曰昔吳於春秋嘗擯于夷矣乃公子札觀風上國能詠其諸侯卿大夫咸就而問禮樂焉人可以地限耶今吳號文明而吾嘉僻絕海隅即以旁邑視之猶春秋列國之有吳也異時冠蓋不數數覯矣頃獨有二先生爲之弁冕禮樂之寄於是乎在籍第令歷聘旁邑世有子產輩能無揖讓之乎今吾嘉藏爲公車者且濟濟盛矣而通經學古之士若二先生者乃未易指屈悲夫世道人才之升降即一邑而天下可知也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六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墓志

鄉進士趙君暨配朱孺人墓志銘

嘉靖癸卯吾鄉同薦者四人予與趙君年少長三
人者凡事之君為人古愿貌類村野人諸新薦士
多少年或策肥張蓋以揚揚自得君獨不喜矜飾
常以敝衣冠雜市人中人莫知其為趙君也乃其
中涇渭了了即叩以 國家兵刑錢穀大計旁及
農圃醫藥星占諸小伎靡不精曉方薦時君年幾

三十五已屹然負老成之望縣大夫欲斥四鍰私
所薦士令趙君一開口以市德君覓孫謝之人以
是益知君之有辨歲丙辰江南大侵君為條陳便
宜數事除上部使者部使者悉見施行民多蒙其
利君未嘗以語人也余上春官時輙與君同載往
返歷數千里肆途米鹽瑣屑君一以身任之略無
厭沮色即僮僕有過能欵欵解諭不肯出誶言相
加余嘗謂趙君令有百里必能奉法循理以修民
之急當追古循良無疑也余既舉進士而君數上
春官數不第君自是倦遊矣己酉冬復北上尋遘
痹疾歸竟不起年止五十有一君事親孝與弟友
過宗黨有恩待朋友和而諒可託以死生疎族人
有以貧自鬻者君亟以金贖還之外男當戍遣君
為急其難收其喪贍其子孫諸所為皆賢者事人
曰趙君固大官器即不為大官當得老壽然君於
二者竟非人之所擬吾不知造物者何如也配朱
孺人慈婉詳慎能力勤苦作以佐君治生教子如
伯鸞之有孟光焉年五十九後君八年卒子男二
人承業娶李承易縣學生娶王繼徐女三人舉人
陳其詩學生嚴嘉黃士翔其壻也孫男女各三人

其葬以是年丁卯十二月廿又二日其地為馬陸
塘之新阡君諱中行予與字按趙氏故中州人從
南宋渡江占籍嘉定之公孫里曾祖諱玭玭生錫
錫生志稱允成先生者是為君之父竟成嘗遊邑
庠已謝去閉門讀軒岐書今春秋八十鄉人罕識
其面其家之長厚固有所從來哉銘曰何桃不摧
何厚不培彬彬乎萬石君之遺也而媲德以居令
畸於時而死吁其悲

夢梅楊隱君墓志銘

嘉定婁塘里有隱君子曰夢梅楊君者諱某字某

其先淛之臨人始祖國材仕元爲海漕萬戶提
舉上海市舶因徙家龍華里國材生永壽亦爲元
江淛行中書省宣使至　國朝有諱贇者始自龍
華里再徙嘉定而贇之從弟銓嘗以明經魁洪武
乙卯鄉薦贇三傳而至梅雪府君是爲君之父梅
雪君有四子其仲子衡忠讀先生登弘治乙丑進
士令邑中稱文獻世家者必推轂楊氏云楊氏故
閥左而君之兄又新成進士人爭爚爚附之居亡
何進士君卒於京師附者去門屛即蕭然方是時
君年尚少已能自浮湛不爲怙席于勢以故所居

機利之輳人亡得而軒輊君也君生而朗秀骨淩
淩起望之灑然故從其兄學問頗涉書記中歲尤
嗜詩不屑意家事日與其鄉之能詩者還往唱和
其詩不爲琢句之工而婉麗典則亦自成一家言
君雖沖舉物外然能以禮繩其子弟故楊氏詩書
自進士君後彬彬復起有漢荀氏之風焉性尤至
孝自以早失怙恃痛不逮養每遇歲忌輒白衣冠
而飯於祠哭踊不絕事其季父竹雪君如其父逮
白手執禮如初外父母死其子局於堪輿家言歲
久不葬君即爲營葬之無少恡諸內外姻族歸君

之義者多類此里中故於飲食以相徵逐君獨折
節爲儉客至即諸子觴供具公部戒曰毋暴殄損
福比年以兵發故民間至不能設客始服君有長
慮諸少年以疑事相質君必開肺腑示之面矛可
否乃去縣大夫廉其賢數致賓飲君免爲一赴其
後竟謝不出君素曉熊鳥之術聊益精詣能破除
諸煩惱障又似習禪家書嘗曰暴狠戕性盛氣傷
神吾少年懲忿今不知忿于人爲何物也家人間
以緩急關白君弟頷之竟置不復問年八十六以
壽終於正寢配某氏生五丈夫子秩穉種种稶種

後更名秉中爲蘇州府學生秩配翟氏穉配郭氏
秉中配郁氏种配王氏稶配唐氏女子五人一適
貢士蘇九成一適張仲起餘先卒孫男十人應梅
應松應桂應栢應椲應楨應楙應枸小增王庭應
栢縣學生曾孫男五人先是進士君釋褐大理君
一夕夢老人告曰逾二年六日汝兄卒又兩三十
年汝卒已而進士君如期果卒至是嘉靖乙丑距
夢時六十年矣君忽遘疾嘆曰豈寔數殆盡乎竟
不起寔是歲六月之二十三日也秩等謀以是年
十一月九日奉厝于新阡涇之原而秉中持自爲

狀請銘銘曰世内之身隨化以遷世外之心視之
一馬彼貿貿者適居以𧶘行乎仙止乎禪君惟其
然是以勿賙其年而歸其全于天嗚呼是惟楊隱
君之阡

亡妻歐王二安人祔葬志銘

歐王二安人者太宅山人徐學謨妻也山人初娶
於歐氏九年卒繼王氏十年卒歐之年二十五而
王之年亦三十四兩喪相距蓋十二年而近云山
人嘗自慟曰天乎吾平生踽踽擇步而蹈何戾於
天而連傪吾二妻乎比卒而山人數有四方之役

不克葬至是解荆州歸始[illegible]卜須涇之原乃獲
祔其櫕祔于先祠部公兆焉禮也歐安人者嘉定
婁塘里人父某故以貲雄晩構大獄傾其家而安
人來歸其母贈之衣二篋歸之夕盜穴其室挾一
篋去乃安人僅以一篋從比入門諸姻來倒新婦
粧成揜口詫笑其姑陳安人爲解之曰若知女子
不衣嫁衣乎兒他日自有也是時安人侍於傍略
不色沮姑心已憐之性復恂順姑夜中患嘔逆安
人再之即擥衣起或一夜數起候嘔息乃敢還寢
如是者以爲常姑愈憐之甚於所生居亡何山人
舉於鄉既上春官黜歸頹室中四壁立以安人就
養於丘嫂而自囊書遠遊遊輒經數月不歸會歲
祲食益貧安人日與其婢子啖蔬糜以給比山人
歸家人更覺爲具歎之出門初不知安人之困也
即安人口亦不及困狀山人有所善客知之來讓
曰人家中舉即僮僕厭粱肉君奈何飢其妻耶山
人佯應之曰富貴吾自有之第令歷艱難耳一日
山人將外去安人牽裾泣數行下心異之謂其有
所娠也安人曰吾輩而歸于君已絕衽席戀今顧
溺君失大事耶第吾篋中似數有物撓之者不久

殆與君訣也會山人亦夢槐生庭中籍而占之槐
鬼木合而成文也豈妖夢耶因留家數日而安人
病作矣病且死囑山人曰吾命薄不得終侍君子
後當有共富貴者幸慎擇良婦言訖而瞑時嘉靖
丁未閏九月十七日也山人既哭之而私識其語
不敢輕斷續昏事鰥居者二年父母始爲娶於太
倉王氏王氏者故名族而王安人又閑於内訓爲
人慈[illegible]朗潤遇事亡所凝滯内外靳然歸一年而
山人成進士爲職方主事于是相隨之京師三年
而弁陳安人之喪哭盡哀比襄大事出其奩中索

以營亡所恡及山人服闋補祠部郎祠部爲　天
子供給鬼神之事每夜中代尚書奏對入　西內
輒漏盡而出出時則安人未嘗不篝燈待也會有
儀部郎缺例以祠部郎敘調乃銓司已別有所主
而部尚書恚而爭之甚力山人歸語安人安人訖
曰君平生懶識貴人面今顧欲作大郎耶一閒口
禍至矣大郎者京師人目文選職方及儀制爲三
大郎也已卒讓其所主郎久之銓司竟以部尚書
前郤出山人爲荊州守蓋安人之言始驗云初歐
安人亡予遇忌日家人將飯於祠相切切語不敢

來請安人詐曰賓祭非婦人事耶詎以吾故餒歐
安人也乃親爲羞籩豆飪滌有加歲進其兒女獻
酹如儀其請大體類是嘉靖己未三月二十一日
以娠疾忽卒於京邸先是安人逾笄未字有日者
曰是女雖遲歸必嫁貴人第後有娠厄比歸四娠
俱亡恙然時時私念前語則泫然泣也戊午歲忽
買一妾躬膏沐之以見山人且畜之良山人恠而
詢之故第曰人生豈有秪耶脫若死令不霆視吾
兒女耳明年而安人果卒矣比訃於家亡問疏戚
哭者相枕藉也兒名兆曦聘太倉吳氏女受崑山

周氏聘山人蓋嘗讀詩至雄雉鷄鳴歎曰渢渢乎
何其婉而則也豈當時婦人皆自能言其情之所
至而陳詩者采之以示勸耶今世鮮能言之婦人
以故閨媛之行罕著於外獨其既死而銘之又類
擬泛然之詞以潦飾其平生賢不賢亡可考鏡也
若歐王二安人所以交驩山人者比于風人之致
析又遠矣烏忍使之亡傳哉陝丁貧厄能詘情制
義終其身亡伊阻之感而王之黽勉職事則藹然
從讓君子之風也豈直夙夜之相戒已乎然不幸
不能自言又不幸而相繼早死即令能言之士必

不能窮其情之所至然則非山人銘之誰銘耶些
之日爲嘉靖乙丑二月十二日稱安人者從山人
貴嘗蒙贈封云而故太守自梱山人者以方屏居
田野有終焉之志銘曰胡緊之殊若相締也胡迭
而歸婉相媲也謂予亡辰美曷畀也將折者延又
誰憯也人百其年子獨劇也粃糠茫茫倏壓毙也
仙媛之都杳莫躋也翟車雲從結雙袂也有鬱其
封舅姑竁也賁其幽光永亡恢也

王母戚孺人墓志銘

王母戚孺人嘉定婁塘里人年及笄歸里中王君

女夫王故饒裕女夫挾奇貲遊江湖間尋棄孺人
而逝三男子長柟次槃次格柟嘗以貲爲郎自光
祿監事累遷綿州判官所至焯著聲績每入俸薪
必以奉孺人甘旨孺人安之比罷綿州僑居潞河
之側綿州君既善官而又善計然之策時時出其
餘智以營朝夕孺人又安之忘其非宦時也孺人
年七十有三以病卒始綿州君時爲余言方先君
之客死也諸孤伶仃戚未解門外事吾母鞠之能
以義濟慈處姻黨無恡賙恤御臧婢嚴而有恩內
外人敬憚之甚於丈夫故能席遺貲以存王氏也

嗚呼語云一縷之續能引千鈞孺人之謂哉今柟
之子二人俱爲縣博士弟子員人謂王氏後當大
云柟娶朱繼瞿槃娶費繼陳格娶某女二孫男九
柟將歸孺人之柩窆於嘉定俞項涇之原從夫兆
也卒之日爲某年月日葬之日爲某年月日銘曰
何嫃不終而逝於玆胡然未亡而逢其減同歸於
藏永勿傷

撫州司訓唐先生配沈孺人墓志銘

先師撫州訓導雲濤唐先生既歿之十年厥配沈
孺人以疾終於正寢是爲嘉靖丙寅二月廿又二
日明年隆慶丁卯某月某日其孤時雍時謀將啓訓
導公之兆合窆焉以自爲狀泣而徵銘謨生十五
年從訓導公授經乃所授經處即沈氏別館孺人
數爲飲食之已竟授唐氏易以幸有聞於時今俯
仰三十餘年而訓導公夫婦則相繼亡矣浮湛存
歿之感其能無槩然於懷耶銘惡忍辭按沈氏嘉
定著姓孺人之父守岍翁爲人長者業故饒無子
獨生一女即孺人性柔惠勤愿即一詘之宮言咲
不逾閾外守耕翁特鍾憐之選所字乃得訓導公
爲贅壻唐氏累世儒家而訓導公弱冠失怙頗貧

薄母王太孺人孀居城中抱幼兒爲活訓導公既
廪於澤宮所受膳資必以歸王太孺人稟乃孺人
自守耕翁所益餽薪米腆饌具以爲贈所以給其
叔氏又時時往城中問無恙太孺人治家斬斬
有節法左右人鮮當意者及見孺人未嘗不煦煦
然樂也守岍翁即一日不見孺人又惛惛憒憒爲
之寢不寐食不甘味故孺人以一身周旋父姑間
者四十餘年孝養無閒太孺人疾既革解所藏簪
珥遺孺人曰吾賴新婦養以有錙銖之積今當盡
反女耳孺人泣曰新婦席父資以稍給衣食叔氏

零丁柰何敢私之於是悉籲弗受比歿而孺人所以厚遺叔氏者視太孺人生時不覺有絲毫異初訓導公在諸生中未見卓犖孺人拮据助之一不以家事關白令得沈精畢慮博綜墳典已試有司多占高等而訓導公之名遂隱然動江左又其平生喜然諾負氣嘗與御史白同舍生李炤寃結客兵脫危賊於難翩翩然有虞卿魯仲連之風時人咸見謂爲迂乃孺人即農家子能不作齪齪語以沮抑其志孺人中歲未有子即爲訓導公置側已自生一子令時雍是也乃時雍之弟時叙時升則

皆庶生孺人均鞠撫之即以庶子雖已子中人莫能辨其諳曉大義如此也訓導公績學殖行至五十外始得一校官行且携孺人之撫州尋至任戒道卒當是時守哪翁以喪曹孺人耄而鰥居三子皆未有成立孺人含哀茹辛力承守耕翁甘旨終其身喪葬之如禮乃三子者復朝夕淬礪之令讀父書且囑之曰願兒無忘仇賊之感未亡人亦安敢忘先夫子之志令兒自廢以墜唐氏家聲也後時雍時叙次第爲縣學諸生而時升亦嶄然漸見頭角乃孺人已不能待矣卒之年春秋僅六十有

八距其生弘治十二年九月初三日也先是孺人所患脾疾逾年轉劇其叔氏即謨所善客唐道述氏有醫名數往候之度必不起已竟不起則爲之泫然出涕曰吾無兄嫂不能至今日嘻乎天乎何忍使訓導公之沒沒於世也孺人勤一生之力以死也數圖所以不朽於余至是三子果以叔氏之命來請時雍娶陸氏繼郭氏時叙娶沈氏繼殷氏時升聘張氏孫男一人孫女二人其合葬處即縣城何家浜之原銘曰爲沈也女于唐則婦侍沈之后於唐則母孝也靡間昔也不有退勉一身支其

左右貲是兩宗揆義則阜迄于未亡泊焉以守視其窆之封於億斯久生之不逢以遺徹厚

明故錢唐主簿　誥封中憲大夫嚴州府知府張公墓志銘

隆慶二年七月廿又一日某甲子故錢唐主簿誥封中憲大夫嚴州府知府張公以壽終於嘉定之里第蓋得年七十有三先是公仲子按察君任爲貴州參政視餉湘湖間念公春秋高上書　闕下求去其位未報忽一日心動即挂衣歸既登途而公之訃至按察君匍匐奔哭曰天乎何不少延

吾父而令不肖孤負罪戾於未死乎比及殺擗踊大慟幾不能生明年始强起營襄事將以是年巳巳某月某日某甲子窆公樣溪原之先塋啓徐恭人之兆合窆焉則又泫然哭曰吾父勤一生以視其躬禴弗能媚阿於世世鮮知之者知吾父者必吾友徐君乃遺狀走漢南問銘於余於戲余獲交公父子間三十年矣概應銘法者非公而誰按狀公諱子愛字原仁蘇州嘉定人上世亡顯者曾大父善琪大父清皆以貲雄樣溪里及公之父諱玘者始以布衣能誦習儒生家言配徐太孺人而生

公公生而岐嶷貌肖峻起有異質父授以毛詩嚴課督之不少休公克莊大人訓輒沉繹畫指年二十二補邑諸生尋以貲升太學公已爲大學生遭父喪獨奉母徐太孺人養而撫其同母弟某以孝友聞時弟未昏公即爲議昏諸徵采需悉埒自昏禮不少殺歲所入緡錢盡歸太孺人裝即尺布斗粟亡所恡暨比與弟析烟時人皆推其公平會有縣商者搆誣獄詞連公公書生口喑喑訥而縣官亦畏商嚚不敢直逾年始白乃所貲已狼藉不訾而公自是益縮恧憚事即先世所遺逋券老

篋中不復問人取責尋卒業太學三年以故家益無不治遂中落顧室中蕭然四壁立公亦不以屑意惟日杜門謝客并以拮据事屬伯子省而朝夕自課督按察君書一如其父教公時按察君素穎脫而又有高志不煩良師獨師公不數年而學成年十八爲諸生二十而舉於鄉二十四而登進士高第是年爲嘉靖丁未公亦來京師求試吏已得選爲錢唐主簿錢唐故東南都會囂呶靡擁小吏日不暇給公初至錢唐又視邑篆心益厭苦乃愀然嘆曰吾從神武門來悔不即挂冠今顧於馬足間丐人耶即日移疾去蓋公在官僅百五十日

人比之彭澤令云當是時按察君業已釋褐工曹郎捧檄督艘淮上不得歸公輒遺書屬戒毋貽玷闕乃按察君唯唯共令惟謹三年果以最奏得封公爲承德郎工部署員外郎主事其後十年按察君又以嚴州績上始加今封授　誥所云公少有至性能甘苦茹澹雖名家子所居機利之幾絕亡紈綺好每于闤闠中目逆諸嫖巧華侈態省即攢蹙若腥穢薰鼻遠之若浼顧獨躭枯坐自顧居常輒悒悒不自得與人接罕道言咲人望之亦慄然

如嚴師亡敢𨼆者其所取與抄論內外疏戚人必介然斬劃亡錙銖濫溢所倉非賓祭不進重肉所衣自章服外率疏布重泉然積歲不浣猶如新其憔僊居約不為恭餐多此類比按察君仕益顯門閥漸高大客有諷公少自奉者公謝曰語云輕施好奪即令我奢出顧安所取償哉客休矣吾自樂此不為苦也晚年益矜其節邑長吏非讀社不輕謁即貴人長者間移轍款其門則豫戒門者遜謝之一日有候公者忘公匿不與見杖其介使發怒去乃公第嗚然捫口而已諸蒼頭亦惴惴懾公不

延頸閾外有所乾沒以故按察君之名愈益章甚始按察君在山東時卒有娶離之感巳轉參貴藩歸頗鬱鬱亡聊而又念夫公遠矣且不欲行公咈然督勉之曰女第行吾豈昧止足哉吾家詩書之澤啓女大父吾以女貴而女大父猶白衣遊地下古他日何以相見參政官資高可泊逮三世今
天子將建儲宮覃恩內外毋坐失機會言訖淚涔涔下至嗚咽不能仰視按察君遂斥騎行既為參政二年典格於例猶逡巡重違公意不即歸比聞公疾亟歸而公巳不能少待於戲莪莪孝子自古

傷之豈獨按察君哉公初娶徐氏慈懿勤勸事尊嫜姚順克相公持其門稱年三十七嘉靖甲午七月廿日卒後贈恭人繼朱氏亦有賢行能鞠撫徐恭人之子女逮事徐太孺人始終嘉靖丁巳正月十七日卒年四十九葢二配之歸公咸二十三年數也公有二子長省娶陸氏次即任為陝西按察使娶楊氏封恭人二子嫁丘鴻姚垍垍邑諸生俱徐恭人出孫男四人其咸娶甘氏其羽聘殷氏省出其廉聘徐氏即余女二尚幼任出孫女四人銘曰湯湯沸潏礴以石芳華之頑霜霰集大氣歛揚

藉哀抑張而不翕茲蕩析恌莽之靡胡底極媮彼鬻瓌舊愿痳天植斯人能厲棘界之盈盈歛其溢噓之炎炎湍其炙既刓既痒匪白剽實理不渝尊以闓施諸亂人篤宗祏槎溪之原閟幽穸二媛從之愷以懌誰其銘之漢南客於萬斯年過則式

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金君墓誌銘

吾友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金君以隆慶之四年七月十四日卒於家先是君娶陸氏生子男一人年二十二先君若干年卒比君之將卒也乃囑其伯兄岳之季子大振為後岳嘗後君之考而大振

又君故亟屬意著蓋治命云至是大振卜以其年之年十二月廿又一日甲寅將窆君於漳浦西之新阡而以君之子應揚祔焉禮也君諱喬字子遷世居嘉定之槎溪其後徙漳浦君之曾大父鑑大父源源生三子長曰洲登嘉靖丙戌進士有理學世稱沐齋先生次曰瀚是爲君之考配顏孺人金氏故農家至沐齋公始貴自沐齋公歿後甚三十年子孫亡以一命昌 朝籍者及君之身更以太學生起家爲令官方是時 天子初嗣大歷服君嘗以職事侍 講筵蒙 簽予者再已恭 覃恩

君復以制格請竟得移贈厥考爲登仕佐郎如君官誠異數也君乃歎曰始吾慕仕冀一報先公耳今復何求而尚絫明時哉遂引疾自免歸君生而善病病輒喘憐累日夜及歸杜門謝賓客却徒御日屏一室檢方書以自頤然君負綜理材欲自試於家即毛瑣纖細必躬爲調節以是神益罷斃三年而病甚竟不起得年僅四十有八初登仕公以貲爲俠喜務豪舉而君爲人沉鷙靜密雅推伯考訓律已嚴守官慎與士信執親之喪哀瘠財有分辨君雖處饒裕而刻勵枯淡常嘗於寒畯至推以

利人若郵孫祠厲施療掩骼之事略不爲秋毫頓惜計御家人尤斬斬有矩矱即童髦男女毋逾閾覿顏色者令邑中稱閨門雍肅必先金氏固沐齋公遺之而君能勿替之也大振者即沐齋公之孫爲邑諸生有子男二人如圭如璋女子三人于君爲孫男女君雖夭閼於世而迹其平生庶幾始終亡憾者爲之銘曰世以形嗣繙雲可子貴其有齒原壞不死君之所無未足深訾謂壽而昌視君所履我銘斯藏君咲而起

明故處士封君墓志銘

君姓封氏諱炳字顯臣封故姬姓爲顓帝後裔周時有掌封之官因以官爲氏漢唐間世多顯人宋建炎初有諱載誼者以承事郎從康王渡江遂占籍於嘉定故今馬陸塘之封氏爲邑著姓君之高大父庭範曾大父東平州同知錦大父淳考杰爲縣學諸生母陸孺人是生君封氏世有衣冠比君之考儒而喜俠爲人不訾省以故其家外若充然而其中不能副之也君生而精悍多心計能壹意生作以纖嗇佐其勤勤逮老不少休封氏之業至君之身益饒裕始掌鄉賦鄉人即推其平中歲請

習國故而尤長於錢穀河防及戕吏諸事縣大夫
時就質焉嘉靖間爲條悉已施之無不驗白者嵗癸
丑倭人内訌縣故無城令尚昌岡公思議爲城城
以捍賊費省而工辦藉君之謀爲多君娶徐氏生
二子域堺已析焉陸塘之故產授之比域堺相繼
早殁而君自營其居於治城更拓產如馬陸塘而
君年七十五復舉一子今所遺十歲兒壓是也域
娶楊氏生子男一人萬鍾是爲君之受重孫堺娶
毛氏無嗣屢側室王氏出聘徐氏即余伯氏女女
三人壻張治葛㵒王模曾孫男一人慶元君之生

以弘治元年四月廿七日其卒以隆慶五年十月
十九日享年八十有四其葬以卒之年十一月廿
日歸馬陸塘之新營啓徐孺人之兆合窆焉其狀
出君之從子壇文而不誣而鞏鞏衰絰踵吾門而
丐銘者壓與萬鍾也銘曰禮稱七十曰老而傳君
既傳焉舉子老年亦既舉止亦既傳止取數之多
是曰繁祉我銘斯藏以利其嗣

李翁夫婦合葬墓志銘

歙人李翁既卒之逾月而其子守等將卜葬焉與
其所出孺人合窆直肯踵余手狀而謁銘余憶往
年訃偕北上道臨淄臨淄有二李允弟者家而務
結客與余遊間爲道其伯允㫖賈於嘉定之槎溪
爲人長者即李翁也顧余未嘗識翁而獨識翁之
子守數往來其家觀所藏古圖書彝器甚夥時翁
已老而謝客故余竟無從識之也令原指張三十
年所謂二李允弟者殁久矣而守等始以翁之訃
來告何其多壽也蓋翁生成化丁未十一月初九
日卒於隆慶壬申十月廿又二日春秋八十有六
云槎溪人言翁屬纊前一日忽杖而逍遥於衢衢
之人難視之莫測其所爲遲明奄然逝矣了無諸

難苦若仙蛻然者可異也狀曰翁諱天益時美字
其先邑宋南渡籍於婺源之嚴田里已徙歙之長
齡大考源考福寶妣吳氏是生翁翁生而穎特宜
學書而婺俗重賈翁年十三即業賈走江湖間已
能操奇贏往往以輕貲收倍息又十年遊槎溪樂
其土風家焉李氏日隆隆起時諸弟幼失怙翁育
鞠之長亦教之賈已皆累貲鉅萬其析處臨淄者
與槎溪之産聲相埒也翁雖賈人不斤斤爲厚藏
計稍羨即斥散之歲饑嘗施粟以代賑者二邑城
城出緡錢以佐有司之急者一他如舉墜修廢亡

論公私有募賑應者亡算皆以富而附仁義之事
婺人悍而喜爭翁叓坦洞無他腸即不翊翊軟媚
而人飲其和者無不訓李翁厚已誨諸子各循其
習不一切督過之乃諸子亦斬然互自砥立爭以
意娛翁之老宜其壽而令終如是呂孺人者亦歙
人有賢行長翁二歲先二十一年卒實嘉靖辛亥
之三月廿日也享年六十有八諸子五人長即守
娶吳呂孺人出其四人皆側室子寀娶汪錢氏出
宰娶潘陳氏出嘉定縣學生爲弟天武後守娶汪
亦錢出寀取潘徐氏出孫男八人孫女九人其塟

以是歲壬申十二月廿日其原曰槎溪之抱龍逕
始翁髫年嘗過姊家出新安山中道遇虎翁稚不
知其爲虎前迫之虎掉尾投莽去有樵于麓者遙
聊之咤而奔告其家家之人私祝之曰是兒必英
物也李氏其昌乎其後果然銘曰世幻而浮蹁躚
以遊豈其擇穴必長齡之丘蘧然而蛻於是也其
未休

勅封太安人唐母盧氏墓志銘

唐母盧太安人者山東憲副唐君愛之生母也始
憲副君仕　世宗朝爲職方署員外郎以天官考
最例贈其考某如其官階承德郎妣沈氏贈安人
而太安人得受今封云盧氏故嘉定巨家太安人
之父僭毋何氏生十九年而歸承德公沈安人已
殁逮事其姑馬孺人當是時唐氏方盛家貲且千
指馬孺人春秋高爲家事於側室尤孺人乃尤孺
人之春秋亦高自太安人來始分尤之勞承德公
少年喜務豪舉太安人從門內應之靡不辦給及
中歲家寖落而承德公意度自如太安人更拮据
以佐盤匜之費異時賓客無求去者承德公之舉
子也晚已又以數舉子爲著憲副君方遊學於外

而承德公益老不治事太安人獨兼筦支其晨夕
令憲副君得習攻其業以故一歲中自諸生連取
科第而承德公尚無恙再請省覲還錫衣翩翩承
德公咲語太安人曰是兒昔以累女今何如耶太
安人俛首謝不敏居亡何憲副君初謁選而承德
公卒太安人痛其無祿哭之盡哀其後雖久處榮
貴間綺繡在御鍾釜滿前而屏華茹素終其身泊
然無改於疏糲之舊然居常猶斷斷嘅以暴殄爲
戒乃其家之粃糠瑣屑悉經檢括比老不少休憲
副君之宦遊蜀浙也每行部諸郡縣則太安人爲

之躬視廁牏即三尺苔頭無敢窺閫外者其操家精嚴斬斬多此類憲副君調至東臬不數月坐飛語報罷太安人聞之歎曰官豈吾家物耶第令家人促裝耳略不色動憲副君故純孝人既畸於時一旦祿位去念無以娛其親頗悒悒不自得太安人更怡然慰解之每深夜篝燈搨前與憲副君輒究溫移時率知命無求語其語諸子女亦然比太安人病病且不起憲副君擗踊大慟曰天乎吾平生於內外人無所恃乃獨恃吾母在而又奪之也吾何辜于天乎比持喪毀瘠幾不能生人皆憐之

太安人卒于隆慶之辛未五月七日距其生弘治癸丑六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九云永德公子男六人而四爲太安人出長即憲副君娶郭氏封安人次旹娶杜氏次墨次豸皆早卒女子二人俱適仕族孫男三人正聲正紀俱郡學生正聲娶袁憲副女正紀娶楊方伯女閏郎幼未聘孫女三人長嫁故縣學生潘道淑次許聘陳方伯子爾縕殤焉俱憲副君出次亂太學生丘槃出先是承德公卒憲副君既窆之潬涇原與沈安人合至是別爲太安人塋於潬涇之西北是爲新潬涇之原相[illegible]不二里而近而以萬曆元年癸酉二月三日某甲子葬禮也憲副君自論次其大都泣而謁余銘余故知太安人者銘曰水朝於宗蜿蜒如龍而坎是封於萬斯年曰晉吕氏賢母之宮

陸子溫墓志銘

君姓陸氏諱琦子溫字其先扈宋渡江家於江南故今陸氏世爲嘉定縣人居治城北里君之大考純稍以勤嗇起家逮考廣而家益饒裕始令君與君之弟璲同學書已同爲縣學諸生時北里未有絃誦聲或歲大比君兄弟上試京闈冠裾縰𦁕輿馬在門則北里人嘖嘖羨不休以爲機雲復生也

久之璲以貲升太學上舍嘗仕爲鬱林州幕官比能歸而君尚在諸生中辭謝去姑以例授儒官老焉非其好也君天性倜儻年十三時父坐法當贖鍰千石君獨詣直指使訟父冤直指使改容奇之爲還其贖君跽請曰贖我易耳所不可罔者法也願留鍰以備賑從之詞意慷慨已翩翩然有秦舞陽之風比長益喜任俠即逢衣生多賢豪長者之遊日治酒會從召賓客爲歡不瑣瑣作寒畯態里中有疑事往質得數語立解間部使行縣或縣大

夫有所懿識則君奚然首對於是非利害之際閒陳別悉取辦於猝然上官輒許聽之見諸施行卒當事實蓋亦愧學校者盖四五十年以彼其材略究於用必非世所指盡以為腐儒者也君居常事外郁太孺人備極孝養每出飲他所席見珍果必懷歸以奉太孺人比晚自遘脾疾度不可起特年六十餘而太孺人年九十矣朝夕輒擁床仰顧曰天乎安得須臾無死以畢人子大願耶已太孺人先卒君猶强穿而跣哭于墓冒風雨之日不廢哀徹旁舍人皆憐之又數年而君始卒實隆慶元年

丁卯七月九日也距其生弘治十年某甲子八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一云娶王孺人子男三人長允文縣學生娶徐氏次允武娶張氏側室顧氏出次允中為縣陰陽學訓術娶李氏女二人長適張省次適鴻臚寺序班金喬俱王孺人出孫男三人汝鸞汝麟俱卒汝鵬曾孫男三人允文允武先後君蚤世並以萬曆元年癸酉某月某日墓在振武門內橫涇河之西原銘曰儒者之用以豎則棘稱其為通其躬先塞然則名經治事之教又安所取擇焉而君之所以林撒於世者因有用而為無用吾將押睨於井潦之側

陳炎公墓志銘

陳炎公者諱模字範卿吾友鄉進士炎之父陳之為嘉定人莫詳所始　國初有諱世保者瀕劉河而居雄於貲其后寖陵替至今土人能指其廢墟稱故家陳氏云世保生道傳道傳生綵綵生淮淮為婁塘里周氏贅婿遂徙婁塘是為公之父原柏府君府君生二子伯楨仲即公公生四歲而失明或詔府君曰有子如此不如無願勿舉府君曰是兒啼聲高且有性他日持吾門戶者知為誰耶卒

舉之會六歲又失母府君更自為母字之加郵閒與語小學故事過耳輒了了不忘因延術者教之星卜公輒善星卜已婚張孺人而析之產半公讓不能應踐更請與伯多而自縮取之僅僅餬口而已而公與張孺人第務織嗇而拮据其家復佐以星卜之入久之亦稍稍饒給比生炎炎少時絕秀慧公默而視之奇早令就外傅授書日皆過之亡隙然夜中猶篝火相對意斷斷如也炎既為縣諸生已有駿聲公更遣與邑中諸先生長者游以益進其所學所居傍溝之湊公輒戒炎謝少年勿往

炎從遊學歸即閩戶讀書即不讀書寧臥不輕闖閾外也以是里中推推炎爲質行君子然才高射策不中者十蓋逡巡縫衣問餘三十年業稱佗游矣乃公所以應裘炎者不穫不止凡家之米鹽瑣屑一不以關白炎炎即垂老未嘗見其一日廢替也歲癸酉炎應天春官始從北京兆舉時公年八十矣比捷至公環除走沾沾語曰兒有令日耶吾即死可報先人於地下矣明年公果病病且劇度不能待炎歸蓐寢而忍需之乃炎以是日歸公以是日卒此天也其卒爲萬曆甲戌四月十九日公

之得壽蓋八十有一云公性篤於孝友父就養伯所不欲以累仲公思曰致之以父喜奕豫學奕客於家父來見奕即止留驩竟日乃罷明日復然父病公扶徃侍湯藥亡晨夕間比卒而哭盡哀其後遇伏臘輒哭伯亡而遺孤單弱公爲捍其外侮而囑炎訓飭之迄於成立初炎中歲有女亡子而雖糟糠室未忍別有所御公毅然爲置側已而側果生男子此皆公見事之大者蓋公平生目不識蒼素趾不移阼序而胸中奇邁峻朗好俶儻之畫策聞人聲知其年辨銀色眞贋人不能紿其於四方

物價低昂山川道里之險易與商賈閥閱之爭時趨舍亡不炯然若燭照數計其剸決事情若強弩利刃迅發而立斷無絲毫凝滯初公營室於某氏有物夜嘯於奥初疑家人辯紛聲已竟曉不輟知爲某氏鬼也公起呵之曰吾盲人能攫取而室耶急去毋久溷爲也言訖而鬼遁其膽氣雄桀類如此劉河之廢由公興有以也哉公子男一即炎孫男一如圭孫女四炎卜以某年月日塟公於某原之新塋走狀武昌問銘余遊炎久閱狀訖多不悉更掇其佚事爲之銘曰公昔肇處火燎於梁家饈

其亂莫之奮攘公跛而蹺依依皇皇門有十人慰曰無傷姑闔而戶禦其或戕乘高撲之伐於方張燎竟不延盡室保康繄何人斯爲施無量識其姓氏謝歸其鄉明日當來貴金以償遲而訊之渣爲杳茫惟神降止變幻無方弭灾布福利其善良沛澤滂沱豈惟帝王凡家之肇有開厥祥易隘而闊轉否爲昌三十年來以莫不臧劉河之始復於湮塘施及亂祚曉見翺翔古之矜人今戾厥常造物委和惟心之綱心之炯矣安用目光以廢爲輿貽慶則長我勒幽珉以闡潛光鐫庚勤兆予孫莫忘

後千萬年有鬱其藏

山兒瘞志銘

山兒者徐姓其父吳之嘉定人母金萬曆元祀夏五之十二日庚寅生山兒於武昌之臬廨廨后爲黃鵠山故呼山兒已彊之赴豫章病痉死焉實七月十三日庚寅也蓋山兒生世僅六十有一日云其父母爲葬豫章城北天寧寺之菜園始山兒未娠時有金陵尼指其母曰歲當娠娠且男也靠山生逢七厄山兒之鄉故無山也是時余方卧家尼去不省何謂今質之無不奇驗銘曰一日億日一

世億世孰爲乎彭殤而不同汝蜉蝣之寄

王山人墓志銘

王山人者諱翹字特羽一字叔楚世居嘉定之羅溪山人生數歲而孤鞠於仲父綸仲父之子其伯良於醫嘱而授之醫山人謝不能而自誦習儒生家言弱冠補郡學諸生山人故貌侵而警慧過人自髫時已嬉戲圖繪無解唐人韻語既爲諸生益暱之而寖踈儒生家言已坎壈於膠幾二十年輒委逢衣而唶之曰吣惡用是楚楚爲者而禁梱余耶竟罷去而挾其詩而爲山人遊山人詩宗孟郊

能襲其枯淡之指而不剿其言其而不知誰宋北山水疑宗米芾而間出新意尤工草蕭與竹海上故推爲前無當山人技者自山人出而少年爭延重之然山人不甚靳惜其技有求者慨應之酒酣濡筆無不滿意去人以其易構無致重賄者即少得不盡納諸室旋散斥之山人性復骯髒不喜游媚貴勢人以故其技不能出闤闠而走大都乃諸布衣游談公卿間者未嘗不津津竊推讓山人也山人自以無脂於世比老而益于忽與之處者意稍不注即咈然去之人有召而卑之褻者已布豆

而主弗見也山人怒罵曰而將乃余耶即發豆而出馳余告之故余私隱之曰火熸其焦矣殆將病也已遊江東騎而顛傷焉歸果病病數日而余走視之羸矣猶手余詩而頌賞之也閱逾月而山人竟不起寔隆慶壬申秋七月廿又五日得年六十有八配周孺人一子用賢能世其業娶吳氏孫男子三人女嫁沈士齡塟以卒之次月十七日庚午其襄事諸與山人素所往來者經紀之狀而丐銘者山人之從子用仁也余交山人三十年矣知其死而必有關於世爲銘其淌淡之墓曰嗟女宜石

田之農而寒其豐乎將斥其觚而斷其躬乎將錐
之如食其膏而毛之﨟乎已乎已乎昇女者夢夢
乎吾貞女於宮而旌於無窮乎

亡友忠伯朱君墓志銘

君諱顯卿字忠伯故王姓以曾大父瑄贅於朱生
大父杲遂冒朱姓世籍嘉定之朱家衖而父鈴號
守誠公者以農起家頗積高貲母王太孺人生君
一男子白皙而長身望之如玉人兒時即孝愛天
至父從他處歸抱君置檻上輙欲離去業攬鞍上
馬君視馬泣數行下牽衣袪為挽留狀家人異之

少長讀書善記已隨父僑舍城中就外傅守誠公
故任俠日徵歌選舞召賓客為長夜之飲而君與
其傅自伊吾旁舍間若不聞也其醇篤如此既弱
冠無所知名里中有相人者謂紈袴君謂君相不
當成諸生而君是時方就侍御王公試文且奇甚
客持君文以驗白相人者已而君名果在高等而
相人者始大慙潛引去明年遂補縣學諸生亡何
廩于澤宮屢試于京兆即屢不第而自是文譽翔
起英中佳士爭折行交附之而君又善談名理雜
以稚謔一啓齒即傾其坐客所至載古圖書彝器

自隨佐以觴咏流連歡洽翩翩如也四方畸窮之
士日踵君其門亡不謂朱君厚已故君雖老為諸
生絶無寒畯縮恧態施過其積庶幾附仁義焉妹
有寡而獨無告者鞠之給其身而仍斥槖中裝嫁
其女家師張某與其妻老而乏息且執貧也日
擔果以贍歿為舉其二喪一令君越人坐錮擊勢
室報罷垂槖而歸君憐而厚津之比家居歲時猶
候遺不絶而諸博士有空匱者無不仰君以為緩
急然君即務家舉而動以禮自閑平居服御頗都
麗比執守誠公喪踰祥寸帛不施於體而奉母

王太孺人雖朝夕非公事無敢去側至其揖讓盤
辟尤明于少長之節見先生長者未嘗不色降也
先是君無子或謂子可種而有居常輙服熱劑逾
年而肺病失音余自豫章歸見而私隱之曰嗟忠
伯其不食新乎方是時君在牀中癯癯然骨立也
而日又經營新兆治守誠公葬事勞與疾遘遂不
起乃君竟無子而以從弟約卿之子士元為後遵
治命也君卒于萬曆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距其生
為嘉靖二年閏四月七日春秋僅五十有二元配
劉先君卒葬于新涇祖塋之側繼楊生一女早卒

子男一卽士元聘沈士元將卜某年月日塟君于莢涇東荒字圩新塋之昭啓劉氏龕合祔焉先期以其甥縣學生陸應麒狀走數千里抵書問銘往劉之窆也余銘之矣今復以銘君嗚呼悲夫銘曰世謂有子以目爲愉目之瞑矣烏知有無以有非有何有不徂以無可無何無之吁有有無無玄化之樞君執其樞逍遥天都後千百年神求勿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墓志

明中順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周公墓志銘

故中順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崑山周公旣卒而葬之十二年其再仲子禹績流寓於蘄蘄故公屬部部人巳尸祝公而憐仲子之來也則納諸胡氏之室婚焉而禹績以是得補蘄諸生而賔余之塾也一日禹績手狀匐伏予而泣且請曰先中順不幸中道棄諸孤乃諸孤藐焉寡類以蕩析厥家而

頊尾於四方也以故葬弗克齊諸壠以顛隕先中順之令名則諸孤何以能子願先生圖焉予仕於嘉靖間蓋與公同　朝而又嘗同官楚也實雅悉公之爲人旣受狀則亦欷歔泣曰嗟嗟天乎傷哉貧也此豈清白吏之徵乎按狀公諱美字濟叔嘉靖甲辰進士釋褐進賢知縣擢刑部主事晉員外郎出爲湖廣僉事歷四川叅議廣東副使免歸歸一年而卒年五十有三周氏故常熟農家世明茅涇巳茅涇之畝涂而侯指數百俱轉從去而公之父封承德公某者則徙崑山著籍焉故今爲崑山

人與其配徐安人生公一子公生而柴瘠一劇之
大幾如瓶五歲不能行承德公切憂其難舉所長
骨稍肉而特穎慧强記喜讀書然食貧亡以朝夕
而又苦乏師承即閉門研誦伥伥無所得有鄉先
生延平守沈公者故善易一見奇之引與其子紹
慶相麗澤因教而授之經公以是盡究延平公易
指駸駸名出諸生上久之與紹慶先後俱成進士
而周氏易義遂爲海内博士家所傳其爲進賢邑
有勢人方席　朝寵而其家子弟頗怙而恃令歲
侵其賦弗輸公以法繩之令必輸無所假貸會山

寇平得巢不千章擊諸邑勢人復請以治第公下
應盡輸諸將作以治公宮勢人愈益銜之無所中
比被徵乃竟不與選而僅得刑部主事其爲主事
以才簡司漕理居淮多暇日則從其總漕都御史
何公鰲受陰符鬼谷諸秘書手自校録公自是又
習兵家言而何公鰲之爲刑部尚書也適江南兵
興　詔遣工部趙尚書視師業有奏署何公以公
名薦公知趙尚書不可同事即堅辭弗行已爲何
尚書勘定律例共奏進軍調衛已徒杞徒數條悉
見施行而僉事湖廣也屬治兵佐蘄蘄介洞庭彭

蠡之交盜日艇而剽箭激白波間往來閃忽公度
非舟師莫可禦而漸人故無當水戰者乃置弋船
數十而募海上人教漸人以沒令能銜刃出入水
中而風雨深夜公自乘魚舸密偵徼卒而懲賞其
用命不用命者由是軍聲日振盜艇屏匿而故盜
才吳二姓咸自詣公伏辜方是時楚漕木急而兩
臺以費不貲議發興山鑛助大工公白鑛入天府
直泰山杯壤耳而亡命一聚利不敵害所維繫地
方非細故也願勿發便比議寢而興民賴之其祭
議蜀中當分守濫州念親老不能奉之行上書乞

休不報比至屬專理黃冊公故精勾股日自磨算
民間口業之數亡詭脫者即老吏皆從旁吐舌以
爲不如而公自顧顛毛亦種種衰白業倦遊矣居
亡何而得左廣之命蓋備兵瓊州海外也又上書
乞休不報而公尋宅承德公憂會天變計吏而陪
京言官交鈎鉅諸竟以公當之坐免而公自以平
生堅忍一旦爲小人誣衊憤不自勝忽發狂疾人
皆異之乃其疾或發或止發時不知爲公止則公
故在也會九日獨攜壺榼步入馬鞍山逍遥竟日
而歸乃召諸子前囑曰吾算數殆盡矣促治後事諸

于情然不省所謂以爲洟而譫也然自是恭以絕粒者兩月翳緜之夕兆戟指瞋目而口喃喃語多不甚了了比家人持錦衾覆其腹則叱曰吾苦塊罪人何用此急易去已易去而公瞑矣時嘉靖甲子十一月初十日也蓋公筐錫時嘗於青城山中遇異人又嘗遇裴仙人慶於淮授以靈藥以故事多前知而其卒豈類尸解云公爲人寧靜恬寡默而好深沉之思於書無所不窺自經史外即曲學小數稗官雜說悉講解貫串以冀施於用而自以起家藉難居常攻苦茹淡不妄與人交際即歷貴

顯所往來者第故社中逢衣生一二人耳又不喜殖產爲子孫計故身沒至無以爲殮所著有四言詩二卷考定八陣圖變二卷藏于家七十二賢像贊二卷刻於成都娶張氏封安人丈夫子五人堯揆娶傾舜秩娶沈繼嚴禹績娶王繼朝湯衡娶陳文駁娶許而堯揆舜秩禹績俱爲諸生能世公者孫男十人而兆是葬以某年月日是爲唐莊之阡銘曰以世視公欻陷槁枯以公視世奄忽有無擬其樞而鑰其郗舍然於遂廬之適也而去之以遊乎沆碭之區而誰爲之雕雕盱盱也耶於乎

明封國子監學錄劉公墓志銘

當永樂中安南既附復叛　詔遣西平侯沐晟等征不庭而以大司馬儁視師至大安海口颶作援絕死焉逮　昭皇帝議卹　賜謚愍節錄其子奎爲給事中復其家於是愍節之子孫籍江陵者世斤斤守其緒弗墜蓋六傳而至今封學錄公以世遠寖微公初溷迹賈服浮沉闤闠間無所知名頓獨念愍節公被荼毒歲時伏臘則聚其族人相與哭祠下矢相保以無忘大安之慼而公有子維特頴慧能讀先世遺書乃日夜刮磨之已維竟由諸

生起家博士歷國子學錄尋被選入南臺爲侍御史儼然當　天子耳目之任蓋距愍節公已七世而復其始實公有以啓之也公生八歲而孤母于燕母吳皆以青年誓栢舟而煢煢然居也公不羞竂寠稍支吾以給卒承兩孀母驩至終其身喪葬之如禮公所居里耗應戍更者業輒徙去稅無所籍而甲之儈謀代之輸斂輒椎埋自肥而仍籍逋於官官急稅其不暇問椎埋狀第責甲賠輸于是劉氏賠輸無田稅歲至若干石乃劉氏諸長老故涵愞不肆事無敢發儈奸者公年二十獨攘臂奮

曰吾愍節公捐七尺以徼惠於子孫而忍以其餘
飼虎饞耶出與僧爭辨且訟之官僧自是斂手不
敢強食劉氏而食他甲如故諸長老又踵門語曰
里逆而輸諸甲今甲亦虛官豈能終爲愍節公地
不一慨劉氏乎而吾屬其無子遺矣盍亦徙諸公
曰徙將安之而不顧祖宗菟裘地耶吾當爲營別
里以安劉氏諸長老曰里容易別哉而誰資斧汝
者執不可或勸公早自爲計公斥之曰祖孫百世
一身也而爲胡越視即他日何以見愍節公於地
下乃匍伏投牒監司白所以不能存先愍節祀之

故恐辜 累朝恩貸監司憐其意竟移縣爲更里
而劉氏遂別籍於沙市三廂云蓋公以徒手拮据
門户爭內衛其宗外扞圉奪辛勤越三十餘年而
訖成其志人以爲難公故未嘗學問幼從于夫人
授書長益嗜書頗泛濫并籍解大指慕賢豪長者
所爲故當布衣艱難時發謀出慮動不肯下人而
其祝侍御君也尤眷侍御君之官學錄也會上
兩宮徽號覃恩所生格於例乃請以其封移封公
而公始受 勅命冢章服如其子官若天有以報
施之者比迎養南臺公年已七十薦紳先生自九

列以下咸爲歌詩觴公祈壽一時傾動京師備極
榮享壽卜何卒于子舍而侍御史君得親承含殮
木將遘云卒之日爲萬曆乙亥九月初七日距其
生弘治甲子三月十八日得年七十有二公姓劉
氏諱慎字用脩荊之江陵人配陳孺人與公共持
門户有懿德子男五人長郎繼娶周氏次約娶張
氏次纓縣諸生娶李氏次綸聘趙氏次紘尚幼未
聘爲公七十一時所生女子三人嫁鄱陽學傅劉
莘與毛文炳諸生李璧孫男十一人御史君卜以
是歲丙子三月初四日葬公於二聖寺諸倪原之

新阡而自爲狀踵千里丐銘予爲荊州時嘗識御
史君于諸生中而因悉其世銘烏敢辭銘曰烈烈
愍節殊國殤也大安埋骨耿天綱也宜爾子孫百
世昌也六葉有隕恍其亡也翕焉墜緒紛助勤也
碩果不食慄寒霜也占得其輿闡徵祥也七世載
始鬱斯皇也公實引之迓前光也承家徇國未同
芳也

王氏姬壙志

始王夫人之歸余也有日者言其將不利於姬已
而姬輒泣而姬又數也數娠而又多女少男余爲

郎時王夫人少娠五矣則悽然謂余曰吾寧忍雍以舉女哉顧後無娠焉以終事君子也乃爲置側於京師而得王氏姬其父錦衣校也母所生三女而姬爲中女生十五年而內余室王夫人憐其少也躬膏沐焉字之如女而姬性婉順雅飭絕不作燕女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態以是益當王夫人意逾年王夫人更坐娠卒業專夕矣而姬遜不敢當專夕也其母來丐簪珥絺繡爲其女裝予屢其盈也抑不與而姬了無色沮又逾年而繼金夫人金夫人稍御之廢而姬憚事金夫人又甚於王夫人

不幾微間也盖姬歸五年而舉一子即兒兆稷也既舉稷兒而瘍發於脛日寢尋矣勉隨予宦襄陽居二歲所而余有虔州之行行之日姬擲而蹶焉不知其患疑中痰也已還於嘉定自是癸脉絕漸瘵矣藥之弗瘥姬一日私語余曰吾姊亦死瘵也殆不及新乎余宦虔州五月歸而視姬面盡赭色則火燔之矣明年二月十日姬忽召稷兒至榻前相對曰不出一語第頷之泣兒顧母亦泣已而侍人皆感泣是夜不起矣有隣少嘗爲余言凡女而側也生必無辰多不勝子側而勝子百無一焉余始不信於乎豈姬以不勝子之故而瘍而瘵而竟殀其軀也小星之詩曰實命不尤吾如姬何哉姬年二十有七禮如夫人不卒於寢不祔于姑不祭于廟以避嫡也故別爲之阡於某原而以某年月日葬之云

陵兒志

陵兒生於京兆之官舍是歲嘉靖辛亥余爲職方郎會有山陵之役既還而兒生遂名之曰陵其母王夫人也兒生而白晳瑩潔如玉王夫人日護持之不令暴風日既睟而後見客客驚詫曰世間乃

有是兒耶眞可當謝家玉樹矣兒慧更解人意遇衣繡客輙投其懷附之以故客來無不羨歎余之有佳兒也始睟之日家人方綴釆繒衣兒戲於廷而隣有拐媼者襲麻而闖兒忽啼王夫人心惡之姑遣揚媼去明日與之袚數月竟無恙明年癸丑正月痘發而劇召錢醫視之愕不肯投劑去更召他醫不欲言其姓名醫利予金錢日投一劑則索予金錢若干二之則倍三之則又倍且給余曰須鵝汁灌兒令毒出卽愈矣盖京師鵝價踊而醫又欲日啖余一鵝也如是者凡十二日所殺鵝與損

金錢無算而痘益殆乃復召錢醫語以他醫故錢
哭而不言而兒竟死予時適在內艱不及携兒櫬
歸遂假城東何氏隙地葬焉兒蓋年十三歲云後予
服闋補祠部郎乃為錢醫具肉殽錢名增吳人貌
甚寢而特良於小兒醫併著之不書壙以葬外也

六歲兒五歲女壙志

六歲兒者生六歲殀五歲女者生五歲死二豎以
不成殤未名故以歲稱其母金夫人也金夫人數
娠皆女而獨舉六歲兒以其舉之難生兩月遂納
諸伯氏之室為其後兒生廣額豐頤隆準方面有

至性頗不類凡兒伯氏教之讀四言詩隨口記憶
過即不忘然已知嗜賂每從伯氏所來必為母
覓金錢去斷斷若責負然者予私怪其不祥會衆
食擕之展墓歸而病痘六歲兒鮮病痘者痘五日
竟死蓋隆慶五年五月之九日而明年二月二十
八日五歲女復中痘死始痘發密於蟣醫者皆憂
其劇故飲之毒即稍露色而精已不屬七日枯矣
女慧而能言舉動類成人母以其絶似亡姊嘗假
鞠於丘嫂每從丘嫂歸輒以見其父母撫之如甥
且痘枎自度不起則召侍兒囑謝丘嫂之父母而

乎予訣也其音尤朗朗可痛二豎死時會金夫人
病且娩以不得躬其殮怍之痛哭輟殯絶比病痊
予終不令視二豎櫬故葬綫蓋予方有虔州之厄
杜門待罪業窮於世矣乃兩歲問家人以死亡告
者旦夕且踵至積至二十七人而二豎之奪尤慘
烈此豈亦有譖予于帝者而然耶今幸事定矣屈
指六年念骨肉之未歸于土而身之羈于楚西也
以金夫人歸謀葬之項涇新阡之陰從而祖祔焉
其為萬曆某年某月某日父為之志

誥封宜人沈氏墓志銘

萬曆四年丙子四月十又二日僉憲蔣君夢龍之
元配沈宜人卒於岳陽之官舍既遣子銜奉其喪
還長洲將卜以某年月日葬之某原之塋僉憲君
先期走使郎鄉以自為狀而余銘之始宜人病而
蓐寢之日也又僉憲君廣為延療毋驗度終不能
起每行部他郡縣輙趑趄戒行李宜人曰得毋以
我故廢公家事耶君第去我固亡恙也已行部長
沙忽心動家人來告急即趣歸歸又一夕而宜人
始屬纊及其含殮焉僉憲君每為余言未嘗不黯
然涕泣臆也蓋傷其賢而無年又客死云至是宜

之尤詳盖宜人之歸僉憲君也年甫十六家人以
其弱稍易之乃宜人旣入門逮事僉憲君之父奉
直公與其大母某儒人繼母郁太宜人備極孝養
比奉直公與某孺人相繼捐館舍而僉憲公方爲
諸生常都授百里外而郁太宜人又春秋高家政
一委之宜人宜人殫力拮据之支吾門內外事無
論纖鉅咸斬斬隄肅上下盡得其驩心於是家人
始易之者孚敬憚之無間言僉憲君故勤學郎祁
寒之月誦讀必至夜分或風雪不輟宜人對而篝
燈紉僉憲君不就寢終不先寢也僉憲君嘗遘危

疾逾年宜人不解衣侍仍自佐醫禱之費鬻家人
母以事賑白令得壹意順攝已而疾果瘥歲辛酉
僉憲君遂舉于鄉業計偕北上會江南大侵粒米
不入于室家徒四壁立也宜人更鬻奩具贍郁太
宜人旨蓄月抱數歲兒推好食哺之而自甘其粗
糲不令郁太宜人知也公私卒倚辦之其後僉憲
君成進士釋褐臨汝晉貳婺州皆當地方厭兆後
刑亂稍嚴宜人第寬解之會有大辟囚闌及數十
人當死僉憲君心知其冤然業已對簿莫可活以
語宜人宜人顰蹙曰人命至重奈何泥成案欲多

殺無罪乎君必出之已力爲之辯雪數十人竟得
減死其用意厚而見事有始終甚于丈夫不獨可
施之於家也宜人天性勤嗇郎少年已謝鉛華服
澣濯所膺翟帔非大事不輕襲至遇賓祭賜邺則
累無絲毫惜痛姑唐宜人不逮養歲時薦祠飯必
茹素齋沐而進之哀慕有加姑之弟老矣則迎而
授之室飲食之而封樹其先塋成姑志也僉憲君
無兄弟而有一姊宜人更推僉憲君之敬愛事其
姊如姑而又時時斥奩美以厚遺其子如已子族
之屢貧不能朝夕爲之賽給焉令終身無失所以

務堅其樸僉憲君好客客至輒呼酒則盤匜爵核
必手辦具種種率腆潔成享客無不滿意去過臧
獲未嘗加譙呵而指使之能不嚴而威其用情適
吐茹多此類沈氏故吳江世家代有衣冠族望赫
然乃宜人更駒駒抑畏不肯少自怙藉與僉憲君
起槽糠階貴膴有葛覃采蘋之恭儉而所至黽勉
警戒則究然雞鳴婦人之遺也可不爲難歟父淶
母龔氏生宜人于嘉靖辛卯得年僅四十有六子
二人長 郎錡縣學生娶陳氏次某尚幼女一人許
盼湯氏子殤焉僉憲君故廪廪德讓君子其言宜

無不可信爲之銘銘曰古有女史彤管煌煌胡幽
弗耀今也則亡匪德之亡有美孰章婉婉宜人惟
家之臧曷不肅雝之紀之綱視古莫遠姑風洋洋
胡飫有悔我貴其藏令妻之儀於萬年長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吴郡徐學謨叔明著

墓表

明故枝江王墓表

天佑　明德實繁衍祚以引以翼乗二百禩同姓
諸王環布海内暨於小宗屬國罔不蹈道循禮拱
翊　帝室嗚呼盛矣若今荊州故枝江王豈古所
謂維城之賢非耶按王諱致榫字仲馨王之六世
祖爲　高皇帝第十四子初國於廣寧　成祖之
世再遷於荊州是爲遼簡王簡王有子二十人曰

莊惠王者始封爲枝江王莊惠生靜僖靜僖生温
穆温穆生悼懷是爲王之先王母妃余氏生母次
妃陳氏王生而廣額豐頥偉軀幹儼然王立望之
知爲　帝王之冑悼懷薨時王生三年又十三年
爲嘉靖甲午　天子遣使者就其國冊封枝江王
王天性故穎異而又喜讀書雖寢食時不廢書過
目輒成誦工晉唐楷書及詩畫靡不精詣始封時
王早失先王國勢陵替稍務豪舉以振之日闘雞
走馬直己任氣目不旁睨嘗道遇武人不爲禮叱
騎士褫其衣鞭之自是國人惴惴相戒無敢犯王

者比中歲會　世宗皇帝日居齋宮崇修玄教以
風諸宗王自是稍習老氏書悟谿谷之指葆光願
靜更折節下人雖垢侮至悉含垢不爲較至遇臧
獲未嘗出誶言相加趙郡布衣朱登春者以詩遊
荊州王邸之舍旁親與之爲賓主之禮即家人小
宴必召與俱布衣性故簡亢遇事少可一日意有
所忤閉門堅卧王徒步造之竟不出王使人穴其
垣直至寢所呼曰吴何避客之深耶即引起相驩
如初其善忍辱多此類王素喜飲酒每客至必留
盡醉即無客亦不欲獨醒以是竟遘肺疾嘉靖乙

丑十一月二十一日遂不起距其生爲正德己卯
正月二十二日享年僅四十有七薨之日家貧無
以爲殮諸宗長故賢王爲斂棺服賻卹之始克成
禮計　聞　上賜祭葬如制謚曰某其子憲熯將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王於八嶺山之原從先兆
也妃廖氏東城兵馬廖鳳纓女子一人即憲熯封
長子女一人封平舒縣主先是王疾革召布衣囑
曰派不類不能終承先王宗祀溘先朝露已矣惟
是墓道之石譔銘屬於吴郡徐使君死且不瞑如
能爲我東遊乎布衣曰敢不惟命至是奉某王所

裂狀繭足涉數千里來告嗚呼悲夫余之言何足
爲王貴重耶顧念在郡時猥以文字數數過從比
解綬猶手繪余像懸之府第此其意氣豈在盃酒
徵逐間也死生契濶余又安忍以無言卹王之他
事姑未暇論覩其少務任俠業伉禮法人駸駸遠
之矣乃卒要歸於道術先後所爲若出二人焉其
苦心厲行不肯自諱其短沉冥以沒齒有縉紳學
士大夫之所難者豈余所見温温德讓君子比於
金玉豈漢紅侯北海之徒然與余故著之俟史家
徵焉

遼府王承奉墓表

生死一大晝夜也人多自諱其死乃都富貴者諱
死尤甚莊生有言其生有涯其欲無涯夫苟忘其
有涯以殉其無涯彼又烏知百年之非瞬息而金
玉珍貝子女玉帛之非長物哉蓋嘗求之學士大
夫能解昔人荷鍤與自爲送終詩之指者絶少又
何論貂璫輩也乃今覩王承奉事可異焉承奉嘗
以幣至京師求張太史文志其墓當是時承奉年
六十餘歲尚無恙太史業爲文志之矣一日詣王
死冠頓首曰臣不佞幾事　先王以遺左右今犬

馬齒長矣奉令承教自幸亡罪即不諱願王一言華諸貞珉然及臣未死之年而惠賜之恩至渥也王頷之以爲瘞生之流雖伯倫淵明復起亦何娩乎其風哉久之未有以應也今年九月一日承奉死矣王始述其大都以授荆郡守徐某書之按承奉姓王氏名大用字維賢覇州大城縣八方村人也弱冠事　孝廟爲兩宮奉御陞兵杖局左副使　武廟即位晉御馬監少監賜蟒衣陞太監命內苑乘馬加賚祿米一十二石業顯矣　今上繼統中貴人從潛邸來者多近幸用事凡　先朝舊

內臣例屏置左右會先璐莊王既承奉缺　上遂以大用賜畀爲承奉正承奉忠勤謹畏素習國典供事先惠王暨王太妃十餘年無缺失惠王薨今王嗣位承奉每事獻替蓋又歷二十餘年匡輔尤多今少保新安胡公嘗按楚中旌其堂曰忠勤體國誠嚴語云其詳載太史誌中貂璫家無男女嗣續之慾其意常在目前一旦怙籍寵靈則務以服食狗馬爭靡侈承奉雖故貴近絕無紈綺習又閑其居常足不輕履戶外所衣衣輒經浣縫儉取而嗇出而途自廣寧徙入國內故鮮畜積而承奉侍王最久絕不絲毫乾沒以故死之日篋無贏羨嗚呼彼其所需于世者薄矣又何有徇生之累而自諱其死也承奉其亦庶幾通乎晝夜之道者哉姪子週以貲爲郎姪孫良貴尚長垣王女羅田縣主其生之日爲弘治戊申二月十八日春秋七十有五此皆太史氏所不及書者余表之曰嗚呼江陵磨旗塚之原是爲承奉王君之墓

臨武鄭處士墓表

臨武鄭處士者既歿而葬之宜章縣境某原之墓蓋二十有八年矣而貞石故虛也至是其季子廷

儒自楚來爲嘉定縣學博士數與余遊一日踵余請曰吾宗在臨武之姓爲著吾上世祖以科名顯者三人曰文叟彥忠思績者今臨武人所指世科里是也逮先處士始阨居閭巷間乃其志未嘗不欲潤色詩書之業以刮礪其子若孫其子若孫亦式克祗訓先後隸膠庠者肩踵接矣先是世科之綽楔燬處士銜卹而控之有官爲營復之處士償佐其將作而序輸之金三十比卒工郡二千石嘉勞之曰勤幹哉是夫也其以餘材歸爲爾後之祥乎處士既拜賜旋絜而緣諸室祝之曰願子孫世

世無忘郡二千石言久之未有驗也最後廷儒僅
起家文學備位校官月費八分廪五斗粟至耿小矣
則何以昭嗣先人之令緒哉願自以身託於文獻
之藪光寵幸甚而不獲一辭以章大人不沒之施
而溉被來許則悲用生死而懸柔蓬處也惟是碣
而貴諸遂先生其圖焉又曰處士少失恃鞠於後
母曾留守之弗子處士大戚曰寧弗子毋有二耶
爲左右婉轉以奉後母驩訖無間言伯爲逢衣生
不能問生産處士即裒已産偏益之曰毋令以鉛
槧自窘也盜剥其仲之宮往愬之司寇擊於讐家

得反坐處士餉饋齎金所至訟其兄冤已竟出之
因繫歲飯於祠族鄙而殺于豆享祀弗歧也處士
歎曰神得無餒耶亟白之父更創祠衈腆飭脯醢
以撕其宗人戒靜嘉之禮焉處士即踽踽布衣然
居常羗梳埋齪齪之行所陳義頗高鄉人之求急
難解紛者踆踆多歸之矣諸所施於内外可覩記
者如是先生其併圖諸碣焉言已博士君黯然色
動淚涔涔弗禁也嗟乎茲惟孝子之不匱也哉余
故不識處士而識楚之俗蓋嘗往來江漢之墟以
南望蒼梧洞庭石言父斧灝氣盤鬱其民巖固而
質愨自熊繹以來疑未有琢雕之者也乃稽古禮
文之事或闕如矣以今觀於處士後裔軒洞推本
孝友雍雍乎德讓之遺也非翹然而出乎其從者
耶越人而能燕趙人語即衆指異之矣若處士者
惡可使之無聞也而聞之則自博士君之貴始附
青雲之語所從來哉表曰處士芹諱時採字所籍
臨武爲衡州屬邑父翁母彭氏妻陳氏年五十有
六以嘉靖之乙巳二月八日卒爲男子者三人廷
儀廷倫廷儒廷儀娶駱氏廷倫廷儒俱娶黃氏爲
女子者一人嫁東潤諸生黃朝夫爲孫男子者十

人延譜延訪延寬延大延覽延麻延後爲曾孫男
子者九人表忠獻忠喬忠純忠綱忠繹忠練忠維
忠繼忠可謂彬彬盛矣行將起而昌其室乎異日
處士之祝庶幾無病其耆云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行狀

先考祠部府君妣陳安人行狀

於乎吾宗自柏翳得姓之後子孫散處徐揚間宋康王渡江自沛彭城徙崑山之練祁市市人 國朝隸嘉定縣故徐氏今爲嘉定人上世亡顯者逮我考祠部府君奮起閭閻始知以經術振其家乃不肖祇得成進士爲令 天子侍祠而公亦光膺寵命南渡之緊緩有間於特矣嗟乎布衣之業誠

艱難哉小子何敢亡述焉府君諱甫字德清別號東婁居士高大父諱亮者餓於貲嘗治酒肆於邑西里號徐公坊自徐公坊廢其後世子孫益貧窶蓋三傳而至我大父三公者諱經配諸氏是生府君三公有六男子而府君又爲載中子食指繁亡所仰贍乃出府君爲唐氏贅壻未昏而唐氏之女卒其舅雅寵府君幹局將復內他氏女館府君且唉以俉宗貲府君唉曰男兒生不自立已矣寧長依人求活哉竟謝去之而娶我妣陳安人安人歸時府君年尚少而喜俠特善權奇之術居一年稍自鑪埒中人產然性好客即酒一罌豚一盂必六人共享之客至輒豪飲竟日夜不醉不止客飲不醉亦不去以故其家外若充然而陰自窘也几中歲益落而不肖祇漸長稍露頭角府君一意督課之然屢空輒支吾以給嘗延一塾師適歲饑不能治饔飧日咀豨以食師憐其意終不忍求去里人或訕之曰翁特祝是兒高若門耶何乃自苦爲也已而不肖祇幸舉于鄉又幸舉進士詘者始慚恧匿不敢見府君府君更爲好言慰藉之卒相驩也府君性卞急意有所不可則盛氣號踴日亡

旁人人始不堪之然竟亡他腸頃之事平愈自抑若人人能勝己者聞人緩急雖怨家必盡其氣力故終其身亡宿怨於人人亦亡敢雖訿府君者少故未嘗學問及聞人談古今節義事輒擊節不已比不肖祇仕于中外歷十五年所至以齟齬自躓府君每貽書相戒第云强自愛而已任荆州特屬景王初封安陸來俀沙市怫揣王初奏之被遣繫勢且叵測人來告急府君曰兒即死死封疆耳久臣猶閔不當如是耶已竟蒙 恩得雖謫歸比歸惟相對苦欷歔久之終不出慰藉人以是益賢

府君於乎詎意歸九閱月而府君不起矣天乎痛
哉勅府君微時嘗指徐公坊故址示不肖孤曰此
吾家二百年物也我必復之旣貴里中人果來售
地府君忻然即其墟治第焉蓋經營凡十年第迄
成而府君卒可異也府君故病瘻垂二十年四方
求醫亡驗者以爲痼疾也一日有道人跣而立門
外語府君曰若有所苦耶府君曰然道人因探囊
中丹一顆餌之令少臥即愈比寤而瘻中忽突出
鷩翎管者寸許疾頓愈出門覓道人爲謝竟亡所
見也又嘗乘小舟浮吳淞江江距海僅數武夜遇

颶風飄至大洋府君自度必不免俄聞空中若有
婦人咳者質明舟汩汩有聲則已逆還江口矣其
平生多夭卒類是人以是占府君有後福府君生
于弘治庚戌之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于嘉靖甲子
八月初二日春秋七十有五配陳安人陳安人者
嘉定真如里著姓也父某母錢氏生十九年而歸
府君不逮其舅獨侍姑諸氏養以孝聞比喪葬皆
如禮安人故農家子善治生而府君又日有賓客
之費安人益佐以勤嗇每課臧獲紡績以身先之
非胥分不輟比貴猶然人或勸令少休安人曰我

豈不惜勞顧富貴難久耳不肖孤爲職方郎時嘗
迎至官邸邸中亡所事事婦女日坐簷曝中咲語
安人怒曰兒亦幾何令此輩坐食耶吾歸矣不忍
見也是時方炎月强留之不可覓舸暑而歸遂遘
胛疾歸逾年而卒比卒顧府君曰與公少共貧賤
茹辛萬千不謂乃有今日然竟不能享又不得與
吾兒訣命也卒時爲嘉靖壬子十二月之廿六日
距其生爲弘治丁巳之五月二十九日得年五十
有六安人卒後五年不肖孤起復爲祠部郎上績
天官　天子覃恩所生于是府君始受封典而安

人蒙令贈云於乎二老人勤一生以締造徐氏偉
矣功施來裔可比於有國者不遷之主顧不肖孤
名位卑薄不能張而大之以伸罔極之報於乎終
天之痛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子男二人長學禮例
授太醫院醫士娶李氏次即不肖孤學謨歷官荊
州府知府娶歐氏繼王氏金氏女一人少抱于薛
氏姨者嫁縣學生張應壁嗣孫男一人兆佐娶殷
氏孫男一人兆曦聘吳氏孫女五人俱許聘名族
先是陳安人卒府君權厝之祖塋之次至是十二
年頃涅原之新阡成不肖孤兄弟卜以明年乙丑

二月十二日徙而與祠部公合塋焉惟是墜道之
石匪徽惠於文章鉅公恐隕墜先德惟執事幸不
鄙夷而寵示之言庶令徐氏子孫世世有考焉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辨

魯用天子禮樂辨

按程叔子論周公用天子之禮樂以謂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抑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是本禮記明堂位之所述而爲之說也其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而祭統亦曰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禘嘗是也至于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在明堂位則假魯之禮樂以尊周公在祭統則明周公之德以尊魯尊周公猶可說也尊魯不可說也成王賜之可也康王又賜之將何爲也此上世傳疑之事而叔子遂信以爲實有而非之也于是儒者之論始紛紛無

所取衷矣乃蔣氏則直謂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報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用天子禮樂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近世楊氏爲之辨曰史角之報平王蓋未之許也平王猶不之許而謂成王賜之否也然則魯之僭何始也春秋閔二年書禘于莊公禘始閔也僖三十年書四卜郊郊始僖也魯恐天下之議已也故藉口於成王伯禽而周末陋儒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而不自知其流于牽合附會也信斯言也則魯用

天子之禮樂成王周未嘗賜之而伯禽亦未嘗受之較然矣然則謂閔僖之始僭也當與盍觀于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篡弑攘奪何其亂也僖公而後三家寖強政爲盟主取邑止君執大夫徵牢饋拱手聽朝聘之數曰不暇給當其時天子之禮樂苟非其國故而欲後然輒用之於郊禘即天子弗問而同盟討焉魯將何辭以對矧禘疑非閔始也郊疑非僖始也春秋之法凡郊禘過時則書不及時則書有故則書隱桓之世疑無可書者故郊禘之文未見于經閔僖而後若成若襄未嘗廢郊禘

也何以終其世不一書也故王氏又爲之說曰魯之郊禘成王實賜之伯禽實受之者也後之人何據而疑其僭也何又諱其僭而併疑明堂位之誣而云僭自閔僖始也彼爲紛紛之論者直語秦之君臣耳非三代之君臣也唐虞之世茅茨土階得一言而君臣交拜無截然不相及之勢堯得舜而命之類帝禋宗巡狩輯瑞不聞其疑堯舜陟禹而率百官若帝之初不聞其疑舜彼猶臣之也成王於周公父師之也存而負扆以行天子之事沒而崇以天子之禮樂夫誰曰不可不復子則禪而帝

復子則祀而王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而爲紛紛之論者何也其說尤創聞可喜然而愚猶不敢以爲然也於乎玄會遞運帝降而王揖讓衰而征誅起君臣之際吾不能無間然矣周公之攝政也遜胥几几甚盛德也東征之役豈惟四國流言召公且不悅矣故狼跋之詩君奭之書所由作也當是時成王即未敢誚公然猶須穆卜而後通假天威而後動破斧缺斨之會比于茅茨土階之世不亦遠乎故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也調躝之畏至死靡遑伯禽親

受遺訓宜有深惕于中者而肯晏然承天子之禮
樂月不避之名以傷先公之心哉必不然矣夫祭
之得用天子禮祭以爲必出于成王之賜旣不可
以爲必不出於成王之賜又不可然則明堂位與
祭統所述豈皆鑿空詭辭歟其必有所因矣夫亦因
乎春秋郊禘之文而信其必用天子之禮樂也春
秋魯史也作史者於君舉必文其辭王國之禮有
稱名徹于天子而等威不能無異者如簡車馬也
而書大閱焉旱而禱雨也而稱大雩焉分野之星
國中山川因郊祀而祭之也而書望焉此皆後世

所指以爲僭者也而況于郊禘乎而不知其實非
僭也稱名同而等威異也郊與廟對也蓋墠而祀
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
生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
辛至于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皆天
子之禮也魯有祈穀而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
天子孔子嘗以之告定公矣魯雖用郊而不得用
天子之郊也禘之爲言審也禮三年喪畢新主入
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乃爲大祭于大廟以審昭
穆卽所謂祫祭也左氏有禘無祫其義可推已魯

襄公十年穆叔如晉且言齊故晉人答以寡君之
未禘祀則晉亦未嘗不禘也魯雖用禘而不得用
天子之禘也由此觀之魯之郊也卽社稷之祀而
史文之以郊也魯之禘也卽新宮之祀而史文之
以禘也後之儒者泥于圜丘配天及不王不禘之
說乃以魯之郊爲天子之郊以魯之禘爲天子之
禘因信其必用天子之禮樂而謂其乘大路也其
旂十二旒日月之章也其尊犧象黃目也其灌玉
瓚大圭其薦玉豆雕篹也其升歌清廟其下管象
其舞朱干玉戚無一而非天子也是求其說而不

得從而爲之詞也夫其爲之詞也將尊周公乎尊
魯乎以爲尊周公也郊祀配天者蓋稷也非動勞
於成王者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蓋嚳也不及
于周公也何謂崇德而報功也以爲尊魯也周公
不得專享天子之禮樂而使其子孫世世昌行天
子之事甚無爲也吾故曰明堂位與祭統所述皆
因春秋郊禘之文而牽合附會之者也聖人之遺
經訛闕于後世者多矣而詩三百篇獨可考信焉
閟宮之什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開魯之詞備
矣其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

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山川土田附庸蓋盟府之故記也自山川土田之外不聞其有郊典也而用天子之禮樂胡然而見於載記也孰或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孔多此非配天之徵歟然不曰黍稷重穋稙稺叔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祈農之祀魯歲一舉之而已非冬至之大郊也其祀周公也其詩曰周公皇祖亦其福汝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剛騂尊將將或曰周之色赤也殷之色白也成王以二王之後待周公故仍其郊而用之以白也以比于

宋也嗟乎周公之牡白也亦示降殺于天子而已何與于殷焉而仍其色也既許其得用天子之禮樂矣而乃靳于赤牲何也或曰然則語杞宋之郊亦不足信耶曰此亦非孔子之言也周之封杞宋也以存二王之後也然特令其用天子之禮祀禹契之廟可也而併許其郊天不可也天一而已有天下者爲之子豈有一日之内周郊天魯亦郊天而杞宋亦得以郊天天將誰饗乎或曰孔子嘗不欲觀禘何也曰夫子非病禘也病夫用禘而不敬者也既以病禘矣何待既灌而後不觀也其不答或人之問禘也未必指魯之禘也即春秋書卜郊而免牲屢矣非病郊也病怠事也且夫子之作春秋也凡宗國之事有難顯言者未始不諱也如書敗曰戰書君奔曰孫書殺大夫曰刺之類是也况郊與禘僭踰之大者魯不得而用之則簡冊之書宜有微詞而何恐于暴揚之過也昔韓宣子適魯而曰周禮盡在魯矣夫禮莫嚴于上下之分郊禘而用天子之禮樂瀆莫甚焉則所謂在魯者果何物也或又曰三家以雍徹八佾舞于庭陪臣且僭天子矣又何有于魯也於乎昭定之際中國無霸

亂臣賊子竊命逐君何所不至故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蓋顯然直誅之矣而魯故秉禮無損于先王之舊故稱之曰一變至道學者既不推明魯之所以爲郊禘而又未審于孔子對定公之語旣以誣魯而又以上累成王伯禽卒爲千古不決之疑爲可歎也

伊尹放太甲辨

蓋余少讀孟子書載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公孫丑問曰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未暇詳太甲之爲君無當於放而直推伊尹

所以放其君之心而曰有伊尹之志則可是以放
君爲人臣之所得爲也夫惟其爲人臣之所得爲
而又得聖人以爲之故能弭猜忌杜釁孽當主少
國疑之際人知朝廷有儼然不可犯之臣使上耳
嚴憚之下焉利賴之而社稷之重於是乎在此孟
子垂訓之本意而第非所以論于伊尹太甲之君
臣也夫明良喜起賡歌揖讓雍容太和忻合無間
豈非人之所至願欲哉苟無大故則雖有聖人之
德必不肯出其創見駭聞之所爲以甘犯天下之
不韙而啓亂階兆奸萌也自古以臣放君唯湯一

行之耳蓋桀之稔惡已自絕于天故升陑之師華
命之擧不得不順天應人與天下更始故其書曰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
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
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有罪肆台小子將天
命明威不敢赦以示南巢之放非已爲之實天與
人爲之也然成湯終不敢以自安故諗于衆曰恐
來世以台爲口實蓋亦自知其所爲出于人之所創
見駭聞將亂階是啓奸萌是兆則我亦何辭于天
下聖人之爲世道慮至深遠也若夫伊尹之所過

則異是矣彼其相湯而有天下湯崩而太甲立則
又相之送往事居受遺佐命爲時無幾伊訓曰惟
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
厥祖則太甲去湯崩僅逾月而卽位始見祖告廟
而主喪當是時伊尹旣以三公攝冢宰百官總己
以聽太甲方在諒陰之中固未嘗一日聽政也湯
之典刑何從而顚覆之卽果有顚覆亦豈若夏王
荼毒萬方身召遷社之罪以干天討哉據太甲書
云惟嗣王弗惠于阿衡弗惠者弗順之謂也討其
少不更事志慮佻佚見物易動肆命徂后致屢

衍伊尹恐其適已自用無以堅其爲善之心小過
不懲終至於隳失先祖之命以貽邦家之覆敗故
其書曰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又曰茲乃不義
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乃營桐宮而居之居之
也者非放之之謂也矧桐宮湯葬地也當其時朝
政一歸伊尹而太甲本當宅憂于桐使得專於
哭泣之哀兼增其霜露之感庶其屛紛華遠狎昵
朝夕興念善心自生以是訓之毋令終身蠱惑耳
故其書曰密邇先王其訓毋俾世迷夫豈有所迫
脅而變置之哉其事之始末蓋如此然則伊尹之

營于桐也禮不得而不營也其義甚正而何有于羿逐之迹也王之徂于桐也禮不得而不徂也其辭甚順而何有于廢棄之嫌也古之純臣愛君無已維持感動潛移默奪不啻牖而納之巷而遇之必底于咸有一德而後已其處心積慮又何其微而婉曲而當也故三年喪畢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遂復政于厥辟由此觀之喪未終政未可復也喪既終政不可不復也夫伊尹者亦逆知太甲有速肖之資必能亟悔其不類以圖維厥終而姑俟之以三年而後復之者今君舉有名而天下

不以為創見駭聞耳若曰放焉放而太甲之德無改于其舊焉夏之天下伊尹將自取之乎是桐宮也而南巢之矣豈不重傷伊尹之心哉今考之商書故無放之之文而胡然獨見于孟子也疑當處士横議之日儒者往往喜自廣以狹其世主乃迹伊尹之事而甚其辭若舜臣堯北面瞽瞍之類或皆出于齊東野人之語而孟子之辨據其理不據其事也漢司馬氏孔氏作史記書序遂因之不攷而紀年偽書則謬謂伊尹放太甲而自立太甲自桐而殺之而立伊陟其矯誣益又甚矣庸非濫觴于孟子之書乎夫窮經者將以致用是之不白而後世篡竊之雄恒借伊尹以為口實所從來遠哉

國風序傳辨

朱子作毛詩集傳悉本於小序而間多齟齬於小序之作其說不同或云孔子或云子夏或云國史已謬悠無據而朱子遂衡斷以為漢衛宏所作今槩鄭氏孔氏箋疏毛詩尊守小序之說不啻如天球河圖然疑宏之學何足以當二氏且序說閎遠委蛇渢渢乎有風人之致即非孔子子夏國史所為亦先秦以上之文也其間雖有齟齬難合之處

然其詞指不無所自來朱子精于訓詁直是所見至詆之為妄為陋似矣而又別自為說以勝之彼以為男子之詩此以為婦人之詩彼以為諸侯之詩此以為大夫之詩往往邪正相駁美刺互異仲尼不作孰從而考證之即仲尼而在其刪詩之時不過因列國之所陳取其可以昭鑒戒者存之於篇耳而又安知是詩為何人所作為何事而作也故程伯子談詩未嘗章解句釋第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自得之有以也哉今學者沉痼于宋而不復知有前世之儒久矣愚不自量輒取序傳二

家絫隱之其得失自不相掩又以說詩者莫難于
風則間摘國風之可疑者辨焉盖不敢偏廢其功
云爾
周南序曰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
正夫婦也此詩之本旨也傳曰若專美太姒而不
知有文王之德也文王之德顯而易見者也不待
言也婦人之美不逾閾而王化所由基故謂之風
如風之可聞而不可覩也動萬物者莫疾焉故舉
而專美之也若必曰有文王之躬化而後有后妃
之賢淑理則是矣而非關雎名篇之指也

關雎序曰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
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
也序不言何人作之是也盖如後世房中之樂追
其事而擬之以播諸管絃者也而傳駁之曰此宮
人作之也諸侯一娶始有九女文王未娶時固無
宮人也若曰王季之宮人何所係于憂樂也又曰
序析哀樂淫傷各一事而不相須今繹序指又何
嘗析哀樂淫傷各一事也
葛覃序曰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于
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
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其曰在母家由歸
寧之後而追言之也非未嫁之詩也其說無可疵
也而傳駁之曰此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也二
南之詩未必皆出于婦人之口古今人相去不遠
若後世宮詞閨情抑豈宮娃閨媛所自作也后妃
雖賢知其能爲詩否乎
卷耳序曰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
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陂私謁之
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何其說之要耶也傳既
鑿之矣又駁之曰此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

故賦此詩國君少行役之事即謂爲文王當羑里
時其詩疑不若是之舒緩也夫亦以其居者念行
者得女子性情之正故彙入之周南以見后妃之
化也不必求其人以實之可也
樛木序曰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
焉亦詩人所以味后妃之賢也傳駁之曰此衆妾
樂其德而稱願之也然以君子歸后妃非婦人之
稱也解之曰君謂小君子謂內子疑無謂也鄭氏
箋云樂只君子言妃妾以禮義相與又以禮樂樂
君子使爲福祿所安此君子指文王似也

螽斯序曰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詵詵薨薨揖揖皆會聚衆多之貌則螽斯之不妒忌乃其性也故下文宜爾字承之序言固未嘗誤也而傳亦泚之疑索瘢之過也

桃夭序曰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此正所謂母儀也家人利女貞之指也而傳必欲歸之文王非風人意也

兎罝序曰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多也傳曰言后妃之化非也似也周南之化有以后妃爲重者有以文王爲重者閨門之近如

卷耳桃夭芣苢之類屬之后妃可也邦國之遠如兎罝漢廣汝墳之類屬之文王可也然言文王而后妃在其中矣言后妃而文王在其中矣二人交相重也不必分析之過也

漢廣序曰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漢廣則德之所及亦廣序言未嘗謬誤而傳疵之何也

汝墳序曰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傳曰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故追賦之也末章魴魚赬尾閔其勞也王室如燬燬火也言王事雖急如火不可忘將父將母之心故曰父母孔邇蓋望其歸也觀上愍如調飢不我遐棄之詞可知也而漢儒以王室如燬比紂之酷烈以父母孔邇比文王之德殊無爲也而傳又因之何也

麟之趾序曰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傳曰文王后妃德脩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于善如麟性之仁厚是也而序云衰世之公子鄭箋云當文武與紂之時似鑿也

召南鵲巢序曰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孔氏疏曰鳲鳩有均一之德飼其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均平如一也此詩美夫人所以配關雎也而傳必歸之諸侯之正心脩身齊家似固矣維鳩盈之鳩比夫人與上二章同耳盈者不虛之謂也鄭氏謂盈滿也言衆媵姪娣之多而傳因之則所謂居之方之者又指何人也

草蟲序曰大夫妻以禮自防也傳駁之曰恐亦是夫人之詩無以禮自防之意二說皆無所據也

采蘋采蘩疑無以異也而序以采蘩爲不失職采
蘋爲能循法似不必岐而二之也
行露序曰召伯聽訟也似無所據至云衰亂之俗
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于以微
召伯之教似也
羔羊序曰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
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傳曰德如羔羊行
說也羔羊純潔之物故詩人以比德耳不然何取
義于羔羊也
般其靁序曰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

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勸以義蓋
本于莫敢或遑莫敢遑息莫或遑處之指也而傳
非之何也
標有梅疑淫詩而錯見召南也蓋聞君子好逑男
先于女也未聞女先于男而曰求我庶士序曰男
女及時傳曰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
而有强暴之辱也二說疑皆無爲也
江有汜序曰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傳曰
媵有待年于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
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若親見其事然者

矣首章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蓋風嫡之詞也
二章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處止也蓋自安之
詞也末章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蓋自歎之詞
也嘯也歌猶嗟歎之不足而咏歌之也非云得所
處而樂也序與傳似皆以詞而害意也
野有死麕序曰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强暴相陵遂
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此詩
因在召南而曲爲之說傳因之何也夫既曰有
女懷春吉士誘之何以見其惡無禮也又曰舒而
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言徐徐而來無

動我之帨無驚我之犬政鑽穴踰牆之事何以爲
拒之之辭其斷爲淫詩無疑也
何彼穠矣序曰王姬下嫁扵諸侯也曷不肅雝王
姬之車言王姬下嫁其不挾貴可知故自人觀望
之而起和敬之心也乃序云車服不係其夫下王
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以肅雝稱王姬
扵詩之本文無據也而傳因之頗疵其立文之不
善何也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似周東遷以後之詩
而錯簡于召南也然猶稱文王太姒之教附會之
詞也

騶虞序曰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詩之大指已暢然矣而傳云語意亦不分明是疵之之過也

邶之柏舟序曰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傳已非其鑿空妄說矣而自註云婦人不得於夫而作不知其又何所據也覯憂心悄悄慍於羣小之詞所謂仁而不遇理亦近之而更以羣小當衆妾恐益影響矣既以衛頃公之說不可信而下文綠衣燕燕諸篇又何所證而從序也

綠衣序曰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綠衣黃裳綠衣黃裏傳本箋疏而以黃正色比妻綠間色比妾以諭貴賤之失所疑鑿也至三章綠衣絲兮女所治兮遂不可解矣大指言妾賤也既綠衣黃裏綠衣黃裳而飾之而使我以絺綌御風其厚薄自見于言外也又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詩人之所以怨而不怒也

燕燕序曰衛莊姜送歸妾也傳因之矣末篇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上既敘戴嬀具塞淵溫惠之德今既歸國贈孑形双矣我爲未亡人獨處無依惟有先君之思以自勉其寡德之人耳其指似姚傳以仲氏勉我不失其守雖無害于義而較淺也

日月序曰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于先君以至困窮也傳駁之曰此莊公在時所作夫莊姜美而無子故莊公殁而有州吁之難以致國是之難定意不能無少望于先君故四章皆有胡能有定之詞疑序之說長也

終風序曰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傳駁之曰莊公爲人狂蕩暴疾莊姜蓋

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爲比非言州吁也二說皆不可據此詩怨而且怒矣若以施于莊公何謂不忍斥言之也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傳駁之曰州吁簒弒之賊此序但譏其勇而無禮遂疵其淺陋當是時州吁已立爲君矣從征之士唯知自怨其勞役之苦而何暇及其他序亦據詩爲義耳不得疵其淺陋也

凱風序曰美孝子也傳曰七子自責之詞非美七

子之作似也但云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欲改嫁以孟子證之旣不能安其室則已非過之小者而質之詩云母氏劬勞母氏聖善之詞豈不安其室語蓋婦人褊性固自有不愛其子者宜曰不得于父所係在天下凱風不得于母所係在一家故曰過大過小也序已悞矣而傳反因之何也

雄雉序曰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疑有所據也傳駁之必以爲婦人之作末章百爾君子不

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疑刺在位者非婦人語也

匏有苦葉序曰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于雉鳴求牡見之疑有所據也而傳以爲聚刺淫亂亦不可知也

谷風序曰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言化其上詞雖行亦見衛之風也詞外意也而朱子疵之似索瘢之過也

式微序曰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傳曰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夫古以詞傳不以人傳關雎亦何嘗指出太姒也

旄丘序曰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其情見乎詞矣疑可據也傳以詩有伯兮二字爲序誤責衛伯之證然則叔兮字又何所指也是又以文而害意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王事者也傳因之矣末章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蓋傷己之不得其所而有曠遠之思美人不知其所

指爲誰箋云思周之賢者傳駁之曰思周之盛王疑皆鑿也西方東方隨其意之所之云耳如燕子所賦美人兮天一方今知其所指何人也

北風序曰刺虐也衛國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淫亂之國未有不威虐者傳駁之曰未聞衛有威虐之政似疵序之過也若止宣淫于宮而不虐用其民民豈相攜去之也

靜女序曰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傳曰此淫奔期會之詩也夫詩以靜女名篇決非淫詩也靜者幽閑之謂也非淫婦之稱也俟我于城隅箋云

高不可逾待禮而動也次章彤管有煒彤管者女史之法也末章洵美且異言有色而又有德也箋云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爲人君之配似也

鄘之柏舟序曰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似也毋也天只不諒人只蓋女子疾痛哀苦常呼毋而不呼父今人皆然也傳曰不及父者疑時獨毋在或非父意似固也

君子偕老似女賢而配不良之詩三章盛陳女美

而首章歎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末章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其指可知也今序指宣姜而傳因之不知何以見其淫亂失事君子之道也

桑中序曰刺淫也刺詩之作有鋪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于言外此說是也傳駁之以爲淫奔者所自作蓋泥于期我邀我送我之辭也今之樂府皆擬作如妾薄命自君之出矣亦謂婦人自作之可乎

蝃蝀序曰止奔也傳曰刺淫也末章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似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之說長也

丘中有麻序曰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疑是也而傳駁之亦曰淫奔之詩更不可解也

鄭之緇衣謂武公之能好賢則可序曰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國人宜之故作是詩適館授餐豈民之施于上者而傳因之何也

將仲子序曰刺莊公叔段之事作詞無所據也傳引鄭氏曰此淫奔之詩章句略似之

蘀兮疑美大夫也而序以爲刺不知何所據也

遵大路序曰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疑是也傳駁之亦謂淫婦爲人所弃而作指益淺矣

雞鳴夫婦交警之詩也序曰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疑鑿矣

有女序以刺忽之不取齊女即無所據而傳曰此亦淫奔之詩末章德音不忘豈淫詞也

狡童序曰刺忽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似無所據傳曰淫女見絶而戲其人之詞或意之也然亦近指矣

衛之考槃序曰刺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傳曰此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大指不甚相遠明王在上豈使賢者樂爲考槃之隱則刺莊之說亦爲近理而傳非之何也

氓序曰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背棄或乃困而自悔喪其配耦故序其事以風焉何其指之統而有致也傳曰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大都序之說詩以意而傳之說詩以詞三章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

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非刺而何

伯兮序曰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此室家相念之詩也何以爲刺傳駁之是也

有狐序曰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傳曰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於詩皆無所據也有狐媚己之義無裳無帶無服謂無禮也婦人不肯淫奔故曰心之憂矣憂其犯我也以爲得之安得以其爲衛詩也而槩謂之淫乎

君子于役亦室家相念之詩也序以刺平王又曰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指無所據傳駁之是也

君子陽陽序曰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其指疑是而傳以爲婦人之詩不可解也

兎爰遭亂之詩而序曰閔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怨連禍王師傷君子不樂其生焉傳曰序多衍詞是也

采葛序曰懼讒也已無所據傳曰淫奔之詩亦難考也即言朋友相念而不見托興于蕭于艾亦何不可也

大車序曰刺周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失之遠矣傳曰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亦難謂其必然也焉知非淫婦見棄于夫畏之而不敢他奔也末篇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而指皦日以爲誓可占其情矣何謂畏大夫也

風雨序曰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有味乎言之矣傳駁之曰此亦淫奔之詩於乎是詩不幸而列于鄭矣

揚之水序曰閔忽之無臣也遠于情矣此或婦人不信于夫而愬之也傳曰淫詩殆不可解也

齊之鷄鳴序曰思賢妃也有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末章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則其君之怠慢可知也而必以為哀公疑有所本也

著序曰刺不親迎也篇內似不分曉非若上章刺田獵者之顯也

甫田序曰刺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似非詩之指也此亦似室家思念之作言地大則荒時多戍遠則別時多末章婉兮孌兮總角之童巳戴弁矣而遠人未歸所以勞心至于忉忉怛怛也傳未詳之特用序為觧耳

敝笱再驅序曰刺襄公之淫其妹其篇詞明甚猗嗟刺魯之不能閑其母於章義無所見展我甥兮傳曰稱為齊之甥明非齊侯之子抑又鑿矣或襄公美其甥之詩不可知也

魏之葛屨序曰刺魏之君儉嗇褊急無德以將之疑未盡也前章葛屨履霜女手縫裳又不自服而畀于好人服之言其儉而且勞也凡儉者忌人之侈故後章見佩象揥者輒生褊心而以為刺也傳觧不及之姑存之以俟

汾沮洳序曰刺儉也于章義無所見疑亦以儉自處而見人之侈然無度惡而刺之也

園有桃亦其俗儉嗇有唐風憂深思遠之意序曰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于章義無所見也

陟岵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似矣下文國迫而侵削父母兄弟離散疑鑿矣故傳節而因之也

十畝之間賢者退處之詞猶之考槃也序曰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是泥于十畝之文而失之者也

伐檀序曰刺貪似也傳曰此專美君子之不素餐

無刺貪意觀篇中不稼不穡語亦無功不可以食人分明有警戒意何云非刺也

碩鼠序曰刺重斂也傳曰未必以碩鼠比其君也則逝將去汝汝字又將何所指也

唐之蟋蟀傳云唐俗勤儉民間終歲勤苦不敢少休歲晚務閒乃敢相與宴飲為樂而又以過樂為戒此風之最美者序以為刺僖公不知何所據又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戾指甚矣宜傳駁之也

山有樞唐風儉而陋矣故風其少寬以為樂序曰昭公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

知矣指固甚矣傳曰答蟋蟀之意亦未見也
揚之水椒聊序皆云刺晉昭公封沃事于篇章無所考而傳遂因之也
綢繆夫婦相得而告語之詞傳言是也序曰刺國亂婚姻不得其時疑非指矣
杕杜傳曰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是矣序又及封沃之事疑鑿也
豈曰無衣此詩不知何所指也序曰美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傳遂因之不如子之衣以子爲天子之稱疑非理也

而以七與六爲命服之數尤鑿矣
有杕之杜好賢而恐無以致之傳言是矣序曰刺武公不能求賢以自輔疑非指也
葛生疑室家相念之詩序曰刺獻公好攻戰則國人多喪非也
秦之車鄰疑亦風人及時爲樂之詩惟寺人之令不可解也序與傳疑皆未得之也
蒹葭此疑隱士之詩可望而不可即也序以爲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矣指甚矣宜傳駁之也

晨風此室家怨望之詩傳言是矣序以爲刺康公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益謬悠而無可據也
無衣傳曰秦俗強悍樂于戰鬬與子同仇之詞可見也序硬以爲刺其君之好戰不與同欲者非也
渭陽康公送其舅晉重耳之詩序曰念母於篇章無可徵也
衡門傳曰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是矣序以僖公愿而無立志故作詩以誘掖其君殊無所爲也

檜之素冠序曰刺不能三年也夫不能三年之喪豈有并素冠而去之傳因之誤矣此疑亦思賢之詩素冠者猶云初服隱者之冠也許行冠素豈亦有喪者乎
曹之鳲鳩序曰刺在位之君子用心之不一也傳曰此美詩非刺詩是也
豳之七月序曰周公遭變故陳后稷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然觀八章俱直盡事無周公告王之語疑以後鴟鴞東山破斧九罭狼跋諸篇附之之故皆以爲周公之詩也

變風之說始於文中子荅程元之問孔子之所不道也乃以幽風爲變風曰君臣相誚所以不得爲正未免於揣摩之過矣至謂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惟周公能正之故終之以幽風抑鑿矣風謡俗尚有善有惡有美有刺所以謂之風孔子刪詩取其可以爲懲勸而已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似不必胥胥於正變之辨也如以盛世之詩必得其正而衰世爲變則野有死麕何入之召南而緇衣雞鳴考槃反爲鄭衞之所陳蓋盛世不能無變風第不勝其正耳亂世不能無正風第不勝其變耳而傳必以某詩爲正某詩爲變似非孔子之意也變雅亦然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二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策

農業 嘉靖辛酉湖廣試錄

帝王之敬天也必有昭事之實而後永大命於無疆帝王之法祖也必有繼述之謨而後紹丕基於可久夫民天之心也天以其民付之天子焉其責大矣責大則所以祇承其率育之意而爲之圖維者自不容於不勤夫是之謂昭事之實而帝王之永膺大命者非以是歟書曰天明畏視我民明畏勤民所以敬天也夫民祖宗之心也祖宗以其民授之後王焉其望深矣望深則所以欽率其保愛之心而爲之推廣者自不容以少怠夫是之謂繼述之謨而帝王之克紹丕基者非以是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寧邦所以法祖也是故食者民之所天也農者食之所出也率身而先之則耕藉之典稽諸古而不違舉神而祐之則祈報之禮至於　今而獨備此我　皇上所以得天之至　嗣業之遠昭格上下輝映後先而其淵微所在夫孰得而窺之哉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者于其粲

然者而已愚請先以粲然者諭之按農之教邈矣古有聖人斵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號曰神農氏帝堯命羲仲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播時百穀嗣是帝王之治天下曷嘗不推本農業哉周自后稷以樹藝啓邦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文王卑服即田功康功以昌大王業故其詩曰遹求厥成逮周公輔成王室而制爲周禮一書載農耕之事甚備天官內宰上春詔王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而獻之于王又地官遂大夫之職正歲簡稼器脩稼政此

其大較也天子親載耒耨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則見之月令天子籍千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則著之祭義而號文公之言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由此觀之農爲天下之大命而王業之所係也豈不有徵哉是故三代而下英君代有固嘗中勞民之典降勸桑之制或下詔以敦免或設官以按行重其事則俾之孝弟同科惜其力則不使小罪徵召然或無得于艱難之意直具文而已矣其何以比隆于迪哲之君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神武奮起淮甸提劍渡江汛掃群雄混一寰宇深惟王業所基獨于農事尤惓惓焉 踐阼之後即下籲 詔詔曰自古帝王必養民力以助武成故國家尤當以卹民爲先務朕爲億兆主甚欲與民同樂於天地間又曰應天太平滁和等處當創業之初供億浩煩賴此數郡以足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自是今年免山東明年免蘇州又明年免河南北平諸省蓋無歲無之又遣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給與衣糧嗟乎 聖祖立國之忠厚何其深且至哉其觀

圜丘也則令左右導世子遍歷農家還謂之曰夫農勤四體務五穀終歲勤動國家經費皆其所出而因戒之以制用有節不至饑寒之語其 幸鍾山也則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謂侍臣曰適見田者冒暑而耘因憫其勞不覺徒步至此而更約之以富貴不知貧賤古人深戒之詞厥後龍門獻禾異頴同穗 聖祖不之矜也 親御翰墨爲詩一章示 文皇帝其詩首言創業之難天命之不易除暴禁亂之猷撫民致治之略中言天錫登豐之慶史書垂示之嚴明堂殷薦之重末示謙冲之意

為善不足之誠兢兢業業眞足以垂　訓于千萬
年矣　文皇帝服膺　聖訓諷誦手澤乃於　即
位之三年勒石禁中分賜諸王暨近臣示繹思也
文皇帝之心非即　聖祖之心乎是年適有嘉
禾之應　列聖繼統授受一道　文皇帝則有務
本之訓具述勤勞　宣皇帝則有織婦之詞備陳
艱苦　睿皇帝則有農家忙之詩念及征輸　聖
藻相傳呈輝奕葉非皆以　聖祖之心爲心乎思
甞誦　皇考之詩有民隱誰將達廟堂之句則
夫適發潛光紹述　徽烈不有俟於　繼述之聖

哉　皇上以神明睿智之資爲禮樂綱常之　主
臨御以來酌議祀典推　聖祖之欲爲光　皇考
之未竟即今　父天　母地各奠厥位　上下神
祇咸受其職而重農　秩典尤切諮圖蓋森然備
矣愚請得而數陳之　帝社　帝稷孳脩於　西
苑春　祈秋　報齋顓于二仲省耕省斂二亭之
對列所以翼　帝籍而爲之者也而粢盛歲貯則
標恒裕之倉豳風無逸雙搆之迭陳所以緣　帝
籍而名之者也而　睿制炳輝則垂貞珉之碣夫
若是者皆所以重農也皆所以心　聖祖之心也

故春秋之舉祀也其　帝社稷之祝曰為世永賴
又曰五穀豐登非欲祈神之福而庇于天下乎往
歲之　大狩也其　國社稷之祝曰發祥於衍又
曰福我兆庶非欲祈神之福而惠此　舊邦乎
皇上之心夫固易地而皆然矣故　聖諭有曰古
禮因事而索於鬼神非不經者是以　秘殿祈
恩日嚴祇事恒雨則禱恒暘則禱無雪則禱歲侵
則禱凡以恭承乎　上帝之臨而致勤于民事之
瘝者又何其不遑暇逸邪故賜輔臣也有　瑞雪
之吟而玉屑如期之句則有感夫臘零之非偶

頒禮部也有　軫霖之諭而禾本冲漂之語則致
暘于暑雨之非甘至輸粟遼東轉餉山右賑施
畿內折兌湖南蓋又歲歲而蠲　恩下也非即
聖祖免租之詔乎故在　聖祖時彩霞絢而成鳳
卿雲呈而凝繡赤烏歸而飛翔白兔馴而俯伏龍
駒產于夏國仁獸貢于周藩見于詞臣之紀頌者
已班班矣其在今日雙岐耀乎籍種三秀挺于掖
庭衡精來自七星玉莖徵于雙鹿甲靈比于禎圖
羽瑞翔乎仙騎集于方輿之　表薦者又籍籍焉
傳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者欲將至有開必先故

至治馨格萬靈協應世德作求後先符合此乃
天授豈人力也哉由此觀之 天以億萬斯民
之命付之 皇上用能植其生以慰其字育之願
皇上之心 天之心也所謂惟時怙冒聞于
上帝是已和氣降祥豈無為邪故曰敬 天所以
重農也 祖宗以億萬斯年之統授之 皇上用
能纘厥緒而恢其保大之基 皇上之心 祖宗
之心也所謂集庶邦丕享用懌先王是已祭則受
福豈無自邪故曰重農所以法 祖也雖然此豈
無所本哉 聖祖之學得于觀心之記 皇上之

學得于敬一之箴眞與堯舜精一之旨千載而同
揆者也故以之敬天則為貽事之本以之法 祖
則為纘述之本而執事之所謂淵乎微者豈在是
歟愚又聞之語王業者必推其創造之難易以卜
其世澤之久近故七月之詩述后稷以稼穡肇邦
家其後斉姬之籙卜世遠矣我 聖祖不賚一旅
以得天下視周之王業尤艱難十倍則卜年之永
又豈止八百已邪詩天壽者必本其德施之大小
以占其福源之淺深故三墳之書紀神農以耒耜
開粒食其後炎帝之年享國永矣 皇上祈天永

命重農之典委曲周詳超軼千古所謂先天關人
不止于耒耜之利將半 萬壽於無疆豈可以年
數計邪此固 天命所必至亦四海臣民所同祝
者也愚生何幸得揚厲其盛

儒吏 嘉靖辛酉 湖廣試錄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以著其精則存乎經以適於
用則存乎業而以為有二焉者非也天下之學亦
一而已矣以窮經者得聖人之精以致業者得聖
人之用而以為有二焉者非也謂道而有二焉是
離經以言業也業為粗迹矣離業以言經也經為

空言矣而道之根於心者不可岐而二之也謂學
而有二焉是經之不能通于業也訓詁之儒而已
矣業之不能本於經也粉飾之治而已矣而學之
求於心者不可裂而二之也故三代而上儒與吏
出于一而天下之治隆三代而下儒與吏出於二
而天下之治始入於弊識治者不啻其幾而亟反
之則天下之畔道也日遠而為民病也滋甚所維
係於世道之升降也豈其微哉太史公曰仲尼沒
而微言絶七十終而大義乖蓋傷之矣而桃害後
有隱于眞儒之未見而善治之無聞也乃進承學

而策之恐何足以窺大道之原乎蓋聞孔子養徒三千人列席於洙泗之間而高第登四科者十人而已若回之仁雍之簡損之孝伯牛之謹恪以德行稱而孔子之教不徒以德行名也由之果求之藝以政事稱而孔子之教不徒以政事名也予之辨賜之達偃之禮樂商之論詩以言語文學稱而孔子之教不徒以言語文學名也而諸子之學于孔子者又豈獨以德行政事言語文學相自限邪諸子乃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似專而不

能相兼矣豈足以窺聖門之微邪聖人之教人猶虞廷之命官也禹治水矣稷播穀矣皐陶明刑矣垂工而益虞矣而禮樂納言則伯夷而夔龍矣當是時君命之臣讓之夫其命之者非度其臣之能僅止于此而臣之讓亦非以他人之必不能而故爲遜讓于人主之前夫九官者皆聖人之徒故其學有所該有所專而出其一以爲天下用耳聖人之教有隨事而立言有因材而加篤而總之曰吾道一以貫之顏子王佐之才也則告之以四代之禮樂而由求俱不得與聞豈非以其蘊之爲德行

者大而措之于事業者可以追虞夏殷周之盛邪言偃北學于齊魯而有得于孔子學道之訓故弦歌之教徵于武城而當時所謂文學者豈枝葉之務而不適于當世之用者邪故曰聖人之道一也聖人之教亦一也自孔子沒而諸弟子散遊四方子夏爲魏文侯師子貢爲齊魯聘吳越而宰予亦事齊爲卿當其在孔子時藐焉卑耳逮於其後遂各以其學術斐然處于諸侯之上而友教于齊大夫之間蓋非名實加于上下可以託國而受業焉烏能靡然鄉之而儒者之効此非其章明較著者

邪故曰三代而上儒與吏出于一此之謂也至于戰國大道既離邪說橫起而喙鳴角勝之士紛紜于時其顯者析人之主擠人之爵而不遇之徒又喜爲誕妄謬悠之論大抵主于侮聖人非先王眇末宇宙譏切時事儒術遂缺焉雖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求以救當世而卒莫之用秦有天下大憤儒生之恣肆遂盡坑之併焚其籍而六經之書猶幸寄于博士之官而僅存而儒生抱經竄匿自救不暇于是世之所用一切歸于法吏而凝脂密網若救火而揚沸焉言

道德者溺其職矣漢興雖除挾書之禁未遑庠序之事孝文時稍用文學充位而孝景時儒者止具官待問而不當事任至武帝向意儒術始執經奏御當是時學士大夫方出于仳離殘創之餘而掇拾于煨燼之後其言雖多補綴而經生乃世守之若天球河圖之相禪至長子孫而不移而傳經者別自爲一家與吏道闊遠矣故後之爲史者列儒林爲一傳也列循吏又一傳也若車之於陸舟之於川判乎其不相入矣而不知儒之可通于吏也吏之未嘗不本于儒也以儒林言之若商瞿馯臂

曰何王周之于易也若伏生歐陽夏侯孔安國之于書也若浮丘轅固韓嬰申公之于詩也若公孫弘董仲舒胡母生高唐生徐奮孟卿之于春秋戴記也可謂能窮于經矣而措之于用果能不悖于施乎明堂之廢曲學之詆儒者之無驗蓋有之矣而謂其盡有得于聖人之精否也以循吏言之若孫叔敖公儀林石奢李離之于列國也若文翁王成龔遂召信臣之于西漢也若衛颯任延王景秦彭之于東漢也若王壽陳君賓張允濟陳靖張倫眞德秀之于唐于宋也可謂能致其業矣而反之

于經果能弗畔于道乎功名植於治郡褒賞侍於僞增吏道之無術蓋有之矣而謂其盡得于聖人之用否也于儒林吾得一人焉下帷授徒克究天人之理奏奉大對不爽災祥之辨仲舒非漢之儒乎而出相膠東卒馴悍王則不但儒而已而因以得乎聖人之用者也于循吏吾得一人焉救荒廣德善賑貸之施安撫潭州亟惠政之舉眞德秀非宋之吏乎而立朝獻納克明正學則不但吏而已而因以得乎聖人之精者也由二子觀之則儒與吏果有二邪果自相矛盾者邪故予嘗曰儒之爲

名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而荀卿之論曰儒者在朝廷則美政在位則美俗是儒之道廣矣故咀藜而袒裼者儒也敝衣而襤褸者亦儒也俎豆而雍容者儒也折衝而禦侮者亦儒也鶚伏而蹇屈者儒也鷹揚而豹變者亦儒也傴而行僂而趨者儒也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者亦儒也固一人身耳奈之何儒與吏之卒自悖也吾知之矣彼儒何爲者也惡拘而樂肆不知有文法之繩墨斷而輕臆不知有盤錯之變任目而疑耳不知有四方之俗於古之道遠矣吏奚得不訾之邪彼吏何爲

者也深文而就意不知有道德之原使給而傑應
不知有伉直之守刓方而苟合不知有素絲之風
去循之意遠矣儒安得不侮之邪夫儒而闇事也
不窮經之過也故其甚焉則有承訛襲舛畔本業
而陰爲巧射之圖者矣此不可長也夫吏而尚通
也不循理之過也故其甚焉則有剥脂椎髓離文
法而肆爲姝捷之計者矣此不可長也　國家教
化大明風行俗美士宜烝烝向往矣然而眞儒循
吏猶靳靳焉此何以故哉夫明經取士　祖宗之
法良矣而數學日偷胥教督者失之姑息乎姑息

則士無所恃以爲利禄之資于是浮誇進而白首
窮經者未免有遺珠之嘆所從來者非一日矣爲
今計者莫先于端士習而端士習尤在愼簡汰黜
竊者黜之沉著者進之士將爭究于經義矣縱不
能得儒如仲舒輩而僥倖之門不旣杜乎六條察
吏　祖宗之法良矣而仕路未清豈廉訪者失之
影響乎影響則吏無所藉以爲標的之準于是能
清肅而悃愊無華未免與積漸之勢所漸靡非一
日矣爲今計者莫先于嚴吏治而嚴吏治在于核
名實恬退者引之巧利有初之吏將爭滌其脂韋

矣縱不能得吏如德秀輩而競進之階不旣塞乎
如是則經術與吏議將相須而互用矣　皇上諸
圖至理夙夜靡遑頃年崇雅之　令汰黜之　旨
丕諄諄頒布四方式焉有司鋭意奉行之則唐虞
三代之治不復見于今日哉

吏治　嘉靖辛酉湖廣試録

蓋聞敷治有體偏而持之則原塞而出悖濟治有
變泥而徇之則施雜而用乖夫體要諸心者也文
武之所基也詩稱文武爲憲是矣偏而持之非所
以端吏治而約之中者也變因乎時者也文武之

所適也易稱變通盡利是已泥而徇之非所以均
吏治而濟其窮者也是故陰陽迭運天道之經德
刑竝用人治之程二者廢一不可也況乎生質雜
揉鮮窺大道幾微向往易踰終迷以致剸裁獨運
徇其所執而溺于所尚其爲民病滋甚豈　朝廷
任吏以宣力四方意哉無怪乎善治不闓也執事
蓋目擊而隱之矣乃明問及之幸甚敢不直陳以
對按太史公曰法令所以道民也刑罰所以禁姦
也文武不備良民懼文武之說奚昉乎昉乎戴記
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

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曰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寛是文武之善物也執事之所謂維治之大端也是故剛柔異稟也猶之水寒而火温也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施設殊軌也猶之水潤而火燥也可相濟而不可相病也是可論於文武之際也已夫興學勸禮陳睦布令廣詢納議厚己恕人文道也古之人有引閭而延士閉閤而省愆袒肉而規吏置酒而宣約者矣此忠信長厚者之所為也而以之施於禁詰則孔子之所謂慢也訐徂偵徇擿明訊幽糾奇

決臆一意獨行武道也古之人有束蒲以繩吏強項而縛豪誘刲而斬盜禁鬼而刑巫者矣此彊明廉直者之所為也而以之施於化導則孔子之所謂殘也斯二者裁之以心則不偏是故惇允之習別乎隱昧迅邁之勇遠乎毛鷙端其基也濟之以時則不泥是故絃誦之施屢乎梗悍惕鋤之信矜乎冥愚順其適也是即文武之善物也古之吏以良名者吾知之矣被其善化導者匪缺禁詰也為其不以禁詰先化導也不然或失則慢民將起而亂之矣烏在其能化導也是文之未始不為武也長禁詰者匪缺化導也為其不以化導先禁詰也不然或失則殘民將起而攻之矣烏在其能禁詰也是武之未始不為文也知此者可以論楚吏矣王丞之刺荆州也嘗明制度脩學校矣庾亮之為征西將軍也常鎮武昌開置學官矣宂娛喪禮立學校於桂陽者欒巴也置儒林祭酒文學祭酒各一人於荆襄二州者王凝也以家人法為理宜賞者賞之宜罰者罰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者非道州刺史陽城乎是吏之善化導者也或曰禁詰非其所長也崔郾之觀察鄂岳也以其土汰民剽常用

威以治之矣崔引度之總管梁州也吏人讋氣聞其聲戰慄矣以峭直無私稱於夫夷者第五倫也以發摘吏姦倅於澧州者陳恕也潛布耳目察長吏纖介贓汙必發者非鄂州刺史楊玄感乎是吏之長禁詰者也或曰化導非其所善也夫善化導者缺禁詰是矣然則王基諸君子將縱惡邪非也禁詰者資化導者也當有時而用之矣長禁詰者缺化導是矣然則崔鄭諸君子將儒衆邪非也化導者先禁詰者也當有時而用之矣是故吳歃越吟聆於燕趙之夫則悲惋哉利刃陳於鄒魯之儒

則惡夫各有所用之也吾又即數子之事評之基嶷二刺史度征西之在楚也俱屬兵亂之後學宮爲墟儒生倚席他務未遑矣安得不亟是邪欒桂陽嘗爲豫章守矣毀祠剪巫以興教學邪陽道州以家法爲理愊愊矣杖殺据拾前刺史吏抑何壯邪崔觀察常治陝矣而獨以寬用非以其土瘠民貧邪崔總管以素貴歷吏矣而鄂岳之民不聞股慄惴也夫吏之峭直于于人矣遣子受經未嘗不謙讓於督郵也澧州之摘吏也懲庸吏之乾沒也郢州之祭長吏也迨禍於民也是以化導有時

而用也用之於勸學用之於興禮用之於柔良則雖寬而不爲慢禁詰有時而用也用之於察吏用之於勦强用之於治軍則雖猛而不爲殘故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雖然文可過也武不可過也子產有言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而太史公亦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致治清濁之源也至哉言乎後世之談理道者推本太史公矣今觀其傳所載六人者皆非漢吏也則當時之吏亦僅僅乎良矣然吾有感焉其稱孫叔敖贊一相於楚而子產治鄭蓋二十年故能施教道民風俗盛

矣然則化導之政可以旦夕襲乎哉古者吏久於任至長子孫故文翁終於蜀許荆在桂陽十二年張翕在越二十年故其視民如視其家之子弟度其賢不肖而授之業而米鹽瑣碎庶學字畜罔不各爲之綜理酌其盈縮與之爲無窮之計至於罷去則民思之絃誦之尸祝之若是者非力致也國初任吏九年其治有驗者崇秩褒異以故吏孫丞鄉風光掩前冊矣比歲吏任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視其官奚啻旅之東西次乎夕而授棨朝而治裝行矣此豈有意於其家之肥瘠哉故其治

不得不歸于操切蓋時迫則爲之也疾意短則其求暴之也早蓋人人而効尤也雖有忠信長厚之士安能從容偃仰於群吹角勝之場而坐談教化哉然則欲談教化須復久任始也然久任猝難行之而今求其可行者其端有二一曰責實効二曰便遷除何謂責實効木彊少文之吏類不能自展于上人之前顧于民無所病而儇巧捷給者浚民之所有以自衛其身而又能以其意投人之好而世之取人者不察其中之實而好惡眩於其形于是民之所安者不得久於其位而其所疾視而肩

苦之者反安坐而食人至於徹骨窮髓而不得其去民亦何樂于奔走以事其所仇之人也是故嘗勑之不可不責也何謂便遷除古者游宦不逾千里或九州之人自用於其鄉不必廢時日盡舟車之力已傳其都邑至則其土田市井風謠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非童子之所聞則少長之所習覽所居已安自能專慮致勞營職事以宣上恩而脩百姓之急如是雖老于其官無悔也今雖不能如古之所行若今中州之人或用於荒邊側徑山區海聚之間而燕荊越蜀四遐萬里之人往往相

易而往非惟山川道途之險阻服食風候與謠俗語言邈乎不相入則多愁居惕處而思去如是又安望其六年九年强情而就地也是故遷除之不可不便也夫苟名實不眩于所好則純實者有所恃而益堅其志仕宦不遠其鄉則中無所厭苦而得優游以治其民又舉行 國初九年增秩之制蓋既不速徙其官則操切之政自無由而施而化導之治不成未之有也

經史 萬曆癸酉 江西試錄

夫學者將以悉性命之精鏡古今之變舍經史奚所適從哉經以載道也而事寓焉史以紀事也而道存焉二者皆非聖人不能爲之也聖人之心一天也經日月也貞明而不眩故萬世之彝訓以昭史露雷也雜施而不偏故萬世之勸戒不爽天之心無窮而要於覆幬群生使之各得其所而已聖人之心無窮而要於陶鑄庶品使之同歸於善而已聖人之心即刪作之原也苟不能洞窺于刪作之原而徒以懸料臆擬而曰聖人之心在是焉幾何而不至于黨伐互異訐隱無當欲以窮經而經益叛欲以續史而史益疵矣其何以悉性命之精

而鏡古今之變也哉宜有以豎執事之問而傷明經之學良史之才不復見於後世也顧愚何人而足以洞窺聖人刪作之原乎蓋嘗竊考之結繩既解書契斯興當是時無所謂經也亦無所謂史也仲尼有作蓋嘗觀于三皇以前所謂山墳形墳丘索諸書悉蒙昧而難識乃斷自唐虞而下迄於周贊易以道陰陽敘書以紀政事刪詩以理性情定禮以謹節文脩春秋以昭名分學者以爲聖人賴之以垂彝訓教萬世故謂之曰經而帝王謨訓誥誓之文與禪授爭伐及憂患失得之故民間風謠

俗尚之綫具可見焉蓋經也而莫非史也古之王
者世有史官夏殷以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
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
亦置史官故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
其義一也周室既微王道廢闕仲尼以魯周公之
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因春秋而脩之據行事
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
數藉朝聘以正禮樂無非嚴勸戒以詔示來裔故
萬世之史法於是乎定而列國如南史董狐猗相
諸家之史皆湮滅無傳矣故春秋史之名也而亦

謂之經焉以其惇庸命討皆天之命也人之心也
帝王之制也歷萬世而弗可變者也宋人之言曰
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若二之矣乃聖人刪作
之心非有二也而以為有二焉者知傳經而不知
傳聖人之心者也知續史而不知續聖人之心者
也仲尼沒而微言絕後之儒者無聖人之心而欲
為聖人之所為則何怪乎經生史氏各擅其業而
自岐而二之也經罹厄于秦矣漢興學士大夫始
掇拾於仳離烟燼之餘其弟子若天球河圖其家
世守之而勿失自今考之田何之易傳之商瞿而

丁寬田王孫施讎孟喜受焉至梁丘賀而盛其外
又有京房費直之易而遂分南北二宗伏生口授
尚書於同郡張生四傳而為徐敖歐陽大小夏侯
之書又有孔安國所受壁藏之書而今古文互異
魯人申公受詩于浮丘伯齊詩起於轅固而盛於
匡衡三家皆列於學官而毛萇詩最後出最傳言
春秋則有鄒夾公穀四家而左傳出張蒼家賈誼
訓詁之以授趙人貫公而其書獨行禮則自高堂
陸習之以傳蕭奮后蒼戴德得而傳之于南戴勝
得而傳之于北而周禮則始於河間而劉歆杜子

春之徒習之者也其後天祿石渠之講興而傳疑
滋盛于是馬融荀爽樂猗顏彪鄭衆應劭何休杜
預賈逵服虔輩各以其經為音釋註疏訓詁贊例
於以解其文而發其義此漢以來經生之餘如此
也史皆絕于秦矣至漢武司馬談為太史公令得
受天下計書故古文遺事靡不畢臻談乃撫左氏
國語戰國諸書成一家言而子遷嗣官自黃帝迄
于漢合十二本紀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
史記為後世史法之準班固作漢書創于班彪續
于班昭而記志表傳一倣於史記謂之前漢書後

漢書作於謝承等劉珍次述之而成之者范曄也何法盛等作兩晉書而房喬等終之三國鼎峙各有史官陳壽刪集之始合而爲志隋書則魏徵總其事而同脩述者顏師古孔穎達也吳兢劉知幾集舊唐書而新刪敘者則歐陽脩宋祁也薛居正脩五代史而歐陽脩爲之校定歐陽玄傒斯作宋遼金之史而糾正于陳桱之續編其他編年之史如荀悅之漢紀袁宏之後漢紀杜延業之晉春秋柳芳陳彭年之唐曆唐紀之類無慮數十百家不可勝紀此漢以來史家之繇也夫傳經者將以明

道法也謂漢以來諸儒果足以發聖賢精微之蘊乎王弼有七日來復先庚後甲之論矣劉歆有洛書本文禹疇五次之辨矣王肅則詳於廟制矣碎雜則偏於韋昭矣禘祫小大則定於鄭康成矣凡若此者非無以羽翼聖經也顧其數易陳也其理難明也故專家者互有短長釋義者吐文萬牒其他或流於災異或雜於老莊或誤於音釋或病于支離所謂欲以將經而經益叛矣是存經之迹者也如之何而可望其人之行事不詭於聖人之道耶續史者將以正事詞也謂漢以來諸史果足以

闡帝王失得之迹乎如史遷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班固之贍而不穢詳而有體如隋書之倫理有序如五代史之以正法治亂邪陳桱糾正宋遼金三史昭大義而謹大防其間非無可採者顧下上數千年間作者如林穢亦相錯如退處士而薄忠直則淺陋有譏進叔向而後曾參則浮華有議後漢之多淡詭誕兩晉之文馳騁騈麗三國之降蜀爲志南北朝之制度弗彰唐書之紀載失體以故將以續史而史益厖矣是存史之糜者也如之何而可望其人之行事不詭于聖人之道耶此無他

窮經者不知史而道法益蔽續史者不知經而事詞益舛于是聖人之所以垂彝訓者徒以爲學究之資而已聖人之所以嚴勸戒者徒以爲治鬪之具而已日月翳而露雷愆乾坤亦幾乎毁矣後世學者亦何所藉以洞觀刪作之原哉幸而有宋濂洛關閩諸君子出沉潜於一心之微而融會於數千載之上以經言之于易程子作傳朱子作本義而陰陽之道明于書蔡氏作傳而朱子訂定之而政事之道明詩有集傳而性情之道明禮有集解而節文之道明春秋全用安國之說而名分之道

明蓋至是而自漢以來傳經之家俱廢矣以史言之朱子本司馬光之通鑑而作綱目書甲子則天道明書正統則人道定別秦楚韓魏而僭黜卑宋齊梁陳而分昭灣托始之餘華抑元經之帝魏五胡雲擾深究其源南北分爭悉誅其始皆所以折衷諸史而裁之以春秋尊王之義故曰綱目繼獲麟而作也而自漢以來諸史皆可廢矣夫是以經無不明而史之體益嚴史無不良而經之用益彰故曰談經不可以不知史讀史不可以不知經使後世之人如戴日月者不迷于所往蒙露雷者各

植其所生即夏畦昏靡有憣然一夕而悟者矣矧學聖人者有不能洞窺刪作之原於千載之上者乎此宋儒之功所以為大也嗟乎引石以續火而爛膏焰焉爛膏則明而續火者為之地也聚塹以陶埴而繪事施焉繪事則麗而陶埴者為之地也不有數也理何以窮不有博也約何以反炙爛膏而覩繪事者固可忘所從來也而諸經生史家能盡抹擻之哉乃愚於是又有疑焉今五經之註皆列於學官如易如書如詩禮其剖析精微已無可訾議而春秋一書漢人以為孔子口授其弟子者

故曰所傳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而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其傳疑之際豈無缺誤故今同事異辭多有不可曉者乃今取胡氏進講之書以釋經授於筆削之旨豈無幾微之少間大全諸家箋語或可採之以補註春秋魯史也魯周公之國得用天子之禮樂故孔子據列國計告之詞假王法以寓己意猶曰魯予奪之也譬之百物之價市司評焉延之人不得假其權度而銖兩尺寸之也孟子言舜之居深山不異于野人而孔子敢自託於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乎此儒者尊聖人之過也

故愚以為綱目之續麟經似矣不若直陳其事而褒貶自見焉之無間然也聖人之心無窮而學者求聖人之心亦無窮昔孔子猶喜商賜之啓予而胡朱二子得無有望於後之學者乎敬因執事之問而併質其所疑如此

舉課 萬曆癸酉 江西試錄

古之用材者必先為其材而後用之而今之需材之用者聽其自為之材故求之愈密而失之愈多察之愈嚴而應之愈不給楩楠杞梓常樹之數十百年之前飽雨露而歷霜霰今其材扶疏而堅碩

然後用之於數十百年之後梂航而輸之繩墨而
引之可以梂可以梁可以榱桷而深圓方鉅細短
長無弗應手矣乃非其材也樗也櫟也即楩柟杞
梓也非有數十百年山澤之儲也泥坂而從辦之
卉以勞梂航而以繩墨即有假郢之巧斲輪之精
旦袖手而旁睨之矣欲以構大厦也其將能乎故
今之論選舉者不過曰明而已矣而士有不足以
當吾之明者今之論考課者不過曰公而已矣而
吏有不足以當吾之公者然則明與公果無用邪
非也爲其能用於法之末而不能究於法之本也

是故培養之不豫而欲以選舉求士焉士不可得
而求也刮磨之無素而欲以考課察吏焉吏不可
得而察也夫人之才既無所賴於上之爲之而下
之人所以自爲其材者顧又多狃於上之所習見
而趨之則聖王所以維掖天下之大法幾何而不
至於窮哉此執事憂直材之難得慮吏治之日偷
而因欲舉其道之可行於法之外者以仰裨　熙
時甚盛心也愚非識時務者則何以復明問蓋聞
之鴻荒以來唐虞之世號稱極治而唐虞之所以
極治者不過舉一有鰥在下之舜而已矣此明揚

之始也不過殛一九載績用弗成之鯀而已矣此
明試之始也顧天下之爲善者衆也不獨一舜之
可舉也天下之爲不善者衆也不獨一鯀之可殛
也苟教之無本而出之不繼則聖人之法亦有時
而窮是故后夔典樂教胄子必要於直溫寛慄之
德是明揚舉矣而所以爲培養之具者又無不豫
也三載考績黜其幽者以分北三苗明試行矣而
所以爲刮磨之資者又無不至也逮周之世制度
大備其取士也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
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可謂勤矣由是升鄉論秀

由司徒而升之司馬辨論官材以告於王而官爵
之是其選舉之典以三物之教先之也其課吏也
太宰命百官各正其治以日終考日成以月要考
月成以歲會考歲成責之可謂嚴矣由是詔王廢
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是其考課之
典以三載之績稽之也蓋古之聖人視人之賢愚
升沉舉切於身故其法不得不爲之詳悉其教之
也不特上賢以崇德而必欲簡不肖以絀惡其官
之也不特進賢受上賞而抑且蔽賢蒙顯戮蓋賞
罰相胥舉課同貫則亦何怪乎周室人材之盛也

政棫樸之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
右趣之咏得士也羔羊之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
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歌在位也漢詔郡國舉士
其制不一而大槩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
士弟子也賢良孝廉舉以任用博士弟子入補國
學是漢之選舉猶兼德行也唐之科目雖多而行
之最久者有二曰明經也進士也進士以聲韻爲
學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爲能不窮義理一歸之
於藝焉而已宋開寶初猶並用二科至熙寧中王
安石乃盡廢諸科命士各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

經而兼論孟每試四場經義而併論策其法視古
而更悉焉此漢以來選舉之槩也雖均未足以擬
成周賓興之盛然求其制爲獨密而不失興賢之
遺意者則宋其庶幾焉校經義則士知尊經兼策
論則士知時務其於質文似相稱也漢以六條察
二千石曰强宗衙制曰違詔侵漁曰不恤疑獄曰
選署不平曰倚勢請託曰背公損下唐以九等課
百官經之四善以考其德緯之二十七最以考其
才即善最而相爲乘除即三等而二列其品第宋
以七事考轉運提舉等官曰舉官曰勸農桑曰招

流亡曰興除利害曰按察部吏曰平反獄訟曰覺
察盜賊以九事考縣令曰斷獄平允曰賦稅不擾
曰差役均曰盜賊屏曰勸農曰脩水利曰戶口增
行曰營治簿書此漢以來考課之槩也雖均未足
以擬成周大計之典然求其法爲獨密而不失計
治之遺意者則唐其庶幾焉詳於善則自德者進
畧于最則節才者退其於本末爲適宜也若乎士
生三代之後不見聖王之法而徒各以其所遇隨
世以取功名如漢之賢良有董仲舒召信臣唐之
明經有狄仁傑徐有功進士有顔真卿裴度韓愈

宋有韓范富歐王呂蘇曾輩後先輝映非不煒然
稱雄於一代而求其棫樸羔羊之風所在而聲施
之也於以追軼成周不可得矣矧唐虞之際哉此
無他有以求之而無以養之也有以察之而無以
需之也惟我　國家稽古定制損益百王養士官
人之法悉推本虞周選舉則屬之春官自鄉而登
後即卿大夫之興禮也引對於　大廷即大司馬
之進士也其考課則屬之冢宰取唐人所爲等其
善最者三年而述事九年而通考第其升降即考
績之義也故二百年來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

其效名卿碩輔垂休光而勒鴻伐者彬彬輩出海内乂安尚何漢唐宋之足言哉然而論者猶謂取士以科舉不足以羅豪傑之才察吏以考課不足以盡綜覈之實其故何也此非法之弊而漸靡之習使然也選舉之而不得其人豈學校之教有未振乎蓋今之取士者取其文而求以得其行也然其文可得而知也其行不可得而知也故學校者將以群多士而涵濡之俾其經明行脩以應有司之求也今之學校所談者章句耳所課者文藝耳尚辭華則篤實者鮮進崇聲燄則恬退者遂引明

詩如谷永而不免於獻說精易如楊雄而終流于從逆安保其盡無哉愚故謂學校之不可不振也蓋端教化者正其源也嚴選舉者防其流也未有不澄其源而清其流者今不求端其教於學校而遽欲一旦收功于選舉曰吾糊而名矣吾易而書矣則華而不實僞而亂眞者孰從而辨之耶說者以爲賢良孝廉之科終不可罷似矣愚以爲不端其習而徒執其法則昔之賢良者非孝廉耶昌牟者非賢良耶是其法又有不可行矣善乎朱熹之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於國都

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居無異處官無異術取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其有以識此歟考課之而不得其人豈久任之法有未行乎蓋今之所以課吏者徇其名而求以得其實也然其名可得而僞也其實未易以副也故久任者將以弊群吏而責成之俾其功成績茂以膺優異之寵也今之任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徇毀譽則嚚競橫生考功狀則巧詐百出鈎鉅如廣漢托之猶明僞增如王成竊於惠蔘安保其盡無哉愚故謂久任之不可不行也蓋重久任者程其勞也

嚴考課者計其績也未有不積其勞而能奏其績者今不能覈其實於久任而遽欲一旦責效於考課曰吾能磨勘之矣吾能幽明之矣則飾名求功巧文逃罪者孰從而辨之耶說者有謂舉主連坐之法庶幾可行似矣愚以爲不久其任而徒詳其法則仲尼不失之宰我耶孔明不誤於馬謖耶是其法又有不可恃者矣善乎司馬光之言曰唐虞所爲當世之官居任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鯀之治水九載弗成而後治其罪禹之治水八州攸同而後賞其功其亦有以識此與是故求科

目於頷養猶之取珠於淵十仞之下夜光出焉謂其不足以羅豪傑之才否也求考課於久任猶需刻於治百煉之中十將躍焉謂其不足以盡綜核之實否也雖然行之又各有要焉周時鄉大夫廢興賞罰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屬民讀邦法而糾戒之其弗率教者則移之郊移之遂今州縣長吏非無提調之責也而黜陟則舉歸之督學而督學者又疏而難察焉故士無弗率教之罰其能者姑選焉而無能者聽其自爲不肖而已欲以明選舉也不亦難乎。 祖宗臥碑盖儼然臨之矣而督率

之權可以弗尊重哉漢時一郡之長得察其一郡之屬蓋其屬無幾其貪其廉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則以罪免今州長吏非無刺察之責也而舉劾則一聽於監司而監司者又博而不尊焉故吏多詭影之嘶近之者暱于情而相護遠之者隔於勢而易欺二千石姑爲兩可于其間而已欲以公考課也不亦難乎

祖宗御書固不敢請矣而責成之意可以弗專重哉不求端於守令而徒曰吾以選舉考課云者是揚湯而止沸也揚愈高而沸彌甚耳此根本之論而執事之所欲亟聞者也敢併以對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二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三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雜著

湖廣鄉試策問三首 辛酉

問自古帝王紹圖基命曷嘗不先農業哉周自后
稷以樹藝啓邦而周公承文武之德作周禮一書
言天子耕籍之制甚備蓋天下之大命而王業之
所係也厥後英君代有而重農之詔史不絕書其
亦有能紹則古昔者歟洪惟 太祖高皇帝聖神
天縱洞悉民依 踐阼之後屢下觀 國

江而告 世子 幸鍾山而語近臣蓋諄諄矣又
嘗 親灑 宸翰書嘉禾詩示 文皇帝中
叙兢業之忱貞足垂訓萬世 文皇帝服膺捧誦
恭念手澤勸恭裝軸轉 賜諸王暨于近臣當是
時適召嘉禾之應 累葉流傳光昭 奕業肆我
皇上丕承 祖烈授受一道深惟 邦本肇修
耕籍爰建 帝社 帝稷于 西內曩 大狩舊
邸展祀 興國社稷致祝焉其於 西內歲斂二
仲詣款祈報罔敢自逸以故嘉禾疊見輝映前牒
萬靈忻豫式兆屢豐猗歟休哉而 瑞雪之吟俯

二而學者自岐之邪諸生皆執經而求進者願光
析之以觀先資何如也

問古之論吏治者曰文武不備良民懼茲二者非
維治之大端歟然而寬猛異稟施設殊軌導化導
者之感移事禁詰者察慈惠難乎兼之矣試以光
來楚牒者評之有剌荊州明制度修學校南方多
興學者有剌荊襄二州置儒林祭軍文學祭酒各
稱之者有鎮武昌開置學官者有剌桂陽而制禮
一人者有剌道州以家人法爲理一不以簿書介
意者此於道民者善矣無乃禁詰者缺歟有視察

郯岳等州以其土沃民剽而用威以治者有總管
萊州而吏人讋氣聞聲戰慄者有爲夫夷長而峭
直無私者有佇澧州因吏爲姦盡摘其弊而郡中
稱爲强明者有爲郢州法布耳目察長吏纖芥贓
汙俱坐者此於禁詰善矣無乃導民者缺歟之數
君子者皆楚吏之良也而槩以文武之論豈各以
其所能名邪至謂法令者治之具而非致治清濁
之源乃不取於破觚斲雕之吏則所謂禁詰者盡
非邪今吏不久任其所施設至迫也乃欲推本教
化似乎迂大無當而等計見效時日亦且不給矣

賜輔臣　軫雨之諭特下禮官蓋未嘗不感惕
於　洪眷焉詩人紀黍稷來牟必推本于　帝命
率育夫敬　天所以重農也重農所以法　祖也
皇乘默運淵乎微矣而其粲然者盍敬宣之以
覲諸士之訓行

問仲尼弟子衆矣其高第者列在四科後之人以爲諸子各具聖人之一體似專而不相通矣然四代禮樂不輕以語政事之由求而武城絃歌顧于習文學者能之斯其故何歟自仲尼没而七十子散遊四方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諸侯嘗顯

用矣豈皆以政事列四科者邪秦壞先王之法滅絶儒生而純任吏無足道矣漢遷固作史分儒林循吏爲兩傳乃轅固伏生之徒以經學聞而文翁衛颯諸君子以治行顯豈儒與吏果不相通邪今讀循吏傳其人類能奉職循理以道化民豈皆闇於經義者邪而文學掌故之士豈僅僅專門訓詁已邪今士以明經進　制也逮服官政則嘗文法而離經業矣是故習吏者訾儒習儒者訾吏夫一人身耳而所持矛盾一至此邪先儒謂三代以後無真儒無善治豈職此故邪[illegible]

然謂吏治將一歸於操切邪抑在彼而不在此也諸生必有折衷之論焉

試博士策問

問者言官欲舉　國朝理學名臣姚江陽明王公從祀孔子廟庭　上詔禮部集諸儒臣會議有上疏力詆其學者其事遂寢今陽明之書具在其徒謂其致良知之說得千聖不傳之秘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則其說不始于陽明較然矣何謂不傳之秘其曰知行合一知即是行而子思作中庸固嘗岐知行而二之矣此當時親授

博約之訓者而陽明之專於致知果不詭於孔氏否耶孔門高第弟子總之於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四科今四科之賢其得配享而後來從祀獨取著述一家謂其能羽翼聖經也蘇子曰坐而論之也易推而行之也難皐陶伊散輩原無著述可見而皆得與于見知聞知之列則其羽翼之功碩不大於坐論者耶何歷代勤勲彝鼎之臣尊主庇民效章章著矣乃不聞議及從祀者則配享之賢何及于政事言語文學耶漢儒之穿鑿附會宋儒嘗病之矣乃宋儒之闡發聖經果言言盡符孔氏耶今

列于俎豆者果盡無可訾耶陽明之學議之者已
言人人殊矣而迹其見之推行者試與宋儒之列
俎豆者比長絜大亦可相當否耶假令孔子而在
陽明又當居何科耶從祀之舉似又不可舉一而
廢一者今學者錮于習染鮮度外廓然之見諸博
士儒有槩于中其詳著古今從祀之說而併究陽
明之學與宋儒同異者何在以告也

婏鹿記

園畜一母鹿歲舉子必牡今歲舉復牡困者來報
喜甚往飼之粟母籍草上昂首就掌食腹垂垂蔽

其孔子仰哺不能得則環母而啼始怪其久臥蹴
之起不起已察其陰泄赤纈長寸許若腸胃狀且
泄且內逾宿漸大如垂瓠已燥實不可復內遂惛
惛絕無戀子意憊且死召諸獸醫視之咸袖手謝
不能亟市一羖爲乳其子其子掉尾去死不肯就
羖乳余曰傷哉以子之故斃其母復以母之故斃
其子乎爲之愀然適一倉頭自外至戛然曰主人
將坐待其盡耶我試活之乃以藥傅患處調寒熱
水滌厥纈俟稍和婉轉其手徐內之且紉其陰之
半令不得復泄初繫之若不能堪頃之前後氣稍
通始出糞溺趣矣明日紉解即蹷而起騫躍草樹
間煦煦然母子相隨求食如常蒼頭曰凡鹿產子
母困則公者以角觗其陰令疾走則氣納尾閭遂
爲也今母獨也故無所制以至於困詢其自曰蓋
嘗驗之太倉某氏鹿云西園生曰深山大麓孳生
實繁彼亦有人相之哉陰陽之生成蓋有天啓焉
詩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劬勞之報獨人道乎

跛鶴記

書舍前有兩鶴一牝一牡以畜之久頗馴擾依人
聲絕嘹喨向空一唳則林木響應可聽也予方進

畊於野定卿之以當兩友令園者謹飼之偶召傭
築傭戲而與兩鶴鬭射之塊傷牡之股焉牡遂彳
亍行園者怒傭曰是予主人之所愛也傷之業且
訟于官傭懼不知所出而遍丐能療鶴者顧與之
一月直有豎醫給之曰吾素善正骨以吾伎已鶴
患直應手除耳乃調匕劑傅鶴所患處復削木夾
而縶之鶴不勝苦楚而傭以爲得恭緩也豎取其
一月直去旬日後來視與傭約曰再三日吾來解
縶瘉矣又取其一月之直去豎度傭直盡待三日
不來傭自往候之豎已不知其所往比解縶視其

骨節已潰爛臃腫墜隳其趾鶴竟跛不復能鳴舞矣西園生曰醫家正骨科㨿閒施之人耳不能療畜也鶴稱仙騎其傷少調息之即復矣何俾之愚而給于豎而卒亡其直也又以跛君鶴悲夫世醫眩寸利而强所不知往往至于殺人而不悔其害匪直跛鶴坪也矧爲政者不操刀而使之割有不跛其民者哉

跋文内翰詩卷

右文内翰詩一卷皆公爲翰林待詔時作手書之以貽令上饒尹陳君大訓者棲公自諸生用臺臣

薦　天子俾至禁近居無何以竹柄臣遂歸終老翰墨間蓋名愈高而身愈窮矣乃公此詩余嘗覽見於人家卷中者津津於一時之榮遇何哉嗟夫丈夫得志則能施不得志則蓬累而行頫其心未嘗一日不欲遭時行道也公之喜書是詩非其猷畝不忘君意耶若公之字畫稍絕矣人皆能道之不俟余而增重也是歲庚午九月廿又四日某題于信州公署

跋海天落照圖卷

州守司訓海天落照圖往歲於姑蘇富民家爲有力者奪去以賂貴人貴人敗此圖沒入天府不衒流落人間矣而是卷爲郡人仇英摹本其精巧工緻亦非近時畫家所能余故不知畫即以此謂爲李司訓眞蹟亦何從而辨識之耶世人貴遠而忽近好事者往往破産以收畜朽楮敗墨不者則相目以爲俗客然其子孫多不能守而竟爲有力者所奪乃珍異瑋怪之物又不能久處於有力者之家必歸於天府而後已前事如此者歷歷可鑒也是卷以近蹟不爲人所艷羡故得獨存於陳上饒之篋陳君宦遊江浙間必携之以行當其政務麗

壅氣煩憒亂一披展之霞日掩映風濤澒洞千艘萬舶往來於眉睫間陳君固有自得於心者在若必欲區區辨識於翰墨之眞假不爲幻人之說幻耶陳君嘗一咲而藏之矣

書歸僕丞解惑篇後

余讀歸僕丞熙父集有解惑一篇其言嘉靖巳未會闈事與予至是凡七試復不第或言諸學士素憐之方入試欲得之甚索卷不得皆觖然失望蓋卷格於簾外不入也或又言君名在天下雖嶺海窮徼語及君莫不歛袵獨其鄉人必加詆毀自未

入試已有毀之者矣既不第簾外之人又摘其文毀之據熙父所書如此至比其人爲公伯寮臧氏之子而以安命自解其惑其詞氣若委婉而其意則非恨之以爲眞有是事也所謂簾外之人蓋指儀部王事同縣沈君紹慶予善也是歲予善以職事提調簾外得檢括諸貢士試卷心念熙父久困場屋欲振之見其易義中有齟齬牴牾四字非時文語恐刺俗目乃用黑筆更竄之付謄錄所謄入簾內既徹棘而熙父復不第予善出偶對衆言其事予時亦在座聞之衆中有不悅予善者遂密告

熙父以予善之言熙父因疑予善併格其卷嘗致書于予弟言齟齬牴牾四字本漢人語蘊家常用之乃爲淺學所詆然未嘗及格卷事予復之曰柰何輕信人言予善得無類徉僵棄酒者乎忠厚者頗當獲罪矣熙父終不悟自是與予善交絕初庚子歲張文隱公主南京兆試得熙父卷大加歎服稱爲天下士然以其經書義涉古奧難識終不與首選甲辰下第文隱自詫曰世安有具隻眼如張某者識歸生耶比丁未公主會闈熙父復不第文隱愬必旁考失之也庚戌公又以閣學典試戒旁

考吏部章員外曰君爲歸生鄉人必識其文字章亦自謂必得之已得一卷詞指亦古奧意之文隱曰此必歸生無疑比揭曉則泉州傅夏器也文隱嗟惜久之尋索其落卷讀之大非庚子時卷矣文隱愬曰歸生負我何墮落至是耶蓋熙父自鄉薦後嘗以爲舉業可無學而能即棄去不復習而益習古文詞比應試簪恪間已不能促辦稍信筆攄寫胷中所自得而已于有司之繩尺闊如也故試輒不利予在禮部久累科捡其落卷則寄還熙父欲慫恿之略尋時套也已未卷予親見考官靛筆

塗抹亦何嘗格之于簾外予善忠信人也平生事熙父甚謹即其鄉試占北京兆解名先熙父然弗見其學又嘗遣其子尭俞授經當巳未時予善已舉進士十年不復與寒畯爭進取矣猜忌何自而生乃甘心擠之也熙父名髙雅自尊重故喜訣輕信讒言一售則弓蛇之惑至死不解悲夫今二君歿久矣而文字炳在簡册使兩家子弟觀之熙父遺不平之憾予善抱不白之冤誰復能辨之者予紀其事甚悉乃爲書其解惑篇以解其惑庶幾二君地下可相見也

殷無美小像贊

才患其少少則人易口患其多多則人忌予非少之爲患而多之爲累而其思躓而其思毖塞其兌毋揚其伎斯乃藏之若愚而蔚爲國家圭璋瑚璉之器太史公有云人貌榮名寧有既乎

二千石像自贊

蘇長公有言昔之君子惟荆是隨今之君子以溫爲師汝亦無所於隨汝亦無所於師宜其浮湛於嘉隆之際蓋歷十棋事　兩主而卞不少移人疾汝遲人𡚒汝早何不戚戚以悲而融融乎色之澤

而貌之愉乎豈神遊于埃𡏖之外而世莫之知者乎

行省中書右丞像自贊

謂汝不貴歟胡爲乎翩翩然錦之鶴而鞶之絲謂汝爲貴歟胡爲乎袖手而倚席終年不出一謀不發一慮等中書之作食而不知堂日之已西望之若儼乎其不可奪也即之若坦乎其無所臍也下焉者不嚴憚之以消其逸志而上焉者不切磋之以塞其邪蹊乎世徒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爲用均之有益于旬宣也殆與左轄之功齊識汝之像而知汝者莫汝若也於是乎題

太康王參知像贊

太康三槐緒衍而豈奕奕司徒秩祜斯崇參知趾之彌繁其宗默然而深沉策籍博綜文章起家孝友積躬毋煩繩削而合春融破觚斲雕洵美雍容佛子之聞播之無窮蓋余未識公而挹其貌知其中無媿於仁者之後而藹然遺吉人君子之風也歟

香彌勒佛贊有序

往余領二千石於荆南粤人蘇侯遺我香木數觔持歸海上友人朱纓爲余鏤刻布袋和尚一

座置之書室予時搔於野每對其像則心凝神釋飲酒必至大醉莊生曰人生開口而咲者一月有幾試問和尚之咲何時已耶作是贊

東坡居士有云是此皮袋非此皮袋西國居上亦云有此皮袋有彼皮袋都無嗔怪都無劫礙顧借和尚皮袋我欲收拾三千大千世界

言語箴

凡人語言應物始有虛室尸居儀恭杜口自言自語非病則酒夢死醉生亦孔之醜察言觀色今人獨否狂發如馳莫之能守發必當理賢聖爲友我

非賢聖寧免于訴多則數窮惟默可久世界本空
誰爲某某虚室視之勿作談藪行庭無人艮輔何
咎

愛惡箴

愛人者之與見愛于人等喜也愛于人者已矣而
愛人者猶不止其爲喜也不亦溢乎惡人者之與
見惡于人等怒也見惡于人者已矣而惡人者猶
不止其爲怒也不亦殆乎是故君子之處世也無
滯情無留事

跋君山記

君山在洞庭湖中故無記之者歲乙亥春余始遊
焉而爲是記已自書一通付岳守劉子自化刻之
郡齋業災木矣明年劉守又請余書石願藏之山
中會徙郢堂不果又明年劉守以避言去岳而托
郢守宋子豸冊甲前懇予適病署不能書幾負劉
守意偶吴人陳演遊郢乃代余書而勒之石勒完
而宋守將肇諸君山而納焉於乎士君子方奔走
塵鞅間而能不忘山林之事爲可尚也歲丁丑秋
日徐學謨識

跋遊太岳記

右太岳遊記一卷爲余分察襄州時所著遊後一
年而余播於野即此卷在篋業作宗生之談柄矣
不意山中臥起復當羊太傅杜征南之任迂轍而
西風景如昨寧無人事代謝之感乎偶吴人陳演
來郢命書是記勒之山椒爲它時續游左契嶽靈
有知將俟我於天柱峯之上矣萬曆丁丑秋日識

攷冰廳劄記

右冰廳劄記若干條皆典祠時事冰廳者祠曹退
食堂之名也蓋余視祠篆凡三歷年所適當 天
子嚮意禱祀文書取辦倉卒一不稱 旨虀粉呼

吸間耳而柄臣父子專國六曹之事俱禀白而行
阿意者容身文者黜岌岌乎其無所之矣幸大宗
伯方膺 上眷稍庇其羽得無闌及乃後竟罹小
隙出之遠郡然因藉以弛擔焉誠昔人所謂未必
不爲福也逾年而大宗伯以不賀日食去位矣嗟
予典祠者以憂憤死矣痛定思痛其痛不獨甚耶
玆幸乾坤再正中外晏然已息意江湖千里之外
理人多暇追憶往事悵焉綴筆庶幾覽之者知孤
臣之疢疾所由來耳嘉靖壬戌秋望荆南公署識

證王端毅公贈官

皇明異典載王端毅公以吏部尚書卒贈太師爲超五等而至極品按端毅公成化二十一年以南京兵部尚書七十一歲致仕時已加太子少保至二十三年 孝廟登極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年七十三後七十八致仕第有給驛及歲撥人夫無加官也則其卒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明矣端毅奏疏可証其贈太師止贈三孤一等未有五等之超也而異典謂其止于吏部尚書恐悞矣嘉靖間朱恭靖希周卒巡按御史周如斗爲之祈䘏部覆云陳乞不由子孫 恩䘏尤宜優厚特引南

京吏部尚書吳文端公一鵬例得贈太子太保亦踰一等矣異典不及載故著之又文待詔徵明作吳文端墓志題銜有太子少保而當時祭葬稿簿止載南京吏部尚書無太子少保銜故得引爲朱恭靖贈官之例今異典載其爲改南時加銜或未任而歸祭葬疏不及之也俟再考

跋劉愍節公贈官

江陵劉愍節公儁以兵部尚書永樂戊子死事安南至洪熙元年始蒙䘏錄贈太子少傅併 賜謚蔭子奎爲給事中其家藏 誥命見存而異典云贈少傅爲逾等亦非實錄也郡志載公贈柱國少傅想以是傳訛耳

跋徐儀部所藏祝京兆楷書卷

吳人言祝京兆希哲書至身後始貴是卷爲大末徐儀部可繩得之同縣方棠陵家棠陵嘗令崑山與希哲爲文字之交特相善希哲故無甞貲數以函聞于棠陵棠陵無不應之以是收其手劄甚多今觀卷中盡一時率易之筆而書法逼古自非今人所及宜棠陵珍惜之以遺其子孫也然則希哲之書不待身歿後始貴明矣昔相如爲臨邛客太

史公不以琴臺之故貶其詞賦希哲無臨邛之行大都跅弛落魄人也乃其書傳翫緒紬間即片紙隻字等之零金碎玉固知度外之士所恃以不朽者蓋自有在而區區廉隅不足以束縛之也嘉靖己未冬日識

跋陸山人楷書

國朝書學莫盛于吳中然近自文太史後人習軟媚以爭悅時目故古法爲之稍逸余少則喜學書以弱歲入仕馳驅鞅掌間未有專功爲之每臨池增愧頃得陸山人書喜其遒勁頗逼宋仲溫吾鄉

自張翰宸先生後不意復見陸山人也今江湖朋輩書其多大腹賈爭貨之即縉紳家亦不能辨且相與逐臭焉乃山人者頒默默老矣雖然世之以為感貞者獨書學於余不能無感遂題此以付其子道衡氏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三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四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雜著

漢語苑四十四篇有序

嘉靖癸亥余自荊南投劾解綬東遡會有德安奏訊連及郡事乃逗留江夏自秋徂冬屏跡厠舫即罕謝鞅掌而困累靡遣塊然獨處不無居諸之感乃憶故所讀漢書摘其事之維繫世教者爰著辭隅以滋娛噱匪獨珍惜臞靈亦竊比于陳蔡之絃誦云爾題曰漢語苑凡四十四篇

是歲冬日傒人徐學謨識

周昌在高祖時彊直敢言蕭曹等皆卑下之始高祖愛幸戚姬昌面斥以為桀紂主上笑受之及欲廢太子立戚姬子趙王如意為太子又力爭不肯奉詔其後高祖憂趙王少萬歲之後不全也用趙堯言而以趙王屬昌相之高祖崩後呂后使使召趙王昌留不遣已乃被徵見殺而昌竟謝病不朝見以憂死呂后不之罪也蓋昌前爭太子時后于東廂親聞其語云云古人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昌實近之其得免于呂氏之禍有自來矣

高陽生落魄里監門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非狂觀其策陳勝項梁諸將將略自用不能用大度之言廼自匿已聞高祖爲人一見而次劉項之興亡已而進說高祖進復榮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此豈狂生所能言而漢卒以其言定天下偉矣然生能馮軾下齊七十餘城而竟不得自脫于鼎鑊踈于謀身悲夫難矣哉又自謂不狂也

梁孝王天性仁孝竇太后病輒爲廢食因孝景帝

友愛之過每入朝時與同車出入且有百歲後傳位語遂包藏禍心而邪臣羊勝公孫詭因而講叢日造諸僭侈不法事又令人陰殺漢臣袁盎向非韓安國爭之於內而田叔調停於外骨肉殘矣後孝景雖以太后故不究梁事而孝王竟以憂死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不信然哉

孔子自漢以前俱未有封祀成帝久亡繼嗣梅福以爲宜應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始據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以其在祖位尊之也言孔子故殷後也繼又據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若以孔子之道師表萬世宜祀其義甚正乃區區執春秋禮記二說欲封孔子後以奉湯祀則漢人泥經之過也且請祀孔子以求嗣抑又迂矣宜其以不經見寢其後綏和元年卒從福議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自是孔子之祀後世不絶豈非以福議爲之權輿乎

楊王孫病且死囑其子以裸葬其說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褁

以幣帛鬲以棺椁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椁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眞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其言甚達然以爲費財厚葬者之戒則可若以爲其尸塊然則幣帛棺椁不知也即裸亦不知也冥冥焉而已矣漠漠焉而已矣將魂之變任其所之入土後事何必斷斷然以令其子若欲使歸者得生化者得變則螻蟻之親何謂反眞惜祁侯不能難而乃引聖人之制禮以破其矯枉之情宜其聞之瞶瞶也

東方朔初見武帝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

妙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陳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後來自敘詩本此班固論朔恢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徳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以為滑稽之

雄然余觀其諫武帝治上林苑有殺作九華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語其諫帝為竇太后內寵珠兒董偃事有淫亂之漸其變為慕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語皆觸犯忌諱指摘隱微漢廷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徐樂嚴安之徒不能及也史臣徒以其口諧倡辨少之雖其逢占射覆事近浮淺而談言微中亦足多乎

史言裴晉公以陰徳變餓鬼相至富貴之極夫人之象貌稟於所生之初非後所能易余每竊疑其說及考李廣傳廣嘗語望氣王朔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已下材能不及中以取封侯者數十人廣不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封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同日殺降羌八百餘人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然則廣之相宜侯而不侯與晉公之宜餓死而不餓死人之富貴貧賤壽夭全不係于形體明矣此心固形體中之最大者故曰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易也今之望氣者徒殉於有形之貌而不本于無形之心此荀卿非相篇所由作也或曰呂公善劉季相以女嫁之衛仲卿為人牧馬奴鉗徒相其必侯其後俱驗豈王侯將相即塵埃中其氣度固自與人別與然非異人不能識之也素尚實識我 成祖于燕邸亦此類

公孫弘少為獄吏家貧牧豕海上年六十未有所遇後以對策起家數年為御史大夫至丞相封侯然猶布被食脫粟飯亦自其天性減省然及黜乃

從上前面詰其詐似不足爲弘病晏子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亦謂之詐乎其後上問弘弘謝曰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武帝以爲有讓愈益賢弘則弘之術深矣自昔奸人深情厚貌類此然弘能以奉祿給故人賓客無所餘輕財重義率下篤俗與皇皇求財利者有間矣故武帝時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相繼伏誅唯石慶以諄謹弘以儉約得終始保全宜哉

漢時大臣廉正剛直莫如蕭長倩望之其始進以

丙吉薦及謁大將軍霍光欲令兩吏挾持之而見乃面責大將軍以非周公躬吐哺致白屋之禮故終光之世不見除用其後上疏陳災異言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季氏專權逐昭公蓋陰指霍氏太盛也使宣帝用其言稍爲抑制何至釀成篡弒大禍又嘗駁張敞議勿令民入粟贖罪使富者得生貧者獨死又請公主勿令遠嫁烏孫絕域其論甚正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望之獨引春秋晉士匄不乘齊喪以爲朝廷宜遣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已

而上果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宣帝時望之雖嘗以罪見廢後竟以太子舊師傅受遺詔元帝時恭顯漸以柄用睚眦正人雖陽尊望之而陰爲擠搯者屢矣以帝之昏孱尚不知下廷尉爲何事奈何與之圖大事謀泄隙開發卒乘之矣假令望之不聽朱雲之言早自裁決則以恭顯之讒濟以許史之勢家族之禍又不知所終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惜乎望之有介石之操而昧知幾之哲以自戕其身悲夫

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宰相韋玄成及匡衡

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幷及黨與司隸校尉王尊劾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勢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劾奏行法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著揚先帝任用傾覆之徒至不道衡慚不自安連乞骸骨是時成帝雖褒優舊臣而羣下多是王尊者止落職爲樂陵令近時戊亥之際其事有相類者難言之矣

孔子夏光爲卿時嘗會門下生講問疑難其弟子

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所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史雖稱光持祿保位然典樞密十餘年守法度脩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薦人不令人知妻子燕語不及朝省事不結鄉黨友眷游說以是卒全于叔季光亦有大臣之概哉可為後世法矣

竇武以長女為桓帝后遂秉國政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嘗上書出黨人李膺杜密等於黃門北寺獄方是時中官甫節巳睥睨其側憚后家不敢發耳及帝崩無嗣太后雖微立靈帝竇氏之勢去矣武

能奉身辟政德陽之禍何自而發却收召名士力圖中官剪屠延蔓反兵自族悲夫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知彰而不知微猶不知章也知剛而不知柔猶不知剛也得為介于石之君子乎

竇武圖收宦官與陳蕃等協議猶朝廷耆宿可以係中外之望者然舉義雖正不免用罔之屬以自取朱族何進蓄疑寡謀所共事者又表紹董卓之徒陰懷倡亂特以進為國耳事留變生身死珪讓之手諺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進之死其愚於武矣

皇甫嵩殲靖黃妖功震天下與董卓比雄少懷矜伐陰賊及之矣卓還長安時百官迎謁嵩亦不恥車下之拜竟睨虎口漢末以功名終者惟嵩一人而已似得老氏守雌之學者

古今立功名之奇者莫如班定遠方其傭書餬口至卑耻也遽發憤投筆坦步葱雪出入三十餘年于寘以西五十餘國莫不賓從改其王而縶其人不煩中國一矢可謂偉烈也哉及大家請老生還玉關纔逾月耳病死牖下骨肉復歸於中土首丘

依風竟償厥志蓋亦有天幸云

列女傳載曹娥叔先雄二孝女皆以父溺死感念自沈為郡縣表章然按曹娥死時年十四似未適人雄男女二人並數歲計有夫久矣何得復從父死也二女等死耳鴻毛太山要自有辨

荀爽稱潁川名士其逼女采以醮郭奕致令自縊蔑德甚矣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得為實錄乎

逢萌隱於琅邪勞山太守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太守懷憤捕之人為懲兵捍禦獲免余以謂郡有高士太守當先脩政教以招徠之不務其

德而欲從慱致士之名彼必不應怒其不應而追
捕之祇自毀辱近時王巡撫之于楊太史用脩方
豢攻之于文待詔徵仲縉紳傳以為咲彼非逢萌
我何甘為北海太守乎
漢史稱孔文舉高志直情忤操見殺蘇子亦以龍
比融以鬼比操其論正矣傳載操子丕納袁熙之
妻融以妲己賜周公戲之既杒其所忌復為書以
破操酒禁雖月擊雄詐意不能堪而倨慢亦忤所
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妻子被戮庸非自取
今世狂少好為浮薄語以激怒貴人殊可鑑戒

楊太尉震以老儒生身都上相延光之間王聖伯
榮變浮於內樊豐胡王永傾危於外譏搆已結累
疏不省趙騰伏尸震寧兆矣竟不早決收印自酖
益負焉用之責而忘則止之訓也
震喪還鄉弘農太守移良奉豐旨遣吏暴棺道側
小人之酷烈如是近年有華亭楊給諫允繩喪還
所過有司雖有平生莫敢弔者賴其友楊豫孫適
遷官歸護其喪以行後竟無禍乃知君子小人皆
自為之耳莊生所謂為不善足以喪名是矣乞云
為善足以喪身未必然也

震孫秉天性不飲早鰥不娶所歷俸錢計日而受
嘗從容語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故當漢末剝
廷得失輙盡忠規多見內用卒以壽終人有高世
之行亦自有全身之福
臧子源亦古今一奇烈士初與張超兄弟倡舉義
旅討誅賊臣以匡王室升壇揷血語意慷慨及赴
劉虞幽冀阻絕暫投袁紹繼蒙授任不適傾蓋之
好非有盟主之義也及雍丘被圍號跣告援紹兵
不發主族城潰則讐紹守死豈曰負恩雇超邀二
子非可與圖大事者矧曹袁方睦勢重難反雍丘

伏節亦召忽之死子糾也
費長房從壺公學仙先令斷絕家室隨之入山令
處荆棘羣虎之中長房不恐又卧空室以朽索懸
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嚙索長房不移復使食
糞中三蟲長房意惡之遂不得道止授符術歸能
制妖魅後為羣鬼所殺今儒者學聖人之道其刻
勵工夫何以異是大學正心章言忿懥恐懼憂患
好樂四者不令一有於心方還太公順應之體亦
壺公教長房之意然修仙者遠却事物之外修聖
者不離事物之內工夫尤難故壺公之後有仙人

孔子之後無聖人

國朝陳奉常名音閩人久領倫職不省外事一日鬻其所乘馬與居榜于門壁曰馬賣自註踢人房賣自註窪水世傳捧腹東漢時公沙穆嘗養病猪使人賣之于市囑之曰如售當告買者以病賤其直不可欺取貴價賣者到市即售不言猪病竟過其價穆齎半直追其人還之此兩事絕相類皆盛德所為不可輕議前輩

趙宣子舉韓獻子河曲之役獻子執宣子之僕戮之漢左雄薦周舉後以所舉馮直坐贓舉以此劾雄古者不以私廢公故兩無嫌怨今世仕者多曲庇所親懷欺植黨甚矣况又有貴人轉相付託者乎宜監司之法不能行扵蜀部也

蔡中郎間關亂離亡命避死其志有足悲云然觧囚脫刺幸全于鉗鎖之間變色觸疑不免扵几席之上夫士處溷濁而務名高鮮不焚其身矣

馬季長少年不就鄧騭之辟守義竟甚及逡巡涼漢不禁饑困遂自悔平生委身非義奢誕放性後為大將軍梁冀草奏殺李固黨附喪恥孔子所謂處約則濫處樂則淫蓋乎淋之情哉

第五倫嘗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嗚呼物情貴貨遺豈特今之世哉夫貨遺扵人雖或有受不受然德之者什九怨之者什一蓋貪夫欲之以遂厚利之謀廉士因之以買辭讓之譽此皆物情所必至者假令第五倫不見千里馬之遺尚能記憶其人乎此孤悄褊惡之士所以常不遇也

為政寬嚴各從其人之性然昔人以此卜後之興替往往皆驗東海于公高為里門曰吾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其子定國果為丞相孫永為御史大夫虞翊臨終謂其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扵天也蓋寬則善容其人得春生之氣為多故主興旺嚴則近削其人得秋殺之氣為多故主愁慘豈其理或然歟而守己者未可以是為進退也

字本以釋名漢時人字多有與名不相蒙者如虞翊本字定安祖父經自以按獄平允子孫當為九卿更字詡為升卿傅奕本字幼起後慕南容二復自更字南容今人絕無此字

巴郡太守杜安少有志節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按貴戚賓客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免于禍嘉靖初年士大夫恥交權貴人雖有故厚私通問訊對人厚自晦匿後十年間始自揚露表其親媚陰令聞者厐已近來王士多有虛張聲勢夤緣假托人或偵之悉爲烏有此尤可咲一朝死解同歸傾敗故士君子立朝惟行法俟命可也

曹操脇天子以令諸侯陰圖神器袁紹累𠀤台司功著社稷人心所歸既而韓馥歸土雄鎮冀州地大人衆英雄輔之方是時可圖操者惟紹一人耳却乃驕恣無忌剛愎違諫其下許攸沮授之徒稍稍去紹附操卒之城畔勢孤軍破身死漢祚遂移傳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

劉璋不謀於曹操遣法正將兵迎備拒操黃權黃累力陳不可璋竟不納是天將以益州假備也及張松謀洩璋乃閉關拒備何其反覆也備本梟雄無束甲待盡之理反兵奮擊坐移利器璋自擬掴備豈娟取繼備不取曹操破張魯定漢中乘勝而西勢如破竹益州能獨存乎儒者不考始末謂備乘人之危非矣

董少平宣爲北海相殺公孫丹父子及宗黨三十餘人以丹前附王莽又通海賊故也及爲洛陽令格殺主家驂乘其鋤强蛛悪悉中法理匪逞窮忿快私憤也比於虎冠屠伯不可同日語矣死之日布被蒙屍其廉矯剛節又卓卓如是乃降與陽球王吉同傳豈以大過之行不可爲訓哉

扶風人孟佗以貲結宦者張讓監奴奴德之問佗以所欲佗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與之共轝入門賓客咸驚以爲佗善於讓爭賂珍玩佗分以遺讓即得除凉州刺史今朝士時匿貴人門屏間故狎監奴輩以示親暱因影致寵賂肥家榮身如佗之術者豈少哉古來小人情狀何所不有特未之考而更蹈其轍耳

宋弘燕見光武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徹之以後部問湖陽公主之事帝亦姑以試弘耳非真以貴易妻之說遁之也

張堪爲左馮翊時告歸平陵望寺而步寺卽平陵縣門也主簿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堪曰禮下公門軾輅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今人錦歸喜祀揚揚閭里之戒望寺而步安可冀乎

漢時設河堤謁者以防水決至天子躬詣巡視其底績者有車馬縑錢之賜古之重民命如此今屯田憲臣專督水利而府縣丞尉各有分職歲巡之典既廢上下祇以文移支塞而已荆襄之民歲爲魚鱉亦何怪乎

劉平遭更始之亂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忽至平扶侍其母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可以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此與鄧伯道事相類然伯道所全者弟之子而平則弟之女非可托以存祀者也然竟逆母之言以忍戕其子此不謂非義之義也乎

趙咨臨終遺令薄葬以書勑子胤明速朽之義詞旨暢遂足爲後世遺櫬祀分者戒今荆楚間葬其父母有棺無槨雖仕宦家亦然此近墨道薄葬之說在父母之令則可在人子之心則不可

梁冀既殺李固併收其子滋基死于獄中小子爽年十三以姊文姬謀豫匿固門生王成逃入徐州界獲免冀誅得還鄉里靈帝時拜安平相朱震匿陳蕃之子逸于甘陵事覺繫獄闔門桎梏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赦黨人追還逸官至魯相此二事皆有嬰臼存孤之義然非天佑忠烈烏能復其始哉

陳蕃傳識蘇濟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

懸之則當時懸榻之禮不獨爲徐孺子也

王允折節納交以圖董卓誅行事濟可謂有社稷之功矣卓既誅其部曲將校俱不自安允內和人民外撫反側則人心自固稠忠潛消奈何先疎呂布尋殺王恭亟下解兵之令關東擾動卒爲李郭所乘得之斗元魁失之于殘孽閹之不終漢事去矣易曰含章有隕自天章之不含而剛稜無術則雖天之所與猶不克濟況當其廢乎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四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五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啓

起用湖廣屯鹽道副使尋陞江西左叅政謝
政府啓

伏念某起家孫側涉世艱難三楚馳驅踰春秋之十四一官退遯豢尤釁之百千緣性不便於剸方故修途屢蹶於窘步襲承慈軫幸疏李供奉之網羅自揣韜晦思甘守汲濮陽之瀟瑩侵尋日月本非有待而然遜避簪纓抑亦知難而退詎期　新命仍續舊恩屬當　斧扆之臨軒適值台衡之正

位方塵吐握行收逸傪於巖阿澗屐敢恭追錄微勞於梓里猥唯蹇劣宜四顧之徬徨苟荷捻推竟一朝而迅達且由家捧檄盧舍自是增輝　而在野彈冠縉紳因之生色界之故臬起以原銜父老相憐姑試江東之面目光陰可俟令收日下之桑榆是以亟挈妻孥遠浮江漢還希積日冀思咎於閒曹何意浹旬頓移官於近境枯骸始肉敢懷束帶之驩摧翮初舒豈有淩霄之望循涯非據猥籠為愁已議無能辱留川之再薦極知無補等漢世之九遷超逾之格難逢沉抑之踪轉激仰惟相國無私素斷干掃門自揣廢臣在遠愈榮於推轂矧人矜咳唾流沃可珍而衆倚盼睞迂眸成飾不圖異數濫及陳人遡往及今滲被已竅於膚髮從顛徂踵周旋無間於毫毛欲報所天亦知無地緬龍門之高邈久隔雲泥睎鶩乘以逡巡尚需鞭策敢不痛加濯滌敗軍之勇未忘誓以始終醜女之貞益勵即增山潤海固無補於涓埃而扶日補天願永光於穹壤敢修緘素略布款丹不勝鏤骨之誠聊識銘心之感謹勞軌事奉啓以聞惶恐頓首死罪

死罪

陞湖廣右轄謝政府啓

伏照某舊歲於江西遷領湖臬今年二月內赴任聞蒙陞今職已於本月二十日到任者伏以振踪難立深叨植仆之仁總轄超登特荷振淹之舉陳人何用望不及於崇遷舊俗于宣心逾兢於稱過悅收是卑非掾多慙恭惟閣下間氣鍾靈殊勳表代典司密命精誠上格於　皇穹揔攬中樞獨亮已閒於三世惟茲受任之亟恆以用人為先宅百揆以咸宜運元功而不宰意之所注在遠靡遺繽

之可庸雖微必録猥如菲劣早沐甄收褒日勵勤
無一長之足取辜言擢撼覔三至而不疑屢溉枯
魚重矜散帶歲餘解辟詎高位之敢安日奉除書
諒淺衰之易溢倏自江而還楚亟煩傳食於登途
旋由臬以領藩忝冠班聯於行省奄焉汩沒伸之
一朝蚤爾疏庸儕之二品已知淺驟允宜循分以
取容曲被生成輒揣逾涯而增恐門闌傳物恐負
文要丘壑餘生翻膺顯數義存不見晉炊向縱遂
跡於祁奚舉世罕知王右丞寧忘情於張相顧爲
明在上坐隔雲泥乃悃愊積中聊營竽籟徒自鳴

乎眷契曾未展乎報私望履何階但上紈鼇之茂
集函悰有素願延輝託于無窮謹啓

陞湖廣左轄謝政府啓

本年六月十四日接見邸報伏蒙 推擇陞授今
官已於七月初八日到任謹頓首頓首陳謝者伏
以窮途晚振猥矜老馬之材外省崇班忝際 神
龍之運遭時承廣雖曰按叙而遷乂任貴成實蒙
因器而使銘衷曷報激遇彌兢恭惟 中極殿相
公閣下 質粹函三 治貞得一 學漱九江之潤
掞雲漢于絲綸節標二事之奇柱乾坤于門軸說

承 玉几膺功卓冠 三朝德格 璿穹嘉澤霶
流八極神化總收於正已數求尤切于知人顧揣
顓愚久靡咫步自祠曹而出牧屢荷患之頻仍起
憲節以來旬值風波之播撼非一介臣之優容祇
以川長而棄朽則十六年之盤錯何能困敗以爲
功循資以來討遯而補顧厩鼠之欲易足望不及
于江河乃攷孫之枝甚微任豈勝于怕華忽驚晉
命恍若天申遂徇 海恩茫然地躋荆湖分岳領
中書左轄之司江漢朝宗雄鄂渚上腴之會又兄
猶在稔識細侯桑梓是恭忝叨 元宰但世態日

爲軟熟監司之耳目易塗吏治樂於因循社稷之
腹心奚賴矧水旱屢聞列郡公私之積漸堪哀痛
於淡庭而紀綱肯始自躬儉直之風敢獨慚于周
室馳驅之力誓以始終精白之忱求期 變念民
力有限布縷粟米寧役惟懷綏二之圖 帝眷無
疆魏葉卅栴鹽梅頗介登三之治其下情無任塵
戴悚忻之至

又謝呂相公啓

伏以 青雲步武幸投意氣於燕臺 紫閣聲華
逆沐恩輝于楚甸愧鮮旬宣之略謬膺屏翰之司

報曷以圖感何能已恭惟　武英殿相公閣下
德抱淵沖心懷精白瑞韓雲于米殿發三湘五嶺
之奇澍傳雨于崗庭暢九垓八埏之望協宣神武
浙稍歲效倫㭊坐燮元和賛襄聃滋桂苑呂端非
匹姚旦同符憶龍虎之初開勳業已占於昔日暨
鴛鷺之漸遠音書每闕于多年非緣地隔而情違
竊慮人微而語瀆伏　雅度不忘夫采菲維勤推
轂之恩故孫踪幸際於援茅濫綴于蕃之寄循鄂
渚以臨江漢敢後保釐簇籞垣而望　台衡曷勝
矜結矢捐駑力勉答鴻施朞倡庶郡以臣時土地

人民政事願佐　熙朝而報　主悠遠博厚高明

陞鄖陽撫治都御史謝政府啓

萬曆四年八月十五日具官徐某謹頓首啓事比
者伏蒙推擇超陟憲銜撫治鄖陽等處地方已於
本日社鎮莅事說伏以中臺執法人欽風紀之司
遠徼分猷地據山川之險揣茲綏秩誤及庸流智
識取其識途材何當於仗鉞凌兢非據報稱尤難
仰惟閣下赤舄居功緇衣樂善辭色不動而人才
進退絕無淵滕之嫌夙夜在公而綱紀森嚴屹負
千山之望廣延吞闕即荒穢之不遺驅駑弁包象

崇卑而皆稱很如鶩劣久荷甄收自領荆符以來
長承楚吏之乏奄居江漢先後幾及廿年屢忝節
書周旋已經六任居諸雖積愆過寔多能緣獨力
之堅持曷冀孫踪之勉植詎圖今轉復冒殊恩九
列崇階綴班行於烏府三藩重鎮假節制于犬牙
沉抑驟伸光華存被人惟其舊略如漢世之長子
孫俗苟相安仍屬陝人以司桑梓本原父老之意
姑嘗試其已然若為封彊而謀亦自知其亡驗矧
以川長谷邃當土流雜處之區蕪之地瘠民貧政
繁俗易萌之會顧軍旅之未學恐艱大之難勝令

無事而處堂似可優游以藏拙稍留心於固圉安
能頃刻而忘危銷患未形切戒好煩其令勝殘有
漸要在弗擾其生縱長禦遠驅媿壯猷之未展而
阜民保境或本分之優為誓策蹇疲用底安壤之
績彰忘砥礪有幸陶冶之私未遂摳趨恭疏叩臆
下情無任荷戴慶忭之至謹啟

賀張相公壽啓代作

純命凝發共十商家之有實英耆翊　聖誕延周
曆於無疆光潤紫垣榮依赤舄凡荷勤施之澤孰
無忻忭之私恭惟閣下學邃天人功成文武迸衡

泐大弘宣几几之勲垂拱仰成式永丕丕之祚去偏黨以扶　皇極巳致治於無虞秉沖玄而象帝先克覃精於太始世方倚以為輕重人不可得而親疎是以　帝鑒純忠良輔輙稱於瀍翰天開景運多方式化於黍裘順氣旁流舒成化國和靈茂暢嘏集元臣屬文壽之介䌹初肇岡陵之祝適恭階之朗正允符日月之升舉世傾誠咸輸頌禱顧公端銳曲避寵盈猥菲劣之何能辱甄陶之既久馳驅江漢使令僅給于掃門注跂宮墻報稱殊慙乎推轂值茲瑞誕矔倍恒情不假束素之箋箋曷

勝愚衷之款款敢陳篚實上瀆台嚴三壽作朋與兆庶同瞻喬嶽　一人有慶願恩輝常賁袞衣某無任慶戴屏營之至謹啓

餞孫開府啓

恭惟化被撫綏共卜槐階之日近恩覃賜告遄依梓里以星旋庭趨洽雙親之懽旆轉切三藩之戀望違北斗儀刑漸遠於宗班路引南津藥餌彌深於下走屬芝宇之幸臨襄漢暫延棨戟之輝揣芹衷之可獻王公肅展豆觴之敬禮遵竭吉分媿逾涯傾注台衡明德詎酬於百幷瞻馳離衮徽悰曷罄於初筵亦知赤紱之難淹祈為蒼生而少駐顧呈短引彌懸寤未忱

餞部堂祭啓

恭惟夙駕星陳纓斧歷淛藩而奏竣旋旌日近花驄指魏闕以承恩江漢澄清吏民懷畏屬離悰之紾結依祖道以翹褰目注攀轅疆域划分於萬禩情懸負弩光儀漸遠於三荊謹竭吉而戒庖聊陳觴豆用潔虔而祝嘏聊憑驂騑詎忘涯分之僭逾敢侑車徒而行邁願言貴止榮瞻芝宇之輝仰候虆臨敬展芹衷之獻迴陽和於南紀行看露冕以

乘春麗法曜於北緯蓋存履台垣而正位伏惟惠允曷任懇祈

賀張相公辭遼東奏捷加恩啓代作

具官某謹頓首啓事恭審密贊洪樞丕宣捷武抑居懋寵彌篤撝謙伏念　國家自款虜以來稍閒梅禍乃其種落跳梁於外置畫輸誠非得一戰以大挫其鋒寧能百年而坐保無事頃遘遼陽之捷自昔創聞肆惟俘馘之多允稱全勝文成露布已折降王之心聲動雷行倍生諸鎮之氣匪資　廟算枒撫遐威仰惟　中極殿相公閣下德乂格天

力能扶日以開城布公為己任均勞逸於遼臣以
安內攘外為國謀嚴責成于　勑旨故羆熊爭奮
人人懷𢨠𢨠之忱即梟獍咸馴在在息鳴犬之警
東師之凱旣奏　北極之勢愈尊撫厥元勳宜當
上賞然且遜膺無已遠寵利而不私被　命益隆
累抗辭而若浼以勞定國功固蓋於域中在位眷
恬身常居于事外虞庭揖讓遜畢華雍動之休公
德明光邁累譯來朝之會其根家知眷歡倍常倫
洮企儀刑頌　朝廷之有道忝司桑梓媿江漢以
何裨爰勒短箋聊申賀臆其不勝惓惓欣戴之下

呈啓

賀呂相公辭遼東奏捷加恩啓代作

具官某謹頓首啓事者伏以元戎奏凱名實入告
之猷樞府論功深避居盈之寵百辟為式四裔以
寧恭惟　武英殿相公　閣下惟懷宣忠股肱明
聖協論思於密勿德愈厚而望自隆[illegible]於
廟堂功不施而人咸服　當宁倚之為政在位特
以相安是以遼海捷聞[illegible]係遼臣之傑力者大權
機總攬實由斷[illegible]之同心節[illegible]何[illegible]數郎
吾謙德不以[illegible]人之能[illegible]主之[illegible]

恬以鎮俗直道存　三朝耆宿之風勞而能謙永
以行四海和平之福此　國家盛舉固遠臣之所
樂聞而　祖宗百年似前冊之所希覯敢嫌踈逖
自絶高閑聊攄踊躍之私祈鑒拔承之悃謹馳下
走竊揩高風某不勝惓惓引領之至謹啓

武陵錢孫廷尉啓

伏以棘寺風清指春明而引轡桃源花發旋書
以迎驄莫慰翹褰聊陳樽俎恭惟某官才宏八斗
秀擅九州始懋學于詞垣繼蜚聲于禁闥郎署
憲威懷夙邁前聞楚徼承恩沾溉彌深下走項

夫列仰法曜於西曹恭迓鑾旌惈武陵之東道主
悰軫結祖陌驂停用以潔虔少展芹衷之獻因人
瀾吉共依芝宇之輝俯此車徒乘陽和而迅邁
馬台冏同泰運以升躋伏乞俯臨不勝孔質謹啓

唐憲副起病請啓

恭惟玉體素孫天和偶示疾於維摩聊證三乘之
循果竟霧言於趙簡旋聚七日之沉痾隨以消除
固石勿藥矣主受言於枚勝息意娥眉汲公釋[illegible]
於土疑慰心兆影身纔去疼首已彈冠喜墊子之
加餐喬相如之解渴豈無旨酒亦有良朋又遵命

篤之歡況塋有倂用假興床之會折節以問數推
香山宿主共祈難老飲迺河朔炎蒸不敢近人懇
翠篠之舍風酣青蓮向水日甌獨喆旦仰玷尚軒

謝劉中丞啓

伏念某迂曲鄙儒邅迴仕路叢羅網幾嬰頓之
不全又屏衡茅起縲囚於自廢衙　清朝之使過
收弦纍之朽材守死十旬轉分楚臬蒞襄二稔恭
倚明臺假借皮毛厲沙汰之一顧誰憐葉置重轍
帝以千金叢積愆遊俱蒙旌宥薄陳措注悉仟施
行謂當長事棨旌詎意改司鈐析銓曹姑試收援

盤錯之要區伎倆自知難責桑榆之後效顧虔州
遐古亦何幸而蒞賢者之邦雖瘴嶺窮邊或可藉
以終君子之教江陵聞報首沐恩私部吏趨棠樹
承餞飲豈是垂情桑梓蹔加客禮以寵其行抑將
策勵駑駘乃濟明威而與之進施者不厭仍厚遺
於津途見後即辭令息疲於道路此之為德其何
以當逮反襄州即弛負擔聯馳斧鉞不敢再瀆惡
嚴引領鄂城祇迓三軍凱奏惟旋師在邇竟稽飲
至之歡矧拜命方新未促撫趨之敬悲離疆土媿
無路以系承畏追循青徒有懷之耿切欲鳴謝臆

曷磬荒函傑高照不遺於隱遐庶下忱得披於萬
一謹啓

謝巷齊啓

伏念某學不通方器難偶世囊以封疆之故幾陷
刑辜頃從屏廢之餘再蒙收卹叨分楚臬獲侍憲
嚴奉法紀以丕揚黽勉夙夜仰仁威之並茂刷礪
身心下才多辱矜容不佞尤蒙庇護濫竽尸祿奄
迫二期省分程勞媿無一得屠羊之肆苟循舊業
以周旋市駿之場已杜壯心之希覬不意虔州之
鈌齒及陳人謬推軍旅之司原非素學漢南地著

以綿力僅可支吾嶺北盜衡亦紆巧之所深避如
寸長可用尚能收效於桑榆顧塞足難驅祗是奔
疲於道路簡書相促頓令捨其舊而新是圖職事
遄違有似鄰之厚而君之薄瞻馳緬斧深惟明德
之遐邊恤符梁何意我躬之閱典延部吏非惟不
辜其去而且有情有禮以寵其行賻錫臺端不曰
一之謂甚而且至再至三以示其眷身非木石詎
忘銜戢之私分越津涯轉切淩兢之懼矢一心以
自矯報禮何年揣百拜之難酬翹褰痛日負擔初
弛鄂渚尚依卽庸之溫傳符行指豫章滿領出疆

之惠有懷耿切無路希承不展荒函曷申私悃儀
高明之垂察謹悚緘以無任謎啓

江西鹿鳴宴請淡中丞啓

伏以化被保釐式闡右文之烈心存迪哲丕揚賁
命之猷肆鉅典之告成同膺功而靖獻恭惟臺下
扶輿毓秀震澤儲精學遡淵源奎壁聯輝於江左
望隆　朝野勳名聳耀於斗南屬當駐節之初進
適值興賢之盛會諸大夫固賴以矜式乃多士實
藉以甄陶爰躅顧俊之晨祇樂嘉賓之宴琴瑟在
御磬歌迭奏乎薇垣桃李滿門氣色欝蒸於芝宇

緬軒車而至止為龍為光羣髦俊而趨陪是則是
傚某等不勝欣耀懇祈之至

賀鄖臺王中丞啓

伏審初辭冏命駕膺星言遄涖鄖臺人矜風采故
僚聳瞻屬路迎騶仰惟臺下品邁羣倫文雄近代
博綜之學不溺其聰昕匡濟之謨皆得之誧歷十
年在野息鵬運於天池一日冲霄舉龍鱗於　帝
闕塞淵司圉已騰雲錦之聲忠孝承家不改繡騘
之度頃茲出撫似違朝請崇班耕以分猷特荷保
釐重寄衍襄樊之舊轍光賁山川控秦楚之大藩
威生斧鉞從今坐鎮抛金鎖而卧綠沉膚以時巡
訪玄都而涉靈境武昌明月寧忘老子之胡床大
岳晴雲長侍玉皇之香案風追淨樂境用敉寧屬
承履吉之辰宜卜純禧之慶某假塵抱牘尚阻摳
衣不圖二仕以來輒荷二天之庇敢陳筐篚遠布
悃誠伏冀龍俞曷勝欣躍某無任惓惓慶戴之至

貞院三司宴趙中丞啓

柏院風清填撫奏允釐之績槐階日近　召還膺
特簡之榮情切臨分禮宜餞吉匪席罇罍之敬何
攄芹䣊之私道例上庠揣涯知媿恭惟臺下扶輿

毓秀河嶽儲精學遡淵源道術揚攈於海內望隆
朝野勳名聳耀於斗南自荊郡超登大洽循良
芳譽暨楚臺廷歷光昭宣文武弘猷肆維　帝命之
尊三湘難于後借仰覩法星之麗四表將以為輝
有豎其驅扳慕彌深於下走言虛其左光儀漸隔
于崇班聊假棘闈暫延芝宇聯馳台衮微悰少罄
于初筵傾注台衡明德詎酬于百拜儻蒙庚止曷
任懇祈

晴川閣三司餞趙中丞啓

肅颯中臺八柄佐成周之治肆遯傑閣百里壺將顧

甫之恍聽龍節以趨　朝聽驪歌而載道敢陳素悃薄致餞私恭惟臺下擢秀星張韞靈河洛麗藻寫二儀之象載玄載黃沖襟含四氣之和如圭如璧向綰章于郢郡一鶴隨琴今秉鉞於鄂城雙熊叢軾夙猷茂著飭吏治以丘特威德並旬彰畏依而問俗時稱懋績　帝錫崇階事奏螭頭領柱後惠文之彥班衣豹尾為殿中執法之尊人物權衡紀綱準的茲向北辰而就列載臨南浦以馳情僕館雲停共有登仙之羨轅門日遠敢忘率屬之恩愧非詒贈於紉蘭竊擬燕胥于簸箕冀九重之鄉

月借輝江漢之尊祈千里之客星勿遽撤雲之轄

謝趙撫院啓

伏諗某迂愚無狀仕楚有年悔吝愆尤後先叢積頃荷　清時之使過令省咎於原曹幸逢明德之掩瑕特推心於舊案抱案雖幾百日循涯實邁二天豈茲度驟之遷頓起睽離之感屬當辭奉俄辱眷存資以兼金既沾榮於膏秣承之寵宴復忘分以綢繆飈鼠之腹易厭敢望江河之潤犬馬之勞未効殊辜豢養之私唯有增慚何能為報特因出境念漸遠於芝顏敢展叩　楮禮或當於蒲伏某不勝翹戀戴懷之至

謝許臺察啓

某自四月二十二日於均州奉辭台嚴五月初二日還省即當離任為有室家私事須彌月可行至今月十三日方離武昌前赴豫章到任者伏念某拘謝下材逡巡末路屬清時之使過既旅進而無所短長仰明德之掩瑕乃一見而特加推獎下風初拜方俶御往之懷旬日無幾頓冒超逾之轉盟心多負思咎未遑長懷非遐緣或乖於抱案名落叨蒞敢可展於式廬遽辱多儀寵綏下吏錫以津

途之費繾綣有加假以觴豆之樂情文愈溢推心者已無所不至陳力者其將何以堪飈鼠之腹易厭寧冀江河之飲犬馬之勞未効殊辜豢養之私受以增慚感而知愧特因出境念漸遠於芝顏謹布叩　楮禮或當於蒲伏某不勝翹跂眷戀之至

江西餞徐撫院啓

恭惟都臺奏績晉閩列郡之謳歌卿座分猷彌振陪京之風采巍望遙遙乎北斗光儀漸遠于南州凡荷帡幪實同軫結矧學譾等心懸負弩屬當界域之初分情繫扳轅敢戒祖筵而上瀆謹茲蠲吉

用備卓徒海以陳麦殊懋潤柔願言信宿聊陳肖
拜之儀為任翹褰莫報二天之化恭蹤知引繼冀
俯俞諒容

擬高安吳尚書薦語

問學淵純操履端潔業司郡縣僚著表儀又帝書削浮華言行必師古昔立
朝儀侃詞色不假于匪人公與吏部共院務不漏持有不偏者終身不
變議一持法錚錚專權罔撓於貴近者勢人比有囑托公皆峻拒之
適值波靡之會力障狂瀾時靚收之子朝士共趨之公獨抗頹不為禮
推欽歷立之風望隆喬嶽華亭公嘗語人曰此老峻嶒殊不可犯避
進利即同鄉至親略無所推引者郡人有求公薦公曰此吏部職

事余安敢出位僭言遂爲直謝門生故吏悉郤其餽遺公閱入直
四方多有賀者公曰我敢以閣下自慶哉悉却之其後忤首奪官中外
咸推其忠鯁公以不賀日會人以爲大臣之體生罷至於杜門待罪
鄉閭莫覩其儀容公自禮部歸不出戶庭已十二年矣當世皇延
問之辰無危言以希用仍世宗壽日北詞臣退休者例進一頌公獨無所
上帝問分宜曰吳某尚在否分宜以公在制中爲對帝意始解暨先帝嘗
京之起竟懇疏以乞餘年公特起南禮書不拜部檄贲以大義終不肯赴
居家動以嚴師子弟之過必警子弟有召優伶飲酒者公曰上司方
有禁汝等何故相化捷之例堂遺後約於寒士田宅之計靡營公謂
諸子曰汝等勿多市田宅以為後累毋事奢分侈金以作生事由筮仕以歷孫鄉

辛絕散契自隱微以至顯著　表裏洞符誠式一
代之偉人也矣　三朝之夙德宜加特薦以風後
來

鵬周紀善啓

襄府紀善周紹穆秉性端潔植學淵深抽思藻府
蔚為詞賦之宗茂績花封早著循良之譽偶因時
論設枳棘以棲鸞遂值途窮伏鹽車而困驥雖曳
鄴陽之裾尚須空銜未升枚乘之堂猶淹下客退
之懷禄欲歌辟於張建封子羨無家乃去依乎嚴
節度經史縱儲其腹何補寒冷文章豈瘳其饑誰

為朝夕非深可食合開府伯爲之用汲於王明臺
鄉不周徐鄂州嘗憂其餓死於土地既有分麾之
思稍療切身宜推授粲之恩非為窮之得我
詞公悉聽拂餅壓劉什襄陽府動支本道公鏹
銀八兩給本官收領施行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五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書

與楊幼殷督學書二首

前月答省過承傻欵復教以所不及甚盛惠也還郡以來追念此生隋落未嘗究心學問雖間有所得亦不過馮氣質用事拘攣齷齪動見觸隅聞兄高議主于圓融應世而此心不染此真對病之藥但竊意上達工夫非中人所能襲取以兄之忠信廉潔積養有素圓機在心自能應世無礙在他人

為之恐落隨世就功名套子昔孔子嘗與仲由反覆論辨佛肸之召其後竟亦不往此孔子本意後來末儒自信太過甘受權貴汲引竟不能出手濟得一事故不染之論雖覺脫灑但恐此心縱不為貨利所染又却為圓融染着鄙意尚未了然願兄終教之提學官教化人材所出近年正苦圓融之過吾得士氣驕惰甚者以秀才作人事令湖省一學自丁居半却從何待來當其干進時不過一二十金作關節費送令黃口豎子乘肥張蓋揚揚閭里百般無徭不及其門有司莫敢誰何百姓嘗血吮削殆盡原其初只藉口作養而徐究其害幾于率獸食人矣兄出巡時此弊自見拱候車馬臨郡一觀風采弟討投荊歲月將及瓜代日在憂患中磨括心神疲瘁華髮種生然兩年為百姓極力支撑亦幹得一分實際事業其他成敗利鈍付之天命矣不敢過望也前蒙索鄙作近檢篋中有荊州詩二卷皆公餘所得自媿下里不忍棄置謹令吏人錄出馳請斤正更丐一言弁帙他日山中誦之如長對知己望即揮賜尤荷前有議處景課事宜數條上之撫臺計皆可行不知批發何處若在潘

司望從史成之舊詞狂瞽希鑒亮不備

郢中分秩時自謂即當追尾仙棹不意勘合至日當事者過於畏慎遂覊留不遣延至歲底始到舍下相見老父如同更生自惟憂患之後世間一切事情種種看破受益頗多但仕進之心亦漸消沮欲圖一晤以攄展積懷奈初歸人事勞擾不能出門松湖風雨之句竟成虛語頃接澤門公使始知動履康勝且得弄璋之報極為增喜天道福善獨于兄為不爽矣洛中之行不知幾時儻在二三月間煩遣一力相報當至吳門候送宜山兄書附往

不備

與陶水部論厰夫書

伏念某迂愚無狀遇事拘攣坐府觸隅動輒尤悔然一念不欺與人交必出肺腑相示則平生所自信可質神明者緬惟執事醇厚豈弟比駐節荒郡豈惟商民樂之即大小官僚咸奉淸塵仰懿範洋洋頌盛德也自以承教數月可幸無罪非偶以地方事本欲與貧民分累不意積誠未至干冒尊嚴然其中事體有迹涉相左而心實相照者恐左右之人不察以僕意自有所為抵牾凌犯近於無人道者之所為則非僕之所自處與執事平日所繆取於僕者故敢畧陳其款款之愚夫易稱一君二民為君子之道而二君一民則為小人之道蓋陰陽淑慝辨之不可不早而世道之汙隆理亂恒必由之今觀荆州之民豈特二君哉王藩膺主鬯之寄貴厰擁制使之尊固有司所尊奉無敢一置喙者其他自為雄長作奸犯科詭隱豪徒為官抗差倚强食弱竊伏民間者無算故門差瑣細事也一縣吏持之足矣乃城社窟涉年不可破先年不得已而恃力于府衍逮其後府倅不能制則舉而捻之府長吏府長吏或可持之也而府長吏無漢時二千石誅賞之柄則不免有薆讒畏譏之心於是付之無可奈何矣凡遇編僉第挨挨凡閭閻涉不可否庭下貧民舒一紙署代其哀號苦楚之狀甚于遣戍中有稍悍驁者則開口訴曰某貲若干丁若干也納王官免矣某貲若干丁若干也頂壇戶免矣某貲若干丁若干也投厰夫免矣某某貲若干丁若干也稱客戶單籍免矣某某貲若干丁若干也佃王府士夫房免矣柰何獨累畸窮人為也府長吏歸聽之噤不能對一語是可為君子之道治世之徵哉僕以為風俗惡薄如此不至于人自相食不已也嘗謀之于前榷使應公欲痛爲湔洗一番當是時厰夫亦在議中應公大以爲然會地方水災馳驅鞅掌而督院莅郡日當參候卒卒無須臾之閒遂因循以至今日昨冒酷暑廣類孚中與小民喋喋分辨豈不知以軀命爲重顧民瘼所係痛癢切身治療不得不亟以公素舜如愛必蒙軫念柰愚民妄生交構不明不肖之心有傷制使之意此實僕之所未解也且厰夫不過夜巡厮役耳與跟隨門快輿皁左右供給使令之人不同北

勢至踈遠其所執事至瑣小也門以内司鈐柝者若干人門以外司鈐柝者若干人苟不誤事足矣其數之多寡豈應上瀆部使者之聽公亦豈屑銖銖而較之止因先年有司怠事不肯逐名簽送致煩貴廠自行勾取殊爲褻體此實府縣之罪也以後一二有力之家又乘機溷入府縣又無自而知之或偶編地方則求嘱于貴廠脱去而貧民往往籍以爲口實以爲貴廠私之也今經不肖審定縱有力者悞僉非當坐有司之不明而畔援之徒亦得息口矣古云廉遠地則堂高夫廠夫賤役由府

長史編解體貌執加焉至于數之不符于前蓋亦有故先年沙市原有十總每總廠夫多寡不一約計一總一十八名總計十總該一百八十名間有逃亡故絶者擬今草冊註腳止有一百五十六名丸數今丁力消縮頭二舖併一總矣七八舖併一總矣九十舖又併一總矣以此總十八名計之免編廠夫之數只該五十四名未有總裁而夫役不裁者也查見註一百五十六名之數去却五十四名止該存一百二名今濫而爲一百二十名就令輸番巡宿頗亦敷用且凢地方夫役今併總之後

各衙門無不裁減者如遼府體仁門夜夫十六名今十二名矣本府監夫一百二十名今一百名矣庫夫一百名今六十六名矣便民倉夫一百名今四十名矣而巡道之把路倉監之夜巡府縣之報風則盡其數而裁之蓋省一力則民有一力之助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此公之素所洞照欲以身處其地而爲之料理者恐左右之人不肯以此言進徒妄陳體面之說使不肖以忠厚獲罪此昔人之所謂無禮于其君者也公當盛氣而逐之公愛荆民至矣曩時施藥設粥有祭人即吾人之意

仁者之恩不擇地而施爲有司者誠媿焉獨此夫役瑣事雖遼府亦家見貸乃公竟不免于投杼則不肖之懼滋甚且令必欲增符前數如避蜂巳歸房櫳摘取一蜂則衆蜂復亂矣爲有司者意亦良苦願高明矜察焉知我罪我惟公進止瞻楮不勝悚仄

與許明府辨投獻書

日在禪制不得躬承觴祝而縉紳必欲不肖之文祝君侯也自惟思致膚謭又不足以發揮宜民大德良用歉恧往漬投獻事非敢抗顏誣執顧平生

好修雅志古人乃以不背之軀為好者應故事之
具豈不自惜語云貪夫殉財烈士殉名苟區區不
自則徇名之心有甚於徇財者何敢自惜其斷斷
然竟不蒙明察一聞於上司夫人窮則呼父母
父母持背而不顧則其人終無訟冤之地矣投獻
一事誠江南宿弊其原起於勢家輻湊編戶差繁
有司不能調停故殷實之民延頸官府若赴湯火
故不得不自割其膏腴甘僕妾於強有力之人其
強有力者勢又足以為殷實者之叢淵有司莫敢
誰何復從而為之毆奈之何不相啉而成俗乎今

當事者不思拔本塞源乃欲揚湯止沸宜其比周
愈固欺匿愈堅而刑餘之禍不濫及於無鬚不已
也吾嘉僻在海隅士夫素少即有一二亦無顯爵
可恃譬之蛩翼遊蜂孫處於蟻穴之旁其勢不在
蜂而在蟻且民樂親上即百畝之戶便思營役出
入縣門圖以食弱為飽煖計肯自割其膏腴俛首
僕妾於人乎然近年投獻之風難保必無蓋自有
說無告之民或見侵於大戶或受侮於宗黨則挾
其所有望門借庇多不過一二十斛之美非専為
影差地故邑中受獻者不獨在士夫即縫衣閭左
猶可與之出一力者亦足以為民之叢淵當事者
豈盡知之乎今欲槩之以他邑事體謂平原豈得
無黨于是雌黃之口轉展訛誣乃以出戶當差之
人指為倚勢規避之輩假令凡有糧田者不辨真
偽擬下人之報即為實然則舉邑中十萬戶盡數
詭捏于一二士夫之家亦將承之乎僕所受報者幸
止五十餘畝其中吳槐田六畝日檢舊券蓋先人
所置買者向以歲侵欠租未曾收戶即六畝盡謂
之投獻利等蠅頭耳乃並髦其平生而徇之稍有
人心者亦能權其輕重肯以金彈雀乎公之用意

何處不厚其初不過為簿書追促又不欲窮搜以
盡士夫之情乃人人簿附數十畝一了上司勾當
不知究其事之所終於律當投畀魑魅此唐虞時
首治四凶之罪可分承於九官十二牧乎昔子游
治武城所得賢者止澹臺滅明一人其所舉兩事
行不由徑已非邑宰所嘗見其所親試其賢者惟
不至偃室事盡公門易兒一濡首即可滿腹非若
攫取於民之難於此能卓然不惑或可槩其平生
矣僕之賢不及滅明而公之明察豈讓于游假令
齊魯間清查投獻亦將以滅明應故事乎必不然

矣且三尺法朝廷之公典也故士君子進則以之
治民退則以之治己曩吳淞之難僕嘗以封疆故
以身殉之今日居鄉頗不羞骯髒安園癖民以肥
己非所謂能決死生於危迫不免計覺約于宴安
乎然孟子言萬鍾之受意蓋有爲今將盡五十畝
之所有羅而收之亦無以厭宮室妻妾窮乏得我
之欲而又且甘流氓之詠而略無所顧忌世有是
愚人哉窮發守宝握權茹荼歲月水霜良亦痛苦
今迄衰遲竟受汙蔑有志之士安得不爲之扼腕
乎風雨之詩與卷耳汝濆懷人之旨何異以其在
鄭衛間朱子乃槩以淫奔目之爲千古不白之寃
僕因鄭衛間人也公將視爲卷耳汝濆乎將爲風
雨乎深于詩者必有能辨之矣率爾塵凂不覺狂
瞽惟恕而察之幸甚

與昆山王尹辨外家糧役書

計謀逾歲以塊處海隅未得數承起居良用歉恧
玆有骨肉之感謹圖顏控不敢引嫌自默顧明公
垂聽焉外舅余某者嘗備員京朝七品小官其爲
人雖老而骯髒然其輸公畏法居鄉無纖芥之玷
人所共知近奉派糧役首尾四年當額廿又四分

眾縣當户之田至多者迺門所亦未有坂盈至此
者頗大怍之謂之昆山士民或云舅氏嘗以誇詡
之容彼讒於執事或云有惡之左右者僕以爲不
然明公蒞昆二年未嘗恥忽一士肯以私憾破善
人之家其惡之者亦知其人蓋君黨也行且有用
世之責矣即一命之寄亦當令萬物得所乃忍嗜
利以戕其鄉之高年必不然矣其事有由田鄰曹
某者挾高貲前年當應糧役乃嫁役于舅氏而逃
之嘗直之彭侯彭侯亟捕曹人不得而憫舅氏之
爲曹代役而寬其差解昆人至今痛快此事公之
明察肯出綛屏人也明公豈不能熟察之而反爲
小人報仇乎必不然矣乃今曹人見賢惡之者之
家而爲淼憎主以明公之賢肯出彭侯下必讚訪
人談以舅氏殺貲見誑明公偶過信之耳今且無
論其家之久敝與田數之未嘗先人即使其殺貲
舛縣法當衰多以益寡權役重大亦未有逾四年
而爲之者恐寡者未必益而多者已先削矣譬之
反裘負薪皮之去矣毛安所傅耶有焉於此謂其
能一日千里矣不當休秣之乎假令十日而必策
之行萬里也嵗當行百萬餘里即力能追風逐電

未有不蹶且斃者矣乃富民亦有休秫之期休之以節其勞秫之以俟其息古禮之所謂安富也不當如是耶勞氏自少至老凡公家重役未嘗少有規避以前蒙父母休秫之恩故伶俜薄産延至今日茲以垂盡頹齡今百年舊業必欲其廢之於一旦固仁人君子之所共隱也矧爲之父母者而弗念鞠子之哀乎若果以諤諤之士可罪也惡之者之言可徇也直泰山壓卵耳無所逃而待五鼎烹固惟命若憫其平生無過又嘗爲京朝七品小官也柰何以聚縣重役困此一老或減其分數或歇

其一年令得沾休秫之恩亦惟命伏惟矜察焉惶恐不具

復潘子實博士二首

曩居京邸過從甚驩轉盻六年如遊隔世勞頓南北彼此同之野寺壁篌可復聞乎人生幾何能不悵惋頃辱存訊殊增惘然蒙推奬郢中治蹟此羅廣文篤念舊雅稱述過當以僕之譾劣何能裨益地方乎以歲儉火傷催科不得不拙事干社稷封疆不得不爭兩患齊發機與命會耳不然僕豈欲以孤孽之軀凌犯不測哉日者雖承恩宥姑坐薄譴乃官心亦從此灰冷然好結果也亦是一生出處第老父意不無怏怏進退維谷爲之柰何此可與知己道爾官舂山水足可娛翫其逢迎俗絆亦形骸外事何足縈意今世除此官無可爲者吾丈特未嘗試却生厭薄耳富貴危機許由之瓢何似蒙莊之所謂柴柵一咲

頃有觀海之行淹泊吳淞數日歸接手教知官中眠食無恙兼拜見懷之作足仞遠存扇箑諸惠奪廣文一日俸矣何當何當僕自解郡後得飫嘗閒散滋味今年吳中熱甚苦於餓炙昔人云作官好

六月不好不作官不好六月好今年不作官即富春窟況何似北窓傲羲皇耶第闤闠中頗多往來徵逐餞筒之功終爲酒肉廢閣耳所諭曩時詩傳小得令吏派然矣近來鄉里存活甚難子培遺孤伶俜之甚乃縣官復中以糧役哀此煢獨竟作何語遂令長孺死灰不能無復然意昨京中傳語銓部頗知相念欲見畀一郡果然僕當勉出以報知己如必俟勸駕則北牘尚未有期也科場好事恐兄精力非復昔比自當斟酌進止六橋烟樹別去廿年今東衙有主而山陰之興未發孤負佳約柰

何外近作具別楮請正不具

復李都運書

羅莅郢南深穡刮礪幸免于罪過匪直桑梓之好眞骨肉之愛也感戢何旣別後郡中逋負日積所屬多爲自肥計急病愓醫度難弛擔比督催公果及之雖其中有唆之者而不才無裨于地方亦甘心受譴方促使者治裝而德安之奏繼發淹泊武昌又十旬孔子所謂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敢復他尤今幸當事者垂宥不令終擯得息影于寂寞之鄉又自幸矣迴視曩時不啻苦海之無邊又安能

以有盡之軀復投諸不測而公乃勉我復仕何也比得鄉人信知台候萬福且喜醇政修飭榮聞休暢爲故人增光六橋天竺相別廿年時時在念公能爲東道主否當挾策從之第公栖棲不久矣南望悵然

與張嚴州希尹書

爲別甚久悠悠之思彼此同之客歲滯漢陽偶會李文岡司理道兄治行最悉且審知尋恙旋平復少披鬱紆歲底還家意兄必已轉徙何至今尚杳然也眼前時事大稱改移然守道君子尚多積薪之歎不知何故僕才譾數奇莅荊三載連遭災沴逋負山積雖令政猛如虎終難濟事故催料悉從寬緩蓋矢將一官易數萬生靈之命而南論果發之方以弛擔爲幸而德安抗 旨之奏繼發信非章子厚能窮人至此吾鄉運氣衰薄自昔已然吾徒拙宦到處不免齟齬即令山川能維植之覺亦何益但念人生一入樊籠縱能橫飛直上決不能出四隅之外而頂摩霄漢窮通遲速何足爲計不肖已有終焉之意矣兄今日只循資扶磨上去後頭尚有許多歲月惟居官盡職不負此心爲吾

徒家法耳兒子好弄不甚攻書居荊連得二女令却寂無消息錦旋時當圖傾倒無聊中多狂率請亮之

復華鴻山先生書

學謏素性迂拙濫承劇郡力小任重久度難勝加以賦命窮奇連遭嚴厄職司無狀禍延蒼生待罪三年蒙譴爲幸敢妄擬陽道州耶而德安抗 旨之奏又同出一時昔人有言此豈亦章子厚爲之良用自咲昨過錫山滿圖披展嗣訊台從久駐鄉里遂不敢入城方抱歉罪項承走使翰貺駢加且

獎惜過情令人益增愧感恭審起居萬福諸賢公子德業肆進無任慰慊不肖此歸宦況灰冷家事茫無就緒北上未期俟春和當操一舟躬叩庭階飽飫尊訓以畢平生誠至願也使旋先此布謝餘容面盡臨楮無任悚仄

復何鳳野書

爲别數年始於昆陵一奉顏色各各坐冗遽餞成東西昔人云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爲之悵惜日見龍池公得還閩真信彼中事體固稱艱大以公百鍊之器當之自所至迎刃不足爲慮竊聞當

道有扳留之疏若宰衡處肯爲吳民借寇則亦東南之幸也不肖原非世器而命途亦多蹇阻所謂世治無可行之道雖終老丘壑亦且甘心惟老父强食日奉懽娛差慰初心耳嵯陟遠行劇圖躬送以新歸人事勞擾難於出門方抱積歉頓承遣力翰貺駢加老父家兄俱蒙垂念感何以當旋便率爾附謝僮良晤有期容另披展

復邵都閫書

王時羽自守奇士平生不肯輕謁貴人然於幕下往來甚暱知公非獸鈴畧之雄也又長於時羽處

拜誦高篇燕寢凝香之趣不待叅承蓋我已想見其人傾企何如薄冗未遑尚稽晤言乃瑶玖之投額蒙殊渥且推獎過當豈班郢之門不鄙拙工耶知感知感時下春汛恭審樓船已移大洋何日置身叅記問看公手斬鯨鯢當於三山蓬島爲勒一銘石俟之俟之戰冊鶴圖各綴短句附往請教

與陳鶴汀書

得書承數千里相念榆景人作書尤難爲感無量鄉中諸老時時驩譁得無有遍插茱萸少一人之歎乎吾邑氣運衰薄四品之官千金之家僅僅一

見乃沈朱張三人相繼未老而下世良可嗟悼近來内外事想益精進頃曾至太和訪全真人不多有即有之不過原即土木形骸乃發出一種草衣木食之性以延年消福故在世多者亦不過七八十年少者四五十年與肉食人亦同化去想世間必無真仙人如公骨相即不修養必至鮐耉無疑而又能顧畜如此百齡可俟也閑中偶書去作一捧腹來諭張憲副晚年進德事已及少泉東中可索觀之春臺公制作紛紛本以化俗爲主但不曾讀孔子論齊魯一變之語彼欲以汙尊抔飲易

玉杯象箸頗無次第此雖泰伯復生有不能爲渚
宜乎驚世駭俗漸生不相知者之疑華亭公既歸
此輩墳櫬已無所主一時打滅香烟各各分散如
春臺公者其爲人原無假借不免亦受無髮之禍
此公一去吳民失循吏矣頃亦有一書與之不知
尚得達否丁壬親事雖得未減然亦大失體面聞
此人富不好禮故晩年有族人之訐併附聞不備

與徐少泉書

前時奉少物爲訊頗承遣答然在數千里外恍如
晤對承念及俗冗此中今歲民間頗有收成盜迹

衰如鎭日弟閉閣守蠢緇耳鄉中瀕罹歲厄新令
愷悌必能料理南唐東張踪跡想不落莫足慰惓
榆景來諭云云乃幻形變化出出無窮過去復來
既來復去方成色相娛人耳目不足爲訝承獎進
兒子以久在膝下不知其過若歸時能自立不逐
紈綺兒方見成器青雲之望非素心所及寒至千
萬珍玉

與唐道述書

有報不惟知康復如昨且審近來守學精進拔翰
二復極有帖意此如貧兒驟富人是駭目生日揮

羊毛筆於案上作塗鴉字祗益醜拙耳可咲忠伯
子計好友何不從吏之鹿門去城六十里尚未一
至俗吏之狀往往如此然此中雖未至恐如龐德
公孟皮高士者不復見矣有鹿門一寺俎豆三公
于旁唯十數酒肉頭陀守之耳太和稿二册湯往
此山十年三至頗得其詳高枕展閲當數千里臥
遊也

與沈叔裕書

鹿城別後又隔兩秋親知如足下尤蜃贈歧前五
郎歸恐其不即渡江送寒暄信故遂巳之極用歉

怏向來試事巳闘逼逐江淮間僅反屠羊之肆意
亦良苦青年美質來日無窮不鋭然趣時邁迹顧
作老明經其心牖下耶兒子作文稍知門徑然尚
欠沉着工夫未可便圖大事吾亦不敢生此羨心
也海澨憂農知奪寒士饘粥何天吳之酷烈如此
僕兩年亦爲崑山守田人不得力耗損無算此中
守官歲奉百五十金耳何能包裹我大樹不能退
不能遂惟此念横胸臆明春當熟思進止不具

與沈序卿書

淅津握袂不覺別去兩秋鄉里親朋無不在念第

人發時種種雜念為擾間于披牘之隙作一二幅寒暄語所寄豈能周遍故于吾子處甚為疎闊人來承遠訊知感知感生事之慮此士人常事弟吾子故為膏粱子弟年大不禁寒酸耳若比之斷虀畫粥之家猶是瘦象也幸勿以貧為念族黨日開非保家之道須耐氣包容張公藝何人哉㪅之而已不盡

復張餘峯急副書

數千里飛札沾逮非勞記存何以有此捧讀新篇爛然足以強飯味癸詩古人絕少一揮十律此精

神暢溢所致少年人不能為也徒羨徒羨佳刻披選已精百泉之論亦當豈敢復有芟摘復贅一詞直留為嘉定後日作獻實耳此中刻手大醜即重刻恐不當公意庸徐圖之鄉中聞受水厄西鄉荒區想不被浸地氣亦有循環秋成時公有遊貲矣大岳人生不可不一到計來時水陸費廿金足矣登山雙屐則主人豫具以待家口賴庇粗安承遠念併布復不備

復殷無美書

承起居亡恙杜門事猶堅守如昨日此是佳耗然必欲得名公詩為後恐習氣未除今作一長律寄去舉業文積至二百首乃范史雲千斛之糧已受用不盡為之喜慰近來時文雖漸就衰抑然觀會試諸卷有沈故門者原自昌大當時五百字格偶為肯主司建言今縉紳相見者大不以為然足下明經將來下坂似不當過為前例以傷生氣蓋文章毋論古今必以生氣為主即今溪荊川之作亦是臘仙棋勢脫記不平當局未有不敗者足下嘗謂我看文比之孫秋壑相法今荊南諸生曾經品題者無不偶中此非追相伏羲神農氏也乃邑中

業文者以未嘗設鵠各鬭弓亂射故科第寂寥又不肯從廉頗趙奢問兵法秪自誤耳想足下之無此病憂之深故言之切復為他人言悲悼漢南蹤跡無可為道入夏稍隙塊然閉門得再理殘編一味枯寂如坐關倘青山在前勢不得數出師行糧從動至勞民且下有候吏驚動非體頃闢田園日蕪猛有歸志且待賤兒先去一料理始使青春作伴還鄉也手來種種色相心中供之然唯楮墨一根未斷然毋捣宋人大家文字今人尚不能綴一語何孟浪談史漢偶亦不免徒祿祿自苦耳有小

作在兒子處不令遍示人惟足下私覓之作何如評隲也去年高院判死此吾鄉二百年一忠諫士暇日曾爲作一俳俎豆之舉似不可泯試質之唐張二老主張之如此事千萬勿以杜門推託兒子資性沉實可上進作文亦少知門路朝夕在側幸教督之勿令逐紈綺兒不具

復顧觀海憲副書

前訊意太夫人尚亡恙不謂書未至先已棄養通家骨肉怛悼何已太夫人履歷氷霜幾半百年止成就得兄一人乃兄亦善繼先志丕揚光裕之孝

即令蘭玉滿前通露頭角竟奉壽母含咲大歸夫復何歉即人子之心無窮顧兄止少弟一歲非長當哭泣之年古人擗踊亦自有節毋自過損也頃爲一文令賤兒賫去奉致靈筵詞雖蕪陋不敢以套語隱賢母子之令名也承見念留滞荆湖辛苦恐太半赴之江流矣後來人宦楚者已比比得高官而弟猶落落如此誰復記憶弟嘗自嘲曰昔有貌影人楊氏陶氏者二氏彼相笲然楊氏能貌貴人曲盡其愉容至遇賤人則筆梗不能下陶氏貌賤人頗極肖而令貌貴人未免又作寒酸狀故鄉人以楊氏爲上客召之惟恐不來而陶氏之門經年無長者之跡郤人者豈亦今之陶氏乎然此事已置之度外兩處漭蕩自離家後耗損幾盡弟既不能以官益家乃破家以守官不亦駁乎明春決意圖歸買一舟從兄于寂莫之濱也冬間大事不及躬執紼之役如何春臺亦一善士治行第少屈耳今又嘗撿口之日不歸恐作徐涵泉矣蘇長公有言昔之君子以荆爲師今之君子惟温是隨仕途彼倆從來如此既不荆又不温乃欲以骯髒之軀與斯世背而趨角而立是則小子之行徑也閑

悶中人去不覺饒舌惟秘之

復朱子忠書

書至承遣惠毛穎數十此中極得力勝贈十朋也小价傳城中舊寓已鬻他人更拓新築足占尊翁强食故猶能出餘智經營爲人子至樂事第蘭玉尚闕不無懸念孟子論匡章歷數五不孝未嘗及于無後一事乃獨于舜之娶妻發之蓋亦豫知後世家庭閨閫之間有難處者故爲是斬絕之論言人以繼嗣爲重則雖父母之尊不敢以從令爲孝況其卑者乎生子如種樹須早植之後日方得其

陰足下之幽只少僕一歲顧精神凝固鬚髮未動猶似三十餘歲人不比僕衰形俱見故可少待然自令尚未植種後來豈能便成拱把忝有骨肉之愛敢特致遠瀆曦兒資性不劣若急督之數年後可望成立然自念不肖迦家白屋釐奪已過豈敢復有羨心令歸得近左右若做一雅飭秀才吾事辦矣承垂問併復

與沈秀才書

去歲練江與尊君把袂纔易一春秋耳不意遂成今古傷哉近日始得訃音廿載周旋極蒙愛厚南

望深零何能已已獨賴足下雅望能支持澆俗必不使生涼燠也慎之勗之頃爲一奠文令曦兒携歸奉致尊君几筵聞信州人已爲建祠勒碑尸祝尊君矣男兒所恃以不朽者第有此耳彼血肉形骸終久當去何論遲速幸損哀自王襄事幾時乞爲一聞不具

與龔肅溪書

春明揮袂轉眼十五年向承惠帛先祠部公以道遠乏便竟阻修謝極用歉然曩于邸報中每歎公大才運斤盤錯終爲世知第淹頓龍南數年竟不能進取一資豈亢髒猶非而吾鄉人慣不能倚市門作獻咲態耶人來聞太夫人棄養適當公錦旋之會送終大事亦自有天數孝子之心于是始無憾壽母大歸幸毋過慟風便附賫香帛致敬靈筵聊表千里故人之意伏惟亮察不備

與陳上之書

別來年餘省報二尊人俱納福孟氏三槳庶幾無之即蹭蹬榮階何足以奪足下之所自得且數百畝之家門無踐更此可占知平日彥方之行鄉人自不敢犯之爲之喜慰比來漢南稍暇披牘之暇

猶有餘力讀書塊然獨處不得不借此娛日無作頗多盡投兒子裝中去矣承念及淹滞仕途使倆始終不能勝人年日長雄心日消此中歲奉百五十金尚不能支持兒子一歲烟火顧欲持向何門乞它耶況造化賦我已不薄矣更爲饕餮非有人忍必爲天厭此意已確然欲待父年百歲告息近視家事日就陵剝恐先促我歸也今年貢事想當屬足下不知竟何如兒子性亦温克作文蹊徑不差殊未有實學相見當以猶子畜之毋爲世間俗人過禮後輩延師一事王子安於兒子有恩且經

肯明白亦記得髮骨董以不遇時故人輕之耳師不必賢于弟子此言非誣今人遣子弟從考起秀才祇務名耳考起秀才豈有倒倉之法況未必眞好也相兒王子爲僕述此意勸今收心即自已不遇亦可資我以謄齊馨此可與知者道人傳必以我爲唉外大岳遊稿如左思三都蓋十年注思所得滂往覽正不具

復王子安書

省報知近來生事尚窘朝歌之邑非所宜處想甚不得已五郎倍師此兒面藍吾久疑之及懷挾之

舉尤所鄙薄今果然矣古來相馬常失之瘦以足下聰明博覽處近時槽櫪中與今所謂名馬者相馳驟未見高下顧皮毛如此安得坐索高價城居人情雖薄惡第恐足下自處少年習氣未盡滌除任侮媟褻難獨尤人常見陳上之平生但遇熱處即潛走匿故鄉人敬之今以老明經致數百金產一役不及其門非盡爲考起之故徐孺子郭有道擬何勢力哉若不能自立金張許史何益毀之防之奇來文字尚未中的如張雪槎畫影形模略似而生氣索然往時五百字之格乃盲主司暗中摸

索之是今縉紳先生亦大謂不然昔張羅山閣老己丑主試欲大變文體後來入彀者亦不盡似程文凋繡數句至辛卯甲午後又昌大今會試沈蛟門卷曾見否非五百字也此如成周繼夏殷之後其勢不得不文雖孔子猶不敢生今而反古試看弘德以前程文自守溪東江二先生所著外皆夏畦人作鄉談何足取法社中諸友當以鄙言告之勝兒歸欲求足下仍過閑閣將課之不欲令外生窺戶內如何山妻常稱僕在南陽時師徒誦習常至夜分此功還可繼否世上知足下者惟僕一人

而已幸毋相負兒子文字呈諸丘眼謂已入路以其生機方動故吾不欲歛抑之須至霜降水涸天根自露此非可以助長爲之者愼秘之莫遍示人恐生楚咻士夫家子弟易成者蓋有人領路故門徑不差僕年十七時正懵懵東西馳奕耳知之知之十月中可了人事殘年尤得兩月工夫漢唐綱目粗完但不甚記憶今多讀蘇文助其後場明年令讀數十篇表策作題集生理此非導之習套舉業只消如此而已不盡

復張瀛峰大參書

書來恭諗孝履無恙卜地事既太夫人殯宮未易擇動即歸祖塋亦使然必須今歲辦襄大事毋緩志文猥承付託即日閉閣草先三十年通家子弟中歲又託其後之末自宜効力但挑丁生活只是如此何能稱中愍公平生懿行況狀文已自大佳不過再錄一過耳惟裁削之然後登梓佳幣五緘逝不敢領附還掌記志額當並書已官後及封官恐不可易毋信俗人以主海為諱也五郎今年十二歲已能行文縱是狀舊亦不似陶家兒子徒嗜梨栗者喜之矣之職兒才質他日亦討得這口衣

飯顧今歸後不知肯用心否相見督勉之幸此以尊舅相稱呼也遊太和稿二冊湧往讀禮之暇少遊目亦可展悶署中近來無事極好讀書差了些楮墨勾當此外升沈不敢復計先發兒子歸打掃三徑明春徐圖進止耳不盡

復俞仲蔚書

春間徐子與來奉手書新作知有手足之感晚年來骨肉輒要零落但幸留此身以延遲各即是造化裨益處拙思之什夫乃過苦覓慰寬慰頗跡漢南百無可道惟此中山水極佳一出郭門便應接不暇顧處士中未見有孟浩然輩若仲蔚在吳中又無張長史相從事之不偶往往如此前覓得兩僉俟初來即不似拳亦甚小蒼頭多飲之永今四足頗高然亦不類常狃性且了慧不齧人又會觔跌走索之伎輒分其一以伴几閣留一置小園他日歸山中作方外友太和遊稿二冊請教并裘箑二握附往不具

與劉方伯書

二十一年老同年越十四年始一會會不逾旬猝有離別之感情何以堪今世被斥者往往訟人以

自暴弟之憂凡山積隨人所指何處非罪故此行不敢出一懟語第不能早見自斷而有煩屠儈良自媿也日夾信州候虔中斧頭未至布此為謝諸凡繾綣在飲食之外者不數數也亮之

與九江張憲副書

辱知良厚吾兩人意所獨詣已在形骸外矣顧兩見而別等別耳而雲泥邈然非可指屈晤期者益自愴然日道貴溪入龍虎山觀仙巖幻迹真有莊生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者世人擾擾塵坌中何時止息故此行雖被譏而去意亦不悔恃

尚明知之耳時夊信州尚稽數日一以易絺綌一
以候行李車遂附布不備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六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七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書

與沈會峰參政書二首

伏諗某迂愚無狀延遭仕路垂二十年無所短長於世較然矣曩叨宛郡幸遭明公推心忘分遂成知己顧才疎性拙徒奉清塵無裨大政方自媿負竟蒙提挈旬月之間稅駕泥途又何勝銜戢則隨隨德德私宜有出於禮遇款服之外者矣東歸迫促計簿案間叢滿積知護庇甚多此之爲德

何以爲報奉別後一月抵家居家又一月吾內人病逝稍於當理屑事即爲西行渡江後苦炎月水泛艱於牽挽凡行八十日備嘗險阻非始至燕故修謝之期殊覺稽緩恭惟台候邇來萬福下情無任瞻馳引察後潘臬諸公紛紛轉動第尚俎大拜佳音中心耿切不知何地更仰福星也翹企翹企時下鄙行匆匆叱馭謹遣力少布不腆之儀伏祈鑒存冗欠未及細展臨楮悚息

其也無似往以散第獲奉下塵伏蒙明公假存寵使旋引同升此之爲德豈直世之感恩者埒耶客

歲遣訊之後遂值地方多事迭往事居迄無寧轍自秋徂春方畢祭承之役亦厠輶軒時出竟阻專裁頃拜手楲良增汗怵仰惟明公醇懿嚴明威惠並洽心政具實茂績保釐丞宜超拜以慰輿望乃猶淹滯者非意所擬若鄙人之不足比數舊矣逾涘之福常恐火生敢及他覬荆南往事已失夢思明公尚索我于邯鄲之埒令為生何以為對耶離宛未久乃曩奉中畫已津津向陳之姚守矣蓋以不肖令德指示我大匠運斤之法令嗣工者不廢血指非曰效颦于文也造次布復殊媿久恭特下

源暑伏惟珍嗇自愛惶恐不具

與姚華陛太守書四首

離宛時曾附短楮奉塵記室計已徹覽嗣聞六月初旬棨涖宛民霖雨之望久矣得早慰藉幸甚僕性迂踈拙于事多所脫漏前去任倉卒簿領閒從尤叢積知執事曲軫鄉誼必蒙護庇為感何如稽遲二力實以備途中役使頗勤幹可用乞收存之相距接壤德音不遐得時領惠教尤所傾念也匆迫不多具

前者馳書訊候不意使者亦發途矣襄宛異壤言念同之矣昔范張之夢已耶扔餉諸品種種珍戢非公愛我諄篤何見存至此所諭日來為政覺得簡易直截此是公穎敏超悟處僕實不能贊一詞頃年吏治大有可笑拘觕常套者固鄙詞不足比數乃有玩心高明之士棄簿書而談性命幾於畫廢民生之實不知簿書與性命原非二物匹夫匹婦不能自盡安在特空頭高論也南陽地闊民聚法令易行勝荆州十倍公自此積累去目前煩瑣漸漸掃除心中抑塞漸漸開爽即召杜事業豈足多耶僕雖少有所見而質性骫髀故動至觸隅公

天資醇粹又非僕比取効更當神速伏惟始終令德以荅宛民之望時有按院臨襄候代冗次不及一一嗣容續布小詩書便面引謝併乞麾頓幸甚

別後恍驚半歲懸聽同之領此中時有奔走之役即空楲不得數數寄訊矧能千里命駕如昔人耶別自太和歸承致仙茗風魚併新刻乃書詞惓惓相念特切媿何以報德往王進士過襄曾道起居暨近來政譽須公愷悌神明者無間上下矣為之慰莞今人徒知孔子稱子文以其政告新令尹為忠而未知新令尹之政能補舊令尹之過者之為

尤忠也公殆近于仁者耶宛民方倚公爲重何乃
輙興歸懷想地衝事冗非高人所耐心耳世路太
行自古傷之此宦戀僕將及十年纔得出手公才
銓德宋十倍不肖少忍一年即當稅駕矣望雲之
思且爲明時暫止蓋爲吾道爲蒼生也何如何如
附往大和糟笋一瓶舊林茶一封奉酬來貺不具
仰以撫治兩公交代冐暑馳驅者四旬於時宛中
適有按部之役遂致缺訊近得公乞告之音尚未
審其的頃奉手勸果然有此太夫人春秋高古人
所謂不以三公易慈親一日之養公之此舉足仞

純孝第立身揚名恐門慞間不無此望公愷悌廉
敏之政施于南陽已前無召杜衹今上下相安樂
聞章徹最獻之擢交睫可待太夫人寧不以一遷
相則此雖庸俗人之談而要之亦家庭中大理人
情之至也淮老知公當得之汝南兩道僕人微言
輕何能贊一詞令日峰又知公已遣傺吏挽留矣
公縱不念地方獨不念二三知己耶以僕之譾劣
名不先公年不後公往自死灰中復燃終無焰氣
所當亟退者宜莫如僕徒以襄中山水佳麗遂逡
巡磨槃恍閱一稔矣公果去如僕宜何如自處哉

人還聊布區區伏惟強起爲清時珍重厚遺屢承
言不能謝餘容專啓不具

與唐安江憲副書二首

金閶猝別感愴同之途逢江漲百險備嘗自夏徂
秋僅歷漢上解裝息馬尚未浹旬屬按驗遂藩事
車馬駢臨周旋役兩月東西送迎日不暇給今始
吉[illegible]賤骨頭不足惜而池魚之殃災及百姓大自
可憐襄州連遭水患疲敝已極即江山如故而風
景祇覺愁楚使者日飽鄴餐終不能爲窮眠展一
策出一力直尸素耳矧法紀之官與民間闊遠即

有措注難於經情行之乃知向薄二千石過矣陸
生來拜手緘審知動履康勝兼聞鄉信杜老以三
月家書尚抵萬金今閱半歲矣此身如在玉門關
外捐帖珍重奚啻不貲耶書及諸鄉老過從亡恙
如對鍜人說氷壺語安得不爽然自失也檪全公
坐風流雅症亦妨宴樂否兩令郎俱美罷以豢養
之過習於散誕令排挫後必能猛省公少繩束之
當齊退絕塵奈何以千里駒縱溷泥淖也賤兒今
歲以失師廢學暇中亦日督過之然終患作輟作
官課子勢不相兼如此無奚能轂府公知聲價尚

任令吳役轉官矣好主顧不長情數前我須與洪
司寇處惜公以才早廢口津津不置定山酒興近
復何如相見道敬瀛老以親病棄官歸而眷人尚
滯長沙張秀發疏木上彼此懸隔甚爲縈繫到家
時與一言之有懷縷縷尚圖續布不具
人來得手教知勝履如昨閭鄉中連年苦澇生事
不給爲念今北自眞保至南陽下瀬荊承間無不
患水獨所部鄖襄兩郡差不没兼以吏治無卓然
者小民俗怨守巡官第閉閤束手即欲出一策已
爲下司所格惟終日悶悶思去不爲淹久作憒憒

無聊語近日故人俱以半百之年相繼徂謝蘇長
公所謂行到即行更不叙齒此生眞浮浪也公兩
郎俱長可令歷事呼盧擲算亦是未了業障似盡
可破除東野新築日奉太夫人板輿博一懽以願
其天年誰得擾公家樂事明春當拂衣相從耳交
親見訊即勸不才少徇時求用僕思自古賢達未
至此官者甚多吾蝦鼠之腹已得一飽頗欲傾江
河盡吸之乎恭侍郎公平生最所推重者今到頭
一著非克盡路分香賣履之迹人之始終甚難故
欲自懼耳風便偶談及漸寒千萬保重

與劉百洲書

殮襄後即當遣力起居長者緣以按驗逮府事所
臨不敢冒嫌往來邇荊郢之信坐是久稽問候頃
承手勒知道履康勝公天性疏脫令又得佳兒繩
武箕踞長林舉觴浮白渚宮烟樟惟意所之誰復
分公之樂耶書詞荷蒙獎借豚兒公家已有登道
驊騮彼擬下小駒耳何足齒及然通家氣誼則再
拜御戰之矣龍門伊邇何日駐馬仲宣樓前與公
一傾倒宿昔昔人有千里命駕者峴山鹿門足任
瞻眺公能杖策從之耶臨楮拃邑

與周江陵書

故游襟戚相望伊邇官守縲紲彼此懸注悵惘同
之江陵殘敝連任俱不得人以致百姓愁苦益甚
頃仗綏輯父老頌戴不啻披雲霧而見白日也沙
洋之堤僕所締念者第　先皇帝時不敢興議乃
今事與時會爲地方垂不朽功漢年孤子之歌何
足多耶兒子在邸舍以習嬾廢學欲從荊南擇明
師劉百洲大郎僕舊門生又同經其人可延恐其
以貴介子不稍銷殺寧肯數百里來耶試造百洲
而商之不然秀才中有經明行修者索其舉業文

見示當令人持幣聘之此事相懇甚切儻有成議
急足報我即在郵籤中遞聞亦可也自來襄州無
一家信歲事登耗亦嘗相悉否有便寄粹楚令翹
楚無先江陵者即日當家首薦非敢爲佞蓋耳之
貴道使者云云不具

與郭寶山總戎書

曩㩁林奔猥叅綮戟者數年適值海晏之期雅歌
投壺詐浪矣傲靡朝靡夕嬿婉稠繆至驩也不意
世緣未屏除檄臨門掩淚東園相顧需臆廻首江
東一別如兩春間叨轉兼圖並聚而左廣之命復

借箄麾追聆兆及傷如之何暨從家發自夏徂秋
道經百險始涖漢上每因郵使仰承起居前月羽
書足仞大將軍所至克捷項聆蒲大行又推重雅
量爲士氏倚藏他日勒勳五嶺萬户侯豈足多耶
自抵襄後鄉信杳然不知家兒動履何似狗兒離
抱極爲懸繫淮兒已備數博士弟子員今與牛兒
俱在襄中令嗣消息亦能于戎馬中勾當否吳夫
人威重亦復似前否今世士大夫平時嘗聊末謚
㫖急則延頸望相援此常態也兒素有藉名今位
益高功名日盛能愈自貶損則延福末譽終始卒

甚風便附布腹心伏惟財察不宣

與沈見心太守書

客歲辭春後途逢江漲逡巡至七月末旬方涖襄
州將迫多事鞅掌馳驅日不暇給遂無由覓便一
展候私每按邸報得屢覩薦剡輒爲增喜以吾丈
資望深重卽當超遷然淹遲至今未見轉動令人
大詫前訊王鼎縣口傳台履欠安吾丈尊體素厚
不應致疾豈貴治衝煩姑借此以謝客耶抑抱積
薪之嘆不無怏怏于中耶比來武昌偶會葉先生
亦復云云此心懸耿悵不得奮飛一圖傾倒也弟

居此亦勞苦不堪家人頗多病者又兒子在官邸
讀書不便延師省懶廢學今顧置之不問乃日于
車塵馬足間圖升斗祿爲計左矣良用自咲知我
者以爲何如葉去追聊布此附承起居餘惟珍重
自愛不具

與王燕湖書

客歲阻泊樵李過承繾綣且庇及家口令𡙛旅如
歸蟂磯之宴置我于烟濤雲壑間心神爽越睢視
千古足稱奇遊矣別後倘得便風迅逆鄂渚七月
末旬始涖襄州襄州故衝劇郡又適有按驗潘藩

之役馳驅紛逬日不暇給以故無由覓便裁謝東望江表中心耿切顧荷不鄙遠辱翰貺把酒持鼇辭後耳熱能無屋梁落月之思哉又承馳示家信雖從簰筏中傳寄乃此中所收則爲第一封矣何感如之毘溪公愷悌君子爲小人所誤今竟抹殺於樵陳巖二子擠餅魚祭葉赶趁夜市誠艱難哉異縣得此亦甚殊增悵怏伏審道履康勝政聲彰著微爲慰節愛康靜此居官第一事惟公始終令德出重豈驊騮之櫪乎努力自愛不具

與鈕宜山憲長書二首

伏蒙轉武昌伏蒙急難之恩比於肉骨嗣以屏廢海隅者六年與青雲路隔遂無由覓便一展報私然時時往來於心每念及不知涕之無從也罹擯之後自分永棄不意前年當事者不鄙敝帚令重摩砥使頃滋衰幾半歲而使從復當臨楚豈延陵之劍離合固有數耶仰奉光儀知有日矣何感弄如之省役來附布積悃伏祈早賜促駕以慰懸注餘惟台照不具

日於鄂省中恭迓轄軒口一榮滋鄂城即擬遣賀以撫治兩公文代東西驅逐荒撫寧軌祠於宜城接奉于敵衍王長公書儀重荷先援益增愧汗緬惟門下淵茖弘才已爲世珍鼎即今總憲三楚直暫借耳不佞何能贊一言哉淡南叨胄已及一稔秎定之人每追前疚則時感虞卿急難之恩屢軫轅孺燃灰之慟敢不淬礪圖報知已頑狂奴故態幸門下終教之耳茲有薄餽聊呈候悃伏惟不鄙而麾頓之則所仰祈于掌記也不具

與徐龍灣僉憲書

鹿城辞別後轉睫間又斷送一年過客誰鞭日馭安得令人不速老哉感愴同之群龍淆　朝知天

月之跡不能久稽而湖湘接袂又匪直不才之緣頗屈宋精靈有以召足下矣此千載一快事也前月于鄂城相邇竟弗及而返邇者軺車方戾當有祭承之役弟方株守漢上未能即圖佳晤然此心已微向往矣故敢先布權悰伏惟尊履萬福不具

答楊洵陽書

往承遣惠抵襄後無處覓便裁謝良爲歉然以鄙犢接壤閣南乃芳聲嘉績則軍徹吾耳久矣曷勝喜慰懸注間忽拜翰貺恍見顏色來諭諄諄切勉足占精進有崇卑人無大小況百里之寄環拱

而待命于足下者不知幾千萬人尚於此有得力
處便是學問實際何美一進士第徒爲世間痴人
豔異也伏望終始介德以慰素期貴郡尚未一至
張帥傳三君暫曾晤對餘皆落落無一字相通甚
嘆人生聚會之難念足下隆惓於僕故縷及之便
還先此布復餘容嗣候不悉

與沈練城僉憲書

西園揮袂遂逾二暑僕從屏廢中叨蒙昇錄强顏
復出幸承此轉比至漢南又一歲矣公自銓曹絀
補邊臬已不厭人心乃復淹頓至今吾鄉拙宦每

每如此謂之何抑雖然疾行無善步今日受累處
即他日受用地也惟公勉之去夏行時于吳門接
使者口傳帶有枉劄以解纜迫促遂不及相待至
今悵然一寵專夕當速有寧馨之喜何久無消息
便中幸乞示慰不肖無可爲道惟張食如昨第兒
女作累耳柳方伯偶過襄陽附布濶悰不及一一

與袁定山憲副書

客歲握別後七月末旬始蒞襄州尋値按臨遼藩
俗冗紛迫無由覓便裁謝殊爲缺然屍收妻老一
劄知尊體康勝爲慰襄州山水清嘉於宦居頗適

顧命中驛馬不能遣去碌碌塵坌竟何爲抑頃見
雨翁迂轍太和即此一舉已半入仙道媿不得追
陪雨翁于紫霄天柱間祗今神爽飛越耳荊州揭
帖奉覽此中事多有可咲者下流之惡無恠其然
他日面晤更當細語也時又有按院交代之役倉
卒不具

與袁吳門考功書

客歲兩泊龍江以倒勘事逡巡數日不得買肴輿
薄城下與足下一會乃佳篇豐遺且沓至拜賜珍
重悒悒解纜去良自鈌然蒞襄後不謂此官在馬

足間度日又水陸路梗望南人如在異世遂無由
飛片劄入金陵一展愬濶前曹郎陽來傳足下已
生子君家鳳皇太多得一麟已足相當矧瑞氣方
應又將源源而來耶爲喜不自勝佳麗帝城復與
敬美聯著流連觴咏其樂何似襄陽山水不減白
下既無暇觀遊即遘暇又循故事日鎖廨而治文
書令鹿門之鬼揜口而咲使君柰何抑偶羨人隨
何叅軍入幕府附布併往近稿請教不具

與王麟洲儀部書

客歲揮袂晏江足下已燁然軒冕矣時長公亦爲

山公所維意悒悒不自得僕以稽侍中之義相督
勉既抵襄陽知赤霄麟鳳已輝映南北唐人詩云
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誠然哉頃子與入楚得
長公浙江遣劄頗有箕潁之念近日用人求舊潛
鼻間轉動甚難僕以彭聃在世妄牙不敢稱老乃
長公尚碌碌居人後謂之何孔子與稱足下金陵
詩不容口乃又得與會望聯鑣出入亦五陵勝事
此中雖辛附子與然鄂渚去此尚八百里即半歲
間未交一[illegible]口休衙後惟對羊乙傳祠酹一杯耳
離索之苦何如參軍入幕府竟便布此鄙人乏

居參軍能道之併附近稿請教不悉

與袁太冲書

鹿城辭奉後謂足下即當促裝齊北上春中漢門
值俞生口傳尊翁之訃更爲悵然此豈復童子厚
爲之天不令豪俊人得志即世治時何益業操附
啗乃俞生行未有期此中水陸路左望南人如在
與世已作一文展哭俟秋抄發騎兒歸持至靈筵
一酹頃手書併贈遺忽若從天下真是然之首我
吊死不及米已自缺然復叨惠念愧感何可言承
孝後亡恙爲慰斷踪相遣厚軫寒滯此駕駒帶車

以足下猶没没如是吾儕更復何望漢南山水差
不惡往來隆中鹿門間足可娛抱顧左右無對語
者塊然離支歲月耳徐丞以職事相懸未見可否
來諭必不相負容稍振之近稿呈覽兒子歸時另
具不備

與司臨川書

去秋別後以荆南獄事不及遣力馳賀不知足下
何時赴臨川塊然處此無由覓一佳訊良自悵惘
臨川民雖號健訟以足下新硎之劍剸剖之當立
斷耳彼中士大口可畏然卓白極明他日可藉以

起發繫再堇作官是非利害悉宜置之度外至于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此意不可無易之所謂觀其
生也足下性淳而心下其必爲循吏無疑乃區區
屬望何能已已漢南凡百差遣家累無恙近聞馳
驅稍隙得以餘刀揣摩窺簡此平生一債有不
能去之於懷者對鏡但覺衰白耳兒子將遣回此
中僅留數口得少積俸錢便作買山計青雲事業
當付之公等臨書不盡千萬努力自愛

與張吉水書

客歲署中晤對深感愛念別後遂得滇粵之陪報是

時建臺公方在文選足下之言符矣即口語知惜
亦何敢忘因知古今仕路局面在外機關在內不
撥不轉乃自咲二十年幽奔踽踽凉凉以獨身犯
豺虎之窟者數矣如趙子龍單騎背負孤兒獨
行千里岌岌乎殆哉然竟能自保以至此今漸老
矣益無所悔蘇長公之言曰昔之君子以荆為師
今之君子惟溫是隨蓋指介甫君實之世也僕皆
處荆溫間以無所依附故所至齟齬今當事者又
不知指我為何物無怪乎一陪之後竟爾杳然此
可與知己道吉中牧事何如此處無由覔一佳訊

以足下立志卓越力行古道桐鄉事業直在掌中
耳顧近民之官不宜太加作意是區區所望在漢
南一年零兩月事事粗遣顧此官去民也遠叨竊
已久媿無一政可述祗日為長官索俸錢耳不君
為守府心志愉快也願足下毋負此日上之無官
可行志矣此僕所驗白勿以為迂兒子讀書頗見
長進徒以此中無賢師良友少夾持之力耳頃將
遣歸就學且得減口積俸為買山計上峽之舟已
牽挽過巫夔心力瘁盡矣又敢妄意岷山下結幾
扒人便附聞足下發一大噱粗議奉覽不備

與王新泉少參書

文倅來承起居知痰嗽未愈懸念殊切世間忙人
閒不得閒人忙不得昔坐離索太久遂爾困瘁邪
前約車騎過此抵掌一談咲絕勝萬金良藥弟亦
塊然閉閣日稽簡自娛晨陽秋色頗佳可放舟
東下乎鄖陽叱咤此亦似病人從旁咳唾何與於
我兄不記嘉興時被人呼斥乎付之一咲而已隆
中遊記彙守袖回覔視之畧有況味也

與王見峰都諫書二首

往歲飄泊武昌伏承明公曲賜繾綣兮僇人生

氣嗣後投擯海隅一淹六載卒遇　新朝寬網得
再塵罷使端伏明公噓枯之澤敢忘所自去秋慈
襄承讀手劄仔記之私有加無已媿未有一便裁
謝良用歉負然常于邸報間展繹大疏仰欽明公
立朝節槩則恍如晤對矣不肖叨竊戔餘頗猶如
昨第頼庇地方無事職司易稱少圖　報即滿蝦
鼠之腹不敢復有他望青雲故人毋以沉滞為念
荆州省史過此附訊起居循悰千萬未暇縷縷伏
惟亮察
僕本疏遠旅臣又别承明已久今　朝貴無一人

相識者去年銓曹謬以賤名叨陪雲南督學不審曾勞何人齒頰又不審後來何故又沓然僕自經憂患之後視世間浮名益無所掛繫決不敢爲無聊之想但前特如此舉動恐必有一人擧之有一人毀之江湖小臣何自而知公待僕氣誼素篤聞中爲一訪見教以便進止太夫人在京邸想起居萬福風便謹附致并家子弟之私餘不多及

與婺洋山中丞書

計逹台顔之日久矣昨承左顧以有他出不及摳門奉候明日竟負尊舟知已溢發匪特東道主人

之禮爲之缺然而數載間闊雁由披展負歉負罪嗣聞東山再起極爲吾道增忭頃者鄖臺之 命更出自 特簡不佞遂附燕宛先後凡十年皆在屬部歷歲滋深尤孼叢積今得吾丈在鎮掩瑕護短端有賴矣仰重仰重外鄙事往爲一同僚所逼御史不查來歷竟騰入論章今案條下襄州勘官以事無影響恐傷御史意皆滲爲觀望派臣擧子經催狹疾之后豈復有他念祇是一生堅忍聲之白髮窮發爲任且誣構豈容默默始究沒齒也伏惟高明留神查察臨楮無任悚戴

原缺第十九葉

一以六品官削籍一以二品官爲閣縉老子僕去更從何處辨雪以不佞所處猶似過分特上收拾無閒自足矣老海上無人之境端可息交絕游矣兒子粗知讀書爲文少督課之僅可掇取近來科目殊念其父一生砥礪到頭功名猶作世間未了人以是此心益灰候其有命則自爲之也公知我者其何以教之數千里外故人末由一致殷勤伏惟順時保嗇自愛餘不具

復莫禮卿書

昨無莫來倉卒奉訊顧承遣訓極荷勤渠更誦瑤

篇光彩溢目足下真可當文中虎矣豈直於今世詞壇中賭勝哉敬服敬服春中曾與袁黃州爲佘山之約因圖晤對以家有小難竟爾相稽今天氣漸熱又難出門矣直俟初秋方可卜平原之會也草草附復不備

與侯復吾進士書

春提至極爲增喜大才晚成造物者固有深意幸自努力不使淹滯一身已遺世應承公不當猶以瑣事爲念延仍厚雅比來衰一生子之妄復夭六歲之子况味可知其他功名又幻之之幻已置度

列矣章子厚豈能窮人至此良發一咲使者迫書
亢中聊布此不及多具

復華鴻山座主書

伏計卯歲絜侍門牆之後即作風萍人東　奔走
皆在遠道五哥登第俱不及走賀中心歉　之且愧
且悚去冬自虔州投劾歸即杜門待罪又逾四月
頃袁履善相過擬于二月中買舟問字而遭患勤
惓又先孺子而至矣其爲愧悚奚啻無地已耶恭
審台履康勝倍常讀書蔵諸記志世間萬事皆先
人齁破而不取其多我師受福當無量矣敬企敬

企鄙事無足爲道盖因往在荆州偶周旋多難士
民憐之故薄有譽望與今有事地方者已相去十
年頗以功名成忌必欲敗峻之世槭如此可爲寒
心葉當事者不即弁髦故有行勸之　言然不才
灰心仕路久矣前日亦是强出今得趣此結局亦
未甚仍　明特也我師尚欲以所不堪相望耶人
去聊附饒舌嗣容面履臨楮無任懸仄

與王恕所書

往自洪州投劾欲取道大江再圖一晤度畸人祜
州不敢冒險乃從浙河歸歸後始聞公守郴之報
殊未厭人意然自此芳徽日遠益增故人怛惻耳
頃拜遠緘仰勞存記不肖賦性蹇拙本非利跎此
年再出世械愈深即此人不下手吾亦當自割斷
耳故今歸来殊無縈繫春夏間復有亡妾殤兒之
變殤兒者即所後家兄六歲兒也范忠宣有云此
豈章子厚爲之耶秋来益治荒圃爲終焉計第海
上無人之境少知已如公者日過從耳悵快何如
幸爾草復臨楮無任瞻馳

復唐孟珍中丞書

蹤自虔州投劾歸自以僇人不敢復齒於人數杜

門待罪且歲餘矣頃承二尊人賫期猛圖執綍以
少展數十年通家之誼顧誣累未白終難戴顏於
縉紳間是以躊躇久之惟有南面增欷而已外有
少儀敬賫代叩極知非禮伏惟鑒存轉致靈筵臨
楮無任悚仄

與侯復吾書

前月有書附使者北来計已徹覽閱邸中起居康
勝甚慰守選頗遲知薄俸不贍唯當用寡爰後来
少累此京官上策也何如何如承念及鄙事居家
深省往時自昧避咎之戒故顛沛至此耳不敢尤

人近日收拾山園爲終焉計矣半生心事第借公
口誦一白便懽愉到老耳詩扇壹柄奉賀有帥楚
滙書一封煩爲轉致不具

與袁定山書

客歳辱承遠顧恨不能爲十日之飲極用悵然別
後多皮膚小恙遂稽報謝頃知尊公壽辰欲同婁
老進祝一觴苦家居亦自有生活相絆難于出門
也歉然歉然附往滇帕殊媿不腆然不敢以奎禮
相聒也率此存之不具

與秦鳳樓書

前月草率通訊已奉悉誨茲又拜辱何敢當也世
間悲愁愉悦之境一過即空矧此身如幻仕路斵
襮尤幻中之幻覺來敖豈往日破甑凡猶悵情耶
此念當破除之矣日圖晤對以海上多貴人欲行
輒止敝邑頗覺僻靜七月間能過荒園看秋花聊
灼說無生話亦是吾輩窮快活望之望之冗次不
他及伏惟照亮

與王叔楚書

前月使從去樣溪已書下詹將軍送行詩相待久
之竟不返非會令姪知有微恙在家云從煩惱中

得之人生六十後便是世外人豈宜復有此障想
不日勿藥特遣一介奉訊併寄近稿及詹將軍詩
藥資三星附往不具

答顧觀海書

海上參聞時念過從一間鄙吝頑待罪之人不宜
齒於賓客坐是違教益遠極用悵然頃承遣訊侑
以珍貺拜嘉之餘徒有媿感而已楚事久無音耗
彼中兩都臺雖皆舊人以無深交不敢厚望一丘
之志已牢不可破此外若復有誑醜是前生緣業
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小園畧有增拓亦是無佛處

稱尊歳底恐尤不能出門俟春間花開當相邀一
噱有懐種種不具

與延華陸書

客歳承顧媿不能爲平原十日之留時値杜門竟
虚徃候頃從有罪之後茲償宿縁乃車從已有他
出矣人生會晤之難如此方切嚮戀而書既適及
足感記存武林之遊宛然同致奈牽小累未出追
從可恨也使者歸能自言之別示覧悉鄙事承楚
中當事者掩護之過已非張臣所望今縁結既解
又安敢追尤他人以取怙終之咎耳沐飛閣原扁

埔上米帖返去冗次不多具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七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八

吴郡徐學謨叔明著

書

與王新泉方伯書

自客歲潯陽相見恍如夢境俄而即離何勝悵惋是時仰瞻道範愈益見澤知後來之福未艾厥見連轉雖日至之勢理有固然而武林往日譽華不啻執券而食其實矣天理人情初非兩物旦夕即當綦帷金浙耳顒俟顒俟弟亦以楚人相念淹經地方以來有巳時弟伎倆止此終不能骫骳應世

不知後來何以結局也所幸賤體比前畧覺強徒隨人折腰不大作苦耳台候併宅眷想俱萬福湖中一了公事後日對瀛老談笑此同寮中所希遘者何異與弟在襄時也余見田才敏英特之士此來又增兄一良友矣可賀也渠行時以按院遝省冗沓之甚不及細展聊附寒温數字統祈涵照不宣

與戴渾菴憲副書

別久音徵在望而歲月已不能記憶矣懸想殊甚貴陽之轍一返林壑計當復出而安石東山遂成

穩卧乃兩朝徽拜疑遍藪澤矣而尚未及桐城之野此何故哉然高蹈餘風足振頑懦如不佞者旅退旅進踰跡人羣良自嗤也方參軍處擇至翰院恍對顏色恭旅嚴居以來德學彌進奚啻鳳凰之翔千仞敬羨敬仰方了純實之士昔居冷曹無以自見今又得王官遂飄然長往念其乖索而歸稍爲周旋莞爰莫助之良負委託便間布復統惟照察不具

答潘印川中丞書

往歲京邸獲侍盃酒之驩承教幸甚嗣以沉滯外

僚踪迹退遂竟亡間一候台履乃公之名位日高又非下走所攀援也契濶之感徒鏤肺腸耳居家時屢親張方伯嘗述公治河之績以爲方今豪傑亡當公之材諳者願令 朝野宴清賢者彙進獨令公久卧東山此何說哉謭薄如不佞得需次潘牧已謂過望公復兩遺書相念眷存良厚令兄先生已有鼎閒即高理門亦悍護幕中無與爲比不佞濫竽冗局無力振之恐負委托時索報甚急草率附布區區伏惟照察惶恐不具

與吳小江方伯書

客歲豫章之役與公似有平生討同事僅百日耳乃分棘處者又閱月萍棲于江東西馬於人情何堪哉春間道太倉陸生索書來謁生貧老恐不能坦步大梁此書浮沉未可知也悵快何如不佞宦穫亡足爲道只如公在豫章時弟多澹哉奔走勞而鮮功以此送日也惟公治行爲天下第一頃舉推者數矣乃猶滯折腰間豈鏡 先朝故事便當入公爲尚書耶望之望之況有故吏欲有白於門下遠來千瀆不忍踈之事可否惟命然得藉以通寒暄焉亦上林雁足也伏祈照察惶恐不具

與李近麓大參書

潭州之役幸侍尊廬猥承誨欵故人之情良厚嗣還江夏日侍戎臺奔走遂不知車從何時赴鄖延比聞移節宛南知故時父老奚啻重迎張益州也第公資望深重恐借冠不得久耳未遑馳候而遊貺遠辱媿感何當即展除布之會福履游加伏惟亦攝以需大拜使旋畧布區區併附謝臆亮察不具

復吳川樓書

始役人還奉尊教併人珍惠口傳車從於前月終北

發久之竟不得陽邏一信以爲業赴大梁矣頃見唐守知尚留家完向平之債而使者適至遺我新刻讀之爽然往時諸公甚而調務以驚世語相引重似於性靈無當即元美才大不能無誇多鬪靡之病恐終試於唐作也大篇雄渾沉着已滌洗前習不佞何敢望下風我蘇長公二賦怒號哮喊非其至者若今集中一聲一咳珠穀迸走眞人龍文虎若令不佞與之同時尚不敢覿面何云異在床下也一咲近關府以道志相託緣何魏二稿頗多脫畧稍一補正之語丈服笥中貯有楚事頗奇

示一二歲秋將部兵勿當戎羈絆行不及差人相送矣來諭領悉使旋復此不備

與袁澤門大叅書

與吾丈爲別之日久矣昨春舟過貴縣欲一訪尊廬縣人告以離城尚二十餘里時趨潭州甚急乃寄數字而去不知所謂數字者竟浮沉何如也弟叨濫匪期以淸戎差遊迄無停轍遂稽修候頃歷岳陽備訊起居康勝爲慰顧相去二百里末由脩飛特業修一東道訊以轉武陵爲冗沓所奪玆特遣力以候區區餘悰千種難以言盡統惟裁照不

宣

與陳臺山方伯書

不佞往役豫章見公以誠心直道周旋上下令陳人亦有所皈依焉甚盛德也不謂調高和寡竟令公復有岷峨數千里之行爲之悵然令旣諭定即當促駕還春明耳不佞復如昨第頃坐淸戎差道爲無益之忙冷官熱做良足自咲偶滯岳陽敝鄉范公過此敬附寒溫數語且酬郢中惠訊外黃州鄙言一冊湯往請教繾綣不只

復王新泉方伯書

潯陽別後又忧是三年光景前余以叅赴浙畧布起居計歲底可徹覽也弟以淸戎冗役訖無寧轍即今除夕猶繫岳陽作孤燭異鄉之客懷抱殊惡頃奉芳訊慰我今昔老年兄弟湫隔天涯即片語隻字已堪珍惜況益之以湖綿之惠感之矣曾挾纊尊涖極知煩瑣最所難處者人情耳然以兄坦襟當之宜無忮競者乃弟之所難更甚兄當默會之矣小孫生五月幸肥澤易養令嗣應就傳之年矣斬秀更何如人去再附區區不盡

與顧觀海憲副書

客歲移書勸駕不謂先赴公車矣嗣得粤西之報
主爵者或一時缺少暫借以省兄珠桂之費如張
觀察補滇南故事耳不然今世號為清明何得以
遠方困東山初起之客也頃于岳陽倭手教果然
懊恨於輕出莊生云君子大無薄即四踐萬里皆
雨露之所必濡班定遠坦步葱雪差勝傭書時矣
它日兩廣開府不當挈妻孥盡室行耶勉自慰藉
而已大計後兩司必多轉動主爵者安知不以處
張按察者處兄乎不使一生踪跡半生楚中令忽
忽老矣比泛覽將事視十年前大晃詫其欲跤步

以逐波靡則性有所難強乃復滯留不得解脫所
患正在進退惟谷而朝夕懊恨豈瘯瘴鄉作雎盱
憔悴客也承念內人近來氣血壯盛痰病少發即
發亦輕已幾作胖婆子矣連歲子女不育或是命
數所限頃從邸兒媳承驩頗快意當前似稍緩生
息之望若不求而自得之亦天之報施恒理姑俟
其定不敢必也金會川前年兄已物色之令果然
矣第二老人朝夕作痛內人懷抱不佳令滯武陵
尚未覲面兄出門時姊翁亦少輟哀否幸示之歸
以此報內人也湖南北相隔一衣帶水未嘗使從

何時過長沙姑遣力沒候之人至拜厚良厚併附
謝外少物代遺人之餽伏惟鑒存兄次不及一一

與鄭文岡廉憲書

客歲鄂城分袂後齋居多隙益復塊然奔承纂志
之役方欲畢事乃為清戎所奔走湖南北者三
月舂米還省稍為料理大丈夫年過半百未能出
一謀擎扶日月頂戴白首與諸生摩挲蠹冊間良
自嗤也然藉是藏拙政右丞勾當耳車從過黃州
僕初不知嗣奉手札始悔無一介之遣恭審太夫
人康勝錦旋留戀為瞬又久何其愉快哉夷門梁

圃昔人慷慷悲歌之地而小江川樓二公當世俊
人公日與之下上其議論所得更何如也楚役來
迎新分守計當經汴謹附數字為訊不具

與湯覺菴給諫書

往歲豫章之役謬以虛薄猥加賢者之上心切不
安喜值橫罹虔州行李吏胥公拔歸而出諸境何
其用情之厚也嗣臥家復起公已棄陂諫垣江湖
疎逖又輒自引嫌坐是求欲通咫尺之牘良抱歉
恧頃拜翰貺不知其媿感之無從也僕數年踪跡
無可為道楚以來所司閒散即近日清戎差遣

極知此事樓氏乃以不盡職爲盡職今亦告竣矣稍息閭閻晏然不似他處驛騷也頻覩大疏灑祓遠藩艮渥擁定當否寒之後令得借公爲羽儀又自厚幸矣偶因役便聊展謝私餘祈尊候萬福不具

與王少方少卿書

某無似往歲避言屏向山中已分來棄久是旅眠公作審官院猥釋其罪戾而出之泥塗遂得比人凌驟而又皆在楚中甚盛德也某前守荆南性剛才拙郎無失過亦無大功如後來之俊而縉紳先

生雅辱推轂亦蒙比於人數譬之膏肓之疾比於秦緩足矣又從而肉其骨焉此其人之爲感奚啻倍蓰尋常於癸酉夏間曾遣候尊盧未審徹聞否此來知仙眷無留家者而輦轂之間又平生所疏然於門下終懷負德之慚心切警之矣右轄閒曹無可自効於知已須清戒差遣又世之所謂以不盡職爲盡職者飲食衎衎第素飽送日顏生流年之感忽不自知其無從也伏惟明公清標鴻猷振佩 清朝左右聆睞人皆倚飾近日啓明之舉大慰人心豈唯公水鑑餘光尚能飛燭宇內耶欲決

敬仰特因便役聊承起居併陳數年積悃伏祈鑒念臨楮無任悚息

與侯復吾侍御書

容歲自承奉德音後即奔走清戎之役東馳西騖此身常浮寄於湖山數千里之外無暇一省家累矧能寒暄故人違曠以來極知歉愆近見邸報知榮差在邇未審何地可贍使節北官氣勢炎爀最易近諛稍不加察本來面目便爲人換去公起自歷試諸難之後更練老成而又根之于惇實面目本來誰能移易之他日必爲名御史爲鄉里增光

重無疑美之仰之間令郎楊氏宅又託在同巷矣諺云千錢買隣一巷間西有練老東有公家二家可世世修睦何其愉快也龍潛源何故不得京轉豈前王通判爲之祟耶惜其高材爲之悵然者累日近得瀛老信其奔走亦類僕然地方無湖湘之遠差得以聞息肩也李心齋難得一爲郡丞殊難脫手龐老可謂守株待兎矣均念之念之人來一了年例右司之俸雖不薄然地方人事耗費頗多更無他美可以展布鄉中京貫定然詑異以我頑似鄙矣相見爲謝遍且秘之值草次一不多及

伏惟裁照

與綦槐亭方伯書

不佞與吾丈通籍二十六年矣中以南北浮湛相左未由請間乃宦歷夙猷則得之舍親張瀛峰緩頰間私心嚮往之矣前兩嘗待罪豫章恨不及與吾丈同時而奔走下塵也乃豫章之政時徹隣壤則光被多矣不佞素性疏拙無足比數而右司又挨棱送日之官百凡無可効楚遊已十七年而兩續清戎磨算道路之債幾比於僧一行之往來西竺矣即江右亦有此役何似漢廣哉吾榜之淹甚

矣吾丈今業迫次大拜未審何地得奉麾鉞偶值故吏之便附布區區併致繾綣之私焉方書一部湧往不具

與嚴順菴大叅書

客歲升役星沙途次奉至豫章遣札併侑以豐儀篤舊存雅今世士大夫如公者指何可多屈極知從咸嗣以清戎奔走契濶彌年對面千里竟之尺書之問抱玆積歉良自恥切南昌守道故無冗牒而重以門下宏才熟路何憂不辦治哉聞彼中欲移署寧州蓋多盜之地一借威名解散之耳寧州

新守陳以忠故在寧鄉屬部此人高邁奇士上官供待以國器此轉稍不厭物望即欲排袖歸而僕以公爲之上下叅之頗有不坐見者乎故督勉之行而兩院亦以爲言惟公一振之黃耕道中故報共人勤慎工書令送彼待御還黃速來相見因附承起居外新刻方書一部漫往餘祈亮察不具

與柴定宇方伯書

客歲留滯岳陽遂承遣札兼拜腆儀於時與舍弟倉卒布謝甚不成禮至今慚恧嗣後即有清戎差遂奔走湖南北了道途之債遂歉然一歲無便修

訊蓋是時知公亦方有事於胙秝居省之日少也楚中戎籍原多使者無勞過索內能覈數不佞亦藉是以補職貴治事體得無少煩勾當內察之後轉動紛紛右轄之資他省疑無過公者而數今後來居上此何說哉豈當事者將厚養而重用之乎至於不佞淹則常事耳不足爲悵退食時多徹有灌園讀書之隙或從黃鶴樓飲酒瞰大江風帆來去足當千古愉快似豫章不及也公以何事送日哉官況同之聊以爲念倘乘力便附布區區新刻方書一部湧往不具

與胡公泉書

不佞舊歲于役湖南至春中知公部運之期圖坡事遂省得一解秩於黃鶴樓比還而仙從已南發矣極爲悵然須得滇臺之報大爲詫異日中而捕犯夜捕者已誤矣治犯夜者日中而責之得毋再誤乎善宦不如遇時公亦委之命耳於官方實無損也赴改例於司中給牒公當復來否若上遡艱難俟勘合至令吏賫文尤便惟公裁之僕代庖責道第惴惴補過而已人來畧布數語併以爲復不具

與顧寅齋書

客歲率爾裁候荷蒙寵答良厚審知尊履納福閤宅康勝爲慰生涖此祿雖不薄而官實閒冗又有奔走之勞且楚地人事頗多入不償出即辦中顆粟滴酒皆取足於家遷轉無期淹纏未已令時縱號清明終是向陽花木得力旦夕思歸況味殊淡此可與知己道之耳恭喜榮壽初開六袠子孫羅膝稱萬年之觴仰仞瞻悰三公豈易拭道遠未遑躬賀聊馳不腆之儀附力賫上伏惟恵頓不勝幸甚餘不多及

與張陽和翰撰書

某顓愚無狀往與尊公自嘉靖庚戌同需次於吏部一見遂成莫逆交已復同選同典內制同爲禮部同官湖湘先後追隨十二年嗣以風萍相左一不相見者亦十二年中間聞問雖未嘗踈絕而音容聲欬則往往付之夢寐矣客歲劉闇齋來始知偶患風謡承遠索斷蛇書詞酸楚令人不忍讀爰轉覓於戢翁㥁得二頭奉寄不意已無及矣昨捧尊諭豈知前書爲末訣語耶劉辰卿詩云幾日浮生哭故人遥嘱殺惟何勝悲慟義在禮曹同舍稱

翹楚者無逾尊公與朋石朋石歿無後乃尊公得公爲之輝暎即死不死矣第謏摈之後不得優遊鐃波數年以俟公大拜此亦有人世未盡之憾於天之報施善人亦少盭剌矣傷哉志狀已悉平生唯伊王伏法其爰詞盡本尊公叅語人皆傳其允當此條　先朝大事不可不增入之與公別甚久西長安街西北樓中相望公猶記憶否公方卧苦次未敢以前事相瀆外有不腆之儀乞叱致靈筵有懷種種不具

與郭華溪開府書

客歲梁別駕還粵草率附承起居于時以清戎差
遣即有湖南之行至今歲三月始歸武昌五月間
復往永州以疳發及衡州而返濫竽冗局心志筋
骨無一日休逸如此命之蹇拙可知也辱明公不
鄙見諭云云石田之農不饑足矣乃欲妄覬稔穫
安可得耶恭惟門下借粵誠久矣非明公戀粵乃
粵人之不能舍公也　朝廷方以西事付託馬少
游之言似未可即如所願若當事者有出入均勞
之念則旦夕有　詔矣顒俟之幸快佳爲之忽遠
意鄭重言不能謝方請假閑暇不及多展伏惟照

察悚仄悚仄

與匡南書

去秋以書扇授程生謂當即承起居不意其留滯
漢沔間至今歲方達也鄙作何勞火梓新聲悞人
唐詩幾亡矣不佞欲原本性情以直追風雅之逸
故時時作澹語未免矯枉之過乃蒙足下見信如
此是今世即有楊子雲矣何幸如之聞有悼內之
戚乘老鰥居知益無聊道遠缺唁爲之歉然方有
遷轉薄冗臨楮不能一一俟接守道人回更布亮
察示亮察

與王新泉方伯書

春間璧岳陽奉到手書腆貺於時客處倉卒裁謝
殊無以爲情嗣後弟坐清戎差遣奔走無寧日遂
無由覓便一承起居大藩總轄誠不易爲以吾丈
諳熟人情加以操持峻潔自當遊刃耳弟頃叨轉
正思苦海無邊且楚中事體與各省相去什伯此
吾丈之所素知者今更難矣不知他日何以稅駕
也小兒輩俱在官邸頗無離憂弟妻琴相勸多是
拂衣語弟反不能决然良自媿也令嗣想就外傅
矣觀其姿貌必是英物有便示我令我閨門喜慰

人來迎督糧道過武林附上數字外大紅縐紗一
端侑緘不具

與秦槐亭方伯書

前附故吏率爾通訊顧蒙貺答良厚且獎進過情
荆襄兩事此是夢中桎梏憶之增悵惘耳何煩掛
吾丈齒頰哉然睽隔之餘致勞記存天涯兄弟休
戚關情如此同榜中如吾丈者指實未易多屈也
江右大藩縉紳肯持公論左轄如貴縣貞所先生
至今流播人口今以吾丈追軼前軌又不啻過之
矣然施爲大畧未得詳聞有便幸不惜見示儻不

佞它時嘗試當導為型範以免墜落也頃從衡州還偶病痁使旋索復力疾布此餘俟續展諸惟裁察不具

與徐子與憲長書

往時醉别武昌冉冉幾歲月矣玉峰之夜極有晤緣而以咫尺相左至今意甚恨之癸酉夏潯陽遇令王方伯始承填南起居無恙然馳驅萬里豈無子瞻流落天涯之感向非元美登 一朝足下與明卿安得同日下除目也文章之士往往斤䖍自斷如此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豈虛語哉比兩得書無

興惠足感存記每書至弟俱不在省城蓋勾當清戎事奔走湖南北未有寧轍故裁報闕然弟自山中復起叨冒至此視足下與明卿誠逾涯矣然環視班行中故時人少意興便自消沮而家人思歸甚切馬少游之說不可不念且欲早晚圖之兄足下宦情亦復拓落吳中山水儘佳儻遂拂衣縱不能追東林之社即如近年劉尚書張通參故事亦可彷彿行之前諭有見示佳什襲中烏有豈臨發忘之耶君山鄙刻湧往請教時熱甚偶病痁方瘥不能一一

與畢松坡少司徒書

不佞猥附鄉榜之末垂二十餘年往歷郎署極蒙繾綣隆慶初曾過秣陵吾丈時涖京兆承不鄙夷而辱貺甚盛咫尺台光以例格不敢入城修謁至今缺然比入楚二年三奉手敎又坐清戎差遣外歷之日為多未由覓便裁謝祇增慚悚而已仰惟吾丈清德宏材夙負物望台垣正位計在旦夕且不佞承乏左司檢按敢牒近年所可儀刑師保如吾丈者拮誠不多屈也本深末茂固其所哉敬羨敬服偶值交承之際緣冗雜沓頗滯使者謹潦草布復餘俟專啓伏乞照察惶恐不宣

奉趙中丞書

近蒙手帖惓惓以遁志為念某自承委以來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莫成一家言以仰副臺下爲楚存文獻至意頃因交代之際又值新按院入省稍見作輟諸委官亦閒筆偷閑曾間詰何中叮嚀告諭始少矜奮諒八月終可以竣事書成之日某便當營圖退計前已面控實因年過始衰連日撿攝司中事有萬分難處者仍乏利在下更之禍在巳但非計之得也伏聞古之用人如用馬必盡其力

老恩息之荆襄兩任災患之併臨風波之撼可謂歷試諸難矣今又處以錢穀之司匪惟力有不堪而智亦已困矧臺亡歸 朝之後知已寥寥後何所恃以行其志以此意達之政府而念昔日犬馬微勞界之陪京一冷缺亦足以結果平生如老馬無所用之則湖上青山久已待人矣必不敢又戀此官受汶汶之名也儀刑漸遠希依無期謹布腹心于左右伏惟台慈鑒念不勝悚亟待命之至

奉太司寇王西石書

謨迂愚不肖叨厠荆湖十六年矣罪過蘩積如日之數所以旅退旅進苟免於僵仆者實賴縉紳維植乃大老如公者更謬加推擇遂令孫側卬伸敢忘恩庇于往自襄州一承台復嗣公在大僚不敢投咫尺之問者蓋平生顓固輙于貴卿處或當親而踈亦知引嫌之過然自護其短不知其不可也昨聞 優詔賜奉潘輿暫還梓里此大臣非常之遇亦非常之福固海內之所歆戴而樂誦之者也矧不肖有事於其疆土者乎矧常受知於門下者乎道遠缺于賀賀無以光曹斧走清戎之役留滯

湖南故又稽稱賀益用增愿茲承乏叙轉特遣厮波展布腹心併以爲謝伏惟台慈鑒念悚不宣

復胡廬齋憲副書

不佞迂愚無狀往歲待罪祠曹過蒙教督春明一別恍忽十七年矣中經浮沉聚散之迹吾黨希闊不及晨星殊增感慨年來不佞曾兩仕豫章皆不百日而去以故於門下未遑一展式廬之敬頃蒼原公使楚更承遣札極荷省存審知尊履康勝為之喜慰不佞顓固如昨維老恋 明時施于蒼生百無裨補故人得無哂我溺不知止乎旋便附布腹心適冗甚未能縷縷伏惟照察悚恐不具

與吳近崗太守書

久不奉台顏中心耿切然德譽傳至楚中無遠弗屆惟 國家二百餘年治吳者即名賢輩出顧前獨稱況公方其時 朝廷假以璽書從事故得盡行其志今明公當上下掣肘之日而翹然媲美且光掩前四豈非振古之豪傑哉此不獨吳人之論乃天下之論匪以爲佞也比聞五月間海颶爲灾敝邑積疲已極那復堪此不知明公何以處之茲遣兒子東還謹請間於門下併陳踈慢之罪伏惟

台慈戀念不宣

與龍登源別駕書

為別年餘世事幾變惟公以宏大淵深之材抵牾時俗頃者叙遷殊不厭物望豪傑之難于自見往往如此然久之則人定矣高明不以是少介累也不佞踪跡無足為道承楚人相戀尸祿歲深涯分已逾尚不知止徒負慚恧耳玆遣兒子南還道經姑孰何在門墻之末令其迂途詣謁儻不鄙夷乃賜教督則造就之恩當世世銜戢也不具

復袁澤門書

宦楚以來忽逾一十六年罪過叢積方圖避賢乃當事者不知老馬之力盡矣復驅而策之孟門之路愧何以勝胥漢冀鴻得無以我為不知止耶頃蒙推奬過情非心之所樂承也恭審道履康勝為慰第歲旱憂農司牧者未有區處頃已叩閽貢縣在災傷八分之數未知將來少有蠲助否賀幣例不敢當敬附使返上劉頁十文衎作淵悰種種冗次未追一一二餘祈鑒念不宣

與劉九澤侍御書

日奉秣陵書䀹深感隆渥比仙眷過省欲一往候之差官辭以令郎在舟中不敢相見乃止六月間劉喬二春元見過動問尊翁起居始聞就養下卹而悔褻瀆之缺然也不佞天性疏闊宦楚十六年矣當事者猶不肯相捨復畀以艱大之任何力堪之長途老馬莊無稅駕之期不知將來究竟何如也今裁省家累令還鄉里蓋脩然一身瓜便進止耳傳符倒赴兵科掛號煩遣一力周旋之前見委諸文以冗次未及捉筆乃令先祖則別自為傳入通志矣草草附布餘惟照察不具

與吳小江京兆書

往奉大梁飛札兼拜腆貺於時坐清戎勾當留滯湖南壯不及促報比還省而明公內召之命已下遂無由覓便申謝至今歉然恭惟門下遂養閑施雅負物望玆遷似未壓人意當軸者豈以明公外歷已久將由是徑躋台垣耶不佞蹤跡無足為道猥以楚人相戀淹纏歲月顧老馬之伎止此矣尚安能復馳峻阪哉唯日求計避而未得免僵仆足矣高明何以敎之聞與肯菴公處實無得罪事祇為讒人小構誤煩齒頰相見時乞道僕所以不敢少望之意玆以家累回籍道經秣陵謹專力馳布

區區外通鑑紀事本末二套乃楚中新刻併齎呈
覽餘悰縷縷不及細展統祈照察惶恐不具

復劉白川中丞書

往年門下建麾維揚鄖清島道僕東海鄙人也於
公獲隣燭之輝睠焉比役楚中最久末由故擁皐
之吟一從東山杖履甘心執鞭豈必欣慕于異代
哉日借重薦剡出部使者之特注僕何氣力能嘘
埀天之翼書來獎進過情非所宜承也至謬譽寧
州詩近來諸家後頗倡新聲家家自以爲得崑山
之玉矣僕所市者碔砆耳似不足掛齒及捧誦大

作益自忙然總志不過纘完前緒貫以淺陋無能
爲役早晚勉强脫稿當馳上請教也佳刻登領盛
幣例不敢當謹附使返上據案率布區區伏惟矜
照不宣

復陳蘇山憲副書

日有鄖卜[illegible]過鄧使君覔致弟所以缺祝于
門下之故[illegible]訊遂徹左右比還省百需全集如入
居沽之肆腥穢塡塞又復稽延更厪書貺益重慚
恧虔州鄙稿獎飾太過雖投珠玉種種爛溢應接
不暇恍受面命多矣敢不敬領尊幣附使返上仰

日當遣力一了前債據案草復不盡不盡

復戚金溪少叅書

日見乞歸大疏脩然有冥鴻之思鐘鳴漏盡夜行
不止此何人哉懟恧多矣昨聞仙旂豫抵蘄州猛
擬旦夕一詣侍晤書來深之又厪念乃竟策傳車而
西縱不爲故人計寧自鶴樓一觴耶拜惠珍重益
不敢當相對咫尺不能奮飛草付感廝馳候以當
面也百凡溫存非楮奴可盡照察照察

復侯復吾侍御書

前月得家信知憲節於秋仲蒞豫章坐衙門隔別

不敢遣一价馳候方抱歉然頃拜翰遺益用增恧
榮差已歇二十餘年往及泉公至楚亦苦無頭緒
幸此公心虛才密能受盡言謨畫不過奉令承敎
已耳實未嘗贊一詞也第楚中戎籍故多不甚勞
搜括而事易辦就公私具稱妥然聞江右事體恐
未免少煩經營也以百鍊之器何事不見游刃而
有豬干鉛刀之割哉鄙人官楚十六年矣古之用
人如用馬少盡其力老思息之今當事者顧欲策
駑乘以馳峻阪其隊足明矣況此中事體視他省
有將倍難處者窮暮之人何以堪之伏祈高明幸

教一二使者返命敬布區區仰祇憲嚴餘不陳瀆
裁察裁察

復陳蘇山憲副書

吾黨晨星居常念之第待罪楚中最久每欲謀黃鶴樓置杯酒延楚中諸同年之在家者作一高會顧思山川阻修舟車未易卒達此與復報今歲吾丈稀齡初度於楚同年中尤爲難得已作一詩藏篋中久矣柰㑹吏日塵簿牒無暇捉筆自書遂爾遲滯有勞見促愧之愧之來貺皆出自肯綮推解之恩厚矣敢不悉領頃將遣吏賫詹至沔當完前

件青州公已入土矣人還併此奉復因以爲謝冗次草答殊不能盡完察完察

復王龍峰書

往歲執事振鐸松陵家小子獲被甄陶甚盛惠也嗣從襄州過家遂有虔州之行比從虔州歸執事已校文他處未遑一展謝私而顧辱手教篤念舊雅山林鹵莽竟無由有便中腹積之數年有懷耿切比復還楚欲圖裁候而翰貺遂投令人媿感無地細惟淵富宏施表幟郡國豈獨于故人有光且海內共承翕儀矣際京之擢尚未厭人心伏望益

加進武以答輿龍僕筋力憊矣當事者猶以壯夫之力使之其何以稱塞弛擔未期徙㬥素飧耳使旋略布區區諸所不盡率惟財察

復劉小魯書

前月奉竟陵報書深感惓惓推獎嗣得奉常佳報此當事者欲還公銓部姑藉　召入以迫汝之耳世道人材之幸欣慶何如不佞迂拙如昨齒髮冉冉衰矣頃叨叙遷豈以老馬之力未盡耶受任以來良自矜惜頗勞遣札貽以好語蓋所謂知其或可而不知其莫可也刮礪之餘敢不夙夜恃愛

聊因旋便略布區區中心之藏不能一一伏惟照察惶恐不宣

復陳雲浦書

日使者馳書來不謂復得報音開緘三復恍然見雲浦於黃鶴山下也何勝大慰來諭家知惜甚厚顧老驕牛之分止此耳百斛麥子未了天肯與之弛擔耶向與雲浦燕閒抵掌譏評今古乃是燕市高生之筑何可奏之殿陛間也而欲以契勘近事得無見之悅耶所示青雲書信恐亦溫存好語然寧州上下已廣相安賢者所至脫穎自是如此終

不當泯泯無聞于世好官於雲浦何輕重也寧鄉
犬田事竊閣久矣勿復爲念冗次不能自書付小
史草布原寄書封還不一

與李勺溪書

學謨顓固陳人行能無所短長荷家　清朝錄之
淹棄之餘得再麇荊楚以幸執鞭于左右頃惟冗
局靡由少効區區需次以來待擯不暇乃辱明公
廷務置之薦剡之末譬之醜女見售媿感之私奚
啻萬倍倏罪左轄已逾十旬任重才綿莫知所措
政思請益貺報知已比周椽來奉到遺札情意懇

篤仰仞不遺恭審台履康勝如昕何以忽動豫叅
之念及聞廟堂延佇正須明公翊贊太平之業西
山南浦恐未可自便也旦夕當促舍人治裝儀道
黃州即不得躬覲負弩將令有司治脂秣以待謹
專力宣布四體伏惟財察不勝悚戴之至

與人司徒殷石汀書

往從豫章辱飛雲翰仰感不讀於時已有武昌之
役倉卒具復良抱歉然承匱以來奔走湖南北之
日爲多以是未皇再承起居比得　召還之報蓋
知當事者倣古出入均勞之義以示優眷視漢時
之廡班定遂不侔矣天涯故人奚啻折屐雖哉第
陪京需次尚未厭物望耳學謨株守如故頃待罪
左轄錢穀穢冗日不暇給政以苦海爲念市肆之
不如何云九㠞鳳老在鄖頗多隙暇惟凝香燕寢
坐策三藩之餘撫髀者昔耳想旦夕有　詔同年
兄弟三十餘年尚滚滚臺省斯亦希遘盛事學謨
卽沉滯下僚景附末光能無津津更僕宣須乎人
去率布伏惟順時加脩以膺爰立殊寵臨楮無任
仰戴悚息之至

復潘充菴方伯書

江天阻雪竟缺焦山之遊聊念同之客歳拜手緘
承眷存良厚比牆軒人獨計持斗酒製樽鶴樓一
披積抱書來審知旌旆自齊安陸走夷陵出巫夔
矣悵望何如伏惟執事勞於漕事最久所輸東南
之力無算不宜復有此行豈當事者姑借資以爲
江淮開府地耶顒佇顒佇茲遣力代候馳布區區
冗次草率諸惟照原臨楮不勝惓惓仰戴之至

復陳一水大參書

往歲襄州之役獲與高賢同事朝夕以文案相切
劘裨益良多自謂不媿盡瘁之義謨攜持遭遂罹

文閒泩然不知其所從来但誓此心可質於公亦可質於鬼神天慈晛見幸得而比於人數由今思之凢張臣孽子操心不危慮患不深未有能達者也前此如夢安敢重自尤人尊諭至尤能憐我而恭自我固鮑叔之知也此之爲感豈獨在於筐篚綢繆耶山居兩年頗有讀書之樂不意業緣未斷以踰至此雖不敢妄自菲薄稍賦性頗愚狂奴之故態不能改也高明何以終教之請教填條令不佞亦大發猛省剏夷方士子知駸駸向化矣貴陽與湖比壤而湖故有轄餉市從例當行部星沙

不知何日可冀移節即阻写今而德音孔邇猶勝萬里外徒然跂望也特班役来附布中謝餘惟裁照不具

復張崌崍中丞書

自金陵摻別後倐倐已三易歲書吾丈暫卧復起尚不失京朝推望乃弟遂廵楚中若老磨牛然卽極力奔走無能逾尋丈間也良自咍鄙使從西来滿擬治鶴樓一尊相併頃奉手諭竟迂道赴金陵去悵怏何如所示内行諸作高懐絶調自是擺脫風塵第於屠沽肆旁唱玲瓏曲令俗者愈俗耳媿不能答聊往舊刻見意人遂草率布此不具

與姚司成禹門書

往歲武昌之役過承繾綣道義骨肉之愛非世情所儗也分秩豫章遂成離索彝閣簡召正位成均玉堂再瞻追次大用跂予望之何勝愉快暨審太夫人棄養抗疏宅艱台斗之升少稽旦夕則不佞有餘嗟焉會馳塵鞅碌碌簿書竟無南便遂缺一介之唁弔死不及哀春秋所譏極知負罪非口語所贖恭惟孝襪清苦駒隙之期恍罷襲練東山之卧知不久矣　當寧側席思〻　今異時屏雨天

下得波及陳人是所禱也謹專力奉布區區仰祈裁照悚亥不宣

與王荊門中丞書

伏審仙舟東發計入金陵久矣途中承翰教不一嘗續載志由　舉揚慶門潛德所示蕪貞重複委因未成之書失於勘校自来編摩之難如此顧顓鹵謭才舄堪副在之寄式良用增愧志已刻至九分唯卷目少俟删定量四月初可圖請正也頃因郭督府行便謹附布區區郭公天性忠勇與謨有素交茲来所統材官皆精於水陸伎藝欲送臺下備

江操之用敬為先容並收倉之以須其緩急何如
伏惟裁照惶恐不具

復大司寇王西石書

伏承門下自龍臥以來日止萬福旆書之吏日困
塵鞅既莫遂摳趨而起居之牘又不能數數周旋
於左右日夜懸懸耿耿切何如頃辱翰教奬進逾情
非所敢當顧惴惴思雖略省楚事欲師清淨之旨
以一醒煩燠然有志未逮閭里追呼之聲何能無
聒於長者之耳耶知罪知罪大哥向在荊南曾一
識面朗潤可愛不謂尚為池中物今始勸篤入都

宋時名賢如韓持國范皆出自任子大哥非其人
耶望之望之部文浸往條悰未展皇恐不具

與袁太冲書

久役楚中再不得吾丈南歸消息即有傳聞皆訛
謬不可信頃接武當香使始審近興如昨東坡百
代高流然一生坎壈嘗自謂人之為之非天之為
之不知天既與人以才必畀之事以章之彼流離
困頓非無意者若令終日前呼後擁飲酒食肉文
章何自而發也奈何反懟之人哉吾丈於此際必
已窺破無俟喋喋者比修楚志與羅田萬生言策

時時語及吾丈便欷歔泣數行下也志文皆續吾
丈舊緒後来者雖有增益無能過之人才與世遞
降可一增慨年来糊履如昨一為柴柵羈絆不得
脫身夢想西園手談便落幻境悵之悵之使者行
促方困鞅掌不及一一

復徐存翁閣老書

伏計前歲冒雨造門墻荷蒙款敘移日楚行後
蒙腆辱屈指又：年事矣久稽簿領未遑馳一介
之問弟人有自雲間来者恭審台履萬福無任仰
慰頃馮憲副来備詢龍馬精神視前倍壯此眉壽

無疆之徵也隨拜雲翰佳幣則儼然臨之左右矣
言遜之訓實小子對病良藥年来更涉多難亦時
時猛省頓直氣不能自制誠有如劉夢得所自慾
爻者承教痛切敢不奉以周旋鄉中薄惡風俗聞
近日大自消滅益仞賢者化俗之功積久始驗匪
由外假也敬服敬服馮使南還薾此附謝餘惟為
宗社珍攝不勝區區祈祝之至

與應養虛太守書

戌歲從都下分袂恍隔十五霜緬惟門下早叶東
山不佞尚以陳人不識進止老逐班行作折腰之

客於况味何如也客歳書来深感存記恭審起居萬福為慰於時即欲裁答以有消戎之役奔走湖南北者一歳遂無從覓便知愧知歎天台鴈宕之興即在埃塩中耿不能忘何日捐柴柵與公飛度石梁一暢千古襟抱念之念之應黄安行促據案肅此為候不盡不盡

與劉大廷尉小魯書

伏計客歳馳候尚蒙優荅自使旆還　闕亦曾一致謝恍想亦徹覽開歳以来實坐冗沓聞問不通似與故人疎闊極知簡慢然時時與袁吏陵念門

下金鑾王潤卓為　天朝羽儀非一鄉一國善士已也則私心夢寐向往之頃聞大廷尉天下之平屬之正人君子知邁德之所自也敢不為　朝廷得人賀耶不佞蹇陋如昨頑濫竽錢穀重任夙夜黽勉思藉圖易月下塹是可支吾第弛擔未期竟不知老馬之足行至何時而休櫪也良用自咲貴省志草仗諸君子之力僅僅屬完今以副本呈趙中丞處門下試取觀之自度脫繆甚多然意無逄迎據事直書差可鑒亮耳人去附布區區伏惟尊照惶恐不具

與司傅野主政書

自客歳奉書後再不敢少通京貴音耗故於足下一槩疎闊極知簡慢然時時念足下才節少年中豈可多得而偶會相知人亦言足下必有別轉久之竟無所聞富貴儻来耳非意所能逄迎然私心亦不願足下便為顯官凡顯官第一時聲勢軒赫過去即為幻境乃中流砥石日夜淘汰不去方是大丈夫立脚處足下優游粉署且多讀今古書將來歷受用不少僕自壯歳別春明冉冉十八年矣中為風波揺撼者屢幸不挫折而延息至今復

叨錢穀之任老馬長途其何能堪然猶能與少年競精銳不敢自委于疲駑者以居官未嘗一日受人酣豢不知官之有樂又安知其苦也惟故人知之耳偶有便力之京無可寒暄聊據案草此勿語下士將聞道而大咲之也不具

與陳雲浦書

別後無任懸念嗣見通山令道寧州之政頗悉知上下相安為慰比辱惠書讀之果然大都豪傑用世如海錯珍味甘之者絶少遇野人則更吐之矣以足下高才今不惟不為人所吐而且以為甘何

復萌去志若不佞蹇拙無用足下之所知也而又當危疑間不去將有穆生之虞矣玆者志刻粗完可報楚中知己已將副本送趙中丞處早晚進退裕如矣秦槐老何人哉而勇決如此可為執鞭也冀永新近亦相聞否此子立志頗堅以在土重處生長凡事認真不能圓融應世師猶如此何況弟子乎增我一榮掛矣仙茗製焙得法署中清夜汲江水煮之大醒煩燠如與足下對談也第不如坐虎丘生公石上飲之耳小詩書便面請教併以為謝不具

復少司馬汪南明書

日附漢陽人馳候殊媿簡率頃承寵答禮意綢繆非心所安也方圖裁報而使命重辱仰荷無厭之施益復赧然恭審台履康勝為慰　朝事紛然僵翁念慮大都書生過計自古有之唯闕弓射羿世所罕聞耳今得滿謝以去知政府處心過文潞公矣不肖蹇拙如昨司務猥冗欲稍為洗刷而力不能副猶似往時打鋪作荊州之諭日負芒刺何敢便望弛擔也王開府刻集已完聞次公勸之勿宣至今尚未得見不肖憊矣年來強圖志事無暇別有勾當即有之亦官作生活未可輒溷大方待五月終志本卒工或當覓便呈覽餘緒陳別啟伏惟財察不宣

與吳小江中丞書

豫章接袵之愛比於骨肉既泙蓬踪跡渺各天涯悵念同之客歲奉大梁書惠於時方役湖南北還省拜緘使人已發九月間兒子返舍爰從京兆所馳候萬福不意榮任未涖而忽承廣右開府之命遂不敢倉卒付訊恭審粵中父老再迎旌旆仰藉壯猷以彈壓氐夷不啻蜀人之得張益州也何勝

愉快乃不肖蹇拙如昨司務猥冗殊費經營比以歲餉見督昨因旱災主計者下停征之令故負責良多非敢為隣之薄也今請于撫院已嚴檄諸司促解矣六月中當有以報命役便先肅此布復餘悰種種不及披悉伏祈裁照臨楮無任悚戴之至

復子與書

昨閩差還楚得手書知近遭回祿萬卷燔盡徐氏之實得無似米家之船乎圖書光怪最為神物所忌烜焰中亦存得蘭亭帖否來諭遽廬之說甚達大都人生皆幻身非我有又何有于遽廬吾丈即

知邊靨是幻不知萬卷亦是幻即知萬卷是幻不知此身亦是幻吾丈高明胷中了無纖翳聞遭火後將游太白擬飲願恐不能無米生之態故因何留闞寄報附此數字此中有一二種書可寄因悟幻指亦不欲煩遞遞也于家中致之明卿在大梁相去不遠以傳符禁嚴亦疎闊之甚併白

復劉新陽方伯書

謨也顧因陳人行能無足比數很自巳未出守荊南于茲十有八年先後奄歷六任皆賴縉紳先生藏疾之過賢士民謬為噓蘉遂遺玷大方駸駸衰

亡孫者十數人矣頃叨轉轄尤切負乘屬以災沴頻仍適青叢沓方媿無以策之乃承門下凡聆遠辱翰覡而教以所不及甚盛德也大都楚氏淳朴性厭紛更比年法令滋章從賦數易致使瘡痍益疲于奔命故待罪以來一切裁之以簡靜亦知才不能周始竊悶悶之名聊與之休息耳門下柴闈巳騰燭八閩旦夕授鉞或未暇錦旋度候謁無期幸吏賜指迷以慰數千里請益之願且冀終惠梓里也何留闞寄報甚急草率布復悚仄不宣

復沈練城憲長書

省中春色咲數日即揮袂指日南去數千里外非木石人何能忘繾綣也時屬匆匆恨不遣一件胎抹從車閱逾兩月猶未得出境芳訊門下背適我疎此益徵矣奈何今處紛囂哉省事多所瀕滌差亦快意即忤物不悔吾嘉土厚故無捷徑僕資不後人望不先人目下且未敢倖覬穩與門下同入春明當沽燕市酒一抵掌也滇役之便附此不一

與王麟洲少參書

四月中曾有便力至京附承起居于時實不知使從有秦中之行遂不及見門者而返茲聞取道鄖

鄉踐蘇氏彭城之約了尚平五嶽之緣極爲愉快自惟東道主羈孫鄂州末由一陪色咲良用歎然頃來棨轉辦云少別春明然分署南康坐占匡廬名勝宦況儘佳況値經營四方之日當事者意有所注不令大才終遯世金馬門耳執事豈有少望邪弟蹇拙如昨日涸鱗殺閤事多掣肘眞以日爲年且内之應與弛擔未期執事何以爲我策之品題大和山靈增重近纂楚志凡古今名作略備但欠執事者更祈飛示入刻張楚多矣侯之侯之鄂中回仙鄀彌生洲故在風景差不惡能迂棹過此

當汲江心水煮天池茶以待尊役迎候略布區區伏惟財照不宣

與陳培所主政書

誤也繼聞陳人行能無足比數辱尊翁治教之下者垂二十年豈惟不肖待所師承即兄輩在官邸亦家廷咪往在省中每攜令器示客見嶄然頭角已遲企光範非常豈談邵陽之政則又津津令人羨歎無已司馬之拜政圖馳賀而開府之命適值其時自揣屬部之吏宜循套引嫌遂不敢修箋牘于左右顧承不鄙翰貺斯加是猶垂念通家契誼

爲此被絡之施也感媿何可云量待罪纖組已及一期省中凡事皆有蕭丞相約束在勉遵畫一幸獲釋于罪戾者寧忘所自哉明春上計時容百拜以謝茲因便力入京爾此附叩伏惟裁察不宣

復趙汝泉中丞書二首

日者貴馳志稿承賞鑒荷蒙寵答獎借過情併拜文幣之貺非下吏所宜承慚悚不能爲謝志僃衆力勉强竣事以謏之拙劣安敢貪爲己功惟一念不私可質天日是非臧否悉折衷于輿論則不肖之所獨矜焉以收學士大夫不能每人而悅之

他日知罪我者之不終無矣願門下始終護庇之頃已梓完諸委官俱辱撫院破格優禮成門下之志也唯相公處不肖以地遠名卑難以擅呈未敢憲來行李有限止可附往二部門下試以一部轉奉政府如不以爲大謬借重數字一屬撫院亟爲請序以共成盛典蓋揣撫院意欲候門下一言爲準也方有事場屋之役司務冗沓匆匆捉筆殊不盡所欲陳伏惟裁察臨楮無任悚戴之至

不肖宦遊清世豈敢輙萌倦心況待罪以來凡百仗庇司務漸見清楚逡巡需次似亦有階顧自念

賦命勞苦自志成之后所謂髮之白者日以短矣奈何不思止足而老逐衆人哉故轉控門下而乃見諭云云殊非私衷所擬姑俟場後決之志稿獻微内有午山馮司寇亦知其立朝時事姑以存之者亦自有故近爲斬人大噱蓋棺之論可畏也因僭削之而以與國諸生公舉劉師韻補之其他與初稿無甚差互曾司馬之封蔭實係該府未報今增入之併更註劉奉常新銜凡此類者幸不惜詳示決不敢護短也謹白

復徐子與書

日者馳書附使人報命計已徹覽兒祖龍之厄殊駭
所聞前一咨過武昌云足下遭變後第引觴浮白
而不言所以頗服雅量東坡一生曠達而所遇無
一曠達事蓋彼蒼姑試之使其見性傳法良有意
焉明卿近喪仲子苦楚之甚此亦有不可解于心
者彼中因傳符難逆未嘗脩一字奉慰吾黨邇遭
于世如此豈皆天之小人耶弟比來家室粗安豈
兆差遣三年間無一善狀可錄惟以公餘日力纂
成楚志自以義例體裁別於他志不敢以示人恃
足下同志謹附便力請教其間傳聞之訛謬紀載

之疏脫知不能無願足下是正之不具

復蔣魯山僉憲書

曩承悼亡之感不佞很厠鄉末輙効匍匐之誠乃
屢次不蒙見納而反復加禮茲又辱無厭之施感
德激中其何能喻仙眷南行門下奴於挹損不令
一人知之古稱東道主之謂何良自愧赧湖寇雖
無影響未免更勞梓析旋旆後兩院處須亟一來
天生我才必有用盤錯者利器之硎也幸勿以多
事爲恨人還略布此餘俟面盡不及一一

復萬令溪春　書

敝邑故多賢父母至于誠心實政謳然繫民之思
愈久而弗諼者上下二數十年則惟我公與馬鄧
山公耳循吏自古難之至于今尤難豈學術人心
不無江河之感耶往歲待罪豫章會荷承指教嗣
后退遂靡定竟不得屢奉德音緬惟我公別來道
益粹名位益篤寅清之選固當道之所獨注爲異
日迫矣大宗伯地耳直溫寬栗之教蓋不待宣之
言語文字而自可以坐鎮雅俗者皆我公之所素
裕也陪都士紳之所矜式者固不於是乎在耶不
肖蹇拙如昨最坐愚戇纍纍枿文罔幸有見念者時

復強起今叨遂至此自謂過望乃門下猶復眷眷
獎進豈知其聲之或可而不知其實之
愧悚愧尊幣佳刻誦服知感對使恐
外有所裁另幅陳白不備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九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書

上執政書六首

伏諗謨小子海曲鄙生迂愚謇薄往年銓司以職祠無狀斥守相公鄉郡荆南大藩土蕪民敝加以歲阨荐食屢艱秖奉德音勉圖支塞迄於滿考勞不掩拙瞀將藉此弛其負擔庶有辭於玆土顧辱士民勤悄誤援前守劉公故事合辭留行按君業已疏請而同事者以江陵夫馬舊隙陰主儲論必

欲壞之繼而部覆從輕怨毒未厭沙津纍起群豎搆誣復欲甘心以快前忿羈縲彌歲旅食荒江等於鉗奴望門匍伏妻孥淹泊以日爲年風濤屢驚命懸河伯人非木石能不摧肝斈上下羽翼既成少寬縉緻具奏之日竟賴相公從中調護獲全腰領重見桑梓東歸未幾先人憂殞道之將廢卒復尤人顧惟明德在念深於鏤刻三歲負疚仰覲無階藁處餘生止應待盡敢持竽牘塵溷典記以故向來紆結猶似戴盆感激微衷未遑披展死罪死罪恭惟相公天人績學文武宣猷雅致淵澄冲姿

疚幾殞封疆責適有辭祻非自掇當事者果有意於幽滯沉抑之輩疑莫先之矣顧孤擘疎蹤天門難徹陽春遍布幽谷遲輝邊會乘時不無待於嘘拂耳伏惟相公位正台垣夙壓吐握矧鄉郡舊吏尤荷垂情倘念往時犬馬微勞于公典中少借先容之力免其赴部令得循例補郡在相公不煩轉日之勞在鄙生僅返屠羊之肆即當携挈妻子亟領職司勉贖前過以報知己若有隱疵爲世所棄則不肖之軀已無復之矣惟有竄伏草野未與明主作外臣耳統候指揮以便進止臨楮無任仰

懷悚慄之至 家居

伏念某迂愚不肖後巡仕路垂二十年無所短長於世明矣昨屏廢海隅自分絕焉忝承相公篤念維桑眷及舊吏錄之淪棄之餘令得復齒人數澤枯骨荄爲德無量兼奉慰誨獎借過情且感且媿莅苑二月更叨令轉以十年不調之吏蒙一歲兩遷之恩此尤非素望所擬也顧材綿力薄無補地方懼爲相公知人之累耳邇隔襄漢復遭大水閭荆南又甚惟三荆歲歲築堤歲歲被決前工輒棄民亦勞止且往時水患僅及岳州至洞庭則爲歸

墟之壑矣今歲浸淫武黃漫及江州此必下流為
梗即堤亦難於捍水誠不知宜何如處也兩院獨
郵之疏旦夕且上伏惟相公留意焉裹附
伏計前月自省中投牒請洺襄州馳驅鞅掌卒卒
無須臾之間適有便差赴京率爾投啓齋聞左右
今已匝月當徹台覽嗣值江陵張進士北來以書
雅欵留備道相公所以惓惓於不才之意爲之拊
膺而激心輙念生長海曲纍之通方疲頓羈孤遷
廻仕路詘言無取已關媚潤之資實行未孚終謝
推擇之路疊足楊翼逡巡下僚徒際 新朝靡由

自効向非相公垂軫往歎曲賜流眄則遐逖疎蹤
分甘淪沒旣敝之帚未與糞土爲鄰耳烏能强振
泥塵仰覩雲漢哉雖相公公聽並觀畢舉群策收
揚豪俊兼收委瑣令牛溲馬勃獲與丹砂赤箭並
陳樂籠所爲感幸于醫師之遭者固不偶然第燕
石徒懷貽愍玄圃魚目可混難涉龍門未免爲相
公藻鏡之累耳此某之所以日夜懸臆常恐稱塞
不效始之以銜戢而繼之以覥赧也近覩相公昌
言六事流傳海內鄙人固無所省識但見學士縉
紳咸傾注而樂推之聲馳響溢速於建瓴風振草

靡疾於翻掌喁喁然盖人人嚮往之矣此曷故哉
盖改元以來明良遇合庶事更新蕩滌天衢掃除
腥穢非不燁然改觀然而閭閻之間湛恩未敷憂
虞尚伏者豈坐議論太多更張太驟故一時無以
戢捨志而正紛糾抑詭邪而暢皇極原其朸意始
於求治之急而究其底績則雖名爲治平而不免
瀾遠于民生之實名實之辯所維繫於世道之隆
汙者非謭謭故也深識之士欲言而不敢台吐者
久矣相公爲 天子秉鈞國是之剤量所取衷焉
固古者論思之地乃復學總大方智秉全哲靈襟

灝府文波旁流又足以昌乎其氣而溢乎其辭宜
其言足以振幽鬱之志拓淸明之階返修靡之風
收忠質之效也語云吳袖楚腰言漸靡使然自大
疏一出推啓拙訥之徒皆奮厲踴躍得以矢心畢
命於責賓之 朝矣竊如某者向列外僚雖不敢
與古之奉法循理者比倫而悶悶闇闇傍徨無徒
者有年矣今蒙相公一日之知而又爽然若自得
於持循之則則所以稱塞知己者宜於是乎在故
敢冒瀆齋戒忘其狂僭肖諸掌記併申謝私往在
宛郡即宜展謝以縣叩令轉有道路之役迂稽至

今良用戰越臨楮不任悚戴之至 襄陽

伏計今歲二月間襄陽孫都司北還承相公台候萬福暨拜手緘慰誨諄懇且惓惓垂念某邅迴仕路亟圖所以振之甚盛德也顧揣賦命窮奇政恐無以仰副造命者之意尻亡何而虔州之報至矣自以平生未嫻兵事而又難同事之人頗次且憚往比奉相公遣諭督勉再三遂冒昧西行冀强以月効上報知已視事未一月而某御史之論報又至矣當是之時相公即欲振之已無其地乃知命之所去雖有力者不能挽而止之古稱麗眉後臂

之徒豈虛語哉然嘗聞蘇子瞻自傷其坎壈有人之厄之非天窮之之語頗怪其未解物理天人之事豈有不待參合而成者乎既而思之彼亦自負其絕世之才以為天既厚與之必不深讐之而其身之饑寒困窮流離顛頓則舒亶李定輩為之而彼蒼豈欲窘我以自快哉某生無子瞻之才不幸而畧同其所遇雖 聖朝寬大不令得罪之臣必至于饑寒困窮流離顛頓之極以滿讒忌者之心而追惟往事亦有不勝隱然自愴者曩在祠曹疲艸奏對波靡之會極力支吾一忤貴臣遂投外郡

纖莅荆南周旋災沴扶傷救死匍匐滄洟如辛萬千竟罹羅網自是灰心人世一斥五年率稍提携再塵罷使自寃徂漢邑勉矜持三歲逡巡敢逾故步尺蠖之屈妄意求伸詎謂危機伏於眉睫同類相賊為世矜憐欲衛其外疾攻其内欲養其内豹攻其外此豈有戾於天而彼蒼故欲窘之耶且倚祠見逐猶傅遷名荆牧論章自甘政拙豈圖末路世械愈深媒孼蜚誣湯無人理昔子瞻遭窜小人不過目之為狂為悖為怨為謗即窘其身未傷其心若今所論贓污狼藉縱其口之所出任其耳之

所入必使之無復戴顏於世而後已此又恭顯陷蕭望之之故術又奚啻子瞻之所遇已耶天乎人乎不可得而知之矣夫御史為 天子持三尺法為監于方伯之國其任至重其相臨至親即言論風旨之微其人之公私邪正當一矚而存之矣非若舒亶李定非相臨之官可以捕風搏影為之者今不索之水鑑之中而顧甘于投人之機穽掇拾恍惚有無之事誣罔 朝廷以塞責此豈復有天道哉且某與某御史周旋一年初無相左最後止有穀城故省祭官龍姿漢一事稍與牴牾夫姿漢

以肘横鄉里奪人之田誣人之死被訟撫事今六
年矣不知某御史何故兩准其辨訴比因駁覆遂
致忿懥恥末憲臣視如几肉飛讒騰論誣伉爲汙
誠不自知其何心也　先朝韓司馬邦奇潘司徒
潢爲潘臬時嘗以公事屢忤御史秖以時望所集
不忍甘心近來論人者既不驗其行事又不考其
平生不阿者疾爲伉者逐前年楚部使者受彼人
之讒去一忠諫之方僉事至嘔血死矣今又何有
下窮奇之一舉謨乎彼豈不知其能言之權難加
于無可言之人姑乘其不必證之會以陰行其誣

簪之私耳豈虞部議耿昭　聖明洞察嚴　旨一
下爲御史者爲讒于御史者能不惕然寒心哉昔
歐陽公爲蔣之奇所論欲求推勘至表劄三數上
而後得請令踈逖之臣一旦蒙　恩開令辯雪此
非相公獨運陶鈞之上灼知素履排群論之紛紜
植孤踪之淪落則藏盆之下何由望天萬里江湖
直茹究待盡耳悲夫悲夫昔人以知我之恩等於
所生然以曾參之母尚不能無疑于其子而相公
之所以特繾綣於不才者三言至矣而辭色未變
其恩豈直生我者已耶其中事之始未雖知相公

了然不待曉曉以求白者顧天下之人豈無疑信
相半固不能家至而户諭之恐遂因之以上累知
人之明而使相公不復肯爲天下之士故特馳書
揭佈于記曹亦疾痛則呼天之意也伏唯恕其狂
而加矜察焉不勝卑甚皇恐皇恐死罪死罪　韓州
某伏自虔州投劾後待罪家居不敢齒伍於縉紳
不敢上先人之丘隴以安僇人之分直俟論定闔
復抗顔於人盖閱歳一稔心灰日寒而所居荒邈
益與世踈遂無從縱跡勘事去冬忽自太倉王内
翰所賚至手帖幷示臺揭云云仰仞相公所以惓

惓於不才者久而彌篤即急難解紛之義不能得
之於尋常朋友矧　天子宰臣身綮萬機位絶百
僚乃快然於一士之失所有甚於饑渴之求飲食
而思援而振之也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古大臣之
用心不是過也藏盆私慰已度有望天之隙矣頃
者得報果見楚臺劾章及吏部覆疏旋蒙　聖恩
矜宥復其原官自来被論之人未有洗雪至此者
而且併録其平生尤非涯望所及絲毫皆相公力
也痛定興悲曷勝感涕追惟事起之日與相公相
別十年矣末路難悉能保某之必不負已乎當其

屬勘之時人卷盈庭衆目所臨能保相公之必不
見悞於某乎乃今觀之上下公移絲棼蝟集彼評
此隲臆唱同詞竟令無根之幻悉證之本來先入
之言都付之烏有此豈有所阿比於相公而爲之
者乎抑有所偏護於某而爲之者乎其間指金石
以自厲比膠漆之相投信而不渝忠而見諒固有
天地鬼神自相臨質而相公之與某皆不以已預
之者乃知孤臣之命不脆於鴻毛而相公之明益
皎於白日堯舜在上尚虞讒說之殄行相公是舉
一以杜群枉之門一以生幽側之氣孔子不云乎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所維繫於世道人材者匪
謭謭故也豈直某一身一官之私幸已耶所自念
者涉世以來屢嬰羅網仕途伎倆無處學習每以
玷缺上累相公匪獨命與爲仇抑亦性爲之祟靜
言思之有未可盡尤諸人者故曲士無坦途達人
無蹇遇窮通顯晦有望其人而知之者太山之觀
日也雞鳴而候之是日一湧而升則爲晴徵將浮
將沉則爲雨兆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某之浮沉
於世久矣雖今 聖明倦延微息揣非偶世之器
恐終無以際大明之會以塞知已之報是用惴惴
慙恧耳檄至之日亟當赴闕以疢疾之餘驚沛靡
定未可猝領職事謹先遣專力稽叩庭階略布區
區不敢饒舌他有所干春暄伏惟台候萬福惶恐
不宣 家居

伏審去夏伻遣自北齋至損帖併家餉遺甚厚自
參鬯鉉貴位未有酬禮下寮如此之腆縟者也仰
徜几几盛德曷可云喻荏苒日月恍驚踰歲間問
稀闊受知之士寧自甘棄外于門墻哉實緣職司
閒冗絕亡地方利害文字可以關說而勢居疏逖
又不宜數修竿牘以溷政府是用逡巡至今伏惟

相公方朋亡保泰必不以一人之疏候爲簡也以
故心雖未安而復因以自恕第冀 朝廷鞅事令
小臣循分守職内外成穆如之風則爲幸厚矣乃
今一歲間屢覩 廟堂注措則犁然有當於前凡
私衷之所欲展者相公無不舉之矣何其愉快也
昔伊尹之保衡嗣王蓋當成湯代雪以寛之後宜
無事於過計矣而乃更制官刑以儆有位至陳三
風十愆推邦家之所以殞亡而末著臣下不匡之
罪又何其斷斷刻責也豈受遺佐命臨深履薄思
鼎圖易其道固當爾乎今天下之承平久矣而上

下之裕蠱甚矣和同之勢漸成而翫愒之形已著乃不早為扶掖稍稍刮磢之是以水濟水其誰能止頃者法比之物期會之程江防之輯酣恒之禁宮府之隄擸謀語之叮嚀使天下惕然若易其耳目而增其視聽賢者恃以亡恐不賢者憚以亡戢茲何其於官刑之制半然默揣注措之指要悉根於公誠忠皃牣非果於師心自用如異時邊功之賞兆惟慳而後鋒鏑矣而相公辭焉登進之路軒輊俊而輕老成矣而相公覆焉九列去位令不冢宰名兩司被適必取裁吏議事不必盡其情才

不必求其備他如此類調停者未易更僕數也則悖大之體又何嘗不存乎其間夫古今治道以剛為主坤之用六以柔而為剛者也久則渝矣故戒之以永貞乾之用九以剛而為柔者也無可加損矣故表之曰天則今天下知相公軸治之用剛矣而烏知其用柔之微乎其老歷困衡之位頗嘗寃心困是因以洞洄相公之隱不知相公果以為然否也往相公五十之視嘗代詶尚書作三司賀文中洞天人所以眷屬相公之意今歲又恭值華辰自念名位卑薄勢分遼隔未敢以文為壽敬奉尺書於左右猥比昔人金鏡之義伏祈相公始終令德多歷年所使天下長被保乂平格之澤則其雖越在江湖數千里外其溉沾華潤不啻登春臺而熙育之也久不奉顏色擬假　萬壽薦捧一入春明為兩臺以楚志見委有校輯之役亘待五月中方可脫稿念樞侍無緣贈馳台衷謹遣原力宣布下忱臨楮無任惓惓欣戴之至

與張給事書

臥家歲餘南浦別悰耿然在臆去年曾收足下上計時一書極感眷存嗣聞被選之報　清朝言路

得正人居之殊為吾道增喜省中知多暇日須讀書以廣見聞古來名臣疏議開卷便覺有益雷同勦說不足襲也師同父得第遲矣需次又遲將無忠珠桂否詞臨川同召何以不見補官想留家未來也故人滿朝僕居空谷出處之際各獲其心而以鄙事賴張相公及諸公之力僅蒙披豁亦曾閱楚臺覆疏否視原疏如陳米炭人心如此世道可知昔人云衛青不敗亦由天幸非真有過人伎倆也愧之愧之比來靜久胸中了無絓礙用世之心付之死灰矣第張相公與諸公厚德不敢不報故

遣一力到京非敢列有所干也來力鄙劣不識進
止凡望指揮

與師進士書

去秋舍親龔别駕來京附去一書知已徹覽邸中
況味想多珠桂之累只是検約不忘酸寒時便覺
充然矣僕杜門歲餘日鋤荒圃搆數楹小樓坐臥
其間少完竹素之業併督課兒子鬬伴花鳥以爲
主賔海上荒遐世事絶少即無佳山水亦自有幽
居之樂足老矣廻視曩時供成夢境非得復官之
報文增我牽縶世間幻念豈有盡頭若論本來原

無一物不於此時回頭恐終墮苦海耳念此事終
當已矣諸公在朝者多曩時相與之士可謂極盛
他處即多材未必盡爲有司所羅即有司明而所
薦者或不遇今能相成雖不敢當伯樂之空群而
所自幸多矣望各努力相見無由榮選必是部僚
他日圖一差遣至江南省余於寂寞之濵以傾倒
宿昔至願也偶遣專力布此數字併以爲謝春暄
伏惟保重不宣

與劉洞陽吉士書

往歲辱顧宛城怳逾五年風采在臆去秋得足下
捷報詞閣榮被館選不勝喜劇玉堂清署昔人比
之天上而今朝爲儲養相材之地其不輕而重如
此也江陵自張相公入館後將一十五年今僅見
足下望絶不遠亦當作第一流人物耳陜人猥拙
無足爲念鄙事頼貴鄉諸公暴白近還屠羊之肆
矣不知論者當時何處起因乃譸張如是豈生心
於虔州之行耶巖城夜邏竟曉而不獲一盗則姑
緝關門出客以追責彼亦知非真盗也而怒呵捃
摭之不至則彼有誣指之刑勢固然也特區區不
幸偶爲出客代人完差遣耳良用自咲館中清要

無以爲娛聊附及之以資捧腹人來併致謝私不
具

謝筆峯張司空書

某伏自戊歲入覲謁明公於邸第過承款洽於時
悃遂討吏之班奉光儀者纔數四而遂迯還郡明
年舞有吉陽之難自免家居者九年隆慶再起歷
宛襄攺虔州以至於今又將五年蓋計遊門墻者
恍及十年恭覩明公名位日高勳績日茂雲泥相
阻遂不敢輒通只尺之闇睢直故民之分不宜重
自跡愁而平生知遇獎進之恩若舍然忘之也良

用愧亟第念明公曾擬進退人才之權天下士之蒙旌擢耀聲光者舰算明公豈責報於一孤生哉又因以自恕而顧其中自有不能去之於懷者貿鄉人自北來每道明公垂念鄙事口斷斷出不平語竊惟明公方在廟堂之上何暇注照微秋貽以不佞平生無可棄之惡與明公周旋二十年若韓吏部之於柳宗元知其人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也乃欲鋤群議而表之哉於于稱誓者好之不佞於當路貴人落落罕所知識徃特事起惟張相公倡言於朝而明公翼之兩公皆所謂古之大臣

一言重於山嶽誠不佞之所恃以無恐者茲承邸報果獲昭雪益賴貴鄉撫野公與南明公二先生之力南明公故所同事於楚中曾共甘苦者若撫野公素無一臂之交乃肯慨然違抗原論拯扱沉寃而置之袵席此其人非有特立獨行之操而賢大臣又主持之於內烏能使戴盆之士頓有望天之會耶其爲感荷宜其出於尋常萬萬也檄至之日例當即詣闕下補官顧風波搖撼之後敗楫難操姑少棲泊以俟隱憐之定　帝鄉未期末由展叩謹以業師殷文學北上附布欵欵之愚餅乞代謝撫野公餘祈台候勑止萬福臨楮無任悚戴之至

與張給諫書

馳謝人還拜翰貺之辱以不佞方越於鄙何德以叢而徼惠於貴人也承勉出山有深源勸駕右軍之厚良感眷存不佞非懷與安人也列力任馳驅敢没焉自錮顧往日所患如彌留之疾良醫即肉其骨矣乃心氣怔怔便能整冠乎季札之語叔向曰吾子好直恐不免於患往不能禦魑而幾爲逝者三閭大夫也駭機故在而慌懈如非則所決且

於利害之塗者是公子爲我籌之矣而足下乃欲强之仕乎曩罷荆州即爲終焉計嘗卜數畝之宫於宅後今樹木可蔭而兒子長大日與讀書談藝於其中暇則弋鴻釣鮮以爲適庶幾追仲長之志足老也引領　新朝荆之正人柄用足下方在諫垣一行之一言之若波及丘壑以求保太平不勝大願此外復有所希覬者非夫也張相公有問愚足下以此告爲吏不敢另汗竿牘風便附布區區餘所不盡者統祈照察

與帥進士書

春閒人還荷手書併花帶之惠並仕人未有此報施也豈忘其貧而念我哉知感知道所諭此帶尚不足以辱鄙人展書不覺大咲追憶巳未歲腰一帶以出春明迄今十四年死生患難之感不知經閱凡幾而此帶猶無改於其舊真東坡所謂老將牛也又安敢薄犀賜乎九山勸我復出其意良厚顧鄙人愚之仕貴乘時譬之優伶逐隊直須年貌相埒令同輩凋零而後來者居上矣即一日赴闕策款段馬逡巡於長安之衢望門投謁是何異朱嘉榮在貞元中剪鑷白髭向人唱梁州之曲即

劉中山掩口而咲之矣誰復賞其意外之解哉人之出處多繫情於妻子今舉家見我蕩魄於世均有退耕之志鄙人安忍絕裾而出也嗟乎休矣休矣仙眷知已到京邸中日惟讀律課子此消息甚好鄙人無足爲法嘗思試政時日飽倉黃米六合以二鷄卵作羹沃之同年相傳有荷變之誚迄歷二十三年能不屈於人不脂於世而家居衣食亦自稍給惟官不大耳於我無與也回視當時或以酒肉相徵逐或以財賄相結納今皆影響銷寂何益扎足下勉之毋易初志內察已過兩京缺多

選期少郝前矣早補一官亦足爲數口之助良慰良慰賓同年侯先生之京附承起居九山一書亦望致上劉內翰不敢瀆許相見秘之不具

答卜起巖少參書

不佞徙以薄劣自惟讒擠幾不免爲鴟夷之浮也承臬中諸公畧過而存故一旦暴而植之今載盈者稍有望天之隙爲賜何如滇南之命聞報久矣訂意旌旆尚淹梓里頃辱翰使貴我愚谷豈直作跫然之音已耶幸甚幸甚不使退耕兩歲百事灰心引領 新朝方屬公等惟壽昌之烈所日佇焉

公移領訖未敢爲毛生之喜乃深源勸駕之意良厚矣謹西面稽顙以謝罔言未期惶恐惶恐

與温嵩涯憲長書

不佞往在楚中一塵下吏頃歲遊洛再寵我以上客世路參辰末由圖謝乃今更以簿責之故又辱我公洗雪盖膏肓之症秦緩之所不能瘳者而我公生植之矣匪直鮑子之知已也銜戢當何如耶公移自起巖公處領訖且承遺劉勉我後圖顧風波稍定恐未能即操敗楫以求濟也山中頹臥日引領名德以此我陳人所鏤藏肺腑者即百拜無

足以報風便附復悚戴不宣

復徐存翁相公書

違教十年距途百里台儀雅誨頃始一承踈慢之衍莫可云贖顧蒙涵宥欵恩駢加更辱使䟽益以書貺仰登鄭重歉感曷勝昔過之詞尤深佩刻敢不敬領矢無玷於門墻也旋便謹南面稽叩附布謝私餘祈尊候萬福臨楮無任悚戴之至

與張爐山中丞書

節鉞臨吳未遑刺謁之役頃一勞門者適開府謝客時辭間　國諱邃不敢再請以圖秋後重荷見

存拜命之辱來意鄭重悚戴曷任屏居兩年淳鹵之鄉素乏軒蓋乃陳人固陋分守衆足之義獨於開府未能闕然也何當賜我偏席一沃清冷之談乎諸所經畧以甦息東南者則灼然布著編氓之庇多矣近藁附呈不盡不盡

復陳文峰廉憲書

伏惟明公往歲按吳仁風單洽今去之十餘年而儼奉肖像比於杜稷君子小人之心一也矧不佞之辱在故知者哉毘陵別後萍迹東西明公位望日起而不佞偃蹇如昨去歲鄙事雖經洗雪而世

念願覺厌命乃明公不忘纊絲遠馳翰使於數千里之外即深源勸駕右軍忘行古之道於今之時非明公一人耶敢不銜戢敢不銜戢近日得報蒙恩錄用以部符未至不敢遽謝實然如果然則得教且有日第恐大拜伊邇又無緣參晤也使旋先布謝私餘闕嗣申不備

與姚禹門督學書

不佞往以薄劣猥附雲程過不自防偶中弋人之慕賴公等旋拂于下而　主上大開殷網令凡斥既擬而復畱則非望所及也鶴樓祖道猶在夢寐

念舊僚獨有公耳周南太史能無留滯之歎乎不佞擬於仲月馳晤矣公即旦夕有詔能少俟我於晴川之渚否役便布候不宣

與沈練城憲副書

練江攜榼憶公醉別時往苒歲餘每于西來人承起居佳勝爲慰故鄉諸老况味如昨追隨飲博無何日間疑大塊已佚我矣近得邸報又欲奪我樊川之樂明春未免一出以答知己或取道浙東當圖晤語也來訊具悉繾綣惠貺更於除歲得濟知己念凡切拜嘉感甚使旋草率附謝餘惟照亮不

宣

與張廬山開府書

開府之送駐留都也實往年故事而養重蓄威於
國體爲得即遠光儀私心良慊不佞林臥兩歲
自分與世齟齬矣所持不敢援附稟草敢冀　重
瞳之照乎乃明命忽臨不知其胡然也開府爲不
佞拊掌足矣而屣䠞於敝簾媿之感之春初須勉
出以副知己欲攜家累似從水便然必候汛防牂
移駕西叩而後行所爲水行之具更欲勞記曹以
無授于行李未敢請也草次布謝不宣

與郁溧陽書二首

秋間僕從吾北上曾記荒落詩扇想其阻凍不能
達矣嗣王鍾吾來承惠手書深感存記書詞甚稱
守選之苦意時下沉滯異日當得內缺須使者忽
然馳報知足下已爲　天子領赤縣不勝忭躍今
世作官唯守令稍得行其志而令於民尤親此吾
儒實驗處古之享榮貴而磨滅者不可勝記獨循
良吏存之于史足下幸勉之江南之令每爲錢糧
所苦聞溧陽稅輕與吳中諸縣相去十五良法美
意易流于下也此中民患不在里甲而在糧長視

湖廣事體少異前時江陵書冊今已無之亦不必
相覊可也僕家居以來灰心仕路久矣昨以敝簾
復塵推使實出望外顧揣拙性難移殊倔爰應命
然當事者惓惓厚意似不可重違姑俟憲至再圖
進止使旋草率奉復并謝尊貺少選容專力申候
不多具

桑莅不五日而遠馳緘使於數百里之外以訪我
於海濱寂寞之區辱眷良厚擬於歲眥舟西來
與足下一暢飲于玉陽之下以傾倒宿昔比從家
人治裝入楚又迫猝無須臾閒也瞻跂靡及懷抱

知何緬惟足下視事一月矣江南之土風謠俗已
畧可槩記不知注措何似大都令之爲職以兼総
六事故難而江南之令重之以賦繁訟嚚爲尤難
足下氣度醞藉心思精密曾當迎刃耳然竊有進
焉昔人有言魯公扈志彊而氣弱故足于謀而寡
于斷趙嬰齊志弱而氣彊故少于慮而傷于專二
公皆春秋賢大夫而所患猶坐此足下之不爲嬰
齊必然矣而謂爲公扈豈其所安哉願少斟酌焉
而更持之以嚴脩古之循良不難到也溧陽之受
病僕不能知而知爲令之槩乃畧布區區相晤未

期外事陝海能作無以為不腆而麾頻之則幸甚矣

奉吳鈞翁書

學謨往歲待罪虔州來一月尋以楚論罷去遂不及少展合嚴於時翁方抱採薪之憂而學謨有去國之感臥家三歲此心耿耿無一日不往來於左右也昨者家恩起自滿盩不圖復覩門墻何勝慶幸瑞吏來吏承尊覆康勝忻慰倍萬第聞三哥仍祿良為增愴學謨前歲亦嘗罹少子之感然每念人生百年間兒女撒數或增或減俱不可知故此

事一切付之維摩主張頃聞賴庇果又補一子矣翁高年人此身更重幸勿以逆涕于抱新裘冗甚未遑縷晤先此遣力代候伏惟照察臨楮無任悚戴之至

與吳近泉太守書

不佞才性疎拙涉世頗艱然猥以虛薄之名兩加兄上殊慚非據又安得不重兄積薪之歎哉臨秋待稜雖有先後惟旦夕異耳幸迂其心而需之也乞歸之念且休矣別後所遇久住武昌幻泡之孩幸復示滅世間事悲從喜伏往往如此不佞第於未始有生時觀之了無怛惻況功名之際哉　來諭領悉即日欲送撫院過信州凡此中試事恐不能為力奈何有便無俟叮嚀也人還先此布復不具

與況川湖督學書

不佞往年待罪虔州滿闈晤對既席未溫尋催文固去矣人生離合凡無論春曹夢境即咫尺之緣猶有齟齬可勝歎哉日荷　新主優詔起汲生於楚郊遂叨豫章之轄凌驟甚矣顧於賢者之鄉無能為役又自愧恧塲事後已啓差遣來候鈞翁此

時與吾丈當一傾倒前惠兩札俱領教矣以無便不及裁答耳非敢忘之也頃辱翰貺鄭重謹拜佳刻儀幣循例返上統容面叩不具

與馬具泉憲副書

前日有楚人至知公以八月初旬榮涖意當即入場屋不謂與謁陵之期相左然此中疲頓更甚於外務之酬應者陵事畢即安問境矣豫章氣象頗迫窄而滕閣在闤闠中視鶴樓風景迥別不佞既無暇登即登之不足以快心娛意況可知也回視武昌不似華胥夢醒耶書來備感存記方擬司

亟吏於試事有代庖無益之勞政苦之耳使旋不能一二又無暇躬祇爲咨幸惟矜照禹門公處爲道敬

與王鳳洲憲長書

得九江手書後楚力去又寄數字計在場事前可達昨見楚錄文采爛然知風雅后有騷經騷經后又有王子之程文矣即體裁互變至與江山爭氣色一也此中爲直指使强我代庖湯於院庫門捉筆作前序併二三策對直夏畦語耳今湯往博一喙江僚相聚尚有寒酸意殊使拙夫顏老弟子答

場終覺羞澀耳小祇園之想獨一人執南錄至吾兩家兒子通不似翁年露頭角矣第爲撫美出脫來園差可喜也鄖陽之缺料代者昔以親老歸今必不來允能勿趣舍人泊車乎方有落帽之會亦不能自書亮之

與劉漢樓侍御書

習池揮袂便見徂秋知公已即吉而徵檄行且至方疚矣南北路梗久不承起居良自悵然不佞日居豫章無可爲道惟向人折腰愈覺軟弱耳往時倒載之興安可復得也綦博士歸襄州恐公訊不佞卿布寒温附博士裝不盡不盡

與陸五臺冏卿書

億自甲辰計偕曾承道範於敝邑張鴻臚座中嗣後十五年公上績天官遂得稍通姓名方是時楊中丞適同侍祠每與屈指海內賢豪則衰然必先公而嘗欲締吾兩人之交恨無從也公既起柄銓曹乃不佞又棲遲在野中丞公數以書來道公所以欲振之之意則徒然心欽之矣頃從濟鑿復齒縉紳則舊議猶存省署也敢忘所自執乃世路東西未由通咫尺之問方自闕然矣顧荷不遺手書

先及且備領推轂三十餘年相慕之雅藹然如見則不佞何以得之於公也媿甚感甚秋杪量移豫章日從邵督學處訪訊便力冀一附叩私又稽遲至今踈慢之罪曷可云喻方今求舊亟矣乃滁陽山水猶旦夕縻公此何說執末路有緣不知何處得待公帷鉞之末則所厚幸又何如也貴錄人來謹奉起居瞻馳不具

與殷石汀總督書

學謨自戊歲釋褐後二年與翁再會京師僅展舊雅嗣因世路洋梗莫知西東學謨更以骫骳數窮

於世嘗在林藪聞仰公勳名日盛乃壝年古田之績尤爲偉絶昔韓襄毅經營藤峽積九歳而成功而公以一再麾得之其度越前輩何如也敬美敬服久坐棲卑末由陳候顔承遺訊良感記存往王郴州建勳會馳素卷于吳中竟公平寇詩文猥及學謨時以功狀傳在松江而楚行適迫遂不及厠名卷末如公不鄙尚當爲撰晉公淮雅以獻使人行促草次附候伏惟亮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１２４
作者＝
页数＝７３４
ＳＳ号＝１０４８７２４７
出版日期＝